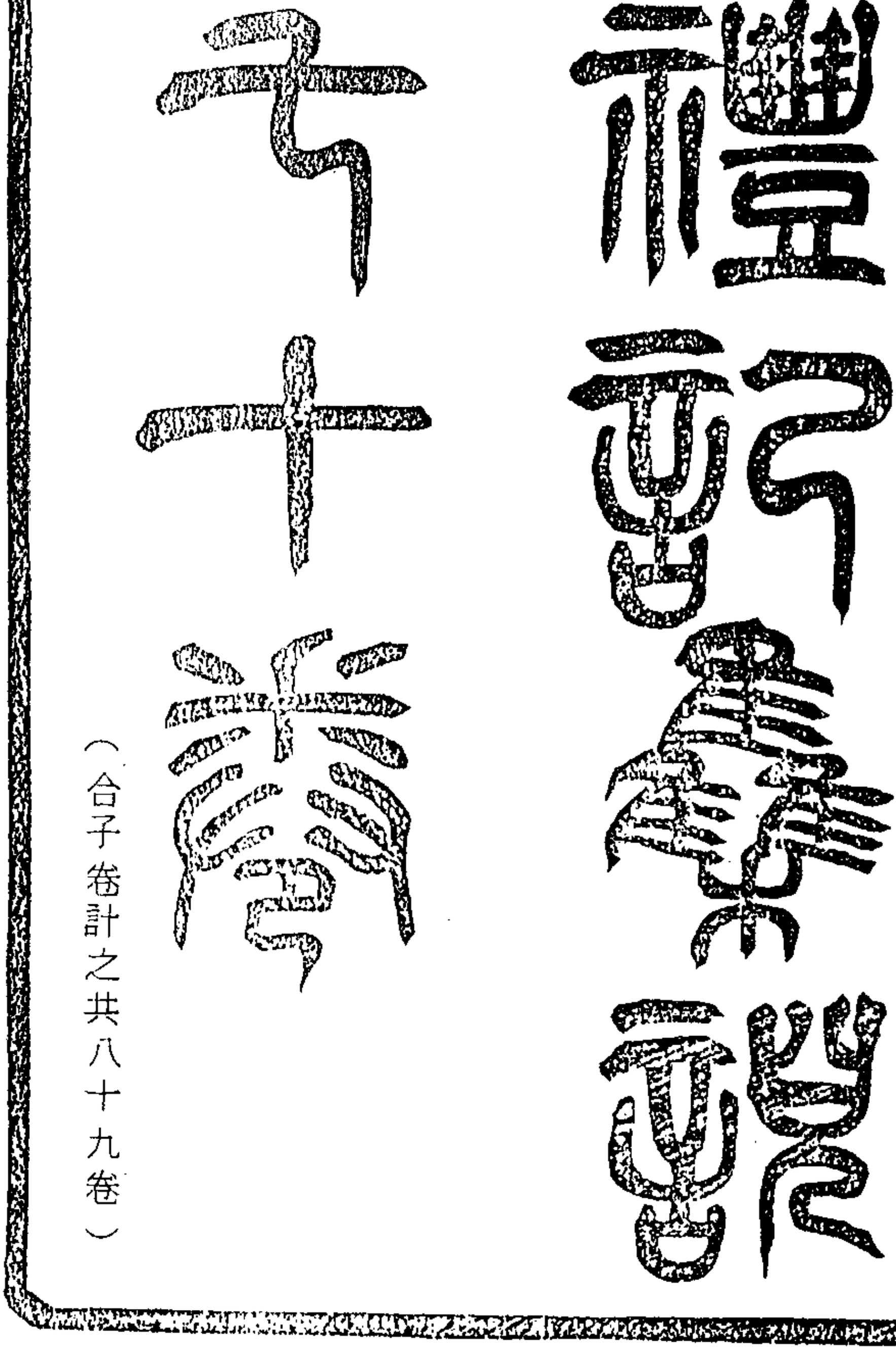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續編

六

四



（合子卷計之共八十九卷）

# 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四册目錄

社會科學類

古禮儀


禮記集說四九卷(一)（卷二〇～卷四九）……清　鄭元慶撰　吳　興　一
卷二〇……一
卷二一之一……二一
卷二一之二……三六
卷二二之一……四九
卷二二之二……六四
卷二三……七九
卷二四之一……九四
卷二四之二……一〇八
卷二五……一二六
卷二六……一四八
卷二七……一五四
卷二八……一六四
卷二九……一七五
卷三〇……一八二
卷三一之一……一九七
卷三一之二……二一七
卷三一之三……二三三
卷三一之四……二四八
卷三一之五……二六三
卷三二之一……二八〇
卷三二之二……二九四
卷三三……三〇七
卷三四……三一一
卷三五……三三〇
卷三六……三三五
卷三七……三四二
卷三八……三五〇
卷三九……三五五
卷四〇……三六〇
卷四一……三六八
卷四二之一……三七八
卷四二之二……三九八
卷四三……四一二
卷四四……四一六

卷四五……清　王聘珍撰……四二五
卷四六……清　陳壽祺撰……四四〇
卷四七……清　陳壽祺撰……四五一
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清　王聘珍撰
卷四八……四五六
卷四九……四六四
禮記鄭讀考六卷……清　陳喬樅述
廣　雅　四七三
小郯媛館　五六九

WT98/03

雜記上第二十

疏云案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云此篇雖以記喪爲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恥觀蜡取盜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內篇而有雜篇也　烏程韓氏云禮以義起者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可以義斷而筆之爲書如喪服小記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



而歸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古皆不必有其事而記正不必不有其禮有其事謂之禮有其禮不必有其事直謂之記焉爾是故雜之爲雜猶小之爲小小非以其事雜亦非以其事也記之而不可爲憲章則小之記之而不可爲典要則雜之嗚呼安得議禮考文之聖王舉三禮而闢其謬定爲萬世不易之經也哉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共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禒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即大記之素錦褚也而行者柩行也不毀牆不毀廟門西邊牆也檀弓所謂毀宗躐行也鄭註以牆爲裳帷殆非是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

註云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得升屋招用褒衣也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禒謂麤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輤象宮室屋其中小帳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廟所殯宮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入廟門　疏云此與下節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并明飾棺貴賤之等此論諸侯之制　廬陵胡氏云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爲綏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綏可也此復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裳用緇則輤與禒皆赤也以玄纁對耳鄭謂綪如蒨施之蒨取蒨赤也竊按大夫以白布爲輤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柩車飾經唯此一文則知未大斂前車飾亦然

愚按喪大記飾棺君龍帷而此用緇布帷以死於道貶之也素錦以爲屋即大記之素錦褚也而行者柩行也不毀牆不毀廟門西邊牆也檀弓所謂毀宗躐行也鄭註以牆爲裳帷殆非是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

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輔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註云輔用布白布不染也不言裳帷俱用布至門亦說輔乃入載以輜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輜讀爲輊說文有輬曰輞無輬曰輊諸侯言不毀牆大夫言不易以楯也廟中有載柩以楯之禮此不耳士以葦席爲屋而無素錦爲帳　疏云此明大夫車飾及士輔也說車說去其車也舉自阼階而升適兩楹之閒所殯之處此謂尸若柩則升自西階也葦席爲屋則當覆上輔處將蒲席爲裳帷接屋之四邊以障棺　嚴陵方氏云大夫以布爲輔



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爲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爲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降殺之別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註云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訃於其君謂臣使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　疏云此總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之差某之某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曲禮諸侯曰薨士曰不祿夫人尊與君同今俱不稱薨同士稱



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壽猶若其短折然故云不祿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曰告於執事夫人太子不言者略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註云適當爲敵謂爵同者　疏云此明大夫卒相訃告之禮　嚴陵方氏云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玉藻言於大夫曰外私名同而實異矣使某實謂以事實告　納蘭氏云注疏實當爲至周秦人聲之誤也

集說因之然如字讀未嘗不通何必改字

士訃於國君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疏云此論士喪相訃告之稱士賤訃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國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疏云此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節

京山郝氏云大夫受君恩重士稍輕服同斬衰三年而喪次有等大夫次於公館喪除後歸雖練祥不歸

也士練祭則歸大夫練猶次公館士未練之先亦次於公館時大夫猶在倚廬大夫初喪居倚廬士初喪居堊室皆在殯宮門外倚廬重於堊室堊室重於公館斬衰居倚廬既練居堊室士初喪卽居堊室不待練也位尊者情重位卑者哀殺大夫居廬時士居堊室大夫未出廬士已次公館大夫次公館士已歸此其差也鄭於此節之義未達謂練而歸與居堊室之士爲邑宰次公館之士爲朝廷士鑿也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註云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



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

疏云此明大夫士爲其父母昆弟之服　嚴陵方氏云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也　石梁王氏云父母之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罰施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獘未至此　西河毛氏云戰國後不第父母三年各分等殺卽爲人子服三年者亦以爵位大小爲升降如此節所云則喪禮墮地矣夫服制輕重一本於心心痛重則服重服心痛輕則服輕服故曰端衰無異等今儼然以爵位尊卑而異其服將毋大夫士有異痛乎大夫痛輕士痛重乎然且鄭註復引晏嬰居喪一節以爲室老譏其太重重卽士禮非大夫之禮遂據爲大夫士異等之証夫晏嬰居喪本是恆禮而室老據叔世時俗壞禮以爲大夫當稍減故晏嬰非之曰惟卿爲大夫或當稍減我以大夫服大夫何減之有此正平仲明知其非而故權辭以謝之故家語孔子極稱平仲婉言不直已以斥人之非正謂是也不然大夫與士無異服而反謂卿大夫有異其可通乎乃鄭玄王肅復以此爲相爭之端夫王鄭同異何足置辨吾第以孔孟之言折之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貴賤無異也孟子曰齊衰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是天子以至於庶人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疏云父官至大夫適子雖未仕得服大夫之服爲其能象似父之賢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疏云大夫庶子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所以得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齒列於適子之下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爲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下也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註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疏云士之子身爲大夫父身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使此死者之子爲大夫適子故得服大夫服爲之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用大夫之禮也　石梁王氏云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爲高父母遂不得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之語也

愚按大夫無子則爲之立後以主大夫之喪二句不重此一節要見父母爲士而不得爲子之爲大夫主喪所謂卑可主尊不可主者此變禮



也孔疏謂所置之後暫爲喪主假用大夫禮非經意矣西河先生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爲子後恐亦非是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筮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疏云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並葬日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用筮　山陰陸氏云有司羣吏有事者也鄭謂卜人誤矣長衣蓋練衣也練而爲衣長之即吉有漸也知然者以練練衣黃裳緣緣知之鄭謂長衣深衣之純以素非也　京山郝氏云有司供卜於家臣平謬矣

愚按士喪禮筮宅有命筮者有筮者筮人卽筮

有衰該裳言也正服斬衰縗三升不成布義服斬衰稍降成布故曰衣布衰也布帶大帶正斬衰唯絞帶疏衰以下加布帶也因喪屨仍緇屨不變唯冠變也吉冠緇帛有緌此用布無緌不全吉也葬緌通纓也占者代大夫命龜者也士喪禮命筮者在主人之右是也不言主人可知也有司麻衰喪屨則主人可知占者皮弁禮神求吉故變吉也不言服與筮同朝服也史作龜求卦者也練冠小祥之冠長衣卽練衣不與有司同服公臣也筮舉史卜舉有司互見也筮占者家臣也朝服緇衣不言冠與卜有司同也不與有司同服禮神吉也筮練有主人在則卜葬主人在可



知也鄭讀有司麻衣爲句以麻衣爲深衣純素爲長衣非也謂有司衣半吉半凶尤非也史服吉有司服凶耳兩占者服則皆吉鄭意謂卜重筮輕不知卜與筮皆有有司史占者而公臣與家臣異家有著無龜大小宗人卜人皆公臣也記舉有司占者史占者以概主人卜舉有司該史筮舉史該有司卜舉皮弁該朝服筮舉朝服該冠文義互見鄭注未達云占者尊於有司似亦知卜爲公臣而又云練冠長衣爲純凶有司布衰爲半凶豈大夫之喪公臣反凶服重

者也又有卦者有旅占者卜日有沚卜有宗人有旅占者三人卽旅占者有卜人皆有司也服皮弁之占者是卜人服朝服之占者是筮人其餘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疏云此明大夫將葬柩朝廟後欲出之時也案士喪禮下篇薦馬凡有三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爲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至日側祖奠又薦馬二也明日將行遣奠時又薦馬三也此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爲第三薦馬時也薦進也馬是牽車爲行之



物孝子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出謂馬出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包者象旣饗而歸賓俎士則羊豕各三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書謂凡送亡者賵入椁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錄之也

愚按旣夕禮薦馬出駕於門外徹者入踊如初徹巾包牲此記當云旣薦馬薦馬者出哭踊復也晃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故爲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爲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爲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衮衣君特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註云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

愚按孔疏大宗人大宗伯也小宗人小宗伯也皇氏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又引宗伯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爲証是則然矣集說劉氏疑之謂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也竊意大夫有喪事則其相禮者大宗之人也命龜者小宗之人也而作龜者卜人而已士喪禮卜



日族長沚卜宗人命龜卜人坐作龜此其事也

此大宗人者卽族長歟

復諸侯以衮衣冕服爵弁服

註云復招魂復魄也 疏云自此至西上總明諸侯以下及夫人命婦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爛脫上下顚倒如鄭所次諸侯旣用衮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故爲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爲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衮衣君特

所褻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褒若有加則賜是褻衣不入命數也此褻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註云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　疏云夫人謂諸侯伯夫人也狄稅言揄狄以下至於稅衣　京山郝氏云揄狄其命服稅作褕黑色周禮作褕字从翟音近也狄翟通雉也揄狄飛雉翬翟色黑稅字从兌音近也狄翟通雉也揄狄飛雉沙紗同輕綃也以無文素沙單衣蒙綿衣上即褻衣也一作絢衣狄稅素沙謂揄狄稅衣上籠素沙象生時之容也鄭謂素沙爲衣裏招魂用衣耳何爲獨舉非也



裏褻衣多袂禮衣多單故六服皆單鄭云素沙爲裏

愚按周禮內司服六服者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褕衣也周禮最後出亦安見禮記之必當改從周禮耶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

註云謂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之妻襢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　疏云此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褒衣者始命爲內子上所褒賜之衣也其餘如士謂鞠衣襢衣之外其餘褕翟闕翟素沙也

褕衣如士之妻士既用褕衣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褕衣也

愚按喪大記有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死於下室彼所謂內子者兼卿大夫妻而言此內子單言卿妻而已蓋諸侯之國止有命卿與下大夫二等故也　注疏牽合周禮改稅爲褕終屬强解

復西上

疏云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爲上　嚴陵方氏云復北面求諸陰故以西爲上西北皆陰也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註云謂池飾也屬猶繫也　疏云此明大夫葬時車飾　京山郝氏云揄搖動也絞縜也棺罩四簷以竹爲承霤曰池池下綴縜飛揚搖曳曰揄絞士禮也喪大記君三池振容謂帷左右前簷垂飾振動爲容也士一池當前垂絞搖動亦似振容大夫二池不振容蓋大夫池唯左右前缺見柩故以絞連屬兩旁池下不動與士異也按檀弓池視重霤唯天子四面諸侯三池缺後大夫二池缺前後士一池當前猶樂之有懸大夫禮宜優於士而以前池缺屬絞不動不如士揄絞故特記之

愚按鄭注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綬其解未是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註云附皆讀爲祔　疏云自此至祔於公子廣明祔祭之義大夫祔於士謂祖爲士孫爲大夫若死可以祔於祖之爲士者士不祔於大夫大夫謂祖爲大夫孫爲士不可祔於大夫之兄弟爲士者無兄弟謂祖無昆弟爲士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爲士者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現在無可祔亦如是祔於



高祖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妣無妣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妣妾

註云夫之所附之妣於婦則祖姑　疏云孫婦祔祖姑無妣謂無祖姑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妣無則祔於高祖之祖妣若其祖有昆弟之妣班爵同者亦祔之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疏云男子祔於王父并祭所配王母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

京山郝氏云鄭謂不祭王父豈有祔女子於王母而不告王父者謂有事於卑者不敢褻尊侵說也

公子附於公子

疏云公子之祖爲君公子不敢祔祔於祖公子者　福寧黃氏云此章記祔禮有四義一謂尊卑首節上兩句是也二謂昭穆首節二兩句及第二節無妣無妾祖姑兩句是也三謂適庶第二節婦祔妾祔兩句及末節是也四謂男女第三節也以此事死亦當以此事生而人極立天下定矣

愚按此四節亦是周禮漢以後不行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註云謂未踰年也　疏云大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與諸侯並列其待之禮猶如正君若踰年則稱君也　山陰陸氏云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君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註云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　疏云練冠易麻互言之者麻謂絰帶大功言絰帶明三年練亦有絰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六功冠與絰帶易三年冠及絰帶故云互言之



晨陵方氏云以麻易之者此以義起禮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
註云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斬衰齊衰之喪練
皆受以大功之衰故謂之功衰　疏云已有父母之
喪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祔祭故
云而祔兄弟之喪則練冠小功以下既輕不合改練
時之服則身著練冠知大功以下之殤者若大功正
服則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以下之殤言
以下兼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殤
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
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之適其小功兄弟同曾祖今
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



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孫適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
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　藍田呂氏云功衰
者卒哭所受六升之服也至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
爲衣故猶曰功衰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爲下練冠
立文也言尚者明受功衰之日已遠故知爲練服也
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
疏云稱陽童又稱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
愚按鄭注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孔疏
遂以曾子問祭於室白爲陽童祭於室奧爲陰
童以附曾之曾子問無此文也此附於殤附於
凡殤者也或者男子稱陽童女子稱陰童也注

疏又謂此兄弟之殤謂大功以下之殤也亦非
是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
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疏云此明異居聞兄弟喪哭及奔赴之禮言凡非一
之辭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喪不暇問餘事唯哭
對使者則於禮可也其始麻散帶絰者此謂大功以
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
功以下服麻則斜垂不散也未服麻而奔喪者若聞
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者謂道



路既近聞喪即來在主人小斂之前故云及主人未
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者疏謂小功以下值主
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
日數者親謂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未
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
案士喪禮小斂襲絰於序東是凡士喪小斂而麻也
又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絰是與居家同
愚按陸農師據喪服小記謂有主後者爲異居
此謂聞同母異父兄弟之喪殺於兄弟恐不其
然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

於正室

崔氏云此指攝女君者言加春秋婦死稱繼室者　京山郝氏云有子之妾或攝女君者其喪君爲主重之也自祔祭以後則使其子自主之其殯與祭皆不得於正室避適也按既葬虞而死事畢祔以後則神事矣故下文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君主妾喪虞猶主也祔以後乃使其子鄭以自祔爲句是祔猶君主非也

愚按妾之喪君主之主喪也自附至於練祥其子主之主祭也嚴陵方氏附會鄭注謂妾之喪附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附之非尊妾也



君不撫僕妾

註云略於賤也

愚按撫撫尸而哭之也仕於家曰僕非臣也故大記曰君撫大夫又曰君於臣撫之而此則不撫僕也妾賤故大記曰君撫命婦而此則不然矣大記曰大夫撫室老則不撫妻也若大夫君則撫之

撫姪娣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疏云兄弟疏者謂小功緦麻彼既無主雖疏亦爲之主



奔喪禮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註云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

愚按註疏適往也兄弟通緦小功也以適字作往字解謂往兄弟之送葬者似乎不成文理竊意適爲適親之適謂死者親兄弟也或自遠來或因事阻弗及喪柩在家主人葬竟已還值於路不得隨孝子歸自徑之墓所情重故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疏云兄弟疏者謂小功緦麻彼既無主雖疏亦爲之

主虞祔之祭按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注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疏云未畢謂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有人始來弔當爲位哭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

註云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



環絰曰弁絰　疏云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絰若未成服之前與殯亦弁絰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疏云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於此之時遭兄弟之緦麻輕喪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亦着弔服弁絰而往不以妻子私喪之末服臨兄弟也若成服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但首服弁絰也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

疏云父爲長子杖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卽位避尊者也

愚按問喪曰爲父苴杖爲母削杖小記曰母爲長子削杖則此父爲長子亦苴杖與

拜

註云爲妻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故不杖不稽顙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父在贈拜則不得稽顙　疏云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不稽顙二義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爲妻子尋常拜賓之法也稽顙者其贈也拜者但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有他人以物來贈已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特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　山陰陸氏



云適子爲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以杖卽位可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註云違猶去也　疏云之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往仕大夫此是自尊適卑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臣今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　清江劉氏云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春秋傳所謂未臣焉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鄭注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非也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

下左緦冠繰纓

疏云此明喪冠輕重之別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條屬者謂取一條繩屈之爲武垂下爲纓以著冠也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吉冠則攝上辟縫嚮左左爲陽陽吉也凶冠縫嚮右右爲陰陰喪也過小祥猶條屬故縫嚮右也小功以上輕故縫同吉嚮左也　山陰陸氏云繰讀如蘧繰之繰繰纓散絲纓也卽言絲嫌不散　京山郝氏云通長曰條不斷曰屬謂冠下用繩或布一條屈而圜合以爲冠武垂其餘以爲纓喪服傳斬衰冠繩纓齊衰布纓纓條屬是也吉冠則武斷而不屬士冠禮緇布冠有缺項組纓屬於缺此吉凶之別也



愚按鄭注繰讀爲澡藻陸氏則不必改字

大功以上散帶

疏云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卽成之至成服乃絞

愚按此散帶卽士喪禮小斂以前所除之散帶也大功以上服重至此乃服此散帶迨三日成服唯斬衰者卽此散帶之垂者絞而服之齊衰大功則除之而各用其所應服之布帶矣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疏云朝服用十五升布爲之去其半則七升半而爲緦也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　熊氏云漢房中歌曳阿錫注云細布言其布滑易如錫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疏云襚謂以物送死用也後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先路褒衣是己車服之上不可以施人以彼不以爲正服所用也　嚴陵方氏云後路貳車也先路正車也褒衣卽前言復諸侯以褒衣是矣　納蘭氏云春秋傳車馬曰賵衣被曰襚此冕服後路宜兼言賵襚而但言相襚者包賵在其中矣



愚按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三言各以其應服之服相襚而褒衣爲加賜之服則不以襚也孔疏以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何說

遣車視牢具疏布輴四而有章置於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疏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輴其蓋也粻米粻也　疏云遣車載粻有子譏其失也遣奠無黍稷故不載粻註云遣奠用牲體是脯醢之義　山陰陸氏云疏布輴亦如殯車爲輴其異者四面有章　京山郝氏云遣車送葬之車送行曰遣死有遣車皆以爵命爲差故牢

具視其命數有子言喪奠唯脯醢而儀禮遣奠陳五鼎具羊豕豈儀禮非古與禮家言相矛盾類此鄭氏謂死者不食粮遣奠無黍稷爲解以牲體即脯醢周旋其說非本文之意

愚按鄭註章作鄭謂四方皆有鄭破以隱翳牢肉竊意不然章讀如字言疏布爲輔四面皆有文采昭其飾也而分置於柩車之四隅遣車本爲死者儀衛而以之載粻故有子曰非禮也郝氏謂以米肉置於四隅恐亦未然蓋有子止指載粻爲非禮不及牢具也

## 祭稱孝子孝孫



疏云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吉則申孝子之心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

愚按鄭注巾車喪車凡五等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而此經所言喪車蓋木車也士喪禮記主人乘惡車故鄭注此云喪車惡車也

## 喪稱哀子哀孫

疏云謂自虞以前凶祭也喪則痛慕未伸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　嚴陵方氏云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亡而止於三年之終喪則爲人子孫之於祭必稱孝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子孫之於喪止稱哀　華山王氏云祭稱孝子孝孫

## 端衰喪車皆無等



疏云端衰謂喪服上衣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端正也喪車惡車也等差等也言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之別也

愚按鄭注巾車喪車凡五等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而此經所言喪車蓋木車也士喪禮記主人乘惡車故鄭注此云喪車惡車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蘧委武玄縞而后蘧

註云不蘧質無飾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白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　疏云大白冠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蘧此緇布

冠謂大夫士之冠其諸侯則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也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緌故云而后緌也

京山郝氏云大白冠大古以白布爲冠卽緇布冠之未染者郊特牲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未之聞是也緌緌通冠纓之垂者委下也冠下曰武大白緇布二冠無緌質也其制小加於頂故其武不能下垂後世冠用帛制始大武下圍額後有缺項着纓而始有緌玉藻云居冠屬武有事然後緌是也玄冠齊祭之冠緇冠大祥之冠皆有事而後緌也

愚按陸農師以委爲委貌玄爲緇冠玄武緇爲玄冠緇武其說非是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註云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　疏云此明大夫士公私祭服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己自祭廟也助祭爲尊故服絺冕自祭爲卑故服爵弁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玄冠爲卑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也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己以已既爵弁親迎親迎尙用爵弁則用爵弁自祭己廟於禮可也是記者緣事類許之著爵弁也　廬陵馬氏云周禮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爲極而士以爵弁爲極也非祭於公安敢用哉雖然士弁而親迎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乎

謂昏者已之事祭於己者亦已之事弁可用於昏則亦可用祭於己此記禮者之所疑也葢昏禮者合二姓之所好爲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禮行於一時之間可以攝其盛服而用弁焉士昏禮所謂爵弁者也至若祭於己則歲時所用於家爲常苟不與祭於公有辨安在其爲禮哉士可弁而祭於己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己矣雖然士之弁而親迎亦猶記所謂冕而親迎者也故哀公嘗疑其爲已重而孔子許之諸侯以祭服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於是乎在苟弁而祭於己則非特嫌其同於公而又



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己則不可也　烏程韓氏云記者亦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之意疑親迎之反重於祭直欲親迎以冠非眞謂士可弁而祭於己也

愚按此所云大夫則下大夫不在其中所云士則天子之上士與不命之士不在其中

暢曰以榛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疏云榛栭也謂以栭爲曰以桐爲杵枇者所以載牲體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此喪祭也故用桑吉祭枇用棘特牲記枇用棘心是也主人

舉肉之時則用畢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故也
吉時亦用棘畢之柄與末皆刊削之枇亦當然
愚按鄭注曰枇所以擣鬱也孔疏暢猶鬱悶也
曰以梱枇以梧者謂擣鬱悶所用也桐香而潔白
於神爲宜古者暢悶或通用然竊有說焉暢充
也滿也以物充滿於曰中而擣之則曰亦可謂
之暢曰歟況喪祭所用黍稷稻粱皆須枇曰何
必專言鬱悶耶梧桐二木似有分鄭注梧桐也
恐亦未然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疏云此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爲帶也但韠帛
緣玄華無五采而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吉時大帶唯有朱
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士喪禮用緇帶
愚按帶字舊本作帶下文公襲朱緣帶又玉藻
雜帶君朱緣則士之二采未必敢用朱緣也鄭
注士以朱緣恐非
醴者稻醴也黍無胥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疏云醴是稻米所爲黍盛醯醢盛醴酒胥盛黍稷　納蘭氏云既
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註云器用器役器也加見
者器在見外也又云藏苞胥於旁注云在見外也則



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大夫則
有人器明器也陸德明曰見棺衣也賈氏曰見棺飾
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柩不復見惟見此帷荒
故名帷荒爲見其言顯著明
愚按鄭注衡當爲桁所以庋黍無之屬聲之誤
也陸農師以爲衡讀如字是矣而曰其桁之橫
者也仍用桁解夫桁橫木也椁內見外亦安能
容此橫木也衡音橫詩衡從其畝即此衡字之
訓蓋以此黍無胥等橫實之於見外椁內之間
也既畢然後以承席入加於椁上
重既虞而埋之
疏云既夕禮初喪朝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不入明
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左
倚之既虞乃就所倚之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註云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小斂大斂啟皆辯拜
疏云凡當小斂大斂及啟攢之時唯君來則止事而
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
悉徧拜　福寧黃氏云應氏謂賓亦於是拜死者矣
草廬辨之以爲古無是禮蓋儀禮喪禮弔者入升自
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

某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及後凡弔賻儀皆放此由此觀之古人弔賓之禮於生者只有慰問之辭於死者只有禭賵之物及哭踊馮尸之節而已並無拜祭於死者之禮至於主人拜賓以謝其恩禮相送以重其來辱亦唯自盡而已賓皆無答拜之文此古禮之精意也蓋知生則弔知死者傷弔賓之情於是爲至主人拜謝理所宜然喪事倥傯各欲自盡而已此何時耶而可交拜款曲以成禮耶故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獨喪拜不答意在斯也此古禮之至也後世之禮一變大與古人相背故楊氏復曰今世俗弔賓來見几筵哭拜主



人亦拜謂代亡者答拜非禮也既而賓弔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也此古今禮之大概不同如此應氏乃謂於是三者拜死者於禮果何據而云然耶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註云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肆也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尙幽闇也無柩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疏云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既弔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謂祖廟門也



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據車出家故右在西孝子拜送於邊北面而哭踊爲禮也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以君來則拜迎去則拜送涂君弔事畢不敢必君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出也反而後奠者君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而後反設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神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疏云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繭衣裳者纊爲繭謂衣裳相連而緜續者之稅謂黑衣也亦連衣裳纁絳也神裳也繭衣與稅衣纁神是婦人之服



之服而子羔襲用之故曾子譏焉依禮不合襲婦人之服

愚按士昏禮女次純衣纁神鄭註喪大記神婦人嫁時之上服亦據此爲解稅衣亦婦人之服

疏但言纁神是婦服失之漏矣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解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註云公君也若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

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嬪乃踊　疏云此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踊節及明貴賤踊數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朝夕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為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為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為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為七踊也大夫三日殯含死日為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二日殯含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凡三也婦人與丈夫更踊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



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為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為九而謂為一也　烏程韓氏云婦人居閫本一句可詠故疊一語自是文家波磔韻味全在乎此徐魯庵以上四字作衍文何其固也

公袲玄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袲一褖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疏云此明諸侯之襲以上服親身故始於卷衣欲重加明故褻衣最外而紐服居中也朱綠帶者襲備此二帶也亦既畧有分曉矣而又言朱綠帶亦以素為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恐不然矣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註云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　疏云環者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絰若兩股則謂之絞　京山

鄭氏云小斂謂視小斂環絰首絰如環細而無缺項
喪服殤大功所謂不纓絰也始死弔者以此易去冠
故云公大夫士一也　大喪首絰後皆有缺施纓喪
服傳長殤大功纓絰是也中殤大功稍輕不纓絰卽
所謂環絰也無缺曰環五服自大功以上冠條屬而
絰纓小功以下冠缺而絰纓小斂以前未成服之弔
服加環絰於冠弁上制與此同貴賤通用也鄭謂爲
不絰也服問公爲卿大夫當事則弁絰大夫相
爲亦然卽是禮也大夫如此士可知矣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疏云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斂禮也公升謂君來升
堂時商祝主斂事者也此臣喪大斂君未至之前主
人雖已鋪席布絞紟衾聞君至則主人徹去之比君
至升堂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所以然者重榮君
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疏云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椁中也旣夕禮
贈用制幣玄纁束今魯人雖三玄二纁而用廣尺長
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

弔者卽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
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
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
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
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註云賓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受命
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
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
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子孤子也降反位
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　疏云自此終篇末明諸
侯相弔含賵賵之禮此明弔禮門西謂主國大門之

西凶事異於吉故介在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在門西
故也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孤謂嗣子也某嗣子之
名異於吉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從阼階升
也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
稱子以對殯之辭也以下皆然若對賓之辭則稱孤
某　嚴陵方氏云須待也與寡君須矣同義

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
矣舍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於殯東南有
葦席旣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
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註云舍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言降出反位則

是介也朝服告鄰國之禮也卽就也以東藏於內也
疏云此明含禮含者坐委所含之璧於殯之東南
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已後則以蒲席承
之宰夫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
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吉故卽喪屨
也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新死遭
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弔者旣爲上
客又贈者是上介則是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但
含襚於死者爲切故在先陳之
愚按宰夫是有司執事者孔疏宰謂上卿也夫
字衍恐未然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
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
稽顙委衣於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
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
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
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註云委衣於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
疏云此明贈禮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
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輈者大路輈轅北嚮
也客使謂使客之從者爲客所使故曰客使公羊傳
云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
被曰襚穀梁云乘馬曰贈無車者文不備也　山陰
陸氏云大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喪事君言相大
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出反命曰孤
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
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雜用布帛此其殊也鄭謂皮弁白冠白衣裳恐未盡

夫士言擯亦言之法坐委於殯東不言圭尊圭也
愚按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天子乘以郊天又
樂記云大輅者天子之車也天子賜諸侯然後
乘則是大路者爲諸侯之上路明矣本篇云諸
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此
賵而以大路何與　客使自下由路西鄭注自
率也下謂馬也引覲禮路下四亞之爲證竊意
上介執圭升堂致命時客使亦上堂執策綏呈
之曲禮曰獻車馬者執策綏是也客使呈已乃
獨自下堂由路西立子拜稽顙上介坐委圭於
殯東南隅宰舉圭以東註疏未達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
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而坐委之降自西階賵者出
反位於門外
註云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
之西南宰夫宰之佐也　疏云此總明從上以來弔
含襚及賵文不見者升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來
鄉殯東席之東西鄉坐取之降自西階也　烏程韓
氏云上文宰舉以東便應接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
於門外以終賵事矣凡將命以下至西面坐取之此
弔含襚總儀也卽欲再申其所未盡何不另作一
起偏要從中嵌入靈心慧筆此三家村學究所未解



記者正以此自別於儀禮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
執紼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
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某毋敢視賓客
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
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
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
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
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
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某毋敢視賓客
執紼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
樂記云大輅者天子之車也天子賜諸侯然後
乘則是大路者爲諸侯之上路明矣本篇云諸
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此
賵而以大路何與　客使自下由路西鄭注自
率也下謂馬也引覲禮路下四亞之爲證竊意
上介執圭升堂致命時客使亦上堂執策綏呈
之曲禮曰獻車馬者執策綏是也客使呈已乃
獨自下堂由路西立子拜稽顙上介坐委圭於
殯東南隅宰舉圭以東註疏未達



註云賓三辭而稱使臣爲恭也爲恭者將從其命拜
之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　疏云臨者
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臣位前云孤某此直云孤某
不云某者客是使臣不復稱名也　山陰陸氏云臨
應親至故其詞如此據寡君使某弔使某含使某謎
使某賵不云不得承事其遣上客亦以此賵稱上介
亞於此歟賓升受命於君變子稱君容上客臨有不
及事既葬與踰年而後至者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
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其曰孤降自阼階則子踰年
可知孤不名亦以此曲禮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
階　烏程姚氏云弔含襚賵外有臨以敦綍禮辭曰

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又再三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則此禮爲君所命審矣解者訓自行臨哭之禮若聘客之有私覿然非也下諸侯使人弔其次舍禭賵臨皆同日而畢事是明證

愚按此鄰國君不來親弔遣使來弔是在將葬之時五事並行故曰凡將命鄉殯將命亦有既葬而來者故含禮有曰既葬蒲席其將葬而來使含使禭使賵者含不及斂禭不及殯賵者含不及斂禭不及葬矣使有五人上客爲正弔者次之上介又次之含者禭者又次之臨者爲上客其餘皆介也



故曰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不得承事事卽執紼之事毋敢視賓客視此也言毋得視我爲賓客也三辭不得命於是乃就門西客位先儒以上客爲弔者非是又以此節爲弔者自行臨哭之禮亦非是

其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弔

疏云此謂國有君喪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山陰陸氏云言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於盤北

雜記下第二十一之一

嚴陵方氏云此篇固以所記不一爲雜然有生必有死人道之正也死於外則變矣有樂必有憂人情之常也重有憂則變矣變則不一而雜謂之雜者又在乎此故上篇諸侯行而死於館爲首自未沒父喪而母死分爲下篇之首　烏程韓氏云記之雜也以義名則上篇是也下篇卻又有雜焉者矣雜以他事則不純乎喪也雜以論議則不純乎事也忽疑於經忽疑於傳忽疑於史則不純乎記也然且自命曰記則亦以記記之可也



歸安鄭元慶述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註云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　疏云自此至雖虞祔亦然明前後兩服之中有變除喪祭之節此與下二節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死爲父變除之節未沒喪者爲父喪小祥後大祥前未竟之時於時又遭母喪母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故云服其除服卒事謂父祥竟更還服母服也若母未葬而值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二祥之祭爲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　嚴陵方氏云除服謂祥祭之服服其除服而後反喪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疏云此明諸父昆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節吳江徐氏云諸父昆弟之喪雖輕於父母然恩不可忘情不可薄若其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則其除之各服其除服以行事卒事而後反父母之喪服焉然此謂期年大功及降服之殤耳若小功緦麻則不除君喪亦不除服問曾子問已言之矣

如三年之喪則既顚其練祥皆行

註云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顚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顚　疏云既顚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變麻爲葛無葛之鄉則用顚也後喪既顚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

庾氏云鄭注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當云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依禮父在子不爲長子三年也後喪既顚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　臨川吳氏云案古字聲同者多借用縗麻之縗與單穀之褻並通作顚鄭氏以顚爲代葛之縗是矣陸氏以此爲單穀之褻而謂褻乃禫後之吉服且

引詩衣錦尙絅僕禮被頮黼爲証詩之褧衣禮之頮黼皆婦人之服加於正服之上以御道路之塵者至夫家則脫去豈可指爲男子常服之吉服哉若欲言禫後吉服何不言玄端而乃言頮乎陸農師於禮註正拔甚多但時或好新尙奇以破鄭說而不自知其失當也　平湖陸氏云去麻用頮此可見古人之通變處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疏云禮孫死祔祖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又死則孫亦得祔於祖也然祖雖祔未練無廟其孫就祖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其祖焉　嚴陵方氏云王父雖未



練祥而孫得祔者昭穆同也

愚按猶是二字文法易明鄭注猶當爲由由自也殆非是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

疏云有殯謂父母喪未葬柩在殯宮者也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爲新喪也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而出改服新死之服卽他室之位如昨日始聞喪卽位之禮

愚按外喪者門外之喪也凡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皆是注疏以爲兄弟喪在遠者非也孝子居倚廬不說絰帶此有殯聞外喪哭哭已入奠



喪服必在身也注疏以爲明日之朝着重喪之服入奠殯宮豈不聞外喪之前不着重服耶改服者改服新死者之服也注疏以爲改已重服着新死未成服之服恐未然　或問下文有云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此之改服何爲者蓋往哭者其無服者也改服者其有服者也然改服終非允當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夫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夫於異宮

疏云夫於異宮不與吉凶同處使人告君必待告者反而後哭父母也既宿謂祭前三日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亦夫於異宮　納蘭氏云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說者曰猶者可已之辭禮大夫卒當祭則不繹不告者所以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所以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死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夫君之於臣尙且不可闕其喪而繹況大夫士於父母之喪反可既聞訃而猶

與祭於公乎集說猶循舊注之誤聞之陸菊隱云記云次於異宮則必不與祭矣但不敢即哭而歸俟君祭畢而後釋服出歸耳集說云不得不與祭大謬非正文誤也

愚按則既宿則宇疑衍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豈有大夫之諸父昆弟姑姊妹有同宮而死者此句難解則次於異宮亦不與祭也兩異宮皆在祭所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前見曾子問



烏程韓氏云雨舉公祭遇私喪之事復引尸弁冕一條者何尸弁冕而出則是疑於君也既已疑君何私喪之有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

註云將祭謂練祥也言如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主人適子　疏云父母之喪將大小祥祭而有昆弟死則殯後乃祭兄弟輕故殯後便可行吉事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祭也

喪服傳曰有死於宮中則爲之三月不舉祭祥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　山陰陸氏云散等謂不拾級聚足鄭氏謂散等栗階誤矣　清江劉氏云按喪不宜有異居然則昆當作兄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都昌陳氏云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姑姊妹有同宮而死者此句難解則次於異宮亦不與祭也兩異宮皆在祭所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前見曾子問



既葬虞祔主人行父母二祥祭亦然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註云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　疏云此明喪祭飲酒之儀　嚴陵方氏云蓋飲酒之禮以少爲敬啐爲少於飲嚌爲少於啐下言眾賓則知主人之酢爲受長賓矣於長賓嚌之則於眾賓啐之於長賓啐之則於眾賓飲之此重輕之別也而大祥又殺於小祥者以哀少忘而敬少略故也　福寧黃氏云古者喪禮禫而始飲醴酒今曰小祥之祭主人受賓長之酢則嚌之大祥受酢則啐之何也曰此又是一議論古

人禮意絕與今人不同今人奠祭自始死便有獻爵古人皆無之自虞以前未葬也其禮爲奠只奠置所薦之物而已無獻酬飲酢等禮以始死哀至其禮質也及虞則謂之祭所以安神則有尸有獻酬酳酢等禮稍與吉祭相似所謂以虞易奠葢殺哀變吉之漸禮遂稍文矣故虞祭之日尸酢主人主人飲卒爵則小祥大祥其受賓長之酢或嚌而或啐之葢信然矣所以然者疏云神惠爲重受尸酢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爲輕受賓酢但嚌之此義是也葢既立尸以象神則不得不以神禮事之故尸酢而卒爵非以爲酒也以尊神也猶之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祥而食肉



禮之正也若既葬而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雖粱肉不辭也非甘於肉也尊君父之命也夫明而人之尊酋强之食則食而不敢違幽而神之尊者酢之爵又敢拒而不受哉故不飲不食之至痛雖三年之經然或飲或食之隨宜亦一事之權葢親之尊之皆人道之大故時有並行而不悖者在得其意然後可以觀於先王之禮也　晉江周氏云以祭言大祥之哀殺於小祥以人言眾賓兄弟之情殺於主人故有齊之啐之飲之之異可也只屬飲言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註云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　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而不食者哀而虞祔不獻賓也　嚴陵方氏云祭之而不食不忍故也　吳江徐氏云二祭字不同上祭謂二祥之祭下祭謂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此記喪祭之禮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註云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爲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　疏云此明居父母兄弟喪禮不奪



人之喪謂不奪人居喪之禮亦不可奪喪增己之居喪當須依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　嚴陵方氏云敬足以盡禮故爲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盡容故爲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顏色稱其情戚容兼乎四體而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戚容稱其服顏色稱其情以外稱內也戚容稱其服以本稱末也　烏程姚氏云存乎書策者非直依禮經所載行之而已顏色亦必稱其情戚容亦必稱其服注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此語極透懇　烏程韓氏云兄弟之喪患不及情存乎書策勉人跂而及之奪喪承兄弟

足此二句便見奪喪在兄弟且不可親更不必言

愚按君子不奪人之喪二語蓋書策中有之夫子以之教子貢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疏云此明居喪得禮之事三日不怠謂親初喪三日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三月不解期悲哀疏云堊白也新塗牆壁令白稍飾　嚴陵方氏云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矣間傳曰齊衰之喪居堊室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矣間傳曰齊衰之喪居堊室廬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齊衰即此所謂疏衰以廬爲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吳江徐氏云此與上節記喪禮言語居處之節

東夷之子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是俗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

疏云大夫士言而後事故得言己事不得爲人語說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於有服之親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間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　嚴陵方氏云言畧而語詳對應而問倡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　納蘭氏云皇氏以間傳唯而不對爲親始死雜記對而不問爲在喪稍久故也愚則謂雜記所云蓋兼斬衰而言所問與間傳稍異耳且喪事有不言而事行者亦有言而事行者似未可盡以不對律之也據喪服四制鄭注唯而不對云侑者爲之應則間傳所記乃人君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疏云親喪謂父母之喪兄弟謂期服以下　長樂黃氏云注疏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若日月未竟而哀先殺則是不能終其喪也內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不唯外除而內亦除也注說失之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註云亦內除也　疏云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己之兄弟若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　嚴陵方氏云服君之母妻比己之兄弟則服君之服比己之親可知　吳江徐氏云此章記親疏哀戚之等

愚按視與比不同視作看待解鄭注視比也則上下用兩比字成何文理蓋視君之母妻比己之兄弟凡事皆然而於其喪也其飲食有如此者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疏云免喪之後弔死問疾其顏色戚容必有殊異於無憂之人餘行皆應如此以弔死問疾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也其餘謂期親以下則直依喪之道而行之　盧陵胡氏云路隨除喪母告以親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目瞿劉溫叟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於心瞿弔問哀痛之處戚容應甚　烏程姚氏云免喪之外行於道路尚思及其親況未免喪乎況親之猶存乎　烏程姚氏云如此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疏云祥謂祥祭主人除服之節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祥祭之期也此時主人著朝服其冠則縞冠也明旦祥祭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　山陰陸氏云嫌於夕爲期當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服故云爾然則祥之日猶服練服及祭易之所謂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大祥素縞麻衣是也　平湖陸氏云此就三也禫吉祭玄冠朝服五也經



祥言之孔疏因廣言之曰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既祭玄端而居六也此最有功於經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有人來弔雖不當四明萬氏云注疏以爲大祥之後反服素縞麻衣祥祭縞冠之時必着縞以受弔然後反服夫記文未嘗言弔注疏烏知其爲弔而爲此辭此說之無據者也陸農師知其不當以爲既祥當縞若有他喪雖不當縞亦必復縞以終前喪然後反他喪之服夫記文未嘗言他喪陸氏烏知其爲他喪而

為此辭此又說之難信者也愚以為大祥之時止妻妾子女有服其他期服以下親皆除之矣當此祥祭諸人寧有不來與祭者乎既來與祭寧有仍服吉服者乎是必易之以緇冠至事訖而後反吉服所謂雖不當緇者必緇然後反服也即如孫為祖父既除期喪猶服緇冠玄武以父服未終而已不敢純吉則當祖祥祭之時其必用緇冠可知矣是記所言不可以此意推之乎

當祖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註云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



其事也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　疏云此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禮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謂大小斂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此是斂已竟當其祖踊故絕踊而拜之也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反還先位更為踊而始成踊也乃襲謂更成踊訖乃襲初祖之衣也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即出拜也士言既事則大夫亦然大夫言絕踊則士固不絕踊也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不更成踊　山陰陸氏云已嘗祖矣大夫至而襲故今改襲而祖於士襲而後拜之故有爵而後杖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褻而許用也不復改祖然則又成踊何也蓋居喪凡賓客弔客去

而主人必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註云卒哭成事附言皆用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犆牲與士虞禮同與　山陰陸氏云禮士虞用特豕今下大夫之虞亦云特牲則容父為士子為大夫其祭如此於上大夫言父為大夫下大夫言父為士相備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註云卜葬虞者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為祖後者稱



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為卜稱名而已　疏云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弟為兄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兄為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輮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

註云記庶人失禮所由始　疏云關穿也輮迴也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於是有爵而後杖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褻而許用也不復改祖然則又成踊何也蓋居喪凡賓客弔客去

輾輪武叔正當曉戒以杖不可褻且可因此使人人知杖之當尊何至一舉而盡廢之使無爵者皆不得杖夫杖之爲制先王使無爵與非爲主而皆得杖所以輔病也敎孝也今不敎輪人以孝而乃禁人之爲孝毋乃與懲噎而廢食者同乎故輪人之不知禮其罪尙小武叔之廢杖其罪實大也且當時三家歌雍舞佾其褻禮之甚豈特以杖關轂輾輪而已而獨惜一輪人之褻杖不知務甚矣故記者特謹之以垂後鑒非僅以杖之所由廢也

愚按轂者車輪之正中而爲輻之所湊也關扃也以木貫鼎謂之鼏扃以杖貫轂則謂之關轂也當時輪人以杖關轂而用輾所貯之膏以沃其輪孔疏尙未明著

也輾車上盛膏器輪難轉則以膏沃之使易轉也當時輪人以杖關轂而用輾所貯之膏以沃其輪孔疏尙未明著

鑒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註云記士失禮所由始　疏云飯含也大夫以上貴故使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鑒穿之令含得入口也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其親但露面而含耳鑒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爲失禮也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疏云此記者自問答設冒之事　山陰陸氏云言孝子如此設冒不得已也　納蘭氏云鄭注襲而設冒言后衍字爾集說取之然記意謂未襲以前始死須沐浴此時未可設冒自既襲以後至小斂以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是以襲而后設冒后字語意從未襲以前生來初非衍字陸氏說得之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包其餘與君子既食則包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註云言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君子寧爲是乎言傷廉也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父母家之主而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心也重結前文以語或人

愚按此大饗兼天子饗諸侯及兩君相見皆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也嚴陵方氏謂凡饗賓客皆然理或有之然凡饗賓客不得謂之大饗也還指定二者爲是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註云問遺也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

拜拜謂受問受賜者也　疏云此與下節皆明在喪受問遺之事平敵則問卑下則賜以其喪拜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爲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者謂不杖期以下　吳江徐氏云言居喪時人有非爲其有喪而或問與或賜與若三年之喪則以喪拜受之以己服重不問其非爲喪也若非三年之喪則以吉拜受之以己服輕故直答其來意也

愚按舊分爲二節鄭氏以爲此上滅脫不然也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註云受之必正服明其不苟於滋味薦於廟貴君之禮喪者不遺人言齊斬之喪　疏云三年之喪受酒肉雖受之猶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曰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也

嚴陵方氏云心有所樂然後以物遺人喪以哀爲主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之者却之爲不恭也

納蘭氏云石梁王氏謂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竊意居喪之禮有疾則飲酒食肉此受之而不食必非有疾者也王說非是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刺

註云言痛之有淺深也　愚按說文刺銳利也此非其訓易繫辭刺木爲耜揖正義刺作劕削此言哀痛之情如刺削一般若夫斬則痛甚矣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昆山顧氏云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踰月則可以練矣故曰十一月而練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周踰月則可以祥矣故曰十三月而祥必曰十一月十三月者親喪外除又加兩月焉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禫矣故曰十五月而禫　平湖陸氏云期之喪鄭註謂父在爲母也集說因之然喪服小記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又云爲父母妻長子禫不知康成何以獨主父在爲母言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

疏云此與下節明弔喪之節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也　京山郝氏云雖於死者有服身既斬齊不得更服彼服卽以斬齊往哭之可也

愚按此節之義甚明三年之喪至服其服而往言父母之喪雖練亦不得弔人也往哭哭也非

弔也孔子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即此
功衰不弔之謂也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
而往哭之即此服其服而往哭之之謂也練則
弔言期之喪既練則可出而弔人也功衰爲既
練之服三年之喪功衰不弔期之喪十一月而
練則弔其服同其所以弔不弔者不同故特明
之鄭氏以練則弔三字爲爛脫移在十五月而
禫之下孔氏以服其服而往謂不著已功衰而
依彼親之節以服之皆非是郝氏以功衰不弔
爲父母初喪未葬之禮至期年練後凡喪皆可
弔不幾三年之喪而弔哭乎其說亦非是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
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
與於禮

註云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不與於禮謂饋
奠也

愚按此節先儒亦未有明解既葬者蒙上文期
之喪言既葬而遇大功之喪亦可弔哭但盡哀
而退不待主人襲斂殯奠之事也言此以見大
功可弔小功緦麻則不弔也亦唯既葬可弔未
葬則不弔也不言期喪從可知矣期之喪如世
叔父母親兄弟之類初喪未葬弔鄉人亦可但
哭而退不待事也功可弔小功緦麻則不弔也
葬則不弔也不言期喪從可知矣期之喪如世
叔父母親兄弟之類初喪未葬弔鄉人亦可但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
者待盈坎



與下節論送葬之等

愚按相趨者言與人同行而相識也揖音緝與
詩鳧斯羽揖揖兮之揖同言與人營會聚也相
問者言與人相問難也相見者言與人朝夕相
晤對也至於朋友則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與上
數者有別故其弔之而退去也遲速不同如此
孔疏謂相趨本不相識既不相識何弔之有至
謂相揖恩彼深相問恩轉深相見恩轉厚亦不
達

註云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　疏云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强者皆執紼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故從主人反也四十强壯不得即反故待土滿坎而反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　福寧黃氏云四十者待盈坎非從執紼以待而已蓋爲之執紼以下棺及實土也故既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注云謝其勤勞是也集說待土盈坎則是袖手旁觀全不事事也豈故人助喪之義乎

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

嚴陵方氏云禮所以制中饑而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皆以爲非禮　烏程韓氏云此與下二節記居喪飲食



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註云病憂也疑猶恐也　嚴陵方氏云君子病之以其不足以當大事也

愚按此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皆毀瘠所致不知哀者不知哀之節也君子病之故有疾所以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註云毀而死是不重親　都昌陳氏云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

許其飲酒食肉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三六

七故反哉才代反內則鄭注又以漿爲酢哉孔疏謂與漿人六飲三曰漿之漿同是酪與漿一也既非水漿亦不名乳漿酢亦作醋醋酸也此所謂酪與鹽相配與上水漿別應是醋類集說舍鄭注而取說文乳漿之云不知何謂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註云毀而死是不重親　都昌陳氏云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

愚按此節引孔子之言明居喪飲食并及沐浴之故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

疏云從柩謂孝子送葬去時反哭謂孝子葬竟還時道路不可無飾得免而行非此二條不得免於道路也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是也　烏程韓氏

云此與下節言居喪容飾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疏云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沐浴是自飾也言小功以上則至斬同非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也若三年之喪則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注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



附沐浴櫛注云彌自飾大夫以上亦然　嚴陵方氏

云有祭則不可以不齊戒齊戒則不可以不沐浴疏云此明在喪與人相見之義小功輕可請見於人大功不可也文承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註云言重喪不行求見人耳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之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　疏云此明在喪與人相見之義小功輕可請見於人大功不可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小功亦謂既葬也凡言見人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也　嚴陵方氏云人請見乃戰國以後之禮三年不從政方是正禮　期為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竊意此亦烏得為正禮祥而從政則見不請見人者以人請見在彼請見人在此故也之喪卒哭而從政則是卒哭以前不從政者也近京江相公甥弟恕可知杭州請於大中丞代亦與對而不問同義執摯則請見人之禮也

題歸沿葬三月而免之此亦　本朝盛事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註云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所謂哭不依　廬陵胡氏云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時故舉重始死時也彼在襲斂當哭踊有節故異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註云自卒哭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　疏云此論親戚死亡諱辟名之事王父母謂父之王父母於已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子亦同父



諱之兄弟謂父之兄弟於已爲伯叔正服期父亦爲之期是子與父同諱也世父叔父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已是從祖正服小功姑謂父之姑於已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二者皆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已從父而諱也姊妹謂父之姊妹於已爲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是已與父同爲之諱此等是子與父同諱也　吳江徐氏云此與下節記諱禮

愚按曾祖父母正服齊衰三月今齊衰五月非乃出

註云母之所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　疏云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已從祖昆弟同名則爲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也　臨川吳氏云注從祖昆弟於父輕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者蓋已之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於父爲子行屬卑且疏父服小功其服輕父不爲諱故子亦不從諱若此從祖昆弟之名與母妻之親名同而相重則爲母妻之親諱而因爲之諱爾非正爲從祖昆弟而諱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



註云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之始豈可因服哭踊行之雖三年之喪可者亦不得已之辭非禮之正今人居喪冠者少居喪嫁娶者多愈失之矣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則諱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

殤之小功則不可

范氏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爲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而下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此言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慈谿黃氏云大功據身而言小功據父而言身大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與取婦取婦獨於小功之末言之者方可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取婦有酒食之會涉於歡樂也然小功之末雖可冠子嫁子取婦若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下殤之小功本齊衰重服以下殤而降在小功服降而情不降也

都昌陳氏云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爲卒哭後然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　隋書梁大同六年皇太子啟謹按下殤之小功不行婚冠嫁三嘉禮則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禮竊有小疑帝曰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晉代蔡謨謝沈丁纂馮懷等遂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

閒唯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以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自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謂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曰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賓期親雖



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天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



愚按橫渠張氏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父大功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是已自冠取也其說雖是然依經文講亦未嘗不通也

雜記下第二十一之二

凡弁絰其衰侈袂

註云侈猶大也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殺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

註云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門見之不得觀也　長樂黃氏云父有服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喪服衰戚未終不可與於樂也母有服妻有服亦謂方在服制之中亦隨其降殺　長樂陳氏云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爲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至不絶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絶樂若夫於己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　吳江徐氏云此記有喪止樂之節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註云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者也夫黨無兄弟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夫之黨其祖姑也　慈谿黃氏云此極言妻黨不得與夫家之事　崑山顧氏云此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也夫寧使疏遠之族人與鄰家里尹而不使妻之黨爲之主聖人之意蓋亦逆知後世必有加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預爲之防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是惡知禮意哉

愚按前後家東西家卽夫之族也無有卽無族也或曰主之蒙上文卽里尹主之也或人之說曰姑姊妹其夫死夫黨無兄弟不使夫之族人主喪而妻之親黨主之仍附於夫之黨此非禮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註云吉凶不相干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也　都昌陳氏云執玉不麻謂著衰絰者不得執玉行禮　京山郝氏云儀禮喪服斬衰唯絞帶齊衰以下乃有布帶以易大帶亦猶斬冠繩武齊冠布武此云

麻者不紳謂衰麻則不吉帶垂紳耳非謂不布帶也

愚按三麻俱是衰經言著衰經者不垂紳執玉者不衰經衰經不加於采服以見吉凶不相干也鄭注麻謂經也麻不加於采謂弁經也疏又以麻者爲要經不麻爲衰服殆非是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創位自因也

註云禁哭謂大祭祀時雖止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　疏云孝子於殯宮朝夕雨奠之時即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　吳江徐氏云此記居喪遇禁之禮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註云童子未成人不能備禮當室則杖　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而云杖者舉重言也

愚按偯者哭之餘聲也釋文菲本又作扉當從之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註云由用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山陰陸氏云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矣　廬陵胡氏云踊絕地不絕地義有輕重豈由禮文而已哉　吳江徐氏云此記



鄭國含者持璧將命是諸侯用璧也左傳聲伯夢食瓊瑰懼不敢占吳伐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是大夫用珠玉也今此記自天子至於士雖有九七五三之殊然皆用貝不知何謂鄭氏不得其說概歸之夏殷非也大戴又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玉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說苑又曰天子含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各記所聞不能歸一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虞

註云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疏云大

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卽卒哭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　吳江徐氏云此記葬虞卒哭之期不同亦殊尊卑也　西河毛氏云反哭卽虞祭所謂朝日而葬日中而虞是也前此饋奠皆不用牲唯大遣奠用牲然尙無尸至虞則尸與牲皆有之故不名奠而名祭此喪祭之始也但虞不一祭上三虞大夫五諸侯七皆接日而祭凡虞皆柔日唯末一虞用剛日故三虞有四日五虞有八日七虞有一十二日此在士禮與雜記諸文皆載其說然亦有不可通者據云卜筮

先遠日則先卜下旬始也葛一下旬是葬日則八日一十二日將毋天子諸侯之虞在後月乎　虞祭法他無可攷惟雜記上大夫之虞用少牢下大夫士皆用犆牲而士虞禮則竟作盛祭設鼎俎陳饌具立尸布几筵宰牲視牲飾豆籩鉶芼分主人兄弟宗老賓客及門內門外諸位贊祝迎酳酬酢以至視嚌收告利成尸謖而後已毋論此半日之間時有不及而卽以當日行虞下棺結壙封窆諸大事歷歷計之其爲謂君自行無算謂遣使也　吳江徐氏云此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一問疏云無算或三問或二問疏云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算

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註云升正柩者謂正棺於廟也御柩者居前道止之
大夫士皆三綍　疏云此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
禮執鐸之差衡枚止喧譁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
鐸率眾左右各六人夾柩以號令於眾也匠人工人
大也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匠人主宮室故
大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指揮爲進止之節　京氏
郝氏云執綍五百人執引三百人極言其眾耳豈一
棺四綍遂用三五百人之多然則天子用千人無處
可容矣鄭遂謂五百爲六黨之民三百爲一邑之制
引即綍鄭謂在塗曰引綍在壙曰引其辜鑿類此



愚按茅疑當爲旄聲之訛也茅草也安可御柩
然喪大記亦云大夫御棺用茅豈兩處皆誤耶
眞不可解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
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
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註云難爲上也言其僭天子諸侯難爲下言其偪士
庶人也　疏云此明奢儉失禮之事祭義曰天子晏
而朱紘山節而藻棁天子之廟飾論語曰邦君樹塞
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天子諸侯之制而管
仲爲之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者尚爲此僭上之
事是難可爲上者言他人在管仲之上者皆被僭之
也旅樹山節已具禮器及郊特牲疏依禮豚在於俎
以豆形既小當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
平仲賢大夫猶尚偪下恳在平仲之下者恆被平仲
而偪也　松陵趙氏云賢大夫猶如此則相習成風
莫可挽回故禮器僅言其濫隘此直言其僭偪難爲
上難爲下詞婉而嚴春秋責備之義深矣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
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註云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其歸與待之謂夫人行



道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不自同於女賓他謂哭踊
髽麻　疏云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
門外夫人入升堂即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階
今此不然是不自同於女賓以女子子是父母之親
不可同於女賓之疏也　嚴陵方氏云男不入女不
出則婦人其可以踰封乎唯弔三年之喪然後踰封
而弔哀有所重故也檀弓言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
弔人所以優老也此之所言特以防微而已闈門宮
中旁出之門
愚按儀禮喪服如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
爲父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唐律婦爲舅宋政

和禮夫爲祖舅高祖後者妻從服明孝慈錄
女在室爲母女嫁反在室爲母婦爲姑凡此皆
婦人斬衰三年也又儀禮喪服母爲長子妾爲
君之長子唐律婦爲姑皆婦人齊衰三年也自
古迄今從未聞有婦人而爲其父母三年者故
孔疏曰女子出適爲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
親言也其說固然而不知婦人之於父母亦有
三年之喪也此婦人非他即君夫人也上曰婦
人下曰君夫人互言之耳而此君夫人者即他
國諸侯之內宗外宗也下文外宗爲君夫人猶
內宗也即其禮也亦即是與諸侯爲兄弟者服
斬之例也非獨諸侯即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
亦然故僕禮女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疏曰
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爲
其父不降亦即是也經所云三年之喪者指內
宗外宗而言之非概言婦人有三年之喪也亦
非孔氏所謂以本親言也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註云遠別也　嚴陵方氏云不撫與不通問同義
鄱昌陳氏云撫撫其尸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
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
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
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
恥之

嚴陵方氏云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
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君
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無
其言是備位耳言之爲易行之爲難有其言而無其
行是空言耳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
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政
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故地有餘
而民不足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則有廢
功故眾寡均而倍焉謂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
也三患之所言者道五恥之所言者事　臨川吳氏
云學行猶幼而學之之學壯而欲行之行行謂見用
於時得行其學也非行而至之行三患之君子兼該
有位無位之人五恥之君子兼該北面之臣南面之
君　烏程姚氏云五恥是從政之事若未聞而求聞
既聞而求學既學而求行在學與仕皆不可廢也註
訓爲學爲政太分別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疏云此君自貶損也　嚴陵方氏云馬不良謂之駑
牲非純全謂之下　山陰陸氏云下牲蓋猶用其本

牲之下者也故祭凶年不儉

愚按下牲先儒謂常祭用太牢者降用少牢之類其說非是而集說因之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註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註云歲十二月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也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疏云此明蜡月鄉飲酒之樂張謂張弦弛謂落弦張而不弛喻民久勞不息亦損民力弛而不張喻民久休息則志驕逸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　嚴陵方氏云蜡者既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曰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曰一日之澤其勞之之時猶弓之張而有爲也其息之之時猶弓之弛而非作也張之以武所以告始弛之以文所以成終

京山郝氏云鄭解一日之澤爲君澤民間飲酒非盡君澤也　武林顧氏云文武能爲治者張弛有時勞逸參半所謂調之以理而已譬若弓然久張則絕力久弛則失體治民唯得其中便是道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疏云此明魯郊禘之事獻子仲孫蔑諡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有事謂南郊祭帝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

愚按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與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同此日至之郊天也宗廟四時之祭夏祭曰禘故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若周之七月則爲孟秋非禘祭之月矣獻子但以二至相當欲移至七月而不知其失時祭之義故記者記之　三代改正改時未有明徵宗廟四時之祭未知的在何月今合明堂位與此記觀之則知改正之必改時也四時之祭之都在季月也千古不決之疑一旦豁然爲之一快　周正建子改月改時當短至時已爲孟春當長至時已爲孟秋若欲繫以時則當以春秋而不當以冬夏也故四明萬氏謂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分不繫春秋歷引經傳爲言

而以此經正月日至七月日至爲周正二至不繫時之一大証據誠哉其言之矣獨周官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稱世傳周官制自周公豈周公戾本朝正朔而加以非時之名卽此可以知周禮爲獻莽之僞書矣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註云記魯失禮所由周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太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　吳江徐氏云此上兩節皆記魯失禮之所由　京山郝氏云魯昭公之世王命不行於諸侯久矣諸侯繼世自立且不由天子況其夫人乎何獨罪昭公也昭公取同姓有之諸侯之不取同姓者未必皆有王命也因昭公取吳女附會之耳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註云皆謂嫁於國中者爲君服斬夫人齊衰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者從爲國君

疏云內宗謂君五屬內之女君內宗爲君悉服斬衰爲夫人齊衰則君之外宗之女爲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曰猶內宗也外宗無服情疏而與內宗同者同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服王后如此服君夫人亦然此內宗外宗通男女而言先儒偏屬之女者因周禮內女外女之文而泥解之耳周禮內宗凡內女之有爵

愚按宗者流派所出也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爾雅稱同姓爲宗族母之考妣之類爲母黨妻之父母之類爲妻黨二黨皆異姓不得稱宗也鄭注內宗五屬之女是矣而謂外宗爲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之女恐未必是夫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之女皆異姓也何得稱宗熊氏曰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外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之女二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其婦亦名外宗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





是一也雜記內宗是君五屬之內女二也其說亦附會注疏竊意內宗者同姓五屬之有服者也外宗者猶言服內服外云爾內宗有服者既爲君服斬爲夫人服齊衰矣疑外宗不然故特明之曰猶內宗也外宗無服情疏而與內宗同者同爲臣故也君與夫人有父母之義焉故皆義曰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服王后如此服君夫人亦然此內宗外宗通男女而言先儒偏屬之女者因周禮內女外女之文而泥解之耳周禮內宗凡內女之有爵

徐氏云此記外宗爲君夫人之服

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鄭注內女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士者外宗王諸姑姊妹之女其解亦未盡然又周禮世婦相外內宗之禮事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贊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傅豆籩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鄭注佐傅佐外宗據此則內宗外宗必皆同姓之女轉相佐傅於宗廟之中與彼言外女內女則同而與外女內女之有爵者又不同何也有爵者鄭注其嫁於大夫及士者雖爲宗女而卽爲外命婦矣禮器所謂命婦從夫人者此輩亦在其中總之世婦所



相之內外宗與雜記所言內宗外宗止言內女外女不兼有爵者而言而與喪大記所謂姑姊妹子姓及外宗同也諸篇參觀之自明

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疏云孔子馬廐爲火焚孔子拜鄉人來慰問者雖非大災禍亦是相弔之道　臨川吳氏云士壹大夫再言士來者一拜以謝之大夫來者再拜以謝之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以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註云可人言此人可也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

疏云此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依禮仕於大夫升爲公臣不合爲大夫著服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著服自此升爲公臣者皆服記失禮所由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

山陰陸氏云言其所以放辟爲盜以其所遊也故君子居必擇師遊必就士所以防辟邪而近中正也爲其所爲主服與違大夫之諸侯不同蓋世衰道微君不能教始服其師君不能舉而所爲主者有服矣

福寧黃氏云先王取善下及芻蕘蓋廣求賢之路是則固然但謂上之羣盜之中恐亦不可且曰以爲公臣不亦辱國體耶宦官屬乎

愚按生曰名死曰諱故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也此君之諱皆君先人之名君之所宜諱者也爲臣者若過而舉之則變而起立本國之臣焉敢與君之諱同此與君之諱同者他國之臣也若欲舉其人則稱其字注疏集說皆錯解而徐伯魯謂此皆適他國者而以過爲過之必趨之過其說尤謬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註云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疏云此明五等諸侯所執圭玉之制剡殺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五等諸侯圭璧雖異而俱以玉爲之故曰玉也三采白蒼也　山陰陸氏云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藻皆九寸問諸侯朱綠藻八寸蓋指孔子執魯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他國者也藻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璋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子男



執璧以朝以圭聘頫今此言圭則子男聘頫之玉也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圭公言之其餘以是爲差上公用龍四玉一石雖曰玉可也故曰藻三采六等據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

長樂陳氏云玉之藉以繅而繅之長眡玉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繅或爲藻晁繅織絲爲之則圭璋亦然鄭玄與杜預皆謂韋爲之亡據　納蘭氏云五等諸侯雖有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之分然統言之曰五瑞曰五玉則圭亦似可以該璧也故聘禮

兼五等諸侯言而云賓襲執圭致命論語亦但言執圭是圭可以兼璧也或曰論語執圭恭指孔子執魯侯信圭聘於鄰國愚謂不然孔子仕魯時未嘗有出聘鄰國之事夾谷之會定公在焉諸侯相見親執圭以行禮孔子不過相其君而已則知論語所陳乃舉聘禮以詔當世耳誰謂不兼璧也哉

愚按諸侯朝天子聘問鄰國謂之大行贊相也贊相諸侯行者作此書謂之贊大行也故記者引之孔疏以爲周禮有六行人篇後人贊明大行之事記者引之亦安知上下雜記之必在周禮之後也至謂六等爲六行謂三色每色爲二



行是三采六等亦無據六等未詳

文公下執事對益先世嘗事文公至哀公七世矣下猶賤也執事猶有司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與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

乃皆退反命於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註云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告事畢告宰夫也君朝服者不至廟也　疏云此論考路寢之事　嚴陵方氏云考即宣王考室之考考必用酒酒者陽之盛也寢者人之所居故以陽之盛者考之釁止用血血者陰之至也廟者神之所居故以陰之至者釁之亦各從其類也

愚按說文屋居也釁屋者釁廟也廟爲神之所居故曰釁廟者交神明之道也釋所以不釁路寢之義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嚴陵方氏云凡器莫不有名先儒言名器謂尊彝之屬者以其名之尤著故也若名山謂之名亦以是而



已　長樂陳氏云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然則周官羊人釁其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璩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羊或犬俱得爲釁是也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圍人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馬不預爵弁而不冕牲璩而不純則釁之爲禮



食以落之　疏云此論考路寢之事　嚴陵方氏云考即宣王考室之考考必用酒酒者陽之盛也寢者人之所居故以陽之盛者考之釁止用血血者陰之至也廟者神之所居故以陰之至者釁之亦各從其類也

愚按說文屋居也釁屋者釁廟也廟爲神之所居故曰釁廟者交神明之道也釋所以不釁路寢之義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嚴陵方氏云凡器莫不有名先儒言名器謂尊彝之屬者以其名之尤著故也若名山謂之名亦以是而



已　長樂陳氏云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然則周官羊人釁其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璩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羊或犬俱得爲釁是也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圍人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馬不預爵弁而不冕牲璩而不純則釁之爲禮

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釁社
此先王之所棄也
愚按此節因釁廟而并及釁器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
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
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敎矣寡
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
之
註云前辭不敎謂納采時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
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器皿其本所
賓物也律去妻畀所齎　疏云此論諸侯出夫人之



事夫人有罪諸侯出之令歸本國禮尙謙退不指斥
之故使者將命曰寡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其
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告在下之執事須待也侯亦
待也敬須待君命也使人得主人答命使有司之官
陳夫人嫁時所賚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主國亦使有
司領受之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
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蔽誅敢不敬
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
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
亦皆稱之
註云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　疏云此明
夫出妻法也稱舅謂妻被出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
使來告也稱兄謂夫兄之名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
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弔故曾
子問曰母喪稱母夫身無兄則稱夫名使某來告則
上文是也夫之父兄遣人致命之辭未聞主人之辭
曰某之子不肖者前文已具重更發者爲姑姊妹張
本故云如姑姊妹亦皆稱之云某之姑某之姊若妹
不肖
愚按上節言君出夫人此節言卿大夫以下出
妻注疏甚明慈谿黃氏獨謂上節是出妻此節



是棄夫何謬之甚耶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
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殤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
傷吾子
疏云此明少施氏以禮而食孔子　橫渠張氏云孔
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必是少施氏知禮異日食於季
氏不食肉而殤孔子雖欲行禮施於季氏必是不知
故不若辭食而已凡禮必施之知者若爲不知禮亦
難行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註云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合其卷

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爲之匹　疏云自此至卷首論昏禮納幣婦見舅姑及女未許嫁加笄分別之事　王氏云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爲之節　西河毛氏云帛無稱一端者亦無稱五端者十端卽五兩然是五兩端非兩五端也古束帛之法每端二十尺則必取四十尺帛聯而不分從兩頭卷至中間各得其半而中仍不斷謂之一兩台五兩而成一束是一束卽十端亦卽五兩然而祇可作一束不能作兩束者以端但有二四六八十而無一三五七九不能中分故云束帛是五兩端非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疏云韠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　長兩五端也古凡用幣皆以二十尺爲一端冠皆禮聘觀禮用束帛皆然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註云婦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也　疏云諸父謂夫之伯叔婦於明日各往其寢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　新城鄒氏云此重始至

見經不具記之明既拜而成見也釋者曰明既見而無拜以相見也非禮意也

見諸父各見於其寢順也豈亦各以其服之倫爲序歟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鬠首　疏云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後尋常燕居則去其笄而鬠首謂分髮爲髻紒也既未許嫁猶爲少者處之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

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疏云韠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　長



樂陳氏云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然韠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爲領而會爲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韠猶尊上玄酒俎上生魚也古者喪服用韠無所經見蔣昌垕記素韠是祥祭有韠也　京山郝氏云韠制若玉藻云頸五寸肩革帶會卽頸也項謂之會莊子曾撮指天閒秀注項椎也溝亦謂之會言肩間缺處納帶其中與項會合也去上五寸卽頸也紕聯屬也在冠下爲武在韠上爲要玉藻綃冠素紕武也此紕以爵韋要也謂以爵色熟皮爲韠要其寬六

寸不至下五寸下卽頭也下至於會卽辨其頭矣純以素縚以素絹緣邊也紃係屬以五色係組爲纓紒下垂也鄭注殊不可解

歸安鄭元慶述

喪大記第二十二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喪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云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周官以喪禮哀死亡則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小大此篇所記以大者爲主故名曰喪大記

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嘉業堂校刊

註云疾困曰病外内皆埽爲賓客來問病也　嚴陵方氏云路寢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纊新縣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爲其相褻　疏云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之事君謂諸侯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　李氏云東首所以歸魂於陽北牖下所以反魄於陰使之各歸其眞宅　慈谿黃氏云此言靜以待盡而不亂　福寧黃氏云絕氣以上生者愛親之至情也男子以下死者謹終之正道也　納蘭氏云鄭注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金仁山亦云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壁西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謂之扉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今宮室之制惟南方有北牖北方有南牖無北牖然則牖依儀禮作墉爲是集說以屋漏爲北牖者鑿說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内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註云死者必皆於正處寢室通耳變命婦爲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下室者燕處也　嚴陵方氏云路寢謂之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之適以正言之也言正則以別他下室及燕處也謂之適以正言之也言正則以別他下室及燕處也寢卽正寢也士與其妻皆死於寢則以賤而無嫌故也　山陰陸氏云諸侯子曰世子大夫妻曰世婦大夫不世爵祿然克生其子則世矣其妻謂之世婦以此命婦曰世婦蓋名生於大夫之妻　臨川吳氏云此記止是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同不及其次妻世婦謂卿大夫之正妻非言諸侯次婦以其名稱與諸侯次婦同故註疏因而言其死處也天子適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天子之次婦爲適妻之稱

諸侯適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卿大夫以諸侯之次婦爲適妻之稱遞降一等也內子卽卿大夫之正妻未受夫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內子內子蓋已命未命之通稱世婦亦內子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褖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註云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禮此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屋之節死者封內若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梯而升屋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故狄人設階小臣君之親近冀君魂來依之大夫士以下亦用近臣也君以卷謂上公衮冕而下夫人屈狄謂子男之夫人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大夫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也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褖衣士以爵弁士助祭上服也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稅衣六衣之下也皆升自東榮者復



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　疏云此與下節明招魂之禮此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屋之節死者封內若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梯而升屋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故狄人設階小臣君之親近冀君魂來依之大夫士以下亦用近臣也君以卷謂上公衮冕而下夫人屈狄謂子男之夫人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大夫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也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褖衣士以爵弁士助祭上服也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稅衣六衣之下也皆升自東榮者復

愚按其爲賓以下見曾子問及雜記詳見彼註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神名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註云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尸尸沿而去之婦人稱字不以名行也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　疏云自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婦人並稱字

愚按神裳也解見雜記鄭注但言嫁時上服不明郝氏云神裙也下體之服屬陰故不用斯爲

得之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疏云主人孝子男女皆是哀痛嗚咽不能哭故啼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爲輕婦人衆婦也衆婦人輕則哭也然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人並踊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卒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註云正尸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爲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　疏云此明



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子謂世子卿大夫等在戶外之東方遙繼主人之後有司庶士卑故在堂下北面姑姊妹謂君之姑姊妹也外命婦外宗疏故在戶外　金華應氏云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統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母亦在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

愚按鄭註外宗姑姊妹之女孔疏舅之女及從母之女外宗中兼之也其解非是此外宗者蓋迎寄公及國賓大夫於君命至門則出迎大夫正斂時則出迎大夫來弔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正斂時



此尊卑非謂對死者爲尊卑也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也

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註云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吳江徐氏云此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疏云此明君大夫士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

寄公謂失位之君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世子出迎寄公及國賓大夫於君命至門則出士之喪其主人於大夫來弔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正斂時

不出也　吳江徐氏云君命以君命來弔者非君自來也言君命則君來可知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疏云前明出迎賓遠近此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也拜寄公國賓於位者主人鄉其位拜訖即位於西階下東面哭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

愚按問喪云親始死徒跣扱上衽交手哭孔疏謂扱深衣前衽於帶以號踊履踐爲妨交手謂交手拊心而爲哭也即此扱衽拊心　君拜寄公國賓君君之喪也大夫士亦言大夫士之喪也與上節同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疏云此明婦人迎賓也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

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於房中

註云此云小斂葢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　疏云自此至拾踊明君大夫士等小斂之節及拜迎賓奠祭弔者之儀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斂訖主人馮尸而踊主婦馮尸竟亦踊鄉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說髦竟而括髮用麻婦人髽亦用麻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　長樂黃氏云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眾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室又士喪禮記既馮尸主人絞帶眾主人布帶此曰婦人髽帶麻於房中以此觀之則小斂馮尸之後括髮既髽之時主人已絞帶眾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絰爾　藍田呂氏云婦人不俟男子襲絰而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且質畧少變故因髽而襲絰也　京山郝氏云說脫同髦毛同髮也始死孝子免冠笄纚至是盡去笄纚謂之脫髦如今人脫網巾散髮髦頭以麻括髮括結也婦人髽去髻也帶麻絞帶爲要帶男重首婦人重要

愚按孔疏髦幼時翦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有孺子之義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脫之據此則凡爲人子者皆着髦矣古冠小戴於頂髮着兩邊在於冠

之下父死脫左毋死脫右偏而不正成何模樣

玉藻五十親沒不髦亦爲此解則凡人子四十

九歲之前皆戴髦矣吾不知此髦者止在父母

之前戴之抑出門在道與夫在朝在廟之間無

不戴之乎古人衣冠必端正論語曰端章甫孟

子曰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必戴此偏左偏

右之髦以爲如此然後可以盡人子事親之飾

福寧黃氏云此節皇氏專主人拜賓言之然

詳文理不順孔疏以爲熊義踊於皇氏故取之集說

乃引皇氏以釋蓋亦未之思矣觀上下文皆主君以

下並言可見

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

註云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也

徹去帷也降下也適子下堂拜賓　嚴陵方氏云周

註云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也

宮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故曰夷

牀曰夷衾皆以是夷之爲言移也亦以傷爲戒

疏云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小斂衣尸畢有飾故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

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

拜眾賓於堂上

註云眾賓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

疏云此明小斂訖拜賓也小斂畢尸出堂主人下

堂拜寄公國賓並就其位鄉而拜之也旁猶面也夫

人拜於堂上婦人無下堂也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

命婦不言者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特猶獨



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拜內子亦然眾賓謂士妻賤

故氾拜之亦旁三拜也　熊氏云大夫士拜卿

大夫士者是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

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

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

並言之者以大夫士家小斂後拜賓同也此卽君大

夫士之喪小斂後拜賓且與上文未小斂時文類

福寧黃氏云此節皇氏專主人拜賓言之然

詳文理不順孔疏以爲熊義踊於皇氏故取之集說

乃引皇氏以釋蓋亦未之思矣觀上下文皆主君以

下並言可見

愚按夫人拜寄公之夫人不拜寄公也上文爲

寄公之夫人出亦然

主人卽位襲帶絰踊毋之喪卽位而免乃奠

疏云主人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絰於序

東復位乃踊也案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

踊士爲卑此據諸侯爲尊爲父喪拜賓竟而卽阼階

下位又序東帶絰猶括髮若爲母喪至拜賓竟卽位

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絰至大斂乃成服所

以異於父也拜賓襲絰踊竟始設小斂奠

愚按此奠爲始死後之第二奠也或曰襲時有

奠謂之襲奠絰無文蓋卽始死之奠而更其名

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註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加吉時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　疏云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也　京山郝氏云此未成服視小斂之禮若成服弔則弁絰錫衰矣
愚按帶絰之帶似應作戴說見檀弓子游帶絰而入注下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註云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斗木斗壺漏水之器大夫不縣壺下君也士卽以親疏哭也　疏云此論君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準故取鼎煖水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也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疏云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賓出徹帷
註云此君與大夫之禮士卒斂卽徹帷　烏程韓氏云以賓出爲徹帷之度亦是申補法非兩徹帷也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註云由外來者謂弁喪者也無弁喪者婦人由東面
疏云此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哭尸於堂上主人位在尸東婦人位在尸西如室中若於時有弁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異於在家也未小斂而弁至者則在東方與在家同也諸婦南鄉謂主婦以下



在家者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弁喪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註云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客者也
疏云此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義婦人質故迎客送客敵者不下堂若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迎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是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予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主

疏云此明喪無主而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男主拜女賓女主拜女賓若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之內若無男主亦使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位也若有子雖幼少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人代之拜若主行近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若主行近在境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主在境外不可待則殯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主釋所以使人



攝及以衰抱幼之義 嚴陵方氏云有後無後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爲也故喪有無後者存乎人者可以爲也故無無主也 金華應氏云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則代之拜此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係於爲後不在之人雖於理有之而有不通者人之於喪也唯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爲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爲後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耳若如注說則爲後不在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始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皆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爲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者之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爲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爲相稱又何辭焉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

疏云自此至隱者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後杖之節



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妻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嫁爲士妻及女御皆七日杖也子大夫子兼適庶及世子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至寢門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故入門輯斂之不敢拄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西房居喪之地則得持杖拄地即位則使人執之以堂上有殯也子有王命去杖者世子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

尊天子之命對之不敢杖也國君之命輯杖謂鄰國使人來弔世子未敢比成君故斂杖也聽卜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謂虞卒哭祔祭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輯杖者君謂世子經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鄭云君謂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是兩大夫相對同爲君杖不相降故並得杖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註云大夫有君命去杖此皆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

疏云此明大夫死後三日既殯應杖者悉杖也大夫嗣子而云大夫者兼通子爲大夫有父母喪也有君命則去杖對君命亦然也大夫之命謂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自卑下也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內子卿妻也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已則去杖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卑於夫人故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互文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



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註云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此二日於死者亦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 疏云此明士之杖節士之子於適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禮皆去杖也若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大夫之禮子皆杖不以卽位

註云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卽位與去杖同位朝夕哭位

愚按小記庶子不以杖卽位與此同



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

註云哭殯謂旣塗也哭柩謂啟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尊遠杖不入廟門

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疏云杖至大祥斷之不堪他用棄於幽隱之處使不穢汙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設牀禫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註云造猶內也禮第祖簀無席也禮自仲春之後尸

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

疏云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也設牀禮第者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禮露第簀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者言此三節各自有牀也皆有枕席者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云商祝徹枕設巾含竟並有枕含襲及堂皆有席故鄭注士喪禮商祝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又注士喪禮設牀第於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云衽寢臥之席也君大夫士一也者自設牀禮第至此以下貴賤同



然　都昌陳氏云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　京山郝氏云士喪禮既沐浴乃設夷盤鄭嫌記參差謂此節爲錯簡移濡濯棄於坎之後今據原文義理整齊先言置冰設牀死始遷牀非錯也禮文多稱君大夫士故鄭謂天子禮亡不盡然禮書成於衰世諸侯多用天子禮記者未及見古王者盛世而補葺遺文雖不言天子禮亦可知雖非先王之舊而大畧亦可推矣　烏程韓氏云造冰謂設牀也前言遷尸於牀未及含襲特申補之

愚按鄭注謂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於坎下非也夏日炎炎非冰莫禦正尸之後即宜設盤造冰焉若必待三日而後設冰不亦晚乎上言設牀有枕無席下乃廣明有枕有席之事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註云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　疏云尸初在地冀生氣復而既不生故更遷尸於牀而離初死處以近南當牖即前所謂既正尸也幠覆也斂衾將擬大斂之衾被也

愚按楔齒綴足註詳檀弓上篇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



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毋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註云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

疏云此明浴也汲謂汲水繘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此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用盆於牀下盛浴水用枓酌盆水沃尸絺是細葛除垢爲易用生時浴衣拭尸內令燥如它日謂如平生之日也浴竟小臣翦尸足與爪坎者甸人所掘階間取土爲壙之坎毋喪內外宜別故用內御舉衾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

嚴陵方氏云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捥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

註云差浙也浙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　疏云此明沐也梁稷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將沐甸人爲土垼塼竈於西牆下以煮沐汁浙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就御者受



浙汁往西濡於垼竈鬲中煮之甸人取薪以然竈煮沐汁爨然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煮汁熟管人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御者乃爲尸沐瓦盤貯沐汁用巾拭髮及面事事如平生小臣翦手爪治須所濡濯汁棄於坎中　吳江徐氏云沐浴皆以御者小臣而子孫不親者象平生沐浴裸裎子孫不在旁也　納蘭氏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不同者鄭注益天子之士孔疏謂士喪禮是諸侯之士此云沐粱故雜天子之士也集說又有士卑不嫌於僭上之說愚謂皆非也古者貴賤有等君與士雖尊卑隔絕無僭侈之嫌然五穀之中豈無次者可用而必用粱況天子之士僅尊於諸侯之士亦未可遂同於諸侯疑是記文故使之汲水焉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捥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

註云差浙也浙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　疏云此明沐也梁稷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將沐甸人爲土垼塼竈於西牆下以煮沐汁浙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就御者受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是鬲與盆槃瓶敦爲五物不可混也重鬲二鬲也士喪禮夏祝鬻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是也重叶平聲孔疏以爲縣重之罌因爲重鬲亦非也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者疏引或說取屋外當厞隱處之薪以爲爨其說是也而謂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則不然也士喪禮復者降自後西榮謂自後西榮而降其復事畢矣鄭注附會而曰因徹西北厞若云此室凶不可居故徹之其說不可從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眾

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疏云此君喪食之禮財穀也謂所食之米也每日納用之米朝莫唯一溢作之無時當須預納故云納財

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算士賤病輕故疏食疏麤也食飯也麤米爲飯亦水爲飲夫人世婦諸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

京山郝氏云鄭注謂米一溢爲一升重二十兩二十四分升之一爲一溢非也溢與搤通謂一握米耳

愚按陸德明射慈同王肅劉達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又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



兩手謂之掬一升也乃知溢與升之所以別

玉篇納財謂食穀也貨也賂也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賦斂財注財穀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亦如之

註云室老貴臣也眾士眾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疏云此大夫士禮也喪服傳卿大夫室老貴臣其餘皆眾臣擅弓主人主婦歠粥主婦謂女主也

愚按子姓謂眾子孫也主人即主喪者一人耳孔疏以子姓爲孫而曰不云眾子主人中兼之非是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註云果瓜桃之屬　疏云此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飲一溢米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註云盛謂今時杯杅也簋竹筥　疏云此明食之雜禮歠粥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簋取飯故盥也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飲酒謂祥後也然間傳云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



不同蓋記者所聞之異　京山郝氏云禮不根情則枯槁而無生意故聖人言禮不貴文貴情行禮不貴雜貴義如親喪不飲酒食肉禮也飲酒不樂食肉不甘情也先王因人有是心制是禮而人本是心行是禮心安理順則中節而和斯謂之禮今之行禮者但拘不飲酒不食肉之文更不問不飲酒不食肉之心雖負簪杖頤之夫能忍不飲食即謂知禮毀行敗節者三日亦哭不入口皆稱爲孝嗚呼是烏得謂禮乎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註云下食肉飲酒亦謂既葬　疏云此期與大功喪食之節期之喪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其正服則二日不食見閒傳猶期之喪謂事同期也　長樂敖氏云不與人樂之言不以酒肉與人共食而懽樂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并言之容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故閒傳云小功緦麻再不食

註云叔母以下義服恩輕故主闕大夫君　疏云此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之葬粗解得極是見君與大夫士隆殺之別也然士喪禮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又云布席戶內下莞上簟則士亦得用簟席矣故孔疏曰大夫降君故以蒲席士卑不嫌得與君同用簟也



此記者傳聞異辭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褊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註云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絞紟不成稱不連數也　疏云自此至絺紟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斂大小斂無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

所陳之處此明小斂之衣以布爲絞從者一幅竪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

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裏之又屈衾裏之然後以絞束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八既終故以天地終數斂之也陳衣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房大夫士唯有東房也絞紟不在十九稱之列

愚按陳衣房中西領北上此大夫禮也士喪禮南領西上與此不同而鄭注遂謂此蓋天子之大斂布絞縮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註云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强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　疏云此明大斂之事布紟者禪被也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二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至大斂各加一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一是大斂時復制士既然明大夫以上亦然君陳衣百稱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顯北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絞紟皆以布精粗皆如朝服俱十



五升也　臨川吳氏云辟讀如闢開也蓋小斂之絞縮一橫三者皆以布之合幅爲數也大斂之絞縮三橫五者皆以布之小片爲數也橫絞之五既是以兩幅之布通身裁開爲六小片而用其五片矣縮絞之三亦是以一幅之布裁開其兩端爲三但中間當腰處約計三分其長之一不翦破爾其橫縮之絞凡片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辟裂之也若小斂橫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須是翦開爲三方可結束也但其翦開處不甚長非如大斂之縮絞三分其長之二皆翦開也紟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單布被斂衾直鋪布紟以橫鋪斂時先緊捲布紟以包裹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絞之五也　吳江徐氏云絞一幅爲三不辟申言縮者三也小斂之絞一幅故須辟而爲三若大斂之衾雖亦一幅然先已辟而爲三矣今不須再辟也



愚按鄭注紞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郝氏謂止用方幅包裹外加絞束之紟上不更用紞組爲繫也二說皆通終不如注爲安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註云不倒尊祭服也　疏云祭服謂死者所用也國君無謚者國君陳衣及斂悉用己服臣有致謚不陳

用也大夫士降於君小斂則先畢盡用已正服乃用賓客襚者也親戚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卽陳列也複衣複衾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襚亦得用祫也故士喪禮曰襚以褶是也　臨川吳氏云皇氏謂臣有致襚於君之禮但君不陳不以斂熊氏曰小斂之時君無以衣襚大夫士雖有不以斂至大斂則得用君襚證按鄭皇孔氏義同熊氏以大夫士爲句雖奇而豎且此章每節皆言君與大夫士三者之禮如熊說則此節不言君禮而但言大夫士禮與前後節立文之例不合

愚按祭服不倒鄭注以爲斂者取方或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孔氏謂斂衣不悉着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而衣有不倒者領在足闊唯祭服尊不倒在足也此雖古人斂法然終不可以爲訓孝子事死如事生安有送終之服而可以顚之倒之者顚倒衣裳詩刺之矣夫小斂之衣十九稱已不可加於襲衣三稱之上況士大斂至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之多乎故士喪禮於大小斂兩著之曰不必盡用不盡用者但陳之而已先儒亦何所據而必謂盡用之以裹尸但取正方耶尸既方矣吾不知棺中何以容之眞不可解矣



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註云褶袷也君衣尙多去其著也　疏云算數也大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士大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註云袍褎衣必有以表之乃成服也　熊氏云褎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而用褎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爲弁服皮弁服祿衣純衣註云祿所以表袍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祭服次散衣次注云祿衣以下袍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褎衣雜記公襲無袍繭是也襲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註云褶袷也君衣尙多去其著也　疏云算數也大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士大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註云袍褎衣必有以表之乃成服也　熊氏云褎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而用褎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爲弁服皮弁服祿衣純衣註云祿所以表袍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祭服次散衣次注云祿衣以下袍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褎衣雜記公襲無袍繭是也襲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

大夫襲亦有袍雜記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若公則輕尙無則大小斂無可知

愚按玉藻緇爲袍禪爲綌注緇謂今纊及舊絮也綌有衣裳而無裏此云袍必有表者袍褎衣外必有衣以表之也不禪者言外有衣裳而內有袍也衣必有裳者衣裳連卽所以表袍者也內有袍外有衣裳謂之一稱熊氏謂士大夫襲及大小斂皆有袍而公獨無之蓋據雜記公襲亦未必不用袍也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

註云取猶受也　臨川吳氏云簟盛之者示愼重不輕褻之意自西階者主人雖死事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階也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註云不屈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絺綌紵當暑之衣也　疏云列采謂五方正色非列采謂雜色不入陳之也

愚按絺綌紵是暑衣非褻衣也人死雖當暑時亦不用暑衣襲斂故不陳之注疏謂絺綌紵爲褻衣故不陳恐非經意

喪大記第二十二之二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註云袒者於事便也　疏云大小斂事多故袒爲便遷尸入棺事少故襲

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疏云此明斂所用之人侍謂臨檢之　臨川吳氏云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案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眾胥者喪祝之胥爲下大夫喪祝之爵爲下大夫三命之下大夫士等而殺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等眾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親斂眾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檢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葢大祝也大夫之斂則大胥二人臨檢眾胥四人親斂士之斂則眾胥二人臨檢士之友四人自斂　納蘭氏云鄭注以胥爲字之誤而改爲祝今案吳氏之說於本文不煩改字而於周官未嘗不符且於下凡斂者六人



之文巧合優於鄭注多矣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疏云此明斂衣之法前言小斂不倒此又言之者爲下諸事出也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愚按結絞不紐則可而皆左衽則未爲是何也

被髮左衽聖人之所惡也而可以待其親乎且所用祭服等皆生時之所服者百稱之多亦未必皆死後所特製與夫親戚之衣君臣之襚豈頇爲左衽以待臨事之投贈乎且無端而爲死者之服不祥莫大焉則大斂小斂皆左衽吾知其必不然矣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

凡斂者六人

疏云斂者謂大胥眾胥之屬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來爲執事專心則增感故斂竟皆哭也士與其執事謂平日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生雖有恩死又爲之斂爲之廢一食斂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凡者貴賤同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

疏云此明尊卑冒制冒韜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旁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上曰質下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鄭注士喪禮云冒制如直囊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級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級以結之級旁五旁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殺則君大夫畫殺爲黼文也凡冒通貫殷也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殺從足韜上長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疏云往猶後也註云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

小斂前有冒小斂後衣多故用夷衾覆之夷衾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囊及旁級也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馬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疏云此明君大斂之節子成服則菩喪冠弁絰是末也雖爲大斂其小斂亦同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端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兩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既在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父兄諸父兄不仕者賤故在堂下鄉北以東爲上也若士亦在堂下外宗輕故在房中而鄉南鋪席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商祝鋪絞紟衾衣等致於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也士亦喪祝之屬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將舉尸故先盥手於盤上也斂上即斂處宰告者斂畢大宰告孝子也孝子得告馮尸而踊夫人亦馮尸而踊馮竟乃斂於棺

愚按雜記外宗房中南面至夫人東面皆同唯云夫人東面坐馮之與踊加五字爲異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戶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註云先入門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俱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一門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　疏云此明大夫大斂節主人適子也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君臨臣喪巫祝桃苅至門恐主人惡之且禮敬主人故巫止而祝先入故先君而即位於東序之南端主人自阼階也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南近堂廉者子既在序端故羣

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主人鄉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鄉南俱欲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於鋪衣上也主人得告斂畢降西階堂下鄉北立待君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斂竟君以手撫案尸與之別主人見君撫尸故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疏云此明士斂之節士卑君不視斂故曰君不在也

鋪絞紟踊鋪衾踊遷尸踊斂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絞紟踊節

疏云此明孝子貴賤踊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君之世婦　疏云自此至註云撫以手案之內命婦之節大夫貴故君自撫之大夫與必踊明撫尸及馮尸之節

夫以室老爲貴臣以姪娣爲貴妾死則爲之服故並撫之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

註云馮謂扶持服膺　疏云君大夫自主父母妻長子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撫妻子並云馮通言耳士賤故馮及庶子之無子者若大夫庶子雖無子不得馮也凡馮尸者凡主人也父母妻子謂尸之父母妻子也　京山郝氏云父母於子情一也馮長子不馮庶子馮無子之庶不馮有子之庶亦禮之過於裁者在君則可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妻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

註云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　疏云君尊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執之當心上衣也馮之者謂服膺心上也奉之者亦當心上衣也拘之微引心上衣輕於馮重於執也

愚按經言撫馮執奉恐亦有所未備言父母以該祖父母曾高父母及世叔父母姑言子以該孫曾玄孫及兄弟之子言昆弟以該姊妹而外姻之外祖父母從母與舅妻之父母凡義重者或撫或馮亦未必不各致其儀者矣若舅於婦不當以手撫按其心失之過夫於妻豈但當微引心上衣失之不及

馮尸不當君所

註云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　疏云所猶處也假令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不敢當君所馮之處則宜少避之

凡馮尸興必踊

註云馮尸必坐興必踊悲哀之至　烏程韓氏云撫拘執奉總謂之馮但微分俯仰耳然皆曲致其義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禫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疏云自此至兄不次於弟明君大夫士遭喪居廬及堊室至祥禫以來降殺之節廬者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以草夾障不用泥塗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苫頭枕於凷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塗廬外顯處也君大夫士既葬故得宮之凡非適子者謂庶子也既非喪主故於東角隱處爲廬葬竟亦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疏云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後可與人並立猶不羣耳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既葬可並立則諸侯可言天子事猶不私言己國事大夫士亦得言君事未可言私事曾子問練不反奠立據無事之時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註云此權禮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有事孝子不得遵常禮故從權也葬竟未卒哭王政令之事入於己國既卒哭則出爲王服金革之事公政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也弁絰帶者弔服也言卒哭則有變服今有事不得服己變服而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也此與君互也此言服弁絰則國君亦弁絰國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但君尊不言奪服耳然此云弁絰帶弁絰謂弔服帶謂要絰明雖弔服而有要絰異凡弔也



愚按此弁絰帶是弔服而有要絰會諸家之說矣

游帶絰而入之帶爲戴字之訛矣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也既非喪主故於東角隱處爲廬葬竟亦然

疏云堊白也新塗堊牆壁令白稍飾故也練居堊室猶不與人居也練後稍輕故君大夫士得謀己國家事也　嚴陵方氏云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亦得言君事未可言私事也國事大夫士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或言政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

納蘭氏云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曾子問練不反喪立不旅行又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據此諸文則先王喪禮於行立言動之間坊之嚴矣恐其忘哀趨利而禽獸之不若也今此記云既葬與人立則與練不反立不旅行違矣既葬君言王事大夫士言公事則與三年不言者違矣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則與三年不從政及既殯而致事既葬而致事者又違矣先儒雖有無事不羣立旅行有事與人立之說又有既葬言王事公事爲禮之經卒哭服王事金革無辟爲禮之權之說總屬曲解淘末世失禮而爲之辭者也

既祥黝堊

註云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疏云大祥稍飾　嚴陵方氏云案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註云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　京山郝氏云祥外禫內以時言鄭謂大祥以門外不哭禫以入門不哭殯宮門內外無以甚異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疏云案間傳既祥復寢謂不宿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復寢謂平常之寢文同義別故鄭注不復宿殯宮也　納蘭氏云間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注疏之說甚善集說必欲改之非矣　西河毛氏云吉祭者吉禘也其爲之禘者以諦視昭穆而合祭之也三年喪畢將致死者之主於廟必祧一遠主使諸廟各遷升之而闔其所應入之廟以待主入於是迎羣主而合祭祖廟以審視昭穆謂之吉祫又謂之吉



禘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襄十六年傳晉人答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此祭也但此祭在二十七月禫祭之後又一月而筮日即吉故魯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閔二年五月裁二十二月而遷行吉禘左氏即譏之爲速若僖八年禘於太廟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則雖皆行禘祭而俱非吉禘蓋五年之禘四時之禘雖皆名爲禘而與三年喪畢諦視昭穆之祭又復不同諸禮並不及此祭漢晉以後儒說紛錯以致王鄭之徒各主禘祫二祭以爲門戶此皆吉禮之最無狀者

愚按鄭註從御御婦人也竊意不然經既云禫

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明明從御在前復寢在後
若以從御爲御婦人則當未復寢吾不知其御
於何所杜預以爲從政御職事甚通玉篇御治
也從政者從政治職事也孔疏因下文不御於
內故必以此爲御婦人然則此從御者御事於
外者歟吉祭與士虞禮吉祭猶未配之吉祭同
先儒以爲四時之祭遂有踰月不踰月之異說
矣曰知錄以此二句互言之亦未然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
臨川吳氏云此期杖期也故終喪不御於內與不杖
期不同　西河毛氏云母服降期他無明文唯士禮



有之而此亦有父在爲母爲妻之語此正周末秦初
陋儒所云無可辨者然好短喪者猶往往藉爲口實
不知服喪之人與爲所服之人俱各有等假若一母
死而父爲之服子亦爲之服此服喪之人也服喪有
等而乃父服期子亦服期則子與父等矣一母死而
在父爲妻在子爲母此爲所服之人也所服之人亦
有等而乃爲妻服期爲母亦服期則妻與母等矣
父在有不必降母服者三母期以前父與子並服也
至期後而父服始闕然已一十五月矣假云懼嫌畏
耶則內則有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之文郎不命之士
或當同宮而士禮又謂四方之宮可以隔別不必嫌

畏也況一十五月則重服已除也不必一也假謂父
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耶則期功以下父所不服而子
當服者眾矣幾有父服亦服父降亦降者是父子同
服不必設五等服也不必二也假謂三年之喪唯父
有之其名不可二耶則左傳周太子壽卒與穆后崩
晉叔向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謂太子一三年
穆后二三年也夫妻子無三年之理雖其所稱三年
者以天子絕期祇有三年而后太子獨不絕則即以
三年名之然已名爲三年矣是父之服母原名三年
子又安得避三年之名其不必三也有不可降期者
三據云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期母可同生母乎一也



據云慈母如母父在則期母不可同慈母二也據云
父在爲妻期母與妻同亂矣此大不可者三也而且
有必不降者喪服云父爲長子斬三年母爲長子齊
三年夫長子三年雖見之春秋傳文而實非三年乃
作士禮者不分父在與不在而母之服子必以三年
今子反降期是子之三年一定不易而母之三年則
倘在升降未定之間是三年之喪父與子之喪非父
母之喪也此說之萬萬不行者也若夫禮有難通吾
必質之於夫子之言以春秋去古未遠而夫子聖人
可以說禮乃夫子告宰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此爲母言之也其兼稱父者由母而及之父

也故荀子曰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訓之是三年在懷夫子專指母而言不然抱孫不抱子豈有三年免父懷者而謂母可期則宰予之言得矣若云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爲母三年則類禽獸夫禽獸知飲人未嘗絶飲禽獸知食人未嘗絶食也吾謂禽獸尚知有母而人反不知將禽獸之不若矣何三年期年之有

愚按御卽從御之御謂不治事於內也注疏亦謂御婦人非是

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

臨川吳氏云此期不杖期也故與大功九月者同然爾若正統之不杖期當與上文杖期者同

亦旁親之不杖期爾若正統之不杖期當與上文杖期者同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註云歸謂歸夫家也

愚按期九月者期爲祖父母及兄弟爲父後者九月爲昆弟世叔父降服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註云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　疏云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也　都昌陳氏云此有地大夫之喪其臣大夫治其采地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待卒哭而反其所治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註云歸謂歸其宮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次謂不就於殯宮爲次而居

疏云此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也父子異宮故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適子則終喪在殯宮朔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諸父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哭而各歸此謂適弟則庶兄爲之次下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愚按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何分適庶適子終喪在殯宮而庶子既練而歸不可以爲訓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殯而往

註云爲之賜謂有恩惠也加蓋而至於臣妻畧也

疏云自此至君退必奠明君與大夫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迎送之節君於世婦謂內命婦常爲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世婦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君於外命婦既大斂入棺

加蓋之後而君至也則知大夫及世婦未加蓋以前君至也諸妻謂姊姪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爲之賜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爲之賜小斂焉於大夫外命婦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　嚴陵方氏云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爲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爲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爲之賜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視代之先君釋於門內祝代之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註云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　疏云此明君弔大夫士之禮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預戒主人主人重君之來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於門外見君馬首先君而入祝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皆負墉壁而鄉南墉壁也君位於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使行禮喪贊曰相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故以擯言主人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君舉弔辭祝以相



君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　橫渠張氏云殷眾也周禮立其殷謂置眾士也殷奠者以盛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爲之賜小斂此禮報事眾人執物以進所以表其勤也易言殷薦於大夫外命婦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　嚴陵方氏云大斂時君至禮未成故卽位於阼階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卽位於阼階此處集說未分曉

愚按殷奠之殷字注疏訓大張氏訓眾必兼斯二義乃足下文夫人弔言奠如君至之禮此不言奠文省耳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註云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答已　疏云此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於殯可也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於門外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也設奠畢主人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然君退主人於門外送之而拜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

註云所以致殷勤也

君弔則復殯服

註云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

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　疏云殯服則葢經免布深衣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疏云此明夫人弔禮先入門右門亦大門也孝子迎夫人亦如迎君禮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故婦人爲主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



殷奠夫人卽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若士則亦主人先出而聽命反奠也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拜送之主人送於大門外不拜者亦如送君也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金華應氏云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蓋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酒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於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

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苟矣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卽位於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卽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疏云此明大夫君之禮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不迎於門外貶於正君也不言大夫君之妻者當同夫人禮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者若有此諸賓在庭則此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君專代爲主故後主人而拜　京山郝氏

云曾子問喪有二孤爲非禮爲君臣其拜也今大夫
君後主人而拜非二孤與
愚按君後主人而拜者明主人拜已君然後拜
之經文本自明白而鄭注云將拜賓使主人陪
其後而君前拜是主人後君而拜失經旨矣集
說亦然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註云君弔塗之後不踊
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
愚按曲禮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尸謂未殯以前
柩謂既斂之後
皇氏云前文既殯君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疏云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奠
告殯以榮君來
愚按上言殷奠下止言奠不殷奠也可知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
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註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
疏云自此至篇末總論
君大夫士等棺椁及飾棺之異并椑絰之殊此君大
夫士等棺椁厚薄之制檀弓從內而說以次出外謂
近尸有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椑次外有屬次外
有大棺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是從外向內而
說故知大棺及屬當椁棺也　都昌陳
氏云君國君也大棺最在外屬在大棺
屬之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寸數以厚薄而言　納
蘭氏云孟子謂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
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趙
岐注古者棺椁無厚薄寸尺之度周公制禮以來棺
厚七寸椁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
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異朱子云椁
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
美而已饒氏云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左傳趙簡子
與鄭師戰於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



卿之罰也辟即椑孔氏云大夫依禮無椑明簡子罰
始無椑故鄭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椑是時僭也家語
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椁孔氏云是庶
人之棺四寸據孟子所言則自天子至庶人棺椁俱
七寸據喪大記與左傳家語所言又有八寸六寸四
寸之棺椁爲尊卑貴賤之差未知何故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鏤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鏤
士不綠
註云鏤所以琢舊裏　疏云此明裏棺之制裏棺謂
以繒貼棺裏也鏤釘也用金釘之以著棺也　石梁
王氏云用牛骨爲釘不可從

愚按君用朱繒大夫用玄繒貼於棺裏謂之緣其曰緣者未詳其義士不緣者士無裏棺也孔疏謂以朱繒貼四方緣繒貼四角固非而定本緣字皆作琢謂鐫琢朱繒貼著於棺也其說雖通而與下文緣中之義又不合鄭注緣中之緣當爲角聲之誤也角申謂棺內四隅也其說亦必有傳寫之誤說文錯可以綴著物者其爲釘無疑也吳江徐乐依張氏謂緣字爲綴字之誤錯卽今漆工之灰脩其說不可從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疏云此明衽束之數蓋棺上蓋也用漆謂漆其衽合棺縫處也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衽有束故云二束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　西河毛氏云棺之爲製全藉膠漆而此言士蓋不可行者白虎通曰有虞氏聖周以瓦器不漆殷人棺椁卽有膠漆之用則一用棺椁非漆不可乃漢後諸侯王列侯始用黑漆至中二千石以下卽用坎侯漆坎侯卽箆篋其漆法但用勘合於兩木合縫處塗漆之而通體不然謂之坎侯漆則過拘禮文祇大記一語而遂貽後世以非禮之

君大夫鬠爪實於綠中士埋之

註云鬠亂髮也　王氏藻語云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呼者非也魏子孔氏祕記荀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按王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爲俗音或作角角亦音祿魏子祕記漢紀不書俗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　又禮記君大夫鬠爪實於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爲綠中綠與祿是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齧際聲綠是舌頭聲注復云角中謂棺內四隅也據此則又以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同義陸



氏釋文孔氏疏不能窮其聲義亦但云當爲角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當作祿者　都昌陳氏云爪手足之爪甲也

君殯用輴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註云攢猶叢也帷之鬼神尙幽闇也　疏云此明尊卑殯之制度君諸侯也殯時置棺於輴內以木攢輴至於棺上畢盡也此所攢殯之大有似屋形攢訖盡塗其屋也幬覆也謂棺衣覆之也暨及也王侯塗之而攢廣去棺遠大夫亦塗而攢狹去棺近裁所容棺但使塗不及棺故云不暨棺也士掘肂見衽其衽之

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帷障也

愚按君殯用輴大夫士不用輴也君以木攢輴大夫士則以木攢棺而已君攢至於西階之上如屋之形攢畢塗之飾也大夫攢至於西階而塗之不及於棺上不爲屋但以幬覆之而已士殯於西階之上肂中見衽亦以木擯之不屋而塗其上帷之者亦如大夫之以幬矣注疏以西序爲屋堂西壁帷之士達於天子皆然恐非是

烝皆四種八簋大夫三種六簋士二種四簋加魚腊焉註云烝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士喪禮曰烝黍稷各二簋又曰設烝旁各一簋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簋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疏云此明烝穀之異魚腊謂乾腊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　長樂敖氏云加魚腊謂每簋皆有之孝子以尸柩舉殯不得復奠於其側雖有奠在室而不知其所在故置此於棺旁以盡孝敬之心然不以食而用烝穀不以牲而用魚腊亦所以異於奠也歟

愚按鄭註烝穀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其說非是敖說爲優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偶荒繅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



圭魚躍拂池君繅戴六繅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繅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綬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繅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繅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綬士戴前繅後緇二披用繅

註云飾棺以華道路及壙中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黼爲列於其中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懸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君大夫以銅爲魚懸於池下行則魚上拂池士則去魚



齊象車蓋翣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緩貝其上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擅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　疏云此明葬時尊卑棺飾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三池者織竹爲籠挂著於荒邊爪端象生平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故三池也振動也容飾也荒謂柳車上覆如籠甲也緣荒邊爲白黑黼文於黼文之上荒之中央又畫火黻各三行列行也火形如半環黻兩已

相背也素白也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爲屋也褚覆竟而加僞荒於褚外也繅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以繅爲紐連之旁各三凡用六也齊五采五貝者黿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凡車蓋四面有垂下裳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象蓋裳上下縫合五采繒列行相次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爨形如扇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兩角皆戴圭玉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銅魚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繅戴六繅披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棺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用繅帛戴索連繫



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故有六戴繅披亦用絳帛爲之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故左則引右軟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帷畫雲氣二池前後各一池或曰兩邊而已畫荒亦爲雲氣火黻錦褚與君同紐用四不一色故二繅二玄也齊三采絳黃黑也貝亦降二也爨降二散兩角不圭止用羽作扇也戴降人君不並用繅與披同用四也披亦如之者色及數悉與戴同也士帷及荒皆白布爲之而不畫一池在前揄絞在於池上紐二降玄用緇齊與大夫同一貝爨降二散前繅後玄亦以此補荒所謂加斧於其上者此與素錦褚卽雜記所謂錦屋諸侯大夫士一也其異者士以葦席爲幹爾知然者以君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大夫亦云而士不言從可知也加僞荒荒一名僞荒以死爲反眞宅則凡所爲物皆僞也僞或作于亦通言加於荒則素錦褚加於僞荒之上大夫不言加僞荒則以上加僞荒知之也繅紐六素錦褚加於荒之紐與披猶所謂引之使行弗之使止大夫畫帷布帷不畫大夫不振容亦不揄絞天子八爨皆戴璧諸侯六爨皆戴圭大夫四爨士二爨皆戴綏戴圭者必戴綏戴綏者不必戴圭綏旐也知然者以明堂位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綪殷之崇牙周之璧爨知之　京山郝氏云振容卽龍帷之下垂者振動爲容飾也大夫二池有左右無前後不振容謂前無池但以絞繒屬左右池下空其前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也士一池當柩前揄搖也絞薄繒也垂柩前池下爲飾搖動也　納蘭氏云鄭注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集說取之愚以爲上既云飾棺君龍帷繡荒矣何必又云加帷荒可見

君於龍帷黼荒之外別有僞荒以加於褚上不同大夫矣但其制未聞意者似荒而非荒故曰僞荒乎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註云輴樞車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碑植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　疏云此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綍之等綍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綍四碑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爲節度也大夫二綍二碑



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綍各穿之士無碑手縣下之　納蘭氏云鄭注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當爲軨聲之誤也軨或作圇是以又誤爲國軨車樞車尊卑之差也孔疏云輴國皆當爲軨軨則蠹車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蠹車至窆時下棺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蠹車更載以龍輴以此約之諸侯殯以輴葬用軨明矣若大夫唯朝廟用輴殯與葬不用輴也士朝廟用轜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轜軸愚意注疏雖改字所以輴國同爲軨者蓋以聲形之輾轉而誤耳集說以諸侯之輴音春大夫之輴士之國車之國並作船音何其支離之甚也今按二輴一國皆當如字讀爲正蓋諸侯殯既可用輴葬固可用輴矣大夫朝廟可用輴葬獨不可用輴乎至於士卑不同於君大夫則但用國中樞車而已其尊卑之差君與大夫在碑綍之多寡羽茅之華質而不在輴與軨之分別也　西河毛氏云古下棺法國君用碑謂之桓楹以其四方如郵表柱也又名窆石以藉之下窆也此即漢晉後勒銘頌以作墓碣者特其說不一據大記君卿大夫皆有二碑唯士無之而檀弓云三家視桓楹以爲僭用是大夫亦無碑也又大記稱君祫二碑檀弓稱天子四碑名豐碑而春秋僖二十五年晉侯請隧謂闕地通路以納棺周禮遂師注君柩至壙脫載除飾復駕蕑亦春秋戰國問言禮之不能辨者



輴以入隧道是天子載車入隧未嘗牽碑下棺也此愚按茅草也安可用以御柩孔疏既知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而不知茅爲旄字之音訛說見雜記大夫之喪御柩以茅注後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註云咸讀爲緘齊人謂棺束爲緘繩　疏云此尊卑下棺之制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解此蠹車之綍以繫於束棺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轆轤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

碑負引也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束棺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衡以綍直繫棺束之緘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眾人無得譁譁以鼓封者擊鼓爲縱送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大夫卑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又卑哭者自相止也

愚按用綍者君四綍大夫士皆二綍也碑君四大夫二士無之碑何以云去也既以綍穿碑之孔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此綍亦漸漸自碑孔而出是謂去碑也引即綍也雜記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大夫升正柩執引者三百人是以知引皆綍也緘棺束也君三束大夫士皆二束屬引於緘以下棺也君封以衡大夫士以緘者大夫士不以衡君亦以緘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疏云此明所用椁木不同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爲椁材大夫以柏爲椁士又卑用雜木也

愚按鄭注方相職曰天子椁柏又註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亦曰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則大夫何以與天子同用柏也大夫柏疑當作杉

椁椁之間君容柷大夫用壺士容甒

註云問可藏物因以爲節　疏云此椁椁之間廣狹所容也柷如漆桶壺如漏水器無盛酒之器也　嚴陵方氏云柷方二尺四寸壺大一石無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臨川吳氏云此蓋言君之椁有裏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裏椁而猶有虞筐也士則並虞筐亦無　納蘭氏云裏椁如上君裏棺大夫裏棺之類但未審用何物耳筐亦上八筐六筐四筐之類但所謂虞者又未知何說耳

愚按陸氏謂裏椁裏其內虞筐虞其外其說亦未達

祭法第二十三

疏云案鄭目錄云祭法者以其紀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別錄屬祭祀　吳興沈氏云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卽書肆類於上帝禮於六宗望秩於山川徧於羣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宗一段　京山郝氏云此篇記古人祭祀之法其言大抵疎闊四代禘郊祖宗世系但準後世史冊所謂廟祧壇墠制亦鹵莽王宮夜明司命戶竈等神似秦漢方士口吻多後人附會非盡先



王之禮也

祭法

福寧黃氏云此二字總提一篇之綱而言之當自爲一節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熊氏云所記之人當代各別虞氏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后君也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也　王氏云郊祭天禘宗廟之祭郊卽圜丘圜丘之可祖宗者以其德之可宗故曰祖有功宗有德夫舜禹殷周同出於黃帝由黃帝而後顓頊由顓頊者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旣祖其廟又尊其祀郭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　趙氏云此論禘郊祖宗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此四種非關祭祀也禘之所及者遠故先言之有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以始祖配則舜合以顓頊爲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爲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

頊而後帝嚳此世本之所可推者也虞夏去黃帝近故禘黃帝而黃帝乃爲顓頊之所自出故禘黃帝而祖顓頊殷周去帝嚳近故禘嚳而各推其祖以配之虞夏既同一禪讓得天下則有虞氏郊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當郊嚳而宗舜今於夏后氏反謂郊鯀而宗禹何也舜之受禪止於一世故就舜之身言之則不得不郊嚳而宗堯禹之受禪傳於數世故就禹之子言之則不得不郊鯀而宗禹殷周同以兵戈得天下而其所以得天下者皆非一日之積累然有契而後有冥有冥而後有湯殷人既郊冥祖契而宗湯則周人當郊公劉祖稷而宗文王今反謂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何也殷人於湯卽有天下周人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繼之然後大統始集果以文王爲得天下而宗文王則公劉爲郊后稷爲祖而武王之祀卒至於遷豈武王以戎衣之艱難而大統始集其祀卒不免於遷則孝子慈孫之心其能安乎且又以公劉而方於武王則公劉爲可廢而武王爲不可遷此周之所以廢公劉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今以周人禘郊祖宗之法推之則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冥皆爲配天於圜邱而祖顓頊與契之類疑爲配帝於明堂然明堂之禮惟見於序周



出於嚳嚳卽太祖所自出之帝四代皆然故禘从帝亦本此義始祖稷也太祖文王也周公推嚴配之禮以事天之禮事其先故以后稷配天而郊之祀不祀文而祀稷以文王配帝而明堂之祀不祀稷而祀文王者周公時宗文王而已及其後世乃祖文王而宗武王故孝經與祭法異　秦溪楊氏云按大司樂冬至圜邱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妄稱圜邱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唯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耳而注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唯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耳

於祀天乎何與而注妄注爲祀感生帝竊嘗疑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證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愍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於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邱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鄭氏强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邱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特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杜佑作通典惑於鄭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明瘞埋則藏而幽升而明者天道也藏而幽者地道也燔柴者積薪壇上置牲玉而燔之瘞埋瘞繒埋牲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

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黎洲黃氏云舜受終文祖禹受命神宗於此可見上古郊廟之制舜有天下而仍堯之祖廟禹有天下而仍舜之祖廟如今之歷代帝王廟也至於私親則另設宗廟以承祭祀兩者未嘗合一並行不悖故舜之所郊者堯也而私宗則鯀若如後儒所言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舜有無義之嫌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則夏后氏有僭上之非自兩廟不分於是司馬遷遂傳會堯舜禹湯同出一祖而婚姻授受無不亂矣　平湖陸氏云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昭注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說兩邊不同處最明集說取國語此條而不載韋注豈不滋學者之惑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註云壇折封土爲祭處　嚴陵方氏云燔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升而明者天道也藏而幽者地道也燔柴者積薪壇上置牲玉而燔之瘞埋瘞繒埋牲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禮記集說二十三　六

於土也

愚按泰壇以祭天即郊也泰折以祭地即太社也泰折疑即太社之音訛　郊特牲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與此用騂犢正同然止言郊也周禮陽祀用駹牲鄭注陽祀祭天南郊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此祭天祭地之下云用騂犢何歟蓋騂犢者是周家尚赤貴誠之義豈祭地亦用騂犢乎然郊特牲明著之曰郊特牲而社稷皆太牢是祭太社不用騂犢也陸農師因謂此合祭天地又謂用騂犢當連下讀亦因周禮之文而致疑之新說曰用騂



犢三字當在祭天也之下錯簡也此說亦通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註云時四時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　疏云此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　橫渠張氏云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祭日之壇曰王宮祭義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彼以形言此以明言於月曰夜以知日之爲晝於夜曰明以知日之爲光亦互相備幽言其隱而小揚雄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焉雩主祭旱言之兼祭水而主旱言之者雨以時至亦無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祭祀無所不用其尊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也　眉山孫氏云六宗雩當以孟夏之義前代諸儒異同之論不可勝言或以爲乾坤六



尚書舜典禋於六宗鄭注六宗謂星辰司中司命風雨師也尚書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於六宗此之謂也尚書歐陽夏侯說曰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郊天并祭之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羣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斗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神從祀地則地祇從也張純六宗表曰祖考所尊者六宗則三昭三穆也王肅對魏明帝曰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

子或以爲天宗地宗四方之宗或以爲祖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或以爲月令孟冬祈於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此說廬植以之註月令孟冬祈於天宗劉邵又云六宗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三人之說雖不盡同皆以六宗爲天宗者諸說之外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說是也其傳曰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可謂善矣而司馬彪亦曲說以駁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同而肅對魏明又以爲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說矣據孔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



案孔叢子書載宰我問於孔子曰禮於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星也雩宗所以祭水旱也禮於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論端本於此諸儒之說紛紛不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　晉江張氏汝瑚云問禮於六宗宜主何說答曰歷代六宗之說無慮四五十家名色不同穿鑿甚多大約祭地之說爲正古無天地合祭之禮舜告攝既類上帝望山川徧羣神豈有遺地不祭之理山川不足以盡地也蓋類於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言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可知也禮於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宗是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禮者埋祭之名非升禮之祭

愚按鄭注昭明也亦謂壇也恐非是蓋祭天於泰壇六宗即在泰壇之中非別有所謂壇也左爲昭右爲穆祭時在壇而埋少牢則在壇之左故曰埋少牢於泰昭寒屬陰近於坎暑屬陽近於壇而埋少牢則在坎壇之間故曰相近於坎壇然其祭亦在壇也王宮在壇夜明在坎祭義所謂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是矣雩宗而曰雩帝則亦在壇祭星而曰幽宗則亦在坎鄭注相近



當爲禳祈聲之誤也家語作祖迎而集說因之鄭注宗皆當作禜字之誤也今依張氏嚴氏解之則相近與宗字俱不必改

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註云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有天下謂天子也　疏云此明天子諸侯不同之禮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全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

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封內無此則不得祭

嚴陵方氏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與王制言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同義　廬陵馬氏云山林川谷丘陵民之所取財用也而又能出雲爲風雨而有澤以利於人見怪物而有威以敬於人皆有不可測之神故曰神　烏程姚氏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本祖故不可無禘郊祖宗之祀本天故不可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四方之祀先人後物立言有序

愚按上一節是四方百神即書所謂禋於六宗此一節是四方百神即書所謂禋於六宗偏於羣神四坎壇分置於四郊望而祭之曲禮所謂天子祭四方祭山川是也



四方即四方之神東方青帝太皞南方赤帝炎帝西方白帝少皞北方黑帝顓頊每方以一帝爲主而一方之山林川谷丘陵皆從祀焉嚴陵方氏謂四方爲萬物之神延平周氏謂四方爲蜡祭百物之神非是坎壇者疑爲內圜外方之形周禮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者即此月令迎春於東郊迎夏於南郊迎秋於西郊迎冬於北郊者亦即此天子四方之祭在郊祭之日故春秋不郊猶三望若諸侯之祭則在祭社稷之日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萬物無知死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此之名號從黃帝正此不言方祀者文略耳集說亡其地謂見削奪也蓋非是　天帝之異先儒議論紛紛謂天及五帝爲上帝者孔安國也謂天爲昊天元天爲上帝五方之帝爲五帝者鄭司農也謂昊天上帝爲天皇大帝五帝爲佐於靈威仰赤熛怒黃帶白招拒黑光紀者鄭康成也康成以緯亂經固不足信安國以五帝爲上帝亦非爲論唯司農之言稍近之夫徧覆無外則曰天主宰造化則曰帝書言類於上帝又言告於皇天周官言禋祀昊天上帝則昊天上帝一而已矣五帝之說昉於月令春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皞冬則顓頊中央黃帝也坎壇之祭祭人帝也知乎此而天帝之異可以豁然矣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註云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　疏云此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事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萬物無知死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此之名號從黃帝正

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黃帝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郊祖宗也除此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鄭註七代通數顓頊及嚳者以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嚳耳　殷陵方氏云折言其有所歸不變者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立焉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成於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蓋七代同出於黃帝黃帝垂統於上七代更立於下也其餘不變謂天地日月之類前先祖而後宗者遠近之序此先宗而後祖



者親疏之序　烏程韓氏云總是說箇不變正以更立明其不變也所變者黃帝堯舜之人所不變者禘郊祖宗之祭不變故謂之法結上起下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四時之祭之若有四時之祫嘗乃止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註云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　疏云此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



國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王考者祖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皇考曾祖也皇大也曾祖轉尊又加大稱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者始祖也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四時之祭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爲壇者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爲墠者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去就墠受祭也初在祧而不得於祧中受祭故

曰去祧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曰去壇壇墠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墠者不得享嘗有祈禱乃祭之無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墠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遷入石函爲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也諸侯立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二祧也月祭之廟顯考祖考止預四時皆降天子也去祖謂去高祖之父諸侯無二祧若高祖之父遷卽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而不墠也顯考祖考無廟以其者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墠也顯考祖考無廟以其卑故高祖太祖無廟也若有祈禱則爲壇祭之墠輕於壇今二壇無墠爲重太祖故也去墠爲鬼者謂高



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得祭但薦之太祖廟而已若大夫有太祖之廟者義具王制疏適士謂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皇考無廟曾祖也既無廟有祈禱則爲壇祭之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一廟爲父立之也王考雖無廟在考廟而祭也去王考爲鬼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有祈禱則薦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死則曰鬼亦得薦之於寢王制曰庶人祭於寢是也　嚴陵方氏云有昭有穆有祖有考所謂親疏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二所謂多少之數也王立七廟卽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也享以春言嘗以秋言於春曰享以見秋嘗之爲食於秋曰嘗以見春享之爲祀魯語言嘗禘烝享釋者謂春祭曰享是矣諸侯立五廟卽王制所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矣大夫立三廟卽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矣　廬陵馬氏云說者謂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爲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爲祧而二祧之廟止於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去祧爲壇去壇爲墠二祧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於壇墠無禱乃止則無常禮也去祧爲鬼謂親之殺也　長樂陳氏云遠廟爲祧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爲不毀之祧何耶夫辨其昭則一祧二廟爲三昭辨其穆則一祧二廟爲三穆廟則脩除以貴其嘗之常新祧則黝堊以求其去之有漸則所謂遠廟者非不毀之廟也夫先王之立廟祧稱情而爲之耳故其廟之數亦視服之輕重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諸侯之德薄於天子故其立廟至於服窮而止

天子之德厚於諸侯故其立廟至於親屬之竭而止
王肅謂二祧一爲高祖之父則五世矣一爲高祖之
祖則六世矣誠能明其言之意而不疑於文武之功
德則通矣　秦溪楊氏云案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
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太廟享嘗
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爲祈禱之
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
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



有壇有墠或二壇無墠或一壇無墠王制無之大抵
王制畧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墠之說出於金縢乃
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廟之外預爲壇墠以待他日
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爲鬼也晉
張融謂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皆衰世
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福寧黃氏云廟祧壇墠與
夫七祀之說皆與諸經不合並爲疑經關之可也
烏程韓氏云此內祭之達於上下親疏多少一稟乎
王制也

愚按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與王制同獨大夫之
廟有三親而無太祖與王制異疑皇考之皇當
爲祖考字顯考祖考無廟當作皇考顯考無廟然
後與王制盡同也古經傳寫訛字頗多鄭氏既
知下適士顯考之顯爲誤而於皇字祖字獨仍
其舊多方同護以爲周大夫之制恐未得爲通
解矣天子諸侯之太祖百世不遷者也此去祖
爲壇者去高祖之父耳孔疏乃云去祖謂去太
祖也謬甚故改削之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
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
立社曰置社

註云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



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
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　疏云此明天子以
下立社之義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大社在庫門
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爲藉田王所自祭
以供粢盛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
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亦爲藉田大夫以下爲衆特
置故曰置社注言百家以上不限多少此大夫所主
立社稷則田主是也義已具郊特牲　嚴陵方氏云
王曰羣姓諸侯曰百姓者羣則衆矣不止於百姓羣
姓之社曰大社則知國社之爲小百姓之社曰國社
則知大社之爲天下矣大夫以下成羣則取數備矣

故曰置社　廬陵馬氏云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而有反本復始之意王謂之王社諸侯有君之道謂之國社謂之侯社至於大夫以下皆北面之臣則謂之置社　慶源輔氏云社后土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祭之然非尊者立之則亦不可　長樂陳氏云有天下之社有一人之社有一國之社有眾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丧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爲大此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丧國之社天子所以爲戒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縣詩曰



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內也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曰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之大社也有社必有稷稷以配社故但言社而不言稷也孔疏謂天子諸侯大夫社皆有稷王西於義或然漢魏有官社無官稷晉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唯土五

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茅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　廬陵胡氏云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故泰誓曰郊祀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元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烏程韓氏云此與下節言外祭之達於上下多少一稟乎王制也



愚按橫渠張氏謂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朱子中庸章句亦曰郊祭天社祭地合之祭法所云可知祭社即是祭地無天地合祭之禮也上文言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即此天子所立之大社也有社必有稷稷以配社故但言社而不言稷也孔疏謂天子諸侯大夫社皆有稷王氏穉周官封人王社國中之土而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然王社侯社既爲藉田則亦當有稷也或謂天子諸侯配社有稷大夫以下置社無稷其說爲近蓋后稷周之太祖也大夫以下不敢瀆祀之

故但有社而無稷然經亦未有明文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註云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聘禮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疏云此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國門者國城門也國行者行神在國門外之西秦厲謂古帝王無後者此七祀是爲民所立與眾共之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請侯滅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公厲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其鬼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義與天子同大夫滅諸侯司命中霤故三祀族厲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曰門曰行者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　長樂陳氏云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加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鄭以上



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記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事有所本制



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陰也故祀於秋雨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載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小司徒小祭祀共羊牲　凡祭五祀有主有尸觀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飽則五祀有尸可知矣既殯而祭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鄭以上

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
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攷
也 橫渠張氏云五祀戶竈門行中霤而已一畝之
宮五者皆具故自天子至於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
之立五祀見於經者不一 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職 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
士之立五祀見於士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
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
以下皆不祭中霤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
及廟祧壇墠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 山
陰陸氏云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加
司命泰厲爲七祀蓋司命者萬物之命繫焉春官司



命是也泰厲者萬物之性繫焉春官司中是也萬物
受順以生者命也受中以生者性也正則中過則厲
故泰厲一名司中司中以正言也泰厲以反言之司
命泰厲本乎上者也其成象在天故以陽祀祭之自
煙始春官所謂以槱燎祠司中司命小宗伯注兆司
中司命於南郊是也戶竈門行中霤本乎下者也其
成形在地故以陰祀祭之自血始春官所謂以血祭
祭五祀是也自司命至竈其序之如此何也蓋中霤
處內而其外爲門又其外爲行以司命總之者司命
主生尊大之也戶小處也竈卑處也以泰厲總之者
泰厲主殺卑小之也諸侯有君道故立五祀而去天
子七祀之下者二大夫有臣道故立三祀而去諸侯
五祀之上者二士貶於大夫故去其一庶人則民而
已不取於士而取於天子一祀者庶人卑無嫌也王
爲羣姓立七祀所謂祀於廟中是也自爲立七祀所
謂祭於宮中是也曲禮天子祭五祀即春官五祀以
司命泰厲天類不與也行禱五祀則主於家言之於
司命泰厲無所禱也禮運月令小子職皆云五祀不
及司命泰厲亦以天類異之也此云大夫三祀曲禮
王制皆云五祀何也蓋此經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
祭若士既夕禮行禱於五祀則言其禱而已禱與祭
異祭與立異固不同也



愚按司命泰厲陸氏之論猶有可信者鄭注司
命主督察三命者本挾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
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
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
善惡而報之此神道設教之說也鄭注大宗伯
司命又據星傳曰文昌宮第四星而先鄭則以
爲中能上能也總之星宿之名多出於緯書殊
難據以爲信然則五祀之外加以司命泰厲是
漢制而非周制明矣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
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疏云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　嚴陵方氏云玄孫之子曰來孫曰來者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庶殤不祭重本故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且在王而下每殺於廟數之二焉　金華應氏云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愛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者正統也不混淆也　烏程韓氏云此殤祭之達乎上下親疏多少一稟王制也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堙鴻水而亟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蕃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疏云前明禘郊祖宗及社稷等又論天地日月星辰山谷丘陵之等此總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　長樂陳氏云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舜事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

之遠至於無爲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勤眾事而野死以此推之則功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載而其爲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夫法施於民所謂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所謂事功曰勞也能禦天之大菑捍人之大患所謂治功曰力也　山陰陸氏云言稷以至文武著四代禘郊祖宗非專爲私恩也以義終終讀如受終之終言黃帝正名百物務以明民且其財也蓋古人取財於物非特其利其義亦是也湯言除虐武王言去民之菑菑甚於虐也書曰唯受罪浮於桀亦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若武王之事乃所謂武者也故湯樂謂之濩而已　石林葉



氏云自夏而上蓋世以烈山氏主稷勾龍氏主社而易嬗以代烈山氏者自殷以來爲之也故祀后稷爲稷祀勾龍爲社至於今守之吾讀禮至此然後知逸書作夏社之意序曰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意者湯既黜夏殷人有歸罪於社稷之不能保其國而易之者后稷之功在天下而人所共知故以代柱無嫌而勾龍氏未有昭然如稷可代者則不可以苟易所以遷烈山氏而不遷勾龍氏歟　新安程氏云治水之功不成於鯀而成於禹不曰鯀之措畫皆不善而禹皆當也第鯀之大致乖錯久不能就緒故堯輒以付禹也鯀雖以障洪水極死然而猶以禦捍大災大患得列祀典則豈其無功哉其既更九載而見極也以時法言之雖曰三考而績用不究自應黜幽其極死云者非戮死也猶曰死於放極不得生還云爾記言鯀之極死與舜之野死聯文則亦可以類見矣試以其時考之作十有三載乃同則禹告成功之年也禹之自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又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子弗子唯荒度土功以辛壬癸甲通鯀九載而得年正十有三年也是禹獨任水事之日淺而鯀創立規模之日長也故記禮者本其所自而言之曰禹能脩鯀之功極爲殺非也使其當殺直肆諸市朝而已何必於羽



山所謂極死正如後世史傳言貶死也　嚴山陸氏（深蒸閻緯）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云云此社稷之配祭所由起也按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則社稷本無定祀至宋又嘗祀契爲稷后土爲社今制祀稷爲稷仍祀勾龍氏爲社按共工氏有三俱見外紀其一稱共工爲太昊上相其一稱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所謂頭觸不周山崩者也其一曰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滅而誅之五帝時文籍荒野要不可據以時代考之疑卽一

人又按禮記疏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然勾龍之爲后土亦不知在於何代禮記注亦稱后土官閼又顓頊氏之子黎也勾龍初爲后土後祀以爲社子以爲祭專報功若稷爲稷此萬世之通義自古水土之功莫大於禹社宜祭禹又兩聖人功德兼隆最義之得者漢平帝時亦嘗以禹配社以稷配稷是亦未可以葬所嘗爲而非之也唐制社以勾龍配稷以后土配此義殊不可曉勾龍后土據前說是一人宋孝宗時則以社爲后土勾芒氏則又少異矣　納蘭氏云此節非泛言祀典正以申明前所以祭祀諸神之義上陳宗廟及七祀并通適殤以下此不覆明之者此此又安識此節何自也

愚按繼莊先生謂共工乃四凶之一見於虞書者未必能霸九州至於能平九州者乃大禹一人未聞又有共工氏之子豈因緜而誤此說不然舜流共工乃古共工氏之後裔耳儼山陸氏之言庶乎其可信矣

祭義第二十四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齊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嚴陵方氏云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君子之於祭豈徒拘法之末爲哉亦以其有義存焉爾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與此篇言祭則以義爲主故以是名之若冠昏射燕聘與鄉飲酒皆言義者亦此意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註云霜露既降脫秋字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　疏云此篇總論祭事其事既雜義相附者結爲一節此節明孝子感時念親四時設祭之意禘陽之盛也嘗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諸天道源輔氏云敬則自簡然所謂簡非略也適得其宜耳至於煩則不敬者之所爲也矯其數而失於疏則又將流於怠而至於忘矣不數不疏自有中道唯敬而無失者得之　延平周氏云數與疏皆非中也唯中爲可以合天道故禘於春嘗於秋疏數之中也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故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　嚴陵方氏云疏數言其時煩怠言其事不敬與忘言其心君子之於祭自外入者因時以舉事因事以生心由中出者因心以行事因事以從時凡以順中外之理合天人之道一歸宿於大中而已由是合諸天道春禘而秋嘗也禘非不送往而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陽來爲主而有樂嘗非不迎來而樂也然順陰入之義故以送往爲主而無樂然則四時之祭一祭之間神未嘗不來也亦未嘗不往人未嘗不樂也亦未嘗不哀經之所言特各有所主耳　毗陵慕容氏云禘者陽之盛然其祭主飲以求諸陽故以迎來爲主嘗者陰之盛然其祭主食以求諸陰故以送往爲主爲其迎來而樂也故有樂爲其送往而哀也故無樂此禮以飾情也郊特牲曰春禮用生氣也蓋人生自幼而壯爲孤子秋食耆老而曰其義一也蓋人生自老而死爲往亦有迎送之義焉故饗與禘同有樂食與嘗同無樂也　長樂陳氏云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則樂闕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一哀一

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他求哉反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饗禘有樂而嘗無樂　新安朱氏云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武林顧氏云季秋霜降此兼露言通秋前秋後也春有雨則雨濡無雨則露濡

愚按鄭註春禘夏殷禮也疏云禘當爲祫集說從之此因王制而改之也說詳王制注有樂無樂在於送往迎來之際非謂統此二祭而言其有無也陳氏朱氏之說最爲得旨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註云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疏云此明祭前齊之日五事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在後　嚴陵方氏云齊於內所以慎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齊三日則致齊而已必致齊然後見其所爲齊者思之至也　毗陵慕容氏云心之官則思思者心之所至無所不達夫不以欲惡哀樂貳其心而致一於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



思其居處云云又曰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豈得謂空空無思始謂之齊慈谿黃氏亦謂如程子所云恐隳於莊子心齋之說後世竊之以爲禪學學者宜謹　明明有思其二字如之何其弗思也若謂因思惹起無窮哀慕將父母祖先都不理會則下文所爲儼然如見肅然如聞者豈眞白日見鬼耶不然其哀戚又將何如況祭之一日樂與哀半張先生其未之知耶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疏云入室謂祭之日朝初入廟室儼然如見親之在

神位也出戶謂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還出戶當此時必有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　橫渠張氏云優然見乎其位至愾然聞乎其歎息之聲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　慶源輔氏云優疑其與暖義近不分明貌肅謂靜而后有聞也既曰必有又曰優然肅然愾然蓋誠之不可揜也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也

愚按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即上文乃見其所爲齊者既若有所見矣及出戶又聞其容聲出戶而聽又聞其歎息之聲二見字一在未祭之前一在方祭之始二聞字俱在出戶之時此孝子一誠之所感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嚴陵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愛言追念之思慤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猶著　慶源輔氏云愛則心也故曰存慤則誠也故曰著存雖若存於內著雖若著於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乎心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

愚按此一節結上文兩節之意色不忘乎目即見乎其位是也聲不絕乎耳即上文周旋出戶聞其容聲出戶而聽聞其歎息之聲是也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即上文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嗜是也致愛則存以下總見先王之孝存著皆本於誠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嚴陵方氏云生事之以禮所以敬養也死祭之以禮所以敬享也然猶未也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曰思終身弗辱也然則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延平周氏云君子無施而不敬者思終身弗辱也　臨川吳氏云此因上之耳目合乎父母之聲色以己之心合乎父母之心

文安得不敬而以養亨乎二事言君子終身之敬　嚴陵方氏云享饗一義不同享者下享上也書曰享多儀是也饗者上饗下也傳曰王饗醴是也故周頌我將我享作享既右饗之作饗曾頌享以駜犧作享是饗是宜作饗　納蘭氏云此數句注疏與下節相聯集說屬之上節非也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孝經脩身愼行弗辱先也未有以能敬養敬享爲弗辱親者集說乃以養與享爲弗辱身失其義矣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註云忌日親亡之日不用樂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　疏云非謂忌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以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其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也　講義云喪不過三年而君子有終身之喪蓋三年者天下之通制而終身者孝子之誠心彼其思親終不忘故至忌日志之所至獨在於親而不及於己之私事　橫渠張氏云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　臨川吳氏云此又因上文終身二字而以忌日一事言君子終身之哀　吳江徐氏云夫日猶言此日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



之尸必君獻之者以君能主是事也君牽牲而夫人奠盎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者以見夫婦相須以共成其事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者所以備外內之官也推而上之則公之相天子夫人之相后可知矣然禮器言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明堂位言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曰相則知有爲之主者曰從則知有爲之先者曰贊則知有爲之正者其實一也凡此則祭統所謂夫婦親之是矣齊齊乎其敬若言敬有所飾而無慢心愉愉乎其忠若言忠有所順而無違志勿勿諸其欲其饗之若言制其怠惰而有所勉冀其神之饗吾誠也　講義云聖人之於天非饗之

日然後敬之其誠心素卿之矣舉聖人饗帝以見孝
子饗親亦當如此雖然此獨言國君而已何也蓋舉
國君則上而天子下而卿大夫士庶人莫不然此固
天下之通道也　平湖陸氏云鄭註饗謂祭之能使
之饗也解最精蓋饗不饗帝親主之而我能使之必
饗此即中庸大德者必受命之意集說略而不注又
鄭注色不和曰怍集說怍字無註則與愧怍之怍無
別矣鄭解似精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
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
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
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



前文又從而思之之義　崑山顧氏云正義曰王肅
解欲色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
色焉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亦比
色於德張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　納蘭
氏云人情之欲無有踰於色者故鄭氏云如欲色然
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蓋誠之謂也而集說以爲
如見親有欲之之色豈足喻其中心之誠乎且下文
云其薦之也敬以欲又云薦而不欲不愛也則不得
以欲爲親之欲益可知矣　華亭周氏云如欲色然
集說云即思其所嗜之意假以相喻似非上下文語
氣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疏云此記仲尼嘗祭之事　嚴陵方氏云夫子奉所薦而進之於其親也慤言奉之之容完實而無文趨趨以數言行之之節收攝而不疏濟濟者威儀之齊見子孫與百僚各尚威儀故曰致其濟濟漆漆皆容而遠則優游而不迫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苟濟濟之遠則異乎趨趨以數者矣漆漆之自反則異乎慤慤者矣濟濟之容所以爲遠故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之容以自反故曰漆漆者容也自反則致其飾而於神明之道也蓋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則非以恍惚與神明交矣故不及以交故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反饋而後樂成則薦俎之薦子貢之疑蓋謂薦之時始終當濟濟漆漆也故薦而夫子則以爲既薦然後當濟濟漆漆也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當平聲鄭注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概也禮各有所當行是矣夫子所言祭蓋通上下而言之故曰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指主祭者集說謂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亦仍註疏之謬



王伸尼祭之能鄉者

愚按鄭註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慤而不苟濟濟之遠則異乎趨趨以數者矣漆漆之自反則異乎慤慤者矣濟濟之容所以爲遠故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之容以自反故曰漆漆者容也自反則致其飾而於神明之道也蓋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則非以恍惚與神明交矣故不及以交故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反饋而後樂成則薦俎之薦子貢之疑蓋謂薦之時始終當濟濟漆漆也故薦而夫子則以爲既薦然後當濟濟漆漆也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當平聲鄭注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概也禮各有所當行是矣夫子所言祭蓋通上下而言之故曰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指主祭者集說謂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亦仍註疏之謬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疏云自此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虛中以治之言中心唯思此祭而已又毗陵慕容氏云祭祀之事莫非事也其事眾則其節煩非先有所慮早正而素定之則散亂顛倒踰節失序非所以嚴祭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況祭者孝子所自盡也比時具物者蓋物以時而生成非其時物不可以具或當先祭期而具焉若養犧牲共蕭茅庀財用水草之實陸產之品陰陽之物莫不因時而具所謂比時具物也事既先慮矣物既先備矣又當虛其中以治之不以外物貳其心焉所謂虛中也然事不先慮物不時具則亦莫能以虛其中矣蓋實則礙虛則通實則蔽虛則明非至於此則不能以交神明也先王所與事其鬼神者非特使之駿奔走奉職執事而已各欲盡其中心恍惚之誠以交於亡形荒絕之中如是而後為至　嚴陵方氏云宮室則葺其舊牆屋則飾其新即至孝至敬之心矣　烏程韓氏云承仲尼之言祭曰脩曰設互相備百物既備則凡祭所用之物無所不備矣致齊三日之謂齊散齊七日之謂戒沐浴則潔雪其髮膚焉盛服吉服也洞洞敬也屬屬忠也如弗勝如弗勝如將失之如將失之凡此非孝敬之至者疇克如是故曰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諭人之志意於神祇以慈告而諭神之志意於人神人之際既相諭矣故放其恍惚有無之間人可以與神交於幽神可以與人交於明也如是而祭庶幾乎神或饗之然則孝子之心豈他求哉如斯而已故曰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庶者幸而不必之辭或者疑而不定之辭　慶源輔氏云洞洞屬屬其虛中之象乎前言孝敬之心至耳薦其薦俎而下此又言孝子之志也志謂其所欲也故曰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也　臨川吳氏云此一節其小節有三虛中以治之一也此祭之先也奉承而進之二也此祭之始也再申其義蓋夫婦奉承者致愛也而又洞洞屬屬以致其忠敬焉乃以孝敬之心至也與一句結之奉承而進之三也此祭之中也再竟其義蓋百官奉承者致敬也而又諭神交神以致其愛焉乃以孝子之志也一句結之　山陽彭氏云虛中即下所謂孝敬之心也未祭此心為虛心臨祭此心為實心即至孝至敬之心矣　烏程韓氏云承仲尼之言祭曰脩曰設互相備百物既備則凡祭所用之物無所

愚按如弗勝如將失之是極擬其奉承而進之之容也疏謂如弗勝是祭事如將失其親容而弗獲見非然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爲盡其信而信爲盡其敬而敬爲盡其禮而不過失爲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疏云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爲謂外亦慤爲信敬禮皆然　石林葉氏云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祀無不盡而獨於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謹與物爲備也　慶源輔氏云孝子之祭也自盡如此則其進退必敬如親聽命云孝子之祭如自盡如此則其進退必敬如親聽命而形於貌至於禮則見於薦獻動容之間者皆是



烏程姚氏云則或使之者心之敬如親聽命不知誰所使也此見孝敬之心之眞處　武林顧氏云心一而已專謹爲慤誠實爲信主一爲敬盡皆在內與上備物盡禮在外對說失就不及說以此盡者進而朝踐饋熟退而徹薦獻酬一一必敬如親聽命而使之者然二句正狀其進退如此則或則字當而字看

豈勉強頃刻之間哉必有由也故曰則或使之也　慶源輔氏此陵慕容氏云慤然後信信然後敬三者皆本於心不愉疏也薦之敬以欲則心之欲而冀其饗焉故薦而不欲不愛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退焉立之敬以詘則身之屈而爲之變焉故立而不爲故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慎終如始矣　毗陵慕容氏云君子以所性爲本故能達而爲容貌猶之木也本固而末茂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有本者如是今無焉是忘其本也故曰如是而祭失之矣由前而祭則可知以循其本故也由後而祭則失之以喪其本故也君子務本所謂本者孝而已故其言必本於孝子　山陰陸氏云凡祭以齊爲本方祭嫌於不愉祭已嫌於不齊已徹

而忘之是之謂忘本如是而祭之道失之矣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嚴陵方氏云愛者心也心動則氣隨之氣形則色隨之色見則容隨之故言之序如此和也愉也婉也皆生於愛之深者也　東萊呂氏云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至　延平周氏云如執玉言其恭如奉盈言其慎與夫弗勝之類者非特孝子事親而已蓋成人之道所當然也　臨川吳氏云此一節言孝子事親之愛敬或生而事之或死而祭之一皆如此也



愚按此一節應依註疏謂孝子之對神如此烏程姚氏謂平日之所爲孝養者非也必有婉容以致其深愛之誠而又以上言愛如將失之以上言敬嚴恪者敬也孝子必有和氣愉色婉容以致其深愛之誠而又天下貴而爵所自出故貴之以其近君老非已親而事親欲其壽長故貴老爲其近親長非已兄而推其所尊則無犯上故敬長爲其近兄幼非已子而推其愛以及其所不愛故慈幼爲其近子自老而上皆曰貴者以其達尊也推其尊於鄉黨故敬長同於貴老推其尊於長民故慈幼同於貴德　慶源輔氏云孝弟順德也別而言之則孝生於仁弟生於義仁可以

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嚴陵方氏云先王治天下豈特五者而已哉然不過五者而已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也德未足以盡道近於道而已列爵者皆謂之貴貴不必皆君也貴在外者也先德而後貴以內外爲序也貴必在上者老有在下者也先貴而後老以上下爲序也先老而後長先長而後幼則以尊卑小大爲序也貴有位而已老有年而已不必皆有德故於德特言有焉於長曰敬於幼曰慈者蓋敬存乎禮慈存乎仁而已至於貴則不止於是也　石林葉氏云道無不在而德者道之所形故貴有德以其近道君爲天下貴而爵所自出故貴之以其近君老非已親而事親欲其壽長故貴老爲其近親長非已兄而推其所尊則無犯上故敬長爲其近兄幼非已子而推其愛以及其所不愛故慈幼爲其近子自老而上皆曰貴者以其達尊也推其尊於鄉黨故敬長同於貴老推其尊於長民故慈幼同於貴德　慶源輔氏云孝弟順德也別而言之則孝生於仁弟生於義仁可以

包義義未足以盡仁故有近王近霸之說焉至孝近乎王故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故雖諸侯必有兄此又推言其隆殺之義耳非謂天子之無兄諸侯之無父也先王之教因其可貴而貴焉因其可敬而敬焉因其可慈而慈焉使天下之人觀感以自遂其良知良能焉則天下國家雖大可得而領之矣領猶衣之領提其領則衣無不順也教非強其所無因其有而弗改之耳言天下國家關上天子諸侯也　江陵項氏云禮記之文多若此類雖似可疑然皆古之遺言先儒口以相授其中多古之義訓不可忽也此章亦當以古訓解之古人謂事親爲仁敬長爲義王



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者近之君之道主於仁也霸者以義尊王室故至弟者近之臣之道主於義也不曰君臣而曰王霸者極其至者而言之也王者君位之極霸者臣位之極也古之所謂霸者即伯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霸爲羞故此章遂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春秋時五霸耳由威文以前堯舜之四岳夏殷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爲二伯成王時大公爲侯伯康王時召公畢公爲二伯是亦可羞乎學者考古不精多據後說以破前言不可不謹也　臨川吳氏云是故二字承上起下上言五者而此不申言首二句末一句但舉中間貴老敬長二者言之貴老敬長弟也必有父父謂父之也必有兄兄謂兄之也又覆解上二句下節又引孔子之言以申所言孝弟之義　平湖陸氏云近王近霸言其所及之有遠近耳注疏皆不明白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疏云此明愛敬之道自此以下皆展轉相因廣明其事蓋記者雜錄以事類相接爲次非本相因之辭也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爲始言先自愛親也已愛親則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欲立敬於天下從長爲始言先自敬長也已敬長則人亦敬長是教民順也



睦則恩慈故云慈睦民既慈睦則各貴所有之親民能敬長不有悖逆則貴用在上之教命　石林葉氏云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以愛親爲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爲始言先自敬長也已敬長則人亦敬長是教民順也睦則恩慈故云慈睦民既慈睦則各貴所有之親民能敬長不有悖逆則貴用在上之教命　嚴陵方氏云能慈睦則相親也始乎愛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貴有親也始乎敬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貴用命也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嚴陵方氏云能慈睦則相親而不離能敬順則從命而無逆孝以事親則知所謂順以聽命者敬以事長也順以聽命則知所謂孝

以事親者睦以相親也其言互相備錯諸天下無所不行者以人心所同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其言正與此合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疏云此郊之致敬郊吉禮故喪與凶服者辟之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

卿大夫祖而毛牛尙耳鸞刀以刲取脾脅乃退爛祭祭

腥而退敬之至也

註云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答對也序以次第從

也麗猶繫也脾脅血與腸間脂也湯肉曰爛　疏云

此明祭廟之致敬腥即禮運腥其俎也爛即禮運熟



其殽也祭先腥後爛此先言爛便文耳非先後之次

洛州賈氏云宮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三揖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當碑揖則士大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據此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影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宮廟之碑用石爲之　山陰陸氏云言鸞刀以刲取脾脅蒙卿大夫祖而毛牛尙耳則鸞刀以刲卿大夫也郊特牲曰取脾脅燔燎升首報陽也與此取脾脅不同彼羊也此牛也知然者以羊人云祭祀割牲登其首知之也祭義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

正言擅蓋以此鄭氏謂割牲進其孰體然則刲言牲

割言孰刲刺臣之事割君之事爛祭祭腥而退不言祭

爛爛不足言也祭腥在下亦以此故曰禮之近人情

者非其至者也自饋孰而後雖敬非其至也　嚴陵

方氏云祭之日內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進退至於

如此故曰敬之至也　臨川吳氏云祭之日君自牽

牲入廟父昭則子爲穆故稱穆父穆則子爲昭但云

穆者省文以該之答者謂與君對偶而其牽其牲卿

大夫各以其位次之序而從君與子姓既入廟門則

君以所牽之牲麗於庭中之碑卿大夫乃袒左衣取

牛耳之毛以表其色之純又以鸞刀刲取牛腸之脾

脅乃退自卿大夫袒起皆相其君至此乃退卿大夫



之退也君則俟爛祭祭腥之事畢而退是君之退也

武林廖氏云序從不必補士執爨從者從君非牲

後毛牛尙耳薦以耳之毛注耳主聽欲神聽之太迂

烏程韓氏云此與上節兩舉順以聽命之事明立

敬教順所以領天下國家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

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註云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

時也陽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

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以朝及闇謂終日

有事　疏云自此至天下之和論郊祭及日月之義

此止明郊祭之禮　長樂劉氏云天之爲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爾故尊之以次於天以爲三辰之主而以月配焉　秦溪楊氏云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舜之嗣位也肆類於上帝而後禮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非類於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況郊祀大禮乎後之言禮者失於講明後漢建武元年采用前漢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羣神從祀二年正



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晉賀循已疑其非古人掃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疏云日爲明月爲幽壇在上坎在下今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也陰爲夜陽爲晝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也晦朔之日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則終始相巡也　長樂劉氏云然之方以出於人爲也故言制上下亦出於天然也

故言以端其位而已日言出於東則知爲入於西亳典於東曰寅賓出日於西曰寅餞納日者以此月言生於西則知爲死於東揚雄言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者以此日之出入也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歷晦朔弦望而成一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陰陽之義配焉陽道常餙陰道常乏故運而爲氣賦而爲形凡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巡而未嘗相絕故以是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之效也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偏而已又何以致和乎　毗陵慕容氏云日以陽而位乎東東者陽之所也故曰日出



乎東月以陰而遡於日載魄於西而生焉故曰月生於西日無待而明故謂之出出言無所因而特出也月有待而後明故謂之生生言無所因則不能生也生有漸而進之之義書曰哉生魄哉生明與此同　山陰陸氏云日外也月內也言外在上以此日言出月言生月死而後生於此巡讀如字致自致也若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致之也其相巡也以相濟也以相資也諸君臣有可否焉是以政平而不干　武林顧氏云首四句釋壇坎之別中四句釋東西之別日出以下又原日月生出極言所以當祭祀日月也注疏及諸解深之勢皆取諸壇坎外內動靜之氣位則合陰陽之

申皆取諸東西制有爲端自然迎日秉陽精月秉陰精凡陽皆明皆上皆外凡陰皆幽皆下皆內故總云陰陽長短以餙乏分往來不已便和致和亦只在氣化陽不亢陰不肅未說到物然萬物太和本此安得不祭以報之　松陵趙氏云外內猶言出入日出二句非申東祭西祭之故乃起下文陰陽長短以明當祭之由月生於西主初三之夕明自生西陰陽之和全在長短參差出東生西正是參差妙處　海寧呂氏云先儒謂月之魄生於輪廓之西又引揚雄言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俱非明白指示蓋月原自東至西繞地左旋以每日不及天十三度有



奇故於望時則見其自東出及望後則漸縮之地下月出之時漸至更深及二十七天曉方起晦朔之期月行於晝爲日光所掩至初三之夕適月行在西未墜日光沒而月光現六夜無月而忽有月若見爲月生於西者每夜繞地左旋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又漸縮而東至望日仍在東出矣然當初三之西生即沒於西未嘗自西而東行也不善會者竟謂月自西生矣

愚按此即上文郊祭主日配月而申言之以見日月之當祭如此非分祭日月也注疏及諸解皆謂日月有合祭者郊是也有分祭者春分朝

日秋分夕月是也周制二分不屬春秋焉得有
朝日夕月之禮若果有此何以不見於經蓋朝
日夕月之禮始見於周官周官禮記以後之書
也不可援以爲證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
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
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也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
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註云因祭之義汎說禮　疏云此明禮之大用凡五
事若能行之得理則天下治　金華厲氏云致者推
致其極也致反始所以極報本之誠致鬼神所以極



尊嚴之理　延平周氏云言和用而後言物用和用
言其理物用言其事　毗陵慕容氏云物各有用用
得其節所謂和用辨上下明尊卑定名分別嫌疑所
謂致義義明而不可犯則民志定故無悖逆之事
應陵馬氏云禮之至則至於不爭而已故曰禮至則
不爭　嚴陵方氏云奇言其無常邪言其不正　臨
川吳氏云合此五者以治謂禮先王以之治天下者
以此五者之禮治天下則天下皆治而無奇邪不從
治之民縱或有之亦微少也　晉江周氏云致反始
者所以使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非以厚人物
之本乎致鬼神者所以使民以畏以服尊鬼神之在

上而不敢慢也致義之禮所以使民等威辨而上不
悖下不逆也致讓之禮所以使民禮俗刑而爭鬬不
生也致反始五句言其事厚本五句是推其意　平
湖陸氏云致物用以立民紀疏曰民豐於物用則知
榮辱禮節故可以立民紀也集說亦止據疏義以解
然愚竊思之禮如何致物用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此言有物用然後可以行禮耳
禮之致物用也則如之何蓋有禮則尊卑上下有節
而人不敢妄用此其所以致物用也猶孟子所謂食
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大全以懋遷斂散
解之失經意矣



愚按鄭注致反始謂報天之屬致鬼神謂祭宗
廟之屬猶未備必如福寧黃氏謂致吾心報本
之誠如郊報天社報地廟報祖考之類長樂劉
氏謂致鬼神者天地有神以司其化育宗廟有
鬼以基其治平聖人尊祖配天必致其敬於鬼
神也如此解而後二句之義始備　合此五者
以治天下之禮也作一句讀

祭義第二十四之二

歸安鄭元慶述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疏云自此至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明宰我問鬼神之事夫子答以鬼神魂魄祭祀之禮又廣明天子諸侯耕藉及公桑之事　嚴陵方氏云言氣則知魄之爲形言魄則知氣之爲魂郊特牲言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者以是而已魂亦神也此止言氣者以氣爲魂之本而魂非神之盛故也形亦鬼也此止言魄之以成此卽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爲神如春生夏長是也氣之屈爲鬼如秋冬斂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曰



出爲神入爲鬼雨潤爲神止爲鬼雷動爲神息爲鬼風散爲神收爲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以天人之道言之也或言氣魄以陰陽之理言之也言雖不同其義則一建安眞氏云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亦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莫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亦古祇字人之神曰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謂發出也鬼者氣之屈謂收回也氣之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神死則曰鬼此死生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凡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魂游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卽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爲神如春生夏長是也氣之屈爲鬼如秋冬斂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曰



出爲神入爲鬼雨潤爲神止爲鬼雷動爲神息爲鬼風散爲神收爲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以天人之道言之也或言氣魄以陰陽之理言之也言雖不同其義則一建安眞氏云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亦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莫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亦古祇字人之神曰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謂發出也鬼者氣之屈謂收回也氣之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神死則曰鬼此死生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凡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魂游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卽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爲神如春生夏長是也氣之屈爲鬼如秋冬斂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曰



出爲神入爲鬼雨潤爲神止爲鬼雷動爲神息爲鬼風散爲神收爲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以天人之道言之也或言氣魄以陰陽之理言之也言雖不同其義則一建安眞氏云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亦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莫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亦古祇字人之神曰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謂發出也鬼者氣之屈謂收回也氣之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神死則曰鬼此死生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凡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魂游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卽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爲神如春生夏長是也氣之屈爲鬼如秋冬斂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曰



出爲神入爲鬼雨潤爲神止爲鬼雷動爲神息爲鬼風散爲神收爲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以天人之道言之也或言氣魄以陰陽之理言之也言雖不同其義則一建安眞氏云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亦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莫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亦古祇字人之神曰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謂發出也鬼者氣之屈謂收回也氣之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神死則曰鬼此死生之大分也然

陽魄降於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焫蕭之膻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臨川吳氏云氣謂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魂氣其盛者也體亦鬼也魄其山陰陸氏云魂亦神也氣其盛者也體亦鬼也魄其盛者也氣有升而已魄有降而已唯聖人爲能求而合之以教天下故曰教之至也　臨川吳氏云氣謂魄人之魂氣死則其魂氣之靈者爲神魄謂人之體魄死則其體魄之靈者爲鬼盛猶言張旺也生時之魂魄即死後之鬼神生則魂魄合而爲人死則魂魄分而爲神爲鬼聖人制禮合聚已分之鬼神而報祭之以此教民其義理奧妙故爲教之至極也　晉江周氏云氣也者四句是即人身以著鬼神之名蓋凡身之運動者即神也有形質者即鬼也盛者陰陽之靈也氣魄指生者言鬼神指死者言或以神之盛二句指生言過至合鬼處添出及其死也魂升魄降未爲無理但於下文衆生節有碍不可從合鬼與神只是合氣與魄立爲鬼神之名下文以畏以服便是教之至也不可着祭上說

愚按氣魄合則生離則不生鬼神合則靈離則人之魂氣死則爲神也未死則魂氣在人之身既死則其魂氣散布升舉於上而爲昭明與天之昭明者鬼而不神第與草木同腐而已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即下文所謂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是也此聖人教民之至意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疏云此明鬼也言羣衆而生必皆有死死者必歸於土鬼歸也此歸土之形故謂之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此覆說歸土之義　臨川吳氏云此言人之體魄死則爲鬼也體魄之能活動爲生不活動爲死既死則不留於人間而歸於土者人之骨肉死則糜壞於地下朽腐而爲野中之土也

愚按陰如字讀鄭注爲依蔭之蔭集說音去聲非是下陰即地下也

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疏云此明神也　廬陵馬氏云發言其申揚言其散昭者明之著明者昭之本焄言氣之迎蒿言氣之出昭明焄蒿者肹蠁也此精氣鞠而爲物散而爲游魂之情狀故曰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新安朱氏云昭明焄蒿悽愴此言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戚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　臨川吳氏云此言人之魂氣死則爲神也未死則魂氣在人之身既死則其魂氣散布升舉於上而爲昭明與天之昭明者

混而爲一其昭明者卽其魂氣之著蒿悽愴者也此卽百物之精氣也以其著也故名之曰神此與上文對言而其文交錯不齊氣發揚於上對骨肉斃於下陰而言爲昭明對爲野土而言蒿悽愴對死必歸土而言百物之精對衆生必死而言衆生百物皆兼人物神之著也對此之謂鬼而言　武林顧氏云爲昭明焄蒿悽愴雖三平卻一步說近人一步此字正全憑這點精靈乃是神之不可揜處故曰著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註云明命猶尊名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　疏云此明鬼神也鬼神本是人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爲鬼神此經鬼神本爲民神故下文築爲宮室設爲宗祧其實此鬼神亦兼山川五祀百物之屬　嚴陵方氏云制爲之極固亦因神之著矣止言因物之精者以悽愴之情感於物故也極之爲言至也名曰鬼神則尊敬之至不可以復加是其所以制爲之極也且鬼神本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爾故曰以爲黔首則是乃所以爲教之至也　臨川吳氏云物之精卽百物之精也但言百物之精爲神而不言衆生之死爲鬼舉其一以該其二也精字雖是



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按內經云黔首共飲食內經在秦先則黔首之稱恐不自秦矣　華亭周氏云自宰我問至此皆言鬼神之理下二節方言立宗廟以祭祀之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疏云此明聖人爲鬼神立宗廟之事　嚴陵方氏云上言明命鬼神則名之而已然未致其實焉故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則致其實矣宮室土木之所成故曰築宗祧名號之所施故曰設親

疏以情言遠邇以時言觀祭法立廟之數則宗謚以別親疏遠邇蓋可見矣古者今之對今生於古始者終之對終生於始是不忘其所由生也聽言其不拒速言教之所以神所謂宮室者蓋廟之宮室爾非人之宮室也與宮室既脩之宮室同　慶源輔氏云眾之服自此謂人之服其教由是故也知其順我而服之宜其聽且速哉　臨川吳氏云廟之親而遞者爲宗疏而遠者爲祧上言百眾萬民此言眾而不言民上言以畏以服此言服而不言畏皆互文以見義也

松陵趙氏云此節止言立廟下節方是祭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疏云此論氣魄既殊明設祭之時二禮亦異　嚴陵方氏云立言立其禮設言陳其物羶天產之臭也蕭地產之臭也染蕭以脢脊故有羶台蕭以黍稷故有羶燔燎羶羶則蕭與脢脊黍稷并合而見矣故曰見以蕭光凡此皆以臭爲主臭爲陽故曰以報氣也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眾反始也薦黍稷之時進肝與肺及首與心甒盛瓦器有兩甒故曰俠卽司尊彝所謂間祀用兩大尊則鬱鬯之爲虎彝可知以諸物見於夾甒之間故曰見間以俠甒又副之以鬱鬯之舞故曰加以鬱鬯凡此皆以味爲主而味爲陰故曰以報魄也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民相愛報氣所以求陽於上是用情於上也報魄所以求陰於下是用情於下也上下用情則二禮之報無以復加故曰禮之至也　山陰陸氏云見間蓋謂陳設中間若喪禮所謂見以不見爲見也據士喪禮藏器於旁加見又曰甕甒脊桁實見間而後折入　毗陵慕容氏云燔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所謂二禮也二者朝事之所行而鄭以薦黍稷爲饋食之時失之矣夫求神必於祭之始必合鬼神以嘉魂魄所謂臭陰達於淵泉是也周人先求諸陰既灌然後迎牲至饋食而後報魄求諸陰不已後乎況灌用鬱鬯貴氣用肝肺首心與黍稷同爲朝事之時所用非必有於薦孰之時也其所謂建設朝事以取脢脊而燔燎焉則脢脊爲羶黍稷爲蕭故謂之羶蕭也鄭以羶爲馨誤矣　武林顧氏云此從上反古復始中抽出二禮著其禮教至意兩禮字叫應報禮報魄應首氣魄教眾反始教民相愛應首教之至然教眾反始就在報氣之中教民相愛用情卻在報魄之外合來是報以二禮爲禮之至　烏程韓氏云此致反始也

納蘭氏云教民相愛對上教眾反始而言特文稍變耳非與上下用情相聯也鄭氏既以相愛用情並

言謂此以人道祭之而孔氏又以人道祭之爲酬酢之禮展轉相失而集說因之誤矣鄭註見及見問皆當爲覩據方氏說則亦不必改字至山陰陸氏謂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神方言明命鬼神當主殷禮言之蓋不其然

愚按二端既立先儒有以氣魄爲二端者有以鬼神之立宗祧之建爲二端者竊意皆非也二端承上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二事而言見間二字方陸二說皆優於注疏而陸氏尤確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疏云此申明反古復始竭力報親之事　嚴陵方氏云致敬發情於內故能竭力從事於外凡此所以報其親不敢弗盡故也如上所言報氣報魄皆報親之事也盡謂內盡志外盡物也　慶源輔氏云自致其敬以下所謂致反始之道也發其情謂發露其情如所謂用其情也家語夫子之答止此卻繼以前文王之祭至必哀　晉江周氏云祖考者吾身之所由生也於時爲古於義爲始君子於古也追之以心於始也酬之以禮是不忘其所由生也唯其如是以致敬發情云云　烏程姚氏云此以下不必皆孔子之言　烏程韓氏云此明教眾反始之本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長樂陳氏云天子爲藉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紘則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爲藉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紘則青者少陽之色也　嚴陵方氏云天地指天子言之山川社稷先古兼諸侯言之先古謂若先公及先聖先師之類以後之所事故曰先以今之所承故曰古　烏程韓氏云竭力從事者一事親與事天地山川社稷無二所以爲敬之至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



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疏云此明孝子報親竭力養牲之事歲時謂每歲依時云敬之至又云孝之至互文也　嚴陵方氏云完而無傷謂之犧純而不雜謂之牷犧牲所以爲祭之牲故曰犧牲祭牲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所謂展牲是也擇其毛所謂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是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也　山陰陸氏云始養言獸召而視之言牛巡言牲亦言之法　臨川吳氏云養獸之官周官牧人是也

每歲將祭而擇牲之時則養獸之官齊戒沐浴而躬朝於君蓋敬慕以聽君擇牲之令也必取於獸官平日素所養之牲者敬之至也養之於滌三月每月朔及月半君必服平日視朝之皮弁素積而巡視其牲蓋所以致盡其力於祭先所用之牲者如此孝之至也鄭氏以齊戒沐浴而躬朝爲下月朔月半巡牲之事非也山陰陸氏謂君齊戒沐浴躬受獸官之朝亦非是　烏程韓氏云媧力從事者二

愚按朔月月半朔月當作朔日字畫之訛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似有三尺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



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疏云此廣明孝子報親養蠶爲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爲官家之桑於其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取其浴種便也築宮謂築公牆七尺曰仞又三尺高一丈也棘牆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奉種浴於川言蠶將生而又浴之夫人既擬爲君之祭服故首著副身著褕衣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以禮之接獻繭之世婦也良日謂吉日宜繅之日明繅更擇日夫人自繅每淹以手振出其緒故曰三盆手蠶繅非一人擇其吉者主領而已前言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先祖養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事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　嚴陵方氏云曰蠶室又曰築宮者蠶居於內故曰室牆圍於外故曰宮牆高所以防窺伺也置棘所以防踰越也閽人自外閉其門以親蠶者皆婦人故也曰欲出爲昕於時爲卯大昕則



向辰矣天子六宮言布於三宮夫人則以見王后之繅亦若是其事互明可知也以至副褘爲王后之服止言之於夫人先王乃天子之祀止言之於君者皆此之意蠶火畜而性惡濕故待風戾而後食之蓋桑經宿不能無雨露之潤風至則乾矣戾至也自去歲蠶成之後迄今歲蠶成期一歲矣故謂之歲單若孟夏稱麥秋亦此意卒蠶爾示於君而獻於夫人者示則告其成而已獻則欲其受之以繅也　盧陵馬氏云朱綠色之雜玄黃色之正黼黻文章者正之間也以爲黼黻文章則又加之以繢繡之事至此則祭服成矣　山陰陸氏云前言古者天子諸侯後皆言君

而已勞事也言諸侯以著天子亦言之法其言夫人不言后亦以此言世婦卒釁不言三宮夫人始之者夫人卒之者世婦少牢以禮之言因豈卽朔月之半所食少牢禮之與據此奉薦以示於君而已其獻王在夫人言三盆手而已則三宮夫人蓋亦略矣然則釁事之正在世婦故曰世婦卒釁　慶源輔氏云此所以爲君服與其率用此與皆記者述夫人之意而爲言也　臨川吳氏云此節分三小節必有公桑以下言獻蠶歲旣單以下言獻繭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記者之辭以結上文及良日以下言繅絲成祭服　松陵趙氏云敬之至雖兼夫人卻卽結通章矣



烏程韓氏云竭力從事者三

愚按鄭注大昕季春朔日之朝恐不然育蠶時有早晚卜吉不必定在朔日也當依方氏爲是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良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良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疏云此一節已具於樂記但記者別人故於此又記之　山陰陸氏云謂之君子曰君子見微者也竊觀世之人慢易起於放肆而鄙詐常生於矯激然後知君子之言不誣也若申屠狄輩不知致樂以治心者也若阮籍輩不知致禮以治躬者也不曰塞乎天下而曰天下塞焉小在天下也　烏程韓氏云蒙致鬼神而言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蒙致反始而言所謂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總是極寫致字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疏云自此至可謂孝矣廣明爲孝子之事　黃氏云言尊親爲大則弗辱能養兼之矣次言不能尊其親而唯弗辱能養爲之也其下者謂不能尊親弗辱唯能供養是孝之末節矣但論孝行升降輕重不分別名位尊卑　石林葉氏云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尊親也脩身愼行不服閙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於內

登危此弗辱也稱有無而啜菽飲水不爲薄此能養
也　烏程姚氏云大孝尊親訓嚴父配天誤矣　松
陵趙氏云養亦孝中事但易能耳故曰其下曾子曰
直養并不敢言能可見能養亦非易事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
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建安眞氏云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父母
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
心爲心者不能　松陵趙氏云先與承正是善諭處
勿分三項



愚按曾參之父爲聖門高弟深於道者也曾子
言君子之所謂孝者既能先意承志以致其孝
養之誠而又能曉喻父母之於道當如何造詣
如父母希聖希賢我亦要希聖希賢此所謂諭
父母於道也諭與喻同言父而母帶言之參直
養者安能爲孝此曾子之自謙也解者謂先意
所以閑其邪承志所以成其美諭父母於道必
使其親立於弗辱之地豈曾子之父而乃如是
乎豈曾子而爲是言以顯其親之未盡於道乎
不善解經者何如是其惘惘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
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
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身敢不敬乎



身者父母之遺體居處也事君也涖官也朋友也戰
陣也皆所以行父母之遺體也苟不莊不忠不敬不
信無勇則烖及其身是及其親也豈孝也哉故每以
非孝言之如是則行身之道敢不敬乎亨言天產故
其臭爲羶孰言地產故其臭爲薌嘗甘旨而後薦之
是孝之一端而已稱者口稱其所爲願者志願其如
此然則子之之詞也幸哉有子如此言其有子如此
乃父母之幸也孝者盡子道而已人言如此故曰所
爲孝也已已則言其盡於此也教亦多術矣特爲之
本者孝也故曰衆之本教曰孝孝經曰夫孝德之本
也教之所由生也正謂是矣論語曰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曰敬爲難揚子曰孝莫大於
寧親故曰安爲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孝之終也故曰卒爲難哀公問曰君子也者
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
爲君子也是成其親之名也已故曰父母既沒愼行
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所謂能終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夫孝既爲德之本故仁非仁於
孝不足以爲仁之德也禮非履於孝不足以爲禮之
德也以至義也信也強也亦若是而已哀公問曰不
敬其身是傷其親然則居處之莊所以愛其親慮或
傷之而已是以仁者仁此而居處所以莊也禮者履
此而涖官所以敬也義者宜此而事君所以忠也信
者信此而於朋友所以信也強者強此而於戰陣所
以勇也裁者福之對福之所生樂必隨之裁之所至
刑必隨之故曰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山陰陸
氏云其行曰養者孝子之行自養親始　石林葉氏
云一人之身物所爲備其先得者愛親此孝所以爲
本也故仁以行之則曰仁此者也禮以體之則曰履
此者也義有理則曰宜此者也信不欺則曰信此者
也強不息則曰強此者也五者備矣強而不變已忘
其倦則樂矣樂所以順而生也小人反是則入於刑
刑所以反而作也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對



容不盡之辭孝能使人稱願便見動人本心故曰本
教敬安與卒無淺深只要跌起能終字能愼方是能
終仁者數句正能終實際也但仁者五句正言之樂
刑二句危言之耳　平湖陸氏云安爲難集說云非
勉強矯拂之敬也疏云使父母安樂爲難也尤妙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
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註云放猶至也　疏云置謂措置也溥布也詩大雅
文王有聲之詩美武王之德今孝道亦然故引以證

之　嚴陵方氏云舉而措之則塞滿乎天地之間徧而散之則橫被乎四海之內施言其出無窮故後世會無朝夕之間推言其進不已故放諸四海而準準言人以是爲準而不差也前既言溥之橫乎四海後又言推而放諸四海蓋前言身之所行者如此後言人之所化者如此　講義云孝出於人心人有賢愚而此心不異時有古今而此心常存天地之心亦無異乎人之心此所以塞天地橫四海施諸後世推而放之無所不可　新安朱氏云準猶齊也言無不同也

會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嚴陵方氏云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所謂樹木以時伐也又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所謂禽獸以時殺也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用力言事用勞言功不匱言德則大小與中其別可知矣前以大孝爲首此以大孝爲終何也前以位言之故自上以及下此以行言孝故積小以至大祭之以禮禮之終也此主言祀故曰禮終　石林葉氏云孝者仁之實仁者能愛於物伐樹木殺禽獸故必以時　講義云父母之存也愛之則喜而不忘思求其所可喜者以悅其親也惡之則懼而無怨思去其所可惡者以安其親也　黃氏云注謂必求仁者之粟以爲粢盛則失者遠矣況先王之禮不耕者祭無盛自天子執耒三推下達庶人皆從斯禮今會子所言粟者祿也謂父母既沒必立於仁人之朝立身行道以終祭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恐辱先也孟子曰士三月無君則弔以其失祭祀之禮也親沒者必



居於仁人之朝食祿行道以終祭祀之禮爲禮終也

烏程姚氏云用力用勞不匱自是三等非應上尊親弗辱能養三等若注所云必天子始稱大孝諸侯大夫士皆中孝庶人皆小孝耶然則會子之孝小孝耶恐未然也　思可以報耶舜不登庸允陟亦小孝耶恐未然也　思可以報親之慈愛者無所不用其力而忘其勞曰用力必尊仁必安義而勞著於旂常曰用勞博施於天下無所不至而物亦無所不備曰不匱蓋用力者特用吾力耳未必知仁義也故曰小孝尊仁安義如祭法所謂以勞定國者則非一手一足之力矣故曰中孝然猶有勞之可紀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所及無窮

而所爲養者亦無窮是詩之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故以大孝稱焉雖然尊仁安義不必其勞之顯著也盡一生之精力皆營勞也博施備物能必其遇之如吾意哉但所爲澤及天下萬世之遠是不匱之大者天下莫宗王祀萬世論大孝者當必以孔子爲極至云

愚按嘉當爲喜字之誤也以孟子之言證之以粟爲祿以論語與之粟九百證之講義黃氏之說不爲無據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故也惡言不出於口者己之言也忿言不反於身者人之言也唯己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也身者親之枝也不辱其身故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松陵趙氏云頃字注讀作跬一舉足曰跬再舉足曰步愚謂仍如字作頃刻之頃爲得 烏程韓氏云自曾子曰孝有三至此總明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之意五禮未終突拈孝養者何致鬼神致反始都在祭上說不明乎孝養其能追養繼孝乎故於祭總謂之義

愚按頃步者俄頃舉步之間也頃步二字新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疏云前經明孝此以下至弗敢犯也又兼明孝弟此人道最爲大孝經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泰誓言惟人萬物之靈蓋大以言其道貴以言其性靈以言其德互相明耳父母全而生之謂生其形也全而歸之謂歸於土也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故曰可謂全矣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動止之間也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語默之際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徑舟安而游危故舟而不游則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故也殆亦危也惡言不出於口者己之言也忿言不反於身者人之言也唯己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也身者親之枝也不辱其身故不羞其親不反於身也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疏云此明父母遺體不可損傷之事 嚴陵方氏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者生養於天地之間

一節論四代尚齒之義有虞氏帝德宏大故貴德夏后氏尚功功高則爵高既貴其爵則德雖下而爵高者亦貴之殷人世爵而富乃貴之周人於已有親乃貴之尚謂德爵富親各於其黨類之中而被尊也

嚴陵方氏云虞帝而曰盛王者以舜之時五帝之所終三王之所始也　烏程姚氏云虞夏商周皆貴德然爵富與親亦未嘗不並重也記者欲言尚齒之同御將德爵富親分貴於四代而訓詁家又說四代之治隨時以救弊此語與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云云同大抵皆不足憑者　人道之大親親長長而已除此云年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御親親便是長長了此云次乎事與孝並行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註云同爵尚齒則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其異其禮而已　疏云官爵同則貴尚於齒四代皆然弟達於朝廷言遜弟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也案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是或不許也此經中所云是君不許者故異其禮若其致事則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是也　嚴陵方氏云爵同故以齒爲上爾爵異則以爵爲上也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蓋朝廷雖以爵爲上然亦未嘗廢齒則此所言者是也鄉黨雖以齒爲上然未嘗廢爵則後言三命而不齒是也致事者無預於政故不俟朝而後優之以杖未致事者則猶預於政故優之以杖而後不俟朝　石林葉氏云蓋力衰則助之以杖有問則席安之也不敢煩以禮揖之則退故不俟朝有問則就其室者尊之也安之以仁尊之以禮此弟之所以達於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註云斑白者髮雜色也　疏云肩而不併謂老少並行肩臂不得相並少者差退在後謂之錯不錯則隨者若兄黨雁行父黨隨行車徒辟者謂少者車徒若逢見老者則辟之任謂擔持言斑白不以所任之物行於道路少者必代之　石林葉氏云先之則不錯不錯則隨敬之則車徒辟愛之則斑白不以任　嚴陵方氏云凡此皆道路禮煩之事故曰弟達乎道路　松陵趙氏云錯與隨正不併處車徒辟即內則雖衆車徒舍於外之謂有車則必有徒云貴者乘車賤者徒行見老者則貴賤皆辟之無理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註云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嚴陵方氏云者耆艾耆爲老鰥寡孤獨爲窮石林葉氏云强以力言眾以人言老而窮者猶所不棄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告此弟所以達乎州巷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軍旅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註云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春獵爲搜冬獵爲狩什伍士卒部曲也　疏云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時力役頻重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　嚴陵方氏云朝廷者政之所出故言發道路者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而有所盡故曰至搜狩則馳騁而有所從故曰放軍旅則嚴飭而有所治故曰脩合而言之皆所以達之而已　烏程姚氏云朝廷重孝弟天下皆知所尚矣此寧死義而不敢犯也此當重首句　烏程韓氏云此致義也此節爲屬之致義只看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一句顯然點出義字顯然寫箇上下不悖逆景象後段不離尚齒卻只就天子諸侯大夫上一輩人說則明是致讓與致義無干矣





什伍所致者勇而爵同者猶尚以齒所謂軍旅有禮則武功成也　臨川吳氏云凡軍旅五人爲一伍五伍爲一兩五人之長曰伍長凡二十五人爲伍者四爲什者二四伍長統之一人爲兩司馬統四伍長共二十五人蓋尚齒者各行於一兩二什四伍之中兩之外則不序故曰什伍四伍長爵皆下士是爲同爵四人之中齒尊者先是爲尚齒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註云死之死此孝弟之道　疏云此總結上文上但言弟此兼言孝者以孝故能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眾行孝弟雖死而弗敢犯也　嚴陵方氏云朝廷者政之所出故言發道路者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而有所盡故曰至搜狩則馳騁而有所從故曰放軍旅則嚴飭而有所治故曰脩合而言之皆所以達之而已　烏程姚氏云朝廷重孝弟天下皆知所尚矣此寧死義而不敢犯也此當重首句　烏程韓氏云此致義也此節爲屬之致義只看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一句顯然點出義字顯然寫箇上下不悖逆景象後段不離尚齒卻只就天子諸侯大夫上一輩人說則明是致讓與致義無干矣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

者天下之大教也

疏云此廣明孝弟之道祀乎明堂以周言之祀文王也樂記祀文王於明堂是也祀於明堂爲孝食三老五更爲弟文有所對也　嚴陵方氏云祀明堂以享上帝而享之者必配以父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貴老貴其近於親而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先賢則有道德者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重農功而致養人之道朝覲所以尊天子而致爲臣之義夫孝以事親弟以事長故始之以教孝而終之以教弟孝弟則足以成德故繼之以教德有德則足以養人故繼之以教養能養人則足以



以事君故繼之以教臣此教之之序也　延平周氏云先王之於教豈必諄諄而命之也哉蓋行禮於此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故五者天下之大教而其所以爲教者如此而已矣　臨川吳氏云上下文止是言弟長之事而此兼言五教者蓋先且列其凡其下乃專言教弟一事也　晉江周氏云此與樂記不同樂記是武王有天下重在制禮上此主行禮大教即上教孝教弟等所謂者大故曰大教

愚按西學即大學中之瞽宗也說詳下節注注疏云西學周小學也在西郊蓋非是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

周於外周列三代之學與當代之學而爲四成均卽上庠無南學之制也　禮書謂天子設四學爲周制東膠卽東序瞽宗卽右學掖爲精麤唯謂辟雍卽成均而不言上庠未免滲漏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故虞之成均別名上庠而周之上庠亦曰成均則成均卽上庠可知蓋唯辟雍建在水中之一邱而三學環之於外水北爲上庠一名成均水東爲東序一名瞽宗又稱西學蓋皆存舊制而被之以新號是爲天子設四學也

愚按天子立四學者立虞夏殷三學及當代之學而爲四也清江劉氏言之詳矣說在文王世子凡學世子節註陸氏謂一處並建而辟雍居中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極是與劉氏合獨謂其南爲成均有五學焉其說不然朏明之足以破千古之疑

先生辨明之足以破千古之疑

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

嚴陵方氏云竟者疆土至此而竟也待於竟而不敢越則其所守概可見矣先見百年者卽王制所謂問百年者就見之是也　臨川吳氏云此尙齒之第三事　京山郝氏云老者東去則西來者弗敢過西去則東來者弗敢過引卻道旁俟老者過而後行

愚按註疏以此節連上爲一節謂天子先見百年者其八十九十者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見之集說引應氏解亦仍注疏之舊玉巖黃氏疑之以爲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安有天子巡狩而老者乃東行西行全不退避以尊天子耶且天子至尊而僕僕迂謁以見老者抑豈貴貴之義其駁是矣若

判作兩節都有意義蓋天下之人見天子貴老如此於是翕然化之見老者於道皆各致其尊敬而其國君亦尙齒德若八十九十者欲言政事則親就其家而請教之可也上言天子此言君明明有不同處八十九十者如此則百年者亦從可知矣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註云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不入朝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後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揖卿大夫士　盱江李氏云凡鄉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齒於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賓東所謂尊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　嚴陵方氏云以周禮考之一命則下士也再命則中士也三命則上士也四命則爲大夫諸侯之國三命則卿再命則大夫一命則士小國則降於此矣一命齒於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再命齒於族非其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知此特貴貴之義耳至



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廢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夫七十者君猶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　石林葉氏云三命不齒貴貴也七十者不敢先長長也先王之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　臨川吳氏云七十者弗敢先以上此尙齒之第四事七十者不有大故以下此尙齒之第五事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註云薦進也成諸宗廟命之　疏云此明有善讓於尊上示以敬順之道不敢專也　嚴陵方氏云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有善則歸德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者也故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者也故有善則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其善亦小矣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讓爲不受之詞自諸侯而下皆不受其善特於天子言讓者唯天子之尊其讓爲足道也德善之所積由諸侯而下皆推之於人故止言善唯讓於天則言德也祿則施之及賤爵則制之以貴慶所以爲禮賞所以爲利成諸宗廟者謂必進諸宗廟之中然後得以成其事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示順之義盡於此矣　講義云



天子有善則遜德於天如服以彰有德不自以爲德而必曰天命刑以罰有罪不自以爲威而必曰天討是也諸侯有善則歸諸天子如四方既平不自以爲功而必曰天子之功是也卿大夫有善則薦於諸侯如所謂君之命也非臣之力是也若士庶人則父母之所訓誨而親族鄉黨之長且老者又從而教督成就之故有善則又本諸父母存諸長老也　烏程姚氏云父母生成我長老教訓我故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成諸宗廟成其禮於宗廟也老存者記憶之不忘也成諸宗廟命之存諸長老分上九句善必歸於所尊下二句命必降於所尊皆順道

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

註云聖人謂伏羲文王之屬與建陰陽天地之情以作易占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也天子親執卑道故卷冕北面雖有明哲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斷決其已所有爲之志示不敢自專以尊敬上天也有善稱人有過稱已又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人也　金華應氏云易書也抱龜者人也不曰掌易之人而直以爲易者蓋明以示天下者易也故不曰人而曰易蓋有深意焉　清江劉氏云易代天地鬼神以吉凶告於天子故南面如祭祀之尸代神之尊也天子北面問卜以斷其志蓋尊天事神之禮也

烏程韓氏云此致讓也　致鬼神與致反始是一是二致義與致讓亦是一是二十分分不開拆不得

五禮大段不出孝弟所謂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教所以因而弗改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四也祭之後五也祭之初神未來也如懼不及得見其所愛之親蓋望其來之切也奠之時神已來矣如神與已語而猶未之語未之者未語也蓋喜其來之至也祭將畢神未去也如其將去而弗可見蓋悲其去之速也祭既畢神已去矣如將見其復入蓋冀其不去而復來也　晉江周氏云百事所

該者廣凡祭中所行所用者皆是不止是粢盛醴齊庶羞之屬慈專謹之儀善嘉美之儀總只是敬　烏程韓氏云嚴威儼恪以前就祭釋祭其義已畢近王近霸以後言先王所以設爲祭祀之義明教事也縱言五禮以及致義致讓仍不外貴老敬長本自然讀至尊天尊賢亦幾忘此篇之爲祭義矣故仍以祭結之似複非複總之羅列篇首之意然出術省二字耳術省是結心形色下手處得此一句便成結體　山陽彭氏云結諸心三字便爲孝子傳神結諸心形之儀度故慈善不違身形之聞見故耳目不違心形之想像故愚慮不違親可見念親之誠惟結於心而不可解故形諸色而每事循省不敢忽也自始至終無往不致其誠如此皆孝子之所欲爲而不容自已者故曰志三不違從外說到內一步深一步至結諸心以下一轉要說得緊要親切



愚按術省之術與學記蛾子時術之術同術述也凡古通用蓋循述而省察之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疏云此明神位所在　烏程邱氏云按曲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爲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主死者之祭西方爲陰陰主死亡者各從其類也　鄱陽馬氏云素問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所以右尊而左卑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與此同先之以致尊後之以致親蓋先之斯外之矣後之斯內之矣外之斯遠之矣內之斯近之矣　山陰陸氏云左宗廟尚親親文家右宗廟尚尊尊非是　京山郝氏云此篇記祭義而君子曰禮樂以下數節皆言禮樂孝弟之事至末二節乃及祭祀廟制見禮樂孝弟爲神明之德格先之本非祼將之文耳唯古人知祭祀之義存誠愼獨與鬼神合德是以入廟對越臨尸不怍子云某之禱久我祭則受福今之祭祀罔人誣鬼積彌天之惡而假一奠之敬可以禳災可以徼福是鬼神亦貪饕無賴之甚者矣嗟乎若今之祭祀烏足與言祭義哉

愚按長樂陳氏謂社稷皆北向廟皆南向是矣但謂宗廟屬陽故居左社稷屬陰故居右殊未然邱氏之說爲正

祭統第二十五

疏云按鄭目錄云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嚴陵方氏云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爲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爲主祭統則統而論之無所偏主也　烏程韓氏云祭有法有義斯亦足以畢祭之說矣又曷言乎統哉或曰法與義皆統於心似也然而未盡也中出生心君子之志也志也者內也內無可助而正不可不求助志無容假而正不容不外假內統外志統物所謂心怵而奉之以禮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疏云此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　慶源輔氏云祭吾之誠敬耳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者總統之義故易以乾元統天謂貫天德之始終也春秋大一統謂天王爲列國之綱紀也此篇盡志盡物官備具備惠術可以觀爲政廟中可以象意內以至祭有三重有十倫及於衛之鼎銘魯之重祭莫不該載統括靡遺故名祭統非本與心之謂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而已不求其爲者此所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京山郝氏云五經謂五品經常之禮祭所以厚人倫也鄭引周禮吉凶軍賓嘉五者恐未可據　松陵趙氏云物即事也中與外對中出在一時生心在平日此如根本既厚生出萌芽自有不能已者所謂義也怵驚動貌正心之生處心怵而奉須想他平日得力何在方接得箇賢者　義兼

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疏云此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　嚴陵方氏云名生於實者也受百順之名以己有百順之實則神有百順之報可知雖曰非世所謂福是乃世所謂福也有衍而無耗之謂福故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必曰百者舉其多且以成數言之猶百福百祿稱百



而已於鬼神君長言順則知所謂孝於親者亦順也於親言孝則順於鬼神爲敬順於君長爲忠又可知反覆言之者以見無不順而備故也致其誠則無妄念致其信則無疑慮致其忠則無欺心致其敬則無怠志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蓋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義故曰道之以樂以樂其來故曰安時以節其中故曰參雖其如此俱明薦之於其親而已不求其爲也明禋明饗同義不求其爲者或爲己或爲人皆未免乎有所爲檀弓曰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耳其言正與此合　慶源輔氏云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也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鄭謂孝子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能備然後能祭則祭之必受福可知也經之所謂福具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　吳江徐氏云犧牲粢盛奉之以物也升降酌獻道之以禮也鐘鼓干戚安之以樂也祠禴嘗烝參之以時也　烏程韓氏云心者義所由生明乎孝子之心而義無不盡矣義在順備通篇只此兩字　納蘭氏云爲者但知爲私而不知爲公卽上文世之所謂福非無所不順之備福也應氏只言無求福之心混矣且祭祀不祈禮雖有此文引殊未精晰



愚按內盡於己者卽下文致其誠信與其忠敬是也而外順於道卽下文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是也其本一者皆順也上則順於鬼神四句卽上文無所不順之謂備通之謂畜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

疏云養是生時養親孝是生時事親親今既沒設禮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　石林葉氏云生可得而養死不可得而養則孝幾於絕矣故祭則追養以繼孝養之至則上而天道以順於鬼神下而人倫以不逆於君長亦寧神之大者歟　金華應氏云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畜爲畜養之義

愚按孝者畜也畜者養也順於道卽上外順於道不逆於倫倫是釋追養繼孝之義孝雖順於道不逆於倫卽下文所謂十倫是也不逆卽不止於養然祭亦有養之道焉故以畜訓孝劉氏以畜爲藏恐非是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嚴陵方氏云以養志爲上以養口體爲下此養之順也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觀者上下見之之謂觀其順則不順者亦可見矣觀其哀則不哀者亦可見矣以至敬與時皆然也　烏程韓氏云申說順字以孝養之順明追養繼孝之順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　嚴陵方氏云觀卷耳之詩后妃則輔佐君子求賢審官雞鳴之詩則夫人夙夜警戒有相成之道然婦之助夫固不特在乎祭祀之時也此之所言亦以祭祀爲本故曰此求助之本也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



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註云水草之菹芹菁之屬陸產之醢蚳蝪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椇棗之屬　嚴陵方氏云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內之官也官所以執事專所以備物故曰官備則具備與醢類也故周官屬醢人然以植物爲之則曰菹以動物爲之則曰醢水

草之菹卽七菹所謂芹菹牛藉菹之類陸產之醢卽七醢所謂兔醢雁醢之類然七菹又有葵菹之類不必皆水草七醢又有蟲醢魚醢之類不必皆陸產俎者三牲則八簋者五穀也言八簋則俎爲三俎矣言實則俎亦非虛矣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用八之偶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蟲以陰蠢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然水草亦陰物也陸產亦陽物也三牲亦陽物也八簋亦陰物也止謂昆蟲草木爲陰陽之物於是爲備用至於昆蟲之異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也故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徒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於內亦不足以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烏程韓氏云申說備字天下未有志盡而物不盡者物不盡卽是志不盡故言此祭之心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耤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疏云此覆結上文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天子太陽故南郊諸侯少陽故東郊然藉田並在東南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疏云自此至夫婦親之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於太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及時謂四時行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整齊身心故齊也　嚴陵方氏云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也

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也故又引記以爲言焉
不爲物所貳故其德精不爲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
致其至而已故先言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
至也　慶源輔氏云有大事故有恭敬恭敬故有齊
因有臨大事而恭敬弗至者矣故其言如此變止言
訖訖則遂止矣齊固不止於此於此猶不爲他可知
也君子亦何時不然必於此言之所以致其愼且爲
中人以下設依於道志以道寧也依於禮非禮不動
也精明我之神明也神明神之精明也極其致則我
與神非二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晉
江周氏云此論君子將祭而致齊下詳其事而申其



意首二句作總齊之爲言齊二句言齊之義非有大
事以下言齊之事是故君子以下言齊之意末句言
齊之可以事神也　臨松陵趙氏云物本無病病乃在
邪故云於物無防嗜欲宜節未嘗言絕故曰嗜欲無
止此在平時則可若是齊時一心在齊豈容他及假
如齊時聽樂即爲邪即爲欲矣何也爲散其志也不
苟處正是他不敢散處凡非齊時所宜慮所宜動皆
苟也依道如思慮不違親依禮如懇善不違身之類
此二句不必以防訖分屬精則不雜明則不蔽慮動
無苟何等專致然工夫須有箇頭腦還在定處得力
定者寧一澄清之意正齊不齊下手處故又足一語

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也故又引記以爲言焉
不爲物所貳故其德精不爲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
致其至而已故先言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
至也　慶源輔氏云有大事故有恭敬恭敬故有齊
因有臨大事而恭弗至者矣故其言如此變止言
訖訖則遂止矣齊固不止於此於此猶不爲他可知
也君子亦何時不然必於此言之所以致其愼且爲
中人以下設依於道志以道寧也依於禮非禮不動
也精明我之神明也神明神之精明也極其致則我
與神非二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晉
江周氏云此論君子將祭而致齊下詳其事而申其



意首二句作總齊之爲言齊二句言齊之義非有大
事以下言齊之事是故君子以下言齊之意末句言
齊之可以事神也　臨松陵趙氏云物本無病病乃在
邪故云於物無防嗜欲宜節未嘗言絕故曰嗜欲無
止此在平時則可若是齊時一心在齊豈容他及假
如齊時聽樂即爲邪即爲欲矣何也爲散其志也不
苟處正是他不敢散處凡非齊時所宜慮所宜動皆
苟也依道如思慮不違親依禮如懇善不違身之類
此二句不必以防訖分屬精則不雜明則不蔽慮動
無苟何等專致然工夫須有箇頭腦還在定處得力
定者寧一澄清之意正齊不齊下手處故又足一語

曰定之之謂齊以見散齊致齊始終不貳而隨時之
曰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則正有
不如是而不足以交者
　愚按物猶事也嗜欲指飲食聲色而言凡人於
不齊時事物之來皆可施爲飲食聲色無所不
可故曰於物無防嗜欲無止若齊則防其邪物
訖其嗜欲訖即止也即如禁令凡齊戒日不飲
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音樂不理刑名
不與妻妾同處之類大事大祭祀也祭祀宜恭
敬恭敬即上所云非平日所當恭敬之謂青
田劉氏謂其非有大事不齊猶可非有恭敬不



齊大不可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也豈
所以語君子哉誠意伯未免拘泥之見矣
是故先期旬有三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
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
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
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紛冕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
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嗜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註云宮宰宮官也太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
也紛所以牽牲也芻謂藁也殺牲時用藉之涚盎齊
也盎齊涚酌也嗜嗜肺祭肺之屬君以鸞刀割制之
天子諸侯之祭禮先祼尸乃後迎牲　嚴陵方氏云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經宿而後致齊則謂之宿純冕者冠而後致齊則謂之宿純冕者冠而後致齊則謂之宿純冕者冠

註云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
疏云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
長樂陳氏云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
抑且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
在諸侯則竟內之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以樂皇尸
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冕而總干亦與
竟內樂之古者人君之與廟饗藉則親耕牲則親殺
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爲過矣　嚴
陵方氏云舞位則綴兆也君東上則於君爲祭主也
干戚武舞所執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
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冕下言總干而不言戚
互相備言總干固知其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所言
同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言與天下竟內共樂皇
尸也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諸侯之尸亦稱皇
者尊神而已　金華應氏云比干仗鉞乃武王臨陣
之容朱干玉戚爲大武象成之樂祭而用之於宗廟
既以顯先王之功舞而象其形容又欲使子孫知締
創之艱難而毋忘於持守故舞俑非不廣綴兆非不
備而君必親執干戚就舞位所謂總干山立武王之
事也因其事而原其初豈敢憚其勞而付之有司乎
先曰親執干戚而後獨曰總干者以干長於戚而成
列可觀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樂皇尸也所以悅



祖考也然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亦必冕而總干者祭
先聖先師而用之猶祭之因以樂皇尸也
尸猶皇考也　晉江周氏云樂皇尸分上是樂尸之
禮下是樂尸之義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
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
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
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
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
之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吳郡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
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武宿夜　長樂陳
氏云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祼是以降神者爲重凡
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
以貴人聲者爲重凡見於下管象武之器皆其輕者
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爲重凡見於前代
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道爲然祭之有是假諸物而
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己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
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
重耶志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耶祭有三重
則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禮樂之道成
於三謂之三道自由而行者言之謂之三重自時所

尙者言之　嚴陵方氏云清廟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武王之舞故重武宿夜獻有九而祼其一也故以屬言之於獻言屬則聲與舞可知矣君子之祭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必自盡者所以明重也三重之本在志禮則達之於外以承其志於內故曰道之以禮以奉三重內既盡志外又盡禮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聖人之道也　晉江周氏云首句是冒至周道也是言三重之實至聖人弗能得也是明三重之本於志以下是言君子之當役志也明重指內志說三重是祼祭之末亦爲祭之始薦獻以享鬼神以享尸則是尸所以飮食乃餕鬼神之餘此謂祭之始也鬼神之惠舞歌也自盡明重是盡志道之以禮三句是盡物志



物兼得本末兼該曰聖人之道正應聖人弗能得意見非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　烏程韓氏云上言順備只是奉之以禮此仍煞到心怵上去怵心動貌心動便有輕重在增字下之所之謂之志正言其動也動便爲增炤後文厚字

得奇戾志如何增以外助爲增炤後文厚字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

疏云此與下節明祭末餕餘之禮餕者人餕尸之餘也然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熟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能施恩惠者卽其政善故云可以觀政　嚴陵方氏云餕每變以衆故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則又加以百官蓋以示其惠之益廣然非定數也百官謂百執事謖興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謖者蓋不疾而速者神也尸神象也故特以謖言之　石林葉氏云餕雖爲祭之末亦爲祭之始薦獻以享鬼神以享尸則是尸所以飮食乃餕鬼神之餘此謂祭之始也鬼神之惠既以及尸而君卿夫士每變以衆則衆所飮食者乃餕尸之餘此謂祭之末終始皆餕則惠之術施矣先王祭而惠及下者如此爲政之道亦何以加之乎於君與卿而言君臣以卿之備於臣道也於大夫與士而言貴賤以爵至於士而止也於百官而言上下以其執事未必有爵也

愚按惠術之術與仁術心術之術同先儒訓術爲法非是百官進徹進當如字讀進徹之雖不言餕可知矣先儒以進爲餕非也山陰陸氏謂進而後餕餕而徹焉斯爲得之蓋百官於斯時自外而進徹而餕之

凡餕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註云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恩澤之大者祕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　疏云興起也初餕貴而少後餕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也故曰興施惠之象餕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是矣又曰諸侯之



之黍欲見其恩惠脩整普徧於廟中也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則稷可知以四簋而脩於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上先下後謂君上先餕臣下後餕非上有財物積重不以施惠使在下有凍餒之民也由餕見之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祇因祭祀之餕見其恩逮於下之理　嚴陵方氏云祭之爲澤幽足以及乎神明足以及乎人非澤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長樂劉氏云上以祭明人君爲政之道此以祭明人



觀而有得也竟內之象不是比類之詞言既以竟內之樂樂皇尸自當以皇尸之樂樂竟內此惠政之不可已者不言餕者而曰祭者餕是祭末一事祭則統始終而言以見其澤之大也是故以下只大概言惠之及下必然如此而民之待之又知其必然如此此卽行政之道也而卻由餕見之則豈不可以觀政乎

烏程韓氏云餕可以觀政不言順備然順備之義自在

愚按四簋云者因君與卿四人餕故用四簋其大夫士雖有六人八人之眾亦只此四簋而已疏言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是矣又曰諸侯之祭六簋留二簋以爲陰厭之祭恐未然蓋正祭無所謂陰厭也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祉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長樂劉氏云上以祭明人君爲政之道此以祭明人

君爲教之法　嚴陵方氏云爲物大者祭之體也與物備者祭之用也非體之爲大不足以致用之備非用之備不足以成體之大然則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亦在乎無所不順然後爲備爾故曰順以備其教之本與以上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君長內教以孝其親教以尊其君長由其君之明而已故曰則諸臣服從教以孝其親在乎崇重宗廟社稷而已故曰則子孫順孝盡祭之道而無所遺端祭之義而有所立有道有義教之所由生也於社稷亦言順孝者與祭義言孝之至也同義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欲明乎事上使下之道故也



蓋事上使下臣之事而已惡者好之對安者危之對好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上之使下以勢爲主下之事上以情爲主事上使下之道如此則所謂身行之也苟非諸人而行諸己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教之道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以爲教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晉江周氏云君子立教必由於盡道端義盡道端義正從明君與崇事中看出非有二意明君以臨政言崇事以臨祭言盡道端義繫承明君崇事講教生卽服從順孝也道以統體言義以節目言盡者渾全而無欠缺端者方正而無偏邪　松陵趙氏云兩物字俱作事字看與物當作與起乎物照下教字如服從順孝及下十倫皆所以興之也　忠臣事君孝子事親其本一也故借事君之身行以例明君之本教身行卽順順卽是本　烏程韓氏云祭之末教之本錯綜反覆遞相擊應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疏云此廣陳祭有十倫以顯教之本　長樂陳氏云



祭所以交神於無而寓理於有致理於幽而興物於明故其爲名則一而其爲倫則十此其以神道設教也鬼神父子親疎夫婦長幼五者內之倫也君臣貴賤爵政事上下五者外之倫也內之倫主於仁外之倫主於義仁必推而達乎義義必反而濟乎仁此所以內外交著而後相成之美盡矣　嚴陵方氏云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使事有所宜故曰義父子則慈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疎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內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

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爲主故首言之至於惠之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之終焉夫先後有序如此所以謂之倫也　福寧黃氏云此節是綱下十節是目　納蘭氏云集說引鄭注倫猶義也倫之爲解義字不足以盡之增韻倫次序也廣韻倫等也方氏陳氏之解最善

鋪筵設同凡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註云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　疏云此一節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　長樂陳氏云人道則貴別神道則貴親故葬



則同穴而祭則同庙也固凡所以依神然此依神而已而未至於交也故詔祝於室所以交神於陰而出於祊所以交於陽故曰交神明之道　嚴陵方氏云主陰陽之道言之則曰鬼神主幽顯之分言之則曰神明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石林葉氏云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几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爲祊則在門外此祭祀之終始皆所以交神明而饗之也故言交神明之道而事不足以言之

愚按詔祝於室即郊特牲詔祝於室禮器所謂血毛詔於室是也出於祊即郊特牲索祭祝於祊各詳二篇之注皆指正祭本日而言孔疏謂祊爲明日繹祭蓋非是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註云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天君之尊出廟門則伸　嚴陵方氏云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爲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爲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焉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爲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



也

愚按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之不當尊也故君不迎尸尸在廟門中神象也有君道焉則全於君以見尸之尊於廟中而卑於廟門外也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之必當尊也故不迎尸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矣君有臣道焉有子道焉以見君之卑於廟門之內而仍尊於廟門之外此祭祀之終始皆所以交神明而饗之也故言交神明之道而事不足以言之君迎牲而不迎尸者君爲尊臣爲卑正以明君臣之義也於君言全臣全子於尸止言全君而不言全父者此本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孔疏說是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註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　疏云主人爲欲孝敬已父故北面而事子行之尸則凡爲子者豈得不自尊其父是見子事父之道也少牢特牲禮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之禮故知是天子諸侯也鄭註朝事者以郊特牲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故知坐尸當朝事也

嚴陵方氏云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



故止以父子爲倫焉而特言祭之道者以此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疏云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　長樂陳氏云卿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殺而賤故獻以瑤爵至於士則德卑尤賤故獻以散爵而已　山陰陸氏云尸飲五若十二獻卿非其差也瑤爵散爵不言洗略之也　新安朱氏云古禮於今實難行當祭時獻神處少祝酌奠卒獻尸尸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眾賓等交相勸酬其繁且久所以季氏祭繼以燭　吳江徐氏云夫獻一也而由卿而大夫而士而羣有司是先尊而後卑也爵一也而以玉以瑤以散是重尊而輕卑也皆以明尊卑之等也前言貴賤此言尊卑無二義也　京山郝氏云疏謂九獻爲上公禮然則天子何以加焉又曰侯伯七獻至酳尸尸飲三朝踐饋食各一獻則是主人獻尸主婦不得與也子男五獻至酳尸尸飲一則是朝踐



饋食全無獻矣大夫而下又何以殺之皆似揣摩之說　武林顧氏云尸飲五七九不重重獻臣之不同耳獻以賓禮隆助祭者玉爵瑤爵散爵寓有品級爵同皆以齒帶說尊卑之等專主爵言下面自有長幼之序在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嚴陵方氏云昭穆固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爲主爾故下

總謂之親疏之殺也夫有隆殺然後有殺別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并言殺者言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首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之然昭穆以神爲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愚按鄭注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極是而孔疏則云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各有次序云云蓋此節經文無此意也有事於太廟言時祭耳延平周氏以爲祫祫亦非是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疏云爵以表德祿以賞功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而舍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也　延平周氏云君雖在廟中亦必南鄉者示其向明而聽天下爲不可易也臣雖廟中亦必北面者示其答於君自北始　山陰陸氏云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　嚴陵方氏云史則掌書者也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史由君右非重史也重命而已　講義云爵祿者非人君所得而私君既於



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註云校豆中央直者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鐙豆下跗也　疏云此謂上公夫人故副褘也尸酢夫人則執爵柄夫人受酢訖而以爵授尸則執爵足夫婦相授不相因故處襲因也主人受主婦之酢必易爵男子不承婦人爵也

吳江徐氏云君酢夫人東房此夫婦異位也夫人薦豆執校執其下跗不執校也尸酢夫人執爵之柄夫人受尸之酢則執其足不執柄也此男女授受異處也然不豆執其中央之直者其初執醴之人以豆授夫人則特執醴及尸與夫人所執異處雖君夫人相授受亦

不因襲其處也不特尸酢夫人易爵雖君夫人相酢亦必易爵更酌也○武林顧氏云執豆四句就男女引起夫婦來說不重

愚按爵有柄有足先儒謂爵爲雀形以尾爲柄必有所據講義謂爵之柄亦如豆之校在中央殆不其然爵下有三戈足則戈也爵既有柄又有三足則夫婦相授受原可不因故處若相因故處便爲夫婦無別如之何則可禮書謂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全不顧前後經文謬甚矣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



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者政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註云貴髀爲其厚也貴肩爲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　疏云殷質賤肩之薄故貴髀周文賤髀之隱故貴肩凡前貴於後此據周貴肩言之助祭者賜之俎貴者不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示均平也功立由於分俎人君欲爲政教必須如分俎均平也前體臂臑爲貴後體膞胳爲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爲貴脡脊橫脊在後爲賤脅則正脅在前爲貴短脅爲賤故鄭總云之屬以包之鄭不云肩者以周人所貴故略之　長樂陳氏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爲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爲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　講義云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則無不滿之患故人樂於從上之政令趨事赴功唯上所欲爲矣此事所以成功所以立也使爲政者惠下必均有如均此俎則何患事功之不立乎於餕可以觀政爲俎見政事之均善爲政者不



可不知也　晉江周氏云自首至祭之必有惠是言祭之惠自貴者至示均也是言祭惠之均未涉政說自惠均以下是言祭惠之均有以達於政也惠在頒俎上見惠均在不重不虛上見功之所以立三句是推原上去其實是申言上意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之序

註云昭穆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　疏云旅酬時賜勑祭者酒爵君衆兄弟子孫昭爲一列穆爲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穆與穆齒凡羣有司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

昭齒穆與穆齒鄭知賜爵爲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此別昭穆故知爲酬也　長樂陳氏云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隆於旅酬之後賜以主恩故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長幼之序也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



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疏云煇胞翟閽四者皆是賤官祭末畀以恩賜是施惠之道也作記之人見周刑人守門又何恩賜與之故明之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雖是賤人得恩賜也際接也　延平周氏云古者其道接也

有賞也　嚴陵方氏云春祠夏禘以飲爲主故曰陽秋嘗冬烝以食爲主故曰陰　石林葉氏云陰陽之盛止及禘嘗而不及祫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耳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之屬也仁用於秋政義之屬也國政則有田邑致刑則爲秋夏禘未嘗不行刑要之以仁爲主義主於秋嘗未嘗

不示賞要之以義爲主仁義備矣止曰禘嘗之義者指其立道而言之也　金華應氏云秋政若省斂斷刑皆是其施罰也則必草已艾而後施墨刑之輕者未發秋政則民亦弗敢草焉雖一草之微不敢非時而斬艾之故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草自可艾而非人踐之也　福寧黃氏云發爵賜服爲順陽義固矣刑賞並行而以爲順陰義者何所徵哉古記有之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此於嘗也出田邑之謂也草可艾則人君行墨刑苟未發秋政而行刑則陰事未始猶順陽以發生也民未敢艾草也此於嘗也發秋政之謂也蓋古記有是言故引之以爲證由此觀之不



惟順陰陽以事親又且法陰陽以立政故緊接曰禘嘗之義大矣卽此乃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順陰陽義祭義既有明文自當從之石林葉氏以灌獻饋食言無據發爵賜服節陰陽義嚴陵方氏注蓋附會不經夫爵曰命之爲陽義田邑曰出獨非君命乎服之在身何以勝陰祿以食人田邑在地何以爲陰讀之殊覺背理而粗淺　烏程姚氏云禘嘗烝分陰陽不必論矣唯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方氏以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解似未當何者饒及於夏始爲盛似也乏及於秋已爲盛矣其何以說出愚謂此盛字當以物爲驗春時生意雖發而未盛長也唯夏則爲盛長焉秋承盛長之後物漸收成而異於冬之斂藏故農稱有秋斯二祭時比春冬時較爲不同故曰陰陽之盛　納蘭氏云周禮大宗伯以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享先王詩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爾雅祭名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未嘗有春禴之制也故鄭注王制祭統春禴夏禘秋嘗冬烝皆云夏殷之禮然此特臆說無明文可據也其不信周禮者直指王制祭統所記爲周禮并詩與爾雅而疑之殊不知禮記乃雜採春秋戰國諸篇之說非周制本如是也故以爲夏殷禮者固無明證直以爲周禮者益屬武斷矣不若兩存而缺其疑也



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石林葉氏云君主祭者也故明禘嘗之義臣助祭者也故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而已明其義於內不可不盡志盡志者唯有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內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也

嚴陵方氏云君以道揆禮故曰明其義臣以法守禮故曰能其事義寓乎禮志存乎心苟有是心而無是禮亦不可以徒行故義所以濟志也有是義以行之而非有德之人則不可以苟作故曰諸德之發也以諸德之發故德盛者志厚義所以濟志故志厚者義章所得不盛則所積不厚所積不厚則所成不章章猶文之成而可見也竟內必以子孫爲言者以祭所以事祖考也禮固所以爲義而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以義之所可也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故曰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明其義故也　講義云君明其義然後能任其臣臣能其事然後能任君之事以有故不得已而使人宜若不如身親之爲愈也然雖使人也而於禮無闕者君明其義故不失其義也則雖身親之亦何足貴乎德由志而發志以義而成自然之符也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者人君躬行子孫之道以事其先則凡爲子孫者化之矣古之人使民如承大祭以其敬也不足以爲民父母而於祭之不敬見之其以此乎　烏程姚氏云古者世官世祿同姓爲多故說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故下文反言不敬者何以爲民父母　京山郝氏云義謂陰陽之義明其義者內盡志也能其事者外備物也君人不全道不備也濟志謂成其志之所欲爲也諸德謂眾德發謂顯於事　松陵趙氏云上節以四時引起禘嘗隨就禘嘗原其行政已明明揭出治國之本此節只要人明其義耳如此看方可融會通章　烏程韓氏云德者心所凝是怵前本體志者心所結是怵前作用總明一自中出生於心明義是盡義本領爲民父母煞歸治人之道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君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註云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鼎也　疏云自此至所恥也論稱揚先祖之美論謂論說譔謂譔錄祭器鐘鼎也　嚴陵方氏云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　廬陵胡氏云自名謂已能立身揚名以顯其親也能自揚名則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名也若身蹈不義而無令名雖銘人

誰信之刻先祖德善於鐘鼎而孝順之名成焉先儒謂自著已名於先祖之下非也若有心於自著已名何以爲孝子比次也銘其祖而身名成焉是身比也

石林葉氏云銘者名其祖考之美雖有惡焉亦孝子孝孫所不稱焉蓋唯賢者然後能之不賢則知惡必著於天下故曰爾尚蓋前人之愆唯忠唯孝忠孝之道唯賢者能盡言祖而不及考者舉尊以見卑也

講義云德善積於身功烈勳勞著於國慶賞爲君之所報聲名爲人之所歸是其美固已布列於天下矣而酌取其所宜稱者爲之誄論以銘之祭器以施之祭祀之間其可後乎孔子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稱揚先祖非崇孝乎祭義曰士庶人有善歸諸父母所以示順也明示先祖之美於後世使子孫有所取法非教乎　晉江周氏云此是釋銘之義而唯賢者能立之孝子孫句是言其爲孝銘者論誄以下申銘者自名之義顯揚先祖以下是著銘有所備之善此三善是作銘以後事下文眾善是未爲之先所備者正見惟賢者能之也　松陵趙氏云鼎銘之重存乎其人祖宗之美成於子孫只因子孫自不成名直把先人之盛德大業都是我湮沒矣讀自名也三句啟人多少自立之思至於稱美不稱惡之和謂義當得此銘也賢而不伐目下事　松陵趙氏云稱美不稱惡是謂壹稱崇孝順教上下皆得矣



者不能假使推揚稱或未明而欲揭其美反彰其惡者往往有之故稱與不稱處大費苦心曰論誄曰酌何等詳審這方是孝子孝孫之心　平湖陸氏云銘者自名注疏集說皆解得不妥愚謂是欲效法先祖以自成名之意故下文云身比焉順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註云美其所爲美此人爲此銘也　疏云造銘唯壹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謂上光揚先祖下成已順行又垂教來世也爲之者謂爲銘之人明足以見先祖之美仁足以著先祖之銘知足以利己得上比先祖也備此三事所以爲賢又不自伐是爲恭也　石林葉氏云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爲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辭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　廬陵胡氏云見祖美也與猶許也已仁故上許與之銘其祖也利者義之和謂義當得此銘也賢而不伐目下事　松陵趙氏云稱美不稱惡是謂壹稱崇孝順教上下皆得矣此亦人情常事及玩後節知足以利之句便見非賢

其所爲處正是自名之實明足見如上節論譔而酌
確知其美是他胸中了了處仁字所該甚廣如愼行
其身而不遺父母惡名皆是與之眞實處無美而稱
則爲誣稱美而失其當欲揚之反以損之其不利孰
是故知字比明字較精想見他稱美不稱惡一片苦
心所謂唯賢者能之蓋如此然恆人只道顯揚先祖
謂我能光顯祖宗卻不知此是自家本分內事如何
可伐故末二句大有提醒世人意知足以利舊作利
已之得次名於下者非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
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
類叛多略取此二以言之也　疏云按哀公十五年



傳蒯聵舍孔氏之外圃適伯姬氏迫孔悝於厠彊盟
之遂叔以登臺於是得國是德孔悝之立已也哀公
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
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卽逐之也公曰至休
哉是孔悝父祖鼎銘之辭孔悝是異姓大夫年幼故
稱叔舅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及殺叔武並見僖二十
八年左傳然左傳無孔達事傳文不具也襄十四年
左傳衛侯出奔齊是成公亦失國也休哉以上是稱
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至彝鼎是以身比爲比先祖
也　嚴陵方氏云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
故曰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
尊呼孔悝而命之也莊叔悝七世祖衛大夫孔達也

而不傳則其仁不足以與之也爲人之子孫不明不仁而且誣焉則恥莫甚矣　金華應氏云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其先世之舊皆以愛君憂國爲嗜欲言文叔能興起之也作率謂奮起而倡率之慶卿也古者慶卿同音其字通用故慶雲謂之卿雲先世纂乃祖服今又纂乃考服者世濟其美也銘出於孔悝之意而以爲公所予者示不敢專也　山陰陸氏云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辟君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也鄭氏謂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然經引此猶詩斷章取義　新安朱氏云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爲句極是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鼎彝　華亭周氏云銘鼎未幾而郎逐之可見此銘爲要盟矣是非不足辨禮經多出漢儒之手不能無雜也



愚按恤憂也休美也言文叔能致其身憂勤衛國公爾忘私夙夜之間罔有解怠於是衛國之民咸曰美哉公曰叔舅予女銘予錫也言賜女以鼎銘之辭也烝祭注作烝祭恐非是或曰烝彝是鼎名上文明題衛孔悝之鼎銘則不應并及於彝也六月丁亥禘祭之日也與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同據此可見禘祭之在六月無可疑者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武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註云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也　疏云此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　長樂陳氏云禮以祭祀爲先樂以歌舞爲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文王象武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大禹之樂也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於今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爲僭矣孔子曰吾觀魯之郊社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　山陰陸氏云大嘗禘言禘在下者非大禘也長發大禘祭天也言大以用天子之禮樂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則大夏有干戚焉其於大武者六階舞文二階舞武故曰大夏文武備若干舞無羽也羽舞無干也是之謂小舞即大舞干無羽者春秋傳曰將萬焉而問羽數於衆仲毛詩傳以干羽爲萬舞是也然則舞干羽於兩階亦武舞也而曰誕敷文德者格以武舞是乃所以爲文也以人臣所不能爲之功賜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之謂康　福寧黃氏云此言魯國郊社之美然獨未聞禮運孔子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之歎乎而曰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其失大矣宜與孔悝之銘俱刪去　京山郝氏云子孫能揚先美謂之至孝聖天所以教天下後世象賢也其辭莫詳於詩書雅頌訓詁皆對揚祖德足爲後世法蒯聵父子相夷孔悝之勳衛之簒也魯僭禮樂周公之衰也不君不臣不父不子故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記者特引三國之事繫之祭統之末倘夫子刪詩繫魯頌之意歟不然則記者之無識耳　瀟湘張氏瑤云魯郊禘之僭天下後世所共議也至以爲成王之賜則厚誣矣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由是觀之則郊禘不出成王之賜也明矣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言下稱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公羊穀梁及國語皆未嘗言之公羊子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大夏文武備若干舞無羽也是之謂小舞即大舞干無羽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春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皇氏之盟葢宏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徵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斯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以僭禮樂大小皆悉用之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而辭不敢受寧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形弓而曰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耶田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

郊禘是魯自僭也然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牽爲常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焉記禮者以爲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而疑似之說遂至於今　平湖陸氏云鄭注大夏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孔疏大夏言舞數則大武亦當有舞數大武言所執舞器則大夏亦有舞器故曰互也今人講論語八佾罕知其兼大武大夏矣又公羊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禮書云公羊所傳者誤也而不知非誤也

愚按魯之郊禘非禮具悉於禮運明堂位諸儒之說得張氏之論而其事益明曰成王賜又曰成王康王賜嚴陵方氏遂以爲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皆無據之言也

經解第二十六

疏云案鄭目錄云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一畢吳郡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之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橫渠張氏云經解文字明白人易見則喜人然所得少直舉其大端使人推廣則所得多也　吳江徐氏云此篇首言六經而其後或言德政或言禮不盡解經然以經解名篇者蓋取篇首以爲名爾　烏程姚氏云此篇分爲四段各不相蒙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長樂劉氏云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之世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諸侯入其國而其教可知　盧陵馬氏云其教可知者知其所以爲教之不同也

故說人其國其教可知也六經自有大義理在溫柔敦厚云云但只說得皮膚不曾說得聖人之精蘊且溫柔敦厚非必實以詩爲教也就其人之儀象如斯以爲教之不同也　山陰陸氏云詩性情也故曰溫柔敦厚而過者謂若得於詩之教也云爾故就其溫柔敦厚而過者謂



一段自入其國至深於春秋者也爲一段天子者節爲一段發號出令節爲一段禮之於正國也至末爲一段各不相蒙



之失愚也學者之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汙也靜不妄動也精純一不雜也微隱藏不露也易建天地陰陽之情順性命神明之理故其教如此恭謙遜也儉節制也貌矜曰莊心一曰敬禮以謹節文乃制心檢身之要故其教如此聯屬其策書之辭以知是非比合其所行之事以知善惡皆當時事辭之實故其教如此　烏程姚氏云此教字是風教之教其爲人也云云若就一人言而破之風教者無異也故說人其國其教可知也六經自有大義理在溫柔敦厚云云但只說得皮膚不曾說得聖人之精蘊且溫柔敦厚非必實以詩爲教也就其人之儀象如斯若得於詩之教也云爾故就其溫柔敦厚而過者謂

失之愚詩何嘗有失習之過者失之也觀下文深於詩深字自見得他經亦然　平湖陸氏云此一節言六經之教所得有淺深固而不能無失其義甚精集說王氏謂此決非孔子之言何也

愚按此與下節皆孔子之言也吳草廬謂春秋作於獲麟之年筆削僅終而夫子沒矣豈有夫子自言以春秋立教之事故以其爲人也以下爲記者之言竊意不然春秋魯史也夫子特脩之而已孟子不云乎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註云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石林葉氏云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爲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爲序禮與春秋以脩身治人之事而爲序六者之失蓋不深窮其理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松陵趙氏云六經者聖人治世之書原其意不過救亂止失教天下各得其所以爲人而止爲人之道則有若溫柔敦厚等種種不一然豈必斤斤焉頌風雅之章然後謂之詩讀典謨之書云云乎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就是詩之教矣然古自命閎通往往失之愚誣失之賊亂則何故也襲其迹而不知其深不實講其所以爲人之道也若其爲人也果溫柔敦厚而不失之愚雖未嘗一誦風雅之章吾必謂之深於風雅者也云云深字妙有變通見聖人教人初不在文章之末須實落把爲人道理深心體會方能救亂止失兩喝其爲人也語氣大是振醒此解經最切處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註云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居處朝廷與燕處進退行步與升車也

疏云詩曹風鳲鳩篇言君子用心均平威儀不有差忒故能正四方之國　嚴陵方氏云三而成之謂之參言天子之成位也兩而合之謂之配言天子之合德也配言德而參不言位者曰天子固知其爲位矣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日月並明故能明照四海不遺微小利欲有所周故言兼明必有所

合故言並微者顯之對小者大之對言其理則曰微言其形則曰小朝廷則向明而治之時也燕處則向晦而息之時也向明之時所以成物故道仁聖禮義之序向晦而息所以成已故聽雅頌之聲單出爲聲雜比爲音或曰聲或曰音互相備也鸞和見玉藻解石林葉氏云朝廷有所道燕處有所聽則曰居處有禮凡仁聖雅頌皆是也行步有聲升車有音則曰進退有度凡環佩鸞和皆是也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故百官得其宜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故萬事得其序自天子與天地參而至微小不遺皆聖人與天地爲徒也自其在朝廷而至萬事得其序皆聖人與人爲徒也　山陰陸氏云謂之環佩上玉也故以環該之　山陽彭氏云仁聖禮義性中固有之德無時不由而朝廷立四方之極尤爲關切此正天子涵養之密處勿作入手工夫看序非仁先於聖義後於禮乃四者各自有序也如親疎不紊爲仁之序是非不爽爲聖之序隆殺有差爲禮之序輕重適宜爲義之序於之序中更見養處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註云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　廬陵馬氏云發號施令而民悅則上下相親上下相親則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民不求其



所欲而得之則天地之害所以除去　臨川吳氏云第一二節言諸侯之教第三節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之而曰霸王之器　晉江周氏云霸王之器也以上是舉治道之要下二句是明其當務之意和仁信義就政上討不可作效言器即具字猶法度也意即霸王之心不成者不成霸王之業也

愚按霸王之器霸字即祭義近王近霸之霸說詳彼註延平周氏謂義與信和與仁得其變者霸之器得其正者王之器天台陳氏引醫子書霸王之器改作帝王之器皆不必曲爲之解也霸諸侯也王天子也霸王皆治民者也諸侯有

治民之意而
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其爲諸侯天子有
氏謂霸王只當治民二字其說亦通　此與上
節並不言禮注疏乃謂唯有禮爲霸王之器又
謂和仁信義皆存乎禮殆非是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
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也繩墨誠陳不
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
誣以姦詐是以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
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
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



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註云衡稱也縣謂錘也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
嚴陵方氏云衡之用權以角物而權繫以絲言衡而
不言權則以縣見之繩墨所以彈規矩所以畫故曰
陳設姦者不誠禮者不正詐者不誠禮所以止邪去僞故不可
誣以姦詐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道無方也
體之於禮則爲有此以禮爲主故爲之方焉士志
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敬則
不慢讓則不爭禮雖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其道
不過如是故曰敬讓之道也宗廟尙嚴故曰敬朝廷
尙爵故曰貴賤有位室家尙親故言父子親兄弟和

鄉里尙齒故言長幼有序奉者奉上之辭入者入內
之辭鄉里室家皆人之所居而已故每以處言之安
上治民者言上則知有下言民則知有君上下以分
言君民以名言禮所以辨名分而已名分既辨而民
不犯君則居上者得以安而不危上不偪下則爲民
者得以治而不亂故曰安上治下莫善於禮　山陰
陸氏云君子審禮變欺言誣可欺不可誣也不隆禮
言不隆禮不由禮行不由禮朝廷尙爵禮於此位貴
賤父子親仁也兄弟和義也鄉里尙齒禮於此序長
幼　延平周氏云敬讓之道莫重乎宗廟不能奉宗
廟則不能入朝廷不能入朝廷則不能處室家不能



處室家則不能處鄉里此其輕重之序也　晉江周
氏云禮包大小煩簡常變正國謂正國之大小等事
下三句皆取譬之意引孔子之言只重莫善於禮不
可便以安上治民硬與本文相貼
愚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衡而誠懸之不可欺
以輕重繩墨規矩亦若是而已誠字無甚深意
先儒謂誠猶至也又謂用不以誠則輕重不能
無欺是刻意求深之論也　此誠字非中庸誠
明誠身之比若謂輕重曲直必要至誠審量則
今之牙儈賤工皆其選矣豈不可笑　自此至
末皆言禮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疏云此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自此以下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意　盧陵馬氏云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屬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乎上則不相侵陵



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爲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爲喪禮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者人之所略而爲祭禮以時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摯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嚴陵方氏云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相尊敬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酒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也

疏云此覆說前經據人倫急切者在前先昏姻次以鄉飲酒乃至於聘覲也合言聘覲者以其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　嚴陵方氏云淫則爲過辟則不正爭則不止其所鬬則互相攻治夫婦之道苦者言不和也詩谷風刺夫婦失道而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則甘苦固所以言夫婦之道也前則以朝覲聘問爲之首而後及於喪祭鄉飲酒昏姻至此一皆反之者以明其禮之廢由失其序故也　石林葉氏云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爲序昏姻雖在上者之制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爲序蓋

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常在於淫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謹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敗昏姻鄉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辟爭鬬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僭逼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侵陵圖隣國者也　福寧黃氏云君臣之位失謂上陵下替君弱臣强也故爲亂之所由生非眞失位之云也倍畔是臣子畔君父由君臣之位失來頂朝覲禮廢侵陵是鄰國相侵陵由諸侯之行惡來頂聘問之禮廢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註云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教時也　疏云引易言事之初始差錯若豪釐之至小其紕繆以致千里之大證禮當防於初也　嚴陵方氏云室家者人之所願也因其所願而爲之昏禮則足以別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其所欲而爲之鄉飲禮則足以序長幼以至喪祭聘覲亦若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爲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先王隆之其以是歟　石林葉氏云禮不體則其教化微微者形而未大者也教以使人效之化以使人遷之故徙善而不自知其止邪也於未形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於將兆則人知捨彼以就此故曰遠罪而不自知先王隆禮其效若此　山陰陸氏云引易今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詞差於近也微繆於遠也大所謂繆以千里其幾蓋如此　烏程姚氏云首三句語極粹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禮別嫌明微每從初辨處早辨而預防之使淫心佚志莫敢以竊萌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知其教化如何其防止如何此先王必隆之以教天下



也此隆字正應隆禮隆字　晉江周氏云邪者君臣之禮失之類是也善者君臣有義之類是也罪者倍畔之類是也二句一氣趕下善惡不兩立也先王隆之承上朝聘等禮是隆之以治人也引易是證君子必隆禮以愼未形之邪意

哀公問第二十七

疏云案鄭目錄云哀公問者善其問禮此於別錄屬通論所問二事一問禮二問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疏云自此至爲禮也是哀公問禮之事以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禮　嚴陵方氏云其尊其義尊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禮運曰夫禮先之者死得之者生故曰民之所由生禮爲大自事天地而下皆有生者所用之禮君臣有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位言之男女也父子也兄弟也皆門內之治也故以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之　廬陵馬氏云禮莫重於祭故以祭爲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爲先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蓋事天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天謂之神地謂之祇此言天地之神蓋又可以通言也外則君臣由君臣而推之至於長幼上下皆有位而位則有等內則父子而推之至於男女兄弟皆有親而親則有殺禮所以辨異故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所以別之也　講義云前之君子謂孔子也後之君子謂時君也莫尊於天地之神莫急於君臣上下長幼男女父子兄弟之倫必待乎禮然後幽明之間皆得其所一日無禮則災患生而禍亂作矣是民之所由以生者果有大於禮乎　臨川吳氏云婦黨曰昏壻黨曰姻自家而推及異姓也閒見曰疏亟見曰數自長幼而推及游從也於神之大祭則舉二以包餘於人之大倫則衍五而至八此者指節事辨別之禮言然卽如此也君子以此敬事大神辨別大倫故尊敬之如此

答公言禮何尊之問

愚按君曰否君字疑爲公字未然字疑衍蓋因下文有然字接連故多此一字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疏云言古之君子行禮如此刺今不然　嚴陵方氏云以其所能教百姓謂以身教也不廢其會而於禮有所行不廢其節而於禮有所守有成事言教之有成效也治其雕鏤文章黼黻治其器以嗣其道也器之不成則禮之道或幾乎絕矣故必以嗣言之治玉曰雕治金曰鏤雕鏤言治器之功也文章黼黻言其飾也有曰喪紀有曰喪算何也以目言之則曰紀以數言之則曰算鼎俎祭器也豕腊祭物也宗廟祭所也物不止於豕腊器不止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之歲時以敬祭祀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也以序宗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



也即安其居節至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爲德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也夫禮上至於節事天地之神下至於與民同利則禮之道盡於此矣故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山陰陸氏云居節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醜猶惡也禹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若此者居節也若夫致美乎黻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即上脩其宗廟等事不得以居節目之

烏程姚氏云此要細看三箇然後字面見君子尊敬此禮然後以其所能者教百姓不廢其會節不遽教也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不遽治也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不廢其會節不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不遽治也安其居節也陸氏所解居節極是黼黻文章解見月令雕幾解見郊特牲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註云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　嚴陵方氏云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敖於物故其心慢眾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於理也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石林葉氏云



莫非好也從欲無厭亦謂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　都昌陳氏云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謂竭其所有也午與迄同

愚按實猶富也本之說文从宀从貫貨貝也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行淫而有得於心亦謂之德固民是盡者方氏解之曰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或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以致民窮而語氣未安予略爲增潤之曰固用民之力而不計其勞固取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以致民窮而計其勞固取民之財盡似爲得之

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

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親也親親也者親親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註云庶物猶衆事也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興敬爲親言相敬則親　疏云人有禮則生所以治愛人非禮不可禮以敬爲主故治禮則先敬敬有大小若敬之至極之中天子諸侯之大昏又爲大也國君雖尊服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也所以親此婦人欲使婦人亦親己也君子冕而親迎與起敬心爲欲相親捨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不敬於婦則室



家之道不正矣親愛則仁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　嚴陵方氏云古之爲政愛人爲大然而愛人無節則是墨氏之兼愛而已安能無亂乎故曰所以治愛人禮爲大禮以敬爲至非敬無以爲禮故曰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敬之至者唯以大昏爲大故曰大昏至矣大昏既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親迎必冕而親迎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親親也親親也者爲何我思此禮宜親而親之也故親親也者爲何又緊覆說舍敬是遺親也句緊接君子興敬爲親句又緊覆說國家民物之大皆托始於此實有不敢苟且之思後面物恥足振國恥足興全在此一興敬中矣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註云怪親迎乃服祭服　疏云冕則祭服也天子則

衮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　延平周氏云或者以親迎之禮止行於諸侯而孔子所以對哀公者蓋諸侯禮也或者以親迎之禮必達於天子而孔子所以言於魯國者蓋天子禮也二者之說以爲達於天子者是也夫天子勢之不可屈者也親迎禮之不可廢者也以不可屈之勢而行不可廢之禮則親迎所以重也且三年之喪者人道之始也亦必自天子達於庶人　烏程姚氏云天子諸侯其先皆有功德於民故祔繼先聖之後合二姓之好便生出子孫來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謂祭祀時君爲外主夫人爲內主之說也觀下文萬世之嗣也句自見　華亭周氏云并言天地原非僅諸侯之禮也注以先聖爲周公不可拘泥也集說石梁王氏之言爲是繼字似就嗣續上說訓作繼述之繼非也姚說爲優

愚按寡人願有言當爲句然字屬下讀言親迎雖爲大禮然爲尊服而以之親迎不已重乎先儒以然字屬上慶源輔氏云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恐未然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註云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以下是也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國恥君恥也　廬陵馬氏云遂之爲言專也夫君子之言必待問而後應也至於力不能問然後遂言之也　石林葉氏云昏以繼萬世之嗣而爲先祖後與之共事宗廟社稷以及天地所謂主

也君其粢盛夫人其祭服則內足以治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取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振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爲政之本孰有先於此乎禮其政之本與　金華應氏云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是時魯微弱甚矣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爲急故夫子以是告之　晉江周氏云祖考魂氣歸天形魄歸地故云天地之神明爲政先禮禮指昏禮言與上二禮字不同



愚按集說直言二字未詳孔疏解作朝廷不知其何本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焉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焉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焉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疏云上既答公以問政之事此遂廣言三代明王爲政之道　嚴陵方氏云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敬其妻所以爲下女之道敬其子所以爲蒼代之道若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皆敬身之道也自其與之齊言之則曰妻自其爲之配言之則曰妃其實一也　延平周氏云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後身者親之枝敬此三者非敬此三者也乃敬其親而已此三者有百姓之象焉故敬吾之身以及人之身敬吾之子以及人之子敬吾之妃以及人之妃然則大王所以推而至於天下者也孟子曰大王愛厥妃而當時無曠夫無怨女蓋此之謂也　長樂劉氏云君子所以敬其身非謂我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之於親儻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　烏程姚氏云詩頌太王曰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妃受命既固其敬身也如何其敬妻子也如何此其立民之象以愾乎天下者注但舉其平日之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於此章之旨爲未切　松陵趙氏云天下國家四字從來混帳天下指當時列國友邦言愾乎天下不是天下效法乃是物恥振而國恥興足以整頓綱維震動靈而爲天下諸邦之所不敢侮如此則政治大行而順於家者順於國矣愾言暨訖順言服從固自有辨不

然則國家順句嫌於複矣

愚按昏義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妻亦有著代之道故曰親之主也妻曰親主子曰親後亦互言之京山郝氏謂大王猶言大則以王不指周之大王其說雖是終不若承菴先生之說確然其有據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廬陵馬氏云言動者敬身之所愼也可言而後言則



無過言可行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以其貴者賤之所矜式也上者下之所視效也言而世爲天下法動而世爲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慶源輔氏云哀公猶問敬身善問者也愼言謹行以敬其身而百姓不命而敬恭焉所謂身以及身也故曰成已所以成物也　都昌陳氏云君子以位言之　晉江周氏云君子過言二句是起言動不可過之意言不過辭二句正是敬身工夫成親意是併及之敬恭謂法其言則其行而不敢忘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謂成其親之名也已

疏云言凡謂之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謂之君子之子是己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成其親之名也已　廬陵馬氏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人之成名百姓得而歸之者國人稱願之意如此也

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講義云我與人本無有異不能愛人決不能自愛不能自愛則雖有此身猶無有也不能有其身則心隨之地至迫於利害鮮有不動者是未識樂天之理也故唯樂天者而後身之成也爲可必　烏程姚氏云前從愛人爲大說到大昏而推本於敬身此復從愛人爲大說到有身以至成其身蓋爲政未有不務愛人者然非以敬成身未有可施於天下者故反覆言之　晉江周氏云上以謹言愼行爲敬身之道而此

又言愛人者以人君言行所發不過愛人而已不能有其身則說人來傷之不可說身已喪亡若亡身又安用安土樂天全要照下文看　烏程韓氏云政本愛敬雙提一路卻只說敬所以重提古之爲政煞到成身上說出所以愛人爲大之故從人道追到樂天以啟天道之問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石林葉氏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所謂物者凡吾身所具有者也不過則無以加之辭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物而人不能成其身亦何以位天地而成三才之號乎　烏程韓氏云



不過照過言過動拈一物字便天人都攝在內

愚按心與謂不過只是盡所當然未至則求止已至則卽止物字以人倫庶物點且勿露仁孝極是以下文有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二句在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石林葉氏云問成身則曰不過乎物成身者仁也仁者具人道而過乎物者非所謂人道也問天道則曰貴乎不已不已者亦非所謂天道則不當於物仁人孝子皆曰不過乎物仁能盡人道孝能盡子道　吳興沈氏云鼻曰口耳百

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禮智亦物也舉天地萬物之理備於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唯不可過過則非天理也是故仁者之過至於兼愛則無文孝者之過至於勇者割股怯者廬墓皆過也　廬陵馬氏云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邇不嫌於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石林葉氏云孝者仁之本指其成親則爲孝仁者孝之達指其成身則爲仁親者有我以



物也天者命我以物也存其心養其性則足以事天而仁足以成身矣有親焉言不過辭動不過則以謹其身則孝足以成親矣有天焉推其事親之心以事天故始言仁人推其事天之心以事親故終言孝子

　廬陵胡氏云罪謂有間而不能勤行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君以納言納諫爲德此云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臣以諫行言聽爲福　建安松陵趙氏云仁人孝子總此一人愛親敬天總此一事只一不過乎物便可俯仰無慚事親也是事天也是更何必分仁孝之名合來只成得一箇孝子之身說到此際眞是平易近人　忽仁孝並出忽單出仁人忽又單結孝子文法錯綜即此數句該盡通章無

窮轉折所以爲簡切之言

愚按子志之心也此句難解疑有脫誤鄭注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廬陵胡氏謂夫子之志是吾之心也慈谿黃氏謂記於心或可吳江徐氏謂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請事焉爾總屬强解竊意公之言以爲寡人之憃愚冥煩子志之於心不肯盡言耶夫子因是愀然避席而盡言以對之如此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疏云案鄭目錄云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此於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云燕居言仲尼閒居言孔子蓋自其弟子所稱則曰孔子自其記者所述則曰仲尼山陰陸氏云退朝曰燕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註云縱言泛說事居女三人者三人且坐也凡與尊長言更端則起　嚴陵方氏云周言其不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　烏程韓氏云慈姚氏云周流無不徧即下文適中之意　松陵趙氏云以禮周流無不徧是一篇之總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嚴陵方氏云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不以德謂之逆給則論語所謂口給者也　講義云孔子嘗言巧言令色足恭鮮矣仁近仁信乎給之能奪慈仁也慈仁人之道也以言之捷給不謹故實則無所奪矣　京山郝氏云野與逆其失似慈仁故獨言給奪慈仁再云子曰居書誥屢云王若曰也　晉江周氏云之以禮則無此病逆雖致亂然人皆知其爲惡唯給則似仁而非人所難辨故指言之

仁爲後許多仁字伏案

愚按越席而對並非違禮疏家謂其問禮不讓夫子因感喻之鄭註又謂辨近於給故夫子言仁者以感子貢也恐皆未然此章上文記三子縱言至於禮夫子又言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而無不徧此節夫子因子貢之問正言禮之所以周流無不徧處在於不野不給不逆也絕亦不必序年齒無感喻子貢之意且聖賢問答進曰則言游亦以爲先後也觀後子貢退言游竊意越席云者不讓子張夫子何以不感喻之非侍坐之序子張未對而子貢走也逾也又進也三子侍坐縱言各有席位子貢承夫子之問而出其位進而對之故云越席而對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而

對卽此已而子貢退言游進與越席而對同中者無過不及之謂此三中字與下文此中制中中字無異蓋敬恭勇皆當依禮之中若不中便失之野與給與逆矣野給逆俱屬過一邊似禮而實非禮以其不中也而不及敬與恭與勇者且無論矣中字不作去聲注說集說皆誤此言不中下文卽言過與不及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註云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疏云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愛而不能教 延平周氏云子張之於中道則過而子夏則不及子產之惠猶衆人之母則亦過也而又不能教則亦不及也方其言子張子夏之不得乎中道則必以子產參之者意乎子產之於中道猶不免有類乎二子則中道之所以爲難也 嚴陵方氏云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惠而已是能食之也然不知爲政是不能教也故曰猶衆人之母 臨川吳氏云卜商雖不在坐并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



愚按此中者卽此禮之中也禮乎禮者見得禮極其鄭重不可過不可不及故緊接云夫禮所以制中也

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延平周氏云惡而不以禮非仁也好而不以禮非仁也唯仁者爲能惡能好而禮者乃所以領惡而全好者也

愚按領如領路一般全是完全而無缺領惡而全好者蓋領可惡之不仁而歸於仁全可好之仁而無一不歸於仁卽下文郊射嘗禘饋奠射鄉食饗諸禮是也鄭注領猶治也好善也作善惡講然善者好之而惡者惡之亦是禮胡氏曰領猶理也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之也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已集說引之皆非經旨

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嚴陵方氏云子游固知領惡全好在禮然未知所以謂之禮果安在哉故問之鬼爲陰神爲陽天地主乎

陰陽故郊祉言仁鬼神自嘗禘而下皆言禮而特於
郊祉言義者蓋義者禮之所尊故於郊祉言之饋奠
始死者之奠也死言其事喪言其禮射以賓賢能鄉
以序長幼鄉以大言之黨以小言之食以養陰氣饗
以養陽氣賓以君言之客以臣言之先郊祉後嘗禘
尊親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也先饋奠後
射鄉重輕之序也先射鄉後食饗眾寡之序也　廬
陵馬氏云郊祉嘗禘饋奠所以全好於其幽者也射
鄉食饗所以全好於其明者也仁者推恩而及之之
意郊祉外祭也所以仁鬼神嘗禘內祭也所以仁昭
穆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



此不及冠昏者蓋冠昏在我之事在我則不可推恩
及之是以不言　新城鄭氏云仁體物不遺禮者體
此者也禮無不體則仁無不莫　晉江周氏云昭穆
以祖考言之集說羣昭羣穆則以生者言之矣不可
從　烏程韓氏云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明
是禮後然非禮則仁不顯故云如此而後君子知仁
東海胡氏云仁以心言如鬼神昭穆死喪乃吾心
所欲報者鄉黨賓客乃吾心所應接者所謂仁也曰
仁則有好而無惡所以仁則禮之制中者也

愚按郊特牲祭義祭統中庸並云禘嘗而此與
曾子問則云嘗禘祭統又云大嘗禘其言禘嘗



疏云前明郊社等禮各有所因故此廣明郊社禘嘗
明而用之則有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諸事各得
其所宮室得其度謂宮室高下大小得禮之度數量
鼎得其象謂觧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法象
味得其時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
又獸人春獻獐夏獻麋是也樂得其節謂樂曲之節
車得其式言所乘之車各得其所載之尊卑也鬼神
得其饗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也喪紀得其哀謂
五服親疎各得其哀情也辨說得其黨謂分辨論說
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之義理官得其
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之體政事得其施言布

政治事各得其所施之處則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合結用禮之功也　廬陵馬氏云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藏於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禮陳於其外因義以致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國其如示諸掌平推而通之以至於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無不得其宜　嚴陵方氏云居言其常居處言其暫處室有奧阼席有上下所謂居處其常居處言其暫處室有奧阼席有上下所謂居處有禮也故長幼辨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所謂閨門有禮也故三族和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所謂朝廷有禮也故官爵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謂田獵有禮也故戎事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所謂軍旅有禮也故武功成或曰戎事或曰武功何也以器言則曰戎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之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戎於功則曰武戎事閑然後武功成固其序也自宮室得其度而下皆以本於禮故能各有所得焉加於身則以禮加於身也錯於前則以禮錯於前也無所不用禮故動皆得其宜所謂凡衆者衆則不一凡則總而一之之詞　臨川吳氏云前言朝廷有禮謂君相主治朝廷用人各當才德故貴賤有序後言官得其體謂官屬分任一職如人身之一體者上下相維而不可離也此一條推言五有十一條答子游以五仁者本也得者效也　松陵趙氏云郊社宗其禮至大其義亦至深故於上文五禮中特舉其尤重者言之治國如指掌乃喝起下數節以見無不徧意與中庸理明誠格不同以之居處以下言禮之隨地周流宮室得度以下言禮之隨事周流總在治國上說玩下節治國無禮句可見



愚按鄭注三族父子孫也局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鄭注亦曰父子孫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孔氏云三族謂父子及孫亦與鄭注同也羅泌有云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爲五也鄭注所謂父子孫者其意亦若是而已士昏禮記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賈氏疏云大功之喪服內不廢若期親內則廢故舉合廢者而言以其父昆弟則伯叔及伯叔母已昆弟則己之親兄弟昆弟則子之適子庶子皆己之期服內親也鄭注此雖與周禮二記微有不同要之皆指本族而言不指異姓也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張晏注三族父母兄弟妻子如淳則以父族母族妻族解之此皆不通之論也爾雅云內宗曰族母妻曰黨蓋母妻本異姓不

可以族言也今律謀反大逆條凡謀反及大逆
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
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
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
皆斬此罪及三族者祖孫父子兄弟也三族者
其言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者以其同居故也
伯叔父者即鄭注士昏禮記所謂父昆弟也兄
弟之子亦期親故與己子同也鄭注己昆弟子
昆弟己包在父子兄弟之中要之祖孫父子兄
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皆三年期服內親於親
最近於服最重故連坐之自古所謂夷三族者



不過如此律文又云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
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並不在
皆斬之列則母妻尙且不斬豈有波及母妻之
黨益信張晏如淳之說爲大謬矣若嚴陵方氏
釋此三族以爲父子兄弟夫婦引易家人爲證
雖於閨門之內四字相合然亦非三族之確解
故刪去夫婦以存其說并詳識三族之同異與
明禮者商之且與明刑者觸類而通之吾友周
子荊山見之歎曰以此駁正張晏如淳眞可爲
仁人之言明成祖之於遜志夷至十族死幾千
人其虐在始皇之上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
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焉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
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
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
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
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
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
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
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



疏云前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明諸事失禮則其
功若失其制則不能閑也前云成武事有害以之居處以下皆謂無禮有失翻前經得禮
之事前云閑戎事若失其策則不能閑也前云成武
事有害以之居處以下皆謂無禮有失翻前經得禮
事如此則爲君上失德無以爲眾人倡始而使和合
者也　嚴陵方氏云卽者取之以爲己之謂也取是
事而治之以是禮故曰卽事之治以譬譬之相幽室
之燭焉倀倀無所如之貌手足在下故以錯言之耳
目在上故以加言之進退揖讓不可過故以制言之
　晉江周氏云禮者何卽事之治而不亂者也蓋有
一事卽有一事之治有萬事則有萬事之治整頓條
理一番便是治便是禮非禮自禮而事自事也君子
有其事必有其治人倫日用之間名數等威之際無

一物而非事則無一物而不在於禮事無不治而禮
即在是矣若使治國而無禮譬如瞽之二句是喻其
不可行譬如幽室之中是喻其無所見手足三句身
不脩矣居處以下凡事不治矣始於身之無禮而至
眾動之失宜如此則何以率先天下而使之洽於禮
乎求治國之如掌不可得矣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
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
疏云子游問禮孔子特爲說之自此以下孔子總爲
三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內大饗爲重故此經特
明之　嚴陵方氏云知此則知禮樂之情者也知禮



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故雖在畎畝之中人事
之必曰聖人已
愚按夫子之言曰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
四焉言禮猶有九項大饗之禮則有四項非大
饗之禮有九也九禮之詳既不可得而聞矣大
饗有四者一爲饗帝二爲饗親三爲王饗諸侯
四爲兩君相見者即下文所言者是
五而以大饗有四曰迎賓曰獻賓曰樂賓曰送
賓通前爲九全不顧經文口氣如此解經經學
所以愈晦也總之九禮經不及詳而大饗之四
經亦不歷言之以致議禮者之聚訟如此或曰
此節下疑有脫簡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
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
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



諸侯來朝者也孔疏用王肅及康成之說而曰
大饗九者揖讓入門至升堂一也升堂樂闋二
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四也行中規配前爲五還中矩通
前爲六和鸞中采齊通前爲七客出歌雍以送
之通前爲八徹以振羽通前爲九大饗有四者
謂賓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賓
飲訖而樂闋一也賓酢主人金奏再作主人飲
畢而樂闋二也工入升歌清廟三也歌畢堂下
管象武四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五也通前四
事爲九也蓋大饗有四乃舉一而漏其三禮猶



有九乃牽樂而湊其數支吾極矣臨川吳氏以
仁鬼神仁昭穆仁死喪仁鄉黨仁賓客爲禮之
五而以大饗有四曰迎賓曰獻賓曰樂賓曰送
賓通前爲九全不顧經文口氣如此解經經學
所以愈晦也總之九禮經不及詳而大饗之四
經亦不歷言之以致議禮者之聚訟如此或曰
此節下疑有脫簡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
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
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
見然後謂之大饗正與此合鄭注此大饗謂饗

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註云采齊薤振羽皆樂章　疏云下管象武之上少牢升歌清廟一句下文既詳故略之　長樂陳氏云大饗之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揖讓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興樂也揖讓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樂也禮見於揖讓而爲仁之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禮見於揖讓而爲仁之容樂見於樂闋而爲仁之聲大饗所以仁賓客者也接以禮者必樂之以樂樂者必節之以禮苟明於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至此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



采齊則饗禮之末儀也客出以薤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節也　延平周氏云金主義而兩君相見其情亦主乎義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其德之能秉於天子也故詩謂秉文之德下而管象示其事之可致於禘祥也故詩謂維周之禎古之君子所以不必親相與言而其意自傳者以禮樂相示而已

嚴陵方氏云夏卽大夏也以文舞名故謂之夏籥此止言籥者主律言之也後言升歌清廟而管象與明堂位所言同義示情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夫始相見彼此之情慮難以通故金作於入門之時以示之示其情

矣又不可不將之以德故升歌清廟以示之示其德矣又不可不補之以事故下而管象以示之　山陰陸氏云清廟象雍振羽蓋唯魯與二王之後大饗而後有之故其言如此據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同也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祭統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此天子之樂也然則燕禮升歌鹿鳴遊清廟下管新宮遊象入門而縣文雖小異而義無不同也諸篇先儒解之不同與升堂而樂闋者春秋傳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縣與是也升歌下管當此節今言管不言歌略二雅也據象武頌也以雍以振羽頌也升歌清廟下管新宮遊象入門而縣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者言下而象武與夏籥序



興知然者以下而管象知之也此兩君相見之樂也據此諸侯蓋下管象舞大武夏而已燕禮曰下管新宮若舞則勺此大夫下管新宮舞勺而已傳曰萬入去籥若魯用王禮則以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也禮也唯天子以六樂六舞大合樂耳　武林顧氏云君子知仁指觀禮者於樂闋知兩君相愛之仁於升歌知兩君讓德之仁於管象知兩君成事之仁物即事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爲善也　長樂陳氏云禮繁則亂非所以爲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爲節也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行旋迎送徹無不在禮即中規之類主獻賓酢皆情文舞也是矣疏云夏籥序興者謂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武次序更遞而興亦未爲不是但止解下管象而不及武舞當云初時於堂下管中吹象武之曲庭中舞大武之舞已後與夏籥文武次序更遞而興便無遺義矣象武之曲即周頌武之篇所謂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非維清緝熙祭文王之詩也說見文王世子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疏云此明禮樂之義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爲善也　長樂陳氏云禮繁則亂非所以爲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爲節也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

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節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則與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無序能無繆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德何以爲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　慶源輔氏云動則爲禮作則爲樂禮緣人情故通於詩有其序故成於樂發於心故根於德　福寧黃氏云先言禮樂而後獨言禮者禮先樂後禮得其理而樂自無不節矣



晉江周氏云理節是禮樂之道言之非以禮樂本體言也理是得其條理節是得其節制無理不動二句方涉君子用禮樂上去不能詩以下則專言行禮之資不言樂者禮樂非二用互相見也　松陵趙氏云通篇言禮忽又兼樂忽又及詩詩與樂皆所以調和禮者正恐人徒襲禮文忘卻行禮時一段太和眞意卽如主賓相接時若非有管絃升歌之樂如何情意歡洽得來故不能樂於禮素句爲一節之旨卻原歸到德上關動篇中仁字又爲通章論禮之全旨也

若如常解將禮樂平提下三句茫無頭緒矣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疏云此明行禮在人　盧陵馬氏云制度者文爲之體文爲者制度之用籩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爲也制度文爲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　臨川吳氏云此蓋承上文薄於德於禮虛之言而申之人謂有德之人　松陵趙氏云兩借在禮以責成在人猶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這便是能動能作的君子能知能事的聖人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疏云前經孔子稱唯人能行禮子貢唯聞夔善樂不聞夔達禮故越席而問夔於禮其窮與孔子言今人解樂或全不知禮夔是古之人禮非全不知也素謂樸素偏謂不備具皆不得謂窮夔禮樂兼有但樂優於禮故特通達於樂是以賢名流傳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更重美夔云古之人也與今人別也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亦何嘗不知禮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

古今常事不可廢改昭然若發矇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　疏云目巧言但用目準視巧思也古之義也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言能使貴賤長幼男女殊別外內莫敢踰越者皆由此禮樂之道而出也　嚴陵方氏云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政者正也子張問政孔子以是答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爲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爲樂也言而履之謂踐言行而樂之謂安行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又有其位焉固有所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



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萬物者萬事也服體者各服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詰云錯謂施行也言禮樂足以爲政也自目巧以下



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烏程韓氏云仁是禮之眞意樂是禮之精神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正要曉得此二種既已說明自應單結禮字與篇首發端之旨相應不須復粘仁樂

愚按目巧之句言以目巧之於室則有奧阼也於席則有上下也於車則有左右也於行則有隨也於立則有序也皆禮之所在也無之則亂可見行禮全在目巧若依注目巧單屬作室豈作席作車獨不用目巧耶行禮不以目譬猶瞽之無相焉倀倀其何之目而加之以巧大有深意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疏云案鄭目錄云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爲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疏云此篇子夏之問大略有二從此至施於孫子問



民之父母自三王之德以下問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以終篇末詩大雅泂酌之篇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爲民之父母也五至三無通幽達微觀微知著豫見禍害使民免罹故爲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福亦先知之此主爲民除害故舉敗言之　藍田呂氏云禮樂之原在於一心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乃一心之用也人心其神矣乎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所以爲神也　嚴陵方氏云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而達外故曰行橫於天下者以是道廣被於天下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止言敗者君子思患而預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也　金華應氏云凱弟樂易之象而粹然有父母之心也必達於禮樂之原而後能充禮樂之用橫者充塞而橫流也父母之心惻怛懇至而赤子痒疴疾痛無纖髮不切於肌膚四方萬里微有禍敗必先知之蓋愛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之幾微萌芽者稍觸於吾身而無不知焉如此而後無愧於父母之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註云凡言至者至於民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　疏云此五至者君民同有感之在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　長樂陳氏云孟子塞乎天地者專言氣此塞乎天地者則兼言志何也蓋志之爲物常先於氣而爲氣之帥氣之爲物常後於志而爲志之用孟子言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直養而無害則氣之所以塞乎天地者豈非志乎　山陰陸氏云五至言頓至也一事妙五事俱妙　廣安游氏云志也詩也禮也樂也哀也相因而生相尋而至者也必有以致之而後可也是切也治心於屋漏之間致謹於杳

冥之中雖明目傾耳不可得而見聞也　慈湖楊氏云志卽詩詩卽禮禮卽樂樂卽哀志氣卽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何也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無不可者人情豈能終樂亦有哀焉有所感焉則哀有所惻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烏程姚氏云詩禮樂哀四字要看得細五至雖有次第而總由一志字來此志一至四者自無不至不則雖欲强其一至有不可得者故下文云志氣塞乎天地　子民之心誠切懇到心口之間自然欲隱祕而不容得者這便是詩至有是心口之圖維自然有許多經綸料理出來這便是禮至有是經綸料理自然欣喜從事而不爲疲這便是樂至樂此而不爲疲則視民如傷唯恐或陷於危亡也將慼然而不自寧這便是哀至哀本於樂樂轉爲哀朝夕往來於中無少止息這便是哀樂相生所以視不可得而見聽不可得而聞而此志此氣充塞於天地之間也此之謂五至恐非與詩立禮有序有和之說若謂君樂民之生哀民之死民亦樂君之生哀君之死爲哀樂相生抑遠矣謂塞乎天地卽所謂橫於天下也抑又戾矣

松陵趙氏云五至只一志至詩禮樂總是他志中要如此未曾說及治道故緊接不可見聞以贊其志之充塞無間也治道在他意中三無曰行方及治道試思父母愛子此志如何周到如詩以道性情禮以謹節文樂以和安樂哀以防禍患意中一一思想到來何窮何極何可見聞只有一團精氣貫徹其中而橫塞無間耳志結於中氣亦非外須知志之所以能至卽爲氣初非二也　宜興堵氏云達之了手處是志之所至

志氣塞乎天地達之入手處是志之所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疏云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夙夜基命宥密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威儀逮逮邶風柏舟之篇凡民有喪邶風谷風之篇　長樂陳氏云有聲之樂有體之禮有服之喪文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情也有其文未必有其情有其情無所事於文此三無之所以爲天下貴也宥則寬而不迫則無憂靜而不發則常樂此其所以爲無聲之樂也威儀之可畏可象則不離於有體至於逮逮而不可選則歸於無體此其所以爲無體之禮也凡民於己則無服匍匐救之則爲

喪此其所以爲無服之喪也　慶源輔氏云古人所引詩各以其意之所取而言之蓋不必同也讀者各隨其事以觀之而不以辭害意焉則得之夙夜基命宥密則無時而不和威儀逮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節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則哀不必見於服也　臨川吳氏云所謂禮樂之原非眞有聲而後爲樂有形而後爲禮有服而後爲哀故以三無言之　烏程姚氏云樂必有聲乃欣喜懽愛有不可得而形容者則無聲之樂也禮必有體乃品節經制有不可得而儀象者則無體之禮也喪必因服乃哀閔痛傷有惻然出於哀經之外者則無服之喪也故下文引三詩以擬



其近　夫子斷章取義將基命宥密一語形容樂之無聲恐不當作寬靜安民解威儀逮逮不可選也將并威儀而悉忘之矣所以近無體之禮　松陵趙氏云三無即五至中禮樂哀之存乎志者也言禮樂哀而不言詩者無言之詩即志也又無聲之樂該之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既起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慶源輔氏云子夏因詩以識其意故贊其言之美盛如此雖然義理無窮不敢以爲盡也故爲疑端以發夫子之言然則商可與言詩前所云是其大概耳然服而行之則其次第興起又有五焉氣志不違則持其志無暴其氣矣氣志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矣氣志既從則養而無害日聞四方則塞乎天地之間矣氣志既起則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合乎沖漠之氣象矣歷是五起則知夙夜基命之詩眞足以爲無聲之樂矣威儀翼翼則理益進於中施及四海則四達而不悖矣歷是五起則知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之詩眞足以爲無體之禮矣內恕孔悲則惻隱之生於心也施及四國則仁心之達於外也以畜萬邦則達於外者益廣而有以成物矣純德孔明則存於內者益大而充實光輝矣施於孫子則純亦不已萬古一息而不可以限量言矣歷是五起則知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詩眞足以爲無服之喪矣　烏程姚氏云服之云者常致五至行三無而頃刻不離於心也若爾則由中達外發越奮揚將有不可遏抑者此一段光景甚佳故云猶有

五起恐非所謂五種起發其義也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此便是五起光景五至總是一無就無聲之樂說到氣志既起完志氣塞乎天地一語其無體無服從可知矣首節云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後何無一言及之也哀亦至焉哀甚麼無服之喪喪甚麼總是此憂民之心豫圖於未敗之先也故直說到氣志既起施及四海施於孫子處　上云志氣塞乎天地此就氣志不違直說到氣志既起總是此志此氣也上從志之所至說將下故云志氣此就無聲之樂發出來故云氣志耳必到氣志既起方完得志氣塞乎天地一語



武林顧氏云每一無有五起相承說下咏歎贊美總是君子服三無事前二段在自身上不違者中節之和與未發之中此心如一而不乖也既得比不違略進得吾心自然之中和耳遲遲從容無迫促貌到翼翼方是王度根於王心內恕因心所推孔悲無限矜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

疏云自此至篇末子夏問三王之德參天地夫子答以三無私之事并明湯及文武三代之德詩商頌長發之篇　嚴陵方氏云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

陽之用方其參之以居體則止以天地爲言及其奉之以致用故兼之以日月也其曰以勞天下則其爲致用可知矣夫天之運轉地之生育日月之升降變化不停可謂勞矣而奉斯三者以勞天下亦然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故曰無私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載故曰無私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照詩之所言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而不及地與日月者舉大以該之也　石林葉氏云所謂參者與文武者舉中以該之也　石林葉氏云所謂參者即易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地則其明必合於日月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帝命不違先天者也至於湯後天者也湯降不遲下人者也聖敬日躋人尊之也唯其下人而人尊之故昭假遲遲唯其先天而不違也故上帝是祗則命式之以九圍亦順乎人也



藍田呂氏云先儒讀至於湯齊當以本文爲正帝之命讀聖敬日躋爲齊詩本作躋當齊一湯之屈己下士敬殷不相違戾以至於湯而皆齊疾不遲故其聖敬日以升進然其昭顯假至於天未嘗汲汲然凡以致天命而已是故天命用事於九圍也湯之德如此所以能參於天地也　烏程姚氏云昭格遲遲上帝是祗此是湯之心事此正其聖敬日躋處故曰是湯之德也注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語極精透　山陽彭氏云引詩直須拈德字以首二句作冒齊卽上參字意湯降二句言其德也昭格二句德之無私也九圍句是德之符驗總是推明首二句湯有無私之德如此二王不例見乎

愚按鄭注勞勞來音去聲然依方氏解當如字讀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疏云此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爲教風霆天地其有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上雷出於地故偏繫於地藍田呂氏云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



風雨霜露施於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教也風之動蕩霆之震耀流形於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發生者亦可取法無非教也　嚴陵方氏云神氣神氣散而爲風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故曰地載神氣神氣行而成形故曰風薄而爲霆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行而成形故曰風霆流形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夫風之行也植物之甲者莫不拆霆之震也動物之蟄者莫不蘇則庶物露生於此可見　慈谿黃氏云蓋聞有天雨有雷雨天雨遠雷雨近故此章以風雨屬天以風霆屬地其審之矣世有風雷大作而高山絕頂晴皎自如者風霆非卽地之神氣爲之乎

愚按風霆者神氣也神氣風霆是解神氣二字

藍田呂氏以此句爲衍非也不曰春夏秋冬而曰春秋冬夏不曰地載神氣風霆流形而多用此一句蟬聯而下正是文章之妙處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疏云詩大雅崧高之篇崧然而高唯是五嶽其形峻至于天降此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也所得賢臣唯爲四國藩屏及四方宣揚威德不私爲己是奉



天無私之德也案詩甫侯謂呂侯也穆王時訓夏贖刑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嶽祀有功故嶽神輔助宣王爲生申甫又詩蒸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嵩高生甫及申全別蓋此鄭注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箋詩始得毛傳知甫申同出伯夷故與禮別也　嚴陵方氏云有清德在躬不爲物所撓則其氣如神矣有明德在躬不爲物所蔽則其志如神矣書言外之所耆欲言內之所欲謂所願之事也將至謂有所由來之漸也其來也必有以開其端而爲之兆故曰有開必先　石林葉氏云雨降而先出乎雲者天也國家將興而五嶽必生賢助者天人之相應也然申甫之德致王業故三代之王必皆先之也引詩皆取類言之也

此篇始論爲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地之德致五

至行三無者爲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必得賢佐有令聞然後可以施爲故以嵩高江漢之詩申言之　山陰陸氏云嵩高江漢宣王之詩也今更以爲文武大王之德何也其揆一故無二也亦宣王不能如是不足以使周道粲然復興　烏程姚氏云令聞從令德來必先其令聞者必先其令德也故上文曰湯之德曰文武之德此總曰三代之德也然又曰大王之德者何禹治水土地平天成功德與天無極此不必言唯湯武放伐功在天下不小然所以篤生此人者全由祖宗積德所致故論湯之德曰帝命不違直究其自契以



來爲天命之所向論文武曰弛其文德協此四國直言此是大王之德見此令聞所從來者遠故其奉無私以勞天下其德與天地相參也　子夏問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又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其有關於世道不小夫子一告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一告以奉三無而先令聞其有裨於世道甚大　烏程韓氏云上節天地先而文武之德後之此節祖德先而三代之王後之　宜興堵氏云天地以必先者啟之祖宗又以必先者啟之三王何私之有前後互備其義言湯而文武同言文武而湯亦同引詩非分證也

坊記第三十

疏云案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嚴陵方氏云君子之坊民舍禮何以哉故經解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多矣則坊之道故不可以不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疏云此發端起首總明所坊之事此篇三十九章唯



此一章稱子言之下悉言子云以此章一篇總要故特稱子言之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或一經唯說一事或引詩書結之或不引詩書皆無義例君子坊民之道譬如坊之礙水坊民之所不足釋立坊之義　山陰陸氏云君子之道譬則坊與言君子之道以譬則坊也坊民之所不足者言民之所不足者坊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是之謂民之所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註云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　疏云此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畧其文也亡無也爲亂之道益無也不云賤者從可出禮則入於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出德則入於淫故



記一篇大抵皆因人情爲節文以爲民坊未嘗及刑與命

愚按註以命爲教令疏以德爲失德亦通然不若應氏之說爲情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註云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　疏云此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之法不云貧賤畧其文也聖人制爲富貴之法不云貧賤性之蕩爲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出德則入於淫故

知也　嚴陵方氏云小人無道以安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人之情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而已下兼言貧而上止言貧故也言富必繼之以貧言貴不繼之以賤者難制者在所詳易制者在所畧也　慶源輔氏云約是氣歉驕是氣盈坊主於禮故此著言之作者之謂聖故制富貴聖人之事也　石林葉氏云禮之所制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以人道之大欲所存而已矣　晉江周氏云聖人制富貴之禮便包有貧在內　納蘭氏云慊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曾子曰吾何慊乎哉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然則慊亦但爲心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此記不慊於上當爲銜恨銜少之義故鄭氏云慊恨不滿之貌孔氏亦云聖君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慊恨君祿爵之薄者也集說作快足解殆恐未然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大雅桑柔之篇刺厲王也於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者舉其重餘可知也　嚴陵方氏云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狹言或言其多少或言其廣狹互相備也於國言制於家言富皆謂制其富也亦互相備而已所坊之事不止於民經每以民爲言者蓋民以不足於坊之道故坊之設也以民爲主若夫君子能以禮自坊則無侯乎人爲之坊矣　福寧黃氏云以上二節言坊民貧富之情　京山郝氏云詩云以下記者引證民畔之意後倣此以此坊民皆記者意後倣此

愚按田制四邱曰乘千乘者八百家出一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二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千乘共有八千萬戶此諸侯之大國也都城者諸侯所自居之城也家富者亦諸侯之采地其地可出兵車百乘者也孔疏都城家富皆以卿大夫言之且援引經傳多有不合徒啟人之疑竇而已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石林葉氏云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顯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高一丈長三尺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疏云此坊其奢僭畔

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　嚴陵方氏云貴賤有上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等有別有位則各安其分而不爭矣故民有所讓　烏程姚氏云貴賤有等三句總是章疑別微語極粹此正禮之節文處　武林顧氏云疑屬心微屬事卽舍上下之等隆殺之別尊卑之位疑不章民以惑心起爭微不別民以隱幾滋競要看得微與疑相干則章之別之人心昭然於名分而有讓　松陵趙氏云天下禍亂皆起於嫌疑微小之間故須禮以章別之三有字何等截然舊云是非未決爲疑邪正不明爲微則故字如何接下下二節正是章疑別微之事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盡旦尙猶患之註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疏云諸侯之君其臣子不得稱之曰天辟天子也諸侯之大夫其家臣不得稱之爲君辟諸侯也此逸詩也　嚴陵方氏云日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大而有土者既無二王小而有家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故也故曰示民有君臣之別也盡旦卽月令所謂鶡旦盡何不也何不旦是求旦而已以此人慮之者以其亂晝夜也君臣之別晝夜之象也其可亂之乎　愚按春秋不稱楚越之王當爲句喪字屬下讀蓋不稱楚越之王者所以示君臣之別也喪禮天子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諸侯薨則不敢稱天大夫不敢稱君皆恐民之疑惑故耳鄭註以春秋不書葬指爲不稱楚越之王喪非是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註云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惟在軍同服爾　疏云僕及車右身衣朝服故曲禮曰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又公羊成二年鞌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也　嚴陵方氏云乘車之法君在右僕在中央勇士在右　石林葉氏云禮別嫌則親疎異矣故同姓親也嫌於爲同不同車所以遠之異姓疎也雖與同車嫌於爲異不同服所以別之故民不嫌也因其爵之貴賤而後推及君臣因其衣服之差而後推及於車其坊民如此同姓猶有弒纂者　都昌陳氏云不同車遠害也纂弒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　福寧黃氏云以上三節言坊民上

下之情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註云亡無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已則近貪已勝祿則近廉　嚴陵方氏云賤不貪貴貧不貪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夫權輿之無餘不害爲賢者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爲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　石林葉氏云富貴貧賤以道得之皆所不辭君子有時而辭者所以教民順也食浮於人則爲非義故君子寧使人浮於食　都昌陳氏云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也　烏程姚氏云不辭是之之心此際毫無矯意但其心以爲與其如此寧使如此耳下二句正申明其故此敬事後食處更有餘意　烏程韓氏云亂始於爭坊爭莫如讓故以下愿言教讓之坊此與下節明辭受之坊以教讓也



君子之事下二句是君子之心　晉江周氏云不辭正是居貧居賤處末二句正是辭富不辭貧照出辭貴一句　松陵趙氏云辭有不敢居之意不辭有安之之心此際毫無矯意但其心以爲與其如此寧使如此耳下二句正申明其故此敬事後食處更有餘意　烏程韓氏云亂始於爭坊爭莫如讓故以下愿言教讓之坊此與下節明辭受之坊以教讓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疏云詩小雅角弓刺幽王之詩引之者證上每事須讓也　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爲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己之曲直故但知怨在上而不思己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讓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　晉江周氏云此坊民之不讓也讓而受惡所以長長也讓而坐下所以貴貴也讓而就賤所以尊君也三者之讓君子以禮坊民者也而民猶不能從焉卽上文大爲之坊民猶踰之之意引詩是犯齒者而犯貴犯君可例見矣

愚按此節先儒未有善解竊以己意補之觴酒豆肉美者敬長惡者自受是讓齒也而民猶犯齒衽席之間貴者坐上賤者坐下是讓貴也而民猶犯貴朝廷之上君南而而立臣北面而朝是讓而就賤也讓者退也猶言退而就賤也而民猶犯君方氏謂禮六十以上遵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於尊東故衽席以犯君言則解貴言族人不得戚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則解之太深矣鄭註以爵爲爵祿之爵集說從華谷詩輯作酒器解優於註矣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註云寡君猶言寡德之君言之謙　嚴陵方氏云貴人而賤己則不驕先人而後己則不爭故民作讓山陰陸氏云引此者著於君當如此其他可知也

武林顧氏云此與上節雖兩子云前後讓字照應民猶犯君截上段正起下段與以此坊民猶有等句法相似而倒出之引詩證犯齒也凡人已交際未免分箇貴賤先後君子不唯身行讓道直貴人先人如虞廷讓於皐陶讓於稷契讓於夔是箇榜樣以讓風而民誰不作讓者乎稱人自稱特又一證　烏程韓氏云此明人已之坊以教讓也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猶偕死而號無告

疏云詩邶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妾也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最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以最爲畜偕死而號無告者言民猶偕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　嚴陵方氏云死謂爲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爲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鎒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以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勉於孝思故曰民不偕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絕



君子後矣　疏云君子約言者省約其言則小人多言也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其言君子則後言先行其行二者相互　晉江周氏云此言鼓舞人才之坊在於務實而已貴有德而不吝於班祿是有好德之實故民知德之可貴而推尊之企及之志興矣尚有能而不吝於賜車是有好才之實故民知能之可尚而肄習之奮發之意興矣實行之足以化民如此

愚按技非小技藝非末藝技如大學人之有技之技藝如論語游於藝之藝末二句上初意疑有闕文另爲一章反覆求之而有得焉路行之以君子小人皆指民言謂夫子必不以有國家

者爲小人也極是且故字明明頂上文說來則
君子小人皆是民也君子約言鄭註尙德不尙
言也則小人先言尙言不尙德矣此一反一正
之詞約言者興讓興藝也先言者無讓無藝也
興讓興藝還當重讓一邊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
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
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註云酌猶取也取民之言以爲政教報禮重者猶言
能死其難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　疏云此論上
取民言則民報禮重之事詩大雅板之篇證上酌民



言之意　嚴陵方氏云上酌民言則與天合矣則下
豈有不天上施者乎言必曰酌者以言有當否斟酌
而後行之也　烏程姚氏云上不酌民言四句分明
上下相對書曰罔失法度事唯獨斷不求詢謀之同
便失法度卽此便是犯了集說解民必違犯恐未然

晉江周氏云摘訓曰信讓就是酌民言上酌民言
便是實心而不欺故曰信酌民言便是虛心而不驕
故曰讓若說以實心虛心酌民言又多一層矣報禮
重就是天上施此說最好

之本酌民言蓋讓善於民故云信讓以涖

愚按下天上施四字最難解上指君下指民君



卽天也在上之君酌用民言則下民之言如天
上施矣上不酌用民言則下之言不能施於天
上而君之所行非犯卽亂安得民之報禮重乎
上下相因必然之理也

子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
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疏云自此至小子無良論善則稱人過則稱已之事
凡三節上論與凡人次論臣於君下論子於親　都
昌陳氏云詩衞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卜之於
龜筮之於蓍其卦兆之體皆無告凶之辭也以無咎
明不爭不怨之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
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疏云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於龜而卜者惟
是武王也歸美他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歸美於君以
證之　慶源輔氏云善則稱人與人爲善之心也過
則稱已自任以重之事也聖人不過如是大舜善與
人同武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民不爭始之事也又
進則怨益亡又進則民讓善怨益亡則不爭不足言
矣民讓善則亡怨又不足言矣　都昌陳氏云詩言
稽考龜卜者武王也謀度鎬京之居蓋武王之志已
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亦協從武王遂以

龜爲正而成此都爲是武王不自以爲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爲讓善之證　武林顧氏云二節都就君與民看惟上有推善引過之風沁入民心民不爭從善一邊怨益亡從過一邊怨亡深於不爭讓善又深於怨亡使天下皆審於自治而常覺善不及人所以讓也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嚴陵方氏云民作忠言作而起之也　山陰陸氏云臣良君顯顯在下以良故顯也不言明明自明也據公之子伯禽弟也孔疏並不言其何據止以蔡仲之命序例之謂其相似恐終難信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平湖陸氏云鄭註君陳蓋周

愚按書與此所引畧異蔡氏集註云言切於事

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非二也良以德言顯

以名言此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

之也其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善則稱君

之義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則其篇散亡　都昌陳氏云引之以證善則稱親之意　福寧黃氏云以上四節言伐善文過之坊　烏程姚氏云善稱人過稱已此君子長者事善稱君親過稱已此忠臣孝子事其人品特勝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讒疏云上承善則稱親則民作孝自此至猶忘其親廣明爲孝之道以坊於民民猶有忘孝之事案其惟不



言在尚書說命之篇言乃讒在無逸之篇高宗非書篇名　石林葉氏云三年無改以終其憂三年不言以思其孝然書言乃雍此言乃讒讒則樂之至也雍則和之至也　晉江周氏云此節主親沒而言爲善以克蓋前愆是爲弛其親之過父行之可法者則敬述之不忘若依註弛作遺忘解則常人皆可能之豈足以言孝　烏程韓氏云君子於親沒猶是也況於生乎

愚按此節既有子云又引論語豈夫子自引己之論語乎可見詩書及論語皆記者引之以證夫子之言明矣　說文弛弓解也廣韻弛釋也

此弛字當作釋字解　過字要看得好凡人處家庭骨肉之間最多委曲父母之心或過於厚或過於薄或過於愛或過於忍爲人子者生前極力周旋沒後則一概消釋而但敬述吾親之美善痛念吾親之永逝可謂孝矣引論語無改是敬其美引高宗不言是弛其過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註云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正與此同匱乏也孝子無乏



止之時　疏云詩是大雅既醉美成王也　烏程姚氏云從命作承命解是緝謂父母之命有治亂不同若是治命懽然承之無容說矣惟是亂命於此處能畧無忿心畧無忿氣惟知微諫而不倦即至於勞而不怨則非心誠諭親於道者不能也故總之曰可謂孝矣　烏程韓氏云君子於親勞猶是也況於愛乎

此二節是善則稱親過則稱已之餘意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註云睦厚也黨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寬容貌交猶更也瘉病也　疏云詩小雅角弓之篇幽王不親九族兄弟刺之也　嚴陵方氏云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況父母乎故曰可謂孝矣　慶源輔氏云因孝以睦黨因睦以合族未能孝親安能睦其黨乎故曰可謂孝矣綽綽有裕故能合族交相爲瘉豈能合乎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註云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　嚴陵方氏云衣於身最密前經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而已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　都昌陳氏云車所同也衣所獨也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



錫類之義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慶源輔氏云養而不敬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註云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

疏云引書太甲篇伊尹戒太甲之辭言爲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累其先祖因君見父也

武林顧氏云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母即辟故引爲喻　烏程韓氏云此二節明敬敬者孝之實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註云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　嚴陵方氏云父母
在不稱老與曲禮恒言不稱老同義孝所以愛親慈
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也
說樂之者戲也感傷之者歎也閨門之內欲其和而
已故戲而不歎　慶源輔氏云孝慈一心也然人情
多薄於孝而厚於慈者私而已其所以慈者亦必不
中節姑息而已閨門和樂之地而有歎言則其處家
者可知矣戲而已婦子嘻嘻則又不可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註云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慶源輔氏云長民者於
朝廷之上行敬老之禮則民作孝　烏程韓氏云此
教孝之本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
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疏云祭祀有尸宗廟有主下示於民有所尊事也
河南程氏云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饗　石林葉
氏云尸則斯須之敬也故祭祀則言尸主者庸敬也
故宗廟則言主此特見於有事而已若夫宗廟久而
廢壞則修之祀事依時舉行則敬之乃所以教民追
孝也自君子約言至良顯哉皆君臣之事自善則稱
親至此皆父子之事　福寧黃氏云以上九節言教
孝之坊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
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
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
利而忘義
註云祭器籩豆簠簋之屬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
饗食也易解在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坎爲豕西鄰
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因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
慢不如儉而敬也引詩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



以觀威儀講德美也　疏云前經坊民以爲孝之道
此教民以爲敬行義之事引易既濟九五爻辭引詩
大雅既醉之篇　嚴陵方氏云苟以菲而過乎儉則
禮之文廢而不存苟以美而至於奢則禮之情沒而
不見祭其食所以敬其主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
親饋則客不祭蓋報施之禮然也君子苟無禮雖美
不食者則以在禮而不在物故也食者利之所存禮
則義之所出故終言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此
篇所記凡十七節言此坊者十六而於此獨曰示民
蓋以示民則民有所儆以此坊民則民無所踰示之
將以坊之也此止言飲食之際未足以盡利義故言

示而已後重言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則利義於是乎盡故繼之曰以此坊民民猶忘義爭利以忘其身然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福寧黃氏云此言賓主之坊

武林顧氏云引易在誠不在物引詩在德不在味愚按敬則用祭器見喪記鄭註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孔疏云其實冠昏亦不用燕器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以祼饗之禮行之為證則此亦不但賓客饗食已也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



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疏云詩小雅楚茨之篇言古之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　嚴陵方氏云七日戒三日齊並見禮器郊特牲曲禮曰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曰過之者趨走也夫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避之則敬之至矣故曰以敬敬也自水言之則淡者為精甘者為粗郊特牲所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是也自酒言之則濁者為質清者為文若此所謂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是也其質在上其文在下則先王之所尚固可知矣示民以此豈有沈湎之禍哉故曰示民不淫也

尸飲三眾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尊者飲多而卑者飲少故曰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者謂羣昭羣穆咸在交相親也故曰教民睦也　石林葉氏云詔祝升首皆在室故堂上觀乎室羹定俎尸皆在堂故堂下觀乎上　武林顧氏云前四段舉上行祭禮之始終而釋其所示與教也到堂上二句又言奉祭時之容不得不肅為示教之本引詩以證之盡合度而得宜是示教的榜樣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疏云按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也　嚴陵方氏云浴於中霤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已見檀弓解弔於壙即檀弓所謂殷既封而弔也弔於家即所謂反哭而弔是也所弔雖異所以不偝死之意則一　石林葉氏云賓禮所以接人欲其有文則每進以讓喪禮所以送死欲其至敬則每加以遠惟其進以讓故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褻惟其加以遠故事鬼神而遠之在下是也其實在上其文在下則先王之所尚固可

殷人練而祔遠也故近而弔於壙周人卒哭而祔近也故遠而弔於家　山陰陸氏云事合棺而後卒也吾從周者弔於家而後事卒　吳江徐氏云此以賓禮起喪禮故下不復言賓也

愚按賓禮兼朝聘燕享而言不止鄉飲酒一事疏引之以見類耳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註云受弔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自無客禮而下並見郊特牲



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　疏云此明追孝於親鄭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薨而不葬也又既夕禮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案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子此卓子踰年弒而經書其君是踰年稱君嚴陵方氏云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而居其位故曰教民追孝也未終喪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既曰客階又曰賓位互言之　烏程韓氏云此二節以喪言教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慎終也

解饋即遣也自此遣彼則曰饋自下獻上則曰獻　石林葉氏云事山陰陸氏云君子有君不謀仕者如上所謂則君豈容有二哉卜之日卜仕之日也卜仕之日君臣未定故稱二君以卜若云秦可晉可也　石林葉氏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忠孝順其本一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父三年也君則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爲主父則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以爲饋獻　福寧黃氏云此言忠孝之坊　烏程韓氏云此合言父子君臣所謂資於事父以事君也集說因之

愚按君子註疏謂君之子父在者也

非是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疏云引易无妄六二爻辭證貪財之事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嚴陵方氏云幣者幣之名帛者幣之實禮之先幣帛言物以禮爲先也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則失取與之名行情則民利無辭則失取與之名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慮其無名也蓋凡內物者必視則失利欲之節是非廉讓之道故曰則民爭弗能見其多寡是否而後內之故也貴祿而賤行者不以行事爲先也
吳氏云禮記泛引諸經字多不合以坊記一篇考之如引易不耕穫不菑畬凶今易无妄之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不言凶也如引書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亟顯哉今書君陳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有不收斂之積東與寡婦捃拾以爲利證以利遺民也不力珍不用力務求珍羞拋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已言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之惡并棄其葉言取妻克祗其君卓及其大夫苟息本非同時事也然亦有與今經合者如曰東鄰殺牛等語則與今易台矣如曰子克紂等語則與今書台矣如曰此令兄弟等語則與今詩台矣如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等語則與今春秋台矣一篇之中如此他皆類此　烏程韓氏云此後祿之坊　納蘭氏云易无妄六二不耕穫未富也朱子謂六二因時順理而無私意期望之心言其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則利有攸往未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故記引以證先事後祿之意集說因凶字之悞不考易義從而爲之辭失易意矣然此說亦起於鄭氏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註云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食時謂食四時之膳葑蔓菁也菲蘆類也下體謂其根也　疏云此明貴義輕利以坊民之事詩小雅大田之篇陳明王之時田稼既多穫刈促遽彼處有遺棄之禾把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與寡婦捃拾以爲利證以利遺民也不力珍不用力務求珍羞邶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已言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之惡并棄其葉言取妻

無以華落色衰相棄如此則道德之音無相乖違可與女同至於死也此記者斷章取義　嚴陵方氏云自仕則不稼而下亦皆不盡利之事食四時所有之物不力求難得之品王制曰大夫無故不殺牛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有故則祭饗是也　石林葉氏云不稼不獵者不盡利以遺民也不力珍者盡仁以愛物也　都昌陳氏云引詩與今詩文顛倒不同　福寧黃氏云以上兩節言坊民利祿之情　烏程姚氏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故云不坐羊不坐犬不坐者不坐享之謂也註云食其肉坐其皮夫犬羊之皮可爲坐乎哉　烏程韓氏云此不盡利之坊



所見唯利祿不復知有君父富而無制亂所由滋也故以是終之

愚按仕則不稼田則不漁皆不盡利之意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皆不求力珍之意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蔽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註云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獻猶進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



竟還當作淫佚之淫男女無別非淫而何　不曰之淫而曰所淫蓋淫之者男子所淫者女子也使不有以坊之不但男子不用媒幣而取妻而女子亦無俟媒幣而淫奔矣經雖云男女無別似畧重女子一邊所以下文則云民猶有自獻其身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曾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孟子卒

註云吳太伯之後曾同姓也昭公取焉　疏云此坊民取同姓爲妻之事妾不知姓但避其凶害惟卜其

姓吉乃取之依春秋例吳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止云至自吳又曰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止云至自吳又曰孟子卒既笄而字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鄭知且字也　烏程韓氏云以上二節爲嫁取者坊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疏云此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聚會也特牲饋食禮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非祭不交爵也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大饗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繆侯及夫人其出饗賓陽侯見繆侯夫人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故大饗不使夫人預其禮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也　烏程韓氏云以下三節廣言章別之事

愚按此大饗爲兩君相見鄭註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非是即云諸侯來朝未有同夫人而來者以陽侯繆侯爲同姓之國無據淮南子註陽侯陽陵國侯也繆侯一作蓼侯皐陶之後亦未確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猶以色厚於德

不下漁色不內取於國中也　疏云諸侯當外取不得下嚮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若下取國中美色中意皆取之似漁人求魚無所擇也　嚴陵方氏云孟子曰好色人之所欲也故經傳每以是況其所好之篤者論語曰賢賢易色又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朝者也非是即云諸侯來朝未有同夫人而來者以陽侯繆侯爲同姓之國無據淮南子註陽侯陽陵國侯也繆侯一作蓼侯皐陶之後亦未三世內娶春秋譏焉　吳江徐氏云色荒則紀綱弛而昏禮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因色而廢禮亂常也餘見曲禮　京山郝氏云不下漁色不採求女色於民閒也御婦人御車也婦人在車居左御者以左手前執轡面向右避之也婦人有疾問之不

問其所在避其隱也　烏程姚氏云竭澤而取曰漁
諸侯下漁色其誰堪之故禮以爲坊
愚按好德如好色承上文色厚於德而申言之
記人恐人因夫子之言以爲色之當好也故又
言此以爲戒諸侯且當遠色而況諸侯以下之
人乎君子兼上下而言亂族鄭注犯非如匹也
指同姓而言然淫佚不止言同姓同姓特言其
大者而已故男女故字疑衍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
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註云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曰外舅妻之母曰外
姑　疏云恐此女子於昏事乖違故親以女授之
福寧黃氏云以上六節言男女之坊　納蘭氏云鄭
注不至謂不親夫以孝舅姑故於恐事之違以無違
命無違宮事解之正下文理自是通貫集說上截從
鄭註來又另出系至之義首尾銜決甚矣　烏程韓
氏云不至婦順不明於禮有所不至即事之違也
男女無辨則亂故坊亂以男女證之

中庸第三十一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中庸者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　雪川倪氏云堯咨舜曰允執其中舜授禹曰允執厥中仲虺謂湯建中於民孟子曰湯執中文王演易以二五爲中武王訪箕子箕子陳洪範以皇極爲中周禮以五禮坊民偶而教之中而未有言庸者孔子始以中對庸言之其在易之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繼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猶分言之也至論語始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於是中之與庸始合爲一子思之名中庸蓋本諸孔子　新喻黎氏云經之作至中庸止矣故中庸者羣經之統會樞要也　義烏王氏云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一篇而已　芑山張氏自烈云中庸一篇書耳中引仲尼曰者二子曰者二十詩曰詩云者十有六雖有閒隔處然自非判而爲二秦漢以前著書類然閱老莊之文可知也鄭康成注分爲三十二節中有不宜截而裁者見有子曰字即截之古人之質樸如此　中庸一書首尾照應甚密中間廣說處縱橫離合不可端倪微妙不測紫陽所謂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唯以領其大意如庖丁解牛游刃衆虛方中理解若執語生滯便大有逕庭矣　儼山陸氏云堯仲素言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於篇朱晦翁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伸素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於理有礙誠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不免學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氏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却好　京山郝氏云中者太虛自然之名庸者日用平常之理庸以用中而中始著中以妙庸而庸益神易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百姓日用而不知程伯淳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此也記者取而列之禮何也非記者之意是孔門之的旨也子曰博文約禮克己復禮禮者中庸而已禮不可斯須去身卽中庸不可須臾離執禮與執中無二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約禮而存未發之中也中者禮之體和者禮之用敎莫大於禮道莫大於中庸故曰大哉聖人之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載者見有子曰字卽載之古人之質樸如此　中庸一書首尾照應甚密中間廣說處縱橫離合不可端倪微妙不測紫陽所謂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者性命之奧終於篤恭平天下崇禮之謂也故中庸者性命之奧

禮教之原其來遠矣先儒摘取此篇與大學別爲二書離禮獨行專談性命將有空言無實薄視名法若老聃瞿曇之爲者矣今欲統一聖眞唯守下學上達博文約禮之訓以默會其所謂中庸使知行合一費隱兼體內外時措顯微無閒彼二氏語上遺下自不能出吾範圍矣中無名象無方所中若有名象方所中若有名象無方所之書由漢儒言之則皆言禮之文統而論之聖賢述作之意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不可以子思更不須添一和字衍說矣無過不及正是發而中節子思不以名中而以名和和切近中然不可以盡中如以無過不及爲中便是子莫每事但揀定無過不及則中成死局若此四字可名中舜宜以命禹箕子宜以告武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宜據此作易



易六十四卦唯發揮一中孔子難言故云執其兩端用其中孟子難言故云執中無權猶執一子思得聖祖之傳直指喜怒哀樂未發當之更添發而皆中節之和襯貼方稍露端倪聖賢傳中之難如此然子思增一和字又不如夫子增一庸字庸可兼和和不能盡庸言庸則顯微無閒庸者常也用也常用之謂庸先儒謂不易之謂庸非也　微顯二字是全篇紐子首言微顯中言費隱即微顯也鬼神即道亦言微顯末章反復申明不越微顯二者離則百慮生二者合則德可入道可凝夫子謂下學而上達微顯之謂也中是微庸是顯先儒說中庸不透此旨故學術亦差

西河毛氏云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則中庸在漢世早已單行若隋經籍志載梁武帝著中庸講疏一卷猶後此者也俗以中庸爲宋儒表章誤矣　禾郡錢氏云中庸者子思所作也由宋儒言之爲性命之書由漢儒言之則皆言禮之文統而論之聖賢述作之意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不可以一端盡也以爲性命之大者後世虛無之學得以傅會其說守己耽寂之儒常能行之其人有不可與語治世者矣以爲言禮之經者聖賢之學無內不外無外不內經術博大之儒常能行之蓋體用兼備之材非偏長一至之所能及也而必專求孤寂高談性命



之文爲是此後世之學率天下於無用而不可復追者也是故論列儒宗以宋視漢不能不瞠乎其後者矣

愚按鄭目錄云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庸訓用本於說文从用从庚然爾雅釋詁云庸常也先儒訓庸爲常本於爾雅　孔叢子載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不悅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

十九篇又孔叢子載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者謂子之辭子思無他書可見是必中庸凹十九篇也孔叢子以後人而述先人之事其言蓋亦可信但漢志中庸止二篇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吾不知孔叢子所謂四十九篇者卽此漢志二篇與禮記中之一篇與否乃其篇數多少懸殊眞不可解說文篇書也玉篇廣韻篇什也什物也古人用竹爲簡刻書於上謂之篇篇卽爲什一什者一物也卽指此簡也簡上不能多書故中庸一書合之則爲一篇原是子思子一筆寫成不可分也分之可爲二



篇自首至雖柔必強爲一篇自自誠明至末爲一篇漢志所謂二篇者是矣再分之則可爲四十九篇以簡之不能多書故也然亦不敢臆爲分斷姑存其說以見作中庸之緣起云爾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倣傚之是曰教

廬陵馬氏云性在於我而命之者在天故天命之謂性道出於天而成之者在人故率性之謂道教在於彼而主之者在此故脩道之謂教　晉陵喻氏云性一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誰無性能率其性則道在是矣士君子脩其道使天下遵其教循理而動不失所以得於天者則中庸之德行矣　晉陵錢氏云性道教三者一篇之大旨命猶界付也天所畀付非人所能人所能者率性修道也性無不善循而行之是之謂道道有品節脩而全之是之謂教自道不可離而下所以詳言率性之謂道自哀公問政而下所以詳言脩道之謂教自仲尼祖述而下所以詳言天命之謂性　新定顧氏云以中庸名書而發端之詞若此明中庸卽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也此性本體清明廣大所謂太極者也眞知眞能具焉



萬善出焉曰中曰庸聖人所以明此性之德爾人之生也均稟此性以形體言之天亦由此理而生由此理而運行今而曰天命之謂性不以形體論而以義理言之也自然之理謂之天天之有命理之所不容違者也人性本於自然不得不然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僞不萌順理而動聖人之能事畢矣故曰率性之謂道由是而有所述作以綱理世變以啟迪人心故曰修道之謂教　崑山顧氏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顧諟天之明命又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作元

命配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而以爲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懷昏姻也而以爲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爲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於冥冥之表則離而二之矣　藍田呂氏云天命之謂性卽所謂中脩道之謂教卽所謂庸中者道之所自出庸者由道而後立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之所以必善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蕞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



知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非皆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等差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故曰率性之謂道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



中節然人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小過小不及故喜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愷愷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閔子除喪而見孔子子之琴而彈之切切而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之琴而彈之侃侃而樂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以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小不及者不可以不脩此先王所以制禮故曰脩道之謂教　北谿陳氏云性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程子曰天所付爲命人所受爲性性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就大本上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啟後世紛紛之論人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此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温土性厚重七者夾雜人隨所値便有參差不齊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然氣雖不齊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只爲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子思言人一已百人十已干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正爲此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以性爲惡揚子言善惡混韓文公三品皆只說得氣東坡蘇氏又謂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謂性無善惡皆是含糊捉摸不曾說得端的直至二

程得濂溪太極圖開端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
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
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說不可改易　餘姚
王氏云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便謂
之性率性而行便謂之道脩道而學便謂之教率性
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脩道是誠之者事
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
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脩道
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尋
着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
露無非教也之教同脩道字與脩道以仁同人能脩



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
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愼恐懼便是脩道的工夫中和
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
脩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
脩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脩
道的其他言舜文武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皆又
自能脩道者也　西河毛氏云性本自然而命爲天
所付授合言之可稱性命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
也分言之則性是性命是命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是也此以性屬命則正鄭氏所云合言之者若云性
即理也則不特古無此訓即易之窮理盡性明分兩
層者亦說不去且其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
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亦復雜出不倫左傳天有六氣
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載五行而生唯人獨
稟其氣之秀者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
氣也又曰人受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而後別聲被色
以生是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稟天心與天德
而受以爲質所謂天命者命以是矣今乃雜理字於
形氣之後毋論理不是性窮萬物之理原非盡性即
使理果是性而乃質既成而始付以性則生理絕矣
蓋二氣即道道即是善繼善成性總在一時雖形質



之具亦無後先然寧可曰道氣生形斷未有形具而
道氣反藉之以生者也又且人有天德物無天德犬
之性非人之性子思說此爲人不爲物即或六氣五
行人物所共而既已成性則截然分別不可以性爲
人物之生不可以道爲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不可
以教爲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

愚按先儒明道謂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人生
氣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
伊川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今人言性柔
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又謂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天地所生之物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切須分

別牛之性馬之性北谿陳氏之說本此又云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具此理於心方名曰性此猶惑於性卽理也之說天命人之初但可謂之性而不可謂之理王文公云佛氏言理性是亦性也老子言道德是亦道也而吾獨怪夫宋儒之所謂性理者豈可曰天命之謂性理乎又有所謂道學者豈可曰率性之謂道學乎蓋亦弗思而已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註云道猶道路也出入由之離之鳥乎從君子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猶戒愼恐懼正是不須臾離道也建安游氏云道外無性性外無道曾謂性而可離乎故唯盡性然後能體道雖至誠然後能盡性苟未至於至誠故常思誠以爲入道之階故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愼其獨而思誠也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愼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廣安游氏云道至精至微易失而難守故常有離失之患而離失之患常存於須臾之際不須臾離則用力至到極



乎精微而無毫釐之失矣　嚴陵方氏云戒愼乎所不睹非特人之所不睹也亦已之所不睹焉恐懼乎其不聞非特人之所不聞也亦已之所不聞焉　延平周氏云隱非見也然見生於隱則君子以爲莫見乎隱微非顯也然顯生於微則君子以爲莫顯乎微見然後至於顯隱然後至於微乃其序也　東阿王氏云此二節是一串意總論愼獨耳蓋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則非道也君子知道之不可離唯恐見聞不及至於離道故戒愼乎其不可睹恐懼乎其不可聞而愼獨如此然君子何爲必愼其獨也政以不睹不聞若是隱也而天下之最顯見者在焉不睹不聞若是微也而天下之最昭著者在焉君子必戒愼恐懼而愼其獨也以此戒愼恐懼卽是愼獨字不覩不聞卽是獨字若分動靜非是　延平楊氏云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愼其獨也蓋道無隱微之間於獨而不慊是可須臾離也故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錢塘于氏云子思發此一章誠之一字固肇於此　京山郝氏云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此切要之語性道體段學問工夫俱不違此道不遠人爲道卽可離遠人爲道不可

非道篇中反覆費隱誠明天人無非發明此旨不睹不聞人心靜虛之體卽天命之性人身中各具一太虛不以靜有不以動無戒愼懼懼之意恐嚮寂寂之意人皆以人不見爲不睹君子雖衆目共睹而所不睹者自在常戒愼爾人皆以人不聽爲不聞君子雖衆耳共聞而所不聞者自在常恐懼爾隱不見也微不顯也見顯卽覩聞也隱微卽不睹不聞也獨者不容二物之名卽隱微也愼卽戒愼恐懼也卽隱卽見卽微卽顯卽獨覩聞卽共見共聞是以君子無時無處不戒愼恐懼以愼其獨也　烏程姚氏云後章舜文武周公孔子許大道德許大經綸總只是盡



性以立極總只由戒愼恐懼始故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其要只在愼獨　西河毛氏云戒愼恐懼分不得靜存動察兼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性情可分動靜未有同此率性而已發未發之頃有界限者且不睹聞是微隱卽是獨無兩時兩地戒愼恐懼卽是愼卽學者此際亦並不當有兩層工夫可容首鼠也　大學中庸大致不同而聖學首功惟愼獨二字不可分別予嘗臨事時求動靜亦無有靜時何則以纔起念便是動雖終日靜坐欲求其一念不起實無幾時也若必求一念不起非死後熟寐悟忘三

節則必强錮之矣强錮不足則必如道家之以心觀心眉佛家之以心提句庶幾可移時執着然何所用之此豈學人可從事乎及體驗之久始知心在此中凡人所不知已所獨知卽處卽是獨以無二知也卽是未發以未嘗發於事也卽是不睹不聞以未嘗見於耳見於目也卽是靜以未嘗動而與物交出而與事接也於是時愼之存之戒愼恐懼之使心常在中涵泳自適不禁其不動動卽是意則又愼之戒愼恐懼之使理常存而欲常去其在未動時常覺有心所謂存心也其旣動時常覺有理所謂存理卽所謂誠意也則是正心誠意雖有兩境而境在一時雖有兩功而



功只一致大學之愼獨卽中庸之愼獨有何分別而妄作兩層使聖學首功茫無把捉固已可怪然且動靜一分功候俱艸夫靜存動察兩下對待旣無畸義似難偏舉而不知一經體驗則仍是口頭門面可言不可行者閒嘗於靜時驗動於存時驗察未加功時靜是獨動亦是獨旣加工後存是愼察亦是愼幾見戒愼恐懼與愼獨工夫可二用者蓋事爲之際可臨用簡點若心意非預存便一發而不及覺矣況意先於心察先於存誠意之功先於正心已發之後焉能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延平周氏云喜怒哀樂之未發正性也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正情也故謂之和性以情爲用和以中爲體故以體言之則中爲天下之大本以用言之則和爲天下之達道七情言其四者言喜則兼愛欲言怒則兼惡也　新安顧氏云天地定位於上下萬物並育於兩間亦唯本於此和故非此中非此和天地無由而位萬物無由而育矣以知其然耶天地之所自出萬物之所自來唯此中也天地之所以順動萬物之所以化生唯此和也故舍中和則無以爲天地無以爲萬物矣推中和之極致乃至於此學者可不從事於此乎或曰子思以中庸名篇而此乃推言中和何也曰道無定名言有歸趣故道一也自其寂然未發而言之謂之中自其悠久不變而言之謂之庸自其順動協應而言之謂之和豈有二道哉

徐姚王氏云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本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　澄問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京山郝氏云此申言天命率性微顯不離之義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性也發皆中節率性也中者天命人性之體陰陽不測之神道之元也即不睹不聞也隱微也獨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和即率性也踏闖行大本無本則道不達無中則和不行不存養於隱微而徒脩飾於耳目之交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達道之用空虛無中者眾也若夫滅情以求中不知達道之用空虛無

雖兩其實陰皆陽也動靜雖兩其實靜皆動也反觀自性生機躍躍何嘗有不動時即獨居燕處事物未感耳目不交思慮不起如此者恆人於一日之中不得一刻必斯時而後戒懼則君子所戒懼者亦寡矣必至靜無感乃稱戒懼如佛子跌坐觀空乃可是素隱之學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隱微之不離見顯而見顯之即隱微也曰未發謂中發中節謂和言發不離未發而未發即在乎發也此千聖學脈動靜一幾中和一致知行一源誠明交進不可偏廢所以民物爲體天地同流與佛老異者此也若謂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不知離動何處求靜離不睹不聞何處覓獨離戒愼恐懼以何爲愼欲不寂滅如佛老何可得心上工夫大端着力不得戒懼愼獨只心常惺便了破碎支離愈作愈假君子通顯微隱見無時無處不戒愼恐懼以愼其獨此道易簡直截　烏程姚氏云此章首三句非釋性道敎之名子思子舉性道責成於人故原性道而隨及脩道之敎此脩道一句最重道也者三句緊頂此一句來若曰道何以要脩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二句正指脩道之實莫見乎隱三句又申明其所以當戒愼恐懼之故喜怒哀樂而下則本此性以論道以見道本如是欲盡道者必致此中和然後可成位育之極功也位天地育萬物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工夫只在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通說脩道之敎盡性以立命者學者須細體驗　一部大學只說得脩身一部中庸只說得箇修道此章云不睹不聞鬼神章云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末章云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是重重回顧語　不睹不聞處渾是中由不睹不聞發出渾是和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達道心體本是如此只緣人無戒愼工夫所以中和之未致位育之未臻耳人若能致得此中和便自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便自範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所以說天地位萬物育後面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人物之性參贊天地之化育正是此事若只靜坐一室中致却中和便能位育恐無此理且致字亦不獨養靜不虧其心體而已致是推致其極至處却有經綸參贊在



脩道便當下極致工夫故由戒愼恐懼說到致中和後篇致曲致廣大皆是此箇致字　此云天命之謂性後面不可以不知天誠者天之道也維天之命上天之載總是此箇天字何以解不可以不知天者却認作禮字此云率性之謂道後面自誠明謂之性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之德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總是箇性字何以解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苦將存心致知析爲兩端此云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後面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其唯人之所不見乎總是此箇睹聞字君子之道費而隱素隱行怪夫微之顯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知微之顯不顯唯德總是此箇隱微顯見字何以解費隱說用之廣體之微放素隱行怪爲索隱行怪即就弗見弗聞說而此解隱微二字說是不睹不聞之初動處解尚網章之微又作箇幾字看此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後面立天下之大本斯禮也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天下之達道也天下之達德也總是此箇大本達道字何以解達孝者認是武周之達權通變此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後面君子中庸中庸其至矣乎用其中於民擇乎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君子依乎中庸或分言中和或單言中字即該有和字而今之解致中和者必說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將一事分爲二事一書之中前後文義相齟齬者不止一端而所最宜亟訂者莫甚於隱微一節此箇隱微不是不睹不聞之初發處不睹不聞是心體心體祕密莫可覩識曰隱心體杳茫莫可朕兆曰微總是箇不睹不聞然而日用動靜變化云爲經綸參贊皆從此出是莫有見於斯顯於斯者故君子於此不可不戒愼恐懼之意二節只是一節動靜原無端工夫原無二也纔離却不覩不聞便是著見明顯觀下文未發已發可見非又有獨之一節動於其中若說此隱微是不睹不聞之初發動處則費而隱之隱將說此道之初發動處更有箇不睹不聞在耶鬼神之微之顯將說鬼神之初發動處更有箇不睹不聞在

耶何以鬼神之微字卽照不見不聞說卽此是一本色證佐倘綱章之微顯二字與此正同故纔說箇微字就說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又直說到不顯唯德住人所不見處正是不睹不聞不顯唯德是甚麼不顯卽是微君子工夫做到盡底頭只完全箇心體之微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無臭非不睹不聞之本體而何愚所以認微字顯字獨字卽是不睹不聞或者疑大學之愼獨是意之初發處執說此獨是不睹不聞之初動處牢不可拔不知心非死物不睹不聞正其動靜之合一處大學之愼獨發之誠意章正說此獨是其所不睹不聞之地故引曾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二語此之不睹不聞卽含有欲動之幾在故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初無抵捂於其間若必說愼獨是愼意念之發而不睹不聞更須有戒愼恐懼工夫則所謂戒愼恐懼者將用之枯槁寂滅之地而所謂愼獨者在靜極復動之時動靜果有端而工夫果有二耶且若不睹不聞與獨有別則大學工夫當先從不睹不聞始何但言愼獨遺却戒愼恐懼一節緊要工夫而必待子思發之耶凡今之支離破碎莫甚於此故特爲僭論以正之高明當相與虛心以訂沿習之謬　澤州陳氏云天命之謂性三句是統論此理併明性道教三箇字使天下萬世人不爲異端所惑以致走了路頭此三句子思一生大本領聖學大源頭故首揭以示人自道也者至君子愼其獨也是指點人下手做工夫處旣有此段工夫所以養成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便是天命之謂性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便是率性之謂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脩道之謂教首尾相應脈絡分明學者默識而從事焉盡性達天之學具於此矣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註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之



然亦自以爲中庸　吳興沈氏云中庸之名前人未發子思不敢以私見立其名於是援仲尼之說以申之庶幾天下不以我爲妄此中庸之標目所由立也

中卽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庸卽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庸非中之外復有所謂庸也由中而發無一之不中節者也人莫不有喜怒哀樂也唯其發而不中節故不可以爲庸使其舉皆中庸也無時而不中茲其所以爲庸也然則時也節也庸也是或一道也若夫小人則不然喜怒哀樂隨性而發逐物而動其與中庸實相背馳故曰反中庸反中庸者小人之常也然又樂圃君子時中之說乃同乎流俗合乎污之謂性三句是統論此理併明性道教三箇字使天

世時尙縱橫則爲儀秦時尙刑名則爲申韓時尙虛無則爲黃老竊時中之名而流入於無忌憚此所以謂小人之中庸也　雲川倪氏云忌者有所疑也憚者有所畏也人唯有所疑忌故不肯爲不善有所畏憚故不敢爲不善小人托中庸以自便借中庸以文姦曰我亦中耳我亦庸耳何爲不可此之謂無忌憚也無忌憚與戒謹恐懼相反唯其無忌是以不戒謹何謂無忌憚因孔子聖之時於是借以爲說化於不可仕之時如漢末僞者之說以仕於莽朝以干利祿如孟子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說於是借以自便如鄉愿之言不顧行行不



顧言作僞欺世故曰無忌憚　蔡氏云君子中庸二句夫子之言也君子而時中三句子思釋夫子之言也君子而時中君子而時中此至子路問强章歷引夫子之言明中庸之德諸章皆稱子曰此獨稱仲尼以中庸發自仲尼上章推本天命此首揭仲尼以聖繼天開斯道之傳也篇內兩稱仲尼極致歸美尊崇之意　烏程姚氏云君子而時中君子二字非是君子之德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二字非是小人之心君子便是戒愼恐懼的人其存心制行自然隨時變易以從道而初無定執者故說君子而時中纔說小人便是無戒愼恐懼工夫的其立心制行亦竊倣倣君子之似而究竟其所存者是簡無忌憚之心而所行者是簡無忌憚此所以謂小人而無忌憚也聖賢語言肯綮處不用多只就上君子小人用一而字轉下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自了然其明白矣　中庸道理最細密最精微全在一時字上後邊時措時出正是此箇時字正是君子之中庸處　泗山鄒氏云中庸二字畫出性道之妙　烏程韓氏云時字有工夫在是倣乎中庸本領　崑山顧氏云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義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



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羞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榮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此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若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皆所謂時中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註云鮮罕也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矣　藍田呂氏云人莫不能中庸鮮能久而已久則爲賢人不息則爲聖人　吳興沈氏云至之爲義天理之自然

人爲之不可加損眞理渾然間不容髮者是也非夫
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民鮮能者亦
已久矣卒章之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卽是說也　仁壽李氏云所謂至者



初非窮高極遠之事不過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
之慈與國人交之信如此之類而已但世教旣衰民
鮮能之其來已久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
人交之信反已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　新
安顧氏云民指衆人不曰民不能久而曰民鮮能久
此聖人不以薄待人之意　江陵項氏云民鮮能久
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下曰道之不行言非不能
行由於不能知也又曰道之不明言非不能知由於
不能行也　京山郝氏云承上章言中庸而引此贊
之見小人所以反中庸者正唯其須臾離而不能久
也啟下章不明不行之意民卽上章小人下章知愚
賢不肖鮮能久卽首章須臾離與下章行不能知擇
不能守皆是凡民能久卽是至德苟不至德至道不
凝故民鮮能須至誠無息純一不已方是知至至之
不綳諸陌穿知終終之不限於期月顯微無閒須臾
不離方是能者後章唯天下至誠唯天下至聖爲能
盡爲能化與此至字鮮能字正相應　機山瞿氏云
此節雖是引夫子之言然與論語大不相同所當分



別論語以德言此以道言子思之意以爲中庸之道
人都不能故引夫子之言節去之爲德也四字增一
能字亦斷章取義然未必不有意而增刪之也
　愚按民鮮久於中庸之德其說昉於鄭註朱氏
或問駁之極是然不能刪去德字而於章句註
仍曰唯中庸之德爲至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註云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爲之中　延平周
氏云知愚言其性知則知道者也愚則不知道者也
賢不肖言其行賢則行道者也不肖則不能行道者
也故於道之不行而言知與愚者以其知之過而不
知之不及也於道之不明而言賢與不肖者以其行
之過而不行之不及也人非飲食無以生而非道亦
無以生然人莫不資於飲食而鮮能知其味猶人莫
不資於道而鮮能知其趣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晏氏
云知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
宜曰道之不行今乃反言之者何哉蓋知者專於明
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故爾書
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蓋不能知味者以喻不能知

道也道旣不能知安能行道乎　河東侯氏云知非仁知之知加白圭治水之知賢非賢哲之賢如博奕猶賢乎已之賢若引佛莊之學爲知耶彼內則無父外則無君君臣父子且不能知謂之知可乎若以楊墨爲賢彼皆學仁學義而過之者過於仁則爲不仁過於義則爲不義不及亦如之不仁不義禽獸也謂之賢可乎此皆不可謂之賢知者也子思乃曰過不及云者參差毫髮之間不得中道如師也過由也兼人求也退商也不及如此而已故曰知者賢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也是道也若不約之以禮則楊墨佛莊之弊可馴致焉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毛

不行之意其起下也以莫不飲食有終望其得行之意下文乃示以明之行之之法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疏云此明舜能行中庸之道　江陵項氏云舜之大知非强明自用之知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其好善如此知不足以言之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不主一說唯善是從其從善如此行不足以言之也此舜所以爲大知　嚴陵方氏云言有遠近近者察之遠者可知矣言有善惡惡者不隱則適足以爲言者之幟善者不揚則不足以爲言者之勸　仁



與此同　烏程姚氏云此可見知行合一處知得明即是行行得至即是明人莫不飲食也二句猶風人遶意意在言外之律　機山瞿氏云道字緊接首節道字亦緊項上中庸二字蓋道者中庸而已矣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江陵項氏云此復自知言之人誰不行唯其不知則不能以實行也下引舜之大知猶曰古之人有能知者大舜也人皆曰予知以下此復自行言之人誰不知唯其不行則不能以眞知也下引回之爲人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顏子是也　機山瞿氏云此一句是束上起下之辭其束上也以鮮能知味有絕望其

壽李氏云上章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故此章首言舜之大知以明其無過不及得知之中也執其兩端者執持也有人焉將任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言或曰可任或曰不可任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人之可任與否見矣有事焉將行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言或曰可行或曰不可行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事之可行與否見矣故知輕重之兩端則見其輕重之中執長短之兩端則見長短之中執厚薄之兩端則見厚薄之中凡事莫不然兩端具而中道見於是乎舉而用之於民然則舜於人之言既問之又察之又隱之又揚之又執其兩端而取其中之謂也聖人雖不可以擇言然如上章所云問之察之隱之揚之執其兩端而取之是亦擇之之事也由學者言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所以擇乎中庸也雖然中不可本擇又本乎不守擇而端得其中而用之片言之長盡爲已有天下之知孰加於此　四明袁氏云大知卽中也何以見其爲中也德清許氏云驅之納之而莫知辟是謂不知也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是謂不知也辨析衆理而取其中之謂也聖人雖不可以擇言然如上章所云問之察之隱之揚之執其兩端而取之是亦擇之之事也由學者言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所以擇乎中庸也雖然中不可本擇又本乎不守擇而不能擇乎中庸者也其有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卒同歸於廢弛故均之不得爲知然非以此況彼也　西河毛氏云期月不是匝一月若匝一月則不守終非己物既能擇之又能守之然後可以言知論語期月而已爲難通矣葢期者復時之名謂自乎月復至乎月丑月復至丑月若二月則焉能復時故期是周歲倘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此明可據者然而擇中庸而周歲不守則雖顏子三月不違已踰三倍而尙以予知責之可乎故此期月雖小詁亦干載夢寐可歎之甚不知周歲曰期周日亦曰期左傳



不守終非己物既能擇之又能守之然後可以言知德清許氏云驅之納之而莫知辟是爲刑欲所蔽而不能擇乎中庸者也其有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卒同歸於廢弛故均之不得爲知然非以此況彼也　西河毛氏云期月不是匝一月若匝一月則論語期月而已爲難通矣葢期者復時之名謂自乎月復至乎月丑月復至丑月若二月則焉能復時故期是周歲倘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此明可據者然而擇中庸而周歲不守則雖顏子三月不違已踰三倍而尙以予知責之可乎故此期月雖小詁亦干載夢寐可歎之甚不知周歲曰期周日亦曰期左傳

叔孫旦而立期焉謂自旦至旦既已復時則亦謂之期故曰期焉則此期月者是期與月二字不連屬或一日或一月合稱期月與論語日月至同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註云拳拳奉持之貌　延平周氏云聖人莫如舜賢人莫如顏回於聖人止言中於賢人則言中庸者聖人則能變矣而庸不足以言　山陰陸氏云舜言知回言仁其曰回之爲人也以此拳言握持之固膺言服念在前是其所以弗失也　新定顧氏云中庸卽善善卽中庸舍中庸無以爲善　嚴陵方氏云聖人無適而非中庸也又何擇之有擇乎中庸則賢人之事爾故以之言顏回焉　江陵項氏云擇乎中庸得一善知之明也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行之篤也　雪川倪氏云前舉舜取達而在上之聖人此舉顏子取窮而在下之賢人以爲則法也顏子賢而在下牽性而行雖不能行其道於當時而可以爲萬世學者之準的是亦脩道之教也　京山郝氏云虞舜大知知子語意只是見得中庸之難能故將天下極難而人可能者形容起不是說三者定是一偏而非中庸也中庸不離於日用人人有之人人不可離顧其根於性命者原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涉於私卽非天命率性之謂矣德行莫如回工夫合本體不無差別而知行合同皆君子之中庸也

此擇乎中庸視上擇乎中庸大別上只是畧有見焉者耳顏子深潛純粹旣擇乎中庸卽守之終身蓋無時不擇無擇而不得無得而不拳拳曰得一善者指所擇者以爲言耳要之此理同歸於中同歸於善擇得一善如是擇得萬善亦如是不必泥定說此是顏子之時中　烏程韓氏云上節慨其不行此乃明行合一之又一證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疏云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三事雖難猶可爲之唯中庸之道不可能也　延平楊氏云有能斯有爲之者循天下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夫何能之有　烏程姚氏云上三句只說天下所駭以爲難者却也人可能爲唯是中庸雖若易能而人不可能不必以知仁勇三字生嵌入三句內三者皆須有大見識大操守大力量始可能之不分知仁勇且此三者亦儘有合於中庸者安見其倚於一偏夫子語意只是見得中庸之難能故將天下極難而人可能者形容起不是說三者定是一偏而非中庸也中庸不離於日用人人有之人人不可離顧其根於性命者原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涉於私卽非天命率

性之本體且所謂私亦不必是私欲纔着意見卽是私纔動意氣卽是私所以說人不可能要是析之極其精無一毫夾雜守之極其固無一毫出入乃爲庶幾耳章句注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數語極得此章之旨　烏程韓氏云不可能不可以能能也爲依乎中庸作發句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註云强勇者所好也言三者所以爲强者異也抑語辭而之言女也衽猶席也　疏云南方謂荆揚之南其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爲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恆好鬬爭故以甲鎧爲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而强梁者居之唯云南北不云東西者南北互舉與東西俗同也　河東侯氏云前言中庸不可能也恐學者中道而廢故引子路問强以勉之明君子自强不息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嚴陵方氏云子路好勇而不能怯近於北方之强故孔子因其問而言之於北方之下亦退之之意抑者逆料之詞與孟子言抑王同義陽爲德陰爲力南方之强以德而已北方之强以力而已居猶居仁之居居其道不必居其地也强於德固君子之所居要之中庸之道亦未免有弊何則德之所尙者柔力之所尙者剛柔則失之懦剛則失之暴故君子必矯其弊以一歸於中庸之道也矯高而使下矯枉而使直也夫和固無剛之失不流故無柔之失故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則處乎剛柔之間不倚則不偏於柔亦不偏於剛故曰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强於矯弊則中庸之道充塞乎中故國有道雖富且貴而不能淫是道也國無道雖貧且賤而不能移是道也至死言終身由之上言達德本夫子告哀公語中庸之道不外此三者故歷引聖言融會其旨大舜知也顏子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備而中庸可能可能卽强强者人心不息之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舜之神明乾行之健也顏子服膺介石之守也下此舊發有爲知恥之勇也大舜以下雖不言三德而義理分明宋儒并爵祿三事與素隱一章皆分配無謂　烏程姚氏云寬柔以教二條不是泛常南北之人似亦知學者但一則唯事果敢而不柔克終不免事舍忍而不剛克一則唯事柔克而不果敢終不免好勇而不能怯近於北方之强故孔子因其問而言

風聲氣習之移唯君子立定脚根處有大不同者不流乃是和不倚乃是中和不流自中立而不倚中立而不倚自和而不流有道不變塞白無道至死不變無道至死不變自有道不變塞總來只是見得此理分明守得此理堅固此方是立定脚根負道之器故夫子特以君子別之見學者之所當强者必在此不在彼也　人心體中只有箇中和中和最强且矯任有道無道只守着和不流中立不倚此便是不變塞至死不變處語雖四平却重中和二字總是君子而時中　不流不倚全由學識力量矯得來故下一矯字而着强哉二字贊之世多忽此矯字倒說是矯哉强

殊失本指　烏程韓氏云强字特爲中和洗發中庸如此所以不可能能人之所不可能曰强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藍田呂氏云此論行之成與不成也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怪者君子之所不爲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依與違對依於仁則不違於仁依乎中庸則不用甚者或非之君子唯是閒然自脩毫無怨悔城而行之文屬半塗而廢君子依乎中庸之文屬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見知恐非通論嘗因文會理蓋夫子因言弗爲行怪釣名之事故以君子遵道而行斷之因言弗已半塗而廢之事故以君子依乎中庸斷之是二者皆君子之事也至於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則聖人之事也故以唯聖者能之斷之則文順理明

山陰陸氏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龍德也故唯聖者能之　永康陳氏云君子於日用閒體認得實然不易之理如飲食之知味敬以守之異行弗爲半塗必弗止依乎中庸與之俱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之安也至乎此則聖人其曰唯聖人能之非絶人也直以爲聖人成能在日用閒耳　雪川倪氏云素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爲常而不知通變者也不知通變未害也而又行怪以求名則僞也後言素貧賤行乎貧賤以中庸之道行之故可也此乃素隱行怪怪則非中怪則非庸正背馳矣依與倚不同依者從也倚者偏也中立則可偏倚則不可註謂素爲係是改經文以從其說宋儒援漢書爲證謂素爲索雖有所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採賾索隱易以爲聖人之學豈行怪者可言索隱乎　京山郝氏云此章與知仁勇絶無干涉而先儒亦分配之無謂依乎中庸或遯世不用甚者或非之君子唯是閒然自脩毫無怨悔城懼在不睹聞之中至德入無聲臭之表此即不顯之

德尙絅之心天道不已聖人純一易所謂龍德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烏程姚氏云自仲尼曰至此但說此中庸之道極乎高深不可及而時中與之合一小人則正相反蓋中庸其至民鮮能之皆起於意見之偏溺於私欲之累所以不明不行要行須是擇之精引舜一段要明須是守之一引顏子一段卽擇且守又須造其極引問强一段此則總收說如彼不可爲如此不可已須是依乎中庸此正了君子而時中一案蓋君子而時中卽是聖人事必擇守之者爲學者發耳雜引孔子之言皆斷章取義打成一片若論擇守卽大舜一節已具之矣顏子一節亦具之矣何必强將知仁勇分



嵌又爲之破碎分釋耶　烏程韓氏云只引出個依字依則時正爲君子中庸寫照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註云與讀如贊者皆與之與憾恨也察猶著也　疏云贊者皆與冠禮文戾天是翱翔得所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大雅旱麓美文王之詩此引斷章與詩義

珠　河東侯氏云前章言唯聖者能之子思恐學者謂中庸之道極乎高深不可及而止故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皆日用之事雖夫婦之愚亦能行之及其至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

莆陽林氏云聖人豈眞不知不能哉知到不知處能到不能處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是不知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不能也若夫胸中更有知有能則其知道淺矣故聖人以不知不能爲到處　范陽張氏云天地雖大不免有日月薄蝕彗孛飛流山川震動草木倒植寒暑失中雨暘差序水旱相繼札瘥流行此人所以不



免有憾也　上蔡謝氏云鳶飛魚躍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眞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上下察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而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晉陵錢氏云中庸之道自察而入君子之道不能語人亦在夫人察之而已夫婦可以與知能行此君子之又道所謂造端也察乎天地則天地之間無非此道非聖人所能知能行也故求中庸在乎知求知之在乎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亦察也　慈谿黃氏云莫大於華岳而地能載之今云語大天下莫能

載則所語之大者大包天地矣莫小於芥子而針能
破之今云語小天下莫能破則所語之小者細入無
倫矣造端乎夫婦即指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者
而言非指閨門正始也察乎天地即指造化流行上
下各適其適顯然可見者而言非指高遠深妙也
京山郝氏云此子思承上章自立言君子之道即中
庸費即見顯隱即隱微費而隱即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　隱即中費即庸隱在費中即是未發在已發中
不睹不聞無聲無臭所以聖人亦不知不能也夫婦
可知可能即是和爲達道聖人不知不能即是中爲
大本不知不能即是戒懼慎獨田地侯氏謂如問禮



不得位此等知能聖人於道中亦不過九牛之一毛
何但問禮不得位耳欲博見聞以窮古今六合如入
海算沙宋人格物之學聖教不爾　言道費而隱二
氏儘有與聖人混同處言造端乎夫婦則二氏無安
身立命處矣故曰素隱行怪君子唯素其位而行
子思以費隱二字發揮中庸之道又以夫婦知能即
聖人不知不能形容費隱可謂精義入神有謂夫婦
之愚以下專言費不唯道理破碎且文義偏枯解釋
不去愚不肖可知可能是費聖人不知不能是隱天
地之大是費人有所憾是隱大莫載是費小莫破是
隱飛躍上下合費隱造端夫婦察天地亦合費隱唯

其費而隱所以微而顯卑而高近而遠也若云隱具
費中別有隱可言則不得爲隱此是"斠家機鋒聖賢
立言明道已說無聲無臭不聞言隱亦復何妨
又云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使人神識飛揚迷惑無
所底止果若此則篇中言隱微言未發之中豈皆迷
惑人心使之神識飛揚者歟　言費而隱本救世儒
支離之弊若又分體分用如對癡人說夢　烏程姚
氏云首章說君子盡戒愼恐懼之功至於位天地育
萬物此章從夫婦知能之良說到察乎天地見位育
之功化眞在心體隱微中此愼獨之功斷乎其不可
已　從外邊說向內曰費而隱從內邊說向外曰微



之顯總是發明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二句愚謂不睹
不聞即是隱微即是獨正於此等處會出若說不睹
不聞外又有所謂隱微則此之費而隱隱字外猶有
不見不聞者在耶　烏程韓氏云一事一端皆有其
至與知與能即所不知不能不知不能即所與知與
能所以不可語不可語但可察予欲無言如是如是
御製文案云中庸言至誠至聖贊化育參天地制度考
文之盛聲名洋溢之遠可謂費矣究竟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何其隱也中庸之旨大約不外乎費隱

中庸第三十一之二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匡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註云則法也言持柯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也違猶去也慥慥篤實言行相應之貌　疏云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也所求乎子以下四者言欲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己夫子聖人猶曰我未能凡人當勉之無已已　河東侯氏云前章言道之莫載莫破子思又恐學者窮高極遠遊心天地之外以求所謂道者則其於中庸也遼矣故又引夫子之言以明之　錢塘吳氏云道不遠人道在邇也人之所以與道遠者爲之者遠之也墨氏兼愛是爲仁也卒至於無父楊氏爲我是爲義也卒至於無君故人不可以爲道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不以人治人而治



之以己非忠也改而止恕也改而責人無已非恕也故繼之曰忠恕違道不遠　晉陵錢氏云此謂中庸之道取則於己道人道也爲道而遠人則非道矣伐木爲柯者必以柯其法則唯取於柯可謂不遠視之猶以爲遠以所執所伐二物故也若君子以人治人初非二物權衡尺寸本之吾心即其不如吾心者改之足矣何必他求　四明袁氏云忠恕二字見得以人治人最明何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誠以心體之人以不願施於我必非我之所願人我一也而我乃以不願施諸人豈中心如心之謂乎中心如心者以人治人而已　吳興沈氏云改而止者向也爲人臣

四巳未能一焉卽夫子開示體忠行恕之微旨也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道雖甚易知甚易行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能知不能行夫子若曰吾於此道自謂能盡之則天下之人皆知其易而不知其難且將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自以爲有餘而不勉其所不足不務力行而唯以虛言相尙固有所行未極其至而所言先過其實者矣故夫子以身示之曰此四者雖常道若其至處則吾皆未能也繼言吾於常德則謹之而不敢已吾於常言則謹之而不妄出又言自知有所不足則勉強而力行自知行有餘力則常抑之而不敢盡出又言言必顧行行常恐不及於言行之間致其進脩而必顧言言常恐有過於行末云君子胡不慥慥爾蓋夫子開誘後學皆欲務實不浮於言務於實者盡己之未至卽所謂忠也不夸人以難能卽所謂恕也　雪川倪氏云篇名中庸論中之理詳矣而論庸則庸德庸言蓋庸德而能行庸言而能謹所謂庸者不過如是而已能合於中則能庸矣言顧行行顧言不曰視而曰顧者視正視也顧反視也正視其前而無失未爲盡也必反視其後而無失乃爲盡也　德清許氏云夫婦之愚端子臣弟友之求盡皆所謂道不遠人而不遠人以爲道者然自責自脩必人反己卽是忠恕宋儒分貼望人責人愛人三段裂不成章　烏程姚氏云道與人原非二物故說道



不爲虛僞之學卽己矣所謂不遠人以道視我亦人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貫之正在此處不可以忠恕爲下學一貫爲上達也曾子一唯之功全在此章解者自執柯以下分作三段誤　京山郝氏云道不遠人兼人己而言以我視人爲人以道視我亦人人唯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上言夫婦此言子臣弟友盡乎人而道備矣離人言道便是空譚忠恕二字一章樞紐人人忠恕則分願各得親親長長而天下平　遠人爲道祇爲不忠恕忠恕卽是以人治人責人反己卽是忠恕宋儒分貼望人責人愛人三段裂不成章　烏程姚氏云道與人原非二物故說道

不遠人隨說以人治人無非欲人以道自治而成其所以爲人後章云其人存人道敏政故爲政在人不可以不知人誠之者人之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是此箇人字總是責成人之盡道　道卽子臣弟友之道人卽子臣弟友之故說道不遠人引詩見有物有則此道原具在人身以人治人是以子臣弟友之道脩治吾人之身改是改其遠於人者止是止其具於人者忠恕便是道忠恕與道更何安勉之殊要認此違道不遠之不遠二字卽道不遠人之不遠二字若忠恕與道猶爲有閒則道不遠人亦與人猶有閒加損故無得喪此君子之得於心者然也至於在上耶此一本色證佐　君子之道四正指言此道之在



人者所求乎子四段下緊接庸德之行等語正本此忠恕以自治其身正是改而止於其道處故說君子之非約也此唯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以在我者有義也下不尤人以在物者有命也此君子之見於行者然也蓋君子爲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小人反是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　海陵胡氏云位者所守之分外者分外之事患難有二或一身之患難或天下之患難生重於義則捨義而取生義重於生則捨生而取義一身之患難但自守其道不變其志此行患難之道也　雪川倪氏云素者其位所當也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建安游氏云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此君子之得於心者然也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唯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以在我者有義也下不尤人以在物者有命也此君子之見於行者然也蓋君子爲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小人反是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　海陵胡氏云位者所守之分外者分外之事患難有二或一身之患難或天下之患難生重於義則捨義而取生義重於生則捨生而取義一身之患難但自守其道不變其志此行患難之道也　雪川倪氏云素者其位所當也素其



吳興沈氏云位非名位之謂立太極奠三才列萬物止其所止之謂也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

者也人者今方自此而入也假如生於富貴是其素富貴也或貧賤之士逢時而得富貴是其入富貴也下三者皆然素者以道行之故無所不行入者以道行之故無往不得自得卽孟子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之自得自得其道則有以自樂故無入而不自得也富貴順境也貧賤夷狄患難逆境也順居其一逆居其三以此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矣俟命者世俗以爲俟命之亨通如此則是欲達而惡窮或不如志不免失望君子則達亦俟命窮亦俟命窮之與達聽天命之何如爾故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林氏云夫易與險不難知也君子小人所以異其趣者何也蓋居易本乎循理行險由乎趨利君子循理小人趨利其所以異也然而居易以俟未必不得雖或不得亦曰有命行險以徼未必可得雖或苟得不過曰幸君子觀此可以審其所擇矣　京山郝氏云素位而行卽聖人時中無意必無固我中庸之化境也凡身所寓卽位離位卽外但素位而行則隨處安樂但願乎外卽未免扳援陵轢未免干求得失　烏程韓氏云素卑有力量有工夫不陵不援不怨不尤極筆描寫素字

愚按此章行字根上庸德之行行字來行字所該甚多不止子臣弟友故又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推廣言之素位而行至於居易俟命亦是君子之求合於中庸處無非完得箇庸德之行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註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疏云此與下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　藍田呂氏云射者發而不中則必反而求其不中之因意者志未正耶體未直耶持弓矢未審固耶然而不中者寡矣君子之正己亦若此也

京山郝氏云此承上章正己無求而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基章句以繫上章之末取反求與正已相似然素位之君子豈有失正鵠之事仍舊冠此章義理深長家之本在身也　烏程韓氏云從反求諸身說起故君子之道本諸身作結經也中間脩身誠





身保身緯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註云自從也琴瑟聲相應翕和也耽亦樂也子孫曰孥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　疏云詩小雅常棣之篇美文王之詩　長樂陳氏云君子之道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欲孝父母自妻子始則亦反諸身求諸己耳皆忠恕之所致中庸之所成也　高要譚氏云誠身之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不外是而其明

心自家始故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蓋切近於身者唯家爲然一家之內妻子兄弟最爲
難處人子所以順其親者在於處妻子兄弟之間得
其道也道行乎妻子而妻子睦道行乎兄弟而兄弟
和由是而上得父母之悅則脩齊之道得矣推此而
施之國施之天下又何難焉　京山郝氏云射者不
中的不外求之正鵠而反求諸身君子之道期向高
遠始於卑邇亦猶是耳蓋身者射之自卑邇者高遠
之自微顯之閒有幾存焉故孟子曰知譬則巧非可
襲取於顯而忽於其微也家庭日用和妻子宜兄弟
孝父母皆事之可知可能其見共聞者道之造端自



此始夫子言家人相得則父母之心順矣夫室家和
平父母安樂從來聖賢治國平天下存神過化亦不
外此而已子曰琴瑟之道孝弟而已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此也　此一章包後五章古今帝王興
廢聖明作述可知可能者皆人也顯也卑近也其不
知不能者天也微也高遠也舜以匹夫有天下文武
以世德致王周公成先制禮孔子不得位而繼統帝
王凡所以脩諸己達諸天者皆不越人倫事物馴至
聖神功化之極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也父母妻子卑
近即人事之顯鬼神高遠即天道之微　烏程韓氏
云道在妻子莫之在兄弟道在父母從古掀天揭地者
皆失之誕謾荒怪唯聖人之論極乎實理經曰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曰有者實理也知禮樂則知
鬼神矣蓋盈天地間凡其可名狀者皆有也皆實理
也名之曰鬼神雖弗見弗聞本無眞體而默體於物
自有不可遺者故在天地則有天地之鬼神在山川
則有山川之鬼神在宗廟則有宗廟之鬼神凡報本

反始之有乎物者皆鬼神之不可遺者也唯君子知其不可遺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豈故爲是勉强矯飾之態哉亦曰實有是理耳夫以其弗聞弗見而乃使人敬之若是者微之顯也人之所以敬鬼神若是者誠之不可揜也此鬼神之德所以爲盛也彼惑於世俗誕謾荒怪之說者正謂眞聞眞見可驚可愕此豈知鬼神之德哉

蔡氏云凡物之體無非鬼神體之故曰體物而不可遺此體字虛非若形體之體實蓋體其體之謂也　錢塘于氏云此章發鬼神之爲德而著誠之不可揜誠之一字始開於此　延平楊氏云鬼神之德唯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閒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不可測氏云中庸之道顯則有人事其知鬼神矣　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吳興沈



幽則有鬼神曰忠恕曰舜之大知曰顏子之擇善曰子路之强曰君子之道四皆人事也至此又指其幽者示之其實皆中庸也　京山郝氏云承上章言高遠而引鬼神以明道之費隱德猶言道鬼神得之爲德盛卽費隱微顯之意體物言爲物之體體故自不能遺　鬼神甚隱微其明顯著見莫如祭祀先王制祭祀通幽明合人神微顯合一之教也故古人重祭

成文武之德天下之達德也性之德也文王之德之純苟不至德可與人德矣不顯唯德諸德字通照此德字來　一部中庸只說得一箇誠至此始發出不獨爲後文張本亦見得以前所言統是此理之眞實者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註云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



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　疏云舜禪與禹何言子孫保之謂子孫承保祭祀周時陳國是舜之後也詩大雅嘉樂之篇美成王記者引證大德必受命之義焉顯顯　藍田呂氏云此章言大孝獨以舜武周公言之者皆處人道之變可以見聖人之功用也舜居側微父母欲殺之本無得位祿名壽之理文王事商而武王以兵取之武王與子而周公以臣代之皆處危疑之地而舜卒受命天不能窮也武王卒不失顯名人不能害也周公闡幽明之情極古今之變爲武王立八百年之紀綱制度使在天之靈慰而無憾萬世之下祖述無踰此皆功用之至難

而極盛者也然而用力之初則甚隱矣故皆以孝言之孝者仁心之所發也天下之實者莫加焉於武王周公之事獨言喪祭亦此意也知至於舜謂之大知行至於舜謂之大孝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可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也又舉文王之無憂者明舜與武王周公所居之地皆不若文王之易於見獨舉舜武周公之意也



蔡氏云自此至治國其如示諸掌言治天下平之事舜性之者也故曰大孝大孝者不違乎天武王周公反之者也故曰達孝達孝者不違乎人天人之難格人鬼之難享聖人莫不各極其感應之妙子思舉此以明顯而爲天下國家者宜無有豪釐之不平且治也故前以鬼神爲德之盛者起義而復以明郊社禘嘗之義者結之也　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其如示諸掌平言達道之事首言夫婦次言君子之道四者達道所事之自也自物格以至天下平者達道所施之序也聖人之中庸本一貫也由教而言不分內外體用則節目不明故有達德達道之分學者於此又當有以深察其融會貫通之義庶幾中庸之至可得而能也　大孝大德大道皆以天道而爲言達孝達德達道皆以人道而爲言　烏程姚氏云庸德冀大平孝故中庸以



大孝達孝愚言之此章褒舜之大孝全重一德字孝聚百順而後備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皆孝之聚順處顯尊富饗保雖極天下之至難得而一旦適逢之偶者世亦或有之不足以爲難唯是有聖人之大德聚此百順以事親乃天之肖子爲父母克肖之子是爲至難得者故舉舜五事下卽拈出大德二字來謂其必享祿位名壽之全謂其爲天心之篤厚謂其爲天命之申重一德格天唯天眷德有必然而無疑者此天下古今所未有之孝此之謂大孝大孝亦只是庸德於性分上不加分毫是爲中庸　西河毛氏云宗廟饗之正大孝之事與無憂達孝專拈宗廟之禮一類章句不注者因惑於蘇軾謬說謂舜爲堯後不自立廟故蔡沈注尙書於祖考亦不指是誰祖考則不惟禮亡并經亦可置不理矣舜自立七廟明見經傳孔安國注宗廟據帝系謂舜之七廟黃帝爲始祖顓頊窮蟬爲二祧敬康勾芒蟜牛瞽瞍爲四親而馬融於尙書憂擊鳴球亦云舜釋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此顯據也卽或宋人好臆斷不襲漢儒然經原有之尙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夫賓者勝國之後助祭新王宗廟之名虞賓者堯子丹朱也此雖不注亦定無敢曰丹朱入堯廟稱虞賓矣且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

顓頊而宗堯禘與祖皆宗廟祭名宗者明堂配天之名也是舜明明立宗廟以饗祖考立明堂以配帝堯矣若謂宗堯是立堯宗廟則顓頊舜親也立堯宗廟而所祖者是舜親可乎

子謂武王非聖人也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湯武仁人必皆爲法受惡子曰爲法受惡湯武不敢辭觀過知仁湯武何可及也湯武皆末受命者也考之記載湯放桀其年八十八矣武王伐紂其年八十七矣凡犯上作亂者必少年壯夫之所爲若血氣既衰之人慮事精用心慈使有僥倖之心豈肯舉事於頭白齒豁之日哉蘇子



又曰武王以黃鉞斬紂武庚不容不叛夫逞雄心於一劒此負血氣之勇者所爲豈八九十歲之仁人而爲之乎記云紂登鹿臺自燔而死揮以黃鉞者妲己也告天下罪人斯得爾使湯武以天下爲利桀豈能三十一年在位紂豈能三十三年播惡哉

愚按上言鬼神之德之盛子思又恐學者窮高極遠求誠於幽渺之域故又引夫子之言孝者以明中庸之道近在人倫只舉孝之一端以概其餘大孝達孝皆是誠之不可揜處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註云纘繼也緒業也追王太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從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說期

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　海陵胡氏云此言周家累世積德而有天下凡父能作之或無子以述成之子能述之或無父以倡始之堯舜之子則朱均舜禹之父則瞽鯀三聖父子之閒其憂如此唯文王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王季作之文王述成之文王作之武王述成之上有賢父下有聖子夫何憂哉　藍田呂氏云追王之禮古所無有其出於周公乎太王辟狄去邠居岐山下從之者如歸市則王業始基之矣王季承太王之業至文王受命作周故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之禮文王之志也武王之武王承之武王末年受命於是禮也蓋有所未暇此周公所以兼言成文武之德也推是心也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蓋先公組紺以上追王所不及如達其意於太王王季豈無是意哉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上也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則自諸侯達乎大夫士庶人亦豈無是意哉故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以大夫葬從死者之下也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是也有旁



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期天子諸侯絕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母之喪則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蓋子之事親所以自致其誠不可以尊卑變也　建安游氏云武王之事言聖人所僞爲也故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謂之不失則與必得異矣乃如其道則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舜未始不同也　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



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已長雄天下而周之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於商而須暇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亦所以正人心也　河東侯氏云中

庸之道參差不同聖人之時中當其可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中庸也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此舜之中庸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武王之中庸也此謂不失天下之顯名者非謂武王之有天下不及舜也謂之天下之顯名者謀從衆而合天心也是與舜之有天下不異也故亦曰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易地則皆然有一毫不與舜受天下之心同有一人不謳歌獄訟而歸之非中也篡也尙有顯名哉　京山郝氏云文王稱無憂與舜稱無爲略同舜所遇者千古難得之君臣文王所遇者千古難得之父子此一時也故虞舜揖讓而治文王以完節終



時中也武王當殷周改革天命人心亟重必反彼一時也壹戎衣而有天下亦時中也周公之制作此周公之時中也舜必得尊富饗保無纘造制作之勞末受命舜以匹夫坐致尊富饗保無纘造制作之勞而風動時雍純乎天也周家祖孫父子累世積功而后尊富饗保制禮作樂而后太平盡人以奉天也故舜言大孝武王周公言達孝　烏程姚氏云凡說中庸皆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如上文論舜之大孝是也在文王時有賢父聖子可以無憂武王時不得不戡定禍亂以光先業周公時不得不開飾太平制禮法以啟後王總是盡乎天理之中庸也

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文武周公之中庸也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此舜之中庸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武王之中庸也此謂不失天下之顯名者非謂武王之有天下不及舜也謂之天下之顯名者謀從衆而合天心也是與舜之有天下不異也故亦曰文王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易地則皆然有一毫不與舜受天下之心同有一人不謳歌獄訟而歸之非中也篡也尙有顯名哉　京山郝氏云文王稱無憂與舜稱無爲略同舜所遇者千古難得之君臣文王所遇者千古難得之父子此一時也故虞舜揖讓而治文王以完節終



時中也武王當殷周改革天命人心亟重必反彼一時也壹戎衣而有天下亦時中也周公之制作此周公之時中也舜必得尊富饗保無纘造制作之勞末受命舜以匹夫坐致尊富饗保無纘造制作之勞而風動時雍純乎天也周家祖孫父子累世積功而后尊富饗保制禮作樂而后太平盡人以奉天也故舜言大孝武王周公言達孝　烏程姚氏云凡說中庸皆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如上文論舜之大孝是也在文王時有賢父聖子可以無憂武王時不得不戡定禍亂以光先業周公時不得不開飾太平制禮法以啟後王總是盡乎天理之中庸也

王廟乎抑先公廟乎況后稷原稱先王國語稱契爲元王封商武成稱后稷爲我先王建邦啟土是也故周頌先王先公註先公自組紺以上至於不窋並無后稷知禮者審之　考喪服旁期合妻子與伯叔兄弟爲言然而伯叔兄弟絕而妻子不絕故周景王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謂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其稱三年者正以君本絕期祇當服三年之喪而是期獨不絕則是期卽三年矣此杜預明註而作士禮者誤解策書因有長子三年妻三年不娶之說孔疏附會之變亂其制此不可不察也　太原閻氏云武王未受命未猶老也說者遂眞信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爾時受命有天下歲在己卯年八十七金仁山極辨之以爲果爾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者孔疏亦云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陳澔又云聖人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哉快哉論也但仁山從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崩則有天下方四十八與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爾而得謂之老乎總不若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生當於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崩乙酉年六十六故曰老庶幾近之

愚按大傳言武王于牧之野旣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王季追王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文王昌又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稱太王王季金縢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太王王季矣又繇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矣近顧寧人先生亦謂文王之王與太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太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其說誠然竊意大傳武成之所言者止言追王之禮而中庸所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者不第言追王而并言上祀先公以及諸侯大夫士庶人喪祭之禮則是追王之禮武王已行之事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以下皆周公之事也不得因大傳武成而致疑之至於詩之所稱文王乃追尊之辭必不在服事之日建安游氏已言之詳矣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

加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註云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遺衣服設之當以授尸也曾謂公卿大夫士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羔牛宗伯黃雞牲矣鬯亦年也踐猶升也社祭地神先者其先祖也序曾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藍田呂氏云此章言達孝所以爲中庸　延平周氏云孝之爲孝一也然於舜則曰大於武王周公則曰達何也蓋德爲聖人之類非通乎天下之所可行者也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則在乎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而可以通乎天下者也故曰達雖然特以迹言耳以心言之則易地皆然始於脩其祖廟者蓋廟者神之所依莫之或脩則事神之禮蓋闕如也其終止於薦新者蓋薦新者時祀之小者也其小者猶能盡禮則若所謂禘嘗者又可見矣若昭穆所以別父子也若公卿者爵也若冢宰司徒者官也言序爵則知其所謂序事者官也言序事則知所謂序爵者位也位者言其所與祭事者言其所與祭者未必其祭也方其序爵則以辨賢爲主方其序事則以辨賢爲主言貴賤而不言貴賤爲主方其序事則以辨賢爲主言貴賤而不言賢者蓋先王之擇其與祭者皆賢也而所辨者皆其事之各有所施耳逮賤者仁也序齒者義也　廣陵馬氏云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此備在外之物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盡其在內之誠也郊社外祭之重者也禘嘗內祭之重者也禮者文也義者本也言禮則有義言義則有禮文可陳而本難知非明不足以見之明其義者唯君子而已　河東侯氏云祀上帝天子之事也天子諸侯皆有宗廟謂祀乎其先者各有其先也天子宗廟天子之先也諸侯宗廟諸侯之先也天子有天子祀先之禮諸侯有諸侯祀先之禮明乎二字極有功後世所以汨名分亂上下自三代而下隨事維持不能成善治而簒奪相繼者由不明乎禮與其義也子思於中庸引斯禮而發斯義豈偶然哉所以事上帝所以祀乎其先所以字更有玩味　嚴陵方氏云敬其所尊者尊其祖而敬之也愛其所親者親其禰而愛之也地雖載萬物而萬物乃本乎天地雖生萬物而萬物乃始乎天夫郊社之祭皆所以報本反始謂之事上帝豈爲過哉　海陵胡氏云禘夏祭之名嘗秋祭之名　烏程姚氏云此達孝即承上達字來孝是人之庸德人人所欲盡者武王周公纘緒成德不特身盡其孝而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皆得因分以自盡則其孝是達之家國天下者故夫子以達

孝歸之非通謂之孝之說夫孝者一段緊申此達孝二字春秋而下正舉祭祀之禮達於上下者言天子而下皆有祖廟皆有時祭大祭序昭穆序爵序事旅酬燕毛皆得各因其分以行之踐其位等語亦不專主天子達乎諸侯大夫皆得各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事之如生如存所以爲孝之至郊社之禮節文備舉禮制之達於上下者言而謂能明其義者之通於治蓋郊唯天子得行社便達於諸侯禘嘗便達於諸侯大夫士於此等大禮制能明通其義便知天子之分如何諸侯之分如何大夫之分如何士庶人之分如何且其中如何序昭穆如何辨貴賤如何辨賢如何序齒如何敬所尊如何愛所親則達之天下國家尊尊親親賢賢老老幼幼貴貴賤賤燦然秩然經經綸綸各歸其理固昭然其易見者所以說治國如示諸掌時說不明於達之義只說精神仁孝直通達於武周之心故可以復見武周之治語非不遂而於本文達孝意前後不相照應似爲未快孝經云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此句最得此章之旨　鳥程韓氏云繼述兩人宇春秋四其字踐位五其字通指諸侯大夫士庶所謂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如此　爲虞舜武周極寫高遠之事却只還得他一箇孝字然則所求乎子



以事父豈易能哉　西河毛氏云祖廟是天子七廟若據周禮則宗伯脩祖廟掌祧脩祧廟爲言若諸侯以下則大夫自宗卿外有無祖廟者況官師一廟則王考且不及祇父廟而已何祖廟之有　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是大寶器不是宗器大寶器唯大饗大喪斯用之如顧命陳赤刀繙祫陳玉鎮類春秋時祭不爲得有此左傳重之以宗器陳賂鄭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皆指宗廟祭器爲言如尊罍璉甒盛邊豆之類　子孫昭穆與廟次不同故工史書世可序倫次若宗祝序昭穆則四親二祧多與倫次有乖反者此祇序生人而不序死者以廟制一定無容再序第因天子諸侯自爲一宗則氏族渙散不得不於宗廟門序之祭統所謂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也若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爲序則廟次世次截然兩事假使周之懿孝姪居叔上魯之閔僖弟在兄前而子孫依之以爲序不大亂乎　序爵亦是同姓王之同姓無二爵者唯國子副倅與王族之食祿仕田者其祿位不甚相遠故序昭穆否則但以爵序之故庶子正公族禮唯內朝不序爵外朝即序爵而至於宗廟之中則一如外朝之禮遇有貴者則一如黨正文所云三命不齒當自爲行列此禮文也若異姓

序爵則他族進身亦何事不以位序而曰宗廟當序爵非禮言矣　周官小宗伯職有掌祭祀之序事語所以序省牲既滌諸事而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則同姓序事皆有官爵者如太宰贊玉幣宗伯省牲鑊以五等爵中取其有公孤六卿諸官職者爲之故又曰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此正中庸所以辨賢之解若宗祝有司則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祗問職掌安辨賢否　旅酬者大祭均神惠之禮也然有三節一是致爵禮一是旅酬禮一是無筭爵致爵者獻而不酬旅酬者但一酬而不至無筭爵俗以旅酬無筭爲一禮固已謬矣若以賓與兄弟兩家子弟各舉觶以代父兄行酬謂之下爲上謂之逮賤則大不然兄弟之子未嘗爲父兄代行觶也據禮行旅酬時兄弟之子先舉觶於其長不過導飲耳然且長皆答拜受飲使弟子復位訖於是賓自取觶酬長兄弟長兄弟亦自取觶答酬以至眾賓眾兄弟之黨彼此徧酬特不至無筭耳則是賓與兄弟皆自取觶自酬而子弟且復位而受人之酬又何嘗代勞而竟以逮賤下爲上之典禮作此宛解況賓弟子舉觶於長長亦答拜遺復位在無筭禮前其於旅酬時并未嘗有賓弟子也益所謂下爲上者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自此其爵而使均惠於在庭是下反爲上所

致爵之禮但及室中之貴者及旅酬長眾凡在庭下階下者皆得受酬是逮於賤也增韻爲被也與史爲其所中爲字義同　祭畢安有燕此祭畢行賜爵禮爲祭統十倫之第九倫所謂長幼有序者其曰燕以任其歡燕小雅以儐尸名燕飲是也乃附會集註者以楚茨詩備言燕私當之則以祈禱雩報之祭而誣坐大饗亂矣若序齒則祭統明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乃於昭穆中序之不專辨毛髮之色周官司儀所云王燕則諸侯毛正序齒也但祭統云羣有司皆以齒則反兼異姓耳　禘是時祭所云夏曰禘者故可與秋嘗對文若大禘則既非對偶且是大饗卽在宗廟之禮中再出則複矣祭統曰祫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皆與中庸同文然皆指時祭言　太原閻氏云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亦本鄭注郝爲世所口實顧麟士曰益昭穆既序則分定分定則分之尊者必是年高而頒白者多具位在上少而黧黑者多在下也亦非素毛老也周禮司儀職曰王燕則諸侯毛郎司農注謂老者在上也老者

二毛故曰毛毛一本作耄

中庸第三十一之三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註云方版也策簡也樹謂殖草木蒲盧蜾蠃謂土蜂



嘉業堂校刊

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藍田呂氏云敏速也得於性之所宜則其成也速木之所以植土性之所宜也政之所以行人性之所宜也庸者人道也政不離於人道則爲準也故脩道以仁然仁豈外夫人理哉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則必有惻隱之心有賓主則辭遜之心生遇邪正則是非之心生皆天理之自然人心之所自有者也以是四者爲政亦因其所自有以復其理耳故曰爲政在人也然於何取之近取諸身足矣天下有是理我身亦有是理也欲求天下之理以吾一身觀之可也故曰取人以身然身不脩則仁義禮智之理弗見矣而脩身要必以道道之爲體滿六合將何以爲準的仁自性出性以道會必以仁爲準也故脩道以仁然仁豈外夫人理哉今人乍見赤子入井之時是也無是心則非人也故繼以仁者人也仁固不外乎人理而親親則爲仁之大因言仁而及義豈仁之外別有所謂義哉思與鄉人立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之時是也故曰義者宜也義固所以爲宜而尊賢則爲義之大親親必有隆殺尊賢必有等差則禮之所在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道合彼之道一天下於人道者也故人道莫敏於政地道莫敏於樹人君以人理化天下則天下翕然文武之政之所以速如此然則人君爲政將何如耶誠在夫人理而已或謂得人非也人理者何仁義禮智之心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則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思與鄉人立望望然去之則必有羞惡之心有賓主則辭遜之心生遇邪正則是非之心生皆天理之自然人心之所自有者也以是四者爲政亦因其所自有以復其理耳故曰爲政在人也然於何取之近取諸身

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與子思之意不約而同然而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鳴呼人可知也天難知也人可至也天難至也知人則天斯知矣然則天者何以性道教言之則天命之謂性者天也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者人也以中和言之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天也喜怒哀樂之已發而中節者人也苟能知天則知人理之所在矣故曰人理天理是或一道也　兼山郭氏云知人次於事親者不知人之賢不肖則失所親至於危親之道或陷之矣知天所以次於知人者不明夫所謂天德則人之賢不肖亦莫得而知之矣　京山郝氏云宇宙唯人人者天之心萬靈之會而具之成身人各有身親爲生身之本身各爲人天乃造命之元故脩身事親知人知天四者相因仁義禮智四者廢一不可身不可不脩以天人之理備於身也親不可不事以仁愛之心始於親也人不可不知以生生之理具於性也天不可不知以立人之道原於命也　烏程姚氏云此章要重看其人存三字人雖兼臣說而專重在君君一人主張於其上臣工自然夾輔於其下而政可舉故首說其人存則其政舉隨說人道敏政爲政在人取人以身然人身不是箇空殼子必須脩道然後可以立極於天下而脩道又不是箇虛套子必須本此心之惻怛慈愛來方成箇道故說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然此箇仁非是外鑠我者天生人必與以一點生生之心有此點生生之心方成其爲人是仁即人也所謂其人存者正謂其有此點仁心耳故論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直推到知人知天知人是知此仁者人也之人知天是知此天生此人與以此仁之天知得此天之所以與人者便知天命之性具在人心而率之斯爲達道措之則爲九經有不可一毫虛假爲者　道與仁原非二物仁之自然流出便是道之日用常行通是仁下文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正是申明此意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全出於此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緊就人所自出而言義者宜也尊賢爲大緊就身所自脩而言禮所生也說此等與殺乃天理在人自然生出而非勉强者　說仁足矣如何又添箇義字又出箇禮字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即仁之裁制是心體所自有者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心體所自出者故曰禮所生也禮是心體心體即是仁兼說義又說禮只完得一箇仁字　舜文武周公皆盡由中庸之道者乃所盡道只在大孝上無憂上繼緒成德上善繼善述

上孔子告哀公亦首揭親親爲大一語道只在人倫日用間所以君子之道只消求端於卑近之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非虛語也　知人人字端的是仁者人也人字知天天字端的是天命之謂性天字知得吾所以爲人者自必盡仁以事親知得天所賦畀責成於我者自必盡仁以合天故下文緊接達道達德語後復提掇云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　烏程韓氏云脩身爲本學庸無二以人治人人各有身也有子臣弟友之人即有子臣弟友之身故示以反求諸身君者人之總也所謂身以及身百姓之象也故示以不可以不脩身將人道天道都打合君身上



來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直是申明教本　西河毛氏云蒲盧以作人存政舉之證謂百姓易化也沈存中謂是蒲葦則不唯無據且又改盧爲蘆矣按家語云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著待化而成四字正就蜾蠃爲取譬作解是此一名物夫子自言而又自注之何强釋爲韓侯安貧詩窗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言日影中見飛塵筆管中棲蜾蠃也唐人作詩尙讀書猶識蒲盧今人不解矣

愚按河南程氏謂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此解與不脩身其解未嘗不通然下文明有此三句上下成文成理必不應復出於此脫誤無疑也

鄭注合吾不知章句何以舍程子而取存中故爲政在人鄭注在於得賢人仁者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竟不曉人字之義總意人字不應二解在人之人即人存之人取人知人之人即人道人也之人高要譚氏云身即人也延平楊氏云人存則政舉故爲政在人其說最爲得之

玉篇取資也取人以身者言取資於人者以其身之修與不脩耳而脩身何以則以道脩道何以則以仁河東侯氏曰脩身以道在乎率性脩道之教在乎爲仁其說是矣烏程姚氏曰身易以脩有此人即有此道人倫日用之閒範圍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疏云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其義一也古今不變　藍田呂氏云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達德者天下古今同有唯其同有故謂之達字宙際唯其爲天故古今同有故謂之達

者天下古今之所同得知行有三成功則一所入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無有不同故君子論其是道道不遠人微之顯費之隱不可須臾離此也朋友獨言交朋友分疏無交不成也　三德首知知乾德也在人爲明德眞知合下是行此中庸要旨前章幾及輕困知勉行爲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鮮能也　嚴陵方氏云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即此知之事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即此行之事也表記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亦此之意知之存乎心故曰及其知之一也行之見乎事故曰及其成功一也　高要譚氏云天下之達道所中庸之道也天下之達德即中庸之德也道出於天命之性而所以行此道者知仁勇也知則見道明仁則守道固勇則進道速此三德四之道四道缺夫婦耳其以五達道作五倫者錯也

嘗讀孔安國註虞書愼徵五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

義謂五品卽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敎正義謂五敎卽敎之義慈友恭孝五者以至皐陶謨敕我五典周官君牙敷五典注皆如此無藉疑之何以同一五倫而六經之注與中庸必不相合豈五倫有同異乎及讀春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敎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敎而杜預注契作司徒五敎在寬卽在此八元之中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有天合而無人合而其爲敎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證自唐虞夏商以及周之末季皆只此數是以春秋咸孫辰季



孫行父二人皆賢大夫而史克又熟於掌故並作此言卽史五帝紀述古五敎亦無異詞唯孟子所言以戰國人所傳倫類異名推記契敎此不必合一者且是人倫非五倫昆長幼有序非兄弟有序從來長幼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爲言並非兄弟故禮運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則五達道之必非五倫卽長幼二字有明證也是以漢唐儒者並無有以五達道爲五倫之說且亦並不使孟子人倫閑入一字　無錫朱氏云曰所以行之者三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何也三者卽生學困知之三安利勉行之三也一者卽及其知之一與及其成功一也知之一也亦本於一心而已嚴陵喻氏云經雖有九所以行之者未嘗九也不過一而已矣一而曰行者三行者一何也所謂五達道者唯知之而後能行之也曰行則知概之矣

愚按章內有兩箇所以行之者一先儒所解不同其前之一程伊川曰一者誠也諸儒俱祖之晏氏駿之曰說者皆以行之者一爲至誠非也經言知仁勇斷於行之者三之後故以行之三爲知仁勇似矣奈何於行之者一之後卽無一言以及至誠詎可便指一以爲至誠乎其說甚正但以一爲脩身以謂三者雖不同其歸於脩身則一而已是又不然吳與沈氏云行是三德者一也一者性也生知學知困知雖不同及其



知之而見於性則一也安行利行勉行雖不同及其成功而復於性則一也新定顧氏云一者卽上文之所謂天三德之行天理之運動也因又推明致知力行之說及其知之一也皆知此天理爾高要譚氏云一者本心之實理也理該萬殊皆同一本故總謂之一也其後之一註云謂當豫也章句云一者誠也諸儒亦祖之嚴陵方氏云九經之別如此行之一歸於中而已嚴陵喻氏云經雖有九所以行之者未嘗九也亦本於一心而已新定顧氏云遵德所以行之者一而先之曰知

天九經所以行之一而繼之曰明善明善卽知天也所謂一也吾鄉承庵先生謂一者不卽是誠字所以行之者只是這一箇仁而已九經所以行之者亦只是這一箇仁而已九經所庸言誠發端於鬼神章至此章言反諸身不誠方又見得誠字何得於行達德行九經皆暗藏一誠字乎則以一爲誠必不然矣至於言性言天諸說亦不確切當以郝京山之說爲妥蓋所以行之者一與知之一成功一總是一樣知仁勇雖有三件而所以行之者一而已矣知雖有三等而及其知之一而已矣行雖有三等而及其成功一而已矣三箇一字皆虛而無所指後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亦同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疏云夫子更爲哀公廣說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藍田呂氏云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狥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身之脩不可得也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河東侯氏云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　東萊呂氏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通聖賢常人而言之在聖人則知仁勇皆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則知仁勇皆學知利行也在常人則知仁勇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定仁爲生知安行知爲學知利行勇爲困知勉行　新安顧氏云夫子之告哀公本以答爲政之問也而詳及於學學其政之本歟既知仁勇之極致又知好學力行知恥爲近之則凡脩身之事其有不知者乎故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體驗於己推行於人非有二事故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一人之事兼千萬人之事數有多少理無彼此故曰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烏程韓氏云此謂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三德何獨言仁好學知恥總爲力行地耳以人治人治子臣弟友也則所以治人豈外此五達道乎　機山瞿氏云上文或生而知之八句是大概說三近是所以勸勉哀公者故仍用子曰轉入非哀公也　案家語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此明是推諉之辭所以夫子又舉好學力行知恥爲哀公勸勉自此以下却是一意到底故下文雖分誠者誠之者兩等資質而只於誠之者一邊詳言之中庸所以刪去公曰數語而仍留子曰二字則上文頓住下文另起了然自見若以此二字爲所刪不盡而以知仁勇嵌繚到底既失夫子對公

之旨亦豈子思引書之意乎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疏云此孔子爲哀公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及覆說九經功用并行九經之法　嚴陵方氏云九經所以爲天下國家而已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則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故以脩身爲先道無廢立也自體之於身言之脩之則立不脩則廢而已尊賢則能遠佞人而不爲所惑故尊賢則不惑親親以三爲九固不止於諸父昆弟止言諸父昆弟不怨者蓋諸父不怨以其能孝故也昆弟不怨以其能弟故也親親之道孝弟而已以德曰賢以位曰大臣以德爲主故於賢曰尊以位爲主故於大臣曰敬言羣臣則上有以別於大臣言士則下有以別於庶民士亦臣也而羣臣不止於士於體也於報禮言士以言羣臣以見君之於臣無所不體也於報禮言士以見卑之於尊皆知所報焉爲民父母者君也故於庶民曰子百姓舉其政之成庶民言其類之眾百姓貴而少庶民賤而多以庶民之賤猶且子之則百姓之貴可知以百姓之貴猶且知勸則庶民之賤可知百姓庶民亦互言之來百工者使無他之之謂來之則居之以官府是也遠人各在東西南北之方故以四方言之諸侯則溥天之下所與共守也故以天下言之



心不爲欲惡所貳德不爲情僞所蔽此之謂齊明去讒遠色則所以亂人之聰色足以蔽人之明去讒遠色則所聽者賢言所見者賢行賢所以資祿德所以制爵賤貨則所以養賢之祿厚矣貴德則所以命賢之爵優矣若是則足以尊賢而勸之也尊之欲其貴故尊其位愛之欲其富故重其祿則親無賤貧者矣與其親之富貴而去其親之貧賤則同其所好惡矣若是則凡所親之親其有不勸者乎大臣所以任事而勞官盛任使則所以代大臣之勞者至矣故足以敬大臣而勸之也忠信重祿則非忠信者其祿薾矣體羣臣之道於是乎在蓋體者待之大

小各有其禮也時使若歲不過三日薄斂若法不多乎什一使之時則民力不竭斂之薄則民財不匱愛養之至則父母之於子亦不過若是而已百姓勸則庶民無不勸矣日省者視其勤惰以防其冗食月試者考其功治以要其實效視其勤惰宜數而詳考其功治宜疏而簡若季春之月所謂百工咸理監工日號者日省之謂也若孟冬之月所謂物勒工名以考其成者月試之謂也省試盡矣苟無以養之則不可故繼之以既稟稱事既其所廩之食則上之祿不嗇出稱其所作之功則下之力不虛役若是則百工其有不勸財用其有不足者乎於其往也送以出之而



已於其來也迎以入之而已善者不足舉也嘉之而已不能者不足教也恤之而已凡以其俗慢易風化之所難易其地荒僻政令之所難及故也若是則遠人其有不柔四方其有不歸者乎世者人之統緒國者地之封域世以人而絕國以地而廢絕世則繼之使續廢國則舉之使興亂者治之使理危者持之使安或春夏或秋冬所謂朝以時也或比年或三年所謂聘以時也厚往則我於彼無虛拘薄來則彼於我無煩費若是則諸侯其有不懷天下其有不畏者乎

九經之別如此　廬陵馬氏云治天下國家之道必有以致其要亦必有以致其詳故脩身者所以致其詳也夫身立則政立故先脩身而賢者脩身之輔也故繼以尊賢脩身則內有所守尊賢則外有所正內外之德成然後可以有爲於天下以其爲治之序則先親而後疏故言親親而繼之以敬大臣體羣臣自貴及賤故繼之以子庶民來百工自遠及近故繼之以柔遠人天下其動容貌正顏色與居進退之際即是治天下國家第一事齊言其齊一明言其如日月之明盛服言其弁冕端委以臨其下與居之際非禮不動此皆



脩身之體以下八者皆是政事雖去讒遠色賤貨貴德以勸賢此一事亦是聖人身上事以下七者皆德之發於政者有司之事也　古之爲天下者內之有家外之有王畿之國又外之有天下親親者家之事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自天下而言也聖則國之事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自天下而言也　雲川倪氏云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大學自誠意正心脩身始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中庸論九經亦自脩身知天學一理其原本於知所以治人治人之原本於脩身　雲川而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以是知中庸大學一理

也前言脩身以道言其脩之者必以道未言其所以脩也此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言所以脩其道者自此而始　建安游氏云不惑在理故於尊賢言之不眩在事故於敬大臣言之　藍田呂氏云視羣臣猶吾四體視庶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　大臣不可不敬是民之表也非其人黜之可也任之則信之信之則敬之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既任之矣又使小臣間之諫必不行言必不聽而怨乎不以內適足以自眩外不足以圖治矣託之以大任則小事有所不必親必使愼簡乃僚唯所任使則大臣勸於事君矣故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延平周氏云先庶民而後百工抑末也言工不言商者爲工者倘且來之則其通有無於道路者可知矣遠人先於諸侯者其猶六月之詩以蓼蕭先於湛露蓋示其柔遠能邇之意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四方以對四國則四方爲四國之外言天下以對四方則天下爲四方之內數者皆言勸唯脩身與柔遠人懷諸侯不言之者蓋脩身無意於勸而勸自存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遠人責之略則勸莫得以言諸侯責之詳則勸不足以言　京山郝氏云所以行之者一與前一也同中庸最忌支離德言三道言五經言九行出種種多般只有一無二一疑而三



五九成三五九分而一化顯微無閒之道也一非即誠而一着實處便是誠故下文終之以誠使人識一之歸併處也　西河毛氏云此來百工是冬官庀飭一大經制其所云財即天官九職以百工飭化八材之材所云用即考工辨器用之用蓋工不一材不一用亦不一必木工攻木材則得木用金工攻金材則得金用即以金工言鳧氏桌段桃其工也金錫諸齊其材也削鎛鼎鑄其用也他工視此若云通工易事農末相資則日中貿易兩相通裓以朝廷而與小民市販九經揩地矣　饒氏一名祿廩地官廩人給稍食即禾米也若牲餼則有生牲腥牲二餼春秋傳謂之餼羣多作饋賓客廟迎師贈遠之用未聞百工給牲餼者　送往迎來俱有符節委積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達節以迎送之且治委積以續食往來地官遺人掌委積以給往來之用皆是若分授節以送之委積以迎之使來者無憑去者無食錯禮而已　祿者錄也錄官以給祿自有定制唯親親無官故重其祿士儼然一官豈得獨重若謂士祿原重則班祿無輕於士者鄭注忠信之士得重其祿大抵王朝公卿位尊祿厚無可上下獨士近大夫皆授事之官可以勞遷爲進退苟忠君信國則猶是諸士而下士得食中士之祿中士得食上士之祿所謂禮其稍

以勸之此卽外諸侯同等而可益賚其土地之意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王朝公卿大夫誰不當待之以忠信而孟子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士祿豈能獨重還依舊註爲是　燕賜是待來之禮未嘗往也周禮朝聘有往來十二年中天子一適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諸侯諸侯六聘天子卽往來也故往禮有偏存偏頻交福贊善補哉致禭類如天王賜胙宰咺歸賵周定王告晉之慶卽是厚往若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儀牲甸服絲枲男服彝器采服纖纊衛服寇員類在九貢之外聘有琮璧幣帛庭實皮馬在春秋入貢獻功外皆來



禮也但厚薄則唯其意耳若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膳獻賓賜之飧牽類是饔餼禮非往禮也

愚按一字諸儒之說不同詳見上節唯延平周氏云行之一致一也長樂陳氏云九經者其別有九其要唯一二說稍近之然總不若郝氏之說爲安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註云跲躓也疚病也　藍田呂氏云豫素定也素定者先事而勞事至而佚既佚則且無所事其憂不素定則爲干慢水將至則爲隄防其爲不亡者幸也故素



定者事皆有成言有成說事有成業行有成德道有成理用而不括動而有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精義者豫之謂也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者豫之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擬議者豫之謂也致用也能應也成變化也此所以無跲困疚窮之患也　高要譚氏云凡事云者總謂吾心之所泛應者也豫卽前定也前定謂胸中先有規模也一心至微萬物至眾泛應之際倘規模不先定於胸中幾何不爲所變亂哉言也事也行也三者皆歸本於道道者至理之所在也道前定則行前定矣行前定則事前定矣事前定則言前定矣四者雖殊而皆相因以爲本　吳興沈氏云豫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坤下震上爲豫其象曰雷出地奮豫是元氣有事之初也夫子於六二斷之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卽吾性情有事之始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也其幾閒不容髮君子於是知其所處則事無有不立矣否則鮮有不敗故曰不豫則廢凡言也事也行也莫不欲豫前定卽豫也前定則不跲不困不疚然道之前定將如何耶天命之性至虛極靜其體本無窮也唯其本體無窮故其用亦無窮也故終之曰道前定則不窮然則前定之義果何如也孟子所謂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學者宜思之　錢塘于氏云言先於事事舉行隨而道亦存矣此四者之序也　柯山周氏云自此以上言用自此以下言體言其用見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語其體則本之於誠中庸所謂明善誠身即大學所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大學由體起用故先言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而後及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庸即用明體故先言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後本於誠身明善先後雖殊相爲表裏所謂一以貫之也將言誠之道必先言所謂豫者蓋非一朝一夕之積如雷在地中爲復至四陽大壯然後奮發而出天地之閒溫溫乎其和可知是乃所謂豫聖人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亦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凡事蓋總言之言事行道不能前定非所謂豫也故下文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反本造約卒歸於誠身明善由善以誠身由誠身以順親信友以獲乎上素位而行得志澤加於民非豫之至能若是乎不然如溝澮之水乍盈乍涸其廢也可立而待烏在其爲不窮耶孟子之學得之子思故其論誠亦云　德清許氏云凡事前定最妙然非安排造作所能及總在明善誠身操存涵養中來　烏程姚氏云豫方前定前定卽是豫此一節統是泛論其所當豫耳未可卽入誠字講　機山瞿氏云凡事豫則立是推開大概說以起下文明善誠身非承上文也言前定八句亦是大概說蓋舉以證豫則立不豫則廢之意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藍田呂氏云獲乎上者有善而見信有功而見知所施於民者莫非善也不獲乎上者德進而見忌功高而見疑身且不保尚何民之可治哉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廣安游氏云爲人臣者獲乎上必信乎友舜之道信於四岳而後獲乎堯禹之道信乎契皐陶然後獲於舜周公不爲召公所說則周公以爲憂求所以釋召公之意而作君奭召公既悅周公獲於成王矣管仲見信於鮑叔而獲乎威公子產見信於子皮而獲於鄭伯古之人臣莫不如此然不順乎親則不能信乎朋友蓋君子之道自內以及外自近以及遠於其親而不順況能及他人乎　東萊呂氏云順親有道非三牲五鼎爲足以悅其親也須是由於至誠誠者乃與生俱生固結而不能自解故一節統是泛論其所當豫耳未可卽入誠字講　機山瞿氏云凡事豫則立是推開大概說以起下文明善誠身非承上文也言前定八句亦是大概說蓋舉以證豫則立不豫則廢之意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藍田呂氏云獲乎上者有善而見信有功而見知所施於民者莫非善也不獲乎上者德進而見忌功高而見疑身且不保尚何民之可治哉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廣安游氏云爲人臣者獲乎上必信乎友舜之道信於四岳而後獲乎堯禹之道信乎契皐陶然後獲於舜周公不爲召公所說則周公以爲憂求所以釋召公之意而作君奭召公既悅周公獲於成王矣管仲見信於鮑叔而獲乎威公子產見信於子皮而獲於鄭伯古之人臣莫不如此然不順乎親則不能信乎朋友蓋君子之道自內以及外自近以及遠於其親而不順況能及他人乎　東萊呂氏云順親有道非三牲五鼎爲足以悅其親也須是由於至誠誠者乃與生俱生固結而不能自解故定最妙然非安排造作所能及總在明善誠身操存涵養中來　烏程姚氏云豫方前定前定卽是豫此一節統是泛論其所當豫耳未可卽入誠字講　機山瞿氏云凡事豫則立是推開大概說以起下文明善誠身非承上文也言前定八句亦是大概說蓋舉以證豫則立不豫則廢之意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藍田呂氏云獲乎上者有善而見信有功而見知所施於民者莫非善也不獲乎上者德進而見忌功高而見疑身且不保尚何民之可治哉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廣安游氏云爲人臣者獲乎上必信乎友舜之道信於四岳而後獲乎堯禹之道信乎契皐陶然後獲於舜周公不爲召公所說則周公以爲憂求所以釋召公之意而作君奭召公既悅周公獲於成王矣管仲見信於鮑叔而獲乎威公子產見信於子皮而獲於鄭伯古之人臣莫不如此然不順乎親則不能信乎朋友蓋君子之道自內以及外自近以及遠於其親而不順況能及他人乎　東萊呂氏云順親有道非三牲五鼎爲足以悅其親也須是由於至誠誠者乃與生俱生固結而不能自解故定最妙然非安排造作所能及總在明善誠身操存涵養中來　烏程姚氏云豫方前定前定卽是豫此一節統是泛論其所當豫耳未可卽入誠字講　機

以相繼者亦不過明善於明善之外更無所加損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吳興沈氏云上既言事豫則立至道既定則不窮之義此復申以明善推而至於民可得而治蓋一理也特子思欲理明而事切故諄諄反覆言之能明乎善即所謂豫也性本善自無昏迷之間而人僞之私一萌則失先見之明而善不復見矣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即事而明不爲物感皆天理之自然以之修身則誠以之事親則順以之交朋友則信以之在下位則獲乎上而民亦可得而治矣　京山郝氏云在下位五段由治民約之誠身身脩然後親親尊賢治民治天下國家可舉前



定之道也治民獲上遠也朋友近也親又近也約其本唯誠明自近及遠自本及末所謂豫也信友即尊賢之義順親即親親之仁誠身即脩身明善即知天聖言無二理　烏程姚氏云獲上治民信友悅親緊說到誠身上去誠身只在先明乎善易曰繼之者善也善是天命之本體明得此善自不敢污壞以戕此身故誠身莫先於明善孟子道性善全於此處見得　機山瞿氏云知斯三者知所以脩身以下是從容中道思勉而復之故明有未至於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至於善必擇誠有未至所執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　河東侯氏云誠者天之道聖人人倫之至化而無跡從容中道思勉不在言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擇善者也弗能弗知弗得弗明弗篤弗措而固執之者也所謂勉而中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事也　誠實也只一實字更不須別解已覺簡當無遺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疏云此明至誠之道博學之以下申明擇善固執之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則不置必待能之乃已以下諸事皆然諶藍田呂氏云誠者理之實然天下萬

得者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則又因而學之者也果能此道則愚必明柔必强曲能有誠者也堯舜性仁無時而不中不必更言中不中由仁義行者也不待乎思勉也與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相去甚遠學者若於此而有得則氣味深長不可放過潛心力久玩味絶熟庶可也　范陽張氏云欲擇善固執不由學問思辨篤行中求所謂善者未必善而執者非所當執也學必有疑疑則必問問而未喻必思思之至深必辨辨之已徹必行自然之理也愚慢之心常起於無味有志之士常弗措於可措此所以不畏天賓之愚而畏怠墮而自絶者也苟加學問昏氣自除愚昏明矣懦氣自去柔者强矣愚柔者尚可進道況秀艾之士哉　江陵項氏云學所未能問所未知思其所以然辨其所不然行其所當然　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　延平周氏云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天也而聖人不以天而廢人擇善而固執之者人也而賢人必以人助天愚之對者知而不言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柔之對者剛而不言剛何也蓋言其性則愚不止乎剛而必爲乎知而必至於明者言其才則柔不止乎剛而必爲强者也何以言之莊周常謂使知者求之不得然後使明者求之是明對知爲重皐陶之九德則强出於剛是剛對强爲文　吳興沈氏云性一也語其無所不在則曰道語其有一而未形則曰中語其眞實而明妙則曰誠其歸皆性也中庸之說其始曰性其中曰中其終也又變其目曰誠命名雖有不同其出於性則一也特有毫釐之辨耳夫誠一也有卽事而誠當機而會所謂天之道也有因學而復明人之道也天之道堯之大知是也人之道顏子之拳拳服膺是也子思又以誠之者之事必待夫指入之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是也知夫誠之所在則得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力至於弗措則至夫誠矣與從容中道其歸一揆也或人一已百人十已千



果能此道蓋必然之理果者決也決然能是道者也

　　宓氏云人之稟性有利有鈍故其得道有難有易一能十能此其性之利者也性之鈍者勿苦其難而自棄也他人一能已當百以及之他人十能已當千以及之蓋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亦將千里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所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餘姚王氏云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然

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愼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則有五合其事則一而已此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正在於是　德清許氏云誠以眞實言善以純粹言誠者無妄善者無疵皆性體之本然也擇善固執總謂之明善而誠身在其中彼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安得謂之明善也博學之五句言其事有弗學等句乃其所爲志氣工夫非有學利困勉之別孔子好古敏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謂之弗得弗措非歟



京山郝氏云此節至末皆言明善誠身之事首所以豫爲治天下國家之本也擇執求誠固謂之豫從容中道本立道行亦聖人之豫責成愚弱輩故詳舉學問思辨等功結之以果能　不曰善爲天道者人性皆善但患不誠中庸責成在人欲人實體其在人之天也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皆是困勉用力處弗得弗措之志與人一己百之功正其所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也五者接引中下愚弱輩廢一不可謂誠之目則可謂爲學知利行之事則不然學知利行者未至煩費若此　五事雖聖人不廢而不倚此中人以上須此而用力易學斯博問斯審思斯愼辨斯明行斯篤此學利輩也中人以下博以求學審以求問愼以求思明以求辨篤以求行故歷數其事而又矢以弗措之志乃所以爲困勉也　五事亟數其功夫詳密非拘先後多言上達道之微也而顯在其中自誠明以結局在誠明兩字故下章以後卽承此兩字立言蓋道莫大乎中庸中庸自夫子發之中庸莫要於誠明誠明亦自夫子發之首章推道原於天而仲尼曰以下皆申明夫子中庸之旨所以承天也舜文等章言道盡於帝王而自誠明以下又申明夫子誠明之旨所以承聖也　烏程姚氏云此一節不是論誠有天人之別正應前不可以不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意

若曰誠者是天道是聖人的事誠之者是人道是學
爲聖人的事知得此是天所賦畀的此是人所當爲
的則汲汲明善以誠身自有不容已者故下緊說擇
執事而進之明與誠　明善不專是知擇善而固執
之是謂明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到弗得弗措處
是謂明知得行不得不謂之明工夫有一毫之缺欠
不謂之明故束語云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
强到明且强處方謂之明　博學二節一氣說下不
可分學利困勉有弗學節亦不可分志與功夫子前
說知之成功則一未曾說所以知行事故一一備悉
言之見好學力行知恥者必當如此去做到愚必明



柔必强處則知之成功果無不一矣此夫子極善曲
引處　學問思辨行必求其至而後已自然算不得
工夫貪不得懶惰所以百倍其功　明是眞知此達
道九經卽是知强是實行此達道卽是勇知且
勇方全是仁方成其所以爲人方人存而政擧然其
實却在明善誠身上故竊謂此章之喫緊在一仁字
而求仁之喫緊在一誠字　哀公一章凡數百言總
歸到一箇誠字自後論誠明以極於參贊經綸之大
總不出此　機山瞿氏云約而言之天下只有三等
人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誠
者天之道也聖人也此乃所謂上智也誠之者人之

歸安鄭元慶述

中庸第三十一之四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註云自由也　延平楊氏云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新定顧氏云所謂體乎天理無一毫之僞誠之謂也知乎天理無一毫之蔽明之謂也由誠而明資稟至粹人僞不萌則於天下之事理自無不知此聖人之事出乎天理之本然者也堯舜性之此



嘉業堂校刊

之謂也由明而誠講學既精灼見此理私欲先除復乎天理之眞此賢人之事出乎教習之使然者也湯武反之蓋其人也誠則明矣譬如太虛纖翳不生萬象呈露明則誠矣晨光既升陰邪屏息太虛湛然一也成功一也兩一字刻切肯綮前後照應而乃故爲分別曰明則可以至於誠則夫子諄諄告誡與子思切切提掇處總蕩然矣況本文同字同助同語氣而可任意低昂豈文例果不足憑耶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晏氏云盡疏云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

性者充足其四端之善剛滿於一性之中而無餘蘊非天下至誠不能臻此　海陵胡氏云性者五常之性聖人得天之全性眾人則稟賦有厚薄聖人盡己誠一而二二而一但天下性者少教者多是以君子

之性以觀人之性然後施五常之教以教人使仁者盡其所以爲仁義者盡其所以爲義至於禮智信皆然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性物萬物也萬物之性雖異於人然生育之道愛子之心至深至切與人不殊故聖人將盡物之性設爲制度定爲禁令不使失其生育如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交於萬物有道故物無不盡其性物既盡性則可以贊助天地化育之功天地化育爲功聖人以生成爲德可以輔相天地之宜贊助天地之化育其功與天地參矣　高要譚氏云人者天地所生物亦天地所生天地生之聖人成之天地化育之道待聖人



而後備此則贊之義也人之爲號本與天地並稱唯其在己者有所未盡不能推之於人物無補造化故於天地不相似聖人盡己之性而進乎贊化育之功則是上下與天地同流此則參之義也或曰聖人在下道不得行盡己固能亦安能盡人盡物贊化育與天地參乎曰聖人有德有位其道行乎天下聖人有德無位其道明乎天下功用皆同無二事也　雪川倪氏云或曰人之性一故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若萬物之性與人不同而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也曰物之性固不與人之性同然其好生惡死一也是以聖人生之不傷使之各遂其性故可以贊天地化育也此曰盡性孟子乃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何也孟子推原子思之義又本之於心也然盡心而合於天理去其私心則可以盡性矣　四明袁氏云贊化育參天地說者以爲盡性之功用殊不知盡天命之性則化育已行乎其中非別有所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不出吾性分之內非別有所謂參天地之妙也一誠而已矣　京山郝氏云性者生理即是明至誠只是無妄無妄則本明自徹便是盡性一念不眞即本明一念受蔽即性中一事不盡所謂至誠者存體應用光明洞達盛德大業被四表格上下而性體



圓融無礙事理如一虛虛朗朗純純常常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斯謂之至誠斯能盡性而人性物性贊化育參天地一以貫之矣所謂誠明之性如此誠明有自人心言者有合天地萬物言者盡人物贊化育參天地是合天地萬物言誠之至也明動變化是合天地萬物言明明之至也大學謂明明德於天下孟子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人心與天地萬物通誠明一也　烏程姚氏云至誠到參天地處總只完得箇天命之性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註云其次謂自明誠者也　疏云此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　延平楊氏云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者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揜也故形形則有物故著著則輝光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二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高要譚氏云致曲之爲言致其委曲以求本性之實理非直造徑達之謂也既非生而知之直造徑達容有所未能當隨才識高下專心致志委曲



以求之求得本性固而誠之使有諸己則亦與從初自誠者無以異矣故曰曲能有誠　溫陵陳氏云或以曲爲小善已非矣又以爲偏曲之曲道何嘗有偏偏則非道矣曲如揚雄所謂途雖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通諸海入道之門戶固應曲致也如孔門或以愚或以勇或以魯或以達而入道所謂委蛇致曲而入於道也致如學以致其道之致小德川流亦是致曲之意　疏云自內以達外者誠之所以成物蓋君子之道出乎己由淺以至深者誠之所以成己由內以達外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所謂由淺以至深也君子之成物如此庸非由淺以至深乎



新定顧氏云曲能有誠即前章所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推言化之本於至誠也子思子懼人以此二章所言爲有優劣也欲示人以其所同則斷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前後兩章發明功用若有不同而唯天下至誠一辭則無不同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疏云此言至誠可以豫知前事　高要譚氏云凡天下事物有形有聲有臭有味有名有數與吾耳目口

鼻手足相接者莫不皆先覺知不特如此天地之間薄海內外凡實有是事實有是物雖有耳目口鼻手足所未嘗及者一有感乎其中亦無不皆先覺知此乃一性之靈可以應無方之變者蓋天機將動之時也夫是謂之心識得此理當其本心覺知之時專精致一固守勿失使此一性之靈常存不散性本虛靜虛極則通靜極則明正如持鑑當中一影一像靡不畢見天下禍福善不善之事既實有而不虛端兆纔萌無有不知者矣故曰至誠如神胡不觀諸易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者存養之力也感而遂通者前知之驗也此章重處全在至誠而



前知之說特以明其效驗非如俗學專尙神怪而不知理之所在也　延平楊氏云禎祥者將興之兆朕也妖孼者將亡之兆朕也見乎蓍龜驗之己也禍之將至福己決之而其所以召福之善必先知之福之將至禍亦倚之而其所以召禍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言禍必先於福而言不善則次於善也　柯山周氏云禎祥非必甘露醴泉如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則周室將興可知矣妖孼非必石言神降如姑有長舌維厲之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周室將亡可知矣況假之於蓍龜動之於四體禍福將至有顯然之理乎　江陵項氏云此一章言性者處處明白與天無間天地之間薄海內外凡實有是事實有是物雖有耳目口鼻手足所未嘗及者一有感乎其中亦無不皆先覺知此乃一性之靈可以應無方之變者蓋天機將動之時也夫是謂之心識得此理當其本心覺知之時專精致一固守勿失使此一性之靈常存不散性本虛靜虛極則通靜極則明正如持鑑當中一影一像靡不畢見天下禍福善不善之事既實有而不虛端兆纔萌無有不知者矣故曰至誠如神胡不觀諸易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者存養之力也感而遂通者前知之驗也此章重處全在至誠而



昭襲爲通慧之說非有異術大抵人心虛靈卽是鬼神能盡其心卽與太虛同神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苟戒懼愼獨致中和至於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自能不逆不億先覺乃平常之理也小人無忌憚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如醉如頑焉能前知消息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謂禍福先兆有見於卜筮者與形於人身動作者鄭解爲龜之四體春占前左夏占後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者謬說也　烏程姚氏云上章云參贊化育形著動變下章云成己成物配天配地此何以蓍前知一節聖人天地之用斡旋造化之

幾挽回人事之失全賴聖人之前知可以使天地之常清寧而民物之常安皐此是參贊經綸中一大緊要事故子思特揭出言之唯神無私福善禍不善特鑒於人之所不睹唯至誠無私知禍知福明炳於人之所未知是至誠一神也不可泥着如字說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高要譚氏云君子誠之爲貴言貴乎實有諸己也一人之身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既足以成己推此施之亦足以成物成已者其體全故謂之仁成物者其用周故謂之知蓋非仁則無以盡體諸已非知則不能推用於物故此仁知具足體用兼備之可據者也成已成物即此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建安游氏云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爲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以性言之爲誠以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　山陽徐氏積云道自道也者且以道路之道言之凡窮天下周八極霜露所墜人跡所及皆可至焉則道豈不六通四闢乎然有經有文皆道也在人之擇而行之耳　吳興沈氏云誠者性也性之爲體舉天地人物所從始所從終也仰觀於天則日月星辰風雲雷電雨露霜雪亦物也俯察於地則山川河海草木丘陵亦物也遠取諸物則鳥獸魚鱉跂行喙息亦物也近取諸身則鼻目口耳百體四肢亦物也在人倫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亦物也在人理則仁義禮智信亦物也是數者皆出入消長於一性之中不曰物之終始可



如是故舉措唯時咸適其宜也夫誠之體爲仁誠之用爲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知曰道凡欲識仁知道德之所以名觀此即見之矣　河東侯氏思恭學者以內外爲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又云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豈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不能成物則非能成已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故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延平周氏云仁不止於成已而已成已爲主故孔子之教不倦亦謂之仁知不止於

成物而以成物爲主故孔子之學不厭亦謂之知必於性言德於外內言道者蓋性在我也故以其自得而謂之德內可以言道而外不可以言德故於其可由而謂之道　新定顧氏云分而言之則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總而言之則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合而言之則曰誠己成物也台者兼總之意夫莫切於己賴誠而成仁之名由是得焉莫眾於物賴誠而成知之名由是得焉性之德於是乎在外內之道於是乎合則誠也者夫豈可以斯須廢是以宜於時措時措云者無時而不用之也故時措之絕句宜也又是一句　德清許氏云誠自成而道自道總是責成於己然有己必有物而物皆統於吾之一誠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間一有不誠便皆乖隔此不誠無物也故誠所以成己即所以成物　京山郝氏云此章專言誠賢人之事自明而來也由擇執脩道入故反躬無不實之理推行無不成之物仁知兼舉外內咸宜誠之至也　誠者何有形色即有天性各各充滿完足是人所以自成其爲人者也率而由之之謂道了誠自成道自道二自字極喫緊提醒人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所以成物也成物知也四物字該得極廣其理虛而不誠則其物亦滅而無有所以誠爲自成君子安得不自道以求誠爲貴苟能誠則自成其己矣而物亦由己而兼成蓋己非虛己萬物皆備而爲己成非獨成萬物兼體而後成何也成己即是公溥之仁成物即是明通之知仁知皆性之德性體周徧無外無內率其明通公溥者運之時人時己時外時內措之無往不宜所以成己兼成物也信乎誠爲自成道爲自道此誠之者也　道在自成內成物在成己內己非自己無物非己一理即萬理一心即萬心凡夫心頭各具聖賢大人事業不離孩提方寸即宇宙一掬含萬象正是中庸精微廣大田地此與至誠



無息兩章發揮殆盡奧旨微言最宜潛玩　烏程姚氏云此章曰誠曰道曰仁曰知曰性之德曰合外內之道最爲錯雜要一一理會天命之實理曰誠由實理之爲曰道仁言其實理之純粹知言其實理之昭明此皆天命無妄之本體故曰性之德根於性者率之斯爲道故曰合外內之道總之只一誠字包盡了誠自成道自道二自字極喫緊提醒人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所以成物也成物知也四物字該得極廣天地人物皆在其中無分別天地之覆載人物之生成皆此誠之樞紐貫徹終始而無間不誠便無物故君子誠之爲貴誠之爲貴者定要完此天地人物之

實理於己也完得此箇實理於己便能財成輔相以
左右民便能範圍曲成故說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
成物也成己成物非二事仁知非二理總皆天命之
性天地人物得之以有生者原無己與物之別外與
內之分只一箇自成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說時措
之宜此一章正是曲能有誠同歸於至誠之盡性者
誠自成語渾成而道自道語着緊要味一而字
誠者物之終始不是物不自始誠爲之始物不自終
誠爲之終之說天下止有此實理此實理在天地則
終始天地在人物則終始人物徹首徹尾無一夾雜
間斷於其中纔一夾雜間斷便不成天地人物了故



君子誠之爲貴必致曲以存誠盡其性盡人盡物之
性參贊天地之化育　誠者非自成己二句正說此
箇誠不是我所獨有的天地人物皆有之者纔一成
己便能成物所以二字要看得渾成　成己仁也二
句不必推原說實理在吾心原潔淨原瑩徹成己則
絕無私意潔潔淨淨渾然此誠之本體卽是仁成物
則絕無間隔瑩瑩徹徹昭然此誠之作用卽是知仁
知是盡性名目而不出乎性仁知若有外內實渾合
而無間故曰性之德合外內之道　性卽天命之性
天命之性一誠而已誠在吾心而通於天地萬物原
無外內之間外合一方是道內而不外非道也外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
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焉日月
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
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拳石
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
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註云昭昭猶耿耿小明也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
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拳石水之不測本從
一勺皆合少成多積小至大爲至誠者亦如此乎

疏云引周頌維天之命及文王之詩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已兩盖曰以下皆孔子之言解詩之文也　吳興沈氏云無息者至誠之本體不息者至誠之妙用不息則有常而不已故不息則久能久則立見參於前在輿則倚於衡故久則徵有徵則彌滿六合著見四極故徵則悠遠悠遠則積而在下者博厚也形而在上者高明也就天地間之高厚者配之則誠之博厚足以配地誠之高明足以配天天地猶有形也無疆則超天地之外無有畔岸唯悠久配之悠久盖誠之本體也至此則復吾自然之誠寂然不動而變無爲是則悠久者成始而成終也故所以成物　河東侯氏云博厚所以載物坤之德也高明所以覆物乾之德也悠久所以成物成物乾坤之功也悠久與悠遠不同悠久是二事博厚所以配地高明所以配天悠久所以無疆也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天地陰陽二物也運動天地使之成物而不息者誠也故曰至誠無息　新定顧氏云配地配天云者猶大傳所謂與天地準也要之地之博厚天之高明猶未足以喻此道之博厚高明也言其悠久而曰無疆則其無封域無終窮者抑可知矣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盖道者自然之理非有意於章而不能以不章非有意於變而不能以不變非有意於成而自然以至於成顯然昭著者章也循環代謝者變也





天以不息故其無窮也繫日月覆萬物地以不息故其廣厚也載華嶽振河海載萬物山自卷石不息故其廣大則生草木居禽獸興寶藏水自一勺不息故其不測也生魚鼈殖貨財凡若是者皆積小至高積微至明著不已之效也天地山川之積如此而聖人之不已如是也故援詩以證不已即不息也不息則久能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積而在下者博厚也就天地間之高厚者配之則誠之博厚足以配地誠之高明足以配天天地猶有形也無疆則超天地之外無有畔岸唯悠久配之悠久則載物之德亹矣高明而不久則載物之德亹矣博厚而不久則覆物之道闕矣是所以覆物博厚而不悠久是二事博厚所以載物坤之德也高明所以覆物乾之德也悠久所以成物乾坤之功也悠久與悠遠不同悠久是二事博厚所以配地高明所以配天悠久所以無疆也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天地陰陽二物也運動天地使之成物而不息者誠也故曰至誠無息　新定顧氏云配地配天云者猶大傳所謂與天地準也要之地之博厚天之高明猶未足以喻此道之博厚高明也言其悠久而曰無疆則其無封域無終窮者抑可知矣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盖道者自然之理非有意於章而不能以不章非有意於變而不能以不變非有意於成而自然以至於成顯然昭著者章也循環代謝者變也

有功可指者成也是則章也變也成也皆此道之妙用自然而然豈若人之求見動有爲而致之者哉

江陵項氏云久以時言遠以地言博厚高明則能悠久始於悠久終於悠久此所謂至誠無息也無息者理也不息者人也無疆者如天地之無盡處無已時也不貳者博厚高明悠久也不測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章者始著於外變者漸入於人成則治道成矣　嚴陵喻氏云曰昭昭曰撮土曰卷石曰一勺指一端之小者以爲言也曰無窮曰廣厚曰廣大曰不測舉全體之大者以爲言也始言其小而終極其大姑以明其由不貳以致不測之旨非眞謂



天地山川必由積累而後盛大也讀者毋以辭害意

臨川王氏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傳注以爲文王之德非不顯也此固不然此言文王之德純粹不露人不可得而見如詩之遵養時晦易之內文明而外柔順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皆言文王之守其德而不顯也此其所以爲文王也

建安眞氏云純亦不已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僞之雜也唯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德清許氏云至誠無息人己內外之際一誠之流行而無有間息也悠遠博厚高明乃其發外自然之氣象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上下與天地同流而一無表著動作之勞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天地之道爲物不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貳故不已此造化生物之原也人莫不完具此理但不免爲私意所閒文王純亦不已直同符于於穆之運　京山郝氏云前五章遞言誠明意重在誠以至盡性參贊明動變化前知如神人物兼成功用大矣博厚高明悠久即於此見非由人力皆至誠無息之功也誠本人物各具無息是聖人與天地合德者也子思深知無息之難恐學

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事理一貫非默坐澄心之謂也世儒說中庸處處分析所以治外者落事障脩內者坐理窟事理不得融通何名無息一入理窟則至誠無息成禪寂矣　厚難博厚尤難博則厚無不徧矣明難高明尤難高則明無不照矣久難悠久尤難悠則久而無心矣三者合內外之道業如是德亦如是卽前章盡人盡物參贊動變化之景象中和位育篤恭天下平皆此景象借天地以形容聖人之功德也無物可指而無一物非是兩間動植流峙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民安物阜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也平實易簡中庸田地與人道君子承之歸重於仲尼仲尼繼文王者也故曰文王既沒後死者與於斯文孟子謂孔子於文王聞而



知之其以此歟　烏程姚氏云至誠無息到悠久無疆一遞遞相承說以著其功用之盛故著如此者四句以贊之天地之道至貨財殖焉是形容至誠之與天爲一處詩曰至末是究至誠之所以與天地參是虛語前知天爲一處詩曰至末是究至誠之所以與天爲一處

盡性章說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是虛語前知章說至誠如神是著其所以爲參贊者此章推說到純亦不已是究其所以爲參贊者一節深一節不貳者一而不他之謂不貳根誠來非不貳是箇誠也注不貳所以誠也所以二字欠着落欠分曉　此不顯二字卽首章徹顯之顯文王不顯亦臨故能完之德之純若解作豈不顯哉誤　機山瞿氏云自自誠明反觀自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乾坤之體發而皆中節之和便是乾坤之用用卽是體和卽是中識得中便識得不二識得性便識得命識得人便識得天子思引詩正是發明不二　見顯與隱微一也於穆不已卽時行物生卽於穆不已若謂天外別有所以爲天者何處可覓文德純卽是不顯不顯卽是文德純若謂文外別有所以爲文者亦復何處可覓皆支離之見　此章所言皆天人合一之妙精微廣大非由絲毫人力安排中庸化境道之極則故引文王結之下章以凝道君子承之歸重於仲尼繼文王者也故曰文王既沒後死者與於斯文孟子謂孔子於文王聞而

至此當爲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誠者誠之者而言造道雖有不同成功則無二致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首節是提下是詳言誠明一致之理所以推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二句之意　唯天下至誠節言自誠而明之理其次致曲節言自明而誠之理而於所謂誠明一致者卽於末句見之矣　至誠之道節卽承至誠能化而言蓋所謂能盡其性者也至誠如神極言其變化耳誠者自成也以下方推說到盡人物之性　故至誠無息與上文故至誠如神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文法一般不息與無息有別不息乃至誠之實功不息則久方是無息意　不息者至誠



之所以成已也而至於無息則固非自成已而已也故博厚高明悠久皆已之成也然豈止於己之成也所以載物也所以覆物也所以成物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三句方完上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二句之義　博厚配地以下是推說到贊化育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純亦不已是推說到參天地然亦皆卽至誠之德而轉入者也夫贊化育參天地實亦不過極成物之量耳非有他道也如博厚高明悠久則已極成物之量矣故於此似不更分節次　太原閻氏云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岍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在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山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

愚按注疏家以經緯爲星次舍爲辰又有以無星處爲辰劉繼莊獨謂五緯爲星經星爲辰且以論語之北辰大火爲大辰作證竊意注疏未嘗不是但此所言星者指眾星而言之非馮相氏十有二辰之謂也其言星而并及辰者亦不當專指經星爲說

夫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註云峻高大也凝猶成也　疏云洋洋充滿之貌優優寬裕之貌三百三千舉成數耳詩大雅烝民之篇

晏氏云洋洋乎大者聖人之道優優大者天下之禮非有洋洋乎道之大者不能行優優其大之禮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謂禮待聖人而後行爾　晉陵錢氏云反復言道之大也聖人古聖人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言天地之間無非此道禮儀三百言其

多也威儀三千言尤多也道雖大散於禮非人不行故曰舉古語也　宣城奚氏云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能行是禮則至德在我而至道可凝矣何者本末一理也體用一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可謂博約兩全知行互進超然有日新之功矣而猶且敦厚以崇禮蓋不如是則無以疑至道也夫德性固不可以不尊也非道問學則德性何由而明致廣大極高明所以尊德性也於廣大之中而盡精微於高明之中而道中庸問學之功也以吾平日之所以問學而又知所未知焉則之所問學踐履者反覆紬繹之而



温故而知新矣君子之心猶慮夫睨高而遺下忽小以遺大也而又篤厚以崇禮焉於以見古人務學之實如此　高要譚氏云聖人之道其踐履實處只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間故君子尊德性以後皆連續用功終之以崇禮則禮者終身之所踐履也動容周旋皆中於禮乃為盛德之至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不該盡此則純亦不已之事也凡所踐履動與理俱出處語默無不適宜故以此處上則合乎天道之下濟故不驕以此處下則合乎地道之上承故不倍以此處有道之時則明乎陽長陰消之義故其進也言足以興以此處無道之世則察乎陽消陰長之



幾故其退也默足以容一身之閒而天地陰陽之理舉無遺者以其本之先立故也詩所謂明哲保身豈非以本既先立而後能保其身耶　慈谿黃氏云其言足以興愚意興謂言之興行亦通然鄭注謂興起在位蓋以身之顯晦為言興者顯也容者晦也與引詩保身相叶呂氏曰明哲之人知行知藏所以卒保其身東萊詩記曰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　京山郝氏云上章言聖道與天地同流其大至矣此章言君子疑道要於崇禮君子欲崇禮當何如哉天命之性道之原也人所同得是曰德性超形氣之表為眾體之宗至尊也眾人以外物陵奪以小體壓制則褻



矣必尊奉之為主宰而性體無形末由尊也戒懼慎獨以至事為擇執皆屬問學乃所以由尊德性之路也德性廣大由問學致之而廣大者多闕畧又精微之必盡焉德性高明由問學極之而高明者多窮奇又中庸之必由焉德性中所本有皆故也由問學溫習之日著日察則本然之內自有新知焉凡若此皆以培養德性使忠信誠慤之體渾厚完固德以基而日進禮以謙而日光時措咸宜三千三百悉歸踐履道之發育峻極者始可與上達故曰崇也此禮得人而行德斯至道斯凝矣然豈高遠之為崇乎亦唯是居上為下不驕不倍處治處亂時語時默詩云明哲

保身其即敦厚崇禮之謂歟凡人驕倍語默失宜生於浮華敦厚崇禮者自無此失所以明哲保身也保身猶易言利用安身以崇德精義入神以致用事愈近而愈遠德愈約而愈神所以爲脩德凝道之至也不驕不自用也不倍不自專也有道則言無道則默不違時取裁也下章反此　尊德性五句重末一句各句又重下半句前四句皆敦厚崇禮之功各下半句又所以道問學爲尊德性之功也德性無據唯據問學致廣大以下皆問學之事而尊德性在其中遞至敦厚三字略住培養根深眞積力久動容周旋中禮即是從容中道蓋浮華落盡天眞完固以此行禮



視聽言動非禮不由德性存而道之洋洋峻極者悉歸踐履矣日用何處非禮則何處非道故禮者道之履也崇禮獨言以者總結上四句工夫所以也大抵中庸一篇爲四十九篇綰轂此章爲此一篇準繩此句爲此二章關紐儒者摘而離之失其解矣　自古聖賢學問唯有德性一事離德性無復問學德性無把捉仗問學落實發育峻極無把捉仗禮儀威儀落實道無把捉仗禮落實禮以忠信爲本是厚也厚即德性敦此厚須由問學君子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也若分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則所謂德性者但廣大而不情微高明而不中庸故而不新厚而不禮所謂問學者反是德性不能致知必待問學問學不能盡道心專責德性道體之細偏屬問學而德性不能存體之大偏屬德性而問學不能包豈理也哉凡人氣質用事德性失主祇緣不學一日不學則德性被氣質壓倒試向日用體勘問學德性骨髓相關德性爲主問學所以匡救其失將順其美者也離德性言問學支蔓耳離問學言德性風影耳二者顯微無閒合外內之道即擇執以求誠也若何離之　烏程姚氏云待其人而後行極重至德凝至道方可稱其人也尊德性而道問學正是脩德凝道事　行與凝稍別

疑者合而凝也行者體而行也凝之斯謂之行　此至道即率性之道而率性之道却根天命之性來故從尊德性始　德性無所不包無所不備自古聖賢極大參贊極天經綸緻悉備具咸正無缺總來即完得一箇性人若能善反而全之經綸參贊之事即在於此故尊德性極爲緊要　尊德性全在道問學德性是天命之性尊之云者戒愼恐懼恭敬奉持唯恐其棄且褻也然所謂恭敬奉持者不只是懸空守着凡事凡物皆吾德性中所自有須一一理會分曉得身體而力行之務完其所謂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之本體此方是實實問學事道由也問學者即前博學

審問愼思明辨之總名　性分中不墮形體不落方所直恁廣大而其理却至纖至悉又甚精微原非空疎浪蕩的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洞然八荒且又各分理令無纖悉之遺是之謂致而盡性分中不加毫末不染塵垢直恁高明而其事却至易至簡又甚中庸原非怪誕放曠的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而超然物表且又事事率循皆由經常之則是之謂極而道性分中那一件不是我固有的而舍有生意在故與新原非有二也歸繹其所固有者不令其放失而時指之宜却有許多新意出來是之謂溫而知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與新皆德性所自有者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皆敦厚以崇禮蓋三百三千之禮原自德性中所流出敦厚以崇禮正所以尊德性也學者但看四而字有轉摺二以字是直截又看一尊字一崇字相照應則章旨了了矣　性之德即是禮禮所生即是德性看天秩有禮五禮五庸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何嘗不厚人唯自遏於薄蔑禮斯甚君子於親義序別信處實則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敦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通不知何故又造出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以抄變本文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愼獨不睹不聞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爲黑五色不自



唯君子脩德極其至故雖不逢時不得位而其爲道直已範圍古今師表萬世此仲尼之所以同於天地也聖人蓋指盛德而在天子之位者如堯舜文武是也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賢隱指仲尼　西河毛氏云尊德性節最駢駁從來莫解章句以尊德性承上云尊德性節最駢駁從來莫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敎也則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敦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通不知何故又造出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以抄變本文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愼獨不睹不聞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爲黑五色不自

言而人之兩目必不可掩雖另造或問多方解說以
曲護之不得也乃附和之徒亦知無理又巧爲作說
於存心致知兩載中謂上截已矣下截則又分知行
使道中庸崇禮又別屬之行以稍免致知不通之誚
則既經橫截又復直劈上下四旁已比之九衢八闥
而且直劈之中又各分截雖公輸巧匠必不能操割
而以此爲聖學入德之方究哉不亦難乎

愚按聖人之道中庸之道也此四字一章之旨
洋洋正形容其大處如何發育萬物峻
極于天也優優亦形容其大處又如何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



言道之大優優大哉言禮之大先儒以大哉聖
人之道一句作冒而以洋洋優優兩扇對看者
非　注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不如趙氏纂
疏禮儀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威儀謂進
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爲切

中庸第三十一之五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注云今天下孔子謂其時雖有其位以下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藍田呂氏云無德爲愚無位爲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災之道也　延平周氏云上以道揆故議禮以順其時制度以齊其政考文以一其道若脩五禮同律度量衡論書名者是也下以法守故於禮也執之而已於文也守之而已此先王之盛時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也春秋之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猶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者蓋其理出於性命而本在於人心者雖虐政不能泯又況先王之遺風流澤猶或有未息者哉位非天子則禮樂非所知唯其位爲天子德爲聖人者然後可以作禮樂也　范陽張氏云苟無其位禮未當道度未合法文未正宜非吾之職也吾其如之何哉夫子雖灼見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然不在相位不得佐周天子以制作之冕樂而已豈敢自用自專亂天子之法以取裁禍哉　慈谿黃氏云制者制作之制度者法度之度制度者言制爲之度也與制度二字並言者不同京山郝氏云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生今反古者無時郎下章謂無三重者也愚不自用不驕也賤不自專不倍也生今不反古識時也裁不及保身也　烏程姚氏云一部中庸只發揮得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二句尊德性而道問學全是求體此時中之理考文是天下極大的事唯天子明聖乘六龍以御天乃敢任此今天下承文武開創以來所以同軌同文同倫道德一風俗同其禮其樂尚在人心而未改雖有其位苟無其德誰敢論及此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論及此　機山翟氏云此一節言妄作之不可下節言周禮之當從兩引子曰起皆以實其明哲保身也

愚按議禮制度考文郎下文作禮樂是也議禮制度考文郎是禮故樂記附於

禮禮運禮器亦未嘗不言樂此度與文皆兼禮樂度卽律度之度度有五等分寸尺丈引是也文文章也禮樂皆有度有文記云考制度設制度器皿之度降於五祀之謂制度非禮之度乎稽之度數百度得數而有常非樂之度乎又云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非禮樂之文乎故上云議禮制度考文下總云作禮樂云鄭注度國家宮室及車輿文書名不盡其義玉篇書者著也依類象形謂之文古者左圖右史禮樂



皆有制度著之圖書則所謂書同文者亦兼禮樂言之說文行者人之步趨也倫道也書曰無相奪倫則禮樂亦未嘗無倫記云禮之大倫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又云樂行而倫清樂者通倫理者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則所謂行同倫者亦兼禮樂言之言所行之禮樂皆同其倫也若以倫作次序之體則專指禮言之而讀行爲去聲恐非是　非天子以下皆孔子之言觀今天下三字便知孔子自謂也雖有其位六句申明不自用不自專之意下引夫子之言申明生今不反古之意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以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延平周氏云傳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此謂吾學殷禮有宋存焉何也夫以公而責之詳則二國皆不足徵以恕而責之略則彼善於此者有之春秋之法書宋公而未嘗書杞公者亦以此歟傳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而此謂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何也蓋從野人所以矯弊而用周禮所以尙文唯其能矯弊而



又能尙文此聖人所以不爲一曲之論也　兼山郭氏云上焉者三代之前雖有善者然遠而無徵下焉者三代之後雖自以爲善然近而不尊無徵不尊皆不能取信於民故皆弗從之　京山郝氏云夏禮曰說世遠略也殷禮曰學世近詳也夏無徵故不信殷有存而今不用非其時也　烏程姚氏云以三事言曰議禮制度考文以二字言曰禮樂以一字言曰禮此寡過照上哉及其身照下蚤有譽於天下端的主上邊人說故緊承上焉者下焉者一段見無徵不尊者不足取信於天下要取信於天下全在本諸身徵諸庶民　西河毛氏云三重鄭注爲三王之禮固

謬若呂氏以議禮制度考文當之則官府制作與保氏書敎皆在周禮六官中焉得與議禮相峙爲三若然則禮又有樂不敢作禮樂將四重矣況此從禮儀威儀敦厚崇禮來專重禮敎安容雜及又況三重節與愚而節正相反唯聖人不愚天子不賤今天下不生今反古故得寡過寡過者正不自用自專裁不及身之謂也今錯注三重將寡過二字全無解說乃謂人得寡過夫以聖人治世謂致曲所及變化有之未有民物信從而講遽伯玉寡過之學者陸氏釋文訓三重作德位時而北宋儒者尙有德重位重時重之說豈可以呂氏臆見而鑿然實之



愚按祭統云夫祭有三重焉下明指獻之屬與聲與舞此言三重不明言之以致先儒解說紛紛鄭注三重三王之禮程子因之藍田呂氏云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朱子因之河東侯氏云三王之法各有可重者如子丑寅之更建忠質文之遞尙永嘉薛氏云三重者三節也臨川王氏云三重下文徵信民從是矣延平周氏云三重者過乎忠質重者有善於已而後有以徵於人有以徵於人而後人信之此上焉者雖近於民而民必從之也兼山郭氏云三重言三王之至重也晏氏云忠質文是三重之道皆不免有過唯寡而已蔡氏云三重謂有德有位與徵諸庶民者是也晉陵錢氏云重猶難也於三者重難之不敢輕也其說之不同如此上焉下焉諸說亦不同鄭注上謂君也下謂臣也藍田呂氏云上謂上達之事下謂下達之事建安游氏云上者五帝之禮下者五霸之功涑水司馬氏云上於三王者謂高論之士稱引太古以欺惑愚人下於三王者謂卑論之士趨時狗俗苟求近功海陵胡氏云上焉者天子居天下之上諸侯居一國之上卿大夫居天子之下永嘉薛氏云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焉日用而不知者也延平周氏云上焉者入而爲天道則患乎迂闊而無徵下焉者出而爲守道則患乎褻近而不尊高要譚氏云上焉者專言道德雖善矣然微妙而無徵下焉者專言刑政雖善矣然卑陋而不尊晏氏云上焉者過乎忠質文者也下焉者不及乎忠質文者也新定顧氏云上焉者賢知之過於中庸者也下焉者愚不肖之不及於中庸者也其說之不同又如此皆與上下兩節不能融會吾所不取　此一節亦

皆夫子之言論語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從周者從其所監於二代之禮也德位時謂之三重王天下者若從夏殷之禮不免生今反古之哉從周之禮豈有自用自專之咎豈不寡過矣乎寡過在王天下不在民也上焉下焉六句正見周禮之當從處舊本以上節用注疏隔住此節另起以不信民弗從又頓住極是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註云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疏云本諸身謂行道先從身起徵驗也謂立身行道使有徵驗於庶民也詩周頌振鷺之篇　河東侯氏云君子之道可行於天下者不過近取諸身而已故子思又以切近之道明之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皆吾身之固有性之自然推吾之固有性之自然驗諸庶民亦與吾之心同然又考諸三王以參之考諸三王而不謬則中庸之道至矣又建諸天地以自試焉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又何疑焉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之心即吾之心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前聖人之道後聖人之道是也天也人也無他理也是理也唯聖人能盡之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道也法也則也非我一已之私天下之道天下之行天下之言吾由之而不悖爾所以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王者推此道以盡制也天地者體此道以成物也故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與鬼神道以應物也聖人者守此道以盡倫也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由明而爲天地由幽而爲鬼神故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質諸鬼神而無疑矣由前則爲三王由後則爲百世故考諸三王而不謬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鬼神與天地同德故質之無疑爲知天聖人與人爲徒故俟之不惑爲知人　新定顧氏云知天知人則以中庸之道貫通焉而已矣是以其動不期於爲天下道也而不能不爲之法爲之道其行不期於爲天下法也而不能不爲之則遠之有其言不期於爲天下則也而不能不爲之則遠之有

望近之不厭皆不期而自致有如詩人之言彼無惡
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良以是爾子思推言君
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詩人之言永終譽
要之於後之無窮也子思言如此而蚤有譽反之於
其初之有自也　京山郝氏云二王之後爲客於周
周人爲作此詩在彼謂在本國在此謂來周庭射斁
通厭也夙夜猶言朝夕永終譽長保令名也此與上
二節並承居上爲下不及有道無道蓋不生今反古
無栽竇過卽是識治亂語默之時者　烏程姚氏云
君子之道本諸身句最要緊前是剔出此一句後是
發明此一句本字下得極妙天下之道那一件不根



柢於吾身吾實有至德凝至道則乘時御位孰不信
且從之徵諸庶民卽本諸身徵之也考謂以本諸身
者考信於其古建謂以本諸身者建立於其中質是
體質鬼神無質以本諸身者爲質而驗其符否俟則
以本諸身者待其行不謬謂以此道考之而不差謬
不悖謂以此道建之而不悖戾無疑謂以此道質之
而無疑異不惑謂以此道俟之而不惑亂本諸身是
大綱領徵諸庶民根本諸身來考諸三王等句又根
本諸身徵諸庶民來不是六事本諸身卽有知天知
人在但未明說出故於質鬼神俟後聖下指出示人
天命之同然原在吾德性中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而率之卽是道更無差別是謂知天知人非直通曉
之而已知天知人逐句有而必發於鬼神後聖之下
者天地顯明易見三王制作亦昭然紀載中唯是鬼
神至幽後聖至遠未易出入胎合焉者而於此且無
疑不惑非知天知人者不能故於此明發之耳此天
此人天下人心所共有而遠近之無閒者故一動世
爲天下道一行世爲天下法一言世爲天下則遠之
四夷瞻仰其明聖近之華夏相忘於德教此其無惡
無射庶幾終譽正君子之竇過處而全由知天知人
來如此指知天知人言知天知人正所謂本諸身者



斷不可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說　機山瞿氏云故君
子之道雙承上兩節本諸身承上德位徵諸庶民承
上信從節內三箇君子卽上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
子並無兩樣皆隱指仲尼　高沙徐氏有云考建皆
是實事不是空中比擬此言是也但當就尊德性而
道問學者設想不當竟說王天下者　知天知人明
哲之至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以下乃是明
哲之效　在彼無惡四句此乃所謂明哲保身也今
人看明哲保身皆作見幾微占便宜之解其不合於
聖賢之道宜哉

愚按自大哉聖人之道至此當爲一章上二節

夫子之言此一節子思子自立言中庸原不分章節自章句以大哉聖人之道至其斯之謂歟爲第二十七章以王天下有三重焉至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爲第二十九章以致上下割截三重上下等字皆無着落諸儒曲爲之解吾皆不取請從大哉聖人之道至此全章讀之上承居上爲下下歸結到仲尼有源有委作者立言之義自見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疏云此子思申明夫子之德與天地相似　建安游氏云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體元而亨利物而貞一喜一怒通於四時夫是之謂律天時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四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上律天時則天道之至教下襲水土則地理之異宜全矣故博厚配地無不持載高明配天無不覆幬變通如四時之錯行照臨如日月之代明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動者植者皆裕如也是謂並育而不相害或進或止或久或速無可無不可是謂並行而不悖動以利物者知也故曰小德川流靜以裕物者仁也故曰大德敦化言川流則知敦化者仁之體言敦化則知川流者知之用　河東侯氏云小德川流其日用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大德敦化其存主處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　延平楊氏云不曰仲尼之大而曰天地之所以爲大蓋聖人與天地一體也論聖人以明天地之道言天地以見聖人之德無二致也　兼山郭氏云天地之所以爲大者以其無不覆也無不載也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



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孔子之所以爲大者以其如天地四時日月之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也小德川流言其用之沛然莫禦也大德敦化言其體之寂然不動也非德之大小顯其爲體用者如此

長樂陳氏云如天地之覆載即前所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即前所謂悠久無疆並育並行川流敦化即前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此天地所以爲大即前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而仲尼得之不曰仲尼而曰天地者仲尼其天地歟　京山郝氏云此章特稱仲尼者承上數章之意歸德於仲尼也祖述以道言道

者千聖不易祖始也不可尙也遡傳也不可易也祢
堯舜中自堯舜啟也憲章以禮言禮者一代因革遵
奉曰憲表揚曰章稱文武者今用之吾從周也禮亦
是道文武之道自堯舜出天時流行不息水土居方
有常律合也襲猶服也持載猶承載覆幬猶籠罩天
覆地載言其閒包括無餘也四時錯行謂寒暑相推
也日月代明謂晝夜相禪也　兩並字便已不相害
不相悖矣不可分不害不悖爲小德並育並行爲大
德也天地之大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大德就全體
見不害不悖皆川流之意就體統內分疏明天地之
大非混雜也混雜則大不成故末句言所以大結之



小德大德借天地形容聖人於德性見包括於問
學見精詳天地亦然聖心亦然　自自誠明至不驕
不倍是從微妙處說到平常自慿而好自用至小德
大德聰明睿知又從平常處說入微妙反覆發揮中
庸微顯之旨曲盡　烏程姚氏云此章首說仲尼集
帝王天地之道中擬其大而無外大而不窮後舉天
地之所以爲大形容其與天地而爲一此相仍之說
愚何敢喙顧愚於並字並育並行節不能無疑焉並者齊
並不參差之謂也飛潛動植之類並資發育於大造
之中理有固然若四時日月一往一來迭相推運何
以下箇並字子思說四時日月宜卽出四時日月何

以下箇道字卽上說四時日月一邊說箇錯行一邊
說箇代明極其分曉何以此獨暗指四時日月又揔
下箇並行字且此節若說天地當加至誠無息章明
提出天地之道何以揔揔淪淪不分明指天地
之道且並育而不害並行而不悖是聯絡語何以截
下不害不悖一段說是小德之川流截上並育並行
一段說是大德之敦化思之再三不解所謂敢效一
得以質之高明中庸一書本天命率性來約到君子
而時中中閒窮天地極鬼神禋大舜文武周公舉道
德九經以及禮儀威儀纖悉曲折可謂至矣盡矣而
一以貫之者微仲尼其誰與歸故子思子着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四語見亘古亘今
上天下地之理唯吾仲尼會其全卽其心體之渾淪
無外就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一般無一物
之不備也卽其心體之純一不已就如四時之錯行
日月之代明一般無一息之有閒也天地閒只有箇
萬物只有箇道萬物發育於兩閒仲尼盡天下之物
與之並育卻相成而不相害道流行於兩閒仲尼盡
天下之道與之並行却相合而不相悖析物與道皆
德性之森布而聖心之條理分派加小德之川流也
統物與道皆德性之本體而聖心之化育完具大德
之敦化也則其功用之大豈尋常之所可比擬哉物

賴以常育道賴以常行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蓋天地之所以爲大在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仲尼與流行者並行而不悖與物與者並育而不害分明一天地之神化故着此一句以贊之非以天地之所以爲大形容仲尼之所以爲大也　道生萬物萬物同歸於道故舉萬物與道言德是一箇德固物與道之分合別爲大小耳　川流是流其所敦者敦化是敦其所流者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分明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分明是盡性贊化育的事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分明是與天地參　首章從天命之謂性說到致中和天



地位萬物育此章從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說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直究其所以爲大處分明仲尼完天命之性盡位育之能事此章可盡得中庸一書　烏程韓氏云前首四句便知大孝無憂等章爲祖述憲章起事今夫天四段爲上律下襲起事全部中庸都是爲仲尼寫照不祇此下數章天地之所以爲大只加一此字令人想見仲尼味之不盡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其淵泉

此也夫唯聖人之德其大無外而



寬裕温柔則厭乎不迫足以有容焉言其發强剛毅則卓乎不撓足以有執焉其齊莊中正也肅然穆然而足以有敬其文理密察也煥然秩然而足以有別舉天下之盛德無踰此數者聖人悉兼而有之是非聖人容心於爲此復用力於爲彼也道體渾融全體具在隨感而應衆善自形故自其全體言之則溥博也淵泉也何善不該何美不具自其形見者言之當其有臨則爲聰明睿知當其有容則爲寬裕温柔以至發强剛毅也齊莊中正也文理密察也皆時出之也上章所言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正與

測而淵泉如淵故時而出之備道全美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此心同此理同也人心感孚如此則聲名聞望自邇及遠始也洋溢於中國久也施及於蠻貊又其久也舟車所至之境極人力所通之處窮天覆之所及罄地載之所容凡日月照臨之下霜露隧墜之所血氣心知之屬莫不尊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謂之配天不亦宜乎上章云此天地之所以爲大此章止云配天舉其最大者言之也　海陵胡氏云兼聽之謂聰善視之謂明智慮深遠之謂睿有知之謂知發謂奮發强謂任事剛則不撓毅則果敢文理者言動之間有文理如枝葉是也尚時可以溫柔而反用剛毅則不可時可以剛毅而反用溫柔則亦不可此言中庸之道所貴者應時而已　莆陽林氏云齊一其志也莊儼然人望而畏之也中立而不倚也正則無邪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子思形容聖人極到處昧者以爲聖人徒然有許多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五段而時出之不分項足以有臨五段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等句原作一句讀不分截總五者完具而不知聖人胷中停蓄淵深渾厚有本者如是自然發得許多妙處出來子思可謂善於形容聖人者矣



葩華是其文經理條貫是其理密而不洩察而能辨臨川王氏云寬則寬大裕則有餘温則温良柔則書之柔而立是也時出若上文君子時中時措之宜是也尚時可以温柔而反用剛毅則不可時可以剛毅而反用温柔則亦不可此言中庸之道所貴者應時而已　莆陽林氏云齊一其志也莊儼然人望而畏之也中立而不倚也正則無邪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子思形容聖人極到處昧者以爲聖人徒然有許多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五段而時出之不分項足以有臨五段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等句原作一句讀不分截總五者完具而不知聖人胷中停蓄淵深渾厚有本者如是自然發得許多妙處出來子思可謂善於形容聖人者矣溥博如天大無不包也淵泉如淵澄然不動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安有許多名色溥博而已淵泉而已及其時出之則臨容執敬別互見迭出變化無方參錯縱橫自然中節非是聰明睿知而下五者臨時逐項安排出來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唯至於聖方盡此妙所謂配天於是乎在非待到莫不尊親處方謂之配天也下面是其效自如此　京山郝氏云溥徧也博廣也淵深也泉不竭也時即臨容執敬別等時烏程姚氏云聰明睿知五段皆主心體言子思原不分質與德二項聖通明也人心本通明一爲私欲所累便不通明不能全此心之本體唯天下至聖一私不累常通常明故於此五者總下爲能二字五足以句緊頂上文非二層各句着一有字者聖人爲民物之主臨容執敬別皆所不可少者唯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寬裕温柔足以有容發强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心體中完完全全一天命之本體自可發見於經綸政治之間故緊承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淵泉不分項聰明睿知五段而時出之不分項足以有臨五段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等句原作一句讀不分截總五者完具於此心渾涵處極周徧極廣闊含蓄處極靜極深而

由是觸機而動盡明活潑天機呈露有莫知其所以然而各極其妙者故卽博博之無限量便如天一般卽淵泉之無紀極便如淵一般而出之爲見爲言爲行民便莫不敬信說之此通形容至聖之心體合着人之心體以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妙非有二層至聖之心體如此其合着人心則聲名之所暨及處皆其至德之所感通處凡有血氣之屬莫不尊之爲元后親之爲父母而至聖一天之廣運矣故曰配天說到配天處亦只是至聖本分事蓋至聖之心體通明無障隔本與天同其大至此始爲無遺憾焉耳　聰明睿知寬裕温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各



一字爲一義合四字爲一事統五事爲一心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只形容聖人心體中無一私夾雜於其間廣大靜深而極圓融活潑之妙溥博如天一節又形容其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非有兩層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全由人心之同然處見得史稱堯仁如天帝德廣運此至聖能全心體配天之一驗也　烏程韓氏云本是極贊仲尼都是想當然語與夫子之得邦家者例看

愚按章句注聰明睿知生知之質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下注又言五者之德自相矛盾亟宜改正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延平楊氏云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何也以人言之則與天地相似而已故如天如淵以至聖言之誠者天之道誠卽天也故其天其淵以至誠言之此其異也

晏氏云大經者理之常大本者性之中化育者命之正能窮理則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能盡性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能至於命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唯天下至誠爲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前言贊天地之化育此言知天地之化育贊者輔相以道知者默契於心唯心爲能會通既能知之必能贊之相爲表裏而已　高要譚氏云夫唯無所倚則仁之體於是乎可見故曰肫肫其仁肫肫者純全敦厚之稱仁體最難形容止言其大則不見其本心之微止言其微則不見其全體之大故孟子嘗解之曰仁者人也此以肫肫言仁蓋明其有純全敦厚之體而本心之微全體之大皆可具見孟子之言蓋本於此仁之體既肫肫然純全而敦厚則夫所謂淵淵浩浩如者皆仁之蓄養成就至於如此也仁之所蓄者極深故曰淵淵其淵言不可測也仁之所養者極大故曰浩浩其天言不可度也淵淵浩浩形容之意亦止是耳而其不

可測不可度之處亦終不可得而言也　新定邵氏
云誠者天之道謂之至誠則純乎天理而無纖毫人
爲之僞者也天德卽至誠也上兼言天地又並言天
淵此獨言天德舉其大者言之能達天德則能知至
誠矣能知至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矣能知天地之
化育則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矣　德
清許氏云經綸天下之大經聖人所以洋溢施及爲
舉世尊親者其實用皆在於此此所謂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發育萬物甄陶一世者也立天下之大本卽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經綸之原也知天地之化育天
地以此理而爲化育聖人以此理而爲經綸知人知



天上下同流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也肫肫淵淵浩
浩合而觀之其眞純流貫深遠廣大有如此然皆自
不睹不聞中出來而非人爲知巧之所能與故曰苟
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京山郝氏
云大經者道也大本者性也天地化育命也夫焉有
所倚誠之至也固聰明聖知卽前章至聖也達天德
卽聰明聖知焉有所倚卽是達天德達通也通爲一
無天人之別也知化之知同知卽能非但心悟
耳前曰唯天下至聖至誠爲能此曰苟不固聰明聖
知其孰能語勢相承以見誠明合也　烏程姚氏云
大經是聯絡於吾身者故用經綸二字易解經兮曰

經引之綸理之　心體中原空空洞洞不着一物至
誠一點神靈從至虛中出亦不着一物故曰夫焉有
所倚非倚着於物而後能之說　唯仁肫肫唯淵淵
淵唯天浩浩故贊至誠之肫肫淵淵浩浩其卽是箇
仁其卽是箇淵其卽是箇天非曰聖心之仁極其懇
至而肫肫也不肫肫者可謂之仁耶下倣此　其仁
仁字卽仁者人也仁字　固完固也聰明聖知人本
來皆有而皆自損失保而完之更無損壞便上達天
德矣天德卽不顯唯德之德原是天命之性達天命
德者與天爲一之謂　天德卽天命之性具在心體
中心體至神無所不聞見無所不通曉洞然朗然一

之大經庸之大者也天下之大本中之大者也
天地之化育天地之極功也長樂陳氏云大經
晴也大本中也天地化育和也莆陽鄭氏曰是
道也乃感應之根故曰大本乃萬事之常故曰
大經高要譚氏曰其倫則三綱其用則九德天
下萬世之所行所謂大經也至正而不倚至正
而不偏天下萬理之所自出所謂大本也四時
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天地功用者有不能
自已所謂化育也皆有可取者唯晉陵錢氏曰
唯誠爲能大經若九經大本若脩身以道也則
不可從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
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
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鈇鉞詩曰不顯唯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
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

註云禪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
露見也知風之自自謂所從來也入德入聖人之德
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言化民
當以德　疏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小雅正月之詩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大雅抑之詩奏假無言時
靡有爭商頌烈祖之詩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大雅
皇矣之詩德輶如毛大雅烝民之詩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大雅文王之詩　南充陳氏云不見不動
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皆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大抵
心源潔淨已是七八分地位舉而措之事業皆自然
而然無難爲者矣　江陵項氏云此一章自其用功



於隱至發見於費者而總言之其末復歸於隱正與
本篇自天命之謂性至荀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其孰能知之相對蓋以一章具一篇之義也　三衢
周氏云此章凡八引詩或疑其無序不知所以證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誠者誠之者其說自明第
學者未深考爾荀明其序則一篇之意燦然矣衣錦
尚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脩身之證也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此齊家之證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治國之證也不顯唯德百辟其刑之平天下之證也
不顯者闇然日章之道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特
言誠也誠之爲德以已昭昭使人昭昭豈可以聲音

笑貌爲哉德蕴如毛仲山甫舉之固爲明哲君子然猶有倫之可見未足以爲至此證誠之也唯天運於上於穆不已無聲無臭如文王之純亦不已然後爲至此證誠者也　京山郝氏云此子思自立言也蓋總挈全篇要領申明微顯之旨而歸本於知使人見道於微也古者錦衣必加素紗於外爲其華采太著惡而欲掩之也君子之道有著者有不著者不著者顯諸仁而著者藏諸用有若絅之襲錦者然蓋天命人性不越乎常無驚世駭俗之奇豈不闇然而天地萬物經緯變化日新月盛非若小道私知的然炫耀根本撥而枝葉隨之者比是以君子之道庸言庸行不爲不淡而性命之旨有天下之至味焉可知可能不爲不簡而易簡之中有天然之經緯焉致中致和不爲不温而圓融之內有井然之條理焉其藏蓄闇然如此而其聰明內運旁燭無疆如天地萬物遠也造端乎夫婦知遠之近也如明動變化風也始於致曲知風之自也近與自皆微也遠與風皆顯也一靈中主存神過化不見而章益道貫微顯非離近與自而脩飾於顯亦非遺遠與風而枯守其微大本立達道行中和並致費隱兼融無賢知愚不肖之偏蔽而至聖至誠天淵不可知之妙深入其微矣所謂闇然而日章者如此於何徵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非所謂微而顯乎君子非庸心於顯也生乎內省無病不愧於心所以大過人者其唯微而人之所不見乎人不可見莫如屋漏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人不見君子之動而君子敬心常存人不聞君子之言而君子信心常存所以內省不疚無惡于志爲人所不可及耳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上無言而下靡爭蓋本敬信以達化欲民爲善而自勸何待于賞欲民去惡而自畏何待於刑非無賞刑也有微於賞刑者德也詩云不顯唯德百辟其刑之刑賞不專而篤恭於上民威民勸而天下自平謂非微之顯乎乃爲闇然日章而入德至此微斯至矣詩曰予懷明



德不大聲以色言知微也苟無是德徒恃刑賞孔子謂之化民未務不足語微也詩又云德輶如毛然毛之爲物雖微猶有形迹可比亦不足語微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斯其至矣蓋時行物生者天載之顯於穆不已者天載之微無聲無臭而時行物生者天道知微之顯也篤恭不顯而民勸民威者君子知微之顯也性命也天人也一也所以爲中庸也　淡而不厭三句是闇然知遠三句是日章即入德境地入德即是上達天德引潛伏屋漏二詩徵闇然即不睹不聞微也引靡爭其刑二詩徵日章即中和位育顯也引予懷明德徵入德之妙顯微無閒也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不住於顯不賞民勸不怒民威不住於
微遠近風自渾然無迹歸於無聲無臭之天載而已
天者道之統時行物生風雨露雷無不振作故至顯
莫如天而太虛無礙唯元唯默貞觀貞明亘古如一
故至微亦莫如天聖人之於天道一也天人合顯微
一乃爲至德故中庸始終于天也　潛伏卽闇然人
所不見卽潛伏人所見唯言動敬信不待言動卽不
睹不聞顯微合一之功卽潛伏內省人所不見之處
敬在不動信在不言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而顯入
於微民威勸百辟刑卽近者遠自者風而微出於顯
所謂闇然日章如此不顯唯德子懷明德卽所入之



德聲色不大毛有倫無聲臭卽入微之景象蓋中庸
一書戀道術支離致人於微處證顯於顯處識微故
顯微二字一篇樞紐前二章費至聖至誠功業配天
顯之至也道德精蘊極於不可知微之至也然疑於
過高非平常之理而分言之似違一貫之意故此章
復就近裏融會蓋德有根柢道非浮華達之天下國
家者卽本諸天命人性者也藏諸天命人性者卽顯
之天下國家者也顯微合故曰闇然日章此一章之
大旨人莫不有性有命而日用事爲執顯遺微故此
章始攝顯歸微欲人以事合理也終達微出顯欲人
以理合事也蓋可見可聞者道之顯不見不聞者道
之微顯者民可使由微者不可使知苟能於喜物見
性命卽是行著習察由仁義行卽是君子時中能擇
能守闇然日章而道德全矣此一篇肯綮篇內未詳
故末申明之朱註以闇然日章爲下學立心以知遠
之近等爲知幾以入德爲下學之始按下學如擇執
學問思辨等事篇內詳矣淡簡溫不厭文理是闇然
境地知遠近風自微顯是日章精神以論治則霸者
之驩虞卽小人的然日亡而闇然淡簡不厭正王道
之睟盎以論學則君子依乎中庸素位而行不騎不
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豈下學舍擇執
而驟語此知幾唯至誠易曰知幾其神顏氏之子尚



未盡許知卽是行若以知爲下學猶虛見耳豈可入
德德言入猶道言凝也道散故凝德微故入易曰洗
心退藏入與虛合故末贊其至豈初學可企又謂引
詩有淺深疎密以潛伏爲下學謹獨按戒懼慎獨篇
首已及不須複說屋漏卽潛伏不動不言卽人所不
見篤恭卽不用刑賞天下平卽民勸民威復言敬信
德德言入猶道言凝也道散故凝德微故入易曰洗
心退藏入與虛合故末贊其至豈初學可企又謂引
詩有淺深疎密以潛伏爲下學謹獨按戒懼慎獨篇
首已及不須複說屋漏卽潛伏不動不言卽人所不
見篤恭卽不用刑賞天下平卽民勸民威復言敬信
者申明人所不見之功也復言篤恭者申明不用刑
賞之本也何淺深疎密之有大抵此章論道之要非
專爲造道之功衣錦至溫而理合顯於微道之體也
意重誠而明在其中知遠之近以下通微於顯道之
用也意重明而誠在其中此自誠明合外內之道也

夫子罕言性命學者不可得而聞以至百家泛濫不識天人性命本同一體賢知者執內遺外愚不肖者逐末忘本子思諄諄發明一貫之旨中不離庸庸即是中人苟於顯處見微於已發處見未發於日用見性命於事物見道德於天下國家見心意知則雖堯舜之憂勤湯武之征誅猶是篤恭無為中庸之要領也今之解者處處分析既乖中庸之旨又以此章顯微專為下學謹獨則其弊必至貪靜守空默坐理窟併中庸為畫餅者矣豈究竟之旨歟　烏程姚氏云前邊論至誠至聖盡矣而究聖之所以聖只是一箇誠則聖學工夫斷當自立誠始故首引尚絅之詩而推之以要其極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專取尚絅二字發明君子本心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緊承上文說只重闇然二字不重日章若曰君子只是闇然自修而日章者自在豈若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哉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盡出箇闇然君子來並不及日章蓋君子一味篤實其淡自不厭簡自是文溫自有理非淡簡溫故不厭而文且理也至若說為已之簡為已之溫更不通蓋此三句是傍人形容君子語非君子要如此淡如此簡如此溫也若要如此即非篤實矣知遠之近三句究出其所用功却只在隱微根本上做故許其可與入



德德是德性即不睹不聞之本體要全不睹不聞之本體必從戒慎恐懼來故此三句只重得一箇微字知遠之近二句不過挑出此微字示人見得微之必至於顯工夫當自此下手做知得此箇下手做要在省察克治存養而益純之以造其極　曰潛伏曰爾室曰無言曰不顯總說得一箇微字曰內省不疚無惡于志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曰篤恭而天下平總說得一箇謹微事總完得一箇德此德原是天命之性故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後止　閻然二字下得極妙即如今人云暗地裏自家做之謂日章即於閻然內見其章非為章於外之章淡而不厭三句是形容閻然者之模樣如此知遠之近三句正指其所謂閻然自脩者不是為已而又知幾之說　知微之顯一句極緊要知微之顯則必致慎於人之所不見必盡敬信之實功必造於不顯篤恭之地而後已故曰可與入德矣入德者從此入而造其極之謂也　微正是不睹不聞故下文云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又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直說到不顯唯德不顯即是微到不顯方完却此微之本體與無聲無臭者合一而無閒　恭即是敬信即是心體敬信益純不可端倪與沖漠無朕者同故曰篤恭君子闇然自修至於此只完得箇天

命之性更無加上分毫　人只有箇視聽言動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工夫原徹上徹下故由不賞民勸不怒民威直說得篤恭而天下平正是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處上天之載極其盛矣而卒歸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極其盛矣而卒歸於不睹不聞愚謂不睹不聞即是獨戒愼恐懼即是愼其獨蓋於費隱鬼神及此章而深信其合一處　晉江張氏次溪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當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同看要認得無聲無臭須是認得上天之載要認得不識不知須是認得順帝之則離天載而求無聲無臭離帝則而求不識不知則入於禪矣程明道云中庸語道其本在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方是體用隱顯一原無間之義　烏程韓氏云唯聖者能之業已結案却倒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一副精神心事煞出至矣二字結中庸其至矣乎連呼君子者七結君子中庸疊引詩詞自解自駁如樂之亂節短聲繁自是結體　西河毛氏云衣錦尚絅必非碩人及丰詩未有衣錦褧衣而可改作衣錦尚絅者此必逸詩也但絅自通褧作禪衣解玉藻云禪爲絅蓋夫人臨嫁則在塗加錦而覆以禪衣其意實所以障塵今曰惡文



不識不知則入於禪矣程明道云中庸語道其本在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方是體用隱顯一原無間之義　烏程韓氏云唯聖者能之業已結案却倒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一副精神心事煞出至矣二字結中庸其至矣乎連呼君子者七結君子中庸疊引詩詞自解自駁如樂之亂節短聲繁自是結體　西河毛氏云衣錦尚絅必非碩人及丰詩未有衣錦褧衣而可改作衣錦尚絅者此必逸詩也但絅自通褧作禪衣解玉藻云禪爲絅蓋夫人臨嫁則在塗加錦而覆以禪衣其意實所以障塵今曰惡文



愚按鄭注哉謂生物也詩傳載事也詩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蓋以載爲道也新定邵氏謂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亦依詩箋解之其說當從

己亥春冬兩走　京師挾此書以就正於少宗伯贛州王公　少司農僕封張公　學士李巨來先生　侍講宋魚門先生　太史張匠門惠天牧兩先生並荷獎借　贛州特賜以大序顯我著錄之意而又承諸公往復辨析命意刪改庚子仲夏寓寶應官齋少暇

紬繹緒言不敢厭倦自八月初六日訖十月初八日止校閱已畢仁和吳子曦洲畏友也適來同寓學問淵深與訂正大學中庸疑義豁然恨相見之晚且不能以全編統呈　誨定也是日立冬芷畦謹識

表記第三十二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藍田呂氏云禮記名篇亦多取篇中字爲目此篇論仁爲多有云仁者天下之表恐取此義以名篇　嵏陵方氏云表者裏之外也故凡欲自明於外而期物之取正者皆謂之表經言表微傳言表道皆以是而已孔子體道而不行乎世然無心自明而莫之取正焉於是立言以表之則門弟子不可以不記也故名其篇曰表記　福寧黃氏



嘉業堂校刊

云篇中言仁多有至理唯以怨報怨義道以霸夏道尊命事君大言受大利數章不可不察　漳浦黃氏

云表記一篇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指以天地日月辨君臣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量之以恕使人遜不敢褻遠不敢怨幽以告於鬼神明以告於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於是　坊記主於禮讓歸別於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於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於仁義歸餘於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於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凡聖門所記夫子之言論自齊書二十篇而外未有明著於此者宋濂化至道開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蓋有以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疏云時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　皇氏云此篇稱子言之凡八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　藍田呂氏云自此至瀆則不告大指言敬而已　廬陵馬氏云隱者其迹顯者其名以其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矜所以自飾不期莊而自莊厲所以自嚴不期威而自威言所以自宣不期信而自信則至德默喻於心也不矜不厲不言隱也莊威



信顯也　烏程韓氏云隱而顯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也顯字爲表字張本不矜不厲不言正不顯篤恭之表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云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註云失謂失其容止之節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加於身也　疏云甫刑呂刑也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今尚書躬作身　藍田呂氏云足者舉動是也舉動即貌也主於足故言足也色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

者言辭是也脩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故貌敬則足畏也色敬則足憚也言敬則足信也　長樂陳氏云孔子先言其所難勉者所以盡道又繼之以其所易爲者所以盡教則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凡此所以盡敬而已

嚴陵方氏云三者得失皆由於動夫靜所以處己動所以接人故每以不失於人爲言焉此止引擇言以證之者以騐不及舌人之失尤在於言故也　晉江周氏云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夫然故所言自合乎理有言不足信乎觀言則貌與色從可知矣



子曰禓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石林葉氏云禮有以禓爲貴者文也文在外以顯諸仁禮有以襲爲貴者質也質在內以藏諸用文質所用各因其事民所以不相瀆也　京山郝氏云禓袒裼露體曰袒單衣曰禓重掩曰襲禓裘襲裘詳見玉藻詩曰袒禓暴虎又曰載衣之禓皆言衣也執玉帛亦有禓襲單襲曰禓重裹曰襲不相因如子游禓裘而弔主人小斂畢襲裘入凡袒踊畢襲衣袒割牲袒免拜賓畢袒執弓射畢皆襲衣執玉帛如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又公側授宰玉禓降

心言極辨以身言極已到至處繼又進了一步益要其終也不可作一正一反看

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橫渠張氏云不揜與誠之不可揜同義　藍田呂氏云愼篤恭皆行之敬也愼其行則寡過況於禍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愼而取禍者也篤其行則誠著何事於揜乎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恭其行則人敬則何有於恥乎侮人者人亦侮之不恭而近於恥者也　晉江周氏云三者皆非有爲而爲之也三箇以字不可作有心看

愚按揜與掩同說文掩斂也鄭注猶困迫也無據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廬陵馬氏云莊敬所以自強而有進德之漸故曰強安肆所以自棄而有敗度之漸故曰偷　烏程姚氏云一存莊敬之心是先自強也故其強日加一萌安肆之念是先自偷也故其偷日甚儳焉如不終日晝出一箇日偷的樣子與人看教人必莊敬毋安肆也

晉江周氏云其躬儳焉先因內以及外如不終日又因外以及內言不以一日則無日而不主敬矣



武林顧氏云莊者其貌敬者其心不使正是莊敬日強處一日猶一日用力一日克復之謂作暫時看

愚按經曰日強曰日偷曰不以一日曰如不終日可見一日之閒不莊敬卽安肆非但日也還當時時警戒莊敬則日強而爲君子若安肆則日偷便不成其爲君子矣所爭只在敬肆之閒

舊解謂君子二字貫下二句蓋非是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石林葉氏云事鬼神則致敬於幽者也故主言齊戒見君則致敬於明者也故主言日月　嚴陵方氏云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疏也筮之道貴於初筮而不敢再三至敬而不褻者也鬼神且將言祭祀先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於鬼神言齊戒於君言擇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人者以人之亦各有所當也且神道至幽人之於神不可瀆也必有事焉然後齊戒故鬼神必言事而不可以言見君道至明臣之於君無適而非事也必欲見之乃擇日月故君止言見而不必言事雖然在朝之臣則皆見君矣而此乃言擇者先儒謂在邑境或擇日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君須擇日月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疏云言小人遞相輕狎侮慢雖至死焉而不知畏懼也　新城鄧氏云狎侮之爲禍烈矣死之招也而曾莫之畏蓋歎之也歎之感之也經曰君子不侵侮不好狎又曰不窺密不旁狎知畏也欲民之無相褻也夫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褻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註云辭所以通情也禮謂贄也瀆之言褻也　疏云引易蒙卦辭證無相褻瀆之義　藍田呂氏云辭必以禮者接見不相接之言禮者相見之摯必以辭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疏也筮之道貴於初筮而不敢再三至敬而不褻者也鬼神且將

告之況於人乎賓主愼於交際不敢苟且亦敬人之道也　嚴陵方氏云禮重於辭而見親於接瀆有汙意褻有近意則褻不若瀆之爲甚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藍田呂氏云此泛論仁義者人性之所固有賢不肖之所同也然私欲勝之能勿喪者寡矣故聖人之教立仁以表之使天下知所向而於行得所勉立義以制之使天下知所取而於事得所處報者德怨往來人情所不能無使之交際且有勸懲則利用出入民咸用之矣　嚴陵方氏云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報者禮也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向往來則報之爲禮固明不曰禮而曰報者以禮不止於報故也　金華應氏云仁之體大而尊昭揭眾善而人儼然知所敬故曰表義之體方而嚴裁割事物而人凜然知所畏故曰制　盧陵馬氏云仁爲天下之表而不傷乎宜者愛有義以裁之也義爲天下之制而不傷乎仁者有仁以爲本也言仁義而繼之以報者天下之利何也蓋仁者義之本義者仁之節而禮者節於仁義也凡此者皆相因之理也下文以德報怨以怨報德皆釋報者天下之利之意



愚按以報言禮固是然不若呂氏之說爲切當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註云懲謂創艾讎猶答也胥相也辟君也　疏云詩大雅抑之篇以證相報之義太甲以證君臣上下各以其事相報也　藍田呂氏云天下有道所謂德怨之報者皆出於天下之公而已有德於民者民欲報之以官有功於民者民欲報之以賞因民所欲官之賞之所謂以德報德民知所勸矣傷人者民欲報之以刑賊人者民欲報之以殺因民所欲刑之殺之所謂以怨報怨民知所懲矣若夫民之私德豈無相報哉唯不可使懷私恩者廢公議復私讎者亂國法而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則言與德無有不報也　金華應氏云仁之體無不報故曰無言不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后無以辟四方則上與下亦有相報也　橫渠張氏云報者天下之利也　延平黃氏云以德報德者仁也則民有所勸故爲天下之制有所以怨報怨者義也則民有所懲故爲天下之制有所勸則民知德而不陷於惡有所懲則民知法而不陷於罪故爲天下之利夫以仁義表制天下其利如此

而況下化而爲仁義哉其利不可勝用也主義而言則利在其中焉主利而言非特其利不可必得也義己喪矣義喪而得利則有能奪之者何足計哉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藍田呂氏云以德報怨雖過乎寬而本於厚未害其爲仁也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也君子欲賠乎中庸則莫如孔子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廬陵馬氏云以德報德禮也以德報怨非禮也雖其非禮而能以寬自居於身故謂之寬身之仁寬者仁之作而非仁之盡也　黃氏云此言以德報怨謂小人有小怨微隙當以理恕唯父母兄弟交親之怨不報則虧孝義之行焉倘小怨微隙君子不以德消而一一讎報往來不息必深結仇讎豈非傷教害義哉君子情以恕人慎以避禍小怨微隙以德消之亦寬身之仁道也

愚按臨川吳氏引或說寬身之仁仁字當作人亦通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註云天下一人喻少也　藍田呂氏云無欲而好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强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異



法則法之所以易行者也　烏程姚氏云爲仁是道教人爲仁是法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異罪者强仁

註云仁有三謂安仁利仁强仁也　疏云與仁同功言三者之功俱是博愛各有一種未可知也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矣

藍田呂氏云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强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異

嚴陵方氏云仁者之爲仁猶之生於陵者安於陵而已故曰安仁知者之爲仁知仁之爲己利則爲之知不仁之爲己害則不爲也故曰利仁畏罪者之爲仁畏不仁之治罪則戒而惡之欲仁之爲功則强而好之故曰强仁　山陰陸氏云安仁乃所謂仁也故曰仁者安仁即利仁强仁雖與仁同功情有不同也與仁同功易與仁同過難與仁同功雖僞未辨若周公孔子之過可謂仁矣　廬陵馬氏云過者人所避唯仁者受之而不辭至於利仁强仁者不能無悔也故同過然後知仁　烏程姚氏云與仁同功其情未知如何故曰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其情卻有可原



故曰其仁可知也安仁利仁强仁正是其情之異處此條專重同功而異情句　武林顧氏云通節重異情上功有假情無假也爲仁受過正情之不得已而無愧於仁故仁可知安利强即仁有三之實　平湖陸氏云孔疏解過字最明與論語觀過知仁之意不同集說呂氏及大全方氏以論語之意解此誤矣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註云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道有至下脫一有字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　石林葉氏云此孟子所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與仁蓋相須而成猶之左右也人之四體左手足不如右强道者其全常處於無所用之地故言左仁者資於道以爲用者也常爲道之役故曰右故自仁言之盡人道者莫如仁此之謂仁者人也古之言道必兼義蓋道不可獨見道之所見必有義焉故曰道者義也道以仁爲用故言右仁以道爲體故言左足乎仁則人道備故言人人而有義則人道立故言義左右者離而言之也仁義者合而言之也仁義一本而有厚薄者時與事異也　講義



云厚於仁者薄於義非以仁故滅義也方其事當以恩爲主則敬有時而不得與之並施特仁有餘而義不足耳是以及其至也尊之而已親不與焉　藍田呂氏云至道者至於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故曰至道以王義道者揆道而裁之者也所謂制節謹度可以有國而長諸侯者也故曰義道以霸考道者必稽古昔稱先王所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雖未達道不能以義起亦

庶幾乎不失道矣　天台賈氏云自仁者天下之表至此皆泛論仁義　臨川吳氏云至道謂道之極至而蔑加者卽安仁之聖也義道謂道之以義而入門者卽利仁之賢也考道謂道之以稽考尋究而後得者卽强仁之人希賢者也三者之德有異因其德差其位則至道之聖人可以君天下而爲王義道之賢人可以長諸侯而爲霸考道之亞於賢雖未可爲諸侯之長亦可保其諸侯之國而不失或下而爲卿大夫士能保其家能保其身俱可謂之無失者

愚按開口以仁道並言卽繼之曰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添出義字又以仁義並言則道之不可言仁猶仁之不可言義也然而仁義兼至尊尊親親並行而不相悖亦總謂之道而已矣故曰道有至至者天下常寡故有義有考焉爲道有至義有考卽不添有字亦可成文也吳臨川謂道者左也道者義也二道字專指義而言固是而以至道義道考道三道字兼仁義而言則與鄭注相違矣霸非五霸之霸說見祭義至弟進乎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歐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



言仁猶仁之不可言義也然而仁義兼至尊尊親親並行而不相悖亦總謂之道而已矣故曰道有至至者天下常寡故有義有考焉爲道有至義有考卽不添有字亦可成文也吳臨川謂道者左也道者義也二道字專指義而言固是而以至道義道考道三道字兼仁義而言則與鄭注相違矣霸非五霸之霸說見祭義至弟進乎



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註云數與長短大小互言之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如豐水之有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尙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　疏云自此至不稱其服更廣明仁義之道中心憯怛天性自仁者也率法而强之取仁而行者也引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以證性仁者如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故曰數世之仁又引邶谷風之篇證取仁而行者唯在一身何暇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　藍田呂氏云此論仁而及義者也蓋仁之數是亦義也義無定體隨其所宜而已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　嚴陵方氏云仁者人也凡爲人者莫非以仁故其取數常多義者宜也長短大小物各有宜以義度之則無不可者矣故其言如此中心憯怛仁之根於內者也率法者義也根於內者也根於內言循法循法而不違於仁仁之資於外者也根於內則始於愛人而后至於愛物資於外則止於强仁而未至於利仁此其數見於內外者也　山陰陸氏云仁有數以著義有度言義有長短大小以著仁有多寡遠近詩我躬不閱此以今易躬言不念後據今而已　晉江周氏云仁有數以行仁者言義有長短

小大以制事言下文言仁之數舉仁以見義也中心
憧怛四句言所發之仁義淺深兩引詩以明所及之
澤有遠近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
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
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註云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以義度人
言以先王成法儀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
耳　嚴陵方氏云器若器用之器道若道路之道勝
言勝其任致言致其至舉若手舉行若足行論語曰
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其言正與此合　藍田呂氏云舉莫能勝行莫
能至勉之者之爲難也以義度人者盡義以度人者
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
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爲人舉今之人相舉則大賢愈
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知已矣此亦以數
而言仁也　石林葉氏云人盡仁道則取數常多也
勉於仁者爲難亦非難也君子以其難故不以義度
人以其不難故以人望人　烏程姚氏云有一念之
仁而擴之天地萬物有一時之仁而推之天下萬世
愈舉愈重愈行愈遠是取數多者仁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

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嚴陵方氏云中心安仁即仁者安仁也與前所言義
同
愚按先儒以大雅證中心安仁以小雅屬下章
爲詩之好仁上下割截殊無意義竊意上言仁
重且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若中心
安仁者舉之則能勝其任矣行之則能致其至
矣大雅烝民之詩言德之輕如毛人皆以爲重
罕能舉之者儀度也圖謀也我儀圖之唯仲山
甫舉之我愛其人思助其所不及而又無可以



助之引之以證舉之能勝其任者小雅車舝之
詩言山之高也則可仰而陟其巔矣道之大者
則可行而詣其極矣景行大道也引之以證行
之能致其至者
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吾未之有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潛江何氏云夫舉美德而思助仰景行而思法詩之
好仁如此哉由其言而想其心則向道而行俛焉一
無所顧而日有孳孳以至於斃而後已一息尚存好
仁之心肯稍懈耶誠如二詩所言則始也勉仁終也
安仁而人奈何不用力也　鄉道以仁言中道以路

言兩道字不同忘與不知平說此二句起下歸重在下二句此與上節乃一時之言用子曰以別詩詞引個舉之行止來說正暗應上節舉行字也

愚按詩之言好仁者多矣亦不止上所引詩也卽上詩亦非言好仁也引之者斷章取義而已此節夫子言詩之好仁如此人當鄉仁而行不可作輟若中道而廢是忘其身之老也且不知將來年數之不足也須得俛焉勤勞每日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後已方見得好仁之篤先儒訓中道而廢爲力竭而止固非烏程姚氏謂而字是箇不字亦不然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嚴陵方氏云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反此而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歟苟仁矣雖有過易辭也況無過乎以仁者之過過於厚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哀公知禮非無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過於愛君爲君親而有過此其所以易辭歟

廬陵馬氏云小人之過也必文又從而爲之辭唯仁者之過未嘗辭而云易辭者蓋言其理也 烏程姚氏云仁者之過易辭不是爲仁者辭過仁者求無愧此心耳然此心誠得其所好卽不幸不免於過亦天理人情之所宜有者人必以情理原之矣故曰易辭非仁者欲釋其過而爲之辭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唯德之基

監田呂氏云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存心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不私於己又以敬讓行之雖有過差亦不甚矣蓋不侮人則人亦不侮其寡過矣近乎情則不志於欺斯可信矣不奪人則知足斯易容矣失之者鮮可以進於德矣引大雅抑之詩而言如此者雖



未成德斯亦德之基矣 嚴陵方氏云得則爲當失則爲過過之不甚由其失之鮮而已故始言過而終又言失焉 山陰陸氏云恭不近禮則足侮不近仁則鄙信不近情則僞 延平周氏云情實也恭先之儉次之而信終之者恭儉待信而後成也以情間於恭儉者恭儉以信爲主 潛江何氏云恭既是德之基則儉信可知矣

愚按上節言仁者之過易辭此言有過之不甚亦夫子一時之言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

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疏云君子不以己之所能使他人必能若他人不能則爲困病若人力所不能必欲使之能行人不能則以爲愧恥故不以人所不能者病人愧人亦仁者之行也禮以節之以下所以欲民之專心壹意於善道也引小雅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之詩　講義云仁之難成久矣者何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而仁之道所以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而仁之道所以不明唯君子能之者蓋一出於中而已　藍田呂氏云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爲之法而不制於己故民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則於此人知所尚矣非特此也凡可以外鑠者無不用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其言貌必稱其志其衣服必稱其容朋友者切磋相成至於極而後已則一道德以同俗矣蓋脩其外則知愧於人脩其內則知畏於人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石林葉氏云禮以節之而人無怪行矣信以結之而人無異言矣然容貌不飾則行或至於怪衣服不禁則言或至於異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故



以處其終禮者君子小人所共由故以處其始　延平周氏云禮以節之所以壹其情信以結之所以壹其心容貌以文之所以壹其體衣服以移之所以壹其俗朋友以極之所以壹其道　烏程姚氏云上節仁之難成意在成己邊故教以寡過爲德之基此節仁之難成意在成己邊故教以制行使民有所勸勉愧恥要之成己成人乃爲成仁此聖人望人意也　山陽彭氏云引詩言不愧於人不畏於天爲不壹者反言棟動正與上文勸勉愧恥相應　東海胡氏云聖人君子總是一箇人愧人我棟之也愧恥彼自愧恥制行謂聖人立教以節制民行言乃立教之言從制行來使民欲民都指聖人心裏說壹者何仁是也仁則壹不仁則不壹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註云遂猶成也鵜胡善居泥水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服爲德　疏云引詩曹風候人篇言君子內外皆須相稱彼記記語辭也　藍田

呂氏云此皆脩其外以移其內率法而強之者也不其成也知畏於天則與中心憯怛者一也　延平周氏云服其服而能文以君子之容者然後可以服先王之法服有其容而又文以君子之辭者然後可以守先王之法言遂其辭而能實以君子之德者然後可以行先王之德行衰絰有哀色端冕有敬色甲胄有不可辱之色於人如此　嚴陵方氏云四者皆君子之所恥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則德成乎行可知衰者齊衰斬衰絰者首絰要絰皆喪服也端者玄端之類冕者衮冕之類皆祭服也甲以被體胄以加首皆兵服也　廬陵馬



氏云上言衣服以移之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蓋人之所以爲人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服備然後可以責此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又實以君子之德　石林葉氏云君子之於喪無不哀非特衰絰而後有哀色於事無不敬非特端冕而後有敬色於身未嘗可辱非特甲胄而後有不可辱之色其所以制爲之服者道中庸也故自服其服而下皆稱君子然則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皆中庸之事而衣服乃爲之始終何也蓋道德之所以一者未嘗不在於衣服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疏云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鬯人所掌是也祭宗廟則用以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　講義云以義制事事得其宜之謂義凡言義者未有不見之於事凡言事者未有不歸之於義是以貴賤皆有事於天下乃君子所謂義也以君臣之義言之天子親耕藉田爲粢盛以充籩豆爲秬鬯以實尊彝周禮言凡祀大神則大宗伯奉玉齎沈玉鬯則天子之事上帝固有粢盛秬鬯矣天子所以自致者如此爲諸侯者

所以揭勤勞險奔走患則扞之懷則敵之朝夕圖事宗以陳謨覲以比功遇以協慮制度衣服不敢不正山川神祇不敢不壞宗廟不敢不順禮樂不敢不從其摯有等其貢有常此諸侯所以事天子其義一然則天子所以事上帝郊社謂便人皆言爲臣之道也　京山郝氏云自此至自謂便人皆言爲臣之道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底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不回以受方國

註云豈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也得德之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以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　疏云葛藟大雅旱麓美文王之詩又引大明之詩證上求福不回也　盧陵馬氏云此言下事上之義雖有底民之大德以其有君人之道不敢有君民之心以其有君人之任其理固當如此自非仁厚不足以及此自君子恭儉以求役仁至求以事君此命之在我故君子求之至於不獲乎上命之在外者也命之在外故君子聽之而已得之亦由道不得亦由道故曰以聽天命　講義云山川神祇不敢不壞宗廟不敢不順禮樂不敢不從其摯有等其貢有常此諸侯勤以輔事天子之實也然則天子所以事上帝郊社謂便人皆言爲臣之道也　嚴陵方氏云事雖可尚但爲人所尚而已未嘗自尊之也則不疑於禮可以學讓則不爭於禮爲之端二者之於禮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仁故曰以求役仁信仁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禮故曰以求役禮恭則不侮仁以愛身儉則不奪仁於愛物二者之於仁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義故曰以求役義



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有命存焉古之人有行之者舜禹文王周公而已益舜之事堯禹之事舜文王之事紂周公之事成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也前曰底民者止足以愛物君民者又足以命物若舜禹之受禪文王之受命周公之攝政皆君民之事也雖然豈嘗有是心哉　石林葉氏云不自尚其事儉於位而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不自尊其身讓於賢卑己而尊人皆役禮之事仁以自愛禮以自敬而事君有義而已矣故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豈弟君子恭儉以求役仁至求以求福不回義也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命也若湯武則

反其常分亦義之變所以不及言也　武林顧氏云
此論臣之盡仁大德輕全重在不敢有君民之心句
故不唯曰仁且曰厚後數求字及小心字都爲事上
合該如此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
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
自卑而民敬尊之
疏云此又廣明君子名行相副卑己尊人之義　吳
江徐氏云過行過高之行也率循也先王於人身死
之後制爲美謚以加之所以尊顯其聲名蓋行者實



也謚者名也謚過其實則名浮於行而可恥矣先王
以此示人故爲之臣者不敢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
凡以求處情實而已人有過行則不率而行之凡以
求處篤厚而已人有善有功則彰與美之凡以求下
賢人而已此皆自卑而不居其名之事然實勝則善
勞謙則益民自敬之尊之而不敢慢矣　松陵趙氏
云易名爲旌臣大典一字之榮千秋增重只因假借
虛譽遂致循名失實故夫子以恥名浮於行一句揭
出先王尊名大旨隨將君子處情等慮慮指他實行
直推到民皆敬尊定不是虛聲獎借從此尊名壹惠
於以垂之竹帛光耀無窮豈不是旌臣極處不然后

穆之名何爲至今不朽
愚按節是人臣一生之大節壹專壹也惠恩也
賜也言制其謚者所以尊其名也表其節者所
以尊其賜也謚即名也節即行也鄭注讀壹爲
一訓惠爲善言聲譽雖有眾多者節以其行一
大善者爲謚其解恐非是謚以尊名節以壹惠
明明對舉文法非可側落講也自卑只在求處
見得而民尊敬之所謂勞謙而萬民是服也此
尤台天下之至公且以見其名之不浮於行也
松陵趙氏之說最得禮意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



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註云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爲業豈一手
一足喻用之者多也自謂便人謙也　疏云上言君
子恥名浮於行故此明后稷以證之自謂便於稼穡
之人欲實行過於虛名也　講義云黎民阻飢后稷
播時百穀見於舜典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見於益稷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見於呂刑風化之所由王業之
艱難見於七月荏菽旆旆禾役穟穟見於生民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見於思文則后稷教民稼穡有充滿
四海之德使天下不復有告飢之患則其爲功所爲
天下之烈也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表記第三十二之二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疏云此明仁道又顯尊親之異詩大雅泂酌之篇

藍田呂氏云此言君子之仁兼乎尊親然後可以爲民之父母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先儒訓凱爲樂弟爲易此云強教悅安宜若有異然求他經之言凱者



和樂之中又有強盛之狀凱風南風鼓動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愷則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盛強之意故愷亦可以訓強矣弟有兄弟之弟有孝悌之弟皆順也順則易有悅下之道故訓爲悅也強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也悅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悅安也毋荒則有教矣有禮強教也安則悅矣孝慈悅也敬則有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悅安則母之親存焉天下之民莫不尊親此之謂至德可以爲民之父母

石林葉氏云父道雖以敬爲主然樂而無荒則亦有

禮而親之也母道雖以愛爲主然威莊而安則亦孝慈而敬之也有禮而親故其尊之如父孝慈而敬故其親之猶母敬愛者人道而已矣故始曰仁而終名之曰至德孝經言孝弟而終以至德順民亦此意

烏程姚氏云樂而無荒四句統是君子之自治而強教悅安卽寓於此泰然自得而所存實無懈放是樂而毋荒嚴以自律而所施卻甚平易是有禮而親威莊而安與專事苛猛嚴厲者不同孝慈而敬與徒事趨承姑息者大別是躬行率先之道所謂強教悅安者莫有善於此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疏云此明尊親之異下謂下賤之父主於義故於子分別母主恩愛而已　藍田呂氏云父之親子當其強教也則不純以恩故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母之親子當其悅安也則有收而無絕故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此父母尊親之異也水民狎而玩之火民望而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地載我者也然近人人有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悅安則母之親存焉天下之民莫不尊親此之謂至德可以爲民之父母

可得而立天覆我者也然遠人人不可陷而升此天地尊親之異也君之命見於事也近人而可行也鬼

之道存諸理也遠人而不可形也此命與鬼尊親之異也　烏程韓氏云類舉尊親只卸出得命鬼二字爲三代起事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憃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疏云此明三代尊親之事　藍田呂氏云夏周尚親而不尊而不尊故遠鬼神而近人殷尚尊而不親故先鬼而後禮凡尊之道鬼也神也威也罰也凡親之道人也命也禮也祿也賞也施也所尊所先者其尚者也所遠所後者其不尚者也喬高大也如厥木惟喬之喬妄自高大而無文乃憃愚之風也不必音爲驕也

嚴陵方氏云命與禮皆所以近人率民以事神則非所謂近人矣賞有用祿者而賞不止於祿威有用罰者而威不止於罰然則祿者賞之名威者罰之體罰然則祿者賞之名威者罰之體喬而野樸而不文此尊命近人尚親之末流也殷人尊神以鬼神禍福爲先以人道禮教爲後先罰後賞尊嚴有餘親愛不足而其民之敝也蕩而不靜勝而無恥此尊神後禮尚尊之末流也周人尊禮教好施予敬神而遠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有所求也文而不慚

其賞罰無先後唯論爵列如爵有五等刑有八議之類亦親愛有餘尊嚴不足而其民之敝也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此好禮之過文勝質之所致也　松陵趙氏云至德本自渾然而獨奉一端以尊之卽此立意便有所偏相沿既久豈能無敝試觀後節禘處何嘗偏舉一事然於夏曰道於殷周稱人亦不無升降之感

愚按鄭注尊命謂尊重四時政教之令則與下文夏道未瀆辭相左當依造化之命爲是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瀆神而賞罰刑罰不勝其敝列莊之言蠭起乘此閒也　碧江周氏云



窮矣

疏云上明三代尊親有異此更明三代治民有異之事未厭其親言民無困苦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夏言未瀆辭則殷瀆辭矣殷言未瀆禮則周瀆禮矣周言未瀆神則周衰瀆神矣　山陰陸氏云不求備不大望鄭謂政寬貢稅輕也夫所謂不求備不大望者豈特此哉　嚴陵方氏云其曰未厭則降此而求備大望於民者有厭之者矣　京山郝氏云夏道尊命天道無言故不煩辭令事不求備不大責望於民民不忘親夏道所以最近古也殷人尊神而禮文未煩然以罰爲先則於民求備矣周人以禮强教民於

道指治道卽下質文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疏云此明四代質文之異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其質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質不勝其文　嚴陵方氏云至矣者言其文質不可以復加也加乎虞夏之質則爲上古之洪荒加乎殷周之文則爲後世之虛華此其所以爲至歟

烏程韓氏云此二節又就上文其敝而論斷之論

列三代總爲虞帝張本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

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唯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疏云此特明虞帝之美所引甫刑今尚書以明堯德記者引以結舜德也　嚴陵方氏云帝則公天下故生無私傳於賢故曰死不厚其子有憯怛之愛仁也有忠利之教義也愛之則親教之則尊故曰親而尊親而有所尊故安而敬尊而有所親故威而愛敬故富而有禮愛故惠而能散由是君子化之而尊仁畏義以至於寬而有辨也仁者天下之表故在所尊義者天下之制故在所畏恥費則奉己有節輕實則與人無吝忠以抗節而不至於犯顏義以立己而不至於忤物以文相接而不失之妄動寬以有容而不失之混淆非有威明之德而能若此乎故引書以證之　藍田呂氏云虞帝子民如父母有母之親故有憯怛之愛有父之尊故有忠利之教所謂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非要譽於他人也發於誠心不知其他而已所謂忠利之教者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如窮而變變而通作爲衣裳舟楫曰杵臼弧矢宮室棺槨書契所以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是皆有教民以善之誠無所不利之功者也安而敬威而愛愛則能安教則知敬親則愛尊則威也富而有禮者節於物者也惠而能散者周於物者也　延平周氏云自其有憯怛之愛而至於惠而能散者特舜之德耳　金華應氏云自庶民大德而下凡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唯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爲仁之厚而后稷庶幾其近之自豈弟君子而下凡六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唯虞帝可以爲德之至而夏商周未免有偏也蓋仁道之大如此君子可以其難而不自勉乎哉　松陵趙氏云此總結上文只重子民如父母句憯怛忠利父母之實安而敬四句與前無荒四句對照尊仁數句俱重下截慈和者每竟斷尊仁而又畏義則仁愛中有裁制矣節儉者多吝嗇恥費而又輕實則撙節中有博施矣忠而不犯四句有以事君交友持己接物分看者亦有以義順三句俱在應物上說者皆可　大抵三代不能無偏故皆曰其民之子可見前所言民連微虞帝德極其至乃直云其君子可知矣

臣在內此言君子雖不言民民可知其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徒敎以人倫如窮而變變而通作爲衣裳舟楫曰杵

疏云自此至我以爲君廣明事君之道　長樂劉氏云資取也謂君先取其言以爲可用也然後有仕而臣之之心乃拜而尊之以爲君而自獻其身所以致臣節示死於國事故曰以成其信也　嚴陵方氏云君無爲也故有責於其臣臣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臣能任責則非尸祿者矣故受祿不誣能效死則非有罪者矣故受罪益寡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　金華應氏云古之君子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至其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爲藉手而委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身以求售也如書之自靖自獻故受命而無所愧也



畝畝翻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威公問答而爲書昭王命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之於先而行之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　烏程韓氏云此下三章自始仕至終退概爲人臣立事君之表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小利小言入則望大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者大也小言則所言者小也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見此大畜之彖辭也君之所以大畜者將以祿天下之賢賢有小大則祿有多寡一有不稱則好惡之私繫焉爲人君而存好惡之私則猶家食而已非所以爲天下公也故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山陰陸氏云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言各隨其言望利澤以及民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亦隨其利之及民小大受祿　山陽彭氏云入字最妙入則生平忠君愛國眞精神挾以俱入即是望字的苦心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也



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疏云詩小雅小明之篇　廬陵馬氏云不下達者不以淺者近者達於君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不下達之意言之必可行而不以辭爲尙故不尙辭所自者不可以非其人也　藍田呂氏云自者所由以爲主者也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是矣　丹陽湯氏云詩言靖共爾位不下達尙辭之意也正直是與非其人弗自之意也　山陽彭氏云首二句居官之神將聽之況於君乎　正直也第三句始進之正直也當以第三句爲主苟非正直之人爲進身之自又安望其責難陳善而不

引君於汙下徒事言辭之末乎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謗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藍田呂氏云有言責者不可不諫不得其言則去無言責者可以諫可以無諫不得其言不必去至於遠臣既無言責又遠於君有官守之責而諫非其職也所謂遠者遠臣也非其職而諫之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謗也所謂近者有言責之臣也有言責而不諫則曠厥官懷祿固寵主於爲利故曰尸利也尸主也猶祭祀之尸有所主而無所事　嚴陵方氏云遠而諫似忠而非忠近而不諫似愼而非愼　石林葉氏云遠於君則見之詳



諫則不爲素餐素餐則尸利也　平湖陸氏云孔疏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唯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貴賤皆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國語又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皆諫故傳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是也按此又見遠臣之諫當有時候

子曰遠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藍田呂氏云遠臣者在君左右主於朝夕納誨調和君德和而不同若作和羹濟之以鹽梅五味則得其和而可食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故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可否相濟則君德和故曰守和宰之爲言殺也解剝制割皆出其手宰制政事者亦然故主家政者爲家宰主國政者爲國宰所以宰制百事總正官屬故曰宰正百官大臣分掌國政任天下之事與國同其憂慮廵守朝聘所以交結維持使四方無虞是其責也莫非事也三者之官其責爲重故歷言之　嚴陵方氏云過於和則流而爲同不及於和則乖而爲異守則適中而無過不及之患　石林葉氏云遠臣則三公四輔也坐而



與王論道有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冢宰天官也羣吏庶置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則牧伯也諸侯蕃衛所自出故慮四方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註云陳謂言其過於外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藍田呂氏云詩小雅隰桑刺幽王之詞此則斷章取義以心愛爲愛君之心有以諫之矣愛矣之誠藏於心而不忘此所以欲諫而不欲陳也　嚴陵方氏云欲諫不欲陳陳之則是暴君之過然事君有犯而無隱則陳之矣蓋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焉然則陳者

非所欲也故以不欲言之　烏程姚氏云龍逢比干之諫可謂非陳乎然非二臣之心也欲不欲三字下得極好　晉江周氏云欲諫是忠不欲陳是愛心乎愛二句是證欲諫中心二句是證不欲陳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嚴陵方氏云進不難則苟合以貪其位而位之在吾上者或有所越退不易則患失以固其位而位無序矣有序則治無序則亂君子於賓主相見之際揖至於三而後進辭止於一而遂退則難進之義益可見矣況於事君乎



推是心則固足以遠亂矣　延平周氏云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進也不以禮故易退也不以義故難　潛江何氏云此言人臣進退之禮首四句設言簡得失如此下文方著人臣說三揖以後當事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註云履猶行也　疏云得志謂君使當己之才也終事謂事畢也既不以我爲才事竟卽辭而退引易蠱卦上九爻辭以證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石林葉氏云位軍旅則以勇故不避難位朝廷則以仁故不辭賤處其位而避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　延平周氏云苟其使我得志則愼慮而從之者愼慮其所以行道者也苟其使我不得志則亦敦慮而從之者敦慮是也然此特始去之禮如此

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是也

至於三違而且不出竟則其志在於利祿以強要於君也

子曰君子愼始而敬終

延平周氏云進以禮所以愼始退以義所以敬終　嚴陵方氏云翔而後集所以愼始不爲苟去所以敬終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疏云亂謂違廢事君之禮　廬陵馬氏云在物有命在己有義富貴貧賤生殺此在物也而不可使爲亂則在己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爲亂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辟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敦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註云履猶行也　疏云得志謂君使當己之才也終事謂事畢也既不以我爲才事竟卽辭而退引易蠱卦上九爻辭以證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石林葉氏云位軍旅則以勇故不避難位朝廷則以仁故不辭賤處其位而避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　延平周氏云苟其使我得志則愼慮而從之者愼慮其所以行道者也苟其使我不得志則亦敦慮而從之者敦慮

其所以守道者也功成身退者天之道故曰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愚按君使其臣辦國家之事無論在國在外皆是鄭注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恐不但此也　此節重終事而退臣之厚也二句引詩是嘉其退上言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則此終事而退者非不履事也兩從之猶言從事不作從而無違講得志慎慮孰慮費多少經營慘澹幸而終事則拂衣引退不但有明哲保身之智而又能善全其君臣之大義何等厚道孰慮而從之是孔子之於魯未嘗終三年



淹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註云姜姜貞貞爭鬬惡貌良善也　疏云鄘風鶉之奔奔刺宣姜之詩　藍田呂氏云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諸推天之理義以治斯人而已故曰天秩有典天敘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莫非天也臣之受命於君者命合於理義則爲順天命不合於理義則爲逆天命君之命出於理義則爲臣者雖令不從安所辭其責命不出於理義則爲臣者雖令不從安所辭其責



陵胡氏云臣有順命有言遜於汝志也必求諸非道臣有逆命有言逆於汝志也必求諸道先儒謂逆命爲行逆非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贈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註云不問其費以下皆辟有其言而無其實餤進也

疏云此明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引詩巧言刺

幽王之詩證小人甘以壞　嚴陵方氏云天下有道則君子之道發之於行事此行所以有枝葉天下無道則君子之道載之於空言此辭所以有枝葉則其所以有言者豈得已哉宜其不以是而盡人也接與交同交言其情接言其迹　石林葉氏云君子以道義接故其淡如水小人以勢利接故其甘如醴水淡而散於五味之合則無不調故曰淡以成醴而至於沈湎則敗德故曰甘以壞　松陵趙氏云君子之接接以道也小人之接接以辭而已以道相接便成天地間多少事故曰行有枝葉言根本厚而萌蘖生自然暢茂條達也以辭相接只一味博人歡好便壞

害乎信故其責大詩刺夫婦失道中絕無信婦怨之辭也故取以證之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疏云不以色親人謂不以虛僞善色詐親於人也情疏貌親內外乖異心不慤實恆異於人如細人姦盜也　山陰陸氏云在小人則穿窬之盜所謂譬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愚按情疏貌親正是以色親人之狀君子不然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小人則如是然恐人之見其情也亦何異穿窬之盜也哉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註云巧謂順而說也　疏云言辭欲美巧不違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　講義云情必欲其信如眞喜未笑而和眞怒未發而威眞悲未泣而哀所謂信也此所以篤實乎其內辭必欲其巧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皆以其背違正理而各得一偏尚得爲巧乎譬之大巧必合規矩以爲方圓然後得謂之巧也此所謂輝光乎其外也　納蘭氏云巧言有二令色亦有二巧言如簧不善之巧也辭巧中理之巧也孟子曰智譬則巧之用其來尚矣而此以三代明王爲言者蓋五帝以往質質則於卜筮宜畧三王以來文文則於卜筮宜

詳以其詳故無非卜筮之用也狥己所欲之謂私交物無節之謂褻卜筮則於神明有所質於時日有所擇上帝天神也不及地元者舉尊以該之爾不犯日月者守日月之常不敢犯而越之也不違卜筮之吉不敢違而戾之也若郊之用辛社之用甲則不犯日月也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是不違卜筮也故先言日月而後言卜筮焉大事有時日即郊社之類是矣大事前期而定故其時日有常小事臨期而作故無時日曰有筮則無卜可知小事有筮則大事有卜又可知且大事以時日為先故不言卜小事以時日為後故必言筮意各有主然卜雖主於大事而小事亦有時乎用卜大卜所謂凡小事涖卜是也筮雖主於小事而大事亦有時乎用筮筮人所謂凡大事先筮後卜是也凡特言卜則筮從之可知若所謂卜曰卜牲則知其亦筮矣凡特言筮則卜不必從若所謂筮曰筮賓則卜不必從矣要之大事以卜為主小事以筮為主爾卜筮不相襲與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並見曲禮解　松陵趙氏云天地之神明天地間之神明也舊以天地之神明作郊社則之神明三字殊贅至以卜筮為擇犧牲此又何解不敢私褻是用卜筮主意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註云牲猶純也　藍田呂氏云古之聖王先成民然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苟不得乎民心雖有牲牷禮樂齊盛之備神將不饗矣無害乎鬼神則神饗之無怨乎百姓則民歸之所以然者本於致敬而已　嚴陵方氏云鬼神有福福故於鬼神曰害百姓有休戚故於百姓曰怨　石林葉氏云牲親卜之禮樂親序之粢盛親供之明薦於德則無害於鬼神故祭必受福無怨乎百姓故得其驩心然先鬼神而後百姓者亦以祭祀為主

愚按此節齊盛之下疑有脫爛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註云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其儉者之祭易備也

疏云此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詩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祖配天也　嚴陵方氏云其辭恭則誠足以饗神其欲儉則用足以行禮此祀之所以易富也且恭則不侮儉則不奪不侮則無害乎鬼神可知不奪則無怨乎百姓可知若是則幽無鬼責明無人非德之盛也盛德必百世祀之故其祿及子孫不亦宜乎其辭恭於外則其心敬可知其欲儉於中則其用節可知　南豐曾氏云自后稷肇祀以前前後相承兢兢業業唯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

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如此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簪諸侯有守簪天子道以簪諸侯非其國不以簪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嚴陵方氏云威則不敢玩敬則不敢褻　藍田呂氏云天子無簪者天子體尊在國中有事皆卜而不以簪至於巡守征伐在道則以簪蓋以龜當敬而不可褻也故曰天子道以簪諸侯卑於天子在國中居守有事則簪降於天子之用龜也至於出竟則不簪蓋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且辟天子也故曰諸侯非其國不以簪　山陰陸氏云諸侯適人之國雖不用簪



其所宅寢室猶卜天子不卜處太廟言若天子適諸侯則舍其太廟不卜也　武林顧氏云此節頭腦多却自井井大人兼天子諸侯以神道設教憑藉此器不可玩不可褻故用之不可以無辨天子以龜爲尊諸侯卑故用簪無簪者而道簪天子不敢褻夫龜也諸侯非其國不簪則不欲示人疑也有守簪者而用卜諸侯出行慮變也若天子巡狩則直居諸侯所尊事之太廟而已何以卜爲始終是分有不同便了

愚按鄭註大人單指天子非也顧氏爲是器卽下簪龜嚴陵方氏謂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乃以器質言之亦非也卜宅寢室以主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簪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疏云鄭注以朝聘用祭器其實冠昏亦不用燕器也故左傳稱魯襄公冠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饗之禮行之是用祭器也　藍田呂氏云敬則用祭器以事鬼神之敬敬之至也敬則用祭器則私褻之用皆以燕器如敦牟卮匜之屬是也



愚按此節分明是兩段以君子領起以敬字作主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簪爲一段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爲一段先儒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簪以敬事其君長連讀則兩箇是以疊下成何文理竊意夫子若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如朝聘冠昏之類莫非敬也是以各有其期擇日月而假龜簪焉不廢不違皆以致敬而已臣以敬事其君民以敬事其君長莫非敬也是以爲上者不見瀆於下民爲下者亦不見褻於君長不瀆不褻亦以致敬而已此解較之諸說爲優若以此敬事君長謂諸侯朝天子及小國之與大國恐不其然

歸安鄭元慶述

緇衣第三十三

疏云按鄭目錄云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論

詩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劉氏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　新安朱氏云緇衣兼善惡獨以緇衣名篇見聖人有心勸善無心懲惡也　福寧黃氏云此篇凡二十四章言君道者凡十五章言臣道者凡一章合言君臣之道者凡二章言朋友者凡三章言言行者凡二章多格言但引詩書義多不協學者通其意可也不必附會以求合此讀書之法也



烏程韓氏云此篇之妙都在引證層疊申補引言俱作正說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疏云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餘皆子曰篇首宜異也　石林葉氏云君以怨使人而易事臣以忠事君而易知則刑之所施者簡故不煩　廬陵胡氏云上難事則必淫刑以逞下難知則懷姦罔上之獄煩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疏云此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爲民所信緇衣鄭風美桓公武公詩巷伯刺幽王之詩末所引詩大雅文王之篇　嚴陵方氏云緇衣之詩始言敝予又改爲申言又改作卒言又改造蓋其好賢之禮有隆而無殺也茲非好賢之誠乎巷伯之詩先之以投畀豺虎繼之以有北終之以有昊蓋其惡惡之心有加而無已也茲非惡惡之至乎好賢必人人而爵之則爵有所不勝惡惡必人人而刑之則刑有所不勝勸惡惡必人而刑之則刑唯如緇衣之好賢爵雖不瀆而足以使之作愿如巷伯之惡惡刑雖不試而足以使之咸服不瀆者未至於不試也蓋爵所以勸特在乎無所瀆而已刑所以畏必期乎無所用焉作愿則其原由好賢之所興咸服則其服由惡惡之所感作猶詩作人之作咸猶易咸亨之咸　廬陵胡氏云人莫不有好惡也而好惡得其正者寡矣緇衣好得其正巷伯惡得其正故舉大雅儀刑文王爲言文王好仁而仁興克明德愼罰其好惡之正如此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慈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遜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疏云此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　石林葉氏云德禮

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政刑者治民之末也强其必從故有遯心子以慈之信以結之所謂齊之以禮也　廬陵馬氏云先王之爲治亦未嘗廢其刑政者蓋有德禮以爲本而以刑政爲之助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言愛之如子則民親之如父母矣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遜心者與夫上好信則民用情上好禮則民易使同意　藍田呂氏云高辛氏之末諸侯之國有三苗者民不用上之命君無德以教之唯制以刑作五虐之刑謂殺戮及劓則椓黥也民愈爲惡德不可止遂至於絶其世　納蘭氏云古人引詩書多有字句小異者得其大指所在借以發明吾意而已尚書呂刑本文匪用靈此改爲命未嘗不可通鄭氏云命政令也三苗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御制以嚴刑此依記文解義較應氏爲優然以命爲政令之令亦未允匪用命者如書言苗民逆命謂不用天子德禮命令而專爲淫虐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長樂陳氏云言甚者甚於君也　厚齋馮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嚴陵方氏云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之謂也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此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之謂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疏云上有其善則下賴之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由禹之所化也引小雅節南山之詩以證民之法則於上引甫刑以證上有善行賴及於下引大雅下武之詩證君有善與下爲法式也　石林葉氏云王者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疏云此在上行仁之事引大雅抑之詩證上有其德下所從也　長樂陳氏云側隱之心人皆有之上誠必世而後仁爲繼亂言之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謂禹爲繼治言之也民具爾瞻言其位也兆民賴之言其德也下土之式言其化也居其位而有其德則民之化之孰有不遂於仁乎　慈谿黃氏云以仁遂謂無一之不歸於仁遂者終獲有成之名也連引詩書以證下之無不從上

好仁以表之矣則下之人以爲仁謂之爭先人者在我之志章而不匿在人之教貞而不固章志貞教而所主在於尊仁以子愛百姓民懷其仁故近者謳歌而樂推者竭蹶而趨其致行已之志以說其上者宜矣覺出於性而非僞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則民致行已以說上之意也謂之好仁又謂之尊仁者好出於中心尊則因仁之尊爵而尊之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言下效上以其仁也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言下歸上以其仁也　藍田呂氏云章志者明吾好惡以示之貞教者立不可易之



法以教之楷詩正爲學覺如先覺後覺悟則明矣故可訓爲明先儒訓大也直也未詳其義　嚴陵方氏云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非上好仁乎民致行已以說其上非爲人乎　武林顧氏云爭先人三字妙父母愛子子之從父母也蹈湯赴火有所不辭方是爭先媚茲一人者如此可謂順之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曏於儀

註云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危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疏云此明王者出言下則倣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愼詩大雅抑之篇　藍田呂氏云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況於天子乎所謂如絲如綸如綍言其端甚微其末甚大也綸大於絲綍大於綸爲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猶有姦欺以罔之者苟以無根不實之言倡之則有以長天下虛浮之風可不愼與可言不可行過言也可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倣之言不敢高於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敢高於言必爲可繼之道也詩云淑愼爾止不曏於儀爲人上者當善愼其



容止不過於先王曲禮之儀　長樂陳氏云游則無所歸也與易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同凡物非中而過高則危故危之爲義如此　嚴陵方氏云王以位言大人以道言下又言君子以見在上在下皆當如此君子則兼上下言之　晉江周氏云引詩證君子之從父母也蹈湯赴火有所不愼行則愼言可例見然愼行不專容止上此亦愼行之一端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疏云此亦明言行之事引大雅抑之詩證言必慮其

所終又引大雅文王之詩證在上當敬其言行也

廬陵馬氏云民之愚君子則以言道之使之知所向民之肆君子則以行禁之使之知所止道人以言故言必慮其所終禁人以行故行必稽其所敝蓋因其發言之始而必慮其所終當其制行之新而必考其所敝言由中出故言慮行自外作故言稽　石林葉氏云慮其所終則民亦謹於言稽其所敝則民亦慎於行　臨川吳氏云出話言也威儀行也敬止則言行無一不敬　武林顧氏云首三箇而字言行不應平蓋君子有命令可以道人善而不能禁人不善其必以行乎下文言行都在以行二字裏故發言之初



便慮言之所終若終不可行寧不言所行雖善必考行之所敝若度其有敝寧不行此一片謹慎的心皆是禁人以行民之化之亦謹言而慎行也文王只是敬慎便了何況君子　納蘭氏云集說解敬止二字既引朱子又引呂氏何其相矛盾也詩之旨本重在敬而止爲語辭此章引之亦重在敬蓋以敬證上文謹言慎行之義無取乎止也若以容止言則舉行而遺言矣至於安所止之說則朱子自爲釋止至善而發於言行無當也宜從詩疏及集傳爲正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



周萬民所望

疏云從容有常謂舉動有常度壹謂齊一不參差小雅都人士刺幽王之詩　長樂陳氏云民德之不純常生於奇衺而奇衺之作常兆於衣服之不一長民者所以率民而先之也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德由之而壹也都人古之長民者也士則長民所齊而成之者也狐裘燕居之服也狐之爲物利於止不利於有爲狐裘用之以燕居黃黃言其色也燕居之服猶且致一如是則其出而齊民可知矣此民德歸一獨在於此　廬陵馬氏云狐裘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



辭也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實以君子之德也　納蘭氏云國語有忠信爲周之說漢儒因以此解經而集說本之然實非也金仁山謂爲篆書君字之誤非忠信之謂詩周爰咨諏毛傳亦以忠信爲說然實使臣周徧咨訪非訪於忠信之人也此詩行歸於周乃指鎬京言朱子詩集傳當矣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唯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疏云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可述而志謂率誠奉上伊尹告太甲故稱尹告引以證君臣不相疑惑曹風

鳲鳩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以證一德之義　藍田呂氏云可望而知者不言而喻也可述而志者可稱述而志之於心也皆謂德歸於一　烏程姚氏云心相契曰知心相孚曰志可望而知者君所存無表裏故一望其容儀而心與契也可述而志者臣所事皆忠誠故即事可稱述而心與孚也易曰上下交而志同正是此

愚按吉當爲詰無疑也此辭今載咸有一德篇後引尹吉在今太甲上篇可見凡伊尹所言者當時皆稱爲尹詰與湯誥仲虺之誥同也鄭注吉當爲告告詰或古字通用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小雅小明刺幽王之篇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註云章明癉病也　疏云詩小雅小明刺幽王之篇證民情不貳爲正直之行　藍田呂氏云合於理則爲善不合於理則爲惡章之斯好之矣癉之斯惡之矣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民一歸於理義此民情所以不二也詩言居位者唯正直是好則所好出於理義民德所以壹也　烏程姚氏云書曰唯民生厚者民之本性也而不愼所習焉則偷章善癉惡曉然使皆習於善不習於惡此是示民之歸厚處注善居厚惡居薄語較未融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唯王之卬

疏云此明君臣各以情相示則各得其所　長樂陳氏云上之人明道以示民然後民知所視效今則疑而不明民何所視效乎此百姓以之惑難知則隱矣下之人竭情事上而無隱然後君逸於聽察今則隱而難知安能逸於聽察乎此君所以勞也　嚴陵方氏云君民者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愼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若是則上無可疑



而民不惑矣　藍田呂氏云臣之事上非禮不行故曰儀行所行一出於禮義非有隱匿詐僞之情故曰不重辭不重辭者理直而不必多言以自解之也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徒爲難從難聽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板板反也上帝以況王者王者反覆則民莫知所從而病矣此證上人疑則百姓惑也卬病也臣之事君不止於敬其而援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使君之病此證下難知則君長勞也　廬陵胡氏云上懷疑則民惑於好惡下難知則君勞於聽察故君當明好惡以示民臣不可強君以所不

知不及之事鄭謂不揆所不及不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謂遵堯舜爲不可及不可也謂不必使其君如堯舜亦不可也鄭氏誤矣　烏程韓氏云疑惑皆從貳生此煩刑之本故又揭一字爲言行作眼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以褻刑而輕爵祿故民有所勸上不以爵祿而輕爵祿故民有所恥曰播刑之不迪

疏云此明愼賞罰之事賞罰不中則勸懲失所君上不可輕褻之康誥言文所施刑罰必敬而明之　長樂陳氏云政之不行教之不成則上失其本而區區於爵祿刑罰之末則人將有不從者矣故雖爵祿之榮人情所甚欲也且不足以勸其爲善刑罰之威人情所甚惡也且不足以恥其爲惡爵祿不足勸則輕爵以予人猶無益也故上不可以輕爵刑罰不足恥則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故上不可以褻刑敬以致謹明以致察不可褻刑之意也迪之爲言道也先王之於人道之而弗率然後加刑焉是則用刑也者必不在於政之行教之成也政不行教不成而褻刑則所謂播刑之不迪



愚按呂刑播刑之迪鄭註伯夷布刑以敎迪之不闕此一字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註云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　藍田呂氏云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大臣之任國之休戚繫焉用之斯信之矣不信之斯黜之矣未有居其位而不信之者也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而百姓所以不寧蓋由君之忠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犬馬畜之此必有邇臣嬖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故曰大臣不治而邇

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爲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寵昵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爲道不愼則風俗壞矣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遠臣間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君之大害也葉公之顧命引之以證此三事也莊士大夫卿士謂莊士之爲大夫卿士者也　石林葉氏云小謀敗大作則不足以尊賢疑御人疾莊后則不足以治家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則不足以治國　長樂陳氏云謀者名實未審從而謀之圖如圖土地之圖合內外遠近而周



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也其所以摘陷之者謀而已若內臣之於外臣則謀非不足用也勢足以圖之而已故於小大言謀內外言圖怨生於心疾作於外疾不如怨之深也故於大臣言怨邇臣言疾　閩南鄭氏珏云葉公注以爲楚沈諸梁按此文今見汲冢周書祭公解蓋祭公謀父疾革時告穆王之言故曰顧命葉當爲祭以字形相似而誤　烏程姚氏云此節重親大臣因大臣說到邇臣又說到遠臣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言爲人上者不致忠敬於大臣而徒以富貴之爵祿羈縻之忠是實心敬是禮貌孟子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是一證注疏中

敬分貼君臣未當　烏程韓氏云大臣者臣之總未有輕大臣而能愼邇臣者故特嚴重其辭曰大臣不可不敬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註云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　疏云此明君不信用人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君陳尙書篇言凡人未見聖道之時加己不能見既見聖道亦不能用之也　長樂陳氏云賢所以輔治宜親不宜疏賤所以執役宜遠不宜信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則小人獲進矣夫賢者非特上之所親而亦下之所親也大人不親所賢則民將失其所親故民是以親失教有常典順之則簡而治拂之則繁而亂用賤者以爲教則逆其常矣故教是以煩豈非不親所賢而信其所賤之意乎君陳亦此意也



愚按執我仇仇二句先儒未有善解詩集傳曰始而求之以爲法則唯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讐然終亦莫能用也竊意未然長樂陳氏謂執我仇仇如死偶然亦不知其所謂詩之意若曰彼初求我以爲法則如不我得也既而執我以爲仇匹亦不能用我之力

也記引之以證失其所賢之意此仇字與君子好仇之仇同不當作仇讐解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口費而煩易出離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兌命曰唯口起羞唯甲胄起兵唯衣裳在笥唯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唯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唯終

註云言人不溺於所敬者越之爲言蹶也覆敗也虞



主田獵之地者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羞猶辱也唯口起辱倘愼言也唯甲胄起兵當愼軍旅之事唯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唯干戈省厥躬不當害人也違猶辟也逃也尹吉亦尹諧也天當爲先夏之邑在亳西相助也謂臣也　嚴陵方氏云小人以分言則在下故以溺於水爲戒君子以德言則在身故以溺於口爲戒大人以位言則在上故以溺於民爲戒君子不可以不愼兼言大人小人蓋君子上下之通稱　藍田呂氏云德易狎而難親者謂不平側重溺民疏家以爲此一節戒愼言之事大謬鄭注太甲越台謂越政教蓋非是命天命之德也先儒乃以爲人之德謂有德者亦如水然

也又注尹吉忠信爲周雖本之國語然終屬勉强近見橋李陳昂作尙書約解曰唯尹躬先見於西邑夏矣夏之先王知君道不可不盡能自密密操修無少欠缺國家於是乎有終矣當時爲之相者亦唯能助之有終其解甚通當從之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我有先王其言明且清則人可得而法也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後正天下故也唯能正身以率之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幽王不然擯移於下故詩人傷之曰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唯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唯曰怨



註云君雅書作牙假借字也君牙周穆王司徒作尙書篇名　陸氏云昔我有先正五句今詩皆無語餘在小雅節南山之篇或皆逸詩也資尙書作咨連上句云怨咨　石林葉氏云天下之勢猶身故以君民喻心體言休戚同也四肢逸則心休百姓逸則君寧未有肢體傷而心猶全者　盧陵馬氏云民非后罔事故民以君爲心后非民罔使故君以民爲體心者體之主而體則從心者也　長樂陳氏云體從心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爲之則民無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從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觀此則治民者可不謹其所以懷來之道乎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則人可得而法也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後正天下故也唯能正身以率之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幽王不然擯移於下故詩人傷之曰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多門則多事多事則百姓所以勞此幽王不明所以懷來之道也天下之勢猶身故以君民引書言民怨皆不能敬民所致夏暑雨小民唯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唯曰怨咨記引之多一日字少一咨字野客叢書所謂經書閒有流傳之誤不可因此而曲爲之說也咨嗟也祁大也鄭注讀咨爲至訓祁爲是皆非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嚴陵方氏云身不正故義不壹言不信故行無類不壹謂不能專於其身也無類謂無以副於其言也

愚按此論事上者言行之一氣注下言不信由言不信行無類由於義之廣韻類善也言不信而行善矣

有物而行有格方是言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疏云詩曹風鳲鳩篇　藍田呂氏云有物則無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如是者人歸於一而不可



變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質正也質眾人之所同守之而弗失親之而不厭由多聞多志而知之又當求其至精然後約而行之略約也此義壹行類之道也引書言當謀之於眾取其同然也引詩言君子之行卒歸於一也

之所由出名者言行之所自成言有物行有格則志之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　廬陵馬氏云聞之詳不若志之詳志之猶言紀也聞之志之則言有所擇而言無所妄此言有物也精而又畧而行之則行有所格也　吳江徐氏云引書明言有物之意引詩明行有格之意

愚按書曰庶言同則繹記引之少此二字非脫

爛卽刪去之之故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嚴陵方氏云君子非特其身正而已於正人又能好而與之小人非特身不正而已於正人又且毒而害之此君子小人好惡之辨也朋友有鄉其惡有方以言取舍之有常也　山陰陸氏云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引詩好仇匹也其匹者皆好也先儒以好之詩曰君子好仇仇匹也其匹者皆好也先儒以好其正毒其正皆當爲匹恐只作正字爲是　晉江周氏云君子之朋友有鄉是好其正而與之友其惡有方是惡其不正而不與之友夫如是則好惡明而民得所從違矣不特邇者知好惡之正而不惑遠者亦知好惡之正而不疑引詩證朋友有鄉而其惡有方可例見矣好其正中更含有惡不正意故下就言其惡有方不惑不疑就好惡上說章中只重君子小人帶言　松陵趙伯氏云此節好惡不平惡有方正是好正之實觀首二句好正毒正及引詩好仇可見

仲氏云唯君子三字重提便是他自處於正能不爲
人所毒意能字重發如有鄉有方盡化城府使遠近
洞然無疑不能爲害此是大力量大作用所在故曰
能小人變惡曰毒勢必盡傾正類如用毒藥必致之
死若君子所惡有方不止惡不及正并所惡邪類亦
自有調停善處之方不使之得肆其毒且能令他回
頭向化至於邇者不惑遠者不疑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
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疏云此明交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以賢
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惡而富貴則重絕之
是惡惡不著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所引詩大雅既
醉之篇美成王於時朋友羣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
時以威儀也　長樂陳氏云貧賤者人之所易絕於
其所易絕者而不絕然後謂好賢之堅富貴者人之
所難絕於其所難絕者而絕之然後爲惡惡之著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
周行
疏云此明君子唯德是與詩小雅鹿鳴之篇　福寧
黃氏云此言私恩不合於公義君子不處也公私不
容並立德惠似是而非蓋惠者私恩德者公義出乎
私必害於公見其惠必悖於德矣此私惠所以不歸
德也君子知有德而已其愛人也以德而其見愛於
人也亦必以德故德業之相勸則受爲忠告之益外
此而計功謀利之爲人固以爲惠我也君子則曰此
同利之明而非同道以相濟者也肯留以爲恩乎過
失之相規則受其善道之誠外此而越禮犯分之淺
以威儀由此觀之友也若友其德也豈在貧賤富貴

人固以爲惠我也君子則曰此姑息之愛非愛人以
德者也肯留以爲惠乎此見君子唯德是尙以此處
己則能成己之德以之處人則能成人之德君子好
惡行於人己之間一循公道者以此鹿鳴之詩所望
於羣臣嘉賓者唯在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
德而自留矣此其所以樂而不流也與　武林顧氏
云君子不以私望人尤不以私自待私惠非必貨賄
凡有意加厚皆是留字亦細若迹辭而心戀猶自留
也嘉賓式燕豈非惠乎却是德音孔昭視民不恌何
私之有　松陵趙氏云惠亦交接往來之不可無者
但曰私則非以此餌我卽以此憐我矣自留二字最



可味君子懷德小人懷惠留正小人之懷沾沾不能
忘者有遲留不決留連難舍之意此在旁觀或見爲
德君子自見爲私留之似亦無傷畢竟自家過意不
去此全從義利微茫處辨出不可看粗

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

疏云此明言行皆不可虛飾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
也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也引周公告君奭之辭皆
證言當信也　廬陵馬氏云不飾者不可以文飾之
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危行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危言
言行不相違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言易以出
故寡言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有其實也在上有其
實則在下者亦以其實應美者人之所欲美之小則
有所不敢大惡者人之所不欲惡之大則有所不敢
小此不敢誣其善惡之名也　長樂陳氏云白圭之
玷尙可磨斯言之玷則不可爲者所謂不可飾也宣



而式有衣然後可倣無衣則何倣之有不知何謂
松陵趙氏云結引詩重在無射則一節俱應貼無射
意講加造車而不見其軾不成個車着衣不至於倣
畢竟被服不久必聞其聲者如令聞不已日聞四方
之聞非止聲音也必見其成者行既稽其所倣則事
必至於成而後已未有或作或輟者總是謀始愼終
之意舊注不可從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
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
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

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允所謂有君子之德展所謂有大成之業夫宣王之能復古者爲其有德業之實故也　山陰陸氏云寡讀如字言之必踐之是以寡民雖欲虛美隱惡不得也　烏程姚氏云從隨也大美而小惡正是民之自飾處唯君子知言行不可飾而成信此民亦胥化而無自飾也飾正與信對注訓從爲順於理云云大欠體貼　烏程韓氏云重提言行拈出信字爲章好愼惡張本引書言化民格天將言行說得甚大固是警動人君亦是文家結體

愚按書曰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言割申重也勤勉也重勉寧王之德也也書辭不誤記引之亦不誤傳寫者誤以割爲周以申爲田以勸爲觀耳先儒不察而誤解至以虞芮質成爲周田以所爭田爲閒田謂之割不通之甚者也可發一笑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疏云此明爲人須有恆也詩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





立而正事純即書所謂唯厥攸居政事惟醇而祭祀是爲不敬即書所謂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罔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可謂善矣然祭祀不敬則事煩不能不亂事神難矣事煩讀如事神之事雖然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矣不知化而趨變是亦凶而已矣故經合之以爲一昧者以今書易疑而難之是按圖以求馬也善相馬者若九方皐可也　松陵趙氏云引言雖雜到底只一恆字緇衣一篇首言上易事而下易知以及上節成信集命總要此心光明洞達無欺鬼神即無不可告諸天而達諸百姓也故終篇以此結之　納蘭氏云不可以爲卜筮言不可爲卜筮之人與論語不可

作巫醫意正同吳臨川云蓍龜無情此以誠感彼自靈應能知其理斯可爲其事無恆之人雜念不誠雖叩不驗故不可使龜筮無情而易知尙不能知況人有情而難知也則豈可使無恆之人爲治人之事乎集說之云恐未爲當

愚按所引兒命與書不合或是節引其辭而自釋之如此非有誤也愼當依易作貞明字之誤也鄭注問正爲偵未免多事又謂在婦人爲恆德吉男子爲無恆凶亦屬支離當依呂氏以此二句爲衍文

奔喪第三十四

疏云案鄭目錄云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書藝文志漢興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四十篇藏於祕府謂之逸禮此篇鄭云逸禮對十七篇爲逸禮下文鄭注引逸奔喪禮謂不入於記者又比此奔喪篇爲逸二逸不同此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爲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服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疏云此篇總明奔五服之喪此一節論始聞奔喪及其國竟奔赴之節奔喪者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己私喪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有人代己則可行也鄭注斬衰者其實母之齊衰亦然　嚴陵方氏云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禮故倍之　平湖陸氏云鄭注未得行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此注最善今人居喪任意變禮動云不得已玩此注則不得藉口矣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

疏云括髮袒者去飾也降堂東即位已殯者位在下也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又哭三哭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



於序東　疏云此明父母之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之節升自西階者曲禮曰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也括髮袒者尋常親始喪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髮今喪已經日故不笄纚也此謂奔父之喪若母之喪又哭則免此下文云又哭括髮袒故知爲父也此謂未成服也故下文云三日成服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者謂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亦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

哭猶括髮袒成踊者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面成踊
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
初者謂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故云皆如
初也　山陰陸氏云拜至拜送禮也今送賓不言拜
送畧之也不言送於門外蓋於門內而已據不得弁
喪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相者告就次次所次之處
鄭謂倚廬誤矣卽倚廬齊衰以下亦曰告就次何也
猶括髮猶之言可以已也成踊言於是有數喪大記
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奉尸夷於堂主人襲帶
絰士喪禮亦云而此篇入門括髮袒降堂襲絰於序
東絞帶於又哭括髮袒於三哭猶括髮袒三日成服



此弁喪之禮也始至之日既襲絰絞帶可謂成服矣
今曰三日成服則以明日括髮袒又明日猶括髮袒
難成服也
弁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弁喪者自齊衰
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卽位袒與
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
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疏云此明弁齊衰以下之喪主人待弁之人但在東
階下不升堂故弁喪者在中庭北面繼主人也主人
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恆在堂下也
禮以變爲敬若有客則拜賓成踊敬賓故變也今此
弁者是骨肉不須爲變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爲
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弁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
人爲次序又哭三哭皆然　京山郝氏云非主人謂
非父母之喪如期功以下之親自有嫡子爲主人賓
客弔皆主人拜送弁者不爲主也齊衰以下謂如出
母繼父之類入門不升階但於堂下中庭北面向殯
哭免麻謂首免以布而加麻絰也丈夫婦人謂主人
內外男女之在喪次者待之謂待此弁喪者男女皆
如朝夕哭之位不改易也蓋待賓則以變爲敬弁者
親屬不以賓禮也
弁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



踊襲免絰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弁父之禮於又哭不
括髮
註云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　疏云此論弁母
之喪節此謂適子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賓送賓
小記曰又哭而免此又哭不括髮小記據在家小斂
後此則從外弁喪至其理雖同其日則異　都昌陳
氏云父喪襲絰於序東此言襲免絰於序東卽加免
輕於父也
婦人弁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卽位與
主人拾踊
註云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　疏云此婦人弁喪

之禮　山陰陸氏云士喪禮婦人髽於室喪大記婦人髽於房中鄭氏謂蓋諸侯之禮然則房中蓋東房於室於室之東東髽蓋在殯東又少東也與主人拾踊外女子也　西河毛氏云男子婦人俱在殯東西面坐哭則以歸時既殯殯在西階則婦人不能居尸柩之西此猶易曉獨是入門時男從西階升女反從東階升此不可解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



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註云哭於墓爲父母則袒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　疏云此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三日成服謂來奔喪後三日通奔日爲四日鄭恐壹括髮是墓所故明之曰入門時也曰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一括髮不及

殯亦一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　山陰陸氏云士喪禮主人之待之也相備而言主人在前眾主人在後亦言之法鄭謂在家者也誤矣告事畢者於此非無事也之墓之事畢爾　納蘭氏云案奔喪入門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拜賓成踊至出門而哭止初至固不止一哭也山陰陸氏於始入門之哭不數而數成服前兩日朝暮哭成服之前又一哭凡五哭較注疏尤長也又鄭注謂相者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集說依之是事畢謂五哭也而陸氏又曰奔



喪成服奔喪之事雖畢故曰相者告事畢較鄭氏說又長矣奔喪之事雖畢其未期者猶朝夕哭既期者朔望哭無礙其爲奔喪之事畢也又何必曲爲之說耶

愚按小記三日而五哭鄭注始至迄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也此五哭疏曰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誠如此解明明是五日五哭矣恐於上三日有礙且朝夕皆哭何爲朝哭數而不數夕哭耶疏自相矛盾集說俱收之

不可從當依陸氏爲正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註云西面哭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也　疏云此明葬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



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卽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　山陰陸氏云齊衰奔喪上言袒不言襲此言襲不言袒相備也相備而先言袒後言襲亦言之法且上言袒先成踊袒在成踊之前此言襲先成踊襲在成踊之後亦言與主人踊遠之也據與主人拾踊且言與主人哭成踊則隨主人踊不拾主人之踊於又哭三哭言袒袒非衍字齊衰猶袒則大喪袒可知爲父於又哭括髮不言袒上

下比義從可知也亦於齊衰以袒爲正
不足言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卽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拜賓送賓如初

註云聞父母喪而不得奔喪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　疏云此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乃爲位朝夕哭位也於此聞哀之日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絰絞帶之垂卽東方之位也

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士喪禮曰小斂乃絰云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爲又哭卽加絰帶不於明日又哭者以赴者至踰其日節故也於五哭不曰告事畢禮文略也　山陰陸氏云乃爲位乃者難辭也著爲位於此不得已也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註云東東卽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　疏云此明除喪之後奔父母喪節初在墓南北面

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如不及殯之時主人無變於服者平常吉服服除哀殺故不踊也　山陰陸氏云上言成踊盡哀而此不言蓋賤之也著雖盡哀無及矣其不言卽位亦以此聞喪不得奔喪爲位君子猶難之今除喪而後歸何哉東括髮袒猶言東髮省文爾省文略之也於家不哭著於路猶哭也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疏云此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卽除　山陰陸氏云變經言麻自齊衰以下非其至喪也據免經於序東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卽位袒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版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疏云此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爲位及免經成服之禮前文五哭皆數朝哭此三日爲五哭者爲欲急奔喪以己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賓送賓恐與上有異故鄭云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總結於上也　福寧黃氏云此節疑有闕文據主人出送賓而下是奔歸時若然則上亦宜有至於家



入門等云云不應如此突出蓋闕文也　京山郝氏云旅次無尸柩設魂座無倚廬設孝子哀次與哭位行禮之處皆所謂位也聞父母之喪不待爲位哭齊衰以下之喪行禮卽位時哭哭畢至東序加免絰復位袒踊畢襲衣就賓位拜又復位哭踊送賓出又復位皆爲位之禮也三日五哭卒謂初聞喪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共五哭不待成服五哭卒者哀殺於親喪此在外聞喪哭之禮主人出送賓以下奔喪至家之禮也成服拜賓三日後成服於家也若在外未得歸所爲位去家遠則卽所爲之位成服而後歸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卽位而哭

疏云此奔喪所至哭禮案雜記大功望鄉而哭此云齊衰望鄉大功望門者雜記謂本齊衰降大功也　嚴陵方氏云以服有重輕之別故哭有遠近之差言齊衰望鄉而哭則斬衰不待望鄉而哭可知　烏程韓氏云補齊衰以下途次望哭

哭父之黨於廟門之外師長之黨於庫門外所識於野張帷

疏云檀弓師吾哭之寢與此異兄弟吾哭諸廟與此同朋友哭諸寢門外與此同其不同者異代禮也

嚴陵方氏云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母妻之黨於寢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則非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　京山郝氏云此在家聞喪爲位之禮　烏程韓氏云哭未有不爲位者蒙上爲位而言

愚按此父母妻黨與師友在外死而已始聞喪爲位哭之禮父之黨與母妻之黨皆有服者也鄭注謂族類無服者非是師是孔門弟子之於孔子之類友亦非泛交者所識亦非但與之相識而已鄭注一哭而已不踊不爲位不踊或然不爲位則非是



凡爲位不奠

註云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橫渠張氏云爲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在他所則難爲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不剡奠爲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　烏程韓氏云總承爲位一節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

註云此臣聞君喪未殯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也大夫哭諸侯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降爲主也諸臣在他國謂大夫士使於列國也與諸侯爲兄弟謂族親昏姻在異國者

山陰陸氏云凡喪親始死哭不以數則士明日朝暮哭又明日成服之朝哭所謂三哭者此與大夫明日又明日朝暮哭又明日朝暮哭凡五哭諸侯朝暮哭如大夫又三日朝哭凡七哭於是殯天子朝暮哭如諸侯又四日朝哭凡九哭於是殯　都昌陳氏云九九哭也九哭者九日餘倣此　烏程韓氏云臣聞君喪而哭亦蒙爲位而言

凡爲位者壹袒



註云謂於禮止可爲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疏云此謂齊衰以下　烏程韓氏云又一總鎖與凡爲位不奠遙對

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註云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　疏云所識者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乃往墓皆爲之成踊主人先踊賓從之故曰從也　烏程韓氏云凡葬而後弔者其弔不以時故亦附於奔喪

愚按先哭於家成踊後之墓亦哭成踊故曰皆

此所識者與死者非同泛泛也孔疏謂雖相識輕亦爲之成踊夫輕則何能成踊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註云父爲主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也各主其喪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親同謂父母沒如昆弟之喪長者主之不同謂從父昆弟之喪　疏云此論同居主喪之事父在父爲主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爲主父歿兄弟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也親同謂同三年期同父母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爲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爲主也親者主之謂親近自主之也　烏程韓氏云凡闔喪而哭必有主者故亦附於奔喪　西河毛氏云主喪之人禮無明文而諸說又互易吾謂主不一端有尊主卑者父爲子主此經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也君爲臣主小記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是也祖爲孫主舅爲子婦主夫爲妻主兄爲弟主此經云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謂父在則舅爲子婦主祖爲孫主父沒則兄弟各爲其妻子主喪又曰親同則長者主之謂同父母喪則推長子主喪若兄弟之喪亦推長兄爲主乎曰可齊莊公弔杞梁於路而其妻主之卽女主也特此卑爲尊非尊爲卑也然則世父叔父尊者可爲兄弟之子與兄弟之子婦主乎曰不可前已言之矣父沒則兄弟各主其喪謂兄弟各主其妻與子之喪也夫兄弟之妻若子兄弟自主之而尙須兄弟之爲世父叔父者共主之乎據此則兄爲弟主兄并不爲弟婦主何則弟身喪則兄長主之弟婦喪則弟自主之不須兄也此尊主卑也若卑主尊者小記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服而主喪有二尊主卑者則皆除服如前六者是也卑主尊者則皆不除服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者是也此尊主之而有不同同宮則不主之小記曰父不主庶子之喪指庶子不同宮者言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之適婦謂唯君不主庶子庶婦命士以上同宮則父主之異宮則否然則夫爲妻主卽不爲妾主乎曰亦主之而有不同妻沒而攝室則主之否則不主之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若練祥皆使其子主之然則兄爲弟主可爲兄主乎曰不可喪無二主弟有子而兄主之則兄爲尊主子爲卑主一尊一卑非有二也今兄子旣爲主而弟又主之是二卑卽二主矣然則兄無主若何曰兄無主而議攝主則豈唯弟耳雖從兄弟亦可主而何況父弟然則夫爲妻主妻不可爲夫

主尊者四皆可據者然則有尊主時無卑主必無尊而後有卑主乎曰不然士喪禮主人赴於君其所爲主人卽其子也所謂赴則稱哀子哀孫者也然而父兄爲命赴者則父在也父在子爲主矣然則有卑主時無尊主必無卑而後有尊亦爲主矣然則有卑主時無尊主必無卑而後有尊主乎曰不然小記注曰父在適子喪時其適子之子亦儼然子反不執杖是父主適子喪時其適子之子亦儼然在也子在父亦爲主矣然則尊卑主並主乎抑分主乎曰喪無二主何可並也然而尊卑必共主主亦何可分也大抵尊卑並主時則禮統所尊尊爲主而卑副之曾子問曰昔衞靈公弔季桓子哀公爲主是



君主臣也尊主也季康子北面是子主父也卑主也特哀公拜賓則季子不當拜但立而哭踊而一尊一卑不嫌並見何則拜者主不拜者非主也今哀公拜興而哭而康子以尊賓太過亦拜稽顙當時不敢辨而議禮者遂因之有二主之說故小記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而其主中庭北面哭而不拜父之主子亦如之故父主子喪而有杖則其子之子反不杖何則避二主也父爲子婦主喪而有杖則其婦之夫亦不執杖何則統所尊也故尊主卑主雖並主而各有不同尊爲卑主則但主拜賓祔廟二者餘皆卑者主之如饋奠斂殯卒哭祥練則必非尊主所當爲者故小記曰婦人非喪事不越境非祭事不出門喪事有進無退有去無來非喪事雖邇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



子貴不可以加父也若又無子則但爲置後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爲子後而喪畢卽徹終不令現在之父爲之主喪所謂卑可主尊不可主者此變禮也若又有攝主凡無後者則必置後以攝之小記曰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又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又曰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不攝大夫雜記曰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凡此皆攝主也又有朋友暫爲主者孔子哭伯高使子貢爲之主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來弔者孔子爲主而拜之皆暫爲主也

左手

註云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尙左手吉拜也　疏云此論小功以下旣除喪後始聞喪之節

愚按此遠兄弟在異國者也注疏止據小功以下之兄弟而言若大功以上兄弟死在異國旣除喪而後聞喪則必爲之稅服其禮亦應有異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疏云此論哭無服而爲位及弔服加麻也哭嫂與叔爲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緦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爲位哭之旣無服又曰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緦之絰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爲



兄公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爲位哭之然則弟婦於夫兄亦不能也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絶之也鄭注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兄弟之等爲其族姑及姊妹旣降無服其族姑姊妹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是男之於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鄭云然　山陰陸氏云言及欲著嫂叔雖無服猶弔服加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疏云此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之節尊大夫故先祖拜成踊而后襲士卑故先襲而后祖拜謂先成己禮乃拜之也此謂兩士相敵兩大夫相敵亦然　納蘭氏云此祖非爲大夫祖也乃奔喪者自祖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己禮乃禮尊者也故孔氏曰大夫來弔此奔喪之人其奔喪者初亦祖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卑故先襲而後拜也集說但云尊卑禮異何其泛也

問喪第三十五

疏云案鄭目錄云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錄屬喪服　臨川吳氏云前半篇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半篇列同喪禮歛祖兔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服問三年問二篇問字皆在下而此篇問字在上者蓋彼是專問一事此篇設五或問問喪之四事故謂之問喪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懊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山陰陸氏云跣脫屨也無韈而跣謂之徒跣　納蘭氏云集說言鄰里爲糜粥以飲食孝子與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註云言人情中外相應也　臨川吳氏云此總結上意形變於外卽上所謂羸徒跣扱衽交手也口不甘味卽上所謂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三日而歛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臨川吳氏云此與上節言既歛至葬三日以後之哀

愚按下二句解見曲禮



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祖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臨川吳氏云動尸謂初死至歛時舉柩謂啟殯至葬時志懣煩鬱也氣盛滿塞也祖而踊以運動其身體體動則庶幾可以安靜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使不滿塞也

婦人不宜祖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

疏云爵踊如爵之跳也其足不離於地　納蘭氏云殷田總承上擊踊而言殷殷與詩殷其雷之殷音不同而義同田田與孟子塡然鼓之之塡字不同而義

同皆謂牆崩倒之聲而婦人擊踊之聲如之集說但言擊之聲未盡

愚按婦人不宜袒恐露體也然發胸亦非所宜且欲擗心又何必發胸耶或曰但發其胸前所表之衣不見體也甚通

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註云哀以送之謂葬時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望望瞻望之貌汲汲促急之情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求而無所得之至盡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 嚴陵方氏云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愼終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 山陰陸氏云形者其精之委脫者也皇皇然無所向也若望望然汲汲然猶有所向特有所不逮爾故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先儒謂皇皇然者意徬皇也誤矣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是之謂皇皇然初猶言若有求而弗得今其言如此亦言之序

心悵焉愴焉惚焉懘焉心絶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

疏云此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也 山陰陸氏云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徵幸復反所謂生事畢而鬼事始也 臨川吳氏云心悵恨愴悽恍惚懘皆失志無可奈何之貌知其不可復見心已絶望但志愈悲哀而已於是虞祭以安之

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嚴陵方氏云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於內哀親之在土故不忍寢於牀 山陰陸氏云居於倚廬寢苫枕塊成壙而歸猶如此於是爲至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註云服勤謂憂勞 疏云人情之實言非詐僞爲之是人情悲慕之實也 烏程韓氏云此總結終喪哀慕之義

愚按哭泣無時卽檀弓所謂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服勤者謂三年之服變除之動思慕之心時時不忘者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服勤與檀弓服勤至死文同而義異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

故俯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疏云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后斂之意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　嚴陵方氏云始死而未忍斂之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也三日而必斂之者制以義也

愚按禮襲而後設冒小斂用絞橫三縮一又用衾裹之取其方正不見首足形各爲一爾　嚴陵方氏云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冠則在首之上服也故以至尊言之免雖在首而



一十九稱之衣以斂之

束縛牢固卽生者亦死死者亦安望其生耶吾讀禮至問喪有曰三日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未嘗不歎息痛恨以爲襲斂之禮之不可盡信也總之未殯以前一切冒絞掩首之類斷不可用使吾親面目手足宛然若動三日之間刻刻見之以庶幾其或生是則孝子之心而已矣孝子之心豈有衰時蓋三日之間刻刻俟親之生乃三日而不生則此若日之間刻刻俟親之生乃三日而不生則此若將復生之心或亦衰矣凡附於身附於棺者舉家必誠必敬以計慮之弗之有悔所謂家室之計也凡死者之衣衾紱生者之衰麻冠屨無

不備具以供襲斂成服之用所謂衣服之具也

註疏集說俱不及解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若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倨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註云免狀似冠而廣一寸將踊先袒將袒先免禿者倨者跛者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爾　嚴陵方氏云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冠則在首之上服也故以至尊言之免雖在首而



非冠焉故以之代冠而已禿則頂無飾故不免免則頂露矣倨則背有疾故不袒袒則形褻矣跛則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此皆禮之權也　山陰陸氏云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今其言如此何也曰凡臣子爲尊者使令則袒雖冠不嫌也若喪而袒非爲使令也所以動體安心下氣故不敢冠據此免而袒而踊反爲文矣蓋先王因其至痛惻怛爲之制禮及世衰道微情有不至雖免袒踊務爲如禮是禮之情果在此乎在彼乎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

愚按女子悲哀以下承喪禮唯哀爲主廣言之故曰哀之至也上言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

爵踊婦人是已嫁者此女子是未嫁者故不發
胸但擊而已亦不爵踊而其傷心則一也若男
子稽顙觸地無容其免而袒袒而踊者仍自若
也注疏以爲跋者不踊若此恐未必然　答或
人之問固冠袒以及免耳跋者不踊又因不免
不袒而帶言之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
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疏云童子不總此喪服正經之文言不爲族人著總
服也唯當室之童子乃爲族人著總總者其免也
考覽出經文也言童子當室內爲父母著免乃有族



人總服言總服由於著免是所以總者由有免故也
當室則免而杖叉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
則得免而杖爲族人得著總也免是冠之流例　嚴
陵方氏云不總則不杖不杖則不免此童子之正也
當室者雖童子亦總總則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
服族人之總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備禮矣
　愚按此與上節通爲一節免非童子之服不冠
者之所服者免則不冠之謂也上文明言免以
代冠豈獨童子著免此言童子總者其免也童
子且然則成人自斬至總皆免可知正以答或
人問免之意也先儒不得其解而曰不冠謂未

冠童子之所服也大不然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
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
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
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
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
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註云以杖扶病言得杖乃能起也父在不杖謂爲母
喪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
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嚴陵方氏云堂上不趨見曲
禮解堂上不趨非止喪禮示遽者特以喪爾夫事莫



遽於喪而反以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欲以
喪容感之故特示其閒暇也　山陰陸氏云孝子喪
親哭泣無數無時無朝夕也無數無三哭五哭也父
在不敢杖非故隆父殺母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隆母
如父是之謂野　臨川吳氏云上章之結語曰孝子
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此章重以上章之二句結之而
又增禮義之經也四句盡其義　烏程韓氏云此篇
文體一頭三脚孝子之志人情之實只在前段見得
後三段就喪禮中抽出三事却與前半對不過復指
孝子之志人情之實者非又以此結後三段也只看
添一此字明是申釋此二語耳六句兩層上三句將

情志跌出禮義來末三句將天地跌出人情來見人之所以爲人只此情實是禮義一順一逆意言無盡

歸安鄭元慶述

服問第三十六

疏云案鄭目錄云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錄屬喪服　山陰陸氏云退問在下蓋服多微辭奧旨問有不盡也　烏程韓氏云吾讀喪禮諸篇而信禮之爲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誠哉是言也服術之可疑莫疑於從服尤莫疑於輕重兩喪借經以權而適合事以變而得常不明乎此而欲議禮文陳度數垂教天下萬世其可幾乎諸篇闕出以相明而正不必無遺議此



服問之所由來也故曰服問服之盡也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爲其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其皇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疏云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言傳曰者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公子謂諸侯之妾爲其皇姑者公子之妾爲其外家之黨爲外兄弟也京山郝氏曰公子之外兄弟即公子妻之兄弟也妻不言兄弟而言公子者從夫也吾以爲皆非也按喪服傳姑之子注曰外兄弟也舅之子注曰內兄弟也二者均屬外親皆謂之外兄弟可也禮家因二者之服皆緦麻執儀禮記爲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爲疑遂指外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

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此眞不通之論也葢姑
之子舅之子並總衰從夫降一等應無服但外
兄弟於夫爲姑舅至戚爲之服緦其妻不可降
而無服故亦爲之服緦此從無服而有服也文
義顯然況妻從夫服原有不降者喪服傳中爲
族曾祖父母爲族祖父母俱包報服在內爲族
父母後有從祖昆弟之子一條注曰族父母之
服此非夫婦同服而不降之一例乎諸家曲爲
之解俱不可從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
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註云雖外親亦無二統 疏云此明繼母之黨是舊
傳之辭 臨川吳氏云母出謂己母被出而父再娶
己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加
服繼母之黨與己母之黨同也母死謂己母死而父
再娶己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
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已母而繼母之黨則不
同於己母之黨故不服也 福寧黃氏云集說以母
死爲繼母其母爲出母非也吳氏之說是若如陳
說則繼母若死仍爲出母之黨服按禮爲出母齊衰
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豈有尚服其黨之
理 長洲汪氏云禮慈母與繼母同小記曰爲慈母
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矣夫爲繼母之
黨服者不得已也虞喜謂繼有十繼母惟當服次其
母者之黨此說殆近之 或問先儒言前母之黨當
爲親而不言其服何以無服也曰禮爲其母之黨服
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前母
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
禮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前母先亡如之何其有從服
焉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
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加之小功無變也
疏云此明三年之喪練祭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故



葛帶謂三年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廳著
葛帶與三年之葛帶粗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
故葛絰期之絰者謂三年練後首絰既除故絰期
之葛絰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絰其故葛絰帶期
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
也三年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
而絰期之葛絰也故云亦如之小功無變者言先有
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
喪減累於重也 涑水司馬氏云古者葬既練祥禫
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
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爲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

愚按溫公引爲家居之服者慨世風之不復古不得已而爲之殆不可爲訓若無受服宰衰無變矣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

註云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　疏云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絰澡麻斷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絰也於免絰之者以練無首絰於



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絰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絰每可以絰之時必爲之加絰既絰則去之自若練服也　嚴陵方氏云本謂麻之根也大功以上之帶則不斷之以示其重焉故可以變三年之葛　山陰陸氏云喪服小記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此不言小功而言斷本爲是故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喪服質略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略其交不緝故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殤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其情既輕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者故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

功著免之節則首絰其緦與小功之絰所以爲後喪之絰者以前喪練冠首絰已除故也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之葛帶緦小功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緦與小功麻絰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唯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者此論成人小功緦麻不得易前喪之葛又論殤在小功緦麻得易三年葛也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喪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

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總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　福寧黃氏云自三年之喪既練至此通爲一章記喪服變除之節皆以前喪更遭後喪言之凡禮從重家之內父最重母次之大功小功以下又次之故凡服皆從重論前喪重於後喪則不得變服但於其中又須論輕重葢古人雖重服然必以漸而輕以至於除至於輕服則遂除而無漸輕之禮故有前雖重服而反輕於後喪之服後喪雖輕而服反重於前喪之時此處若不再論輕重則有本宜服重而反服輕失其權衡之正矣所以古人細微曲折必纖悉詳審



而無毫釐之或差也然後彼此輕重各得其平而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自無偏倚不獲之恨矣此先王之精意也是故父喪練後母喪葬後則帶故革帶粗細同則以父爲重也經期之經父練後首絰除則母者重也服父之功衰父練後衰七升母葬後衰八升亦父者重也此前喪父後喪母之禮也若復更有大小功之喪亦如之以重莫重於父母也然亦有父母之服而得變者麻之有本者重三年之葛輕則得變也非薄父母而厚大功以上也然又不惟父喪練後爲母經雖小功之喪於免時亦爲之加絰凡以父練既除首絰則從輕矣彼其新喪方重故得絰之也亦非

薄父而厚小功也故既絰則去之所重在父也猶之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也記者恐人不知此意而以練冠爲可易故又申明之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也恐於免而絰其總小功之絰耳非免不敢絰則練冠自如也明所重恆在父母也又言不唯練冠不可易其帶亦仍其初葛帶葛總小功之麻皆斷本者不得變也麻本輕故也唯麻之有本者重乃得變三年之輕葛耳夫雖然矣然爲殤長中之麻得變三年之葛服麻以終殤月算而後反服葛是豈重殤之麻以厚於子而輕於葛以薄於父母哉葛以殤服質略卒哭除之而父母之喪三年則日月尙長久也故暫



變服麻以用情於子終反服葛而盡哀於父母也此此輕重之權宜也亦所謂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者也下殤則否恩愈輕也嗚呼通於此說者可以操輕重之權處常變之用矣豈惟服術措之天下亦何施而不可哉此先王之精意也凡前後篇論變服皆放此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

註云諸侯世子不爲天子服遠嫌也服與畿外之民同也　福寧黃氏云自此至出則否記君臣之服

愚按喪服斬衰三年章曰諸侯爲天子傳曰天

子至尊也卽此君爲天子三年是也雜記曰外宗爲君猶內宗也言外宗內宗皆服斬也卽此外宗之爲君也又喪服傳期服章曰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言卿大夫以下爲君服斬其妻從之降一等服期也記者恐夫人爲天子一如臣妻爲其國君降服故特明之曰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亦服斬也何也天子至尊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不與國君同也故君與夫人爲天子同服斬也此制禮者之精意注家全然不達而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毋論其與雜記喪大記所注互異而其解外宗總錯誤耳說



詳雜記注又曰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是矣而曰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毋論其與本文之義不協而從服仍降服吾不知其何以謂之從服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註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　疏云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疏云君母非夫人君爲之服緦則羣臣爲之無服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爲服期也記者恐夫人爲天子一如臣妻爲其國君降服故特明之曰夫人貴臣乃不服此諸御車者驂車右也君之母非夫人貴臣乃不服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故曰從服君服緦此等人亦服緦故曰唯君所服服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服緦　福寧黃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此一禮乃春秋之大法夫人鮮或知之雖公羊左



氏以春秋名家而猶失於此何哉按春秋公羊說曰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爲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又曰子不得爲命父子爲君得爲命其母以妾在奉援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故左氏因之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爲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此言得之故胡氏傳曰於前賜仲子則名冢宰後葬成風王不稱天適妾之分嚴矣又曰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生而不虞賤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此不亦悖乎

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謹禮之所由變也此足以正萬世之法矣但云無服又與疏家不同今按儀禮正之儀禮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固是以服緦也據此則無服者爲正禮緣有死於宮中三月不舉祭君無免絰之意　福寧黃氏云不奪人之喪所以教孝也亦不可爲人所奪所以存孝也



因服緦加禮也胡傳疏云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以他事出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註云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絰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

愚按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與此公門同

稅齊衰正同緦之凶服不可以入公門也免絰



弔而出則除之喪服傳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註云稅猶免也　疏云已有齊衰之喪無免絰絰重故也以絰重縱往朝君亦無免絰也若已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而絰猶不去也引傳解朝君無免絰之意　福寧黃氏云不奪人之喪所以教孝也亦不可爲人所奪所以存孝也

愚按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與此公門同稅齊衰正同緦之凶服不可以入公門也免絰



之絰只指要帶不指首絰至今人釋服從吉者其白布帶必不免猶有禮意存焉注疏以脫齊衰指不杖期是矣至謂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脫其說未然蓋斬衰與杖齊衰無入公門之理一入公門卽爲奪喪君子所不取也

傳曰舉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疏云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曰列也　嚴陵方氏云言上下各有所比附而爲之等列也　廬陵馬氏云法者所以齊天下之過失然民之過失浩繁而不勝齊也故法不可以不省禮者所以辨天下之親疏然人之親疏輕重不易辨也故大夫弁絰與殯亦弁絰爲其妻往則弔也弔而服之

禮不可以不簡是故制爲五刑以斷其罪爲五服以
定其喪蓋先王之制必以五數舉其大者而畧言之
五典五禮五聲五色五味五行日用不可闕一焉易
曰天數五地數五王者之政天地而已　烏程韓氏
云此制服大義　納蘭氏云鄭注列等比也集說本
之作如字讀然釋文又曰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
吳氏取以爲說曰罪多如墨劓辟千劓辟千刖辟五百
宮辟三百大辟二百之類疏多如儀禮喪服篇斬衰
章爲某人等齊衰章爲某人等之類言罪雖多而皆
不出乎墨劓刖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
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其或所載不



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於在上之例由重
而減輕則附於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之罪
至多之喪而刑書中之五刑禮書中之五服足以該
之而無不盡者矣

愚按山陰陸氏亦曰列若今例矣其言亦本於
釋文

閒傳第三十七

疏云案鄭目錄云閒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閒輕重所宜此於別錄屬喪服　臨川吳氏云馬氏謂閒傳一篇言哀者六合體聲音言語內也飲食居處衣服外也澄謂內外哀情之發見雖皆初隆而漸殺然記者記前三事之在於身者但言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而止不復言其久而漸殺之情記後三事之寓於物者則既言哀之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矣而又繼言其以漸改變之節於後蓋在身之漸殺者隱微寓物之改變者顯著也至若篇末衣服一條則言重服自始及末之改變再言前喪更遭後喪之改變比飲食居處之變又加詳焉蓋喪之表哀正主於衣服也故六哀之序衣服猶殿後者於其所重者而終也　納蘭氏云閒舊讀如字或曰當讀為閒廁之閒閒者廁於其閒而非正也齊桓晉文為正霸秦穆楚莊非正霸而廁於二正霸之閒則謂之閒霸青赤黃白黑為正色綠紅騮碧紫非正色而廁於五正色之閒則謂之閒色儀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分釋各章經文此篇總論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廁於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閒傳云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疏云此居喪外貌輕重之異　嚴陵方氏云自大功至緦皆有衰止以稱斬齊者以其為凶服之重故也苴蓋子麻也以之為布凡物精為美粗為惡故曰苴惡貌也蓋孝子之情在內者既極其哀則形於外也亦為之不美故斬衰則服苴以表之故曰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若苴枲謂牡麻其為布稍精於子麻上言斬衰服苴則知齊衰以下服枲矣且齊衰既以緝而齊其下為義則其服緝之枲固亦宜矣其服如此貌亦宜如之故曰斬衰貌若苴枲謂牡麻其為布稍精於子麻上言斬衰如之故曰齊衰貌若苴枲以其哀既殺於斬衰故貌不如之故曰齊衰貌若枲以其哀既殺於齊衰故貌不若苴之惡也　臨川吳氏云止謂止而不動貌活動者象春之生貌靜止者象秋之殺若止謂有慘戚而無歡欣也容貌謂貌如平常之容小功緦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略變於常其或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為厚而亦未至於甚薄可也云云

微不滿之之意容體謂儀容身體　烏程韓氏云首去聲讀僻則更顯旨則更幽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故名閒傳云

註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　嚴陵方氏云往而不反言氣欲絕而不能生也傷則哀之餘聲也夫哀之所感天性然也孝經言喪親曰哭不傷故此至大功始有傷也哀容則其哀從容而不迫

愚按往而不反無回聲也往而反有回聲也雖然父斬母齊其哭亦有異亦有異耶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疏云唯而不對但唯於人不以言辭對也雜記三年之喪對而不問謂在喪稍久故對也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齊衰之喪言而不議謂在喪稍久日之外乃食也二日不食謂正服齊衰喪大記曰一不食再不食則再不食謂小功一不食謂緦麻也

嚴陵方氏云三不食則日有半也　納蘭氏云此條言食與孝經喪大記不無小異而集說不詳其故孔氏曰三日不食謂三日之內孝經曰三日而食謂三日之外乃食也二日不食謂正服齊衰喪大記曰一不食再不食則再不食謂小功一不食謂緦麻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疏云此父母喪所食之節大祥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不能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故喪大記曰小祥食菜果以醯醬醴酒味薄乾肉又澁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復初御醇厚之味也喪大記曰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註云不說絰帶哀戚不在於安苄今之蒲苹也　疏云此初遭五服之喪居處之異苄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堊室者小記曰父不爲眾子處於外　沼州賈氏云冠衰自然不說以其絰帶在冠衰之上故舉絰帶而言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

疏云此父母喪所居改變之節　沼州賈氏云三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



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苫上　山陰陸氏云苄翦不納者翦之而已不納也言翦屏則前此茅茨不翦柱楣於柱置楣而已此期而祥居堊室喪服傳既虞寢有席既練舍外寢傳所記尊者居喪之法此言大夫士禮而已知然者以傳上翦屏蓋屏不欲視外尊者之事也故曰前旒蔽明蚔纊塞聰亦天子虞之日遠大夫士近若寢有席一施之於虞則疾徐相縣矣其言既虞卒哭柱楣翦屏亦以此然則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其寢有席又在卒哭後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此云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疏云此明五服精粗之異案喪服記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多二等又記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七升八升九升多一等又記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多一等喪服之禮至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喪服父母爲主欲其文相值故畧而不言喪服既畧記者於是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　河南程氏云古者八十一縷曰升斬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三縷於今之布爲已細緦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縷今益無有矣　西河毛氏云布之



升數有不可據者不特今製工織與古絕異即禮文舊升數者唯士禮閒傳二書而兩相牴牾何以爲據且同一服名而升數有數等者以別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名服報服從服凡七等也夫五等喪服明見舊經而又加七等爲十二等此士禮謬亂無稽之言即就其所分者一一討之位既不清義復乖舛名理周章莫此爲甚他不具論即以斬衰之義服言之義服者臣爲君也即疏衰爲麻之至麤而謂次於斬已屬無理乃又以此爲臣爲君之服夫以尊卑言則父爲長子尚三升而君反三升半是尊不如卑也以人合言則妻爲夫亦爲君三升去其半有事其縷

而君獨三升半是國君反不如家君也且左傳晏嬰爲父晏桓子服麤衰矣孟子滕定公薨其子文公教之以齊衰之服矣以麤衰爲義服耶則父不可義以三升半爲疏衰耶則父服何可降之以三升半是止此義服一推之斬衰而有難通者而他何論焉

愚按凡布用八十一縷爲一升縷多者布細縷少者布麤大功至八升九升小功至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皆布之以漸而細者而緦麻十五升去其半則爲七升半較之大小功反麤矣此眞不可解者甚矣衰麻升數之不可信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



註云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　疏云自此至無所不佩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脫之差受以成布六升者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既麤疏未爲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祥練冠布也大祥縞冠帛之白而稀薄者也練衣緣布既虞卒哭中之帶以葛代麻三重謂作四股糾之則未受服之前麻帶兩股相合也首絰雖葛不三重猶兩股糾之　賀氏云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哀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爾若猶斬之則非所謂殺也若謂以斬衰命章便謂受猶斬

又練爲中衣以緣爲領緣也　藍田呂氏云既練練衣練冠縭屨除首絰冠屨衣裳皆卽輕也要絰不除不忍盡變也緣緣黃裏漸有飾也　京山郝氏云練冠有吉凶太古白冠用布吉凶皆布也後世吉冠用帛凶冠用布曾子問曰古天子練冠燕居帛也此小祥練冠布也大祥縞冠帛之白而稀薄者也練衣緣黃裏近於列采小祥葛絰未除用此無乃太驟與要絰卽葛要絰不除要絰則首絰除可知矣首首絰帶要絰陽在上故男子重首陰在下故女子重要男子小祥先除首絰女子小祥先除要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都昌陳氏云小祥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絰婦人則易首絰此易輕者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註云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　疏云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爲大祥之祭祭後哀情未除更反服徽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也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註云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纖或作綅　疏云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閒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七月而禫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身著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　杜氏云禮中月而禫鄭玄以爲閒月王肅以爲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爲之者也禮所云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絰與堊室爾餘喪未盡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宗王者據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　平湖陸氏云祥禫之月王鄭之說不同孔疏於孟獻子禫辨之詳矣集說於此既主鄭說而於詳而縞是月禫又載馬氏之說却仍是王肅之意前後舛錯朱子答胡伯量亦曰中月而禫鄭注虞禮爲是故杜佑亦從此說　西河毛氏云禫者延也延引歲月也三年之喪至是將盡又從而延引之遂爲除服之祭而借以爲名但古禮盡亡竟不知禫在何時王鄭兩說並存在魏晉間制禮者尚彼此遞用至唐後多從鄭說以戴德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則直限月數且士禮禮記皆二戴所傳其言或可據又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夫期喪匝歲尚祥禫閒月則三年之喪必不能同月可知且同月則十餘日閒何必又列一祥名乎又且祭必須筮日祇此數日內筮祥筮禫其於剛柔遠近上旬下旬之閒何所分別且安必兩筮之皆在旬首一日況禫服幾月亦無明文自三代至今亦並無一人能指其數遂有鑿糟叔孫謂禫服一月者夫禫服一月何異於期且喪服之度有以

歲爲度者三年期是也有以月爲度者功衰是也有以時爲度者總是也既立一服未有日服而日除者況如王肅說則此數日閒兩服兩除蜉蝣之喪也葢喪不折月三年之喪必須三十六月則二十七月而限滿之說原屬謬誤故予謂重服期年祥練又期年此喪服之節三年之喪不折月者此也第在禫則可牀可還內寢可作樂可飲酒食肉則亦幾幾乎撤喪矣　禫服用纖冠一作緇冠皆黑經白緯之名禹貢厥篚玄纖縞縞白玄黑而纖在黑白之閒故既祥而縞禫而纖至於玄則卽吉矣是纖雖去白而未全黑唐名綾服宋名黲服並非玄色舊稱纖冠爲玄冠非



也但纖冠采纓玄衣黃裳皆中衣玄亦纖色而深衣則並如既祥之服無所變易但喪服祇一帶吉服有二帶以懸韠懸佩非革帶不勝任也今禫則獨於縞帶之外又加革帶以此時將卽吉懸佩論語所謂去喪無所不佩者此正去喪時耳若吉屨無約則冬用皮屨夏用葛屨特無屨飾與小功緦同　禫服是纖服學禮之儒皆所不曉幸閒傳有禫而纖語而漢文遺詔又適有纖七日之文始知纖者是禫服之色而七日者乃禫後所服月數故應劭曰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固饒羊之最可念者長洲汪氏作喪服記盛訾此注謂纖非禫義禫是祭名並非祭



服之色則茫然不知纖爲何物并不識纖之爲禫是何義夫禮失而求之野古禮雖亡然尚有草蛇灰線可憑相踪跡如唐元陵儀注禫日百官脩修公服詣延英門問皇帝起居次日平明皇帝改服修吉服其所謂修則黲聲之誤卽纖服之色之稍變者若纖色黑白與黲之淺青色同故趙宋民俗尚有於禫祭之初先服黲三日而後行祭卽司馬溫公所輯書儀亦尚有男子服黲三日而後行祭紗幞頭黲衫角帶婦人以鶩黃青碧皂白爲衣履正與禫服之纖冠素端黃裳諸色應相合而當時范淳父見民俗黲服斥爲不經近長洲汪氏有答人問祥禫書明明引書儀申語而又曰比年以來士大夫居禫尤多苟且今欲改服不審應該何等服色是明見大豆而不知爲菽求見橐駝而不知卽腫背之馬也欲禮之暫明得乎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註云此因上說而問之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衰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已包斬衰之葛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　嚴陵方氏云輕者謂男子之要帶婦人之首經重者謂男子之首經婦人之要帶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包以其重則獨留焉故曰特

愚按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輕要
但繫齊衰之帶而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但著
齊衰之絰而包斬衰之絰所謂輕者包也男子
重首獨著斬衰之絰婦人重要獨繫斬衰之帶
所謂重者特也山陰徐氏謂男子繫齊衰之帶
兼繫斬衰之帶若必如禮所云要有二帶則並
有喪者要有四帶矣不大可笑乎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註云此言大功可易斬衰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
絰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絰獨存遭大功之喪男子
有麻絰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



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絰期之葛絰婦
人絰其故葛絰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　都昌陳氏
云按檀弓婦人不葛帶謂斬衰齊衰服也喪服大功
章男女並陳有卽葛九月之文是大功婦人亦受葛
也又士虞禮饋尸注婦人大功小功者葛帶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註云此明五服葛之與麻粗細相同則得服後麻
有帶有麻有葛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　疏
云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
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
葛要有麻故曰麻葛兼服之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



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
葛兼服也　藍田呂氏云此與上二節所記變節繩
求其意以爲前後喪輕重之變適同故立此文以表
之斬既虞與齊初喪既同矣斬從練齊既虞與大功
初喪亦幾同矣故輕包重特止爲斬既虞遭齊衰之
喪而立麻葛重止爲斬既練遭大功之喪而立麻葛
兼服則爲齊既虞遭大功之喪大功既虞遭小功之
喪小功既虞遭緦之喪而立麻葛重者其始也以麻
變葛麻葛兼服者其輕者變而兼服之

愚按橫渠張氏以注疏爲不可用謂麻葛之絰
兩施於首謂之兼服夫士禮首絰之制大於要

以重包輕以粗包細但遇成服卒哭祔練諸節則加
所應加之服於本服之外曾子問服問語篇多爲疑
義而魏晉閉儒則竟以此爲一閑之市然言人人殊
仍無成說予特以數語該之

三年問第三十八

疏云案鄭目錄云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云三年之喪百王之所同問喪者以是爲首故記喪者以是名篇　京山郝氏云問三年內喪服久近之義本荀卿禮論之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



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註云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　疏云此問喪三年所由解釋所以三年之意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因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不可損益故曰無易之道因舊語成文也創鉅者其日久釋重喪所以三年也鉅大也夫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痛甚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既甚故其差亦遲也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極者也人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而外貌喪服以是斷制若不裁以二十五月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吉之禮何有限節　嚴陵方氏云創傷也日久愈遲互言之　烏程韓氏云莫質於喪偏說是文斬衰苴杖一段以飾爲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一段以節爲文　納蘭氏云因問三年之喪并及期九月五月三月諸服輕重之差羣謂



服五服之眾人言喪之五服各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也其禮文之或隆或殺因以表飾五服眾人哀戚輕重之情而分別所爲服者之或輕或重與夫喪服者或貴而有絕有降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疏而服輕或貴而有降者不可益之而加重集說畧而未詳且不言五服似止答三年之問矣　西河毛氏云喪禮莫重於三年使三年之喪而不能明則亦無庸議禮矣然自漢唐晉宋以迄於今實亦無能明之者夫三年之喪三十六月也古人無慮懸日月之理堯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孟子舜三年喪

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商書王宅憂三祀論語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其云三年三祀三載皆明明三十六月嘗攷古言禮之書自易書詩春秋論語孟子以及三禮並無有二十七月之說見於大文唯戴德作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而鄭氏遵之然未嘗曰禫月卽是喪月三年之喪當撤此月　或曰三禮既無二十七月之文則二十七月固屬臆說然士虞禮荀子三年問以及公羊傳喪服義諸書無不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三年撤喪必在此月何則明明言畢必無留餘可知也曰不然此所謂畢非謂三年喪期從此而終謂夫三年



之喪服則二祥而心已盡也古凡稱喪皆專指喪服而言故除重服曰除喪小記曰期而除喪豈期撤喪乎謂期則小祥可以除重服而服練服也去輕服亦曰去喪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豈撤喪而尙虞有不佩也乎謂去練服而服禫服則纖冠素衣可以無所不佩也是除喪去喪總名畢喪畢喪者祥喪畢耳蓋再期二祥則縞素疏麻爲服已盡嗣此而禫將改易纖黃之服此固吉凶纖素一大界限故可云畢不然豈不知祥後有禫再期之後有中月而乃曰是月畢喪其可通乎　或又曰除喪免喪既包諸服則甫除祥時禫尙未服而乃曰喪畢既服縞纖喪尙多月而乃曰實二十五月一若三年之喪至此特作一界限者此何說與曰此則以三年之喪有不服禫者而限之者也何以三年之喪有不服禫者如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是也三年亦然除親喪必禫纖外加外宗爲夫人與慈母如母諸服多有不必禫者此二十五月之喪所由畢也但不禫雖同而禫有不同期之禫止於十五月一月而三年之禫則自二十五月而服纖以至於盡惜經無明文而先儒爲注疏者遂誤以期禫一月當三年之禫並不知禫後有多月且不知禫後之服之當比終而盡禫一月卽謂限滿於是二十七月之限亦由之起焉蓋二十五月之畢



畢於不禫而二十七月之限則又限於禫之一月雖所限不同各有是非而限之所由實在乎是　然則今制二十七月而服闋可乎曰可周制二十五月而畢喪衰服除也今制二十七月而服闋縞服除正有餘服原未嘗於三年月日有所短少故編既除正有餘服原未嘗於三年月日有所短少故周制二十五月卽服官任事而今則二十七月而然後起用較之雜記祥而從政猶爲遲緩蓋服宮任事不礙喪服周初立制唯恐以衰絰之故重廢王事故夏商以前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而周用權禮卽卒哭而已有從王從公之制是禫服補闕正斟酌之盡善者故晉泰始中每議終制則博士段暢往

往以周禮折之謂周享酋虢史但譏名位之說未嘗以喪享爲非禮晉悼初葬平公燕諸侯於濮梁是時賢大夫如羊舌肸祁奚韓襄輩並未諫阻反謂繼好繼信補闕謀事皆禮之大者葢古三年不朝聘而周則既葬受瑞卒哭錫命古三年不聽政而周則承喪卽位改元御寢古三年不入廟而周則喪服遇警遂許墨絰沿廟祭古三年不從金革而周則喪服遇警遂許墨絰涅以從事甚至期年納幣未葬與盟皆周制所有而夫子春秋未嘗譏之卽孟子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亦係殷禮高宗三年不言與康王之甫受顧命奠辰作詰正自不同故言先君莫之行是服官任事斷以祥氏云翔回鳴號蹢躅踟躕皆遲留不忍遽去之貌啁



譚而國有大事則復以權禮應之夫然後君父兩全而尊情起復之議可不作也然則今制周制矣或曰三年在周末已不行故孟子在滕始定三年則不然夫孟子所定正定此衰疏飦粥居廬命戒諸制豈有父母三年定自戰國者夫齊宣欲短喪非三年而何以短爲

愚按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上言三年下言二十五月似乎自矛自盾西河先生之論最爲典據然記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而卽繼之曰哀痛未盡思慕未忘明言三年之喪猶未終也又曰然而服以是斷之者明言祥服已畢而自繼以至於盡猶未畢也記文本自顯著讀者玩之可以得其旨矣

凡生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疏云此明天地之閒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何有窮已　吳江徐氏云翔回鳴號蹢躅踟躕皆遲留不忍遽去之貌啁噍小鳥聲其聲蠢沸迫急失其常度也頃者斯須不久之意燕雀有知故頃而後能去大鳥獸又有知故越月踰時而後能去人靈於物故至死而不窮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疏云此明君子小人不同先王爲之立中制節

愚按此一節分三段看由從也患淫邪之人小人之尤者也將從夫小人歟則其親朝死而夕

遂忘之何不情之甚哉然而從之亦若是焉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若而人者相與羣居夫焉能不失禮而至於亂乎脩飾之君子脩名飾節之君子也將從夫君子歟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猶不足以盡爲人子之心也何若是其過情哉然而遂之而不除焉則是無有窮盡之期也玉篇遂進也久也安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使子不可不及亦不可過制爲喪服之限節壹使足以成文理而已以成文之理則釋去其服矣立中制節以成文理卽上文稱情而立文是也孔疏謂立中人之限節者非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疏云上既稱爲父母三年此釋爲期之義莫不更始言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爲今事之始以是象之言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檢尋經意父母本是三年何以至期者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注恐未盡經意

愚按孔氏俎豆鄭注不敢有所異同如此經能駁正之其有功於經誠不淺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猶於乎脩飾之君子脩名飾節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註云言於父母加隆使倍期也

期也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轉相不及也

愚按周官司寇行夫焉使則介之鄭注以爲發聲也此注焉然也山陰陸氏據國語訓是皆非也集說焉語辭與周官鄭注合

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疏云隆謂恩愛隆重殺謂情理殺薄間是隆殺之間嚴陵方氏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以期而除至於倍之而再期者特加隆於父母而已天以有所垂故曰取象地以有所效故曰取法人以有所作故曰取則然而喪或以三月或以五月或以九月或以期年或以三年喪凶禮也乃以陽數之奇何哉蓋陰所以致死陽所以致生死而致生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也　都昌陳氏云和以情言壹以禮言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和禮壹者其理於喪服盡之矣

鳥程韓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

苟不爲之加隆必有不能釋然於其情者故倍之倍之而後知天地則已易天地正未嘗易也再期猶是也四時則已變四時正未嘗變也再期猶是也再期猶是而後知無窮之情不可不制節也斷之以三年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也此之謂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註云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



疏云此重明三年之義　盧陵馬氏云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然而世衰道微狃於習俗故雖宰我親受業於孔門猶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雖聖人之善誘亦無如之何姑曰於女安乎女安則爲之蓋人情之大不美也如此亦豈可以强率以從先王之制哉嗚呼常人之所行而宰我乃獨以爲異固孔子所不取禮之所載三年問者豈亦當時之人疑此爲重歟故曰凡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大至於大鳥獸小至於燕雀莫不知愛其類又況於人乎其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則爲此書者亦有爲而作也　烏程韓氏云此所謂無易之道

愚按至文即立文之文至隆即加隆之隆三年之喪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似乎除喪矣然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喪猶未除也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猶未至於三年也曰三年以爲隆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而終之以孔子之言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豈二十五月足以盡三年之義乎欲短喪者取是篇而三復之夫亦可以自反矣

深衣第三十九

疏云案鄭目錄云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錄屬制度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知喪服亦有中衣者檀弓曰練衣黃裏縓緣也練則用緇也其詩之麻衣則與此別彼謂吉服之衣也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窅故謂之深衣　嚴陵方氏云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以其義之深名之　武陵顧氏云首節古者二句提綱下解制度皆以應規矩句爲主短毋四句合袼之節近取諸身制十有二幅二句仰觀於天袂圓以應規四句卽以應規矩繩權衡遠取諸物也如單提袂圓曲裾又作效法天地看故規者節仍解應規矩繩權衡之義又推其施法之故而詳其貴服之實末條抽出純采見



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是也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故喪服僕云帶緣各視其冠注云緣如深衣之緣是喪服中衣用深衣則深衣緣之以采故下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以青之屬也唯孤子深衣純以素但以緣而已不與長衣同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知大夫士不用綃黼丹朱但用采純而已矣無文以明之其長衣以素緣知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故知以素緣也若以布緣則曰麻衣知用布緣者以其稱麻衣故知也其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粗細至葬可以用素緣也練則用緇也其詩之麻衣則與此別彼謂吉服之衣也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窅故謂之深衣　嚴陵方氏云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以其義之深名之　武陵顧氏云首節古者二句提綱下解制度皆以應規矩句爲主短毋四句合袼之節近取諸身制十有二幅二句仰觀於天袂圓以應規四句卽以應規矩繩權衡遠取諸物也如單提袂圓曲裾又作效法天地看故規者節仍解應規矩繩權衡之義又推其施法之故而詳其貴服之實末條抽出純采見



服同而用異處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疏云作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以應規矩繩權衡者制度之事所應者備在下文深衣所覆形體縱令稍短不得見其膚肉若見膚肉則褻也其衣縱長無覆被於土爲污辱也　嚴陵方氏云衽當旁據裳之邊曲以鉤束焉故曰鉤邊玉藻所謂衽當旁是也要縫之博居下齊之半玉藻所謂縫齊倍要是也以縫齊爲倍則要縫爲半矣此所以互言之　慈

湖楊氏云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言其縱也續衽鉤邊言其橫也古之衽今之襟亦曰袂也郭璞注方言亦謂衽爲襟注疏誤爲深衣十二幅幅卽衽也且援僖莊公以衽受齊餽爲證而深衣之篇未嘗以幅爲衽又與玉藻衽當旁之文不符葢孔疏思不及此故不知此下廣之衽正足以受餽不爲不寬也古志四夷左衽喪記斂衣左衽咸謂襟也左傳結衽若訟者結衽卽襟也此衽也古棺有衽是謂小要以鉤邊如衽也古曰衽席席左斂右斂如衽也詳考衽制無所不通　臨川吳氏云凡布帛以刀裁其長短謂之制以尺量其長短謂之度應猶中也合也規矩繩權衡五則也規者



運以爲圓之筵矩者度以爲方之尺今工人謂之曲尺繩者重其下而懸之以取直權稱錘也衡以橫木爲稱俾權與物鈞而取平者深衣之應五則見下文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言裳之下際續紝鉤邊言裳之下際要縫半下言裳之上際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厥脅當無骨者此衣帶高下之中也

愚按溫公雖駁注疏然注疏古法未必有誤故

兩存之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註云袂圓應規謂胡下也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踝跟也下齊齊緝也　疏云每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漢時領皆嚮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

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廣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　涑水司馬氏云袂袖也鄭云屬幅於衣謂裨於身旁未必皆盡一幅尺二寸也云臂上下各尺二寸者亦據中人爲率如孔所言拘泥太甚況從肩至袂口二尺二寸半則反詘之過肘矣經以臂之長短布幅闊狹皆無常準故但云詘之及肘謂袖之短長適與手齊則反詘及肩自然及肘矣　藍田呂氏云袼之高下可以運



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此袂之寬急之中也袼當腋之縫也不二尺二寸則不能回肘矣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則上下各尺二寸矣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此衣帶高下之中也

如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方折之也負繩謂衣之背縫及裳之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非謂實負繩也下齊如權之衡低昂平也　涑水司馬氏云牛領下垂者謂之胡胡下謂從袖口至腋下裁令其勢圜如牛胡也方領如孔所言今朝服有方心曲領以白羅爲之方二寸許綴於圜領之上以繫於頸後結之或者裕之遺象歟又今小兒疊方幅繫於頸下謂之涎衣亦與鄭說頗相符然事當闕疑未敢決從也後漢儒林傳曰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注方領直領也春秋傳叔向曰衣有襦杜曰襦領會也曲禮曰視不下於裕鄭注裕交領也然則領之交會處



衣之領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臂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臂三領既斜則領不直垂而兩領交會自如矩之方謂之曲裕　烏程韓氏云此一節詳其制之所應

愚按溫公及石林言裕之制甚有典據雖與注略有異同亦並存之以備參考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疏云所以袂圓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方其義解抱方記者既明方直之義故引坤

卦之六二直方以證之　長樂陳氏云夫志譬則權也心譬則衡也衡之低昂皆權之輕重則心之平傾由志之安危此所謂安其志而平其心　嚴陵方氏云五法謂規矩繩權衡也　臨川吳氏云鄭注改或爲正與易文合今從之舉手爲容者應接之恭外無主角也負直於後者宅心之正內無斜倚也抱方於前者制事之義外無虧缺也安志平心者存主之定內無低昂也言以者三謂以之律已也其五法已施於衣聖人所以服此服而身其法也　烏程韓氏云此一節詳所應之通於道與內聖者應故曰聖人服之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嚴陵方氏云五法之所取無非至公然必以規矩言無私者以規矩之方圓有天地之象焉其無私爲足道也聖人以德言先王以位言有德足以稱之故服之有位足以作之故貴之　臨川吳氏云爲圓爲方必以規矩而後成易其德則不可無私也繩以直物之不直權衡以平物之不平言取者三謂取之范物也其所取眞可爲法先王所以貴之而制其衣也



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也特可以贊禮而爲擯相而已可以爲武非若介胄可以臨難折衝也特可以運籌而治軍旅而已且不可以爲文兼之者唯深衣而已然可以爲

理本在天下苟不知所取何貴於服貴者正貴此也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藍田呂氏云深衣者簡便之服雖不經見推其義類則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長樂陳氏云文事則有冕弁服而深衣次之先儒以善衣爲朝祭之服蓋舉一端明之也　嚴陵方氏云端冕則有敬色所以爲文介胄則有不可辱之色所以爲武然而端冕可以爲文而已且不可以爲武介胄可以爲武而已且不可以爲文兼之者唯深衣而已然可以爲

緣也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　疏云具俱在也若其不具一存一亡不必純以繢也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故飾少而純以青若無父母唯祖父母在亦當然也緣讀如緣謂深衣下緣也故既夕禮曰明衣緣裨謚注在幅曰裨在下曰緣　陸氏云大父母祖父母也　藍田呂氏云爲人子者常言不稱老大孝終身慕父母具父母大父母安可不盡孺子之飾大父母不存雖具父母純以青者有所殺也父母存衣冠不純素至於孤子則純素可也三十以下無父可以稱孤故曰幼而無父曰孤若三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也純



袂緣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邊皆純也　長樂陳氏云繢備五采以爲樂純青體少陽以致敬純素存凶飾以致哀小功純以縓則大祥緣以布吉時夕服緣以采　嚴陵方氏云袂緣者袂與緣也爽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寸半三五之數也　烏程韓氏云純制無所應義在具父母大父母如孤子

投壺第四十

疏云案鄭目錄云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爲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　長樂陳氏云投壺之等曰矢勝算則曰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雅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算數算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使樂之不憚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其閒於貴賤軍國之閒乎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　藍田呂氏云投壺射禮之細也射者男子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因燕禮之閒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不能盡於射禮而行其節也庭之脩廣或不足以張侯置鵠賓客之眾或不足以備官比耦則是禮也弧矢之事雖不能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志正體直審固而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壺之爲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閒者也原其始也必以燕飲之閒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爲射也舉席閒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興也

註云矢所以投者也　疏云自此至曰辟論燕禮脫屨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賓辭許及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奉持其矢中謂受算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於西階上奉中北面也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　嚴陵方氏云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攸司也夫人而爲之可也中或以鹿或以兕或以虎或以閭或以皮樹皆刻木以象其形鑿其背以盛算必象獸形者則以服猛爲義因而爲隆殺焉亦猶侯用虎豹之頒爾必謂之中者射以中爲善故盛算之器因以爲名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爲射之類亦以中爲善故也奉之使司射所投謂之矢皆以是而已

愚按鄭注中士則鹿中此篇是大夫士之禮鄭不言兕中者略之也然亦安知非諸侯之禮後云請歌貍首射義曰諸侯以貍首爲節又云太師曰諸大

射樂正命太師奏貍首皆非士大夫之禮何得
止以士之鹿中言之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
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

註云燕飲酒既脫屨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枉哨爲
謙辭　疏云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己是某既受主
人之賜矣又請投壺樂己是重以樂也

愚按說文哨口不容也謙言壺口小不能容矢
也孔氏謂枉曲而不直是矣而謂哨爲哨峻不
正恐非正訓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
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
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
曰辟主人作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註云固辭者重辭也不得命不以命見許賓再拜受
拜受矣也主人既辟進受矢兩楹之閒也拜送送矢
也辟亦於其階上　疏云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
西階上北面再拜遜受矢也主人見賓拜乃般曲折
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
是賓及主人皆來兩楹之閒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
接矢於賓主人復歸作階上北面拜送矢賓亦歸西
階上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此言亦以止



主人拜也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
北面故也　藍田呂氏云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
賓賓三辭而后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於射
禮者不敢以禮殺而紓吾敬也燕樂而不狎禮殺而
敬不衰此德所以脩交所以久也

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
閒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疏云此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及進度壺并
算之節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
人於作階受矢乃獨來就兩楹間看投壺處所乃却
退反作階之位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主賓

各來就筵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
東嚮來賓主筵前進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投壺
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
大晚則於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隨地廣狹室
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
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則二
尺八寸九扶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
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
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司射度壺旣畢反還西
階上位取中稍進東南而設之於中西東面手執八
算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算　嚴陵方氏云凡射人

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算矣故此言執八算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註云請猶告也　疏云此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順本也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算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釋算比頻也賓主更遞而投若已頻投之雖入亦不爲之釋算也勝者酌酒飲不勝者爲正禮故謂爲正爵既行謂行爵竟也立馬表勝數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



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則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也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亦如之者謂司射告諸主人亦悉如賓也　嚴陵方氏云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勝飲不勝即揖讓而升下而飲也　烏程姚氏云賓主所投每中一矢即釋算於中釋於地則此器爲以名中哉地上取算不釋於中釋於地則此器爲以名中哉故鄉射之禮命太師奏騶虞間若一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算而算以計多少爲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而馬以勝敵爲義愚竊以爲未然後注云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據此語初番賓主一人勝司射將所釋一算立一馬則止七算在手矣若賓主一人勝又將所釋算立一馬則止六算在手矣萬一三番賓主矢皆中將止釋七算乎抑別爲記一算乎二番賓主一人勝又將所釋算立一六算乎抑別爲記二算乎此不通之論也愚斷以爲算自是算馬自是馬且前注云中者盛算之器或如鹿或如兕如虎如閭如皮樹皆刻木爲之上有圓圈以盛算按下文算長尺二寸則釋算云者必將此算插入此圓圈內耳若又即此算爲馬將又自圓圈內



取出以別立乎且算長尺有二寸如何以爲立也此又有甚不通者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太師曰諾

註云貍首詩篇名今逸　疏云此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按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爲重故特云命弦者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今投壺發初即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諸承傾之辭　長樂陳氏云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爲表裏故鄉射之禮命太師奏騶虞間若一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算而算以計請奏貍首亦間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

命太師奏貍首蓋貍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
擬度焉投壺者必奠而後發亦猶是也考之鄉射則
命弦者瑟之工也觀太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
聲播之以八音則知太師曰諸者以奏貍首必諸六
律六同五聲八音也此其節比於樂也命酌者曰諸
其容比於禮也　山陰陸氏云鄭氏謂弦鼓瑟者也
鄉飲酒記曰工四人二瑟先鄉射蓋亦命弦者
變言太師重鄉射也閒若一言或閒亦或一也閒若
閒歌一歌一奏閒一無閒焉以爲樂也非以爲節也
投壺射之細也降射一等據鄉射太師曰奏騶虞閒
若一



愚按閒若一集說訓詩樂作止所閒疏數之節
均平如一也本之注疏承菴先生謂凡射聽歌
以爲節每歌一句到中閒方發一矢故曰何以
聽何以射言射之難爲中節也則所歌到中閒
處正宜均節以調方可使射者之中節也此閒
是歌之中閒不是作止所閒其說亦通然陸氏
之說勝矣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
黨於右主黨於左
註云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　疏云此論
投壺中者釋算之儀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

與賓以矢具也若矢入壺則司射乃坐釋一算焉
嚴陵方氏云拾與曲禮言拾級喪禮言拾踊同義賓
黨於右主黨於左者主人尊賓故也凡言左右則以
右爲尊　松陵趙氏云舊說兩左右不同前指投壺
者南面則東爲左西爲右後指司射東面則北爲左
南爲右看來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明以賓主分左右
矣何爲作兩樣看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
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
鈞則曰左右鈞
疏云此明投壺算數之儀投壺卒司射於壺西東面



執算請曰賓主之黨卒投請數算純全也二算合爲
一全二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賢謂勝者也鈞猶等
也　烏程姚氏云卒投是一番投竟二番三番皆照
此一純以取一算爲奇是一句蓋計數時一算爲奇
不必說故但從二算爲純說起二算既爲一純若中
三矢是於一純又加一算即亦爲奇故云一純以取
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取者進而取之也注却云一純
則別而取之何以解　此條但就一番論而三番在
其中如一番投時二人俱不中無論已若一人中多
一矢是賢於某一奇若中多二矢是賢於某一純若
中多三矢是賢於某一純一奇若中多四矢是賢於

某二純此告辭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也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二句蓋專爲奇則奇一句設訓詁者不察此義將一純以取爲一句一算爲奇又一句則遂以二字何以解且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則奇則曰奇一句又何以解且此就一番論非通三番論也注乃云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九算則云九奇又何以解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疏云此明飲不勝之儀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勝無行爵然未有適均者且禮主於樂賓故云然耳



纂弟子曰諾受領許酌乃以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觶曰蒙賜灌勝者跪而應曰敬養　廬陵馬氏云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則其於禮庶幾不失故奉觶曰賜灌則受之以禮而不怨之辭也勝者跪曰敬養則獻之以禮而不矜之辭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立馬則中多者有慶矣正爵既行請立馬亦飲不勝者也三曰正爵既行請徹馬亦指飲不勝者而慶多馬者亦在其中蓋行爵導主飲不勝者故也郝氏以此節疏云此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爲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及徹馬之事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

二正爵一爲不勝者當飲之爵一爲多馬者當
慶之爵蓋非是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拓若棘毋去其皮

註云籌矢也脩長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以拓棘取其堅且重　疏云此明算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今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可以此諸事繼之於下視其坐視其所坐之人　藍田呂氏云五扶七



扶九扶其多少之數以廣狹爲之差皆陽數也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去席二矢半亦陽數也算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乃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托其義焉雖小事有所不廢也　嚴陵方氏云謂之籌者以計多少爲義謂之矢者以視中否爲義算長尺二寸者欲其有別於尺故加二寸焉毋去其皮則貴其自然而已　新安朱氏云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圜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爲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二斗釋之前經之所言者圜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必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耳若欲得圜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圜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圜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

魯令弟子辭曰毋慢毋敖毋偝毋立毋踦言偝立踦言有

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註云弟子賓黨主黨年稚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詞　疏云周衰之後魯與薛有投壺者號令弟子之異　嚴陵方氏云前曰正爵此曰常爵何也以禮言則曰正以法言則曰常前兼於慶故以禮言之此主於罰故以法言之　烏程姚氏云魯薛令弟子辭雖小異總是一箇敬字憮自大也敖自肆也背人而立曰偝立言及他事曰踰言浮卽浮白之意言浮白以爲罰也

鼓○□○○□□○□○○□半○□○□○○□



□○□○魯鼓○□○○○□○○□□○○□半○□○□□○○□□○□半○○□○○□□○□○薛鼓取半以下爲○□半○□□○□○□□○□○□□○薛鼓○□□○□○□□○□○○□□○□○○○□□○□○○○□□○□○○○□□○□○半○□□○□○○□□○

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魯鼓○□○○□□○薛鼓○□○○□□○

註云此魯薛擊鼓之節兩家之異故前後兼列之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投壺之鼓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　疏云每一圜點則一擊鼙每一方點則一擊鼓有圜點則頻有方點則頻擊鼓也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案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爲司正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　長樂陳氏云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受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是投壺與射禮無異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聞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齊晉之君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爲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卜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　嚴陵

方氏云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故記者兩存之　山陰陸氏云魯投壺二鼓多薛投壺之鼓少亦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別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京山郝氏云按有圖無辭即所謂聲也和之以雅首騶虞等歌即所謂辭也亦可以證聲與辭之異矣納爾氏云石渠王氏以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薛令弟子若是者淨相屬集說從之竊案此二十四字注疏在後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之下未嘗不可何故必欲移之蓋此記自主人奉矢至請徹馬投壺之禮已畢後又記算籌之數壺矢之制又記魯薛令弟子辭及擊鼓全半之節又記屬賓黨主黨之人所以補前正經之未及猶儀禮正經後之記也本不相連屬其不必移於薛令弟子之下明矣又樂人乃擊鼓與弦歌者也蓋主人推主黨爲之者今云國子之能爲樂者而又屬之主黨豈卿大夫之子而能爲樂者反不及於外來之冠士耶此則仍注疏而誤者也

儒行第四十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記者錄之以爲儒行之篇凡十七條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十六條則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則夫子自謂也　橫渠張氏云載舊多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　藍田呂氏云儒行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雖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爲儒而儒無以待世故常以儒相詬病儒行十有六篇今日講解所以不敢廢也　烏程韓氏云儒行名儒也儒者世所需世實需儒而儒無以待世故常以儒相詬病儒行十有六言立者四立者行之基也士不能立卽出不成出處不成處苟得苟免將無不至自衛猶虞芮足安望其爲國楨爲世瑞也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藍田呂氏云古者衣服之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差等未聞儒者有異服也末世上下僭亂至於無別



儒者獨守法度有異於眾此哀公所以發問也居魯則魯衣居宋則宋冠因其俗而已非苟異於人也故曰其服也鄉　嚴陵方氏云逢掖之衣王肅以爲深衣是矣章甫之冠郊特牲所謂殷哻是矣掖當臂之下其制特大則可以運肘故燕居之所服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楚則是宋之所冠也明矣公西赤掌孔子之喪用章甫之冠則孔子之冠衣固如是已君子之學也博者無狹其所居也其服也鄉者不忘其所本也　烏程韓氏云哀公問服非問儒孔子却借儒服引出儒行一問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註云物猶事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　疏云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說則不能盡其事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業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者若不代僕則未可盡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疏云此明孔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脩己立身之事

晏氏云君子比德於玉故稱珍焉方其藏器於身則玉韞於匱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於席上

故曰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曰出而作夙在曰出之前於此而學是先衆人而有作也曰入而息夜在曰入之後是後衆人而未息也非自强之學而何席上之珍則其德可貴夙夜强學則其道可尊二者有師道焉故曰待聘待問懷忠信則其言有物力行則其行有常二者有臣道焉故云待舉待取雖有爲師爲臣之道而未嘗屈道以伸身必待彼之聘問舉取然後徐起而應之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晉江周氏云四句平席上所以言貴强學所以致知忠信所以存誠力行所以躬行聘問舉取皆以人君言待只是無求於人意　山陽彭氏云四待字自立全在於此聘可待處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卽形容其難進易退　松陵趙氏云首二如此者

藍田呂氏云衣冠中不異於衆不流於俗而已動作愼則非禮弗履而已　晏氏云大讓者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故如慢如威小讓者觴酒豆肉讓而受惡往席之上讓而受賤故如偽如愧

嚴陵方氏云三揖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粥粥柔弱之狀故若無能也　武林顧氏云句作總以下俱從此形容出來曰如曰若言相似而實非正借不好處以形他好處大則如威二句卽從上大小字想出較有婉致舊以盛滿爲大斂戢爲小中如呂氏所云集說以中爲正方氏本張氏作之仲反者皆非

愚按陸農師謂大則猶言大讓小讓讀如敬愼威儀唯民之則之則嚴陵方氏以大則小則之大小作容貌看其說雖通總不如晏氏之說爲安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山陰陸氏云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　嚴陵方氏云或居或處不失乎齊難或坐或起不失乎恭敬愛其死非貪生也將以有待於時而已養其身非苟安也將以有爲於世而已　晏氏云言必先信者無妄言行必中正者無詖行　講義云道路之間必欲捨險而趨乎易人之常情也冬而欲温夏而欲凊亦人之情也於此而不爭者推利害之心與人

同之而已有待有爲蓋將有立於天下也　松陵趙氏云凡此皆所謂待物之備先時之豫而不在臨時卒辦也備謂具足豫素定也舊以中正以上爲敬以持己不爭爲恕以待人唯恕則不輕死唯敬則能養身支離之甚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晏氏云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而言忠信者可行蠻貊故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而義人之正路故不求土地而立義以爲土地經天緯地曰文故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事君者量而後入故非時不見而難得不可則止故非義不合而難畜不以小言受大祿故先勞而後祿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夫金玉土地多積與夫祿利皆財也眾人之近人以此而已儒者之近人則異於是烏程姚氏云難得而易祿也二句是反覆說非時不見是相時非義不合是守義得是得其志畜是畜其身　山陽彭氏云難得難畜易祿下方解明儒者以忠信義文之身君固欲得之以圖治然而甚難也得難矣祿之必難及以祿養之却又易祿易畜宜易矣



今却不易正妙在有難有易太易則熟中太難則方板忽難忽易總合中庸之道方是儒者之近人難得指未仕時易祿難畜指既仕時於也字而字見婉轉

商量贊歎不置之妙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註云劫脅也鷙蟲猛鳥也　疏云貨財樂好皆人之所利者見利而狥之則虧其義矣故見利不虧其義以翼擊之謂之搏　嚴陵方氏云以腳取之謂之攫

晏氏云鷙蟲而能攫搏之人皆以爲勇吾則不程計其勇爲其暴虎者尚勇而不尚義也重鼎而能引之人皆以爲力吾則不程計其力爲其扛鼎者尚力而不尚德也先儒以爲儒者若遇鷙猛之蟲不程量堪當而即攫搏之若重鼎則不預先商量已力堪引而見即引之信如是則一勇之夫豈儒者之事哉不斷其威則權足以制物不習其謀則知足以決事

黃氏云往來二義謂儒者消長否泰之時也謂時往者雖屯否亦不爲悔吝時來者雖通泰亦不

爲逸豫惟守道從義不以窮達移其操　吳江徐氏
云過言出於己之失知過則改而不再流言出於人
之毀禮義不譽則終不得而毀之　烏程姚氏云貨
財着一委字是出入之恣樂好着一淹字是浸灌之
深於此處見得明守得定是謂不虧其義某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是過言之不再公將不利於孺子但
赤舄几几而已是流言之不極威以時奮可也先主
之以斷則威峻謀困事出可也先加之以習則謀深
此儒者所以不斷不習也易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
立不懼此儒於利義生死關頭能辨之極其明守之
極其固於所宜者不程勇力而斷爲於所不宜者一



順往來而不與改過而不窮極於外順事而不斷習
於中是其節其行眞有亭亭獨立於儻伍之表者故
曰其特立有如此者

愚按鄭注沮謂恐怖之不知何據孔疏謂俗本
沮或爲阻字謂阻難之事下文世亂不沮鄭注
不以道衰廢壞已志孔疏謂世亂亦不阻已之
志則竟作阻字解矣沮與阻分明二字何可混
也禹貢灘沮會同言灘沮二水河濟之別異源
而同流有合聚之意故曰會同此沮字當作聚
字解沮之以兵言聚之以兵也下文世亂不沮
沮字亦作聚字解言世亂當退不合聚眾人以
遠禍患正見其特立獨行處　灘沮之沮子魚
切音疽經典釋文注此沮字在呂切則音聚矣
或者假借其字而改音以讀之歟則吾之解亦
不爲無據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
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
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嚴陵方氏云德雖可親而不可劫之以力迹雖可近
而不可迫之以勢身雖可殺而不可辱之以非理不
以四支之安而過其行不以口腹之養而污其身其
過失可以諷諭之而不可以指斥之凡此皆其剛毅



然也然居處不淫飲食不溽而以爲剛毅何也蓋淫
於居處溽於飲食皆人之慾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
剛非謂是乎　武林顧氏云劫亦要他動亦要親他迫亦要近
他辱亦要殺他而有可不可以力以勢以非理儒者
所不受也唯不役於欲故宮室之美口腹之奉無取
焉不可面數最要體味待徵色發聲而後喻者恆人
之處過則然儒者一諷諭言下了然何可指斥

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
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註云甲鎧胄兜鍪也干櫓小盾大盾也　藍田呂氏
云首章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

窮此章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石林葉氏云甲胄者自防之器忠有諸中信有諸己亦以自防也干櫓敵人之器禮以區別義以裁制亦所以敵人也　嚴陵方氏云仁善爲元元者首也故於仁曰藏義善爲臧臧者藏也故於義曰抱　武林顧氏云自立全在不更其所上得力行處不分窮達其所就指上忠信禮義仁義說不指居底處所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不易乎世正此謂矣　山陽彭氏云應事接物曰行藏仁則以之爲酬酢萬變之主若戴於首者然立身行己曰處抱義則以之爲出入往來之路若



抱於胸者然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註云宮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也蓽門荊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　疏云蓬戶謂編蓬爲戶甕牖謂以甕口爲窗圓如甕口易衣謂更相衣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并日而食二日而用一日之食也君用其言則竭力不敢猜疑君不用則靜默不敢諂媚求進　嚴陵方氏云一畝之宮四面各十步環堵之室四面各五版不敢疑以其自信之篤不敢諂以其自守之正要說仕道之正全在不疑不諂而不疑不諂又在貧苦中來蓋世情參透得盡所以出仕只憑素心人對吾君信不信不變塞焉此非儒者不能　藍田呂氏云上之禮答不答繫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之也上苟不知則我唯以力事人求其食以免死而已不輕進以求合者也君不知而自獻其身君不問而自告其謀枉尋直尺謂之不諂不信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石林葉氏云友一鄉之善士以至一國友一國之善士以至天下所謂今人與居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所謂古人與稽也適弗逢世而援推者天也讒諂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而竟信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　嚴陵方氏云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也援言有所引推言有所進援則自上而引下推則自下而進上私相與爲比暗相結爲黨雖危起居以其身可危也竟信其志以其志不可奪也信謂自信也不

忘百姓之病饑溺由己　晉江周氏云集註以憂思串講言其居今稽古行今法後無非爲人心世道計不必至不忘百姓之病然後見憂思也適弗逢世以下是舉時勢之艱而猶必憂其憂見憂之深也總是憂思之意　松陵趙氏云此直是宣尼自譜首四句梗概略盡以下只寫出憂思二字思字意甚深遠

愚按信當如字注改讀爲申又訓猶爲圖字屬上讀俱非譏詆之民民字疑爲人字之訛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石林葉氏云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致之故不倦幽居而能樂天故不淫上通而能知命故不困忠信之美充實於內優游之法遜接於外故於衆則容之慕賢則能毀方而爲圓也容衆則能瓦合而爲同也寬言其畜德裕言其容德　嚴陵方氏云語曰禮之用和爲貴蓋禮之體則貴節禮之用則貴和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不言體之節止言用之和者主寬裕言之故也

烏程姚氏云幽居宜下一困字上通宜下一淫字今若此云者何小人窮斯濫矣是幽居之淫也易曰困於酒食是上通之困也其下字未嘗不是儒者但主之以忠信出之以優游自人看來曰忠信之美優游之法耳非儒者自以爲美自以爲法也毀方而瓦合即諺所謂方得圓得也注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極明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乃推而進達之不求望其報使君得其志意所欲此能有如此者

疏云稱舉也欲舉人必程算其功積累其事知其賢推賢進達唯在利益國家不自求富貴也　嚴陵方氏云不以一身之小嫌妨天下之眞才故雖親也亦



在所稱不以一已之私忿害天下之公義故雖怨也亦在所舉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以利國家爲心而不邀舉賢之賞也　金華應氏云下不望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　晉江周氏云舉謂進之於上援謂引之於下　烏程韓氏云此以人事君之事程功積事舉援本領苟利國家舉援本心得此大關鍵不辟不望不求便都有道氣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藍田呂氏云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儒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同其好惡故聞善以

相告見善以相示同其憂樂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

嚴陵方氏云聞善者聞善言也見善者見善行也所受之命謂之爵所居之官謂之位任舉謂相任以事相舉以職　廬陵馬氏云久相待也雖久而不忘遠相致也雖遠而不遺孔子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久相待之謂也　烏程姚氏云聞善相告見善相示是恥獨爲君子必欲明友同歸於善也爵祿相先患難相死是好歹悉與共久相待遠相致是彼此終不渝若此等人同處於達克堪國家之重寄同處於窮克勝道義之重托是之謂儒者之任舉也必曰與同升與同進任舉以職事固哉俗儒之爲見矣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疏云澡身謂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　晏氏云儒行一篇兩言自立者其立不因於人也一言特立者其立能出乎眾而所行又不同乎流俗也獨行者其立既能出乎眾而所行又不同乎流俗也自潔陳言而伏是自晦也不可苟合者弗與也人皆惡異然其中有未可輕嘗者弗非也特立獨行非求爲異也理原是如此唯洗俗人趨向一邊去了覺此人之立爲特立行爲獨行耳特立獨行分不得應氏解曰非但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非是

愚按陳言而伏五句先儒多主大臣諫諍說恐非是特立獨行分明是處士品格非大臣風度也竊意陳言者立言之謂伏者隱處之謂靜而正之謂靜以待動持守甚正此乃陳言而伏之時也而上之人弗知之亦無如之何矣麤而翹舉也上弗知之則有超然遠舉之意然又不急爲此行計也如孔子去魯遲遲吾行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是也如此訓解方與特立獨行相合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註云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疏云按算法十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　藍田呂氏云不臣者不傳質爲臣也不事者無常職以食於上者也不臣不事皆事道

者也愼靜而尙寬則有度也强毅以與人則有守也博學以知則有本也服近文章則有文也砥厲廉隅則有節也兼是五者則所以事道者無慊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故雖分國而授之視之如敝蹤之輕其規摹之大所爲之不亂皆所以事道也　山陰陸氏云愼靜往往失之絕物故與人博學以知句斷博而不能明了者多矣刻意尙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不知服近文章之過也就藪澤處閒曠釣漁自適無爲而已矣此不知砥厲廉隅之過也

晏氏云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所謂不事王



侯高尙其事也愼靜尙寬以仁而盡性强毅與人以義而制事博學以知以知而窮理服近文章外有備成之文砥厲廉隅內有脩潔之行此所以雖分國如錙銖不肯委質而爲臣詘己而入仕矣　建安眞氏云文章二字非止言詞聖人盛德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如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　嚴陵方氏云陸之廉城之隅皆有分際則以金蘭之契然君子之同一歸道義之正如其不同又未始不異也故又言本方立義見必義方之同始進而同脩不則各退而自守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卽此意　晉江周氏云儒者之行敬以直內而所本者方正義以制事而所立者皆宜所志所營在是因有以猶云被服儒術云爾舊以服字屬上句者非　慈谿黃氏云博學以知博學而多知也服近文章服習親近於文章之事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是

愚按鄭注讀知服斷集說因之然不若諸說爲勝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業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晏氏云合志同方言趨向者同也營道同術言脩爲者同也方言其地術言其業語曰士志於道是志必在於道也道不外於志也故始焉合志而趨向



者不殊則終焉營道而脩爲者一致矣　嚴陵方氏云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遜志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以其久要不忘而相信之篤山陰陸氏云易曰方其義也蓋義未有不因方而立者　京山郝氏云本方立義謂制行端正立身合義烏程姚氏云從同術說到聞流言不信何等金蘭之契然君子之同一歸道義之正如其不同又未始不異也故又言本方立義見必義方之同始進而同脩不則各退而自守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卽此意　晉江周氏云儒者之行敬以直內而所本者方正義以制事而所立者皆宜所志所營在是因有以

端取友之則矣故志同道合者則進而從與之爲友然後並立相下而不爲流言之所惑也苟志異道殊者則退而避之弗與爲友此正己以擇交之道也

烏程韓氏云友兼窮達或以任舉爲仕進之友此爲隱居樂道之友恐未是　納喇氏云鄭注並立謂同仕朋友集說因之不知立德立言立功立身皆立也此並立承上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來則爲立身立德之根本云云大謬

無疑矣下文立義亦是一證集說從注疏以不信句斷其行屬下吳氏本韓文其行屬上句而引論語聽其言而信其行爲證亦通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



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註云此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己假仁而爲說仁聖之次也　嚴陵方氏云仁無本不立故首以仁之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故繼以仁之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仁之作有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之以仁之能有能則形諸外故繼之以仁之貌形於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之以仁之文文之至則必安於仁而至於和和之至則必物我無間而終之以仁之施矣

烏程姚氏云仁主於愛温良是本根仁由禮入敬愼是實地仁則不苛寬裕其作用仁則克順遜接其言談仁與天地同和於歌樂見焉仁合萬物而兼施於分散昭焉此唯體仁之君子無所往而不在也故曰儒者兼此而有之加重而不敢當曰尊讓不可作二字解　松陵趙氏云尊讓二字正夫子聖仁豈敢之意舊以温良主容貌而以仁爲之根本云云大謬潛江何氏云八件紋得有次序仁是統說温良等是分說蓋一本萬殊之義不是仁在中而八者發於外也兼此此字指温良之類不指仁說　烏程韓氏云八者不必與前盡合注云總前十五段非確論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註云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館之　晏氏云隕如摽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不隕穫於貧賤是貧賤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詘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淫也不恩君王者不爲污吏以取辱於君王不累長上者不爲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不閔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憐於有司衆人之命

儒也妄以其非眞儒也故或慢罵而相恥或深疾而相病　烏程韓氏云此總申贊之曰儒有曰有如此者只擺脫得一妄字哀公館之見儒行之尊

愚按聞此言也以下五句皆哀公之言哀公尊夫子而館之且曰吾聞孔子之言見得儒者不言則已言則必至於信信者實也不行則已行則必至於義義者宜也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而詬之病之矣疏家以言加信二句爲記者之說終沒吾世二句爲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蓋非是

大學第四十二之一

歸安鄭元慶述

疏云案鄭目錄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

此於別錄屬通論　大學論明德所由先從誠意始

京山郝氏云大學天子學宮篇內言大學之道自

天子達於庶人故即大學命篇大學所言皆古天子

教庶子脩己治人之法皆謂之禮故與四十九篇並

列　大學與中庸二篇眞聖人約理之教所言性命

大旨不越誠明兩字中庸先誠後明大學先明後誠

中庸言顯微大學言格致一也大學始定靜安慮以



忠信終之先明後誠也中庸始戒懼愼獨以明德終

之先誠後明也自大學之道至此謂知之至也多言

弱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多言誠誠明是復禮之學聖

人脩道之教莫要於禮　雲閒陸氏深云羅仲素謂

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

一本書傳到子思卻云述所授之言蓍於篇朱晦庵

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成書蓋有

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

失本書之旨微恐於理有碍誠如所云則曾子有此

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不免學者之疑畢竟

即在唐世已專行其書可驗不始宋儒表章而始著也　秀水朱氏云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今見於大戴記者十篇曰曾子立事曰曾子本孝曰曾子立孝曰曾子大孝曰曾子事父母曰曾子制言上曰中曰下曰曾子疾病曰曾子天圓篇篇必冠以曾子二字其餘雖無聞使其存亦必冠以曾子如大戴所記矣大學不題作者姓氏或云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云是子思作而朱子則分經分傳謂經一章蓋孔子之言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且移之補之自爲大學非四十九篇中之眞本也　錢唐吳氏云親民者德明而民親也考諸孟子學記其義本明孟子告滕文公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而後告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由孟子之言觀之則親與新之意可見矣孟子所謂人倫即下文所謂君仁臣敬子孝父慈交信者是也大學以明明德言孟子以明人倫言至於論民之親初無異辭又何疑焉學記曰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化民易俗言其新也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言其親也由學記之言觀之化民易俗豈非孟子所謂新子之國者乎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豈非孟子所謂小民親於下者乎則知新者親民之效也親者明明德之驗也此大



學之道在明明德所以繼以在親民也　太原閻氏云大學一書程子謂孔氏之遺書朱子謂十傳成於曾子門人之手不過見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古弟子於師方稱子如論語之於有子曾子實然者不知禮記四十九篇中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俱曾參析而數之檀弓二篇曾子四十三雜記二篇曾子五曾子問曾子四十祭義曾子八可見曾子爲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又以大學止一引曾子曰與他屢引者不同試問禮器亦只一引曾子曰周禮其猶醲與內則亦只一引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作耶或曰世以禮記爲



漢儒書大學得非成於漢儒之手乎予曰否爾雅始自周公釋言以下或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稱爾雅釋訓篇載及如切如磋者十二句班固謂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則知大學出於七十子之後叔孫通梁文之前必矣若必以爲曾子門人記者吾無徵　德清胡氏云禮記四十九篇中唯中庸大學爲出類拔萃之作中庸出於子思更誰與子思匹而能作大學乎即如學記一篇亦言古大學教人之法而廣大精微遠不逮此書則其他記者可知矣古人著書自明其所得不求名於天下後世故有其言大行而作者之姓氏終無可考者

年遠事湮闕疑可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陳水司馬氏云明明德所以修身也親民所以治天下國家也君子學斯二者必至於盡善然後止不然不足謂之大學也　雪川倪氏云唯人萬物之靈具乘彝之性未有不明者至於昏則物欲有以蔽之譬之鏡聖人之明德鏡之無塵者也然猶曰明明德者鏡無塵矣更加以磨拭則愈明矣親近也愛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親近之義也孟子曰親親而仁民親愛之義也聖人爲民父母視民如子推愛子之心以愛民不止於近之而已中庸曰子庶民此篇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又曰此之謂民之父母皆親民之義至善者善而又善至於盡善無地可進乃爲至善止者至於其極無進地則止矣　餘姚王氏云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　烏程姚氏云三綱領言之恐自相矛盾　親改爲新始於程氏章句因之厚齋王氏亦云大學之親民當作新猶金滕之新逆當爲親也蓋傳寫之誤陳幾亭謂親可施於親不可施於民以孟子於民也仁之而弗親爲證且言親民是墨者兼愛之道其說未嘗不是但此親字作近字解近之斯愛之矣愛之斯親之矣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治國者之親民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平天下者之親民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



義其事不終者也此皆親民之止於至善也

或問大學是論學之書何以入於禮記干應之曰克己復禮明明德之謂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親民之謂也心意知物非禮無以完格致誠正之功身與家國天下非禮無以收脩齊治平之效是故大學之道卽聖人之道也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學中庸不過完全得箇禮而已故皆入於禮記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愚按明明德是體親民是用而明明德親民又要止於至善三句兩頭一腳不當作三平看章句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

雪川倪氏云學以知爲先知之而后能行先知可
止之地則有定向有如所立卓爾之境　龍泉葉氏
云定而后能靜則非對動之靜靜而后能安則非求
息之安安而后能慮則非役物之慮慮而后能得則
非妄意之得　建安眞氏云知止者謂知爲君必止
于仁爲臣必止于敬爲子必止於孝爲父必止於慈
方知得此理未曾實到其地能得者謂爲君已仁爲
臣已敬爲子已孝爲父已慈是實到其地矣定靜安
三字相類但有淺深學者用功且從定字起如此心
搖動不定如何講得學問窮得義理此心既定方可
漸到靜與安之地此心未定便要得靜與安無是理



也　金華邵氏云靜安慮得皆曰能而定獨曰有者
蓋天下事物皆有定理唯無所止則自與遷轉今既
知之則能有諸此而不失也若其他能乎彼始能乎
此　儼山陸氏云此一節自具大學始終節目亦吾
道異端之所以分也如告子之學可謂定矣而未能
靜禪者之學可謂靜矣而未能安唯其未能安故資
於神通唯其未能慮故失之誕謾豈能有所得耶
京山郝氏云明者知之體知者明之用以其能覺謂
之知以其不昧謂之明以其精一無雜謂之至善以
其極深研幾謂之慮自其尋思起念謂之意自其主
宰一身謂之心其妙用無方總謂之知知止與下文

知所先後致知知本知之至皆此知也天地人物之
元神也不知即不止不知即不定纔知即止纔止即
定然不曰定而曰有定者爲初心不定者言也中下
輩亦有覺時但旋覺旋迷旋止旋放必眞知常覺以
止其不止然後有定定后能靜靜后能安此際功夫
須深造自得難可模擬到安時便是何思何慮不識
不知聰明聖知所由出也易曰聖人所以極深研幾
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
也故曰能慮慮即下文所謂致知格物物格而知至
也得謂得大學之道　烏程姚氏云此一節是徹上
徹下語然只點醒世人令從此入門定靜安慮不是
坐空室中不憶不擾怡然默然之謂大學明明德親
民身心家國天下那一件不經營料理唯不知止便
惑於他歧膠膠擾擾鶩鶩鹿鹿營營苟苟胥失其當
一知止則於身心家國天下日有酬酢應感總之無
他向無妄動無作輟無嘗試漫爲事事皆得其止是
知止能得之說也若只空空室中便是禪家虛寂之
談要分曉揭知止二字是聖門提醒人第一義有定
有字對無字看有定者實有是定更無妄念故承一
靜字較常自得故承一安字思無不通故承一慮字
行無不宜故承一得字學者細玩一有字三能字則
知知止之爲喫緊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嚴陵方氏云物則以形言之形故有本末事則以理言之理故有終始　雪川倪氏云物之本事之始則所當先物之末事之終則所當後自本及末順而言之也　金華邵氏云本末終始自有次第唯能知本與始在所當先末與終在所當後則由己以成物此道雖未可徑造然亦不遠矣道卽大學之道　烏程姚氏云合上看來已與民是物然必由己以及民便有箇本末明與親是事然必自明以親民便有箇終始入大學者能於此間知所先後而用功之不紊乃爲明德親民止至善故與其



近道　物與事離不得纔說物便有事故下文單說箇格物推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並不提事字而事之終始自在其中　物只是一箇事只是一件云本末終始者正見此一物也此一事也但要於中知所先後耳知所先所後只要知本與始之當先知本始而先務之末自舉終自成矣觀下文先後字面可見　烏程韓氏云除卻事物何處見德何處見民何處見明親指點最切

物

武夷胡氏云格度也猶曰品式也所謂物之則也新定邵氏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親民之事也記大學者宜曰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否則曰古之欲親民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而顧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何也言吾之自明其明德者卽他日親民之本而所以親天下之民者非別立一道以親之卽明此明德以達之天下耳　且不言欲致其知者先格夫物而變文曰致知在格物在之一辭所指蓋可見矣繼此卽曰物格而后知至是格此而后知極其至也如



必待物物格之然後知至則天下事物何可窮盡皓首窮年未能徧格夫苟未能徧格是意終無由誠心正其爲學也不亦艱乎此子貢以多學而識求夫子夫子所以深明其不然也然則欲格此物者將若之何而格之洪範有云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有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新喻黎氏云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有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發爲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脩脩而齊齊而治治

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而曰知所先後者其究在乎知止而已　餘姚王氏云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止至善即知格物矣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吾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曰窮至事物之理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啟後人之弊耶蓋大學格物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唯不能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　格物者大學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實有可見之處夫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發動而言謂之意以其明覺之感觸而言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矣　京山郝氏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即平天下者也不外吾明德也天下不外吾明德所以謂親民也明明德者致知之全體於天下者物格之成功也國幾內也天下遠故言平邦

畿近故言治家近易狎故言脩心爲身主主邪則眾亂故言正意爲心萌意妄則迷眞故言誠知爲心靈事物之宰卽明德推而極之故言致知所偏照莫非物家國天下皆是絜而量之故言格誠意以上皆言先致知格物獨言在者誠意以上推原本末終始之序致知格物總結本末終始之要也序有先後歸於致吾之明以格物而已矣致推極也格度量也知不致則明德之體不全物不格則明德之用不廣內外一貫顯微無間故曰致知在格物卽所謂明德親民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八者遠自天下國家約至於知知卽推而致之及家國天下自誠意至脩身皆所以致知而格乎天下國家之物者也總之大學之道明德親民以明明德於天下而已括盡大學之道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舉其條件而綰結於致知格物道不離經世治平八事不出知止六事內太較六事管至善八事管明親六事貫八事中至善貫明親中六事根柢八事事課目止定靜安慮已括盡大學之道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舉其條件而綰結於致知格物道不離經世學不越事物明明德實地也　心無體以意知爲體心無用以物爲用合之總是一心然言心則包舉而不親切細推到意又推到知實之以物乃所以完知之分量而明諸天下者也　目雖有八心意知只一件提意而心與知俱綰在內物雖不是心意知然離



國家頭尾兩沒交涉直待意誠心正身脩挨次完後方去平天下無此理次第雖多只致知在格物一句串紐八事一齊超入若非致知在格物則八事皆成破裂矣　格物兩字管到平天下住卽是絜矩格方也比方絜度此知不昧此意不欺卽是知至意誠故致知格物爲明親全體工夫誠意爲引子義理曉然在簡策無人討究耳　宋儒格物之說凡事須從外面記定式樣然後去做出知聖賢無此等蜾蠃之學所謂學養子而後嫁意且不誠何況致知自覺難通乃云不必盡窮天下物但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又云一理通萬理皆通如此則知又分明不在格物矣

又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夫考之事爲是脩身察之念慮是誠意都解不得格物文字講論於學爲切只合說致知在博文在學問可也格物之物與物有本末之物分明相承乃解物有本末之物爲明德親民格物之物另爲文字講論是兩物也又引易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明善擇執爲徵夫彼所言者學問擇善此所言者明德規模分量物我兼體以見學之大各有所指也若論學問擇善亦只在致知項下蓋誠意卽誠致知卽明明卽擇善若以格物當明善則致知一段所幹何事致知格物云者擴吾明德以格家國天下之物所謂明明德於天下始終本末實地異於佛氏之空虛絕物者也宋儒詆不學問爲佛氏因以格物當學問支離泛濫與佛氏空寂皆偏枯無用五十步笑百步耳　烏程姚氏云此舉其已試者以立極不曰平天下曰明明德於天下正見此明德已與天下所共有必親得天下之民始盡得明明德分內事而其間先後之節次又一一有不可紊者故詳說平治齊脩正誠致格等件治齊是明明德於國家脩正誠致格是明明德於己數先字正上文知所先先字知所先而實用其功則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一以貫之　物該身心家國天下皆學人所當究心者而其中一一精微處不可不一一分曉也致知者不於此處討分曉顚倒錯亂不可勝言故致知工夫只在舉此物而一一格之討求的分曉曉得此宜如何做彼宜如何做洞洞徹徹自下及上由本及末無纖微毫髮之疑則所發念慮必誠而不欺所存主處必正而無邪所踐履處必脩而不亂以壞以刑于家必齊而不蔽以施諸國必治而不亂以及於天下必平而不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正於此處大得力故下緊接云物格而後知至云云　崑山顧氏云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游之問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唯君子爲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若以格物爲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

西河毛氏云心意知一若知爲首意次之心又次之而以之內觀則心常在前知常在後其次第也當其未相反然而心意知無有先後亦無有次第

發卽謂之心及旣發卽謂之意時而心卽時而意而知則無時不見於其間其所以先誠意而後正心者亦謂用功從誠意始耳是以用功者當其旣發也而卽誠意及發已而卽正心時心時意卽時正時誠不加勉强亦無事過抑任其自然而由誠而正循環焉以至於盡而於是盡性至命之學亦俱見焉　格物只是量度物之本末其格字釋義已見廣韻後閻潛邱讀李善文選運命論註引蒼頡篇格量度之也爲解恍然謂大學格物只此已見何何他疑蓋蒼頡訓纂榜喜爲三蒼字書之最高古者此并非格至格正所能爭也　魏志和洽傳因尙書毛玠等以節儉選



人物嘗云儉約過中以之處身則可若以之格物所失實多此正以格物爲品量人物之解大學格物正同須知格物二字自來有之然釋義只是如此　客謂禰雅說文俱訓格爲至此格物當作至物解物是人已格物者謂向離乎物而今至之猶中庸言成己成物也子曰如此則格物二字明新已了更不必誠意脩身及齊治平矣康成訓格爲來遂有來物之解啟後儒嘗議豈有徒執一訓詁可解經者　先仲氏謂大學並出物字不當作兩解假如他經物字雜出不倫周禮宗伯辨名物春秋傳納民軌物國語毛以示物繫辭物以羣分禮記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尙

書克勤小物則一經一義一字一詁任其自便至是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則不得謂六德之物非六行之物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則不得謂仁人一物孝子又一物今大學旣以本末爲物則格物之物卽是本末之物乃又舉他物以解格物則卽本文一物字而前後異義豈可爲訓



餘姚王氏云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

知而后温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后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后意誠　京山郝氏云知所以樞紐乎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神也自本及末自始至終料量區處皆吾神明所貫察則物格矣而后吾本明之體表裏洞達而稱至焉此明德親民成始成終之要也知既至矣則神明卓立纖僞難欺而后意誠意誠則無邪思妄想累冲虛之體而心可正心正則百體管攝表儀端而身亦脩身脩然後家人內外大小整肅而家齊家齊然後身教下行而國治國治然後風聲四訖而天下平此孰非物之格而知之所以至哉唯知本始所先故末終從之所謂知止定



靜安慮而能得也　物格而后知至以下申言所以當先之義物格而后知至者言知不格物不可爲至知至而后意誠以下言能極致其知則意誠心正脩齊治平可次第舉也明明德於天下必先八者逆探其本物格知至后八者順推其末逆以致知格物爲終順以物格知至爲始天下國家皆歸宿於一知一知至而家國天下總貫矣　致知在格物即所謂物有本末物格而后知至即所謂事有終始本乎知而達於物終乎物而始於知體用一原周流無間乃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知所先則務本反始無粉飾務外之弊而不失之支離知所後則深造自得有安民

及物之功而不失之空虛　物格而后知至大段括盡知到至處工夫十九正是能慮能得時節意誠心正脩齊治平皆馴至矣而后意誠以下逐項雖有本等工夫非截然一節做一節本末始終相因處分不得所謂誠其意以下五段通融開釋正爲此知所先後唯古人世儒知先後片片劈作兩段去道遠矣　無錫高氏云此與上節即所謂知所先後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註云壹是專行是也　疏云亂謂身不脩也其所厚者薄三句覆說本亂末治否矣之義此謂知本本謂身也　蕭氏魏氏云脩身爲本則家國天下末也德者本也則親民末也格物者格此而已格之有主即爲知止格之有序即爲知先格之有要即爲知本德清許氏云知身之爲本而本之當厚精神命脉一歸於吾身而天下無遺事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京山郝氏云身與天下國家皆物也而身爲本天下國家爲末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間或有家有國有天下不同同此脩身爲物之本此格物者所當知也苟不知所先後身不脩其本亂矣欲格天

下國家之物而末治者否矣民雖當親身既爲本較民尤厚尚不脩其身則所厚者薄矣欲明明德於天下使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故能脩身之謂知本知本則物格而知亦至此又致知格物者所當知也　此申言上文物有本末之義稱天子者大學天子之學也道無間於貴賤故至於庶人本卽物有本末之本獨舉脩身者心意知皆統於身也身爲本則家國天下爲末所謂物有本末也本亂謂身不脩末治謂家齊國治天下平厚薄因上文親民而言厚猶親也薄猶疎也所厚謂身厚者薄謂身不脩所薄謂民薄者厚謂家齊國治天下平也知本知物之本知之至所



謂物格而知至也　西河毛氏云格物如何曰物有本末格物也知所先後致知也曰在大學何文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卽格物致知也　無錫朱氏云知未至由於本未知則吾身之明德無由以明矣吾身之明德無由以明則民亦無由以親矣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知本則知至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愚按格物二字先儒解者紛紛爾雅格來也注疏因之此謬解也程子曰格至也格物言窮理也其訓格字本之玉篇而朱子因之亦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此舉業家所遵奉之者也橫渠張氏曰格去也格去物則心始虛明又曰格物外物也外其物則心無礙滯水司馬氏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新定錢氏曰物也者混成無虧範圍無外是爲太極是之謂至一廣漢張氏曰格物猶格於上帝物格猶祖考來格吳興沈氏曰先儒以格物爲窮極物理又以爲格去外物竊以爲窮極物理然後能格去外物新定邵氏曰物者何道也是物也堯舜禹相授名之曰中湯亦曰中



武王名之曰極夫子名之曰仁又名之曰中庸其在易名之曰太極此章名之曰明德又名之曰至善一而已矣餘姚王氏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非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之數說者皆駁雜不足取蓋格之爲義當依蒼頡篇而格物致知大約不離乎臨江黎氏之說爲是善乎哉心齋王氏申之曰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幾齋陳氏又申之曰格物也者格其處此物焉耳物莫要

於人倫而萬物皆後物莫普於人倫而萬物多該予輯此章方竟適玉峰鄔子爲予繪璧羨圖子援筆自題之曰手持璧羨心通萬變量之度之若有所見其斯以爲格物之旨趣乎夫然後可以止於至善此一贊似可作格物二字之注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疏云自此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先須愼獨引曾子之言以證君子必誠其意　嚴陵方氏云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則其所好惡必誠矣此由毋自欺故也厭然有厭故從新之意小人閒居所爲皆不善也果能厭故從新則善矣然見君子而後厭然非其誠心也姑以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而已十目所視言所視者多也十手所指言所指者多也　石林葉氏云在獨而能愼則其在見可知也小人在獨不能愼見君子然後揜其不善亦將何益乎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於中則隱而微形於外則顯而見於人倫而萬物皆後物莫普於人倫而萬物多該予輯此章方竟適玉峰鄔子爲予繪璧羨圖子援筆自題之曰手持璧羨心通萬變量之度之若有所見其斯以爲格物之旨趣乎夫然後可以止於至善此一贊似可作格物二字之注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疏云自此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先須愼獨引曾子之言以證君子必誠其意　嚴陵方氏云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則其所好惡必誠矣此由毋自欺故也厭然有厭故從新之意小人閒居所爲皆不善也果能厭故從新則善矣然見君子而後厭然非其誠心也姑以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而已十目所視言所視者多也十手所指言所指者多也　石林葉氏云在獨而能愼則其在見可知也小人在獨不能愼見君子然後揜其不善亦將何益乎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於中則隱而微形於外則顯而見於人



之正也人能知謙之好惡則公矣又謙者有其實而若虛者也不謙之人以虛爲實務矜夸以欺人不惟欺人又以自欺　誠一也而有善惡之異誠於爲善如好好色則其所好皆然君子知其如此故謹其獨而誠於爲善　餘姚王氏云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只是個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始有着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山郝氏云此釋誠意不及致知格物者明德親民之始終前章已詳不復及也毋自欺釋誠意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釋毋自欺獨已所獨知卽意也誠中形外
因小人惡形而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非以小
人積惡爲誠也卽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意意
誠故心廣潤身故體胖　烏程姚氏云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緊接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若曰毋自欺也
好好色之眞此之謂自謙而誠意只是毋自欺小人
一節不是重以小人爲戒君子閒然自脩豈懲創於
小人而後愼此說小人閒居爲不善正本其一念自
欺來自欺則所爲皆非故無所不至曾子節正證誠
中形外之必然以見獨之當愼意獨之旣愼徹頭徹
尾皆是實落工夫便是明明德故說德潤身心廣體



胖首提所謂誠其意者一句喚醒了人中兩出故君
子必愼其獨也教人狠下手末又收故君子必誠其
意一句打緊在人身上去令其必不輕放過此三必
字眞喫緊之極　烏程韓氏云毋自欺下直接好惡
可見意卽好惡不必別訓心之所發誠之根柢在獨
故兩言愼獨非以愼獨代誠意亦非以愼獨了誠意
也心廣體胖從誠意來所以善循故字　西河毛氏
云格物以脩身爲本而脩身又以誠意爲本雖身有
心意而誠意之功先於正心何則以意之所發始知
有善不善亦意有所發始能誠於爲善與誠於不爲
不善正心時無是事也是以誠意二字爲聖門下手



第一工夫假使意發而不善則必知其不善一知惡
臭之在前而惡之其知不善者知也不欺也惡惡臭
而去之則行也得也自謙也意發而善則必知其善
一如好色之在前而好之其知善者知也不欺也好
好色之則行也得也自謙也如是則與小人之爲不善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大異矣此所謂
愼獨也此工夫也誠意工夫一分善不善而知而行
之以求得於善而心已正身已脩矣由是而家國天
下皆以此推之如忿懥憂患親愛傲惰好好惡惡與
反好反惡民好民惡無非誠意中善不善兩端與知
善知不善行善不行不善兩途而本末一致先後一
輒治道雖繁一矩可絜大學學此而已　誠意如何
曰誠意毋自欺知至善也知至善必自謙得至善
也行也曰在大學何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
也故曰誠意止至善也言大學首功則唯在於此而
已　愼獨愼字不是敬字敬雖發於心成於德如堯
之欽明舜之恭已然祇是治事之要故曰敬事曰執
事敬一加之心意便桎梏矣故主靜偏於內而主敬
又偏於外愼獨者誠意之謂也但實其意之所發而
不之忽此便是愼　太原閻氏云鄭註毋猶大也與
肥多肉也解別後代多混爲一朱子意清脩之士豈

必盡肥遂易注曰安舒也不知安舒乃泰字之解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注云澳隈崖也猗猗美盛貌斐有文章貌諠忘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　疏云詩衞風淇澳之篇美武公之德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如玉之琢如石之磨瑟然矜莊僴然寬大赫然盛美喧然宣著　石林葉氏云道學求諸人自脩求諸己恂慄者誠於內而行之耳豈謂知而言之哉獨怪世人不察道是行而已通解道作言失當日立道字之意

惑而日進於精微故貼如切如磋自脩須狠力下手而日求其細潤故貼如琢如磨心體本恂慄嚴密武毅而常惺惺故貼瑟兮僴兮威儀本心體之發越常惺惺而無愧作自宣著盛大而不可掩故貼赫兮喧兮一字不苟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道學自脩恂慄威儀於道爲玉盛於明明德爲止至善故曰道盛德至善　西河毛氏云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四者各有分屬不得混稱治骨角治玉石且亦分治不連用又焉得曰既切復磋既琢復磨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

註云克能也帝典堯典尙書篇名峻大也皆自明明德也盤銘刻戒於盤也　疏云詩周頌烈文之篇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美之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之意言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尙書異太甲伊尹戒太甲之辭帝典之意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明大德也康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親民也大雅文王之詩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　藍田呂氏云賢其賢親其親者君子同其善也樂其樂利其利者小人蒙其惠也古者大學未嘗不先自明其德然後及於天下故引康誥太甲堯典之言以明其皆自明也雖然自明明德者亦日新也合內外之道故自新然後新民也湯之盤銘自新者也康誥文王之詩新民者也君子治己治人其究一也故曰無所不用其極　廬陵胡氏云上民不能忘美武公之誠此沒世不忘美文武之誠夫誠至於民懷不忘其誠至矣　錢唐吳氏云德既明矣終始唯一時乃日新於是又取書詩言新者明之日新則德益輝光新其在己者也新民則風移俗易新其在人者也命新則所天有永新其在天者



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者至也至則止矣故下文取詩人所言止者明之止者止於至善而已　臨川吳氏云盤從皿或從木所以承盥手餘水將欲之所沃餘水落在盤中故盥文從水從臼從皿兩手加於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卽盤也內則曰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承盥水而以承其餘水武王銘諸器載在大戴禮記於盤曰盥盤明盤之爲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考之玉藻浴蓋用杅考之他書沐蓋用盆盆也杅也皆以盛水漬髮於盆之內裸身於杅之內漬髮裸身旣褻且汙不可刻文盥盤承

日而新之又於繼今之後每日而又新之也如此則每日而新無休息無間斷矣　京山郝氏云此一節承民之不能忘言意誠則業廣而可無愧於帝王即所謂親民也君子小人皆民也賢親樂利皆誠意之功業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在人爲明德在天爲明命一也皆自明言皆自明其明德自明即愼獨也盤銘言新猶明也明德爲明明德爲新借沐浴寓洗心即誠意也誠意外無所爲自新也作新振作使然也曰邦舊爲諸侯也命天命也維新新命爲天子也即所謂國治天下平亦本誠意也盤銘曰新即明明德初以爲苟然後讀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嘅也康誥作新即親民也詩新命即明明德於天下也



烏程姚氏云本道盛德至善來故首云君子賢其賢而有其德者必能世守其業故緊接親其親道盛德至善者其規爲制度必極其詳小人得世享其太平而且世蒙其福澤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語語字字接續有分曉　烏程韓氏云賢親樂利德善之實也此中稍有不誠精神便不貫徹民不能忘以此　德清胡氏云蔡虛齋以爲賢其賢者先王有是德業之盛是其賢也吾則從而賢之所謂率由舊章者也親其親者先王有是覆育之恩在我之身是其親之所在也吾則從而親之所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者也說賢親者最確金仁山曰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廛安居樂業沐其遺澤也說樂利句最確　太原閻氏云大學引康誥者四皆未及康字何義孔安國書傳雖晚出卻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康成作諡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以殷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諡康子亦諡康伯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爲苟然後讀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嘅嘆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



王鋐之言殆謂是與

愚按鄭注顧念也諟猶正也竊意不然說文顧還視也章句謂常目在之極是玉篇諟審也諦也此顧諟者言當顧此而審諦之注作正章句作極是玉篇諟洗面也與頮同新定邵氏以盤爲盥頮之盤非沐浴之器是矣但古者沐浴盥頮原屬四事具見內則曰雞初鳴咸盥漱又曰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可見古人每日盥不每日靧也盥頮同用一盤容或有之

而揆之曰新之義則吳氏之說爲確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疏云引商頌玄鳥之詩斷章喻其民擇所止小雅緡蠻之詩言黃鳥止在丘隅得其所止孔子見其詩而論之曰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當知其所止也大雅文王之詩言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嚴陵方氏云極之爲言至也所與書言君子所其無逸之所同義蓋有所則有用有用則有極既有所矣其可不用其極乎故其言如此　藍田呂氏云民之所止止於邦畿鳥之所止止於丘隅是皆知其所止矣人之於學不知所止流遁失守無所適歸終亦必亡而已矣黃鳥之不若也故文王之學所以緝熙者在敬其所止所謂仁敬孝慈信者乃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之至善也其所居之地不同故所止之善不一其所以爲至善則一也所謂止者猶行者之所欲至射者之所欲中雖未至也雖未中也必至必中而後已此之謂知止　石林葉氏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居而止之也緡蠻黃鳥止於丘隅擇而止之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安而止之也建安眞氏云大學之道在止至善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爲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爲人君者內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於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使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癢疴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爲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爲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



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爲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爲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爲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爲敬以從令爲孝以長惡爲慈以小諒爲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所敢知也　緝熙敬止此敬字指全體而言無不敬之敬也爲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東陽陳氏云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發明己意非必盡與出處本意相合如於緝熙敬止詩之本旨止字卽訓助語而大學乃以爲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極多固難相律　京

山郝氏云此一節言意誠則於事物知止盡人之道而可以立人極卽所謂知止於至善也無所不用其極卽止於至善無所不用者承上起下之辭極卽至善三引詩言止至善亦本誠意也敬止猶愼獨也君臣父子朋友止於仁敬孝慈信卽知止至善無所不用其極也　德清胡氏云君臣父子國人是物字大注腳仁敬孝慈信是至善大注腳格物者格此而已一切泛濫瑣碎之說皆可掃却格物莫先於人倫意誠以下皆不外此故大學之教致知知此力行行此故曰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明明德之事也小民親於下親民之效



也　湖上逸人云爲學莫要於格物格物莫大於聽訟無訟則民自親而明明德於天下矣使無訟隱然有明德在此卽物有本末也知明德爲親民之本則知至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太原閻氏云緡蠻黃鳥毛傳緡蠻小鳥貌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緡蠻作鳥聲終當從毛傳及韓詩薛君章句緡蠻文貌爲是匡隅詩集傳曰隅角也與上文匡阿作曲下文匡側作旁者一例集註忽云匡隅岑蔚之處說文解匡爲土之高岑爲山小而高高同也而土與山殊不倫況蔚乃草木盛貌與隅益無交涉推其故出鄭注就而觀之知其所止如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語原寬緩不切切貼匡隅孔疏方云鳥止在於岑蔚匡隅之處又云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朱子忽認作正解入集註幾郢書燕說矣大抵漢代相傳訓詁之學至宋而亡唐人名物制度之學亦至宋而亡要其理明義精則迥出前代數倍上矣予每論此不勝三歎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註云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　疏云無情者以下記者釋夫子之意也　廬陵馬氏云誠其意則使民心服不可得而欺矣大畏民志者心服之謂也　延平周氏云聖人聽訟與人同使無實之人不得盡其辭則異　仁和錢氏坫云大學在止於至善而其首功則全在知止得止以盡此至善誠意是也誠意好好是好善惡惡是惡不善故毋自欺則知止自謙則得止小人之爲不善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誠意之反謂不能知善得善也君子之道學自脩道盛德至善是誠意之證謂必毋自欺以知此善愼獨自謙以得此善也然則誠意非他不過愼其好惡以止於至善而已至於意誠則總以好惡二字順推到底如正心脩

身之忿懥好樂脩身齊家之親愛賤惡治國平天下之反所好絜所惡好民好惡民惡總只以絜矩之道蓋天下之數出於圜方圜出於矩平矩以正繩仰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圜合矩以爲方則一言矩而上下前後左右舉是矣絜者絜此而已絜至此而得至善不止知止矣故至善兼明德親民而知止能得則兼至善平天下三言得失一言親民之止至善得衆得國是也再言明德之止至善善則得驕泰則失是也蓋忠信誠也驕泰者至善忠信則得驕泰則失是也蓋忠信誠也驕泰者誠之反愼獨之反也卽小人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也亦卽一誠意而知止得止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其中謂非本乎故曰此謂知本　德清許氏云自篇首至此或證明德或證親民或證止至善樞紐在誠意而下手在致知格物　京山郝氏云此引夫子之言以明物格知至亦本誠意也泌者欺詐之事物之難格者也唯誠意之君子足以大畏民志所謂物格而后知至也　此一節言誠意爲格物之本卽所謂物格而后知至之以見誠意之爲要申前言君子必愼其獨必誠其意之故　心意知物四者一聯離不得分爲二事所謂格物者格明德親民之物也明



夫一以貫之　無錫高氏云前云知本蓋示以的始之也此云知本乃證以事終之也　睢州湯氏云竊嘗三復古本大學此謂知本二句在其本亂而未治節下蓋脩身爲本之本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卽所先後之知卽知止有定之知格致誠正所以脩身所以明德明德爲本親民爲末脩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一也此卽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下接所謂誠其意者一段中間反覆明德親民止至善而終之以此謂知本可見聖學入手唯在誠意而致知格物則誠意之功也原不得分爲二事所謂格物者格明德親民之物也明

德親民雖並舉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民未親卽吾德有未明處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親民必止於至善則格物爲聖學徹始徹終工夫聽訟一事盡親民之一端而大畏民志卽明明德也故曰此謂知本古本原自明白直截非有錯文亦無煩補義後章如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見者也故一部大學皆格物特未處處明言格物二字耳千古聖賢心相印亳髮不差大學之格物卽中庸之明善孟子之集義理一而辭異不然若數聖賢各有心得



漫不相合所謂傳心者何事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析危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格物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言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格物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兼愛格物也卽至演易繫辭窮神盡變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無非格物也故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

大學第四十二之二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註云懥怒貌　疏云此覆明脩身正心之事心爲身本脩身必在於正心也　范陽張氏云心之正體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也其所以爲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也身有所而不曰心也是心患者皆血氣也此所以言身有所而不曰心也是心



者出乎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外者也惟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心之本體見矣　建安眞氏云或問大學不要有恐懼中庸卻要恐懼何也曰聖賢之言有似同而實異也中庸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卻是俗語恐懼之說自與中庸有異　四明李氏云始焉心足以制其身今也身反以戕其心故經不曰心有而特曰身有挈其身而言之所以明數者之累乃生於身而非生於心也然身之與心常相關而不相違安有身爲物累而心爲我有者乎吾見忿怒之橫生嗜好之紛起而恐懼憂患且交戰於方寸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故

樂言憂又言患皆過甚之意本唯喜怒哀樂重累其辭以見情勝也　不正非心之本體唯身與物接私意偏主怒焉而忿懥暴厲過度畏焉而恐懼驚怖不寧喜焉而好樂放浪忘反憂焉而慮患怯懦失措如此則魂魄不守氣壹動志心焉得正所謂物交物引之而已故曰心不在焉由是視聽飲食無所管攝始以身有所而喪其心既以心不在而并喪其身身與心交喪可知心與身相關也故脩身在正其心　心不在卽是自欺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意相違遠矣所以心不正身不脩爲意不誠故上章誠意單釋此章以下身心等并釋恐懼



四者意之動於己也故以釋脩身親愛五者意之加於人也故以釋齊家　烏程姚氏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之本體端正如此一着箇有字所字便倚於一處物而不化故說則不得其正則字極緊切　或曰意已誠矣何以猶說心不在焉若是其甚曰聖賢發明經義垂訓後世必言極痛快始可警惕人心論誠意不說閒居一節何以見獨之當愼論正心不說心不在焉一節何以見心之當正論齊治平不說好惡之辟棄紂之暴失眾失國財聚民散菑害並至等語何以警惕人心而使之奮故各就一節而痛切言之且大學之意只說人用工夫有格致誠正等項究之一了百了非誠意後方去脩身也正不必泥此意見　烏程韓氏云正脩之故難言也就使見聞知味豈可便謂身脩只說身心關切如此令人自領此謂一照意言無盡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疏云此覆明齊家脩身之事　四明李氏云大學一書丁寧於好惡者最詳前論正心既曰身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此論脩身復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及論治國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而又戒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反覆諄諄不一而足學者能平心以察之反己以思之接於耳目者無非進德之基無非內省之要殆見虛明洞達平正坦夷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推此以平天下可也豈特齊家而已哉　新定錢氏云論齊家在脩其身卻只說身之所以不脩處若說身之所以脩卽是上章正心事矣立辭嚴密極宜細玩且於齊家利害愈更深切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五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止是自身裏

事此五者卻施於人卽處家之道也所以不同　京山郝氏云人恆人也之向也言往而不返卽不知止也辟僻同己甚之意鄭註作譬非也五者之辟皆意之累　前四有所者物來不能順應卒發不能自主志爲氣動故不得其正而害在身此五之其所者執而不化一往而不返情逐物遷遂以成僻故害及家人五者總一好惡也明者好惡若鑒因物自來此則以意往就故曰之其所卽如父於子農於苗意一偏則習而不察愛子天性豈曰不好至於惡亦不知則瞽矣昏矣稂莠害苗豈曰不惡至苗美亦不知則瞽矣忿懥四者由氣質生身以血氣勝故怒爲首親愛五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疏云此覆明治國齊家之事康誥言治民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古有此言記者引

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蓁蓁茂盛喻婦人也之子是子也歸嫁也宜其家人宜其夫家之人也家既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小雅蓼蕭之詩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宜兄宜弟自與兄弟相宜也既爲兄弟相宜而后可以教國人也曹風鳲鳩之詩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可以正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是先齊其家而后能治其國也嚴陵方氏云事君以忠本乎事父之孝事長以順



本乎事兄之弟使眾以仁本乎愛子之慈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赤子新生體赤母之養子以心度心皆其自然不必學也以言慈之所以使眾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於仁讓皆曰一家於貪戾止曰一人者蓋貪戾之致亂其效尤易見也一言僨事所謂一言可以喪邦是也一人定國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是也戾違於道也帥者身爲之先也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皆由恕及人之道止言父子兄弟足法者本孝弟言之也　雪川倪氏云嫁而有子必知養之之方不待預學而後能此譬養民之道不待臨政而後學也宜兄者兄友其弟宜爲人兄而弟亦宜之以其兄弟友睦而更相教故能推一國之人爲兄弟者皆化之無不相宜者　延平周氏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治亂之機常發於一人而卒至於天下也如此　石林葉氏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堯舜桀紂帥民豈諄諄然命之哉以所好示之而已有諸己而后求諸人則人易從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人不怨先閨門則宜其家人次親族則宜其兄弟後國人則民以爲法故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呂成公曰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己而不



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己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己之論用爲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己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改己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辨之　江陵項氏云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此爲治人者言之也子欲善而民善矣有諸己而后求諸人也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無諸己而后非諸人也此所謂治國在齊其家也　新定錢氏云恕字是一章之綱領己行得人亦行得國亦行得此所以成教所以興所以從若只是自家偏私之說如何能喻　新定鄧氏云如心爲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恕也己所不欲而施於人是謂不如其心非恕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喻猶曉也聞有仁義根心睟面盎背瞻其容貌不言而喻者矣未聞矯飾爲欺色取仁而行違者能使夫人心孚而意喻者也　京山郝氏云其家不可教謂身不脩則家人不率教也教人謂教國人不出家成教於國言教國卽在齊家內融會之說也保赤子言誠也學養子譬不誠也　治國亦本於誠意孝弟慈人之眞意也家國相通所以爲親民也引康誥獨徵慈者慈切民也　仁讓必待行於家然後行於國貪戾纔有於身卽已見於國定國由於一人僨事止由一言成難而



敗易如此故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治亂之機大可畏也　言孝弟慈見理之一言誠見心之同言機見感應之速舉堯舜作式樣見身爲本　家國相因之理於治道最緊關親民兩字實由家生而身爲本故此章本所好藏身而言非謂齊家專齊家治國專治國如世儒逐節用功之說　烏程姚氏云其家不可教二句是斬釘截鐵語孝者所以事君三句不是孝可推之以事君弟可推之以事長慈可推之以使衆之說孝是盡此心以事親弟是盡此心以從兄慈是盡此心以事君事長使衆亦只是盡此心以事之使之耳更無二理更無二心故下引康誥緊

別心誠求之一句心誠求赤子之心便可中赤子之欲心誠求父兄之心豈不中父兄赤子之心的道理便是中君長衆人之心的道理此理本一而非二此心至順而無強故下緊接一家仁讓一人貪戾等語挑出機之一字來此機字下得極妙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弩牙之釋在括省括于度其釋自無不中仁讓之興起是也不子度則貪戾之謂也其機如此而可無愼乎此謂一言僨事二句證足其機如此一句意而起堯舜帥天下一段堯舜帥天下以仁分明以仁立箇樣子民皆從此樣子做柒紂以暴立箇樣子而卻以仁去令民



其誰與之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緊承上文說見得藏身必以恕而后可喻諸人總明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之意以見治國之在齊其家下所引詩又將此齊治之理諷詠深長令人讀之興起云爾然所引卻有次第先家人次兄弟次父子兄弟足法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　仁卽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卽孝弟慈之秩然處堯舜帥天下以仁帥此仁讓耳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概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　帥字是一章最要緊字眼前邊下三箇教字後邊下兩箇教字兩箇法字總只一箇帥字主張　烏程韓氏云桃

天蓼蕭本是說家便順推出簡國宋鳩鳩本是說國
御倒推出簡家來反覆以盡先後之義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
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
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
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
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



國
疏云自此至篇終覆明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但欲
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義可了
故廣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脩身之事由近至
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又次
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平天下之綱故特詳悉
舉堯小雅南山有臺美成王之詩言能以己化民從
民所欲則可爲民之父母矣小雅節南山刺幽王之
詩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愼殷之未喪師
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因以戒成王也　石林葉氏
云老者近於親故民興孝長者近於兄故民興弟恤
孤近於子故民不倍以此倡於上絜之道也以此法
於下矩之道也上下以位言前後以事言左右以人
言位之與事事之與人雖不同而其好惡則一也故
好同其所好惡同其所惡而後可以爲民父母　藍
田呂氏云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
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所謂平者合內
外通彼我而已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
雖廣出於一理舉斯心以加諸彼推而放諸四海而
準無往而非斯心也猶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
此絜矩之道也上下也左右也前後也彼我之別也
通乎彼我交見而無蔽則民也君也將何間哉此所



以爲民父母而天下瞻仰之矣故所以得國以得衆
也　華陽范氏云漢書度長絜大注絜圍束之也莊
子絜之百圍亦謂圍而度之矩所以爲方絜矩言度
之以求其方也既度其上又度其下既度其下又度
其上於前於後於左於右莫不皆然不使少有大小
長短之差焉是以物我各適其適無往而不得其方
也天下者國之積耳以此推之則自一國以至於萬
國一理而已　京山郝氏云孝弟慈三者承上家國
推見天下人心皆同也絜挈通圜而量之即所謂格
物也矩所以爲方今曲尺譬君心也天下人不同而
心同如制器長短不同而矩同以矩量物萬形皆方

以心量人萬情皆均絜矩之道卽誠意致知格物之方也好惡意也人皆同而不得同者以所惡妨其所好也故卽所惡朝絜矩之道我所惡者勿以偏加人則羣情普愜而天下平卽下文忠信之大道也所惡卽聚斂用小人之類三引詩言好惡同則親民爲父母是絜矩之得也好惡偏則爲世刑戮不絜矩之失也殷之未喪師謂殷先王得衆心則得國殷先王所以爲天下儀則失國殷後王所以爲天下僇以爲民父母失衆心以及於民使無不得其所耳治平君子當推此心以及於民使無不得其所耳治平本一理說治國而平天下之理在其中故下說

烏程姚氏云上老老三句總只說箇人心之同見與平本一理說治國而平天下之理在其中故下說



有國者不可以不愼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並不出天下字面但國與天下較有遠近廣狹之分必推以暨及之始得周徧故下箇絜矩二字欲其本此心推之上下四旁令各足其分願而無慊夫各足其分願者各足老老長長恤孤之分願也究其本原全由愼德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來　先要解平之一字平者上下四旁各各均足而無慊之謂絜矩所以爲方絜之則無不方道字含有許大經綸在所惡於上節分明畫出箇絜矩來引詩見此好惡決當同於民再引詩見此好惡決不可辟於己又引詩見同民之好惡與否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之所繫眞有不可不愼者因絜接是故君子先愼乎德　道得衆道字卽絜矩之道道字烏程韓氏云所惡勿施恕也不誠不能恕親民只有一誠求得衆則得國失衆卽非道矣故不及道字致知者致其好惡誠意者誠其好惡與物交涉唯此一事愼謂愼獨得衆則民親之矣是故君子先愼乎德德有此有人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疏云此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有德之人人所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有人則境土寬大有土則生殖萬物有財則有以供國用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爲本財爲末外疏也內親也　范陽張氏云何以得衆曰德此君子所以先愼乎德也　雪川倪氏云前之本末以明德脩身爲本其餘爲末本末之大者也今論德財亦以本末言本末之次者也　嚴陵方氏云外本內末言本末之次者也　林葉氏云財聚而不能散則民離財雖多亦無以守不奪不饜亦此之意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報施之理然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消長之理然也　石

財聚而能散則民附財雖少亦可以生故君人者脩德以得人聚財以養人未有用財以道而民不聚亦未有聚財不以道而終能守也　東萊呂氏云言之出也不善則人亦以惡言反之悖出而悖入也貨之入也不善則亦必以不善失之悖入而悖出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　新鄭高氏云此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張爾公曰如此看方於下兩是故有理會　京山郝氏云先慎承上有國者不可不慎德即明德聚散出入天運循環民心即天道因引康誥徵之　烏程姚氏云先慎乎德四字是一篇喫緊語先慎乎德便知我是民之父母民之具瞻上帝之所付託決不敢自專殖於己而不同好惡於民故說有人有土有財有用緊點出德者本也一句見得此德是治平的大根本君子必當先慎之不當計財貨之有無多寡用心在末節上去若一外本而內末便爭利於民而先以利奪故緊說聚散出入之必然而歸到天命之得失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本是一事故能慎德者即謂之道善此善字即止至善善字道盛德至善正是如此不善非道也故去一道字　烏程韓氏云德者得也實見得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便是他心得處舍卻好惡何處見德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註云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矦也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明不因喪規利也秦誓尚書篇名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還誓羣臣而作此斷斷誠一之貌尚庶幾也媢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放流惡人媢嫉之類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金華邵氏云自古人君急貨財失人心以至於喪天命者必有小人以功利導之無小人則人君其

不自爲聚斂故引楚書及舅犯之言又引秦誓所言尊賢容衆之君子忌刻淺隘之小人而小人必屏之四方不與同處中國　殷陵方氏云唯善以爲寶者君也仁親以爲寶者子也君能寶善則足以爲貴於一國子能寶親則足以爲貴於一家雖其家國不同所以爲寶則一而已　石林葉氏云技言其才聖言其德技而人有之不媢嫉者克己也彥言其才聖言其德已薄於才德而人有之其心好焉者愛人也能克己以愛人則人樂爲之用故雖一介臣之賤斷斷無他技之弱亦可以爲有若忌人之能與不容人之才德則所謂蔽賢匿善也仁人惡之故不與同中國　在下位而見賢有不能舉舉賢有不能先猶可歸之命若夫居上位而見不善不能退雖退而不能遠則不可歸之命亦過矣哉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也好其所惡惡其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山陰陸氏云命讀如字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之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雖命也自人觀之過也舉賢貴先退不肖宜遠　雪川倪氏云前言去惡此言舉賢欲去惡必舉賢可也此章本爲去聚斂之臣兼言舉賢者相況取義也　永嘉薛氏云唯公其心者可與論進賢退不肖之實以百姓之心爲心者也得其好惡之要在我而已果能忠信則身脩而能公其好惡不肖之進退在此而不在彼也　烏程姚氏云此善字承上文來見得有國者決當寶善人寶仁親用一个臣以貽子孫黎民無窮之利反是而妨賢病國之臣決當屏逐遠去而不留方能行父母子民之政故緊接唯仁人放流之一段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是成語傳者引證上文見賢二段亦不是與上一段分爲三項之說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仁人不簡賢不細不肖便是不仁之人好人之所惡一段緊頂上說來如此其不簡賢不細不肖則其所好惡必不同民之心是謂拂人之性苗必隮夫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者此也即此看來治平君子誠有箇大道在不過同民之好惡而已而必自忠信以得之忠信的人存實愛民之心故能推心以及之而得此大道反是而驕泰知有己不知有人決然不同好惡於民而失此大道得此大道得衆得國得天命皆不待言失此大道天命民心皆從此失其所繫誠非小小　楚書二節舊說是內本之意了前理財絜矩一段秦誓一節舊說大臣有此二項不同起下用人絜矩一段愚竊疑焉請先辨理財用人之說而後及於此此章釋治平總是要天下各得其所要天下各得其所須持公平正大之心心忠信之君子所以仁也當必逮夫身者驕泰害之

於其上而同民之好惡決不可存自私自利之心故開首就說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歸到愼德上愼德則必同好惡於民民所好莫大於利所惡莫大於不利故先辨德之爲本財之爲末而令無專殖於其上然人君之專殖自利大抵皆起於小人治平君子切不可用小人以取及身之禍故論天命人心之得失在善不善二端遂緊頂此善字引楚書引舅犯引秦誓說到好惡拂人之性見得用人不可不愼觀下論生財有大道又推根到必自小人可得而公其利不可用小人而專其利非以理財用人對



待立論云此是理財絜矩此是用人絜矩若今之說者分截不移也且所引三書一氣說下何以截兩段在上作理財看截一段在下作用人看聖賢說話文義原自聯絡血脉原自貫通不拘拘某段申某段某節對某節且用人理財相對說朱子原無明注學者詳玩而自得之　首論民心之得失在好惡之公私緊接君子先愼乎德一句次論天命之得失在善與不善究之卽愼德與否而已又次論大道之得失在忠信驕泰分明指愼德者忠信愛民故能絜矩得父母子民之道不然而驕泰未能公好惡於民者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背大道之得失總屬君人之一心乃知絜矩二字是治平之要而愼德二字又絜矩之所從出者不可不先務也　烏程韓氏云善不善隨事而見無有定名忠信則其所以善也驕泰則其所以不善也此又善不善之所以然國之得失在眾眾之得失在善善之得失在忠信騎泰一層轉一層直說到源頭上來忠信誠之別名

愚按一个尙書作一介左傳襄八年不使一个行李注个一本作介西河先生曰个介通用或曰个卽箇字玉篇个箇皆古賀切音同而義不同个者偏也明堂偏室曰个箇者數之一枚也个箇不可通用而个介亦不可通用也凡經文



介字作个字皆脫爛耳

疏云此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生之者眾謂爲農桑多食之者寡謂減省無用之人爲之者疾謂急營農桑之事用之者舒謂君上緩於費用　雲川倪氏云君子有大道可也生財亦有大道者以見道之無所不通也以生財言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是生財之大道也　延平周氏云有生

財者眾然後求其食財者穿有爲財者疾然後求其用財者舒此先王理財之成法也若不求生財爲財之道而徒徵食財寡用財舒者特墨子之私愛耳以財發身者爲身而不爲財者也以身發財者爲財而不爲身者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能有終其事不能有終雖有府庫而財非其財此鹿臺之財所以不用於商而用於周也　石林葉氏云生之者眾爲之者疾用天時也食之者寡用之者舒節人欲也得其時而不敢縱欲生財之大道也爲仁者不富故凡聚財者皆其發身之仁也爲富者不仁故凡發身者皆其聚財之富也上好仁則下不敢後其君故好義下好義則可以有爲故終其事上下以仁義相與而事成矣凡府庫所積者無不義之財此德所以爲本財所以爲末也　京山郝氏云財本國計不可聚而未嘗不可生大道即忠信苟有忠信則生之爲之食之用之亦自不可廢而惟正之供府庫之入皆其所宜有不然併日而食數米而炊烏能治天下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仁者以財發身較重發身仁義風行何損於財豈謂平天下者并府庫不用而后爲不殖貨乎故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語意寬舒近情若以無悖出解太苦

烏程姚氏云財說箇生便不是聚生財說箇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則財恆足是上下公私兼利之道此唯仁者能公之故說仁者以財發身　上好仁仁字是天地父母之仁下好義義字是愛戴歸往之義總之此一心相感通非有二也有終守財正見其好義於得民之力享民之財此正仁者以財發身處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註云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以爲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損義疏云此明治國家不可務積財

乘士也言乘不言車士乘棧車車不足言察不言畜雖畜之而不察百乘百邑春秋傳曰唯卿備百邑　藍田呂氏云雞豚牛羊庶民之所畜也卿士大夫既食於人又與之爭食則專利矣專利則以利爲利盜者失財於一旦矣聚斂者誅求而無厭此所以寧有盜臣也　石林葉氏云以利爲利則民所知者利而已故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民知義矣利自存乎其間　范陽張氏云有聚斂之臣以取不當得之

財不若有盜臣而耗府庫之資耗府庫止失財耳取不當得之財則失民心矣財安用乎　烏程姚氏云唯仁者能以義爲利唯以義爲利乃謂之仁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本此　以義爲利如何說義者宜也上之人於理於分本宜愛育黎元不可專殖於已有國者知得此義實心去愛民能公天下之利自然激民心之義皆樂於愛戴歸往是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之人全不計利而天下之利皆歸之是之謂以義爲利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石林葉氏云聚人者財理財者義務財用求所以聚人也不務財用求所以爲義也小人不知所以聚人而務在於聚財此菑害所以並至也　四明李氏云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一義一利截截乎冰炭之異涇渭之別也商湯唯知以義制事而貨利則不殖周武崇信明義而四海則大賚今乃以義爲利則是君子之喻義乃所以爲喻利耶曰是不然大學此語爲後世言之耳蓋自功利之說與聚斂之門起下爲諸侯淺陋之規而排迂濶之見上爲者陽諱其名而陰蹈其實故大學君子直指利害之實而立以義爲利之

論發明古人爲義之餘效而非推原古人爲義之本心吁古人心事坦然明白唯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非曰人徒以利爲利我獨以義爲利揣量輕重巧擇其一假義利之名以濟功利之習讀大學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建安眞氏云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然必先以不貪財利爲根腳基址方可說上兩節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之地馴序用力自粗至精方可純



乎天理之地　京山郝氏云此章言平天下在絜矩絜矩即忠信忠信即誠意道莫大於忠信菑莫大於驕泰驕泰反忠信即不誠也二者皆意治亂之竅係也首舉孝弟慈因齊治之機驗天下人心之同爲絜矩之本於家國言孝弟慈於天下言理財用人非國無財與人天下無老與幼也孝弟慈始於家理財用人天下大於國也好惡誠意則一而已仁讓之俗即好義之風貪戾之君即施奪之主好惡絜矩即恕藏諸身外本內末即令反所好與民同利則各遂孝弟慈之願小人在位則自有率暴之君治平無二理誠意無二道然好惡皆意章內不言所好而言惡不言

與利而言奪民不急親賢而但遠小人何也大德不
惠至仁無恩王道平平不在施濟利莫美於不害而
功莫大於不庸天道所以並育萬物者任物之自生
也聖人所以並育萬民者因民之自養也不必益之
唯勿損之不必摩之唯勿傷之故曰平也有害則除
不獨貨殖小人而二端其大者二害遠則大患息過
此以往經綸教化在世主相時勢古今爲之矣　烏
程姚氏云上文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以義
理言而決其當然此又以利害言而決其有不可不
然者爲人上者知得以義爲利則必同好惡於民不
專殖於己上下四方各得其分願而天下平矣是絜



矩之極也是親民之止至善也而其本只在先愼乎
德四字前章云道盛德至善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正是此意

愚按此與上兩節總一意耳上節引獻子語末
見其害此節是記者申言之以見其害如此上
言百乘之家畜聚斂之臣以利爲利此言長國
家者用小人亦以利爲利小人即聚斂之臣用
小人使爲國家即畜聚斂之臣廣韻自用也必
自小人言必用小人也彼爲善之彼指小人也
彼自以務財用爲善之如此小人而長國家者
之使爲國家則必至潰敗決裂不可收拾天災

人害並至雖有誠意之君子亦不能一時挽回
轉來如陳後主用沈客卿之徒以致亡國辱身
到得此時眞有無可如何者矣此解亦未嘗不
通伊川據別本作彼爲不善之小人使爲國家
朱子謂此句上下疑有闕文未免多事言長國
家而不及天下者國與天下無二理也前言此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釋獻子之言再
言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深明以利
爲利之害章句之註得其旨矣郝氏曰以利爲
利者明背乎義所謂聚斂之臣也以義爲利者
不誠於好義所謂盜臣也且曰孟獻子區區執



家之貧富以論畜產其旨迫狹而迹其言亦倣
而不可通行大夫以上不言利是也然則士庶
人獨可專利乎大夫不問畜產可也然則天子
諸侯犧牲之賦寢廟之芻豢皆可以不問乎大
夫不臣聚斂是也天子之太宰制國用玉府內
府職內職餘之官九職九賦之政不亦斂乎焉
可全廢也至謂寧有盜臣然則民不可虐矣君
獨可欺乎據其辭不以利爲利而窺其意朱免
以義爲利云云獻子所謂寧有盜臣者不過甚
言聚斂之臣不可畜耳非眞謂可有盜臣也郝
氏泥文責備殊非通論

冠義第四十三

疏云案鄭目錄云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世本云黃帝造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爲冠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曰一星終也十二年歲星一終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着弁則成王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王下祭殤五若不



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年雖無文案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爲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藍田呂氏云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義也　烏程韓氏云冠者成人之道成其所以爲人之道也何謂人子臣弟少是也何謂人之道孝弟忠順是已孝弟忠順之行何以立禮義立之也禮義何以備容體顏色辭令備之也服不備而責威儀之備可乎故重之以冠重之也者責之也責之故成之聖人不欲使人棄禮義而自淪於禽獸也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嚴陵方氏云禮猶體也而所以達義故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正容體而至於齊顏色而至於辭令順則禮義不特有始而已且備而無虧矣君臣存乎義故曰正父子存乎恩故曰親長幼存乎情故曰和

正君臣而至於君臣正親父子而至於父子親和長幼而至於長幼和則禮義不特能備而已且立而有成矣有始而後能備能備而後能立固其序也夫冠昏所以謹其始於先喪祭所以謹其終於後則冠昏爲喪祭之始也而冠又爲昏之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廬陵馬氏云聖言其內王言其外知禮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故必曰聖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故必曰王冠禮出於聖王而士大夫由之以行也　山陰陸氏云言內聖外王之道而後充此是故古者重冠　吳江徐氏云此釋冠禮二字之義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廬陵馬氏云旬之外則筮日前期三日則筮賓筮日必吉者所以期於終身之吉筮賓必賢者所以要其終身之賢故戒賓辭曰願吾子之教也筮則質之於鬼神者所以敬冠事　潛江何氏云其敬冠事者何冠而後禮義備所以重吾身禮義也其敬事以重禮者又爲何蓋加冠之日責之以成人之行自治在此治人亦在此所以爲國本也筮日筮賓之義　晉江周氏云此吳江徐氏云此釋筮日筮賓豈無故哉

節不是承上重冠乃承上文君臣父子長幼一邊而言下文冠於阼至古者重冠皆發此節之意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註云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字所以相尊也　藍田呂氏云冠禮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贊者筵於東序之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則其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所傳皆適也故冠禮子冠於阼昏禮男姑饗婦卒饗降自阼階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未嘗傳而示之以傳付之意所以使之知繼之重敬守而不敢墜也卒冠而醴若醮則席於賓位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爲成人敬也三加而服彌尊加之使有成也童子名之而已所以別長幼也至冠卒醴然後賓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尚爲成人之道而敬其名也　吳江徐氏云此與郊特牲適子冠於阼一簡略同然不如彼之精當

疏云奠摯奠之於君也以摯謂以雉也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鄉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也　熊氏云婦人先一拜男子再拜時婦亦還拜大抵古人無受拜之禮唯國君於其士不必答拜他國之士亦答拜昏禮婦見舅答拜冠禮子見母母拜之皆俠拜也　藍田呂氏云冠禮冠者就筵受觶薦脯醢祭卒奠觶降筵北面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故曰見於兄弟兄弟之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吳江徐氏云此釋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之行自治在此治人亦在此所以爲國本也筮日筮賓豈無故哉

以見君與鄉大夫鄉先生者始以成人接也且明貴之長之之義也　石林葉氏云母兄弟雖親比父則有所屈故與爲禮則拜之而不及父天道始於北故冠與衣皆用玄鄉大夫鄉先生雖尊比君則在所後故其奠摯則先於君孔子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於冠可以見之　武林顧氏云母兄弟君大夫先生分四種正與下子弟臣少呼應　納蘭氏云集說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爲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呂氏以爲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石梁王氏謂此禮爲適長子而設愚以爲皆非也據儀禮取脯見於母母拜受子



拜送母又拜注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又拜者俠拜也爲童子時子拜母而已冠者成人成人則丈夫故與爲禮也疑此者讀儀禮及注則釋然矣

愚按玄衣玄裳之端說詳玉藻註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疏云先王重冠故行之於廟士行之於禰廟故士冠禮注廟謂禰廟既在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卽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其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　藍田呂氏云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穉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有諸己然後可以責諸人故人倫備然後可以謂之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古者重事必行之於廟中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　嚴陵方氏云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能爲人弟然後可以爲人兄能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少然後可以爲人長蓋能爲人子之類止可以爲人而已然未足以治人爲君父之類則可以治人而不止於爲人矣故曰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長幼以兄弟爲主此言弟又言少者前略後詳故也幼言其力少言其齒其實一也周官曰嘉禮此曰嘉事者事言其實禮言其名互相備也君子作事謀始而冠者禮之始故爲嘉事之重　盧陵馬氏云成人禮者爲人子則孝爲人弟則弟爲人臣則忠爲人少則順責之以四者之行此禮之所以重也尊重事者不忘其先也不敢擅重事者事不專於己也不專於己所以自卑不忘其本

所以尊先祖　廬陵胡氏云前責以三行者責成人之漸此責以四行者責成人之備　新安朱氏云成人之者之字疑衍

# 昏義第四十四

歸安鄭元慶述

疏云案鄭目錄云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錄屬吉事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爲昏以定稱之壻曰昏妻曰姻謂壻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壻與妻之屬亦稱昏姻故鄭注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爾雅壻父爲姻婦父爲昏又云壻之黨爲姻兄弟婦之黨爲昏兄弟是也五帝以前爲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昏質家同姓爲昏其餘皆用雁取其隨時南北而不失節問名者昏禮曰敢請女爲誰氏此二禮一使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後昏成春秋謂之納幣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請者謙敬之辭示不敢自專也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唯納徵無雁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雁主人謂女父母行此等禮時女之父母設筵几於禰廟　廬陵馬氏云二姓者姓爲昏其昏之年大戴禮男三十女二十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然舜年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則人君昏娶早矣先儒又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昏姻之時吳郡張氏云昏禮用昏時日往則月來陽往則陰來之義異姓取和而不同以水濟火則不相成男女同姓爲昏其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所以重其別而必待二姓然後合好也上主於事宗廟下主於繼後世則中宜主於順舅姑和室人而以嘗於夫也所主者如此則君子可不重與采者有所采擇君子於事之始未嘗不采擇故此始於納采自納采至請期聽壻家之命必於廟者不敢忘其祖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嘉業堂校刊

愚按朱子集傳訓采取而擇之也即納采采字之義既采矣還須要擇故問名女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可見納采問名事之

未定者也且未成者也昏禮至納吉然後定至納徵然後成孔氏疏問名與儀禮賈氏疏義不同孔氏曰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賈氏曰問名者問女之姓氏朱子謂孔賈疏義不同未知孰是伊川程氏曰問名者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庶幾得之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其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註云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成婦之義　疏云此明親迎之禮父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至主人女之父以壻來親迎故筵几於廟以敵禮待之故拜迎於門外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碑揖至階三讓主人升自阼階揖壻升自西階北面奠雁再拜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而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南誡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誡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謂壻降西階而出親御



新安朱氏云用雁亦攝盛之意蓋既許攝盛則雖庶人不得用匹又昏禮摯不用死故不得不越雉而用雁也　錢塘子氏云上節發明其所以重故總之曰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此節發明其所以親故總之曰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推所以而言之則聖人兩致其意於昏禮者始昭然義見矣況夫婦之義本於判合故當始進之初於敬慎重正之中尤盡其綢繆委曲之誠父親醮而命迎則降尊以示其恩也壻再拜而奠雁則屈體以尚其恭也御輪以俟則眷容以須之而不敢遽也揖婦以入則卑抑以延之而不敢慢也共牢合巹又欵密浹洽而相與周旋也

晉江周氏云揖婦以上是敘其親迎之節共牢二句是敘其禮食之義末句只釋其共牢合巹之義

愚按上節言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五禮此節詳言親迎之禮是之謂六禮

敬愼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嚴陵方氏云敬愼重正所以成男女之別於始親之所以立夫婦之義於終故曰敬愼重正而后親之也此句屬上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所謂男女之別



也夫帥人以知婦事人以信所謂夫婦之義也男女固有自然之別矣非禮以成之則或至於虧夫婦固有自然之義矣非禮以立之則或至於壞故曰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夫婦非無別也其別乃兆於有男女之初男女非無義也其義必明於成夫婦之後故繼言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也有夫婦之義於始然後生父子之親於終有父子之親於內然後達君臣之正於外故曰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也皆由乎男女之別夫婦之義而已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石林葉氏云納采用雁而擇所昏敬之也問名而卜之吉愼之也既至而後同尊卑親之也自納采至於請期未成其爲婦也故以成男女之別既受之父母而至於合巹而飲則非特男女之交而已故以立夫婦之義夫婦有義則內足以事親故父子有親則家齊矣推而治國故君臣有正齊家本也治國末也故昏禮所以爲禮之本也　晉江周氏云成男女之別承敬愼重正立夫婦之義承親之男女有別至末是推昏禮爲禮之原正見其爲大體也

愚按敬愼重正親葉石林講得極好竊更有說焉第一節筵几於廟所以敬昏禮也納采問名納吉徵請期所以愼昏禮也上以事宗廟不得極敬不重昏禮下以繼後世不得不正昏禮第二節親迎乃是敬愼重正而後親之此節總承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疏云此因昏禮爲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終　嚴陵方氏云禮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不特止於如是而已故以大體言之猶之百骸九竅無非體也而一身乃其大體歟　廬陵馬氏云冠所以成人故爲禮之始昏所以繼世故爲禮之本喪以愼終祭以追遠故曰重朝所以教諸侯之臣聘所以成諸侯之好

故曰尊習射尚功習鄉尚齒皆有飲故曰和其大別見於此故曰禮之大體也　石林葉氏云周官以嘉禮親萬民則先昏而後冠此則先冠而後昏何也蓋冠者一身之始昏者萬世之始周禮垂於萬世則先昏此言一身則先冠不害其爲序也　廬陵胡氏云禮之大體猶木始則萌也本則根也重則幹也尊則高也和則榮也五者備而大體具

鳳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註云成婦禮成其爲婦之禮也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婦降自阼階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　疏云此論昏禮明日婦見舅姑醴婦又舅姑入室婦饋特豚又明日舅姑饗婦之節此即士昏禮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唯特豚而已雖以士爲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昏禮則舅姑醴婦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於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進東面拜奠於舅席北面姑坐於房外南面婦又執段脩升進

北面拜奠於姑席是也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者士昏禮婦席於姑席前北面姑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酌醴置於薦東南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訖以栖祭醴三是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者士昏禮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者士昏禮既言舅姑薦俎醢以鄉飲酒禮約之席在室外戶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卽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



不舉爵正禮畢也阼階是舅姑所升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

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箕衣之以青緇以盛棗栗段脩之屬　藍田呂氏云婦人從夫與夫同體夫之所事婦亦事之所養婦亦養之故夙興沐浴執笲以至祭醴明敬事自此始入室饋豚明其養自此始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故冠禮子始冠著其代父之意焉昏禮婦始見著其代姑之意焉　嚴陵方氏云婦沐浴以俟見所以致敬也棗栗則品之潔者以奠於舅尊之也段脩則味之美者以奠於姑親之也贊醴婦謂贊者以醴酌婦而勞之也祭

脯醢而不及牲祭醴而不及酒者又以婦禮始成而未備也下言特豚饋而不及特牲亦此之意厥明明日也凤興婦既饋舅姑宾故厥明舅姑共饗婦焉蓋施報之禮然也一獻與一獻熟之一獻同義奠酬與奠酬而升歌同義　烏程姚氏云此條專重在舊代上舊代必重其事故先之以獻饗然家人不事多文且以尊臨卑故饗唯一獻然男女不相授受舅舅以爵親獻於婦也意饗婦時尊卑皆有席舅但執爵同姑獻於婦席上不親授婦拜受卒爵更二爵酢舅姑亦奠於席上舅姑又復更爵奠於婦席上故記禮者特下一奠字奠安也置也見此獻酬但安置席上不親授也崇其禮而又別其嫌若是注疏不探其義但云舅獻姑酬且更云酌以酬姑失記禮者立言之意內則云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此奠之一證　納蘭氏云士昏禮饗婦與婦見同日此云厥明與士昏異故注疏云云集說略無分別何也又案舅洗於南洗洗爵以獻婦云乃信齋楊氏儀禮圖解之說爲混於昏禮鄭註使讀者不知出自誰氏誤亦甚矣

愚按段當作朕字之爛也然依經解之亦可通

脩言其物段言其數段脩猶言束脩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舊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



蓋藏者坤爲吝嗇故也內和而無乖內理而無亂然後家之道如天之長如地之久也聖王重之其以此歟　潛江何氏云成禮明順舊代三平說又申之乃轉換文法不重重責猶厚望也與重之相叫應婦順者二段是婦順之實婦順備三句是重責婦順之故和字生於順舅姑三句理字生於成絲麻二句兩箇而後字都是難辭

愚按審守云者莊子徐無鬼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注言此理相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委積蓋藏必審守之而後家可長久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薀藻所以成婦順也

註云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菜盛用黍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　疏云此廣明天子以下教女及夫婦之義祖廟未毀者與君爲骨肉親廟有四高祖之廟未毀除此欲嫁之女教於公宮之教成者欲尊之也公宮天子諸侯之祖廟也天子當言王宮而此言公宮者謂公之宮若公邑及官家之宮爾故知兼天子諸侯也教之者女師即詩周南言告師氏則昏禮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者也



此皆集說所未及引者故詳之教於宗室集說但言宗子之家而宗有大小未之別也疏曰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小宗近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此可謂詳明矣又疏曰祭之者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君則使有司告之若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集說不言祭者爲誰并不言此告事之祭與正祭有別故補之

愚按白虎通義謂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於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　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妻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

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室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此可爲此節明注祭之者祭於祖廟也凡未毀者皆得祭之注疏謂祭其所出之祖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竊恐未是蓋未有祭曾祖而上遺高祖下遺祖禰之理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故也道者德之謂盛德

疏云此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陽之所爲案宮人掌王之六寢注曰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后六宮在王之六寢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則一人也或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　嚴陵方氏云六官天地四時之官也亦謂之六卿既曰六官矣而又有三公者王氏謂三公之官率以六卿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不置也昔周公位冢宰而又曰周公爲師宰則六官之長也師則三公之長也以是言之則兼之說明矣



兼德者道之分故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治者職之總職者治之別故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疏云此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陽之所爲案宮人掌王之六寢注曰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后六宮在王之六寢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則一人也或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　嚴陵方氏云六官天地四時之官也亦謂之六卿既曰六官矣而又有三公者王氏謂三公之官率以六卿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不置也昔周公位冢宰而又曰周公爲師宰則六官之長也師則三公之長也以是言之則兼之說明矣

天下內和而家理所爲正家而天下定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松陵趙氏云男曰教女曰順男主帥女主從也陽曰道陰曰德道主發德主藏也外曰治內曰職治主推行職主自守也陽道曰理陰德曰治陽動而散故須綜理陰靜而躁故須克治也盛德在聽男教聽女順上見不必又推本身教內治旣成無愧毋儀外治旣普無忝父道剛柔健順之德極其盛矣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註云資當爲齊　疏云此明男女之教若有不得日月爲之食又明天子與后是人父母之義　藍田呂氏云男教陽事上應乎日婦順陰事上應乎月有不得則適見於天爲之薄食日食則天子爲之變月食則后爲之變素服自責各正厥事以答天變明后與天子日月陰陽相須而后成之義也以人倫推之天子脩男教天下之父也后脩女順天下之母也其德之盛必能以天下爲一家爲天下父母然後天下以父服服天子以母服服后也　嚴陵方氏云事失於下而適見於上常適當爲故通用適字　石林葉氏云聖人非求知天亦非不求知天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故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教教天下之爲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天子崩天下爲之服斬衰后以女順化天下之爲婦者其道猶母也故后崩天下爲之服齊衰父母爲之服者報其恩也　新安朱氏云按厤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

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　晉江周氏云自男教不脩至而後成者也是蓍王后相資之職下是於民有所屬之義日月陰陽平說不可串講天子之與后句亦須見相資之意蓋天子與后既猶父之與母則有父然後母不偏於內治有母然後父不偏於外治父母相須以爲治卽日月之相資以爲明陰陽之相資以爲氣然則天子與后豈不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乎言外要見天子愼於立后意

松陵趙氏云一篇言昏故此章從后說到天子正見婦順與男教並重治家與治國同原處後又從天子跌出后來直說到陰陽感通這等關係無非見昏禮之極重也相須在后王上說不連日月陰陽脩男教以下正發明相須之意服父服母亦所以報明章之教也　宜興堵氏云雖天子后所以理陰教母儀天下亦唯婦順而已言后以概諸侯夫人大夫士庶之妻設官分職天地父母逐一用天子陪說見其事同於天子何等鄭重

愚按鄭注適之爲言責也疏引左傳昭二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謫謂日將食之氣以此訓適皆不免改經之失當依方氏爲是山陰陸氏以資字爲不誤引資於事父以事母以資之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疏云案鄭目錄云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　藍田呂氏云此篇凡五章初言尊讓絜敬以免人禍次言學術道者將以得身次言五行者足以正身言尊長敬老而孝弟之行立次言天地皆所以推明聖人制安國次言古之制禮法象天地皆所以推明聖人制作之意　嚴陵方氏云孟子曰鄉黨莫如齒故古者於鄉必飲酒以序齒言且飲酒者人之所樂序齒者人之所難因其所樂而寓之以所難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清江劉氏云鄉飲酒之禮所尚者三德也年也爵也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爲僕坐於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夫如是故觀於鄉者其一人之所難因其所樂而寓之以所難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清江劉氏云鄉飲酒之禮所尚者三德也年也爵也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爲僕坐於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夫如是故觀於鄉者其一曰彼壯也而先老何也曰唯其德也然後民退而崇德其二曰彼贏也而先富何也曰唯其長也然後民退而事長其三曰彼後入也而異席何也曰唯其貴也然後民退而貴貴故先王不賞而民勸不令而民從一事而三美備焉其唯鄉飲酒乎　西河毛氏云或問學有鄉飲酒禮養老之禮也而或以爲即賓興之禮夫賓興與養老何涉且此學校事而題之以鄉飲酒義一篇皆堂校刑



中致仕之官教於里門其以大夫致仕者稱曰父師以士致仕者稱曰少師而總稱之曰鄉先生鄉先生鄉先生於司徒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退而頒之於鄉請鄉取鄉中弟子而教之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至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於鄉大夫鄉大夫帥其僚屬以禮禮賓之而獻其賢者能者於王其曰禮禮者即鄉飲酒禮也曰賓之者即賓興也是賓興之禮即鄉飲酒之禮無疑矣但其限稱曰鄉者以州黨貢士原統於鄉至貢於其君則其君或再行其禮而後獻王然不在國學如今州縣解士赴試行賓興之禮而鄉試榜發倣唐制鄉貢試畢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笙瑟俎豆歌鹿鳴亦名賓興此即古諸侯興

其賢能將獻王而行是禮者然率在諸道政事之堂並不在學卽王受貢士亦以賓禮祼獻酬酢不必設俎易所謂盥而不薦者然亦在廟而不在學則賓飲所得行者周禮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之則以禮聚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謂每歲大蜡祭神聽其狂飲及祭畢則官必以禮節之使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此所謂尙齒之禮又名序禮然亦以黨爲鄉屬故又名鄉飲酒禮其於養老之禮似乎無涉幾見國老庶老而在尙齒則又無二年兩舉之事乃以非士非農貴非賤非賓非僕之人徒取多財者而因以爲利此



鄉飲有四事一三年賓興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學習射四黨序蜡祭飲酒則又不然習射不專飲飲之與射明分二禮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與三年賓興並非兩事卽賓於其君其君亦行此禮如前所云然是國君與鄉大夫再行非鄉大夫再行也故予謂此祇二事而無四事今世春冬再舉行亦以爲有二事故也　又問然則尙賢與尙齒其禮同乎且今世行禮與古禮同乎曰不同古尙賢以士尙齒以農其人不同尙賢以鄉大夫爲主尙齒以黨正爲主其主不同尙賢取少壯尙齒則取年五十以至九十其年不同尙賢在鄉學尙齒則在黨序其地不同尙賢三年一舉行尙齒則每年一舉行其時不同且古以正月貢士故尙賢在正月以十月大蜡故尙齒在十月其時之先後又不同所同者賓主介僎俎豆笙瑟而已若今世行禮則大有可議者鄉舉之廢久矣三物不講以入比取士則賓興之典原可不作乃復飾其名於州縣解士之際謂之賓興又飾其名於鄉試放榜之際謂之鹿鳴以鄉飲工歌首鹿鳴也如是則正月飲酒可以已矣乃於賓興鹿鳴外又設每年正月之飲則未免複出然且賓興非每年可行而在尙齒則又無二年兩舉之事乃以非士非農貴非賤非賓非僕之人徒取多財者而因以爲利此眞聖君賢相所必斥者而居然行之豈亦饁羊不去之意乎唐制賓興飲酒皆三年一行名鹿鳴宴韓愈所云歌鹿鳴而來者趙宋政和間仍改名鄉飲酒禮然要是一禮無兩行者若尙齒之飲則與蜡祭相表裏今蜡祭不行而仍舉此禮既非養老又非饗農且與正月所行並無加豆增賓之殊又無賓介俱坐眾賓坐立之異則猶是賓興雖漢飲在十月唐正齒位在十二月今一以十月行事則正在蜡祭建亥之月而所行之禮全無蜡意則直謂之爲繆禮可也　又問但禮既有賓又有介有眾賓其在貢士與饗農則以何者當之且賓介之外又有僎焉主與賓對僎與

介對則僕者主人之別也然何等人也曰考之貢士之法全以鄉先生爲政鄉先生曰賢則誰敢不賢者鄉先生曰能則誰敢不能者所謂鄉評也故禮凡貢士鄉大夫必朝服造鄉先生之門而謀焉鄉先生爲鄉賓則與之較齒而居之賓東之等差取其最上者一人爲賓次者爲介又次爲眾賓眾賓不一人總以備後此之待貢者故今歲貢法尚取一人爲正貢次曰陪貢即其意也至易之爲鄉試舉人則第以解首一人爲賓五經首四人爲介而餘皆眾賓若鄉農尚齒則亦鄉先生擇鄉農中一人有齒行者爲之賓次爲之介其餘但以齒居眾賓之位而士大夫不與焉唐制以明經秀才進士及



孝弟旌表者皆與其選則賓與尚齒彼此相雜已失禮意明洪武初直以致仕官充之則大繆矣夫致仕官者前人之師也否亦鄉大賓之遵也曾師之與遵而猶賓也乎若夫僕則鄉中之致仕者謂之僕者遵也謂其人爲長吏所遵法也即鄉先生也故行飲酒禮則必請鄉先生爲之觀法名之曰僕其名雖主與賓對僕與介對以爲是主人之副而實則尊於賓介故主與介東西面對坐而僕與賓皆南面並坐且唯僕有加席公三重大夫再重與諸席異故賓與之僕直居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而至於尚齒則僕僕固尊與眾賓席雖不注然飲義云坐僕於東北則僕當戶

下於僕者亦得比僕而加於賓介之上其時黨正正

齒位之典有云一命齒於鄉謂一命下士其爵甚卑居賓西而苟再倘來觀與鄉賓齒齒長居賓東齒卑居賓西而苟再命申士則齒於父族謂唯父族爲鄉賓則與之較齒他不然矣至於三命上士則直不較齒而居之賓東與僕相比況大夫乎故曰三命不齒然則鄉飲酒禮其重僕而尊鄉先生如此宋人不深攷舊禮而以州守州令爲主以州倅與縣丞簿諸佐貳充之爲僕夫佐貳即僚屬也僚屬當輔主作司正執事而乃加其席高其位拜至拜洗拜迎拜送一如大賓之行禮可乎且時典儀注主人率僚屬迎賓既畢隨率僚屬迎



僕僕既是僚屬又率僚屬以迎僕此可通乎　賓主介僕僕位在古禮自明鄉飲酒禮云乃席賓主人介眾賓之席皆不屬焉此但言賓主介眾皆有席而皆不相屬謂絕坐不連以明特尊然未知其席在何所也唯鄉飲酒義則明言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東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則其所當所向於文自明故鄭氏於飲禮直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僕席與眾賓席同即鄉中致仕有同來觀禮而

前南面射禮云賓席南面而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則衆賓當牖西南面甚是周晰今世不知何意設席於四隅斜相對照賓席西北隅與主席東南隅相對介席西南隅與僎席東北隅相向而不知古設坐之法無向隅者席有隅坐坐不可有隅席也且席有向有端南北向者其端尚西東西向者其端上南今合二方而向之則將何上席之無端委猶之坐之無向背也況賓僎最尊主不敢敵賓而止以敵介猶之介不敢敵僎而祇以之敵主人其斟酌禮意可謂甚善今乃以陋腹行之而盡失其意然且飲義行文自有注腳唯恐以西北東南誤認隅席故又曰賓必南向



介必東向而爲飲禮者雖無明文然既於射禮微及之曰賓席南面而東上而又恐席端不明復曰賓升席自西方降席自東方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則其於向背左右亦已顯著按明初會典猶從舊制而後漸更易相傳神廟間重刻會典而改之皆不足攷特其儀位猶尚有別見者禮云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而謂僎有公有大夫公大夫不並尊無公則大夫南面有公則公南面大夫西面北上謂在主人上也又徹俎時賓主與介皆降席北面立獨僎降席在東方即南面立以其尊也則雖立亦有位者至黨正正齒位事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謂衆賓內有年六十以上者則於堂上賓席之西南面而坐若不足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坐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上東面北上若不足則立於門西北面東上　養老之禮與尚齒之會不同養老禮尊有用燕禮者有用饗禮及食禮者有割牲獻鴽執爵易燕綷合舞樂者有憲法乞言合語者此天子諸侯盛禮非鄉大夫以下所得行也大抵老名有四一是國老即致仕之官所稱三老五更者王制養國老於上庠祭義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是也一是耆老即謂死王事者之父祖周禮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尚書大傳秋饗耆老春食餔子是也一是庶



老即引戶校年之老王制養庶老於下庠目今養衰老是也一是先老謂師氏之賢而死於學者文王世子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祭義祀先賢於西學是也凡此皆鄉飲酒禮所不及者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辯矣不鬬辯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疏云此明鄉飲酒禮拜迎至拜洗相尊敬之事　長

樂陳氏云禮見於交接行之於學所以尊重事也進而禮之以致其尊退而禮之以致其讓而三揖至於階三辭以升堂則進退之節也盥洗則在人者絜也揚觶則在器者絜也拜至而後拜送此主也拜洗而後拜受此賓也至於受而飲飲而盡則爲拜既而其禮蓋亦賓而已蓋拜者屈之而使卑之在我者卑則於人爲尊而無侮矣夫是之謂致敬也夫有所尊有所讓則相從以義而不敢爭有所絜有所敬則相推以誠而不敢慢　嚴陵方氏云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欲民之無相褻也尊讓絜敬則不褻矣故曰君子之所以相接也闚者力相攻之謂辨者言相敵之謂



不鬬則無暴之禍不辯則無亂之禍且暴人者人斯暴之亂人者人斯亂之唯君子無暴亂之行所以免於人禍也　京山郝氏云制之謂制此禮道教也猶論語道之以政之道鄭欲附會鄉大夫州長黨正飲酒之說以庠爲鄉學序爲州黨之學孟子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養賢習射名異學同如鄭說豈鄉獨養不射州黨獨射而不養歟學記曰黨有庠則是庠又不在鄉矣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文義甚明鄭絕道鄉人士君子屬下讀謂鄉人即鄉大夫士即州長黨正君子即卿大夫以附合鄉州黨之說其牽强跼戾如此　納蘭氏云郝氏以聖人制之以道爲句割鄉人士君子屬下讀謂鄉人即鄉大夫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於

道鄉人士君子作一句讀甚妥然以鄉人士君子爲鄉人之賢者即賓介僎之類則專指鄉人之賓介僎以教鄉人耳矣不知聖人制鄉飲酒禮特立賓介僎以使人尊賢一以使人敬老一以使人貴貴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愚謂鄉人泛言一鄉之人也士君子則賓介僎并鄉大夫州長黨正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疏云此明設尊出羞設洗主人事賓之義設酒尊於



房戶之間示賓主共有此尊也酒雖主人所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尊有玄酒貴其質素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者謂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示主人自絜以事賓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於

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註云古文禮僕皆作遵　疏云此明賓主介僕坐位之義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僕在東北象陽之微氣三賓謂眾賓也四面之坐即是賓主介僕之所象也主象夏始賓象冬始僕象春始介象秋始　嚴陵方氏云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故賓主象天地介僕象陰陽也三賓又眾賓之所觀法而



瞻仰者故象三光三讓而後成禮猶月之三日而後成魄也魄陰也禮由陰作故以況之且陽道饒而主進陰道乏而主退則讓亦陰事也四面之坐則賓主介僕各坐一方之面也二氣運於五行而五行以水爲本水以陰而凝則爲嚴以陽而溫溫則爲厚則嚴凝者陰之氣也陰生於午而終於子故嚴凝之氣始於東北溫厚者陽之氣也陽生於子而終於午故溫厚之氣始於東南而盛於西北温厚者主人所尊其位則主之序也　石林葉氏云賓者主人擇而居之也故先言坐賓於西北而後言接人以義也若夫介僕所以輔賓主而必居陰陽始生之地者何也蓋輔之者所以成之也介先賓以通其意於賓道也陰陽以輔天地而主僕先主人以通其意於賓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

天地以成功介僎以輔賓主而賓主以成禮其居始生之地不亦宜乎主以仁接人賓以義接人皆有事者也長者俎豆多幼者俎豆少皆有數者也賓主有事俎豆有數鄉飲酒之義也義則禮之情而已知禮之情者能作故曰聖有其情者則必有其文文在外者也不敬以直內則所謂鄉飲酒者亦文而已故將之以敬曰禮　四面之坐象四時者以東南西北爲位則設席當射角占兩面蓋各本其氣自始至於盛也古爲位未有射角者故近歲行此禮多不能曉蔽於主居東方之言往往以東西相向若然是兩面面南且言賓必南鄉又曰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賓主皆



在西而賓言南鄉可見其位連於北介東鄉其位連於西矣古書多互見言賓如此則主之東南亦可以類推　廬陵馬氏云賓主有事事皆有意俎豆有數數皆有義推意於事推義於數非聖人不能故曰聖有所立而行之者又將以敬則謂之禮長幼出乎性用禮以體別之則謂之德蓋因事以見聖即聖以行禮因禮以成德此始終之序學術道者所以窮理得身者所以盡性禮足以窮理盡性故聖人務焉

晉江周氏云尊嚴氣盛德氣就體言義氣仁氣就用言不可把仁義做理說主人以下承仁義說主人尊賓以下至輔主人也是言賓主介僎設位之義相對看但上段西北下要補坐介西南意仁義接至末又是因主位席而通言之見德所由脩而爲聖王之所重也仁義接便是賓主有事了只以席位言不可說太深俎豆句又是因席位而并言之

愚按鄭注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不言三光爲何物後注三光大辰也疏引公羊傳大火北辰爲證蓋不以日月星釋三光而釋曰三辰者避重複也嚴陵方氏不以爲然而據漢書注曰三光者日月星也或又疑之謂後記有云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似乎介僎既象日月三賓不得復象日月星矣雖然方



氏既云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獨不知介僎象日月之體三賓象日月星之用乎還以日月星解三光者是　月體黑者謂之魄倘書以朔日爲死魄二日爲旁死魄以十六日爲哉生魄今言月三日成魄正謂望後三日乃成魄耳蓋書言生魄指十六日禮言成魄指十八日也海寧呂氏謂生魄即成魄且云望則月圓其餘俱不圓不圓則不可言成唯望日及前一日後一日此三日正圓則其魄成矣其說非是蓋圓止一日無三日也　玉篇術法也道理也又仁義也鄉飲酒之禮設賓主介僎致尊讓

絜敬皆禮法之所在主接人以仁賓接人以義
至於明貴賤辨隆殺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
安燕而不亂仁至義盡莫不有至理存焉是之
謂術道學者學之可以得身聖人務焉可以安
國與天下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疏云此明飲酒之禮貴禮賤財之義主人獻賓賓卽席祭所薦脯醢既祭薦又祭酒也祭酒後與取俎上之肺嚌齒之啐酒者謂飲主人酒而入口席末謂席西頭也案鄉飲酒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唯啐酒在席末又鄉飲酒禮祭脯醢奠爵右取肺卻左手右絕末以祭當左手嚌之興加於俎坐捉手遂祭酒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以言此席之設本不爲飲食蓋主人敬重於賓故設席耳祭薦祭酒嚌肺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則入於己故在席末於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



不就席卒解者言此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啐纔始入口故猶在席末卒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前文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正此覆說前席故變文言上上亦正也先禮則貴後財則賤亦互相通　嚴陵方氏云祭薦祭酒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也肺者周人之所貴也祭薦祭酒則神之也故曰敬禮嚌肺則味之矣故曰嘗禮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啐酒則獻賓之觴也卒解則酬賓之時也主獻賓賓酢主主酬賓三事既備則飲酒之禮畢矣故曰卒解西階則賓所有事之階也席之正則有別於席之末席之上則有別於席之下西階上卽席之下也先禮則敬讓後財則不爭飲食之所用故以財言之　石林葉氏云啐酒於席末既爲賤財則祭脯醢以敬禮嚌肺以嘗禮皆居席之正是爲貴禮也賓辭於西階上既爲後財則羞出東房洗出東榮雖非席之上猶爲先禮也蓋鄉飲酒之禮非專爲飲食而已其啐酒者嚌是嘗也其卒解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民敬順賤財而後之則無酒禍而民不爭聖人所務蓋如此也　晉江周氏云首三句三平說於席末是於三事中抽出啐酒來看卒解又是因啐酒而并言之只是就席中席末見得貴禮賤財之義就席上階上見得箇先禮而後財先禮後財兼承貴禮賤財說

亦省文也作敬讓從禮來不爭從財來只是鄉飲中
寓此義以示人便能感化如此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
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
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
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之鄉射教之
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嚴陵方氏云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亦坐可知五十
者立則五十以下亦立可知聽政者聽上之人有所
使也則四十以下亦立可知聽上之人有所使也必五十以下則立
正也聽役者聽上之人有所使也必五十以下則立



六十以上則坐者蓋五十曰艾艾則服官政之時固
宜立侍以聽政役六十曰耆老則指使之時固宜坐
以加政役於人也尊長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
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也唯六十
非肉不飽故六十以上始有豆數也前言俎豆有數
而此不及俎者以俎大而豆小由其禮之小故止舉
器之小者以明之也民知尊長則能入弟矣知養老
則能入孝矣民入而孝弟於其家出而尊長養老於
其國則其教豈有虧乎故曰而后成教教既成矣而
國豈有危疑之禍乎故曰而后國可安也之禮也特
行之於一學而已固非家至也然教之所及乃與家



繼之以射是鄉之有習射尚齒矣而鄭氏以爲黨主
飲州主射而鄉大夫親爲主者不已誤耶蓋莫非飲
也有飲於鄉而正齒位有飲於黨而正齒位者莫非
射也有射於鄉以觀德有射於黨以觀德者以黨不
若州之眾故雖有飲而無射州不若鄉之大故雖有
射而無飲而有齒者亦未必有其德也此黨正言國
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而州長言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序是也賈公彥以爲
射之有飲酒誤矣夫唯黨積而爲州州積而爲鄉故
鄉則有射有飲而兩全焉記之所言者皆鄉而已乃
其意也

愚按古者行於鄉有鄉射有鄉飲酒射以觀德
飲以序齒絕然兩事其曰合之鄉射教之鄉飲
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者將鄉射陪出鄉飲
酒以見古先聖王教民以興孝弟之行二者並
行不悖此鄉飲酒義止言飲而非鄉射先儒强
爲牽合失經旨矣其云教之鄉飲酒之禮者即
首節所云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也前後
自相照應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註云鄉鄉飲酒也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尙齒而已
疏云孔子先觀鄉飲酒之禮而稱知王道之易易
故記者引之結成鄉飲酒之義○晉江周氏云此一
句爲下文數條之大旨下文安國安天下卽所謂王



道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
及介而衆賓自大賓賢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
賓升拜至獻酬酢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
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疏云此明主人待賓之異及於賓介禮隆殺分別也
主人親自速賓并介而衆賓不須往速自從賓介而
來賓介至門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不須拜自入門
是賓介貴於衆賓賢賢之義別矣主人於賓三揖三
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
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案鄉飲酒介酢
主人則止主人不酢介也是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
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者案鄉飲酒禮主人獻衆賓
於酒階止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
也於賓禮隆於衆賓禮殺是隆殺之義辨矣 嚴陵
方氏云貴賤指其人隆殺指其禮因其人之貴則禮
爲之隆因其人之賤則禮爲之殺故其序先貴賤而
後隆殺也
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
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



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疏云此論鄉飲酒設樂樂賓罷則以禮正之之事工
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而一終主人獻之
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
主人獻之間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
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又堂
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又堂上歌
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爲三終合樂三終者謂
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闕睢則笙吹鵲巢
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
采蘋合之工謂樂工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

而遂下堂言遂出者樂正自此不復升堂也一人謂主人之吏也一人舉觶之後乃立司正樂既備將留賓旅酬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者結之也流失禮也

嚴陵方氏云主人獻之卽儀禮言卒歌主人獻工是也樂工之賤亦獻之者示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歌者在上故曰升匏竹在下故曰入升堂所以示德笙歌所以示事間歌以示相成之義合樂以示相與之情故其別如此雖然均是詩也或歌之或笙之者以其序之先後而爲之別也序之先者則歌之於上若鹿鳴四牡皇華則曰升歌三終是矣序之後者則笙之於下若南陔白華華黍則曰笙入三終是矣至歌魚麗則笙由庚之類歌關雎則笙鵲巢之類凡一十二篇亦莫不以序之先後而爲之上下焉歌亦笙止謂歌者以笙與歌相間故也合樂兼有笙歌而通謂之樂者以其兩者相合而爲樂故也上言主人獻之者獻歌工也間歌合樂而獻歌笙工也下言主人獻之者不言獻者以皆有笙有歌其所奏之樂卽其所獻之工故也　松陵趙氏云先分作次間作次合作以漸而致其和樂也不更迭而作則泛濫無紀何以辨其異不合併而作則條理間斷無以統其同遂出以前樂以導其和也乃立司正禮以節其流也



愚按儀禮有主人獻工工飲之文則兩獻之皆主人之吏也一人舉觶之後乃立司正樂既備將留賓旅酬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者結之也流失禮也

嚴陵方氏云主人獻之卽儀禮言卒歌主人獻工是也樂工之賤亦獻之者示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歌者在上故曰升匏竹在下故曰入升堂所以示德笙歌所以示事間歌以示相成之義合樂以示相與之情故其別如此雖然均是詩也或歌之或笙之者以其序之先後而爲之別也序之先者則歌之於上若鹿鳴四牡皇華則曰升歌三終是矣序之後者則笙之於下若南陔白華華黍則曰笙入三終是矣至歌魚麗則笙由庚之類歌關雎則笙鵲巢之類凡一十二篇亦莫不以序之先後而爲之上下焉歌亦笙止謂歌者以笙與歌相間故也合樂兼有笙歌而通謂之樂者以其兩者相合而爲樂故也上言主人獻之者獻歌工也間歌合樂而獻歌笙工也下言主人獻之者不言獻者以皆有笙有歌其所奏之樂卽其所獻之工故也　松陵趙氏云先分作次間作次合作以漸而致其和樂也不更迭而作則泛濫無紀何以辨其異不合併而作則條理間斷無以統其同遂出以前樂以導其和也乃立司正禮以節其流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疏云此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之事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罍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故云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　晉江周氏云賓主介各一人則少長專指衆賓言以齒相酬是弟長自貴及賤無不序齒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疏云此明飲酒之禮雖爵行無數終不至於亂也此謂無算爵之初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不廢朝夕謂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雖至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悶少知其能安然燕樂而不至亂也

廬陵馬氏云修爵無數宜其醉矣然猶不廢朝夕之聽事　信州黃氏云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見安燕飲酒之節以下見不亂朝莫二句不對只重下句言朝固不廢朝莫亦不至以脩爵無數而遂至於廢夕也

愚按升坐集說誤作升堂降說屨言降而說屨於堂下乃升堂而就坐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疏云此總結上文五事又覆說孔子所以知王道之易易也　嚴陵方氏云五者行之於一身則身正而無邪施之於一國則國安而無危故曰足以正身安國以天下之本在國故曰彼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　廬陵胡氏云前言正席次言司正正禮此言正身蓋席正然後禮正禮正然後身正身正則國正國正而天下正矣故繼之以國安而天下安也　宜興堵氏云上因聖言逐事指出一可知之王道五然句及足以正身安國彼國安而天下安俱是無難之辭想見易易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疏云此覆說鄉飲酒之義有所法象之事前文天地共言此則析言之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前經介僎象陰陽據其氣此云日月言其體　藍田呂氏云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賓以陪之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鄉飲之禮必有賓主介僎三賓然後可行故曰政教之本也　嚴陵方氏云日者陽之精陽生於北而出於東故坐僎於東北以象日月者陰之精陰生於南而成於西故坐介於西南以象月



前言陰陽此言日月者陰陽之義配日月其實一也或言立或言設何也立則立於創始之時設則見於既陳之後因賓而後用介因主而後用僎則是立賓主於前乃設介僎於後也故於賓主則曰立於介僎則曰設焉三賓即賓也以其有加於眾賓故謂之三賓而亦言立焉禮之所制如此故用之於事則足以爲政之本體之於道則足以爲教之本　廬陵馬氏云上極乎性命之妙下盡乎物理之微然後能制禮言古之制禮者必古之聖人也經之以天地經大而緯小紀之以日月紀小而綱大經之以天地則知日月爲緯紀之以日月則知天地爲綱參之以三光

參於經紀之間
愚按郝氏謂自此至篇末亦一家之說并記之
容或然也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疏云此覆說前文
爲陽之至故辰在戌而屬狗則狗者至陽之畜也東方得陽之中亨陽畜於陽方得其宜矣水盛於器而滌於洗故其水在洗東洗既在東水又在洗東者凡以祖天地之左海也左亦東也以方言之則曰東以體言之則曰左
晉江周氏云左海兼水之性乏酒



雖不用之以酌亦必尚之而設於左
愚按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初學記凡四海通謂之稗海稗海之外復有大瀛海環之則東南西北皆海也呂氏謂天地之間海居於東者其說非是然則左海者何蓋中國之近者莫若東海而水又東注東則左也水在洗東故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周氏謂左海兼水之性是矣
竇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竇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竇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疏云此更總言鄉飲酒禮坐位所在并明三揖三讓每事皆三以成禮
橫渠張氏云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竇主欲以尊賢若竇主相對則其禮主於竇主而已故其位竇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竇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長樂陳氏云萬物之於春莫不生此春之所以爲蠢



也然則物之生也其來固有自焉易曰帝出乎震則帝者天之神也震者聖神之妙也此產萬物者所以爲聖也萬物相見於離則物於是乎茂矣假者貸而有益之意蓋有所假則必有所益也故生之以爲養增之以爲長養則盛長則多此夏之所以爲假也萬物之於四時也生於春長於夏衰於秋老於冬而至於秋則慘而不舒者物之情也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此秋之所以爲愁也中在內能隱而不顯此中之所以爲藏也
廬陵馬氏云春木爲仁而夏曰仁何也天地之仁至於夏而盡矣天地之義至於冬而極矣故樂記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秋斂冬藏義也北方者冬冬之

也萬物至秋而斂則其成體可察也義者仁之節秋者春夏之節也故曰守義中者萬物復歸其根也藏者不露其形也以冬爲中藏則知春夏爲外發也

藍田呂氏云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東方者聖也左之則尊之也鄉則南方南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則西方西方義也右之則用之也鄉則北方北方藏也俯之則違之也天子之立如是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致是故禮有三讓賓有三賓國有三卿上法於月則三日成魄三月成時政教所本禮之所以法也

嚴陵方氏云賓南鄉而介東鄉焉則介於賓主之間矣故曰介賓主也介之得名又以是歟主人雖坐於東南而北鄉然所居則以東方爲正也東方者萬物之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焉此所以必居東方也前言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亦此意

山陰陸氏云以月三日而成魄是以建國必立三卿書曰禮有三讓以三月而成時是以建國必立三卿書曰卿士唯月此之謂也再言三賓者政教之本嫌三賓獨非政教之本也

石林葉氏云道成於三而月也時也天之道也國之卿也鄉之賓也人之道也論鄉飲而至於三賓則政教成而禮行矣所以爲本所以爲禮之大參也

新安朱氏云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尙書耳疏知其繆而曲徇之故既有月明盡而生魄之說又言月二日三日而生魄何相戾之甚耶

西河毛氏云月三日成魄頗費解按魄者霸也晦月輪郭之闇形也月明闇遞嬗月朔則闇成而明生月望則明成而闇又生是生明必在朔生魄必在望然而生明之日即死魄之日生魄之日即死明之日其但稱死魄而不稱死明者以明本月體魄可死明不可死也特是生明死魄斷在月朔生魄死明斷在月望而月朔之始生與魄之終成乃反不在朔而在月朔之三日則又有說蓋朔名死魄漢律歷志云死魄朔也是也二日名旁死魄言旁近死魄之日書武成所云一月壬辰旁死魄是也望名生魄律歷志云生魄望也是也望之次日曰旁生魄言旁近生魄之日漢書武成所云唯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是也則是死魄生魄從朔望始乃尙書顧命以望日爲哉生魄而武成又以朔之三日爲哉生明哉者始也夫朔既已死魄矣朔之二日則魄亦竟死曰旁死魄矣魄死即明生明生即魄成豈有魄既死而明未生者而乃越三日而始生明以爲明之初生必在朔日而天下之

兒爲明則必在三日朔爲生之始三日則明之始也
魄之初死必在朔日而死之至而成其爲魄則必在
三日以魄在朔日則死而未成魄至三日則明成其
爲明故魄亦成其爲魄也蓋明闇對舉有生死必有
生成此生則彼死一生則一成故猶是三日而由明
言之則謂之生明由闇言之則謂之成魄禮記與尙
書可互見矣正義謂明盡之後不必定月三日前月
大則二日成魄前月小則三日成魄則古無以二日
概三日者若謂三日光微故魄可見則未弦以前光
總未滿輪魄顯晦豈可限日若謂作記者不經見尙
書生魄死魄之文故一往多誤則晦朔弦望仰首卽
得何必尙書且此正可與尙書諸說相發明者乃自
恃讀尙書而不知尙書之說況讀記乎

愚按儀禮鄉飲酒禮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
皆不屬焉鄭注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
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於賓席之西據
此則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西鄉
又射禮賓席南面而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則
衆賓當牖西亦南面矣後記賓若有遵者諸公
大夫席於賓東遵卽僎也又云若有諸公則大
夫於主人之北西面者北上統於
公孤疏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統於遵也



據此則僎位亦南面明矣若以爲鄉飲尙齒而
僎與賓皆南面似不足以顯賓之尊殊不知古
人尙右賓在西北僎在東北正以見賓位之獨
尊焉嚴陵方氏謂賓必南鄉則主必北鄉可知
介必東鄉則僎之西鄉可知其說未妥鄭注假

射義第四十六

疏云案鄭目錄云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其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之文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目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故也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爲弧刻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曰揮作弓夷牟作矢注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又虞書



曰侯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長樂陳氏云禮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此三者儀禮所謂禮射也蓋天子有郊廟之事而擇士以射之則謂之大射以夫大射者天子之禮也諸侯來朝之時而爲射以樂之則謂之賓射以夫賓者諸侯之禮饗禮而云先行燕禮者燕初似饗正謂其行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之而已雖然大射祭也賓射朝也燕射禮也自類而推之蓋不獨此也以其聘禮而有射禮則謂之聘射所謂聘射之禮至大禮也是已以其飲於鄉而有射禮則謂之鄉射周官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已以其會於州而有射禮則謂之州射州長之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已以其習射必有射禮則謂之武射司弓矢所謂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而鄭氏言試弓矢以習武是也以其行軍而有射禮則謂之軍射樂記所謂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是也夫此數者皆射也然就其中而考之則軍射者禮之變爲不足道矣　京山郝氏云射者男子之業弧矢所以爲備弋獵所以爲生故貴賤咸用之先王因射以制禮實非爲禮行射也鄭氏謂射有大射鄉射賓射燕射總之天子諸侯之射謂之大射卿大夫士之射謂之鄉射必有賓燕必有賓未有無賓無燕而成禮者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疏云案儀禮大射在求旅之前燕初似饗卽是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禮者燕初似饗正謂其行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　藍田呂氏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酒皆燕也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　嚴

陵方氏云必先行禮而後習射者則射非主皮以禮爲先爾　石林葉氏云燕禮以示慈惠上之事也然臣拜於堂下升成拜君拜而答之所謂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以序齒族則不嫌於有別也故長者其豆多少者其豆實介相酬則少長以齒此所謂明長幼之序也　吳江徐氏云此釋二射燕飲之義　晉江周氏云明君臣之義即燕義明君禮臣禮明長幼之序即鄉飲酒明尊長養老

愚按此節言諸侯之射與卿大夫士之射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嚴陵方氏云進退者升降之節周旋者揖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也故其力能至唯審也故其巧能中義內也貌外也合內志外體言之故止曰觀德行而已及其合天子諸侯言之故必曰觀盛德焉　山陰陸氏云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此其一隅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正直爲正內志言正亦言之法若落箭不固也若出埒不審也審在上亦言之法

愚按此卽下文所謂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註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疏云此明天子以下射禮樂章之異以騶虞爲節者歌騶虞之詩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鄉射注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其節之志謂天子以備官爲志諸侯以時會爲志卿大夫以循法度爲志士以不失職爲志明其樂節之志故能不失其所爲之事也　長樂陳氏云樂師凡射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蘩爲節士以采蘋爲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三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

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事而國安矣其有不可以觀盛德乎王道成於騶虞則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蘩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　嚴陵方氏云節者樂歌之節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蓋謂是矣前言官備後言備官前言會時後言時會者蓋能備官故形於樂也能樂官



備焉能時會故形於樂也能樂會時焉　藍田呂氏云騶虞官所以豢養六畜也虞山澤之官所以阜繁鳥獸草木也騶虞之官以生物爲職唯恐庶類不繁殖王者之政仁及草木皆如騶虞之用心則未有不王者也故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王政行則騶虞之官脩騶虞之官脩則庶類繁殖蒐田以時矣彼苗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歎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於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於經旨無碍若不發五豝則鳥獸蕃其息矣食生蟲不踐生草予不敢信　清江劉氏云鄭注以所引曾孫侯氏爲貍首非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貍首者亦必其傳矣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

女匏苹兔罝可以爲君子之獻也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懽奉天子脩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爲節所以樂會時也射之爲義容體既比於禮又欲其節比於樂樂不苟以無尊卑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詩各異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其所樂告之此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無暴亂之禍矣夫使君臣上下皆習是禮聽是詩以進是德成是功則國不安者未之有也故明於禮樂其盛德之事歟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桃源戴氏云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圃騶虞之珍羣歐公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囿名



虞虞人之官以閽之漢儒尚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誣罔可知騶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囿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歎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於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於經旨無碍若不食生蟲不踐生草予不敢信　清江劉氏云鄭注以所引曾孫侯氏爲貍首非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貍首者亦必其傳矣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

道

愚按此卽下文所謂其節比於樂史記封禪書
萇宏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宏明鬼神事設
射貍首徐廣曰貍一名不來今俗呼貍猶然然
則射之所射者皆以惡物爲鵠故曰毋若爾不
寧侯故抗而射汝據此則貍首又非鵲巢之誤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
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
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疏云此與下二節明天子以射禮簡選諸侯以下德
行能否又明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
之患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
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
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因此
射事更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

藍田呂氏云射雖一藝而可以觀人之德行則先
王選士之意微矣　嚴陵方氏云射之中否足以觀
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子
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
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爲節或以貍首爲
節所謂飾之以樂也　晉江周氏云盡禮樂而可數
爲以立德行做三項看又要相趕說不盡禮樂則不
足以數爲不盡禮樂而徒數爲亦不足以立德行然
盡禮樂而不數爲則間斷時多雖足以立德行而德
行亦不能立立德行應上觀德行及德行立而言務
焉正是以射選臣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
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

註云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一貢士
疏云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爲計吏其貢獻之物
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偕物也偕俱也非但獻國事
之書又俱獻貢物故云及計偕物案書傳古者諸侯
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
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
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
者文不具耳　藍田呂氏云天子試士於射宮以容
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反此者不
得與於祭蓋禮樂節文之多唯射與祭爲然能盡射
之節文而不失其敬可以奉祭祀矣能心平體正持
弓矢審固而中多則其誠可以事鬼神矣諸侯以貢
士之數與於祭不與於祭而有賞罰以行益地削地

之法焉則諸侯所以爲諸侯亦以射選也　嚴陵方氏云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也故射中多者然後得與於祭焉其容體比於禮卽進退周旋必中禮也其節比於樂卽以采蘩爲節也比謂與禮樂相比而不失必曰比於禮樂而後曰中多者則知不比於禮樂而偶中亦不可以言中矣故孔子言射不主皮以至投壺則比投不釋者以是而已射者士也貢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焉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　晉江周氏云此言天子制射之實下節天子制之四字正應此天子試之於射宮指貢士其容體至削地正試之之法末二句言



射之有關於諸侯　納蘭氏云集說既據注疏三年一貢士矣而置歲獻不解不幾歲獻之文止是貢此士歟　德清胡氏云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過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又食貨志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又後漢書左雄傳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徒辨論其材此與經文大傳略同王氏困學紀聞曰取士之法其途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事也鄉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貴游子弟也據此則知諸侯每歲必貢士似太數當從大傳爲是鄉大夫三年一興賢遂大夫三年一興旺外諸侯豈獨歲歲貢士然卽三歲一貢約略計之有三千餘人豈能皆入太學左雄傳所謂升之司徒是也漢志所謂學於太學命曰造士者蓋司徒又論其秀者升諸大樂正耳造士九年大成而後升諸司馬曰進士別之以射其在司馬辨論官材之日乎

愚按歲獻者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貢士於天子者三歲而貢士蓋每歲必獻遇三歲則於歲獻之時一同貢士廬陵胡氏拘泥經文謂歲獻卽貢士故有每歲貢士之說今制歲貢法府學每年二人州學三年兩人縣學兩年一人其制本此豈一年者謂之歲貢兩年三年者遂不得謂之歲貢耶

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謹云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

夫乃後樂作而射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　疏云侯氏謂諸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會孫也小大莫處言燕之時大夫君子及眾庶之士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以習禮樂是諸侯以禮樂養羣臣也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以射以中選之多寡爲諸侯賞罰則來者皆御侍於君所也自爲脩正之具　藍田呂氏云國家間暇諸侯與卿大夫盡志於禮樂養羣臣也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以射以中選之多寡爲諸侯賞罰則諸侯皆勉習禮樂以事天子則天子以禮樂養諸侯也諸侯養其羣臣至於則安則譽則無流亡之禍矣天子養其諸侯至於則安則譽則兵不用矣此所以



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武林顧氏云養諸侯養字與孟子養不中及以善養人同義惟養諸侯故不用兵唯不用兵故諸侯自爲正習禮樂說到這田地纔是禮以治躬樂以治心　烏程韓氏云自是故古者天子至此釋大射之義以盡禮樂爲主　東海胡氏云四正具舉說燕禮大夫四句說射禮以燕以射雙承然重在射上以燕謂燕飲則燕謂燕安言君臣二句是釋詩之意天子制之選士以賞罰諸侯而諸侯君臣專務習射焉此天子之所以以禮樂涵養諸侯自爲正身以保國之具無事征討而兵不用亦諸侯自爲正身以保國之具也　愚按此逸詩也引之以證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得享安譽之意孔氏以爲貍首之詩不知何據流亡卽孟子流連荒亡之謂鄭注流猶放也引書流共工於幽州爲證恐非是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又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勸有存者

註云矍相地名樹菜蔬曰圃先行鄉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賁讀爲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　疏云此記孔子射禮出延者蓋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也　嚴陵方氏云如堵牆言其周圍而固密也射至於司馬謂射至於使司正爲司馬之時蓋司正則以治禮名之司馬則以治兵名之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燕之時則名之爲司正及射之時則名之爲司馬亦各從其類也以將射也故執弓矢以延之以將旅也故揚觶而語焉又各以其類也旄

與耄同勵與僅同　清江劉氏云注疏謂與爲人後者有人無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奇之與猶奇也夫有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有兩後者且唯人無後故求後未有有後而又求副者此非子路之指蓋與之者干之也求之也庶子奪其宗非干歟嫡子不後族人支子係族人嫡子而後其族非干歟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爲後非干歟禮不後異姓異姓而爲人子非干歟庶子奪其宗則纂其祖也嫡子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姓也周衰此等蓋多此君子之所惡也　盧陵馬氏云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蓋謀人之兵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亡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捨己之親與爲人後則非孝去與入牛以言其圃之外者去與處半以言其圃之內者公罔之裘語之以略序點之以輕而處者半詳故責之以重語之以詳略故責之以輕而處者半詳故責之以重而存者少蓋幼壯孝弟言其善始好學不倦言其善終耆老好禮則未至於道旄期稱道則不止於禮不從流俗不從於外而已好禮不變者則不變於內此其輕重之別也　山陰陸氏云揚觶將以飲不勝者鄉射云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爵是也唯賢者發而不失正鵠故曰不在此位聞公罔之裘之言而去者蓋不能保其必勝者也故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安能以中公罔之裘揚觶以待初射之用序點又揚觶蓋以待再射之用鄉射曰設豐實觶如施之此當實序點所揚之觶也夫禮必再射以備幸中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罔之裘一等　慈谿黃氏云方其始來觀者如堵牆慕德者眾無遠不至也其後預射者乃僅存畏威之深有言必信也未射延以弓矢本示以將射之禮反直其辭以拒不賢者使不得入既入語以揚觶本示以射不勝之罰反善其辭以譽賢而未至者使不敢留先後緩急之宜呼吸變化之妙雖一射之頃而



所以被來動和者可占矣　福寧黃氏云按射禮司射比三耦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爲之又案戒賓亦主人前期謀其有德者爲之俱非既射而泛求之來觀之人爲之且禮亦絕無司射執弓矢出延射之文　烏程韓氏云此二節釋鄉射之義以觀德行爲主

愚按與爲人後鄭注既不可從呂氏因謂爲人後者不見先於人夫爲人後則非孝陸氏謂爲人後者不見先於人後者昭穆相當繼人宗祧禮之所在既合於禮何貧於世劉清江之說善矣至於黃氏謂戒賓選

耦爲射禮之明文記之所云原有可疑之處若
夫選賢薦衆天子諸侯之禮也孔子烏得有此
疏言誤矣　說文玉篇無勰字而有厪字亦非
僅字之義此當作僅字傳寫之誤也今字隸有
之引此爲證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
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
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
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
大射謂之射侯射者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
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疏云此釋射之名及鵠與侯之文凡射者大射則皮
侯賓射則正侯燕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據大射
而知然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
爲父鵠者謂升射之時既身爲人父則念之云所射
之鵠是爲人父之鵠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
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及君臣皆放
此各射己之鵠者謂衆射之人雖共射一鵠各射已
所主之鵠也天子大射謂之射侯者言天子所射之
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射言之其
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禮
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
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
爲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
具而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
大夫不及於士故鄭注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
是也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曰士射豻侯二
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射記曰士布侯畫以鹿豕是
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射皮侯畿內諸侯大
射則張熊侯豹侯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若畿
內卿大夫射麋侯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其大射之
侯皆有鵠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故考工記曰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皮侯
者各以其皮飾侯側又方制其皮以爲鵠　烏程邱
氏云先儒皆以鵠爲小鳥畫於射侯之上明曰鵠有
二音其鳥亦別鴻鵠卽胡木反正鵠則古篤反廣雅
曰鵠鵠下古篤同鵠也然則鵠是鵠鵠卽是鴇鴇
性警黠射之難中故畫於射侯之上非小鳥也小鳥
無名鵠者先儒未之詳也今射場之上畫烏珠者是
正面畫烏鴇也　嚴陵方氏云繹若紬繹之繹言其
繹於內而明於外舍若趨舍之舍言其舍於此而之
於彼詩不云乎舍矢既均又曰舍拔則獲射固有舍
意前言內志正外體直此言心平體正互言之射者
不特父子君臣而此止以爲言者內則父子外則君

臣人之大倫也大射者擇士之射也擇士將以助祭禮之大者莫如祭故以大言之自卿大夫而下皆俾之射然止以射侯爲言者蓋人臣之貴莫貴於諸侯以見雖至貴者亦由射而服之也　山陰陸氏云王文公曰鵠遠舉難中中之則可以告故射侯棲鵠中則告勝焉同是射侯也而謂之射侯主言大射則射侯者射爲諸侯正在於此祭侯之禮脯醢其辭曰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是則所謂射侯蓋亦取諸此故曰大理物博有是哉　新安朱氏云射中則爲諸侯此等語皆不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



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晉江張氏云古者以射選諸侯卿士大夫此復云中者得爲諸侯則記者之意當謂以射選諸侯卿大夫也既爲諸侯卿大夫又因射以觀其德行辨其材藝焉夫射之爲言繹也各繹己之志也志之所至詩禮樂畢至焉不其深乎　烏程韓氏云各射己之鵠各繹己之志也得爲諸侯不得爲諸侯猶言可以君民不可以君民也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擇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是也

進爵絀地是也

註云士謂諸侯所貢士也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　疏云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又重言之者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此經論天子將祭擇士也上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此總云進爵絀地故鄭云有慶者先絀地進爵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也　嚴陵方氏云言澤則知其在野言宮則知其在國先習於澤而後射於宮射事有漸故也削地益地謂所貢士之諸侯也所謂慶讓者不特在地亦有在於爵也故總言進爵絀地也於讓則絀地知慶之爲益地也　福寧黃氏云周禮司徒教令賓興何者不先德行而後道藝若盡信此篇之說將彼諸侯能治其國土地闢田野治敬老尊賢而所貢之士射偶不中即行削地之罰乎將不能治其國而所貢之士容體比禮節比樂而中多即行益地之賞乎意其賞罰輕重之由更必有在此特以參之亦其中之一事也固不可遂信之以爲確然不易之典　烏程韓氏云君之進爵絀地關士之中不中則射於射宮者可不繹所以爲臣乎故曰爲人臣者以爲臣鵠

愚按鄭注澤宮名恐未必是所謂士專指所貢
之士言鄭注謂諸侯朝者及諸臣皆在其中亦
未必是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
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
也飯食之謂也

註云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
卜食子也　疏云此明男子重射之義男子三日射
人以桑弧蓬矢者則有爲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
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禮射唯
四矢象禦四方之亂三日射罷而後用穀以食其子



也　嚴陵方氏云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以上與下爲
合東與西爲合南與北爲合也以射六合故以六矢
射之六合男子之所有事也生而必射以示其有事
之志射而後食以示其受祿之道用穀謂用穀米食
之故曰飯食之謂　烏程韓氏云始生卽思教之以
天地四方父鵠也終其身思不負始生之所命子鵠
也段段有繹字在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
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藍田呂氏云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反
求諸已而已蓋以仁爲已任無待於外也射者求中
有似乎此故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正已而後發發
而不中知反求諸已而不怨勝已者知所以中不中
莫不在於已非人之罪也何怨之有則唯反求諸已
而已矣　廬陵馬氏云始於由已而成於反已者射
也故愛人不親反其仁然後爲仁射而不中反其射
然後爲射此仁之與射所以同道　武林顧氏云此
以射爲主與孟子說仁而借證於射不同始終求已
都只在射上說卽此是仁之道不作譬喻　烏程韓
氏云求諸已卽繹已志志欲正也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



註云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
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
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
之是以射則爭中　疏云儀禮大射曰耦進上射在
左並行當階北而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
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
經云揖讓而升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也鄭注勝
者袒決至升飲皆大射文　廬陵馬氏云射雖不怨
於內而不可不爭於外不怨所以爲仁而必爭所以
爲知也蓋射之爭爭於揖讓升降之間而非射之爭
則爭於財利口圭之際則其爭也君子君子無所事

爭必也射乎以言其爭出於不爭也　潛江何氏云孔子原以無所爭爲主引來卻以射爲主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註云何以言其難也聲言樂節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之爲言正也鵠之爲言梏也梏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爾爵也　疏云此明射中之難以中爲貴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



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也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作何法以爲之至極難矣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其中也射中與樂節相會唯賢者乃能是難也不肖謂小人也若小人何以能中詩小雅賓之初筵之篇陳古之明王大射之禮發矢之時射彼所祈之的以求中辭爾所罰之酒爵也酒既養老又以養病今射者非病非老故求射中以辭讓此爵者不敢當其養也

長樂陳氏云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禮而言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　烏程韓氏云辭養比無爭更進一層祈中疑於爭而其心更主於讓德之盛也

愚按祈爾爵者言射者各自競曰我將發而中的以求爾飲此罰爵也其求中之心切矣故曰求中以辭爵也集說未達

燕義第四十七

疏云案鄭目錄云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報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　藍田呂氏云古之君臣賓主相接有饗有燕有食饗禮亡獨燕食禮存儀禮公食大夫禮是也燕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故燕禮之始主人酌以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而無黍稷食禮之始主人親設醯醬太羹宰夫爲主俎醢之豆六三牲魚腊腸胃膚之俎七黍稷之簋六牛羊豕之鉶四宰夫執觶酒設於豆東而不獻此燕食之別也



饗禮雖無文然雜見於傳記之間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曰几設而不倚酳盈而不飲又曰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又曰大饗卷三牲之俎於賓館故知饗禮之始如燕之始獻言酳盈而不飲則啐而不卒酳矣言有體薦則俎內不折矣言几設而不倚則無說屨而升堂矣又有酬幣又卷俎歸於賓館此燕饗之別也蓋禮者主於接驩故至於請安請醉旅酬無算爵少紓其敬也故其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此所以示慈惠也古之燕禮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之詩是也有燕羣臣者鹿鳴之詩及記曰君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是也有燕賓客者則記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聘禮曰燕羞俶獻無常數大行人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有養老者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是也有因燕而射者大射禮是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



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註云職主也卒讀爲倅游卒未仕者也卒亦讀爲倅

疏云燕飲之禮有庶子官故先陳庶子之事作記之人在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曰古者天子諸侯謂之庶子其職掌同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言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眾庶子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別其等者謂分別其貴賤之等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曰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周禮諸子職則曰掌國子之倅唯此爲別但諸子職總謂之國子此曰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適子也謂

之庶者庶眾也以其適子眾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故鄭注諸子職曰國子者是公卿大夫之副貳又引王制曰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　嚴陵方氏云戒之使勿怠令之使有爲教之以其藝治之以其事國有大事則率諸子致於太子隨時所用甲兵之事戎事也用之甲兵之事軍法治之而不可以征役名之也集說誤矣　德清胡氏云此經文本周禮蓋羣后與卿大夫元士之子年十三無問適庶皆得入虎門之學及二十而冠則唯適子得入大學爲造士而庶子不與焉故曰國有大事惟所

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註云宰夫主膳食之官　疏云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敵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說之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公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定位之語及下居主位莫敢適之義皆記者之辭公卿朝廷之尊賓又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爲賓疑其嫌疑故使大夫爲賓明其遠嫌之義也賓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故曰禮之亦記者辭也　長樂陳氏



云位不辨則名不正等不別則分不明禮敵而亢體親而疑此宰夫爲獻主而大夫爲賓之意也　嚴陵方氏

方氏云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者西面則居東主居東則賓宜居西賓居西而與之敵也始則南鄉示君道也終則西面示主道也示君道者待之以臣道示主道者待之以賓禮適卽適也適相當則爲敵故也宰夫乃天官之膳夫爾非天官之宰夫也然亦謂之宰夫者皆以變制爲事故也君於羣臣亦有賓主之道故不可以無獻主雖然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夫爲獻主而已主人飲賓曰獻蓋攝主人而獻賓也

而獻賓也　烏程韓氏云君立以下明之以位設賓主以下明之以賓主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疏云此明燕禮上下交懽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



嚴陵方氏云舉旅卽下舉旅行酬也舉爵以序行酬酢之禮也賜爵謂旅酬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皆降階而拜又升而拜以成拜禮也賓必再拜君必答拜明臣禮亦以明君上之禮也或言君或言臣或言臣下或言君臣上下皆互相備言上則不特主君言下則不特主臣　晉江周氏云夫臣拜君之爵固所以明臣禮而臣禮何居亦曰思盡瘁於君耳蓋臣下能竭其才力盡其知能以立功業於國君必報之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其盡臣禮如此是以國家有奠安之效君上獲寧靜之福也夫君答臣之拜所以明君禮也而君禮何

居亦曰不虛取於下耳是故上必以耕桑之事以教道民民道之而知務本生財可謂有功矣然後取其什一無橫征也君盡君禮如此故上之用足而無空虛之患下之財以饒而無匱乏之憂如是則上下有相親之美而無交尤之病矣上下和親是和也實田君盡君禮以致之和非君禮之用乎國安君寧是寧也實由臣盡臣禮以致之寧非臣禮之用乎夫君盡君禮以致和此君上當然之大義臣盡臣禮以致寧此臣下當然之大義然皆自燕禮之再拜稽首禮無不答者明之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烏程韓氏云此一節明之以拜　禮無不答者義深



於答也爵祿者上所以答下固君上之禮什一者下所以答上然上必明正道以致其答則亦君上之禮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有其禮無其義則君不舉焉君子弗貴也君臣之義何事不以相明詎獨於燕禮而以爲明君臣之義若曰燕之爲言者樂也臣而疑於賓君也而疑於主於此不有以明之懼上之下瀆下之上逼此實開之也君明君禮臣明臣禮直揭之曰此君臣上下之大義如是而後國安而君寧如是而後上下和親而不相怨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先王制禮之精意記者一言蔽之矣

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註云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　疏云此明尊卑上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席小卿次上卿者秦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遙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曰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也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於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於阼階上既獻立於阼



階下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燕禮宰夫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於阼階下皆北面媵爵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於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於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於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賓賓於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觶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於西階上眾大夫相酬畢奠虛觶於篚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者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獻卿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

奠於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於
西階上大夫辯而止燕禮直曰卿不曰大卿小卿之
異則大卿小卿俱同獻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
酬者燕禮主人洗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
納工獻眾工畢公又舉奠觶惟公所賜以旅於西階
上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燕禮說屨升堂坐之後
主人獻士於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觚於公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惟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
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於西階上而后獻庶
子者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但無筭爵之節執爵者酌
而旅之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



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　嚴陵方氏云小
卿卽下卿也言上卿則知小卿之爲下言小卿則知
上卿之爲大獻庶子之後則不舉旅行酬者庶子卑
故也周官諸子以下大夫二人爲之而此則以居士
之下者蓋諸侯之庶子故也由士而下無爵則此所
謂士者上士而已容庶子以中下之士爲之等者上
下之等差者多少之差　石林葉氏云獻卿及於士
而後至於庶子者所以體異姓也蓋內朝以親親爲
主則庶子在所先外朝以賢賢爲主雖庶子必在所
後　烏程姚氏云上但說設賓主及賓主相接之情
未及卿大夫士席位之次序及旅酬之先後及俎豆

聘義第四十八

疏云按鄭目錄云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　藍田呂氏云交際之義人道之所以羣也其交際也必有相見以結其驩問於見也必有相問以繼其好自天子至於庶人雖有貴賤親疎遠近長幼之差其所以相問一也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隣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頫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隣國交修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久無事則聘焉是也儀禮所載聘禮隣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所以釋其所載聘禮之義也　秀水朱氏云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蓋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爲之賓介者亦得私面私覿於君卿大夫其於幣宰書之宰夫具之史展之於玉賈人啟之宰執之使者受之張旜於竟迎者士郊勞者大夫賈人拭圭有司展幣覿用束錦賄用束紡無以入是使士迎於竟也聘禮賓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也大夫不以告諸人者近世諱賄之名相問者唯恐人知有



聞則法吏必按以法豈今之禁令固有善於古者與

夫無事而不相問此有事之所以載實而求也嗚呼

聘禮之廢苞苴所由行乎

聘禮主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入廟門三讓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讓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疏云此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皆謂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上公七介者若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聘禮之有介傳達賓主之命敬之至極也欲傳命之時先須三讓又傳命之後入廟門皆升階揖讓明所以致尊讓也三揖者初入廟門一揖當碑又揖傳命與入廟門皆賓先讓若三揖至階三讓而升雖主人爲首皆由賓讓而後至於三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三是揖讓皆賓爲主也聘禮賓至竟張旜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使士迎於竟也聘禮賓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郊勞也大夫

卽卿也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也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貺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拜貺之至也夫出聘且致敬其主君況本國之君乎故雖既陳介復自傳命又所以辟本國之君之禮而盡其敬也　吳江徐氏云聘禮以下釋介數之義介紹以下釋用介之義三讓以下釋賓主行禮之義晉江周氏云三讓而后至致尊讓也是賓讓主君使士至致敬也是主敬賓敬讓也者二句總頂上二段敬屬主讓屬賓所以相接全在敬讓二字君子通賓主而言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饔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疏云主國之卿爲上擯接迎於賓承副上擯也紹繼也謂繼續承擯君親禮賓者謂行聘訖君親執醴以禮賓也故聘禮注同如此則禮賓也故聘禮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大公側受醴賓受醴公拜送醴是也賓私面私覿者私面謂私以己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夫私覿謂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記者便文無義例也面聘禮私覿亦引此介紹而傳命集說爲正以聘禮言之上介次介末介之位相承繼而立上擯出請事聘賓乃傳君命來聘之命者何義君子以主君尊也使臣卑也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夫出聘且致敬其主君況本國之君乎故雖既陳介復自傳命又所以辟本國之君之禮而盡其敬也　吳江徐氏云聘禮以下釋介數之義介紹以下釋用介之義三讓以下釋賓主行禮之義晉江周氏云三讓而后至致尊讓也是賓讓主君使士至致敬也是主敬賓敬讓也者二句總頂上二段敬屬主讓屬賓所以相接全在敬讓二字君子通賓主而言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饔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疏云主國之卿爲上擯接迎於賓承副上擯也紹繼也謂繼續承擯君親禮賓者謂行聘訖君親執醴以禮賓也故聘禮注同如此則聘禮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大公側受醴賓受醴公拜送醴是也賓私面私覿者私面謂私以己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夫私覿謂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記者便文無義例也面聘禮私覿亦引此介紹而傳命集說爲正以聘禮言之上介次介末介之位相承繼而立上擯出請事聘賓乃傳君命來聘之命者何義君子以主君尊也使臣卑也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夫出聘且致敬其主君況本國之君乎故雖既陳介復自傳命又所以辟本國之君之禮而盡其敬也　吳江徐氏云聘禮以下釋介數之義介紹以下釋用介之義三讓以下釋賓主行禮之義晉江周氏云三讓而后至致尊讓也是賓讓主君使士至致敬也是主敬賓敬讓也者二句總頂上二段敬屬主讓屬賓所以相接全在敬讓二字君子通賓主而言

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注牲殺曰饔生曰餼還圭璋者謂賓將去時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國之卿并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廟又設燕以燕之則在寢也故聘禮云公與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君親禮賓賓用私覿及致饔餼饗食之屬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嚴陵方氏云言土



擯則知承之爲中擯紹之爲末擯矣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以至於饗食燕所以明賓客之義也還圭璋致饔餼賄贈則使人致之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福寧黃氏云此釋賓聘在主國始終之禮之義呂氏所引諸侯聘天子之禮與本義不協　納蘭氏云賄贈集說誤認主君以賄贈之聘禮與孔疏甚明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疏云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已聘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是輕財而重禮之義諸侯相厲以此則上行下效而民皆作讓矣　福寧黃氏云圭璋者禮器也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者也故還之呂氏以

田呂氏云王制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言諸侯之聘於天子也此云天子制其禮也禮之小聘三年大聘言諸侯交相聘天子制諸侯比年一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節文之多養人之至者也射以選天下之貢士以數與於祭數不與於祭而行慶讓則諸侯必自爲正於射禮矣聘以勤諸侯之交好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使者之愧有國者之愧也則諸侯必自爲正於聘禮矣故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爲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嚴陵方氏云相厲以禮者天子制諸侯以聘而使之相尊敬則各相勉厲以禮也



使者以傳言爲事傳言而誤豈足以爲使乎故主君不親饗食而愧厲之也愧以愧其心厲以厲其行禮以節爲事故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禮以敬爲心故相厲以禮則內不相陵不相侵陵則兵不用各欲自正而已又安用戰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諸侯相厲以此則上行下效而民皆作讓矣　福寧黃氏云圭璋禮器也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者也故還之呂氏以

爲天下之寶無尚於此則又是重財矣　吳江徐氏云釋用圭璋及還圭璋之義　晉江周氏云首聘字以始聘言已聘以既聘言彼聘乎此此聘乎彼皆屬以禮故曰相厲上禮字以聘禮言下二禮字以圭璋言作讓則以效言之

愚按聘重而圭璋輕亦禮重而財輕耳聘禮也圭璋財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輕財重禮只就還圭璋上講足矣不必牽扯饗禮疏曰還圭璋之玉是重其禮留其璧琮之物是輕其財恐非記人之旨

主國待賓出入三積饔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饔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疏云此明待賓之厚所以尊重聘禮之義并明聘禮也故天子制此聘禮而諸侯務而行焉　藍田呂氏云上公五積卿下其君二等則三積也三積皆有牢禮米禾芻薪也致積之禮唯諸公之臣有之故聘禮不載也積者致重禮於其出入也饔餼者致重禮於其舍也　嚴陵方氏云主國謂主君之國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積若委積之積羣介皆有餼牢則無飪腥矣以殺於使臣故也燕盛於饗饗盛於食於食則



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陳於內米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禾也乘禽日五雙者謂乘行羣匹之禽雁鶩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饔牢者鄭注掌客爵卿也則殯二牢饗餼五牢爵大夫也則殯太牢饗餼三牢爵士也則殯少牢饗餼大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者此謂聘卿也一爲之設食再爲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

言備設待賓之物所以豐厚尊重行聘之禮也言古之費用其財不能悉皆均平常能如此之厚而相聘之事費用如此豐厚者言盡極於禮也盡極於禮則國內上下和睦君臣不相陵也四隣歸懷外不相侵故天子制此聘禮而諸侯務而行焉　藍田呂氏云上公五積卿下其君二等則三積也三積皆有牢禮米禾芻薪也致積之禮唯諸公之臣有之故聘禮不載也積者致重禮於其出入也饔餼者致重禮於其舍也　嚴陵方氏云主國謂主君之國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積若委積之積羣介皆有餼牢則無飪腥矣以殺於使臣故也燕盛於饗饗盛於食於食則

一於饗則再於燕則與時賜無數盡之於禮則人各守其分故內君臣不相陵外不相侵　山陰陸氏云據周官侯伯七十雙今曰日五雙雖曰諸侯大夫不應如是之懸也蓋曰五雙旬而稍所致之禽也據聘禮旬而稍乘禽曰如其饔餼之數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侯伯再食再饗子男一食一饗則上公之使食視子男饗視侯伯其米二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燕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燕與時賜無數聘禮謂之俶獻獻言禮賜言義不言禽與羞從時賜也故曰禽羞俶獻　福寧黃氏云按掌客所云殺禮正言凡禮賓客之常禮有時而殺則聘禮之殺亦在其中集說引之則謂凡禮皆殺獨聘禮用財如此豐厚不可獨殺此大失周公之意矣且盡之於禮正謂禮有常數故用則不敢不厚所以求盡於禮而不敢薄以結諸侯之好故也唯其盡禮故內而君臣外而諸侯皆以禮相與而不相侵陵也集說滯於內不相陵句則解為不敢沒禮有禮以制之例太固矣殊不知饔餼之制於內君臣用財之義亦不甚恊且不能盡禮則君臣相陵事亦多端又何但用財一事耶凡看書須要通其大義毋為一句一字牽制又曰疑此節古之用財者上亦有闕文故如此二字全無該着所以引用周禮補之而不知其不合也



京山郝氏云按五牢猶侯伯之使耳若上公使則七牢五牢則牛羊豕十五出入三積則四十五聘禮曰米三十車車秉有五藪十六石為秉十六斗為藪是十車為米二十四石三十車為米七百二十石也又曰禾三十車車三秅四十秉為秅是一車禾千二百束三十車為禾三萬六千束薪芻又倍之是十四萬四千束乘禽醯醢酒漿之數不與焉此猶正賓一人二次之積耳若九介七介三積備無論品物猥藉即客舍何地可容故禮家言難盡拘也

人渴而不敢飲飢而不敢食也曰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有勇敢

疏云前說聘禮既畢此又申明行聘之時禮儀既大日晚始罷故記者引唯勇敢之人能成禮事故於此明之此是聘義兼明射者以強有餘力之人非但行聘禮又能行射禮故此總明之眾人所難君子特能行之故謂之有行身能有行則事得其宜故謂之有義有義則有果斷故謂之勇敢　嚴陵方氏云酒以久故清肉以久故乾強有力言其形於外者勇敢言

其發於內者　長樂陳氏云齊以言其心莊以言其容正齊以言其儀　烏程姚氏云此節語多轉摺然大意可一言而盡也欲行至大禮須强有力乃强有力貴敢行禮義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句是大旨　松陵趙氏云酒清人渴至於和長幼正强有力者行禮之實此衆人之所難五句是因行禮而著勇敢之名

愚按此因聘而及射言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言聘射之禮之必須强有力者其語已足故强有力者以下推開言之凡行禮者皆然



不專指聘射之禮也孔疏以爲酒清人渴二句謂射禮也以正君臣謂賓射前行燕禮也以親父子和長幼謂鄉射前行鄉飲酒禮也拘泥甚矣

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而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

吳江徐氏云此覆說上文而推勇敢之所由貴乃勇敢之善者也夫勇敢之善者有禮以成之其不善者有刑以誅之則善者多而惡者少故民順治而國安也上文無敵順治對言此獨言順治者舉難以包易爾　烏程韓氏云從使者聘而誤生出此一段文字非謂大禮

難行正相厲以禮之實爭鬬與相侵相陵擊應　此聘射總結徐魯菴泥戰勝之文謂此章本屬射義非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紬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註云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禮尙謙卑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詘止貌樂記曰止如槀木瑕玉之病也瑜石之似玉者也似是而非君子賤之如紫之於朱莠之於苗鄉原之於德也孚尹未詳或曰信發於忠謂之孚信也尹或訓爲誠亦信也玉之爲璧琮其用也必有幣以將之玉爲圭璋特達而已不用幣也　石林葉氏云人之於德曰仁故先溫潤而澤有仁未嘗無知故次之以縝密以栗有知矣非義則不足以制事故次之以廉而不劌義所以充實乎內禮所以節文乎外故次之以垂之如隊立於禮必成之以樂故次之以其聲清越以長自任而至於樂則脩身之至矣可以出而應物故忠者不欺於內外則次之以瑕瑜不相掩也忠以待物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達也忠信誠也天下至誠可與天地參故次之以氣

如白虹精神見乎山川也與天地參則歸於德而退藏於道矣故終之以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者也

廬陵馬氏云玉之爲德散而言之雖有仁知等名合而論之皆謂之德君子之所貴者特此德也詩曰溫其如玉則溫者溫潤之仁而已其能盡玉之德乎蓋溫者德之始言始所以見終也論語言孔子之五德則始以溫夔教胄子以四德亦始於溫而詩亦曰溫恭人唯德之基豈非溫者德之始與　吳江徐氏云自仁至道凡十有一或言人或言天地皆德也上言比德專言之德也下言德也偏言之德也總在比德之中

禮記集說四十八　十五

愚按鄭注孚尹讀爲浮筠作玉之采色陸氏曰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應氏曰尹當作允孚尹尹皆信也諸說不同然不如呂氏爲正尹訓爲誠本廣韻郝氏以孚爲合以尹爲割正謂割玉爲圭璋瑕瑜不揜旁分皆合謂之信未免武斷矣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疏云案鄭目錄云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　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義也

長樂陳氏云冠義脩之身者也昏義脩之家者也鄉射脩之鄉與國者也燕聘四制脩之國與天下者也

其序如此

凡禮之失體體天地制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曰毀曰訾之禮禮之所由生也

註云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禮體天地之道通故天地足以該人情　福寧黃氏云此明凡禮之大體不唯以訾　廬陵胡氏云禮之大體非聖人不足以知之故訾之者是不知禮　臨川吳氏云禮之大體體天地者總其綱下三者分其目陰陽之氣四時之序即天地也人生天地之間其情與天地之道通故天地足以該人情　福寧黃氏云此明凡禮之大體不唯以訾之有陰陽可異而不可相干也禮有恩有理有節有權猶天之有四時可變而不可執一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人道具則天道具其實一也　嚴陵方氏云恩則有所愛故曰仁理則有所宜故曰義節則有所制故曰禮權則有所明故曰知四者人之所由廢一不可也取之者謂取而法之也其所謂則也順陽明陰暗吉凶殊矣情親情疎隆殺辨矣聖人制禮豈能外此以有爲哉其尊卑也體乎天地其往來也法乎四時其吉凶也則乎陰陽其隆殺也順乎人情凡此皆禮之所由生其大體本如是也聖人不過從而爲之節文而已非私見臆度也人當常由之而不舍彼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則亦弗思而已矣是故知其體之所由生也則其由禮之功自有不容已者此記人終篇深致丁寧之意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註云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　疏云此篇總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制　藍田呂氏云禮之有吉凶猶天之有陰陽可異而不可相干也禮有恩有理有節有權猶天之有四時可變而不可執一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人道具則天道具其實一也　嚴陵方氏云恩則有所愛故曰仁理則有所宜故曰義節則有所制故曰禮權則有所明故曰知四者人之所由廢一不可也取之者謂取而法之也其所謂則也順

也蓋亦若是而已　廬陵胡氏云言陰陽四時人情而不言體天地者天地囊括此三者也言仁義禮知而不及信者仁義禮知非信不立既言人道具則信在其中矣　臨川吳氏云五禮各備陰陽今但以吉禮爲陽凶禮爲陰似太拘　吳江徐氏云自此至終篇專言喪禮而此一節則四制之綱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疏云此明恩制并義制也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言之



其實門內諸親之服皆恩制也門內之親故得行私恩掩公義若公羊傳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謂朝廷之間公朝當以公義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義斷恩門外之事君則敬君與父同也義斷恩門外之事君則敬君與父同也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同

如一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同於父也　嚴陵方氏云爵有貴賤而貴莫貴於君位有尊卑而尊莫尊於君故曰貴貴尊尊　烏程姚氏

藍田呂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遂其無窮之情則情之過者不至於滅性傷生則不止也情之不及者不知其所勉矣故三日而殯未殯不食既殯而食粥朝暮皆一溢米三月而葬未葬不沐既葬而沐期而練翦不以死傷生也庾然後沐浴髽而小祥然後練冠練衣蓋毀不可以久久則滅性以死傷生不得伸其孝矣天性之恩非不重也然先王制禮必立之中制使賢者不敢盡不肖者不敢不勉此道之所以行而無弊也歲月之久則不可不除故喪不過三年苴麻之衰所以爲至痛飾也非求乎完且久故服雖敝而不補葬之爲言藏也封之所以識也非求乎高大而終不夷也故墳墓

不培哀雖甚也已過則不可不樂故既祥而後樂者皆所以示恩重哀亦不可以無終此所以爲之節也

愚按喪服有變除之節苴麻不補者亦言之於一周之內非謂三年服此苴麻而不補也魯昭公比葬三易衰以不遵變易之節終三年喪而服苴衰故識者譏其違禮也古先王以孝治天下喪不過三年告民有終也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上文已言之矣凶則必哀吉然後樂人之情也子羔之居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豈有祥祭哀親之日而可鼓琴以取樂者祥後有禫禫後有纖重服雖除而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



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註云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庶民也髽或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髽或爲免　疏云此明權制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者爲爵而設故曰爵也三日五日七日歷敘其爵之人也輔病者喪服傳曰非主而杖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爲其輔病故也婦人童子不杖謂未成人之婦人幼少之男子也子於父母貴賤同情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遂者婦人之大紲重喪辮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髽男



事君而尊同故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母者親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父在爲母齊衰期以

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父在爲母齊衰期以權制者也疏者宜殺而以尊隆之故曰義親者宜隆而以卑殺之故曰權權不可以爲正也　吳江徐氏云此言父在爲母期之義

愚按孔疏謂此節亦申明節制非也張氏謂爲錯簡欲移於以權制者也之下自爲一章亦非也此節蓋爲權制之一端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

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註云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庶民也髽或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髽或爲免　疏云此明權制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者爲爵而設故曰爵也三日五日七日歷敘其爵之人也輔病者喪服傳曰非主而杖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爲其輔病故也婦人童子不杖謂未成人之婦人幼少之男子也子於父母貴賤同情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遂者婦人之大紲重喪辮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髽男

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偏者可憎故不露也跛者腳蹇故不跳躍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性故酒肉養之喪禮宜備令不可强通故聖人以權宜制之　藍田呂氏云先王制禮不遂其所不得伸上文父在爲母齊衰期是也不施於所不必用婦人童子不杖是也不責其所不能給身自執事面垢而已是也不必其所不能行禿者不髽之類是也四者禮有所不能行故以權制之也所謂凡此八者父在爲母齊衰期一也婦人童子不杖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不髽五也偏者不袒六也跛者不踊七也老病不止酒肉八也先儒以爲母期屬前章而加扶而起爲一夫不言與扶而起乃喪禮之當然貴者盡之賤者有所不得遂故有杖而起者有而垢者以權制也若扶而起則禮之正非權也父在爲母期正以權制而屬前章非也庾氏之取父在爲母爲一而不知扶而起非權又不數婦人童子不杖之科亦非也喪之有杖所以輔病也孝子毀瘠之至非杖不能起後世因之以爲節文親喪則親者杖君喪則有爵者杖童子當室則杖皆以其主喪面有杖故曰擔主也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氏以擔音假曰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字訓未之見恐止音擔擔負荷也負荷所主之喪故授之以杖也國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則婦人有杖矣此云婦人不杖者先儒謂皆以幼不能病故不杖其義然也

言婦人童子不杖正同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哀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疏云此覆明前經四制之中節制之事　藍田呂氏云子之於親天性也不可解於心也執親之喪創鉅痛深雖日月之久豈有殺乎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然喪必有月算服必有變除天地已易四時已變

哀之感者亦安能無殺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此以恩之厚薄而有久近之殺也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此以日月之久近而有哀戚之殺也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絕絰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虞卒哭唯朝夕哭此朞悲哀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也君子之居喪期合乎中者也有如是之隆殺聖人因隆殺而制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禮者所以教民之中故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古之道也書獨稱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而後事行此人君之喪禮故高宗三年不言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故言不文此士大夫之喪禮也　京山郝氏云諒闇書作亮陰論語作諒陰孔安國何晏注諒訓信陰訓默近之鄭注作梁闇凶廬在楣梁下壅也　納蘭氏云古者有號無謚至周人始以謚易名武丁號爲高宗者以其中興之功德其高爲可宗故耳非載之書中而高之之謂集說亦應辨明以曉學者

不對侑者爲之應耳孔氏亦曰但稱唯而已不對其



年不言者先王之禮墜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高宗以善喪聞而廢禮所由興改善之也慈良於喪善喪之謂也不言而後事行此人君之喪禮故高宗三年不言也言而不知居喪則必言喪事重大正須言說講論以求其故故既夕禮曰非喪事不言謂喪事必言非喪事故不言耳蓋論議喪事古分貴賤天子諸侯不自言喪事而臣下得代言之所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此天子諸侯禮也若大夫與士則必身爲論議然後得備物具禮所云言而後事行者此大夫士禮也至庶人則不止言之論議之且必身執其事故曰身自執事而後行則在大夫與士正當論議而以不對不言之例律之是戒諫官以緘口於禮悖矣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指命令不指言詞故曰唯作命又曰罔攸稟令然亦古禮有然至高宗偶一行之若周禮則全未有此康王居成王之喪自乙

至癸祇丸日卽作誥以命羣臣故夫子於高宗但曰古之人皆然並非周制而孟子告滕君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父兄百官皆曰宗國莫行先君莫行以非周禮也不然豈有先君宗國俱不行三年喪乎予嘗謂善解經者解一經而諸經皆通正謂此也好古者亦從予此言而思之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强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疏云此更覆結居父母之喪三節可以知其德行仁者居喪可以觀其愛親知者居喪可以觀其合理强者居喪可以觀其志節用禮以治喪事用義以正喪禮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 藍田呂氏云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至於三月一也十三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比終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難莫不善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惻怛痛疾悲哀志懣非仁者之篤於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賓主乃野人夷狄直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輕重有等變除有等至於襲含斂殯之具賓客弔哭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子所以脩道之德於喪之禮能篤其愛者仁也於喪之義能明其理者知也始終此仁知不易其志者强也强卽中庸三達德之勇有是三者之德然後能行禮以治喪事知義以正喪禮而可知其爲孝子弟弟貞婦也然此本孝子於父母之喪如此而末句乃兼弟弟貞婦者蓋能爲人子則能爲人弟弟之所以盡禮義於兄者以兄乃吾父之正體也能爲人婦者亦以能爲人子推之蓋婦之天其夫猶子之天其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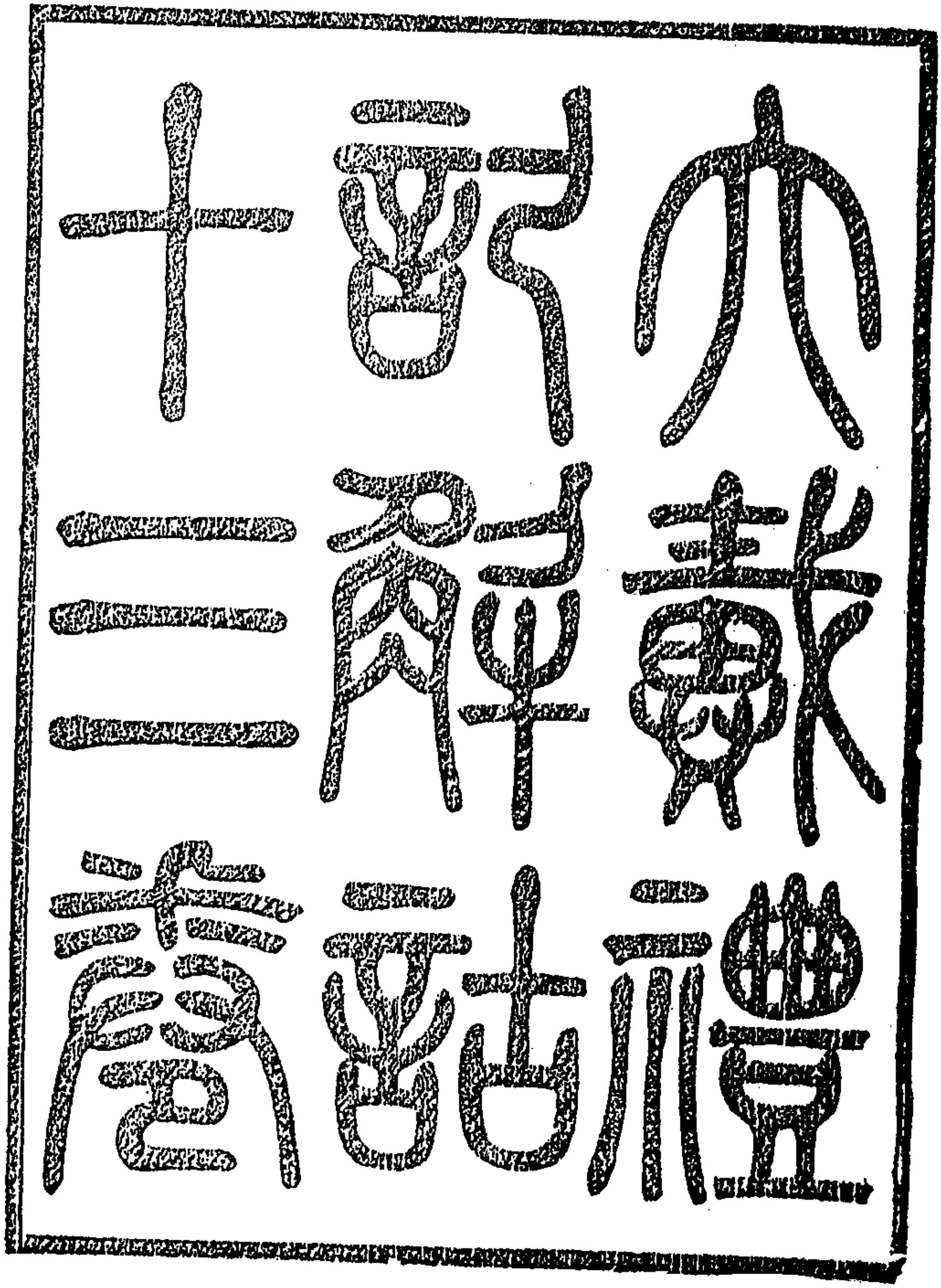
西河毛氏云此終者及終也言自祥而禫而纖以及於終也此正謂祥服之後又有禫纖以終此三年之月故曰比終不然三年之喪豈終於祥服而已乎

蓋期年之禫止於一月而三年之禫則由祥以至於盡不止纖服七月見之漢令此正三十六月一大明據而爲正義者依回時俗反以比終二字連下文茲三節者作句天下有及終茲三節者而可以成文者乎總由曲護二十五月撤喪之謬而强割禮文以遷就其義其禍烈一至於此

愚按三節者自衰冠繩纓至三月而沐爲一節暮十三月而練冠爲一節三年而祥比終爲一節

禮記集說七十卷歸安鄭元慶芷畦輯芷畦自幼通史傳覃思著述期有用於世中州張清恪公雅重之欲薦而未果迨乾隆丙辰開詞科戊午開三禮館臨川李穆堂侍郎思其人不幸已先卒著有湖錄百卷散佚僅存經籍一門余已校刊是書意在續衛正叔之作而糾陳雲莊之悞故於元明及　國朝諸家禮說所採尤多訂正雲莊之註亦復不少正叔薈萃羣言鮮所折衷芷畦恆自伸已說如祭法瘞埋於泰折謂卽天子所立之大社其泰折之折或卽社之聲誤而不取康成崑崙神州之說祭法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與王制同獨大夫有三親廟而無太祖與王制異謂祭法皇考之皇當爲祖字顯考祖考無廟當作皇考顯考無廟然後與王制同又謂鄭氏知適士顯考之顯爲誤而於皇字祖字獨存其舊多方回護以爲周大夫之制恐未得爲通解若此之類獨見會心惟每用己意輕改古人成說是其所失如曲禮天子祭天地長樂劉氏未嘗謂方丘卽大社也芷畦既採其說復刪改其一二句竟以方丘爲大社使與圜丘連文祭法去祖爲壇孔疏本云去祖爲去太祖也芷畦謂天子諸侯之太祖百世不遷以孔疏爲誤竟改爲去高祖之父又樂記五帝殊時不相沿樂陳氏禮書云黃帝之咸池此本之孔疏芷畦據周官黃帝樂名大卷遂改其字惟自謂周官晚出不當據以說戴記此又

自亂其例夫專門之學各有師承許君兼陳異義必曰謹按鄭君雖加駁議祇述舊聞未嘗變易其字句也今芷畦動輒改竄殊失古人之眞然此特體例之未當至其全書義理精深考據翔實無空疏穿鑿之弊其善不可誣也禮記之學前有慈溪黃氏震曰鈔陳氏櫟集義詳解後則萬氏充宗之輯注大抵皆取正叔之書附以已見以芷畦此書駸駸其間如登山涉海爲禮說之林藪矣其稿本假之鄞馮孟顓茂才貞羣重寫付梓以餉學者亦以綿鄉先輩之遺澤云爾甲子孟秋朔日吳興劉承幹跋



明治二年十二月 開成館藏版

揚州阮中丞敘曰南城王君實齋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於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傅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於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經文也尊守古本爲家法有懲於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撝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北平翁覃溪先生得識王君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爲有古人風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於元元用力之勤凡二十餘年其於大傅禮可謂有功矣嘉慶戊辰歲



八月晤先生於浙西先生不以爲鄙發篋見示廷堪於是書所得甚淺既無以益之於是舉其卓絕之識書諸簡末以告世之好學深思者同門年愚弟歙淩廷堪識

揚州汪縝修敘曰昔朱子謂大戴禮注當是鄭康成所爲此疑辭無實據所引有魏晉人語必非鄭注可知周書盧辨傳稱辨少好學以大戴禮無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比於侍宗注小戴今存盧注只八卷未可爲全書也乾隆年盧召弓先生以元時本校定脫誤而未解詁南城王實齋先生惜舊注之少且後人所改不盡允當乃融會鄭氏說經諸書分節注之如五義義字據周禮注讀若儀五鑿五字釋若忤青史子引漢書君子養之養皆能根據經史發蒙解蔽非不根之說也

夫小戴禮頒立學官世咸讀之大戴禮篇目錯誤文多晦澀世多不讀讀亦不熟今此書出義理瞭如不特爲大戴功臣其有益於學校匪淺也葢儀堂孝廉南城後進之士也攜以示余謂將付手民余欽實齋先生之學而嘉葢生之好學也謹讀而序之時在道光庚戌三月揚州後學汪廷儒拜譔

自敘曰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目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記燦然具備而大戴之篇祇存四十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其說頗爲附會葢因大戴八十五篇之書始於三十九終於八十一其中又無四十三四十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多出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此禮記之所由來惟孔氏壁中之本也孔穎達曲禮疏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敘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此大戴之書篇數具在惟取於孔壁古文未嘗闕入諸家也或曰壁藏之書當在先秦今禮察保傅篇中皆有秦二世而亡之語與賈誼新書同得無大戴取於賈氏書乎聘珍曰顏注漢志引家語云孔騰字子襄藏書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案史記孔鮒爲陳涉博士固在亡秦之時而子襄爲漢惠博士則秦亡久矣漢惠本紀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注云秦律政有挾書者族然則漢惠四年以前皆是藏書之

是聖賢緒餘自古未立學官雨漢經師不爲傳注陸德明不爲



第七十三篇隋志又別出夏小正第四十七一篇則存三十九而闕四十六故支離其辭以爲小戴所取耳豈知月令明堂位別錄並屬明堂陰陽固古文三十三篇之內者也而樂記疏引劉向別錄云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之入禮記自劉向所見本已然矣又何待於馬融之足哉且當時古本具在大小戴同受業於后倉之門小戴又何庸取大戴之書而刪之葢二家俱就古文記二百四篇中各有去取故有大戴取之小戴亦取之如哀公問投壺等篇著也況大戴所闕之篇其名往往見於他書如王度記辨名記政穆篇之類皆不在於小戴記中豈得以大戴闕篇即小戴全篇耶夫以大戴之書同是聖賢緒餘自古未立學官雨漢經師不爲傳注陸德明不爲

者義迄無定本後周盧辨雖爲之注然而附唐宋志並不著錄則其書傳者蓋寡是以闕佚過半其存者亦譌變不能卒讀自時厥後未有專家近代以來人事校讎往往不知家法王肅本點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肅本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有是理乎又或據唐宋類書如欽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刪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猶折獄者舍當官案牘而造辭證而求情實於風聞道路得其平乎是非無正人用其私甚者且云某字據某本作某豈知某本云者皆近代坊賈所爲其人並無依據是直向聾者而審音與盲人而辨色凡茲竅端大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奧之經變而文從字順洵有以悅俗學者之目



然而經文變矣經義當由茲而亡可不懼哉聘珍今爲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與諸家所見未敢雷同惟據相承舊本不復增刪改易其顯然譌誤者則注云某當爲某抑或古今文異假借相成依聲託類意義可通則注云某當讀曰某而已其解詁專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以釋字義於古訓之習聞者不復標明出處稍涉隱奧必載原書亦復多引經傳證成其義開有不知而闕必無杜撰之言舊說有可采者則加盧注云以別之至於禮典之辨器數之詳臺以先師康成諸論爲主以禮本鄭氏專門之學而其學則聘珍生平所私淑諸人者也未免膏肓之疾難辭墨守之愆以云有功經學實所不敢但於三千年來天壤孤經亦可謂盡心焉爾已憶垂髫受書　家父口授此經

主言第三十九 盧雅云主君也主言者君天下之言也曲禮曰君天子誥志曰主祭於天曰天子曾子曰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是也王肅私定孔子家語盜竊此篇改作王言非是始於三十九篇改作王言俗儒反據肅書改竄本經亦非也

哀公問五儀第四十 義讀曰儀周禮以儀辨等鄭注云故書儀為義杜子春讀為儀又周禮凡國之大事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兵義士是也王肅私改禮記是剽取孔壁之書雖經改寫間存古文俗儒據荀子書改義作儀者非是名曰五義者篇中所云庸人士君子賢人大聖是也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二 此於小戴記為哀公問第二十七孔疏云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篇中多推明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之事史記禮書采取此篇為之古文禮記是與尚書等經同出孔壁孔氏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此類皆是不獨為尚書也

禮察第四十六 此篇之前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三篇並闕亦多譌脫自篇首至倍死忘生之禮眾同小戴記經解第二十六自凡人之知以下漢書賈誼傳有之篇首稱孔子曰後言秦王子孫誅絕當中顯有為脫之處案並出於孔氏壁中者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孔子三篇班氏自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不言其為何時之人諒非一時同出者也楚漢之間如陳餘博士之徒皆其支流餘裔豈不發憤著書然則禮察保傅諸篇皆是漢間人所為同在古文記二百四篇之中大戴取之以為記實誼亦采以入史故此篇中有問為天下何如又有今子或言云云並非上疏之體也

夏小正第四十七 禮運曰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注云得夏四時之書記者自是大戴佚篇中文也據此則曾子記十八篇大戴所取

已上卷一凡四篇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此篇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事名立事者君子所以立身行道也此以下十篇題首並云曾子者益門子之後學者論撰其先師平日所言立身孝行之要天地鬼神之理與凡人之知以下漢書賈誼傳有並出於孔氏壁中者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曾子十八篇班氏自注云名參孔子弟子是鄫禮記中出之於儒家者流孟子書為七篇班氏自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為而曾子十八篇班氏不言其為何時之人諒非一時同出者也楚漢之間如陳餘博士之徒皆其支流餘裔豈不發憤著書然則禮察保傅諸篇皆是漢間人所為同在古文記二百四篇之中大戴取之以為記實誼亦采以入史故此篇中有問為天下何如又有今子或言云云並非上疏之體

其身以敬父母之事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名曰立孝者本經曰君子立孝其忠之始也五德之爲古文成不同乖異夫子之非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故孔注云有忠與禮孝道立陽珍謂史遷所云古文者卽此五帝德及帝繫二篇也其中兼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小戴記祭義第二十四與此同又案取他篇以益之主在禮記二百四篇之中與古文尚書等經同出孔壁故謂之古文也此五帝本紀三代世表之所本亦史遷所據以考訂古厥謀記傳之異同者也蓋古文初出屋壁孔安國悉得其書壯氏汪云有忠與禮孝道立氏謂馬遷當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是也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名曰大孝者孝以尊親爲大亦聚篇首之篇題也其中兼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小戴記祭義第二十四與此同又案取他篇以益之主言祭祀洗薦之義不專爲曾子書故於別錄爲祭記也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名曰事父母者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又云孔子以曾參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已上卷四凡五篇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制言別撰名目者是後學纂述先師之語也三篇之中主言行禮秉德居仁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制法也曾子多篇皆篇首文字標題制比諸先王之法言也三篇之中主言行禮秉德居仁由義建事不苟之事以備策重多分爲上中下三篇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　三　廣雅書局栞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名曰疾病者疾病時之言也本經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曾子生平進德修業之功亦可見矣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名曰天圓者亦以篇首文字標題篇中發明天地陰陽禮樂律曆之道曾子述所聞於孔子以示後學者也已上卷五凡五篇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武王克殷踐天子位受書於師尙父退而爲戒書者於物以自警此記者紀錄時間也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名曰衛將軍文子者善其能咨訪聖門之賢才著其官號以顯之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多取此篇語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隨是則古文記二百四篇中尙有弟子籍篇名也已上卷六凡二篇

五帝德第六十二　此已前闕第六十一篇史記五帝本紀云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濱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頗說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三代世表云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年月豈虛哉謂古文成不同乖異夫子之非論次其年月豈虛哉始五德之傳古文者卽此五帝德及帝繫二篇也二篇皆陽珍謂史遷所云古文者卽此五帝德及帝繫二篇也其中兼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小戴記傳之異同者也蓋古文初出屋壁孔安國悉得其書壯氏汪云有忠與禮孝道立氏謂馬遷當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是也

帝繫第六十三　周禮瞽矇職曰世奠繫鄭注云故書奠或爲帝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遷其德行瞽矇誦世繫以勸戒人君也故國語曰故書奠或爲帝奠書亦或爲奠世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遷其德行瞽矇誦世繫以勸戒人君也故國語曰帝繫姓者是也漢武之際出自孔壁大史古史之流而大戴禮記中此篇則七十子後學者紀錄舊文卽史記所云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云案大戴禮有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濱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頗說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寫以蝌蚪故史遷謂之古文焉索隱云案大戴禮有五帝德及帝繫姓者是也漢武之際出自孔壁又卽史記所云孔帝繫爲蓋太史公取此二篇之說及尙書集而紀黃帝以來爲系表也

勸學第六十四　文有與管子荀子同者當是記者采摭諸書而潤益之亦有見於別向說苑者是又從此經采取者也說者以爲荀況書云

##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　四　廣雅書局栞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鄭注雜記云官猶仕也問入官者問爲仕之道聖人告以南面臨民牧之彌廣君國子民不外是也

盛德第六十六　此於古記當屬明堂陰陽名曰盛德者鄭注甘誓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明堂月令曰盛德在木立夏盛德在火立秋盛德在金立冬盛德在水也

明堂第六十七　此篇亦當屬明堂陰陽許氏五經異義引此經文記之也漢書藝文志論類孔子三朝記七篇卽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僅

千乘第六十八　此於三朝記爲第一漢書藝文志論語類孔子三朝記七篇卽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僅是三代世表云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年月豈虛哉始五德之傳古文成不同乖異夫子之非論次其年月豈虛哉謂古文者卽此五帝德及帝繫二篇也二篇皆陽珍謂史遷所云古文者卽此五帝德及帝繫二篇也其中兼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小戴記傳之異同者也蓋古文初出屋壁孔安國悉得其書壯氏汪云有忠與禮孝道立氏謂馬遷當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是也

者所謂七篇王俗厚云孔子三朝志七篇今考大戴禮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小閒是也勝珍謂此七篇亦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原在古文記二百四篇之中故大戴采而錄之自圉氏七略乃別出於論語類中亦如曾子記別出於儒家類也

四代第六十九 此於三朝記為第二

虞戴德第七十 此於三朝記為第三

誥志第七十一 此於三朝記為第四

已上卷九凡四篇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此記者紀錄舊聞也文與周書官人解第五十八大同小異周書序云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據此則事爲成王信矣大戴禮記作文王者記者所聞異辭也但如周書作周公曰亦有六徵云云訓體也大戴作王曰鳴呼云誥體也誥當爲文王

諸侯遷廟第七十三 此乃其記也亦如儀禮各篇之記然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篇中之篇名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此乃其記也篇末有孝昭冠辭及祭天祭地祭日祝辭是後人竄入非大戴原書所有也如者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云制雖不能備猶痛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即此類是也遷廟者亦禮古經五十六篇中之篇名此篇末有孝昭冠辭及祭天祭地祭日祝辭是後人竄入非大戴原書所有也如者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云遷斯死者之主於祖廟舊說並云練而此篇乃諸侯三年喪練遷於祖廟而祔達而祔多也祝雍曰近於民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



臨雅書局栞

遷廟者非是說詳篇中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諸侯釁廟者亦禮古經五十六篇中之篇名而此乃其記也記諸侯既成祖廟殺牲釁之之事小戴入於雜記下第二十一篇次重云雜記之後簡編倒錯亂不可考矣

已上卷十凡三篇

凡三篇

小辨第七十四 此於三朝記為第五大戴原本自當與誥志篇相接今本中隔文王官人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三篇者大戴篇次並為後人所亂也

用兵第七十五 此於三朝記也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明珍謂此篇古說所引者同是大戴禮今在大戴禮而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而謂劉向七略云孔子三朝記云者蓋所引者劉向傳載向疏云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湯武放伐天下故厭服云云正是用兵篇文劉向以為孔子對哀公之辭則為三朝記明矣師古謂用兵篇非三朝記又云大戴禮有三朝記一篇並非是

少閒第七十六 此於三朝記為第六漢書高帝紀云祭尚尤於遠於年遠於侯近於義齋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辭曰陛下憐顯先帝之光曜云云所引冠禮即此經之文也文止於任賢使能其下另引博物記中語若果在此篇之中劉氏又安用加博物記曰以別之其為後人竄入無疑矣今因舊本存諸篇末

已上卷十一凡三篇

本命第八十 名曰本命者本經曰分於道之謂命篇中言男女居室喪服之事亦禮家雜記堆本於性命也

易本命第八十一 此篇蓋亦明堂陰陽之流名曰易本命者中主言物理盡性致命之事終之以著還而統之以乾坤也鄭云大戴記八十五篇此以下闕四篇也

已上卷十二凡二篇

主言第三十九

孔子閒居曾子侍鄭氏三禮目錄云退燕避人曰閒居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孔子曰參今之君子君子在位者之通稱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白虎通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大夫職在扶助之稱也庶人在下民希君子何道德之稱也聘珍謂閒猶中也君子者君上位子下民希罕也言今之在位者所言不出於任事奉法之中罕聞君國子民之大道也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廣雅云主君也主言謂君子之言楊注荀子云出行也史記云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而著明也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曲禮曰請業則起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聰以言對也肅然敬貌摳提也曲禮起請益則起



鄭注云謂講問之容也閒容也講問宜相對容大曰席閒面丈是以指畫下席者因夫子不應改容申敬也孫恭順也閒謂閒居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負之言背也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爾雅曰明成也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國謂王國也周禮曰惟王建國大司馬職曰方千里曰國教化服謂服事廣雅云取爲也上無教化下不服事不可以爲國也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博地衆民謂諸侯大國也地治謂以道治也高注秦策云地猶道也霸主謂爲方伯以主諸侯白虎通云霸者伯也少閒曰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謂文王爲西伯也王制曰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公羊隱五年傳曰白陝而東者周公主之白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此經與下文爲總目其事並在下文左氏昭二十三年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祗席之上還師淮南說山云衝兵車也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不敢至也聘珍謂祗卧席也此言守則有戰之備亦如守之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匱此之謂明主之道也勞力極也財謂國用費耗也曾子曰敢問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袪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愀然變動貌揚讀曰猖袪袂也言君子之言揚注荀子云出行也史記云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而著明也曾子起曰敢問何謂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書曰禹宅百揆百揆百官也傳云左曰輔右曰弼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爲其勞也杜注左傳云在君爲政在臣爲事中正也令命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大宰職曰廢以馭其



罪昔者明主閼畿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閼察也征賦也市買賣所之也廛市物邸舍廛而不稅者稅其舍不稅其物也征賦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歲三日者均人職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入山澤以時者王制曰澤梁禁止用魚鼈不中殺不入泉林麛卵不殺不入夫黿鼉魚鱉鮫龍禁於鬼神者不入人澤梁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山虞職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季冬伐薪蒸仲春行羽物山林有期日澤虞職曰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四者謂閼市山澤二者謂田稅民力無敎化下不服事不可以爲國也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則下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以敬事長曰順齒年也施德諒信也隱匿也孟子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別辨也釋名云貞定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正也

教定是正矣定猶成也爾雅曰是則也正謂民無傾邪也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表標準也識正物之行列者也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表記曰仁者天下之表也左氏僖九年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士任事者也晉語曰定身以行事謂之信敦厚也陸氏爾雅音義云慤謹也女謂未嫁者也通物曰商慤謹也女謂未嫁者也憧讀曰僮無知也空空無識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布散也左氏昭二十一年傳曰小者不窕又杜注云窕細不滿也內入也淮南氾論云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高注云不窕不塞急也是故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百步而井云千步者包山川溝洫道徑而言也趙注周禮算經云伸員之周爲句烈謂斜米禾田之畦畔也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劫起土界也左氏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畜聚也積謂芻米禾菽皮衣也處居也行發也興富爲與形近誤也亡無也是以鑾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王制曰中國夷鑾戎狄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無市而民不乏者通人職曰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乏匱也書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無刑者不任刑也不違者民皆從教也羅氏泌路史云州居九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也王制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屬官衆也周禮鄉大夫之職掌國之六屬與邦治隱蔽也暴亂也伏匿藏也使有司曰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有司謂周禮鄉大夫之屬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也考校也日省時考謂四時孟月吉日聽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禮賢與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使之謂使民也鰥寡見上文也孤獨幼而無父者也貧窮不相繇也故曰多信而寡親及於民貌謂慢怛由於心而德其德行道藝細其衰惡過失誘進也誘比長皆是也省察也如讀曰而考校也日省時考謂四時孟月吉日聽鄉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禮賢與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使之謂使民也慢怛以補不足慢寬緩也怛傷也慢怛謂君心寬緩貨賄之處也補不足謂出宮室府庫之財以防淫佚節其修靡年穀豐儉而調均之也出謂賦斂也補謂振貸之也禮節以損有餘也白虎通云禮所以防淫佚節其奢侈信誠也謂慢怛由於心而德不信誠以節其衰惡過失誘進也誘導也田獵放獵逐禽也田獵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四時各以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大者信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謂設施有所設施民皆泰行也保養也慈母養子者也施也因民既迴者說遠者來懷然後有指知寸有手口也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廣雅云尋大也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百步而井云千步者包山川溝洫道徑而言也趙注周禮算經云伸員之周爲句烈謂斜米禾田之畦畔也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劫起土界也左氏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畜聚也積謂芻米禾菽皮衣也處居也行發也興富爲與形近誤也亡無也是以鑾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王制曰中國夷鑾戎狄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無市而民不乏者通人職曰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乏匱也書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無刑者不任刑也不違者民皆從教也羅氏泌路史云州居九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也王制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屬官衆也周禮鄉大夫之職掌國之六屬與邦治隱蔽也暴亂也伏匿藏也使有司曰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有司謂周禮鄉大夫之屬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也考校也日省時考謂四時孟月吉日聽鄉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禮賢與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使之謂使民也鰥寡見上文也孤獨幼而無父者也貧窮不相繇也故曰多信而寡親及於民貌謂慢怛由於心而德其德行道藝細

矛而有弓矢車謂三車賈注國語云三革甲冑盾三也
威畏也川貨斯也利富貲也施予也親謂民親其上也曾子曰
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下
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儻行三至故天下之君
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知也天下之民和明主儻行三至故天下之君
也厚也君謂有土者士謂守道者　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
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
良賢也能也鄉大夫職曰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
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
士於天子此明主所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也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
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
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曾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尊貴也大事謂興師動衆也和謂和樂也大事興則以馭其智謀以馭其
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
者咸通然後可以征　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邇周書王佩曰既正人
之言孔注云可否相濟曰和化行在和和大開武曰維王其明明開和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和
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
而俟然後可以征孟子曰仁者愛人智曰知人則智能官人中庸曰爲政在人供敬手也俟待也明主
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
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
矣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欲人人隨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杜注云陳師鞠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孔疏云司徒掌致人民司馬掌致其
身焉以爲己憂道言也謂曰恒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恒恒不舒之貌志不恒恒謂志意依
依也憂患也孟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曰
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聲爲政心從而壞若
此則可謂庸人矣務事也止居也定安也選數也中庸曰賤貴而貴德孟子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陽注

帶子哀公篇云整敬也五整謂耳目鼻口及心之敬也聘珍謂五讀曰午猶忤也整穿整也五整爲政謂政不率法心從而壞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識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終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道術謂道藝由從也處居也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說文云審悉也知審諦也謂者所以論語曰敏於事而慎於言易謂以物相易也　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貿仁義在己而不害不志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論語曰躬行君子又曰主忠信貿義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邱小人何足以知禮鄭注禮記云譏不答也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邱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敎百姓不廢其會節鄭云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敎百姓使其不變此上事之節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鄭云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繢以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倫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小戴則作節處作節鄭云言語也算數也節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言君子既尊禮民以爲順乃後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以衣服敎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孔疏云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腊也宗廟

祭祀者謂除服之後又教爲之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者又教祭祀宋而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幾謂沂鄂也謂不離錢使有司也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小臧色作實鄭云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忤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鄭云愀然變動貌也作猶爲也德猶福也辭讓也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鄭云言君當務於政公曰敢問人君之行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鄭云無似猶言不肖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鄭云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爲親言相敬則親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鄭云已猶大也怪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鄭云先聖周公也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與鄭云因不因言吾由鄭因故也請少進欲其爲言以曉己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鄭云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民之則陰陽之分夫婦之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敢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鄭云愾猶至也大王居豳爲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



迹興焉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鄭云則法也民者化君者君之言辭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成身鄭云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己過而怨天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鄭云物猶事也公曰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

而明是天道也鄭云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
政教不可以倦怠爲而成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照察有功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誡之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鄭云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母故事天明鄭注云事能是所以成身過事以孝事能是所以成身罪何鄭云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柰後日過於事之罪何爲誡辭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鄭云善哀公及此言此言善言也

禮三本第四十二

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



性生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焉何也楊注荀子云類種也偏亡謂闕一也　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龍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宗尊也龍榮也孟子曰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龍之　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祖天子以始受封之君爲太祖也常宗者貴始德之本也　天太祖謂以太祖配天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鄭詩箋云懷私曰懷不敢懷謂諸侯不敢祖天子以始受封之君爲太祖也常宗者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是也　郊止天子祀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　公羊傳三十一年傳曰天子祭天何注云郊者所以祭天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配之鄭注云大祭其先祖所出謂郊之徵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祭法曰諸侯自爲立社曰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置社鄭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楊云道行神也聘珍謂祭法曰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鄭注云有主道路行也陸氏禮記音義云鉅大也

故有天下者事其七世有國者事其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其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其二世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卑也　祭法曰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壇注楚語云地方十里爲城出長轂一乘待年而食謂食力者也說文云年穀熟也左氏昭三十二年傳曰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不得立宗廟者王制曰庶人祭於寢也積也澤讀曰繹繹爾雅曰繹事也功也業也　大饗尚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嗜大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禮器曰禮酒之用玄酒尚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鄭注云或言食禮云或言食大名小數曰飯嚌嘗至滴也飽謂尸告飽也庶眾也鄭注范人云致滋味乃爲羞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羞四時之和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氣也此覆申大饗事義言有本有用也　大饗尚玄尊明水也司烜氏職曰以鑒取明水於月鄭注云明水以爲玄酒　大饗尚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嗜大羹而飽乎庶羞貴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



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大隆　於其本而貴之以爲文也以可川則親之順其理也事有其文物得其理足能經緯天地之道故曰成文也歸還也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隆備也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　此下本有一也二字言三者皆禮之反其本者也　利爵之不宰也　史記索隱云案儀禮之後祝未告利成之先佐食獻尸者也特牲饋食禮曰利洗散獻於尸鄭注云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也　成事之俎不嘗也　索隱云禮祭必立宰以勸尸食至三飯而後止一人故有三宰既是勸尸故不相食嫌於加爵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　三侑之不食也　索隱云禮祭必立宰以勸尸食至三飯而後止一人故有三宰既是勸尸故不相食受胙爵而不嘗俎也聘珍謂士虞禮主人獻尸尸酢主人獻祝祝酢主人獻佐食佐食酢主人主人洗爵獻尸尸酢主人亦如初曰哀薦成事是卒哭祭禮與虞祭禮同也士虞禮記曰三虞卒哭始從吉祭故云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既是卒哭始從吉祭故尸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鄭注云加于俎以喪不忘於味也　三侑之不食也一也　盧雅雨云發聚也辨當爲醴鄭特牲曰壹醴之齊終身不改鄭注云齊或爲醴醴祭未納尸先之未小斂也一也　言三者皆禮之主其誠者也　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一也　言三者皆禮之一人故有三宰既是勸尸故不相食

設置爲陰厭之事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哀於中雜記於賓客加以遠哀於遠方於下於尊者也喪禮曰卒斂徹帷三者皆禮之節於始者也

大路車之素幦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散帶也一也左氏桓二年傳曰大路越席杜注云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詩曰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也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孔注論語云麻冕緇布冠古者積麻三十升布以爲之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孔疏云小斂之後小功以下皆絞帶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三者皆禮之貴其質者也三年之哭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磬而尚拊搏朱絃而通越也一也聞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鄭箋云祭文王而歌此詩也孔疏云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鄭注樂記云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人從歎之聲讀曰磬明堂位曰拊搏玉磬鄭注云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鄭注樂記云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故詩文以磬遲之使聲遲此並言聲之不尚文也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殺文謂節也倫也禮器曰大備盛德也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德盛者化神故情文俱盛欽讀曰選情文選鄭與謂有本有文也復反也復反始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十三　國學基本叢書

情以歸太一謂反本終古不忘其何者也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高變不亂貴之則喪張氏史記正義云自天地以下八事大禮之備情文俱盡故用爲下則順用爲上則明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長沙葉德輝鑑初校

南海潘宗元杰讀校

番禺陶福祥子珍覆校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寒止也猶人臆曰以防止水鄭彼注云防隄也故以謂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孔子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鄭彼注云陽禮謂鄉飲酒之禮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鄭注經解云辟邪也姻昏謂不全不各之類　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鄭云獄繫也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司徒職鄭注云陽禮謂鄉飲酒之禮也　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鄭注經解云長也謂不全不各之類　鄉飲酒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昏姻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鄭注云陽禮謂鄉飲酒之禮也　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

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爾置錯置也初子云
也重任也不可不善擇所而後錯之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
草木廣育被燮新四夷累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
下之所共聞也德恩德也澤謂流澤洽浹也累積也　秦王置天下於法
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讎盈世民憎惡如仇讎禍幾及身子
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夫用仁義禮樂爲天下者行五六
百歲猶存用法令爲天下者十餘年卽亡是非明驗乎讀
曰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妄言今子或言
效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
觀之乎　子通稱也對上問
者之辭承繼也

夏小正第四十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三　漢雅書局聚

正月　御雅曰正月爲陬孔氏詩疏引春秋元命包云夏人
以十三月爲正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月令曰孟春之月
會聖王制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
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晧珍謂正月日躔娵
訾此周時厤象耳夏時正月節日在娵訾逸周書周月云惟一月既生霸至癸巳朔旦冬至也故鄭云日月會於陬訾是見日
體極斗柄建子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此漢書律厤志所云周
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也冬至日在牛初度則正月
當在危十六度故鄭云日月會於陬訾也惟一月既生霸至癸巳朔旦冬至日在牛初度則正月
也東其來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來也耕
見君之冰有來也者祭義曰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
耕帝籍天子親耕未耜之處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
之藉田以時入之以共粢盛凡祭祀共野物百有二十種
魚陟負冰陽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云者言解蟄也負之言背也陳云負冰
若解卸猶開也魚水蟲也盛寒之時蟄於水下農緯厥宏緯東
逐其溫煖正月陽氣既上出游於水上近於冰說文云農耕也耒手
也東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耕
見君之冰有耒也者祭義曰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
耕帝籍天子親耕未耜之處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
之藉田以時入之以共粢盛凡祭祀共野物百有二十種
農緯厥宏緯東
若解卸猶開也魚水蟲也盛寒之時蟄於水下農緯厥宏緯東
逐其溫煖正月陽氣既上出游於水上近於冰說文云農耕也耒手
也東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耕
見君之冰有耒也者祭義曰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
耕帝籍天子親耕未耜之處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
之藉田以時入之以共粢盛凡祭祀共野物百有二十種
雁北鄉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
也雁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遹鴻雁先言
遹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遹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
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遹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
鴻不必當小正之遹者也　鄭注禹貢云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
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陳云雁以北方爲居者鄭注月
令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云鴻不必當小正之遹者
也者小正九月記遹鴻雁自中國見其遹而記也但其
居之遠近不可知其南鄉之時不當小正記遹之時也雉震呴



雉雊山雉雄雉雊而洛而南曰鞏江淮而南曰雉雊雉喬雉
東方曰雉北方曰稀西方曰鷸許氏說本爾雅說文云雉有十四種
文作雊云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脰云正月必雷
者雷陰陽和薄之義故泰卦互震呴也　雉震呴之時也雉震呴

之事也云是月始用之也者卽春始生而萌之也云初者始也者爾雅釋詁文彼曰祭韭也五字當在園之燕者也之下脫此
節在園有見韭園也者圍之燕者也孔氏詩疏云有藩曰園無藩曰圃說文云圃菜園也
有垣也韭菜名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傳云圃也者園之韭也郭璞注云今之菜園是也
也者燕閒安居之地也穀梁宣十五年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范注云家作一園以種五菜云或曰祭韭也者王制曰庶人春薦韭時有俊風俊者大也
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云南風曰景風爾雅曰景大也傳云大風南風也者說文風者白虎通云南者任也十月純陰用事陽凝於陰任成其功故有風以合冰正月陰氣漸消陽薄乎陰任散其德故有風以解冰云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者任養萬物故曰生任成萬物故曰收也寒曰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也者凍下而澤上多也
澤上多也寒陰氣甘謂每日言其漸也滌蕩除也鹿鹿雜云塗泥也陳塗謂地凍釋如塗泥也傳云凍下而澤上多也者澤潤液也言解凍有漸其下猶凍而其上已見潤之澤也田鼠出田鼠者鼷鼠也記時也



高注淮南時則云田鼠鼷鼠也傳云田鼠嚙鼠也者嚙讀曰齧鼷鼷鼠也傳云田鼠嚙鼠也者嚙讀曰齧鼷鼷鼠也郭璞注爾雅釋詁文引字林云鼷卽鼠也農
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農謂農夫陸氏釋文引字林云鼷卽鼠也農謂農夫陸雅
曰均均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趙注云易治也傳云率者循也者除田也者除猶修治也云言農夫急除田也者除猶修治也云言農夫急
爾雅釋詁文云均田者始除田也者農書曰春草冒驚蟄而除田也者農書曰春草冒驚蟄而除田也者農書曰春草冒驚蟄而除田也者農書曰春草冒驚蟄而除田
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是也　獺祭魚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
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
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
之也說文云懶如小狗也水居食魚蔡氏月令章句云懶巳蟲也西方白虎之屬水居而殺魚者也高注淮南時則云懶獺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傳云非其類也者類謂毛蟲魚爲鱗蟲非其類也云祭也者得多也者獨取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猶祭之美多品也云謂之獻者謂獻其功也左氏僖三十年傳曰以獻其功孔
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
也桃則華桃桃山桃也謂雅曰時英梅初學記引張氏毛詩義疏云梅杏類也說文云杏果名高注淮南時則云杏有殼在中象陰在內陽在外故二月其樹杏桃爾雅作檃曰檃桃山桃郭注云實如桃而小不解核爾雅曰雄梅也木謂之華小正四月見杏五月煮桃此先記其華之時也
梅六月煮桃此先記其華之時也　緹縞緹縞也者涉隨也緹也

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舊名也　說文云緹赤繒也爾雅曰縞侯丹黃色縞讀曰縞傳云縞也者一名縞一名侯莎也繫傳云莎一名縞侯莎頭注急就篇云莎即今青莎草也云緹也者其實也者實當爲色聲譌也謂緹爲縞之色也云緹先見者也者言縞初生其色丹黃先見也云小正以荅名也者言其物之先著者言之也小正緹字爾雅作媞二文不同二書之義亦異小正緹言其色爾雅媞言其實傳義其明今青莎草正月初生未即有實可以月驗知之傳中實字當爲色郭注爾雅引此傳證成彼義誤色爲實後人不察反據郭注改易此傳千載不覺矣雞桴粥粥也者　說文云雞知時畜也桴讀若浮粥之時也或曰桴媳伏也粥養也　說文云孚卵也徐鍇云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鳥褒恆以氏覆其卵鄭注周禮云粥養也傳云相粥之時也者九家注易云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雛云或曰桴媳伏也者樂記曰羽者嫗伏孔疏云伏體二月而生子也　二月鶡雉鳴　鶡雉珍謂雉也玉篇云鶡雉也黍當爲鷮鄭注士昏禮云鷮雉也雉化千田也　雉雊　雊鳴也雉鳴而雊故謂雉鳴爲雊　雊者雄雉鳴也　雊古文禾作媾　鳲化爲鳩　鳲鳩也鳲化氏月令作鶻鳩云日中是鳥來鷹化爲鳩鄭注云鷹鳥擊殺之猛鷙者也鳩鳥養殺之仁慈者也鷹化爲鳩變猛爲仁也　鷹化爲鳩　鷹鳥擊殺之猛鷙者也鳩鳥養殺之仁慈者也鷹化爲鳩變猛爲仁也　鳲化爲鳩　鳲鳩也鳲化氏月令作鶻鳩云日中是鳥來鷹化爲鳩鄭注云

故動不息云萬物至見動而後蕃者若見也月令曰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云蚯蚓出而後蕃推也者推謂推擇也云蚯蟺卵也爲繅醞也者醞人職曰凡食之豆蠃醢鄭注云蠃蛾子云取必推而不言取者謂取其物必先推擇推擇者取不取未定之辭　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也故不言取

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視也睇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窀穸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人內

也爾雅曰燕燕鳦鳦郭注云詩曰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乾雅云睇視也方言云睇傳也陳楚之間南楚之外曰睇傳云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者鄭注月令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云視可爲室者也說文云鳥在木上曰巢云窀穸取注五行志云取諸曰聚燕之窀云者說文云窀穸也又云穸夜也夜有永恆人居有南北故所見恆星不同也

以其能操泥而就人家人其內也爾雅曰蜾蠃蒲盧郭注云似蜂黑色細腰土蠭也又云蜾蠃負螟子祝曰類我類我之家鴞鸛以爲鼓也鸛以爲鼓也說文云鸛鳥也孔氏詩疏引陸璣云黃鳥

##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九

商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商庚一名商庚一名鶯黃一名楚雀楚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齊人謂之黃鳥一名商庚郭注云倉庚黃鳥也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楚雀楚人謂之搏黍　榮芸時有

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

是也稊者所爲豆實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者言是芸於時是也謂是芸也稊秀也收采取也時

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三月中後日晬參宿故參伏而

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是無時而已乃爲麥新實鄭注云於令秀求其成也商庶云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鄭注周禮疾醫云五穀麻麥稻黍豆也管子云麥者穀之始也越有小旱

桑稷麥豆也管子云麥者穀之始也越有小旱論衡云久陽爲旱顏注漢書恆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

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鶵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爾雅曰鵪鶉鶵郭注云鵪也青州呼鵪母高注呂氏春紀云田鼠化爲鴽鴽鳥也鵪母郭注云鵪也青州呼鵪母高注呂氏季春紀云田鼠化爲鴽鴽鳥也鵪母鵪也盛也芸即正月采芸至二月則榮鵪鼠也爲鵪青州謂之鵪也鵪母周雒謂之鵪鳥也鵪母謂之鵪鳥也

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爾雅曰榮桐木郭注云仰拂桐芭讀曰施設文云桐華也傳云言桐始生貌拂拂然也者蔡氏月令章句云桐木之後華者也爾雅曰桐木之後華者也桐之故曰始易緯曰桐枝滿落而又空中雖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　鳴鳩拂其羽也者鳴鳩何也鳴者鳴而後知其鳩也爾雅曰鶻鳩鶻鳩郭注云似山雀而小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憨鳩孔氏昭十七年左傳疏云舍人云鶻鳩一名鶻鳩今之班鳩也廣雅云舍人曰四月鳴則兒也者鄭注晉語云晨戒木也鶻鳩文云舍人曰孟夏之月鳴雎鳩天官書云鳲曰旋頭爾雅曰西陸朝覲孔氏昭四年傳曰西陸朝覲孔疏引李巡云鳲鳩一名鶻鳩今之班鳩也廣雅云舍人曰四月鳴則兒也天官書云鳲曰旋頭爾雅

云鄭荅其弟子孫皓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節昴去日四十一度故得旦見東方也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三星名也天宮書云亢爲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是也亢宿四星距南第二星去極九十六度其北第一星正當赤道門中日在井十八度亢第五度去日一百零十二度昏刻正於中也大衍厤議以陳樓南之南門當亢初上下二星並非是傳云歲再見壹正者亢宿四月昏見東方六月旦見南方也云蓋大正所取法也者亢宿與參連體而六星皆廣雅云正君也鄭注月令云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也獨於南門言取法者舊書天文志云亢天子之內朝也總攝天下庶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

故先鳴而後札商文者謂之螓及小王曰鳴蜮虎縣也　商

蜻郭注周禮云鄭司農蜮讀爲蛾蛾蜮蟲名蜮射人影則病江云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又蜮短狐也月令曰仲夏之日蜮螫人鄭注云蜮一曰蝦蟇也說文云蜮蝦蟇或從虫或從黽淮南子曰羿殺九嬰於凶水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天下安殺封豨於桑林擒蜮於洪水之野萬民皆喜堯之時也

王蒿秀月令曰仲夏之日王瓜生鄭注云王瓜蔓延生子正赤秀未聞孰是詩曰四月秀葽鄭箋云夏小正曰四月王瓜生秀葽其是乎

苦苦菜可食月令曰孟夏之月苦菜秀傳云以爲君恥也者蜮短狐也說文云蜮一名射影可以射人含沙射人人則病一曰在水中氣射人影則人病也

螓蜻蛉也蜻郭注云小蜻蜻蛉也江云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傳云螓小蟲也似蝉而小青黑色細腰長尾好振羽飛自關而東或謂之蜻蜻或謂之蜻蛉或謂之蝍蛉或謂之蠭其大而狹腰者謂之胡蜂或謂之土蜂或謂之馬蜂或謂之蟦蠭或謂之蠮螉或謂之土蠭或謂之蜜蜂或謂之木蜂或謂之竹蜂或謂之葫蜂或謂之壺蜂或謂之瑰蜂或謂之王蜂或謂之黃蜂或謂之蠭其小而蝡者謂之蠓蠛或謂之蠛蠓或謂之蠓其在草中者謂之蚢蠭其在糞土者謂之蜣蜋或謂之蛣蜣或謂之推丸或謂之蝘蜓或謂之守宮或謂之蠑螈或謂之蝘蜓或謂之蜥蜴或謂之蛇醫或謂之蛇舒或謂之委黍或謂之蛇銜或謂之蛇蚹或謂之蛇蜕或謂之蛇皮或謂之蛇毒或謂之蛇牀或謂之蛇珠或謂之蛇黃或謂之蛇衣或謂之蛇含或謂之蛇燭或謂之蛇頭或謂之蛇尾或謂之蛇目或謂之蛇舌或謂之蛇齒或謂之蛇足或謂之蛇鱗或謂之蛇甲或謂之蛇骨或謂之蛇肉或謂之蛇血或謂之蛇氣或謂之蛇膽或謂之蛇卵或謂之蛇胎或謂之蛇蛻或謂之蛇子或謂之蛇孫或謂之蛇母或謂之蛇蟲或謂之蛇王或謂之蛇將或謂之蛇相或謂之蛇使或謂之蛇僕或謂之蛇妾或謂之蛇友或謂之蛇朋或謂之蛇偶或謂之蛇雙或謂之蛇耦或謂之蛇合或謂之蛇離或謂之蛇別或謂之蛇絕或謂之蛇死或謂之蛇生或謂之蛇乳或謂之蛇伏或謂之蛇藏或謂之蛇隱或謂之蛇匿或謂之蛇處或謂之蛇行或謂之蛇止或謂之蛇動或謂之蛇靜或謂之蛇往或謂之蛇來或謂之蛇出或謂之蛇入或謂之蛇上或謂之蛇下或謂之蛇左或謂之蛇右或謂之蛇前或謂之蛇後或謂之蛇東或謂之蛇西或謂之蛇南或謂之蛇北或謂之蛇中或謂之蛇外或謂之蛇內或謂之蛇表或謂之蛇裏或謂之蛇粗或謂之蛇細或謂之蛇長或謂之蛇短或謂之蛇大或謂之蛇小或謂之蛇多或謂之蛇少或謂之蛇厚或謂之蛇薄或謂之蛇輕或謂之蛇重或謂之蛇強或謂之蛇弱或謂之蛇柔或謂之蛇剛或謂之蛇好或謂之蛇惡或謂之蛇美或謂之蛇醜或謂之蛇貴或謂之蛇賤或謂之蛇貧或謂之蛇富或謂之蛇樂或謂之蛇苦或謂之蛇甘或謂之蛇辛或謂之蛇鹹或謂之蛇淡或謂之蛇酸或謂之蛇澀或謂之蛇滑或謂之蛇燥或謂之蛇濕或謂之蛇乾或謂之蛇溼或謂之蛇燥或謂之蛇寒或謂之蛇熱或謂之蛇暖或謂之蛇涼或謂之蛇冷或謂之蛇温

雅正義云蠐螬無形篇蠐螬化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是蠐以化轉而生故小正云不知其生之時也

也灌也者掇生者也記時也爾雅曰蔵馬藍郭注云今大葉冬藍也月令曰仲夏之月令民無刈藍以染鄭注云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啟灌藍蓼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藍蓼啟者別也此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蔓孔疏云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鳩爲鷹月令曰季夏之月鷹乃學習孔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六月何言曰鳩學習平張逸答曰秋鳩化爲鷹鷹雖爲鳩亦自有頭鷹可習矣鴨珍謂郭注周禮司裘云中秋鳩化爲鷹故焦氏舉以爲問張答云自有眞鷹可習矣鴨珍謂不用小正五月鳩爲鷹六月始摯七月祭鳥之義實則五月鳩爲鷹之義實則五月鳩爲鷹六月始摯七月祭鳥

唐蜩鳴唐蜩者螗也唐蜩鳴唐蜩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注云大火心也在中

唐蜩鳴唐蜩者螗也正傳曰螗蜩蟬者蝘俗呼爲蟬江南謂之螗蜩郭注云夏小

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注云大火心也在中

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七月之月聘珍謂七月節日在翼月令曰孟秋

中在軫翟華未秀則不爲翟翟秀然後爲翟翟故先言秀翟注周語云榮而不實曰秀詩曰八月翟翟毛傳云翟爲苹云釋草云炭亂樊光云炭初生蕙息理反驗色海濱曰翟郭璞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十四 瞿雅書局藏

勝之書云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麻當爲麋形近譌也說文云麋麻聲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云麋大黍也似黍而不粘關西謂之麋是麋亦黍屬故可同時而種孔氏月令疏引考靈曜云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是也

菁梅爲豆實也菁梅爲豆實也蔵鄭注云菁梅乾之爲腊也並謂煮梅及菜皆乾之爲腊也加杏而黑耳見初學記引張氏毛詩義疏云菁梅者梅乾爲腊鄭注周禮云腊者昔也傳云菁昔也

菁謂爲沐浴也菁謂爲沐浴也說文云繫傳云本草蘭葉皆似澤蘭而方莖澤蘭生澤畔生澤中又可合以爲沐浴也

將閒諸則或取鄰駒納之閑法也將閒諸則或取鄰駒納之閑法也閑之維則毛傳云則法也

閑習也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言比物四驪閑習之維則毛傳云則法也

然後有濟有濟而後有萇萇也然後有濟有萇萇也說文云濟南水大貌爾雅曰萇萇郭注云今或呼貙貍說文云貙似貍而小釋草又云葭華含人云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萇萇者葭郭璞云萇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爲萇長大爲葭葭初生蕙息理反驗色海濱曰葭郭璞爲萇孔疏云萇萇長大貌故云萇萇樊光云炭初生蕙息理反驗色海濱曰葭郭璞爲萇孔疏云萇萇長大爲葭葭初生蕙息理反驗色海濱曰葭郭璞

馬薦也馬薦也爾雅曰莽馬薦郭注云今江東呼馬攻特傳云分夫婦之駒也校人職曰夏祭先牧頒

昏箕尾中於南故云寒蜩也爾雅曰蜩寒蜩郭注云寒蜩似蟬而小青色傳云蜩螗也者螗蜩也爾雅曰蜩蚻蜩螗郭注云即蜓蜻也一名蜻蛉齊人呼蜓蜻初昏織女正東鄉天官書云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張揖云在河北天紀東鄉珍謂東鄉者鄉營室東壁也時有霖雨左氏隱九年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灌菉也菉藿之秀爲蒲萯之也萯未秀爲虉虉鄭氏詩箋云菉芻夕禮曰苞苴用萯皆是也說文云蒲水草也可以作席萯茅秀也說文云虉茅秀物之穗者飛行而華之時萯方枯檮龍角魁悅參首衡殷南斗用昏建者魁七月初昏斗柄建申平旦建子柄建子則下垂矣丑建者魁戴斗也八月丽鵙鳴丽雉曰八月爲雀入水爲蛤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蜃季秋之月日在角月中在氐豲瓜瓞之時也詩豳瓜瓞是瓠也說文云瓠匏也匏瓠也瓠瓜也瓠匏一物二名也傳云剝瓜以爲菹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緣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記云采青黃之閒曰綅傳云綅也者若緣色然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校讀曰綅鄭注雜記云采青黃之閒曰綅綅淺絳也

##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十一

### 夏小正

者說文云緣帛青黃色也玄綅之爲色五采皆備染人職曰秋染夏鄭注云染夏者染五色以夏秋爲飾禹貢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翟曰鳿曰希曰蒨曰蒨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剝瓜菹也詩曰八月剝棗剝瓜斷壺剝也者取也說文云棗羊棗也剝擊也孔疏云棗羊棗須就樹取之所以剝爲擊也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說文云棗木也其實下垂隨風雨落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謂蜮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也者進也不盡食也月令曰羣鳥養羞鄭注云羞謂進所養也其養者爲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以下至不盡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蜮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所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無翼者爲蟲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者也蜮短狐也一名射影江淮間謂之水弩或謂之溝猴或謂之蝦蟆或謂之蜮蜮似鱉三足俗傳此物口中有含沙射人影則病甚則死南方山谷溪澗水皆有之漢書五行志曰劉向以爲蜮陰氣之毒生於南方溫暖之地故其人民多中蜮毒也今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者今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故云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以下至不盡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蜮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所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無翼者爲蟲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者也蜮短狐也一名射影江淮間謂之水弩或謂之溝猴或謂之蝦蟆或謂之蜮蜮似鱉三足俗傳此物口中有含沙射人影則病甚則死南方山谷溪澗水皆有之漢書五行志曰劉向以爲蜮陰氣之毒生於南方溫暖之地故其人民多中蜮毒也貊其子貊絕有力踐虓文貊其子貊絕有力踐虓文注云貊白文旗韜云豹文云貔似狐善陷冬蟄爾雅曰貔貅如淮居冬蟄爾雅曰貔貅似熊黃

者鄭注周易云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也傳云養者長也者謂生長也云若日之長也者小爾雅云若乃也漢書天文志云日陽也十月純陰何云陽長易曰剝盡上反下盡剝上九一畫爲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陽氣無遺可息剝於上則生於下至十月一日復生一陽復而養之則自十月始矣十月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故十一月純陰乃所以養陽也左雉入于淮爲蜃蜃者淸虛也左氏昭十七年傳曰丹鳥氏司閉者也杜注云丹鳥玄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說文云雉水鷅也鄭注月令云大蛤曰蜃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郭注云大蛤蚌屬也說文云蜃雉屬也

女工休緎則旦織女星名也

織女三星距大星去極五十二度半入斗五度十月中後旦刻見於東北十一月爲辜月令曰仲冬之月日在牛月中在女虛昏中則成冬

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爲狩

大司馬職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鄭注云言守取之無所擇也何注公羊傳云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說文陳筋韋陳筋韋者陳列也傳云陳筋革者省兵甲也者考工記曰弓人爲弓筋也者取其深也南人爲甲必先爲甲筋徒裸也不著然後著人謂省也著人謂省徒裸也不著不從王狩也郊特牲曰唯不從王狩也不從者不從田獵

保傅第四十八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少間曰成湯卒崩二十有二世有末孫紂即位漢書律厤志云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李注文選卷十云戰國策召不韋云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世謂始皇胡亥也凡十有五年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盧注云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士負之禮使士負之乃始也士負之者有司參夙興端冕師保在後也賈戒潔也夙早做也端玄衣也冕冠也南郊祭天之處郊制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過闕則下此言太子之南郊見之天之驕子也過闕廟也

青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負行襁小兒被也盧注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聘珍謂孔氏明堂位疏云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三鄭玄以禮記之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二十五鄭康成用衛宏也

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以行矣雖曰觀雅云衆趨闕也下謂下車釋名云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趨疾行也顏注漢書云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眞髮其色赤聘珍謂郊過闕廟也

武王既崩卒相成王太公望呂尚者本姓姜氏爲文王世子曰保保其身體文王世子曰保保其身慎也者愼其身以爲文王太師此言太師保周公代之

爲太師封呂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周公旦者周公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弟也武王既崩卒相成王太公望呂尚者本姓姜氏爲文王武師相成王爲左右扈衛云經傳皆言天性也周書曰習之爲常白氣貫日始其太子幼擇師友亦然及太子成之皆天性自然也周公爲師保周公爲太師此言保保其身體也者愼其身以保也此三公之職也鄭注地官序官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



六官之事賈疏云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鄭彼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同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公一公兼二卿參天子以爲稱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秦滅國策召不韋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

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盧注云卿也謂之孤也聘珍謂漢書云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考工記曰九卿朝焉鄭彼注云六卿三孤爲九卿三孤佐王公論道也是與太子宴者也是是也注三公三少也宴謂宴尼居息也文王世子曰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盧注云記者因成王幼稚周公居攝又以王少漸賢聖之訓長終封禪之美故據其成事大概言之耳

同於太子而始末敘之取明殷周之賢師友爲先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士負之禮使士負之乃始也士負之者有司參夙興端冕師保在後也賈戒潔也夙早做也端玄衣也冕冠也南郊祭天之處郊制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過闕則下此言太子之南郊見之天也當爲齋形近而譌

三公三少周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趙注孟子云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卯孩笑可提抱者也聘珍謂善於父母爲孝仁愛人以及物禮運曰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習謂使習之

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日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比校也選擇也楊子脩身云多見曰閑多聞曰博道術謂道藝也孟子曰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嗜好也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嘗試也樂權也習重習也論之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爲行也言於正業之中收其性之所近者而試之學試其樂學而教之習乃可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之爲常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盧注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蓋約小兒於背而成之皆天性自然也周書曰習之爲常白氣貫日始其太子幼擇師友亦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人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顏云妃匹也妃色妃匹之色也盧注云右者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貫仁則親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貫信則長幼有差如長不誣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貫德則貴賤有等如貴不誣矣帝入北學上爵而貫義則庶士有位如義不誣也此之謂五帝之大學也學十五人大學也學

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暲宗帝入北學上遺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宗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踦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宗盧注云成王年十有政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煖養故上親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牛見也故上爵也成王學並於正三公也獨云太傅鄂中言也聘珍謂學禮者禮古經五十六篇之中之篇名也太學謂成周當代之學也師問道謂食老更於太學而乞言也盧雅云踦折也爾雅曰則法也理道謂治道此五義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宗學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百姓謂百官族姓也化變也輯和也書曰百姓昭明協和鴻邦黎民於變時雍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扶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冠義以養正及后世子左氏昭二十九年傳曰宮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於是有進善之旌注云堯置之令進善者立於旌下也有誹謗之木盧注云堯置之使書政之憯失也聘珍謂庶韻云雀豹古冷注堯設之以自問也有敢諫之鼓盧注云舜則左史書之華表也有敢諫之鼓者擊之以白間人云瞽樂師也夜誦詩者其音器或秘不可宣漢書禮樂志云宋詩夜誦顏注云夜誦者有序瞽文云瞽木作故鄭注大行人云瞽矇掌天子曰膳夫掌君侯食膳者也聘珍謂膳羞鄭注燕禮云膳宰膳羞謂膳夫職曰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左氏昭二十九年傳曰宮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於是有進善之旌注云旌旗之文云旌同旗謂大司樂云以聲節之曰誦　工誦正諫盧注云工樂人也聘珍謂直陳其事而諫者如成鼓之類是也詩則士傳民語左氏襄十四年傳曰士傳言庶人諫習工各異職故君工各異職　士傳民語左氏襄十四年傳曰士傳言庶人諫習貨賄長故切而不揫習謂所習之業長謂能知其所習之意而有以長其智也切謂切近也揫斂也盧注云揫如其心能收其心成就也與心成者謂化猶教也成就也與心成者謂化故變善如性也三代之禮



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祭注曰于宮祭日也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尊卑注云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月幷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必矣盧注云祭日東壇祭月西壇所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教天下之臣也　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酱而親饋之三老國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孝也盧注云中春釋菜合舞中秋班學合語天子視學而遂養老教天下之孝也蔡氏月令章句云老也　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爾雅曰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鄭注周禮大馭云載謂以金爲鈴注樂師云鄭司農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注樂師云鄭司農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在衡和在逸詩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據此則車不上於堂此經於堂上之行而云中趨合其節也周禮樂師大馭職及小戴記玉藻注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此經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者聘珍謂之趨者自路門之外至於大門也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則肆夏賓路門之外所奏故得云趨中肆夏也鄭注樂師云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鎛皆應大師於是奏樂據此則王將出既服至堂路門內作采茨路門外至於大門作肆夏而馭路者中其節也盧注云明有度教天下儀也



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長恩者恩足以及禽獸也仁食以禮徹以樂傳曰仁衛孟子曰是乃仁衛也　食以禮徹以樂盧注云食之閒又不忘禮樂聘珍謂庶韻云雀豹古冷注堯設之使諫書政之憯失也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四　廣雅書局藏　夫膳宰食以樂徹於造　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諫之宰夫臧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盧注云失考敬禮樂之度也聘珍謂左氏襄十二年傳曰愚我王度或如金形民之心史謂左右史也廣雅云讀盧也明堂之位曰孟仁而好學參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大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政斷輔善而相護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佛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時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

遺忘者也當立於後是史佚也　證古經有王居明堂禮見月令
邑論明堂記見白虎通漢書藝文及禮器鄭注古大明堂禮見蒸
嘗其遺文也篤仁厚於仁也道言也論語曰多聞闕疑愼言其
餘應以言對也盧注云誠立而敬周太史尹佚也立道於前承於
割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史佚周
後置宪於左列諫於右順名義也道者有疑
則問故或謂之輔　故成王中立而聽
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前以長久
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　職治也
也此具謂前道後承左宪右弼也及
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也固非貴禮義也所
尚者刑罰也　得謂得賊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曰使諸亡人得
賊者以告禮察曰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
高故曾敖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　所習者非斬剭
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　盧注云趙高宦者秦車府令胡亥始皇
少子二世也聰珍謂秦始皇本紀云趙
斬剭人則夷人三族也故今曰即
位明日射人　秦本紀云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漢書刑
法志云秦用商鞅法參夷之誅又云夷三族之令



曰當三族者皆先鞫剔斬左右趾各其首流其骨肉於
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鬬舌孝經援神契文
自殺之　忠諫者謂之誹訪深爲計者謂之訞言矣莊辛諫襄王襄王
訞言也　盧注云莊辛諫襄王襄王
曰先生爲楚國訞與是也　其視殺人若芟草菅然豈胡亥之性
惡哉彼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故也　芟刈也菅茅也鄭
注儀禮喪服云治斷理也謂
語曰不習爲吏如視己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　盧注云視已事
說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也鄭注大司徒云
師也鄭注大司徒云
然如不能從是不法聖知也　如詩曰
聖通而先識知明於事　秦世所
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
也　亟急疾也說文云辭不受
也從辛從受辛宜辭之　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
矣　說文云變更也
與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論則化易成　盧注云心未疑謂
未有所知時也　夫

君子無故不去琴瑟盧注云節度或爲即席趨或爲走天子宴賜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
荅還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聲而已諸之正簡閒
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鄭僧褒也瞽視也褒視
師之始也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禮謂士冠
卿也學記曰燕朋逆其師文典法也雅正也已點止也諾相然
許之辭簡閒謂所閒於簡策者小誦謂年小時所誦者內則曰
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傳述也習謂溫習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
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
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御器服用之器鄭者
也雜采謂服色不純左氏襄三十年傳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杜注云車服旌旗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賦與猶賜予
貪肉而餕飽而強饑而惏暑而暍寒而嗽寢而寤有坐而莫侍
也集聚也讓責也集讓謂
責備於一人也節猶禮也天子宴私安如易樂而湛飲酒而醉
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爲開門戶取玩好臼執器皿亟頯環而
養乳虎將傷大下故曰素成字齊也素成猶
終謂有始必有終也胎教之道書
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金匱注書始也胎教之道書
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縢其表盧注云斯王業隆昌鄭
之所出也當事而祕之故諸於宗廟藏以金匱
曰盧注云一曰青史子聘珍謂漢書藝文志
小說家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古者胎教之王后腹
之七月而就宴室盧注云宴室夾室次宴寢也亦曰側室自王
后已下有子曰宸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
以七月就宴室夫人嬪婦則以三月就其側室
王后以七月爲節者君聽天下之內政自諸
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師保
大夫太宰膳夫也冢宰之屬上士二人言太宰
管也太師職曰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注典
同云故書同作銅六律六同皆以銅爲之銅猶
者主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繅瑟而稱不
子月辰也禮樂雅樂也繅藏
也盧注云謂逆序若淫聲　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
而食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盧注云非正味謂非秩
不用　太子生而
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師職曰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
小呂夾鍾太宰曰滋味上某盧注云上某時味膳珍謂食醫職
曰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然后
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墜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



之始年也何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
也之始也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禮謂士冠禮士冠
第一士昏第二也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易謂周易乾爲
天坤爲地易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慎始
也素誠繁成素猶始也郊特牲曰夫昏禮萬
繁衍也成猶終也昏義曰敬慎重正昏禮於始
能誠敬必繁衍於其終也此曰下文之事　始
謹爲子孫娶妻嫁
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竊
無不善三族輔之盧注云三族父族母族妻族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
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鳴呼戒之哉無

俗是故君子名雖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也

凱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無取於天不以日月也無取於墜不以國也無取於名山通谷者不以山川也無取於鄉俗者謂地俗所不可諱如墜疾蓋器幣是也古氏柏亡年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

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云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而就外傅居閒於外學書計皆謂公卿已下之子弟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學於家熟道至十五方令入師氏所掌虎門之左大學則在王宮之東亦皆天子之學也尚書大傳所言十三入小學者公卿大夫元士嫡子所入學者乃天子世子之禮故不同耳

入小學則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則履大節焉履小節而不踰大節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

后妃武王邑姜也任姒也詈罵也差不齊一也

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東髮謂成童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云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而就外傅居閒於外學書計皆謂公卿已下之子弟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學於家熟道至十五方令入師氏所掌虎門之左大學則在王宮之東亦皆天子之學也尚書大傳所言十三入小學者公卿大夫元士嫡子所入學者乃天子世子之禮故不同耳

而爲公以昆殺於匡黎之宮盧注云爾公有鷹陵之食而暴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百姓不哀敬三月而死也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儤公以弒於盧注云儤讀名也儤公悼公之子齊侯之後田常弒儤公至和爲齊侯其後田和之孫也田和常之六世孫桓公以顯名尊號謂此也子攸伯諸侯畢賀顯名尊號謂此也觀東臨渾水作之以望北夷二世宵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心不樂爲巫相二世以天下兵寇之患渾水爲界西渝戎翟地廣千里天高爲巫相卒殺之禦其所以君王同而功績不寧哲所任異也盧注云君謂齊桓之趙懼詠遂使其婿閻之趙懼詠遂使其婿閻與殷

故成王處纏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沙邱幷孝兒也盧注云武靈王也合其子何自號爲王父後有太子傅而立王子何自號爲王父後有太子傅而立王子何自號爲王父後有太子傅而立王

盧注云蘭當聲誤爲迷也聘珍謂喪禮斂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屍柩曰尸鄭注儀禮云房半以北曰北堂　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遽然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盧注云因言賢者殁猶得士也造然驚修之貌貴之進之爲卿語曰直哉史魚紆殺王子比干盧注云比干諫而死箕子被髮陽狂諫而囚大焉解衣被髮爲狂而去之靈公殺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其身以彰君之惡名不忠也三年爲武王滅陳靈公卿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從則命之亡族使其子世之以守宗廟之奇諫庾不從亦以其族去昔宮九年殺泄冶十一年而楚子縣焉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盧注云紂以文王十二年殺比干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三

齊至宮室於是修先君之鳴珍案史記列傳云齊有三騶子其次騶衍後孟子如齊至之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樂毅自魏往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烈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名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　於是舉兵而攻齊樓緩閔王於薛盧注云閔王之子齊王地閔王也威王之孫宣王之子齊王也能師事鄒忌而爲之立之怨爲主照連人臨淄閔王出奔於衛衛不安去之鄒魯又不納遂去於莒也燕支地計眾不與齊均也然如所以能甲盾至於此者由得士也盧注云支猶計也昭王曰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之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恥孤之願也　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盧注云韓詩外傳云賢者之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今知愚古之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在其君未嘗不察其國未嘗不安也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盧注云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長沙王聘珍　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攻治也惡不善求索也過失也惡匿於心非攻則不去過出於身不求或不知彊勉也私欲情欲也從事於義則徙也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雖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寡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愛惜也愛日以學恐業欲及時也以日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弗辟不畏難弗從不苟安論語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爾雅曰就成也業事也省察也寡身謂終身也表記曰倪焉日有孳孳而已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事也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孔疏云正業謂正典序次也必以其序謂不踰等也問而不知反復其道　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周語曰類也者不忒也外內合謂中庸曰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隙也觀色者不干道色也復之再問也說解也爭辨也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守此悒悒盧注云房小貌不務大悒悒憂也憂念也聘珍謂微少憔悴也衆特也謂時守之也君子不絕小不珍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顯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不絕小謂不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珍猶絕也微隱也行自微謂隱行善事也不微人者謂非陰密不使人知也既知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博廣也習溫習也論語曰君子日博學於文又曰學而時習之知謂心知其義也論語曰溫故而知新行謂身體其事也推賢尚善曰讓致猶盡也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之辱在口與行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棄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盧注云敷猶促速非法不言言則爲人人安之憚憚憂懼也聘珍謂揚傳也棄特也謂時守之也君子不絕小不珍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顯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守此悒悒盧注云房小貌不務大悒悒憂也憂念也聘珍謂微少憔悴也衆特也謂時守之也君子不絕小不珍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顯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



南雅曰顧思也自思之恐行有不及說文云苟自急敕也論語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盧注云勿勿猶勉勉　君子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禍哉害也孽災也與及也盧注云論語曰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疑者疑善之不與惡之及己也　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詬謂詬病鄉注儒行云詬病猶恥辱也忠雅也論語曰忿思難戰戰恐懼貌　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必思復之思無悔言亦可謂愼矣慮謀思也勝克也氣謂血氣行必思必思復之弗行也此言君子之愼思也中庸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之者繪玄曰可行也不可言君子行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人信其言從之以復盧注云易曰終日乾乾反復其道　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周語曰類也者不忒也外內合謂中庸曰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疑謂是非不決問論難也未問不言者不以身貿言語也兩問謂再問也史記索隱云行者先也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問必以其序也　君子思難除患則不豫事當問也史記索隱云行者先也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問必以其序也　君子思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善亦樂人之善也己雖不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嫉人之廢盧注云易象傳云除修也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修省流言者如水之流誠絕也說文云孅銳細也夙早敬也　君子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惡人之能以爲能也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盧注云敷猶促速非法不言言則爲人人安之憚憚憂懼也聘珍謂引取人之能以爲能也君子好人之善也己雖不能亦不以嫉人之廢也好也言惡人之過而不傷之彌縫俟其自改也好人之美而不與之矜夸恐其自足也君子不絕小不珍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顯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不絕小謂不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珍猶絕也微隱也行自微謂隱行善事也不微人者謂非陰密不使人知也



惡不疑人以不信盧注云謂不億不詐　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說言也論語曰成事

不說存愔也在察也與許也往者之過則愔之來者之善則許之論語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禮衣服不貳從容有常孟子曰可欲之謂善鄰親也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鄭望也一二小大竝以人之善言德者得也盈滿也不求盈於人者論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表記曰君子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云通飲食之儀序其歡也服物之體令其忠也來者不豫往者不愼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爾雅曰豫樂也方言廣雅並云愼憂也謝毀也孟子曰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來往謂人之來往於君子去就謂君子之去就豫愼謝賂皆以君子言忠盡中心也此言君子之全交也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難勞苦也舒猶慢也遜謂謙遜謂身自下也易曰用過乎儉儉爲吝嗇論語曰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嗇也方言廣雅並云愼儉也儉序其歡也謂柔順其口捷給爲通以言語飾取人意位者立也凡若此者皆不知禮之道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固論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左氏昭八年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咎及之又曰好行小慧難矣哉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謝靈運詩曲禮曰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諱禁忌從俗也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君子亂言而無威儀容色之異也稱惕怵惕也恐懼休惕之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不信謂無徵不信也尤過也左氏昭八年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

遊之士也少稱不棄焉恥也老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德焉辱也北稱非稱無德焉辱也不弟不弟謂不遜弟也德者內得於己外得於人也辱污也無德則污下也射義曰皆鄉好禮不從流俗無禮則股常亂俗罪古作皋皋厥聞云皋自辛也言盛鼻辛苦之憂　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食厚祿竊也　盧注云倦倾病人困事固也聘珍謂說事理也窮困也說讀曰悅窮困也悅也通敗也矯詐也道言謂道聽塗說加以文飾虛空也好道好言也頗變也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　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　違違也說讀曰悅殆幾也身近謂身之也身之謂身親爲不善矣　人言善而色惡焉近於不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　色惡憎惡也身近謂身之也身之謂身親爲之矣　人言不善而色悅焉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遠之也殆於以身遠之殆於身之矣　悅喜樂也聘珍謂利貪也愚者不明弱者不強從聽也說謂分畏者畏威也表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也謂可畏而從也古者棄民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厭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　自無而有曰生厭羊也絕滅也之聘珍謂利貪也愚者不明弱者不強從聽也說謂分畏者畏威也表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也謂可畏而從也古者棄民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厭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　自無而有曰生厭羊也絕滅也復而不改是爲迭復殞歿也歿亦滅也孟子曰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勉強也說曰免盧注云鄂鄂猶諤諤也

且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盧注云注大也又治也聘珍謂栗讀曰慄懼也論語曰臨事而懼慄猶成也四封謂四境起土爲界也失謂失守社稷損減也大司馬職曰野荒民散則削之是也官職也事業也工匠農賈各事其事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强也

盧注云勿面不形於面勿貌不以貌勞汝之聘珍謂導引也强謂强其所不能也　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怡怡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

雍雍和也肅肅敬也外謂宮之外也情猶怡怡也論語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也論云情貌之盡也楊倞注云貌恭敬也情忠誠也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立成也能道藝也立其所能謂成己之道藝也遠疏也不能者疏之無友不如己也苟誠也廣雅云守久也所守謂可久之道

曾子本孝第五十

##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

說文云忠敬也此與下文爲目也　孝子不登高不履危不亟不親

高近危亟謂曰庳下也憑兼也弗憑者不臨深也書畏也隱閒也命謂相命以事不命者孝子不服閒也臨以高視下也指謂指畫曲禮曰登城不指尤過也虛注云指畫敬父母之遺體故跬步未敢忘其親　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

馬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說文云死澌也死焉者離而去之也流言者如水之流止之使不行人所離也惡言興舉也煩拏也不及於己者謂人不以拏言加之也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

虛注云處安易之道以徼幸非望之福也　孝子游之暴人違之

游謂師危之行徼求也幸非望之福也下陵其上曰暴謂不孝弟人也暴之人也違之人也避之謂與猶行也忠愛謂中心之愛敬謂嚴肅也　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

鄭注孝經云敬者禮之本也謹力而有禮莊而安之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以其能愛身也釋名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　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

微諫謂下氣怡聲以諫也聽從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聲以諫不從先者不倦不勞也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以爲勢也聽從其諫不怠不解也懽欣忠信者樂父母之從益盡其中心之

誠也若災也故事奠也若故不在者曾子蓋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子事父母曰由己爲無咎則寧是也　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居處温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小人細民也不忠謂敬不由中心也將行也盧注云移味隨所欲也聘珍謂內則曰柔色以温之和顏色愉樂也著明也濟成也言積飲食居處明其孝養之心以成其用忠之志也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此引之言也人當爲人謂人誅也任當也盧注云辭訟也書曰予父母負罪引慝　詩文云辭訟也辭其罪謂內自訟也舍釋也不自釋其過恥辱也過成則辱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子之孝子之辭謂子之自訟也舍釋也不自釋其過恥辱也過成則辱至　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盧注云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聘珍謂治治職也先脩脩於家也中庸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也

##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爲天子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司馬遷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辭令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非親若曾子者可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參也參曾子名公明儀曾子弟子也盧注云置猶立也衡橫也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盧注云置猶立也衡橫也七戎六狄謂之四海放倣至準倣也聘珍謂常行也九夷八蠻大雅文王有聲之六章也孝有三大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傳云匱竭也博施者孝經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備物者中庸曰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孟子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仁安義者孟子曰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周禮曰事功曰勞慈愛也忘勞苦書曰畢協于勞是也愛謂孝子之有深愛也忘勞謂忘己之勞苦書曰畢協于勞

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孟子曰竭力耕田供爲子職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鄭注祭義云無怨者無怨於父母之心不逆順而諫之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盧注云哀謂服之三年祀謂春秋享之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閒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祀之加之者楚語曰祀加於皇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祭統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瘉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瘉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傷瘉疾也鄭注祭義云乘正子春曾子弟子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盧注云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子忘夫孝之道矣子是以有憂色盧注云跬當聲誤爲頃陸氏釋文云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鄭注祭義云子我也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己然后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傷瘉也盧注云跬謂之道路說文云徑步道也盧注云養養憂念也

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盧注云養猶隱之聘珍謂養讀若中心養養憂念也內謂心外謂貌越疾也不遺其所令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內不義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不遺其言盧注云望俄象也奉

不得與成人齒也盧注云觚柴盤盍之總名也豆醬器以木曰豆聘珍謂說文云酳漬也不酳者不至漬而失儀也管子弟子職云先生將食弟子饌饋左酒右漿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和聲相應也哀痛也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衡橫也越踰也干犯也逆色謂長者不悅之色也趨走也翔行而乘供也俛仰猶升降也不見於顏色者言無倦容也成謂成人也未成於弟謂年未及成人者其於弟道當如此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



長沙蕭　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聘義曰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又曰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　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賢者謂公卿大夫祭統曰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慈愛也少謂年少於己者兄敬愛弟謂之友賤卑賤也惠謂恩惠祭義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行之謂行於身也則行者謂爲德行也立置也謂置之於天下義宜也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

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　犯干也上謂貴者老者危厲也下謂幼少賤者彊暴也立猶行也盧注云衡橫也故若且自如也有司所求言爲法吏所收誅也

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與道者與富貴吾恐其贏驕也　鄭注學記云興之言喜也故也盧注云或猶或也聘珍謂驕者名云蕞累也蕞驕者謂爲富貴所累而生驕也　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也　論語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弟子無曰不我知也斯夫鄙婦相會於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　弟子曾子呼其門人也盧謂廧同牆猶雅曰牆謂之塘密隱曲處也揚舉也篤厚也固也中庸曰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間知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　盧注云凡殺有及親者曾子大孝曰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左氏昭八年傳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信任也言任其咎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盧注云古說云言扶化之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相與謂共事也舟以行水車以行陸援引也是故人非人濟渡也達謂通之使不陷絕也揉



天德弓曰昆弟之鞞仕不與共國其從父兄弟則不爲魁聘珍謂聚共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家爲鄰也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　居賣貨曰賈藏匿也盧注云言珍寶深藏若虛君子懷德若愚也　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險道者傾危難測之道循順也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　盧注云言珍寶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謂聚斂以下人爲也或迷也聞冥也弊也下人謂下於人也論語曰處以下大作爲也閨謂迷於不明之處前固也論語曰固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行如焉曰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之往也知謂所知之人盧注云謂之主且客之而已　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不爲不修也汝親謂親近之人親汝謂愛汝也盧注云庸用也孰誰也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能守也進道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退其功守何如是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有二觀焉盧注云言有二等可觀故君子進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耜甫也不得志言君不知己志安處也博撿取也厚祿謂器道路也盧注云謂其守也則君子之義也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爾雅曰願思也言思其終也說文云苟自急救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聘珍謂周公曰已下並呂氏春秋先識覽觀世篇文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盧注云不因人之貴苟求寵愛也不校名譽以求祿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盧注云行正則見禮也聘珍謂雅曰說服也樂也自說者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爾雅曰擇善而從之曰比高注呂氏春秋觀世篇文有說我則有說我則說也故君子無悁悁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疏食不飽逢戶穴牖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訴訴不知我吾無悁悁盧注云悁悁愛惜也聘珍謂不問人不知也疏食菜食也逢戶以蓬爲戶也穴牖鑿土室爲窗也孜孜不怠之意上仁尊仁也訴訴喜也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正直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

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論語曰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瀆之閒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閒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所以自登彼西山矣河南有鉤陳罷此使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會處河水又東淚水入焉又東濟水注焉之間征記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廟今在偃師縣西北孔氏禹貢疏云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聘珍案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文章注度也說文云表上衣也從衣從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綴合著也表綴者謂以毛裘之物著於木上以爲望視標準者也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終日無益不如學也何子立事曰學必由其業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訢樂也交同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盧注云衡平也喻珍謂平言言避也革變也中庸曰國無道至死不變　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聽從也干冒進也士謂臣士盧雅云賢踐也踐其朝謂履其位也禁忌也不聽不賢則必忌之從外曰入入境及郊問禁請命境界首也邑外謂之郊禁謂國中不通患而出危色事謂奉事其役使也長謂官長不長者不爲其屬也也相助也聚共也羣謂衆聚居鄉謂往言奉助之聚羣而心則鄉往之寇盜則吾與慮仁義之人君子身則與之則去無難疑之色論語曰亂邦不居是也　則乘德之士不謂矣通知也也患也謂謂橫求故君子不謂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說謂見容也容悅乘陵也居處也論語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也　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也長謂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鄉爾承曾讀曰增說文云鳥在木上曰巢籠甲蟲也龜大籠也龍水蟲似蜥易長大蹙讀曰蹈穴寢也飼食也盧注云求生之厚動之死地也　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親戚謂父母也五帝本紀云堯二女事舜親戚甚有婦道交友也親愛也審悉也　故人之生也百



慮謀也言君子所聚羣鄉爾之人若遇寇盜之事則當與其謀孟子曰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國有道則突若大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突突也鵠說文云鵠疾飛貌盧注云詩曰鴥彼晨風鴥彼北林也突若出者如大鳥奮翼而去也義宜也　夫有世義者戰夫謂君子世義謂與世相宜也此問君子出入時宜之道下文乃爲答之之詞　曰仁者殆恭者不人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遜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曰者答上文問詞也盧注云殆危也仁者危之恭者又不受也遜近也違去也聰於謂慎謹也使用也不去則罪及於身　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藪藂棘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時其此之謂與疾病老幼之時不能盡孝弟之禮復返也施行也年謂已之年耆長也艾老也　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及時而盡也　言不遠身言之主也盧注云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尊崇也說文云聞知聞也高明以德言廣大以業言志意也易曰聖人崇德而廣業也崇效天卑法地　與君子游茲芳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愼其所去就茲馨香也蘭芷皆香草蘭亦作蓀芷一名蔣孔氏中庸疏云變蓋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爲化擇名云貸驟貸者言以物貸予驟貸予者言必棄之不復得也不相量事者之稱聘珍謂人以身入小人之類與之俱化是以其身貸予之也鄭注周禮云貸猶付也

室中糗乾之求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若今市孝鬻　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盧注云如日之長蜚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聘珍謂履踐也每踐履陷沒也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盧注云言未見好教欲人之受如舖疾予也　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省察也考校也言就其友省察己之德行道藝也此言人之好學者論語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孜改不怠之意來謂來學者改學記曰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問之云乎注云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　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　爾雅曰首始也天地之



交而萬物生天氣下降生自上始地氣上騰生自下始　上首之謂圜　萬物資始下首之謂方　萬物資生如誠天圜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圜地道曰方　盧注云道曰方者陰義而圜陽理故以明天地也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而圜曰明　盧注云方者陰義而圜故以明天地也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　吐猶出也說文云景光也外景者光在外內景者光在內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　離爲火爲日以二陽而周乎一陰之外故光在外兌爲金以二陽而說於一陰之內坎爲水以一陽而陷於二陰之中故光在內　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施予也化生也謂化其所施也易曰天施地生也　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



盧注云傑句謂無毛羽與鱗介也　人受陰陽純粹之精有生之貴也　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傑蟲之精者曰聖人　爾雅曰麐麕身牛尾一角鳳其雌皇鳥曰十朋之龜爾雅曰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大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說文云龜舊也外骨內肉能知吉凶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陸氏爾雅音義云三虫爲蟲直忠切有足者也相承假借用耳說文云虫一名蝮象其形物之袤毛或倮或介或鱗以虫爲蟲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豕行謂之豕飛行謂之蜚以聖人爲倮蟲之長自上古聖王莫尚乎龍非風不舉鼈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盧注云兆朔龜坼也際會也說文云兆朔龜坼也際會也　龜龍爲陰陽之會也　龜龍爲陰風火爲陽陽陰之會也　是故聖人作則四役謂役使也聖人作則四靈爲鱗鳳龜龍謂之四靈　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　主者主其祭祀鬼神謂四方百物　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厤察審也序次也盧注云厤天地交泰內陽而外陰也不交否內陰而外陽也陰陽

定辰宿之中見與伏以驗時節之僭否　戴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漢書律曆志云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是爲律本宗主也盧注云八音八卦之首以律定八風之高下清濁而樂配金石絲竹也聘珍謂律也者六律六呂統謂之十二律六呂律居陰而治陽麻居陽而治陰書曰律和聲孔云律通地氣故曰居陰治陽者節氣既得可以考日月之行道星辰之次舍時候之寒暑所治者皆天事也麻悉天象故曰居陽治陰者象數不或可因日晷之出入晝夜之永短以知東西南朔之高下向背以正作訛成易之時所治者皆地事也律麻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時律以候氣其致一也　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制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　五禮謂泰宮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五禮也盧注云五禮其別三十六生民之紀在焉聘珍謂五衰五服也鄭注喪服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貫衰而言衰兼解五服五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親者服重疏者服輕五聲者樂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導宣導也五聲者謂泰聲



五味者周禮曰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調和也察民情者王制曰中國夷狄五方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五方之正色謂青赤黃白黑地謂之黃盧注云察猶別也五穀者謂黍稷菽麥麻也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盧注云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禮釋文云養牲所曰牢何注公羊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羊豕二牲曰少牢鄭注儀禮云祭祀自熟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盧注云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爲主鄭注士虞禮云尸主也孝子之慤鴈鄭注曾子問云厭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不見親之祭不見親之形象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凡祭是陰厭也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祝謖之後徹爲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然則陰厭在尸未至之前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之無尸宗廟曰貜祭山川曰犆祭盧注云牛羊豕犬雞牲割列禳瘞是有五牲曰貜犬豕曰犆羊曰柔豕曰剛鬣豕白腹黑脊曰清明牲五文也山川謂岳瀆山林曰埋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武王踐阼（孔氏曲禮下疏云踐履也阼主人階行事故云踐阼也）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恆者乎（盧注云惡猶於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而猶得其歸聘珍謂藏懷也約少也要也行之行謂施則行也易曰恆久也爾雅曰恆常也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詩曰維師尚父鄭箋云師太師也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繫曰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孔氏學記疏云武王言黃帝顓頊之道恆在與意言意恆念之但其道超忽已遠亦恍惚不可得見與語辟）師尚父曰在丹書（玉海引張氏史記周公赤雀所銜丹書也聘珍謂張氏史記魏文侯問李悝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帝驗云李悝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孔疏云丹書者師說云出河圖本紀正義云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



鄧止於昌戶說文云齊城潔也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師尚父負屏而立（端玄端也孔疏云端冕者謂衮冕也其衣正幅與玄端同故云端冕故皇氏云武王端冕謂衮冕也樂記魏文侯問李悝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路門也聘珍謂人者入於路門也負背也屏謂之樹也負屏者謂師尚父入路門之後北面而立其時在後入門而猶言也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堂謂路寢之堂也先王之道不北面者學記曰大學之禮雖有記師也師尚父西面者孔疏云皇氏云武王庭之位若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師尚父主位故西面王庭之位若諸侯則師尚父主位故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勝克也欲謂私欲鄭注少牢饋食云敗也易曰敬以直內弗敬以內者謂存心不敬則身不正矣）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恆者此言之謂也（盧注云要約之旨故對此而已）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一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不及世（盧注云踐履也昨主人階行事故云踐昨也）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恆者乎（盧注云惡猶於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而猶得其歸聘珍謂藏懷也約少也要也行之行謂施則行也易曰恆久也爾雅曰恆常也）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詩曰維師尚父鄭箋云師太師也尚父呂望也）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繫曰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孔氏學記疏云武王言黃帝顓頊之道恆在與意言意恆念之但其道超忽已遠亦恍惚不可得見與語辟）師尚父曰在丹書（玉海引張氏史記周公赤雀所銜丹書也聘珍謂張氏史記魏文侯問李悝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帝驗云李悝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孔疏云丹書者師說云出河圖本紀正義云尚書帝命驗云）



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一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不及世（盧注云踐履也昨主人階行事故云踐昨也）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恆者乎（盧注云惡猶於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而猶得其歸聘珍謂藏懷也約少也要也行之行謂施則行也易曰恆久也爾雅曰恆常也）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詩曰維師尚父鄭箋云師太師也尚父呂望也）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繫曰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孔氏學記疏云武王言黃帝顓頊之道恆在與意言意恆念之但其道超忽已遠亦恍惚不可得見與語辟）師尚父曰在丹書（玉海引張氏史記周公赤雀所銜丹書也聘珍謂張氏史記魏文侯問李悝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帝驗云李悝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孔疏云丹書者師說云出河圖本紀正義云尚書帝命驗云）



盧注云言雖反側之間不可以忘道也）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迺所代（盧注云周監不遠近在殷之世）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者也其衣正幅與玄端同故云皇皇故皇氏云皇皇者亦悖而入盧注云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爲戒也）盥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銘見面之容慮思也後謂所不見者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溺於人大謂庶民細衣曰夫民間於人而有離心易以溺人溺深水也浮水曰游盧注云日知所亡學者之功溺於民庶大人之溺故以言新取戒戒以游溺爲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胡何也殘壞也禍謂禍災然也燒也孟子曰若火之始然）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盧注云惡猶於何也忿者危之道怒甲及乙又危之甚杖危故以危戒也杖依道而行之言身杖相資也固欠道相忘乃嗜慾安樂之戒也）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

壽倘衡也容謂容貌貌正曰容盧注云歸夜解息其容不可以苟帶於寢先釋故因言之也屢屢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慮注云行慎躬勞躬勞終福論損屢亦財不費也屢之勞勞則富慮注云行慎躬勞躬勞終福論損屢亦財不費也

鴈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說文云杖持也憍驕也逃亡也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廣雅云慤持也言無所倚賴而不志念反曰持之言其不相量事也擾讀曰優優頹注漢書云優拔拭也阻讀曰予所畜租之租泥塗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又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左氏襄四年傳曰谷雖爲謀惟南人開訓云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顧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隨天時者以地財者以敬濟　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不爲交窗也虛注云先祭時而敬濟也劍之者人也君子所帶佩也倍反也崩山壞也倍反之崩山壞動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服偪也虛注云以順詠也　弓之銘



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屈伸者弓之往來體也易曰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聞弗忍終身之羞造作也矛矢者器也財之者人也君臾也忍耐也羞恥也盧注云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言少聞之不忍則爲終身羞以君子於殺之中體恕存焉　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盧注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之詩也

##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贛盧注云文子衛卿也名彌牟子贛端木賜也衛之相也聘珍謂孔氏檀弓疏云案世本盧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爲司寇氏文子生僚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之以義而視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施設也詩謂六詩曰興曰雅曰頌是也先以詩者詩周禮曰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是也先以詩者論語曰興於詩也道高注呂氏誤往云世時也道言也孝悌德之本也故時言之說告也論語曰君子義以爲質孫順也體行也贊美之辭也楚語曰富都邶豎君子義以爲質孫順也體行也文云戎兵也論語曰可使治其賦也孔云賦兵賦也夫子謂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孰誰也賢勝也　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子學焉何謂不知也辯謝也學於孔子也子貢對曰賢人謂以賢稱人安誣也知賢謂知人之賢慮注云言慎躬勞躬勞終福論損屢亦財不費也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賢人也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注云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　文子曰若夫知賢人之門逮與也辯謝也言已編次成小成也未及者謂先就焉而或止或退未得及己見也或以子貢遠夫子之後有新來者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崇禮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論語曰不貳過盧注云顏回魯人字子淵也詩大雅下武之四章也媚茲一人謂御於天子而蒙寵愛應侯順德逢國君能成其德孝思惟則此文在前章兼以說之故連言也御于天子以申之於諸侯受爵命未盡其能　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士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在貧謂處約也如客謂敬也臣如藉盧注云如容言也探遠取之也錄記錄也論語曰不念舊惡盧注云如容言也探遠取之也錄記錄也論語曰不念舊惡安貧也藉借也如借力然也冉雍魯人也字仲弓使衆也夫子因其性不好怒故說怒之敗也書曰罪疑惟輕作不畏強禦不侮咸也詩大雅蕩篇也言冉雍能終其行也　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天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畏懼也強禦強梁禦善者侮侵也孟子曰贊美之辭也楚語曰富都邶豎君子義以爲質觀示也體行也老而無夫曰寡都邶豎君子義以爲質觀示也體行也文云戎兵也論語曰可使治其賦也孔云賦兵賦也夫子謂孔

子未知許也論語曰子其言曰性者其言能與其性不苟虛矣仲由衛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大夫也詩殷頌長發之五章也頌謌以祭祭除災之辭恒信也言下國信蒙其富詩爲駿厖或古有二文或以義賦寵傳又爲龐敦聘珍謂中庸曰子路問強鄭彼注云強勇者所好也龐雜云武勇也論語曰質勝文則野又曰野哉由也　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勌是也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　恭敬也幼而無父曰孤旅客也省減省也勌勞也盧注云物猶事事省則不勌也聘珍謂史記云冉求字子有爲季氏宰廣雅云惠仁也克能也篤厚也以天下言能左右天下也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稱舉也謂舉而用之也盧注云宜爲卿相也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國之尊也言任爲卿相之事篤厚其行則爲孝也　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侈可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間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　盧注云學深能深致隱賾也厲以斷性嚴厲而能斷決銀廉銛也如斷言便能卞商衛人字子夏爲魏文侯師詩小雅節之四章聘珍謂毛傳云式用也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不險言不危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濟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苟誠也廉猶儉也儉也佐助也以佝其下者損上益下也盧注云濟臺滅明魯之東武城人也字子羽魯大夫聘珍謂不與民同也夫謂滅明中得也言得君子之道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訒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　慮謀也論語曰好謀而成其訒猶訥也忘失也史記云言偃吳人字子游魯人也字子容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司儀職曰時聘問異姓以兄之子妻之盧注云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曰南容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公猶官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論語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也史記云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聘珍謂子游獨居思仁公言言其所說也忘也說猶問也給足也豫備也晉語曰豫而後給足也孫子之道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人不履影開盥不發方長不折

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
難能也開簪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
以恕是以日躋也盧注云凡在於宰卑者之屨皆陳於戶外故
馬不越人之屨不殺人之影
子伯僑生文文生哭羊舌大夫也鄒氏湛為郎宰湯北事於葛恭也敬
謙慎之至也高柴齊人也字子羔為郎聘珍謂慤慤謹也
綱者祝恕也詩殷頌曰聖敬日躋聘珍謂慤慤謹也閟敬也
生長也折斷也桓弓曰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注云此
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說文云恕仁也毛詩傳云躋升也此賜
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
問而有命而訊謂問也言
言也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
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達明君也興起也
在位也中正也審悉也謂起而
盧注云茂盛也一諸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
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
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
質猶實也偉為知人言大
為知人也再言賜者善之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
親睹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
思之所未至未及者為其德廣厚也聘
未至未及者為其德廣厚也聘珍謂得則是也謂是與謂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謹
伯夷叔齊之行也盧注云克好勝人忌怨也論語曰伯
夷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也聘珍謂陸氏
僖文云伯夷名允字公信孤竹君
之子伯長也夷諡一木名元
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也聘珍謂陸氏
僖文云伯夷名允字公信孤竹君

名赤字伯華食邑於銅鞮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以善存句亡汲汲蓋邊伯玉之行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設置也隱謂曰檠栝正曲木之木也盧注云自設於隱栝之中能以禮自輔云檠栝必將待檠栝烝煣然後直楊注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盧注云伯玉衛大夫遽瑗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性存存孔疏云存謂保其終也亡者正己而不求於人也易曰成直也聘珍謂直正也不直於人者亡無也汲汲欲速也論語曰君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允信也稟敬也約少也貨謂貨利去云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食采於柳下惠謚也其言除也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盧注也論語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橫讀曰衡衡由也量度也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張氏正義云衡由也謂國無道則制裁量之可行卽行德恭而行信終曰言衡裁也謂國無道則制裁量之可行卽行德恭而行信終曰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貨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尤過也漢書藝文志有萊朱文志班氏自注云老萊子楚人與孔子同時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易平易也俟待也援扳引也盧注云晉大夫介之推也



商務印書局聚

大戴禮記解詁卷六

長沙王聘珍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覺校

番禺陳福祥再覆校

##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子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宰子宰子我魯人也孔子弟子榮伊人姓名書序有榮伯盧注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周語有榮夷公韋注云榮國名周書汪會有榮氏以國爲氏者也令教言也顏氏家訓云邪者未定之辭北人訓呼爲也　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也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勝盡也尚上也言久遠也何以爲言何用爲此也史記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事也其義未明薦紳先生難言之端固謂不達於禮孔子曰黃帝之道也則子之問也固矣卒終也終分別也謂事既終而猶爭辨之間昏忽之意謂昏忽不自知發問之端固謂不達於禮孔子曰黃帝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史記索隱云弱謂幼弱時也謂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顓頊帝嚳皆生而神異也幼而慧齊史記慧作徇裴氏集解云徇疾齊速也索隱云斯文未明今家徇齊皆德也書曰聰明齊聖左傳曰子雖齊聖謂聖德齊諸又案孔子家語及大戴禮並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叡慧皆智也太史公採大戴禮而爲此紀亦有作濬齊者蓋古字假借徇爲濬濬深也義亦並通爾雅齊速也俱訓爲疾向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云齊疾也今裴氏注云徇亦訓疾未見所出或當讀徇爲迅迅於爾雅與齊俱訓疾則迅濬雖異字而音同也又爾雅曰宣徇遍也濬通也是遍之與通義亦相近言黃帝幼而才智周遍且疾給也　長而敦敏敦厚也敏猶勉也　成而聰明史記正義云成謂年二十冠也聰明聞見明辯也　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赤帝戰于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五氣謂五行之氣漢書律厤志云黃帝建五行之氣謂孟康云五部謂五行也漢書律



厤志云量者會合升斗斛也度計量也說文云貔貅豹屬豹似虎貙文出貉國赤帝者炎帝神農之後也史記云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顏注水經瀇水條下云魏土地記不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泉水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晉太康地記云阪泉本地名也　黃帝黼黻衣大帶黼黻與黑謂之黻上曰衣下曰裳言衣裳始有章采也大帶所以申束衣乘龍者左傳曰古者畜龍得名云扆倚也在後所依倚也扆雲者杜注左傳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記事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史記索隱云存亡猶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是也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則曰難　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虫播布也時播者以時布種也草木謂疏材之屬淳和也昆者衆也說文云虫一名蝮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鱗或介或羸以虫爲象故此經曰昆虫也　麻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史記麻書索隱云系本及律麻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



調麻也聘珍謂離者別其位次極致也畋取也節制也禮運曰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祭法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畏心服也易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子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記謂傳記五帝代遠須用傳記三王時近可度而知論語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曰顓頊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史記云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孔氏左傳疏云先儒舊說及譙周古史考皆以顓頊帝嚳爲帝之身號高陽高辛皆國氏土地之號　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廢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紀誠以祭祀洪大也淵深材謂百穀草木任地者任其力勢能生育緩步也緩時謂推步四時象法也依準也制斷也義宜也率神從天居鬼從地以斷幽明之宜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

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撫安存也利養也麻讀曰歷爾雅曰歷相也相日月之出入而察之若寅賓餞然故曰迎送之　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郁郁文章貌嶷嶷高貌動謂動衆使民也時猶得也得其心也　宰我曰請問帝嚳之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天之義謂天時之宜急也書曰德威惟畏信賓也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麻日月也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高注呂氏不侵云於厚也聘珍謂不厚其身如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順天之義知之類是也楚語曰明能光照之也聰能聽徹之也　順天之義知時之宜急事正義云惟在順時視天所宜而行事也　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陶竈也　承受大命依于倪皇承受大命者受堯禪帝位之命也依讀如依平中庸倪讀曰詣也書曰詣于岱宗是也倪古文通也　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荀子云成舜學於務成昭書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史記云舜不失子道兄弟孝慈家當爲稼孟子曰自耕稼陶漁史記云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家當爲稼孟子曰自耕稼陶河濱知時者史記云惟時相天舜耕歷山陶河濱知時者也　皇承受大命依于倪皇　事正義云惟在順時視天所宜而行事也　承受大命依于倪皇　孰禮運曰功有藝鄭注云藝或爲倪是藝倪古文通也藝皇卽藝祖書曰正月朔日受終于文祖又曰格于藝祖鄭注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又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司



馬貞云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周謂明堂皆叙明通知爲天下工官也聖也通知能知人也工祀五帝之所也　伯夷主禮以節天下主典也地事人事之禮也節限制也　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鍾鼓歌永言蔡氏月令章句與下文爲目也　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又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使后稷播種務勸蒸穀以作飲食書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又曰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羲和掌焉敬授民時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堯所命也舜時仍掌其舊職　使益行火以辟山萊孟子曰舜使益烈山澤而焚之辭曰開開也萊草穢也　伯夷主禮以節天下主典也鄉注周禮曰伯夷作秩宗　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鍾鼓歌永言蔡氏月令章句云樂聲曰歌樂容曰舞籥管也和應也秉籥而舞其節與鍾鼓相應　皐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鄭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書曰皐陶作士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　契作司徒敬敷五敎馬云五敎五品之敎鄭玄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率循也經常也謂五常也　友敬政率經書曰契作司徒敬敷五敎馬云五敎五品之敎鄭玄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率循也謂五常也　流其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故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放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馬云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譖毀也鯀臣名禹父也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極西裔也羽山東裔也史記索隱云變謂變其形及衣服同於夷狄也　其言不貳其行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亦回邪也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史記云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荀子云不學不學

其言不惑其德不憑睦賢而天下平惡邪也此結上文知人爲天下工也南撫交阯大敎云王制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鄭注水經注引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荆州之南亟圖荒服之外故越也大敎未詳或云當爲北發當云北發於禹貢荆州之南亟圖荒隱云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鄭注云鮮支渠廋氐羌北戶在南鮮支渠廋氐羌西通典云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應劭注漢書武帝紀云禹貢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鄭詩商頌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孔疏云氐羌其居在秦隴北山戎發息慎北山戎發息慎卑史記索隱云山戎今之鮮卑是北方國名鄭云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杜注云氐昭九年傳云肅愼在元菟北三千餘里東長鳥夷索隱云長下少一夷字長夷鳥夷也長是夷號夏本紀云島夷皮服集解引鄭云島夷東北之民賦貢鳥獸者維南原道云舜能理三苗朝羽民舜之少也惡頹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惡頹循書曰舜生三十徵唐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史記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冀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宰我曰請問焉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史記云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項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疊疊穆穆爲綱爲紀爾雅曰濟成也聲爲律者聲中律也孔氏鄉飲酒義疏云上正也廣雅云士事也備以上七者備也身爲度者身合度數也稱舉也其聲與身而正音樂尺度之事也夏本紀云天下皆宗禹之明反疊疊亹亹勉也穆穆敬也孔氏計假樂疏云綱紀者以結綱喻爲政謂立法度以理治之邁九州通九道禹貢九山邁行也州當爲川形近而譌下文云平九州不隱云九川者弱黑河漾江沇淮之屬也九澤者雷夏大野九山者合黎三危積石渭洛也聘珍謂九道者爾雅曰一達謂之道陸二達謂之歧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剛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謂之野彭蠡震澤雲夢榮播荷澤孟豬豬豬瑞家岷王屋桐柏鳥鼠同穴熊耳卽九川所從出者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撫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左氏襄十四年傳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夏本紀云禹爲山川神主準平繩直規圓矩方據定九州者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舜肇十有二州至禹復爲九焉左氏褒四年傳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是也九天者廣雅云東方昇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鈞天鑿天中央鈞天舉皐陶與益以贊其身舉皐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贊佐也史記云禹立而舉皐陶薦之益而舉朱虎熊羆而皐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且授政焉而皐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書曰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二年傳曰諸侯不享觀范注云享獻也詩曰幹不庭方毛傳云庭直也廣雅云賓敬也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大者如說言無有大如此說者也民者先民也毛詩小旻傳云昔曰先民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仲尼弟子列傳云魯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大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冀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宰我曰請問焉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史記云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項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疊疊穆穆爲綱爲紀爾雅曰濟成也聲爲律者聲中律也孔氏鄉飲酒義疏云上正也廣雅云士事也備以上七者備也身爲度者身合度數也稱舉也其聲與身而正音樂尺度之事也夏本紀云天下皆宗禹之明反疊疊亹亹勉也穆穆敬也孔氏計假樂疏云綱紀者以結綱喻爲政謂立法度以理治之邁九州通九道禹貢九山邁行也州當爲川形近而譌下文云平九州不隱云九川者弱黑河漾江沇淮之屬也九澤者雷夏大野九山者合黎三危積石渭洛也聘珍謂九道者爾雅曰一達謂之道陸二達謂之歧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剛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謂之野彭蠡震澤雲夢榮播荷澤孟豬豬豬瑞家岷王屋桐柏鳥鼠同穴熊耳卽九川所從出者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撫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左氏襄十四年傳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夏本紀云禹爲山川神主準平繩直規圓矩方據定九州者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舜肇十有二州至禹復爲九焉左氏褒四年傳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是也九天者廣雅云東方昇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鈞天鑿天中央鈞天

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史記云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子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又云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帝嚳爲高辛帝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姬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黃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山海經云玉山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丘郭注云黃帝居此丘因號軒轅丘說文云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史記云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聘珍謂泜水爲江水也說文云江水出蜀湔氏徼外崏山水經云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酈注云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焉昌意娶子蜀山氏產顓頊史記注云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酈氏水經注云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史記云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又云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帝嚳爲高辛帝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姬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黃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山海經云玉山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丘郭注云黃帝居此丘因號軒轅丘說文云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史記云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聘珍謂泜水即江水也說文云江水出蜀湔氏徼外崏山水經云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酈注云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若水諸侯焉昌意娶子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望句望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高辛氏火正以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孕裹子也粥生也易曰婦孕不育兩腋下謂之脅太平御覽引世本云吳回氏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孕裹子也粥生也易曰婦孕不育兩腋下謂之脅太平御覽引世本云吳回氏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出焉楚世家云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生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樊惠連籛萊言安季連皆其名也昆吾參胡彭祖云鄶人曹姓芈姓乃其氏也氏或以國或以字是爲曹姓是爲芈姓者史記云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生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焉解云虞翻曰昆吾名樊爲己姓封昆吾彭祖名鏗爲大彭索隱云宋衷曰昆吾陽名己姓所出參胡國名斯姓無後萊言名也芈姓諸楚所出鄶國也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季連其世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疕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此言陸終六子皆有爵土當周之時其地則爲衛韓彭鄭邾楚也氏或讀曰是鄭注觀禮云古文是爲氏也衛氏也者杜注左氏哀十七年傳云衛有觀在於昆吾氏之墟今濮陽城中聘珍謂杜云濮陽者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韓氏也者古寒韓氏之地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彭氏也者鄶語曰大彭豕韋爲商伯宅殷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者鄭語云豕韋爲宋邑楚漢之間爲西楚在今徐州府銅山縣鄭氏也者鄭語曰妘姓鄔鄶路偪陽韋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鄶鄶今新鄭是也邾楚也者鄭語曰妘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邾楚至周稱是陸終之裔杜氏春秋世族譜云邾國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氏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於邾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是也聘珍謂杜云魯國鄒縣者今移屬滕縣熊渠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此言陸終六子皆有爵土當周之時其地則爲衛韓彭鄭邾楚也氏或讀曰是鄭注觀禮云古文是爲氏也衛氏也者杜注左氏哀十七年傳云衛有觀在於昆吾氏之墟今濮陽城中聘珍謂杜云濮陽者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韓氏也者古寒韓氏之地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彭氏也者鄶語曰大彭豕韋爲商伯宅殷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者鄭語云豕韋爲宋邑楚漢之間爲西楚在今徐州府銅山縣鄭氏也者鄭語曰妘姓鄔鄶路偪陽韋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鄶鄶今新鄭是也邾楚也者鄭語曰妘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邾楚至周稱是陸終之裔杜氏春秋世族譜云邾國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氏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於邾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是也聘珍謂杜云魯國鄒縣者今移屬滕縣熊渠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此言陸終六子皆有爵土當周之時其地則爲衛韓彭鄭邾楚也氏或讀曰是鄭注觀禮云古文是爲氏也衛氏也者杜注左氏哀十七年傳云衛有觀在於昆吾氏之墟今濮陽城中聘珍謂杜云濮陽者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韓氏也者古寒韓氏之地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彭氏也者鄶語曰大彭豕韋爲商伯宅殷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者鄭語云豕韋爲宋邑楚漢之間爲西楚在今徐州府銅山縣鄭氏也者鄭語曰妘姓鄔鄶路偪陽韋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鄶鄶今新鄭是也邾楚也者鄭語曰妘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邾楚至周稱是陸終之裔杜氏春秋世族譜云邾國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氏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於邾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是也聘珍謂杜云魯國鄒縣者今移屬滕縣熊渠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此言陸終六子皆有爵土當周之時其地則爲衛韓彭鄭邾楚也氏或讀曰是鄭注觀禮云古文是爲氏也衛氏也者杜注左氏哀

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帝嚳次妃曰陬訾氏產帝堯帝摯
本紀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五帝本紀云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藝文類聚引世本云陬訾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　帝堯
皇氏太平御覽引宋注世本帝嚳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匿氏產
本云女皇氏生丹朱帝嚳娶于陬訾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帝嚳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匿氏產
離降二女于嬀納嬪于虞史記云堯妻之二女索隱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系本作女瑩大戴作女匽正義云女英生商均　緜娶于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
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禹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國玉篇引世本云緜生高密高密是為禹也　禹娶于塗山氏
之子謂之女憍氏產啟書曰娶于塗山史記云夏后帝啟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

勸學第六十四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水則為冰而寒
於水木直而中繩輮而為輪其曲中規枯暴不復挺者輮使之
然也已止也青東方色也藍染青草冰水凍也中合也繩所以為直者輮讀若撓撓揉輪謂車輪規之以眡其圜也枯朽也暴讀曰曝曝晞也挺直也言車輪之人而聲嗜慾不可以已也是故不升
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
道不知學問之大也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
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杜氏世族譜云越者姒姓封於會稽自號於越於者夷言發聲也鄭注既夕記云今文于為於保傳曰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參驗譚而不能相通教習然也是故木
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故知明則行無
過詩云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无咎廣雅云礪磨也史記索隱云參驗也已謂己躬也言博學者如每日驗諸躬行則所
矣詩小雅小明之五章也毛傳云息猶處也靖謀也介景皆大也鄭注易繫辭傳云神也者變化之極道者先王之道道福者大陵之階易曰九咎者善補過也　孔子曰吾嘗

鵜陸氏釋文云正鵠皆鳥名也一曰正正也把頭也大射則張皮侯面設正也廣雅云鵠射張布侯正名云鵠畫跑之酸氣也說文云泰酢也楊注荀子胥謂之蚋楚謂之蚊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傳聖心備矣積跬步以致千里驌驦一躒不能千里驽馬十駕功在不舍楔而不捐不足以成名又曰以通神明之德傳謂傳遞也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躒不能千里驽馬十駕功在不舍金石可鏤跬一舉足也淮南說林云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至也楔詰曰鑽鑿也說文如博基也驥千里馬也躒動也駑駘最下馬也極盡也舍止也鍥彫飾也夫螾無爪牙之利筋脈之強上食埃壤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二螯八足非蛇鱓之穴而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王篇云螾蜾蠃螾也蜾蠃土蜂螾仄行即寒蜓也孟子曰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蜎也廣雅云蛹蟹也乾也廣雅云蛹蟹也其雌曰鱟鱟其雄曰博帶楊云蒸蟹首上如鉞者王篇云鱓魚似蛇與鱓同說文云蟹有二敖八足旁行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是故無之知者能兼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不然矜寡孤獨不得焉言德尊者所藏貴德卑者所藏賤喻學優者德厚學淺者德薄無分於矜寡孤獨也子貢曰君子貴之乎道也君子見大川必觀向也說文云川貫穿通流水也李巡注爾雅云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孔子曰夫水者



君子比德焉偏與之而無私似德與及也偏與之者水流溼也無私謂其本性就下非有私也德者得其性者也宋元本並作偏與今俗本偏作徧非矣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易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孟子曰民生其流行瀗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毕雅云瀗理也荀子議兵云義者循理也倨句曲也循從也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赴趨也水注川曰谿疑止也淺者流行也說文云弱也倦子曰不疑之謂勇弱約危通似察說文云察覆也楊雄方言云察理也淺深而有說弱也智者淵深藏也深淵不測似智李注廣雅云淵藏也曲也約束也言水之統紀也危險通達也弱約危通者謂水流於曲處則繩之危地皆能達察則也繼微皆察也繁露云水循嶽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受惡不讓似貞惡垢穢也讓辭也貞定也精定不動惑也苞裹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苞裹藏納也鮮明也潔清也化變也謂納污而流潔若變化其行也必出量必平似正出行也必出者孟子曰水無有不下也量斗斛名愉科坎也易曰坎不盈祇既平斗斛之水盈不求概似德概盈滿也楊云概平斗斛之木盈不求平左傳曰盈而不概君子以損益盈虛祇既謂盈科則進滿而不溢也廣雅云

長沙王　鑴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廣方也此與上經似正互文相足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折必以東西折謂曲折必以東西者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也似方也折必以東西似意似意者意東而東意西而西也似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官猶仕也安定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譽聲美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敎不能勿揜已過勿發失言勿跲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盧注云專爲自納於己進或聲譽爲增聘珍謂學記曰今之敎者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不能勿進者論語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毛詩傳云發行也論語曰不貳過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玉篇云跲曲也失言勿跲謂言之或失不可曲諱也說文云辭訟也廣雅云遂行也大學曰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盧注云凡行政事勿稽留之上六可以自通故稱路也　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一　廣雅書局栞



處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忘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數疾也獄訟也慮思也樂記曰慢易以犯節墮廢也忘懈也時後謂失時也專謂專欲左傳曰專欲難成盧注云歷歷亂也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便求其報陽而民情可得也城當爲誠形聲之誤也誠信實也無私曰公倫理次存察也盧注云精知者當先是六路略行者謂度時而施能合是六路之忠信及進除七路之利害施馬而不求報則民情不失矣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置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周書諡法曰逆天虐民曰抗勝之者以理屈之犯陵也量度也狡謂狡詐擾亂也無擾於時者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寬縱也樂記曰刑以防其奸廣雅云言從也故君子南面臨



民不怒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始本也調悅和也勸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也辨法爭也左氏昭六年傳曰民知有辟則不忘於上竝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徼倖以成之仁謂躬行謂悅也身謂臨官者之身顯明也大學曰生財有大道專利爲貪不得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財利之生徵矣貪以不得徵明也大學曰生財有大道專利爲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簡約也苟謂苟簡論語曰居處而行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聽從也詳審察也過於伺察則心多疑惑而善言不行矣規諫曰至頗以不聽矣頗亂也言臨官者心亂不聽有不聽者有若罔聞知也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日見行之無怠於言行也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荀子君道云君者儀也有司執政謂卿大夫也表標準也邇臣便辟謂侍御之臣盧注云倫理也言是羣臣羣僕之綱理也　故儀不正則民失醫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

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愼乎三倫矣釋名云誓制也失
弊頓仆也廉潔也盧注云倫
服事也汙濁也言私謁也故君子脩身反道察說而遵道之服
存焉反復也易曰反復其道服事也盧注云倫
身猶本於道而省其說則近道之事存　是故夫工女必
自擇絲麻黃工必自擇齊材賢君亶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佞諸
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舉則謹其所便
欲名則謹於左右絲麻所吐也麻謂麻草可緝績者爾雅曰蓫
所以窺遠收眾之門戶也謂便嬖荀子君道云便嬖左右者人主之
隔蔽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
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
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緣
也茲益也離散也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佚失也論語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絕截也謂截然高峻而無所倚也神者不測者也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脩業



居久而譚情遍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
亂者以身爲本者也爾雅曰恭敬也圖謀也盧注云本爲身也
謂能謀其身也聘珍謂業事功也居安也
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
若以道御之也盧注云虛其內謂內外相應　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隣矣不以
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
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鄰近也必鄰者行而不遠強勉也
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等情爲喜怒愛惡之屬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生謂性也性爲仁義禮智之
調節也世舉言治聘珍謂既知其以生有習者謂知民之洛東
性情而生而有以相應者所令反其所好也統紀也盧注云四者
謂以身先及以道御之忠信及內外相應也
盛德第六十六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疾無兵而正小
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疾病也疫病
則民疾疾則辟矣明王之成功不高不遠民所能從者嚴敬也
周禮大司馬職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鄭注云
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刑謂五刑
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視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

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德盛則脩法德不盛則脩政法政而德不亡者未之有也

盧注云歲終周季冬月也聘珍謂鄭注云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也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下種所云五法政即五政法政而德不衰者修法飾政而德乃永盛盧注云王者往也民所歸也　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順循也不順者不循也物穢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後明猶加文於質上也盧注云淮南子云明堂之廟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之節以辟疾之災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飾度量也李注文選引韋昭云歷干也說文云度法制也量稱輕重也荀子禮論曰



論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不得則不能無亂亂則窮也聘珍謂度量謂財物廢興散斂敝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也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致書也盧注云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經解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　凡獄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而獄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獄獄則飾朝聘之禮也等差也序次也周禮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聘問也周禮曰時聘曰問又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盧注云經解曰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義失諸侯之行惡之攻起矣凡鬬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



幼無序而敎以敬讓也故有鬬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也爭辨也侵犯陵侮也周禮曰以陽禮敎讓則民不爭鄭注云陽禮謂鄉飲酒之禮也盧注云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煩矣　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飾昏禮享聘也昏禮者昏義曰別姑其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則姑先降自阼階以著代也內則曰聘則爲妻鄭注云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盧注云經解曰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陷穿地爲壑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賊害之源也盧注云禮察曰禮禁將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說文云嗜慾喜之也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節盧注云總言百姓犯刑罰之所由　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盧注云明堂天之神所在也王者於此則天無私勤施之法象也易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御理也愼重也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請曰順威畏也合可畏懼也故季冬聽獄論刑法正論吏公行之聽平治也獄謂邦國都鄙官府之獄訟論刑罰以辨罪之重輕是也正定也論擇也吏治人者也無私爲公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外內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　能理功能德法者爲有德理功治功也周禮曰治功曰力鄭注云制法成治若咎繇是也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行外內兼也能行德法者爲有德謂外內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盧注云有德謂外內兼也能行德法者爲有行也謂來行之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理謂綜治有條理也曰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理大宰職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能成德法者爲有功成者功就不可易也周禮之治二曰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曰國功曰地功有功者亦貴有德有能者亦貴有行文義互相備故上文總言論吏德行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吏奉法者也事立功者也盧注云春論班賞冬考最則莫不憙勸　德法者御民之衡也吏者繩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衙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箠以人爲
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墮說文云衙馬勒口中從金從行
轡靶也牽引靶戾以制馬也從金從行馬者轡御者所執釋名云
從卸徐鍇云卸解車馬也或彳或御御者之職盧注云太史內
史皆宗伯之屬太史下大夫二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俱親王之
官也書曰太史內史云內史太史左右手則太史爲左史內史
爲右史馬說文云御使馬者從彳卸馬頭絡銜也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箠均馬力和馬心故
口無聲手不搖箠不用而馬爲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
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
德美之飭整治也五帝本紀云信飭百官均民力者周禮地官均人
職曰掌均地征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
征和民心者鄉解曰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聽言訓聽訟之
言不出於口者論語曰必也使無訟乎民苟其恩謂之德美大
之之詞也夫民諳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
猶存者其法誠德其德誠厚法誠德者法本於德也厚猶大也



深也夫民思其德心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歆焉故
永其世而豐其年祝禱也歆享也永長也詩曰百天降康豐年穰穰不能御民者棄其
德法警御御馬棄轡勿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心無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爲亂
子曰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亡德法民心走國必亡走去也孟子曰失其民者失
其心也亡滅也盧注云推南引也馬在車前故曰御
無道焉以爲亂無道上下俱無道亡無也法術者效法遵循也迷惑也惑謂惑闇克勝也成其無道者刑罰不中則民手足無所措面爲倍也倍叛之事矣上下俱無道者孟子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是也故今之稱惡者必比之
於夏桀殷紂何也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朝夕祝
之升聞於皇天上帝不欲焉故水旱並興災害生焉故曰德法
者御民之本也其德謂四德也釋名云德得也得道也視謂也



古之御政以治天
試以通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鄭云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
計計官之長詩曰鑒以縄輔毛傳云輔驂內
於軾前四馬六轡者孔氏毛詩疏云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
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觜故在手者惟六轡
耳盧注云六政謂
道德仁聖禮義也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惟其
所引而之以取長道盧注云不違於節故任其驟聘珍謂引導
路遠行可以之行地遠之亦往也急疾可以御急疾謂馬馳
也御止也
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乘治也急疾謂馬馳
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介以決六官均五政
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
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
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鄭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外參六官之事聘珍謂五政
者五行之政明堂月令所施於四時者也虛注云五法謂仁義
禮智信四者天地與人與事治與德邦國教典安邦國禮典和

邦國政典平邦國刑典詰邦國體國經野事官之職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家宰屬官眾也理治也分辨也大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也紀總要之名也飭謂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殖生也月令曰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財謂飭十有二土之名物以蕃鳥獸以蕃草木又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又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辟邪也民逃其上曰潰釋名云危阢也阢阢不固之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乘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乖戾也周禮宗伯掌邦禮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賢能失官爲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寇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賢能謂有德者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之謂也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廣雅書局栞

定然後辟之司勳職曰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國功曰功事功曰勞司勳司士盩司馬之屬也士卒者周禮有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左傳曰眾散爲亂周禮曰司馬佐王平邦國　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寇周禮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百度不寧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也論語曰審法度事謂司空所掌官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審悉也聘珍謂邦國養萬民生百物之事理條理也財謂幣帛器物謂器用量度也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緩急異也五帝三王其法誠德夏桀殷紂法誠不德德惟治否德亂進退緩急存乎德也

## 明堂第六十七

明堂者古有之也盧注云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案淮南汜論訓云神農之世祀於明堂明堂有蓋四方又云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四面各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以茅蓋屋蓋猶覆也左傳曰清上圜地道曰方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朝諸侯於明堂位曰天圓曰天道曰明堂位也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西東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西門之外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諸侯朝於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外水曰辟雍牛弘傳引明堂陰陽錄云明堂之制上圓下方八牖四闥四塞世室重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也南鄭康成云大戴禮政穆篇曰大學明堂之東北門之外西面北上六戎外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南面東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六蠻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制也月令盧注云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兼南方色盛者陰氣盧注云綴飾也

## 明堂第六十七

明堂者古有之也盧注云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案淮南汜論訓云神農之世祀於明堂明堂有蓋四方又云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四面各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以茅蓋屋蓋猶覆也左傳曰清上圜地道曰方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朝諸侯於明堂位曰天圓曰天道曰明堂位也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西東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西門之外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諸侯朝於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外水曰辟雍牛弘傳引明堂陰陽錄云明堂之制上圓下方八牖四闥四塞世室重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也南鄭康成云大戴禮政穆篇曰大學明堂之東北門之外西面北上六戎外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南面東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六蠻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制也月令盧注云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兼南方色盛者陰氣盧注云綴飾也

##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

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鄭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也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以茅蓋屋蓋猶覆也左傳曰清上圜地道曰方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朝諸侯於明堂位曰天圓曰天道曰明堂位也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西東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西門之外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諸侯朝於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外水曰辟雍牛弘傳引明堂陰陽錄云明堂之制上圓下方八牖四闥四塞世室重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也南鄭康成云大戴禮政穆篇曰大學明堂之東北門之外西面北上六戎外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南面東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六蠻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制也月令盧注云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兼南方色盛者陰氣盧注云綴飾也

傳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經言五不言十者鄭注月令云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鄭注考工記云水火於北方故北方之室兼水矣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七室於中央賈疏云五行先起東方故東北方之室言木其實東北之室兼火矣西南之室兼木矣西南之室兼火矣西北之室兼水矣東南之室兼木矣中央土室兼水矣以其中央爲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皆有室故知兼也聘珍謂鄭賈據五室而言若此經九室五行亦有相兼之義蓋二四三七四九一六八爲四角三八二七四九一六八爲四堂太廟七爲明堂右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是金而兼木三爲青陽太廟八爲總章右个元堂太廟六爲元堂右个是水而兼木一爲元堂太廟六爲元堂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是木而兼火矣八爲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是木而兼火矣

##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

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鄭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也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以茅蓋屋蓋猶覆也左傳曰清上圜地道曰方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朝諸侯於明堂位曰天圓曰天道曰明堂位也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西東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西門之外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諸侯朝於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外水曰辟雍牛弘傳引明堂陰陽錄云明堂之制上圓下方八牖四闥四塞世室重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也南鄭康成云大戴禮政穆篇曰大學明堂之東北門之外西面北上六戎外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南面東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六蠻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制也月令盧注云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兼南方色盛者陰氣盧注云綴飾也

水內徑三百步聘珍謂六尺爲步十尺爲丈三百步凡一百八十丈每室東西九筵筵九尺九尺是南北餘地一百六十一丈一尺筵三室占地一十八丈九尺三室占地一百五十五丈七尺以爲每室中開空道寬廣應過東西餘地一百五十五丈七尺以爲每室中開空道寬廣應過於其室四戶八牖遞相對向蓋非聯綴爲之故左个右个得以隨其時之方位開其戶牖在近郊近郊三十里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莫反也此經異義云公羊說皆在國之東言三十里者約成數也

**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經異義云講學大夫嚴于登說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氏云嚴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明事上帝謹案今禮古禮谷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氏云嚴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寓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孔氏毛詩箋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臺疏云盧植禮記注云即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實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也

**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盧注云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莫莢孝嘉禾成蓮論衡講瑞篇曰明王之時德澤洽和嘉茂大以爲宮柱名嘉宮也

**此天子之路寢也不居其屋**竹書紀年云周德既隆草木茂盛嘉堪爲宮室此天子之朝之狀盧說不詳周時德澤洽和嘉茂大以爲宮柱名嘉宮也

**待朝在南宮**視朝於治朝天子將有祀事於明堂則致齊於此宮天子受朝於路門外而亦立以待諸侯之至故謂之朝諸侯於明堂與治朝異側故待於南宮南宮即明堂太廟也

**揖朝出其南門**南門謂路寢也者謂此謂宮制如路寢有室曰寢天子將有祀事朝於門屏之間謂之宁孔氏曲禮疏云朝於路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謂之朝諸侯於明堂與治朝異側故待於南宮南宮即明堂太廟也揖朝出其南門者南宮之門即明堂太廟南鄉之戶經言此者明天子見諸侯推在明堂南面若青陽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總章元堂皆是告朔行令之宮而非朝諸侯之地明堂位曰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是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長沙王鑑初校

南海潘尼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千乘第六十八

公曰千乘之國何氏論集解云馬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戴德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百一十六里有畤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云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疑義故兩存焉受命於天子周禮曰七命賜國八命作伯通其四疆通達也疆界也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孔子世家索隱云書社者其社之人名於籍聘珍謂敎其書社以習軍旅也社者郊時壯曰簡其車賦歷其率伍而若親誓社以習軍旅也循其灌廟廟之主於太廟而行大祭之禮建其宗主禮曰宗以族得民主以利得民左民定四年傳曰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以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



廣雅書局栞

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晉語曰再世以下主之卑注云大夫稱主先卿注謂公卿大夫世世不絕者食采設其四佐四佐謂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又周禮公之孤一人有孤一人謂之孤卿是爲四也孔氏王制疏云大國三卿三孤卿是爲四也孔氏王制疏云大國三卿司徒兼冢宰之事故春秋左傳云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矣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卿禮典命疏云魯爲州牧立孤與公同列其五官五官謂下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也孔氏王制疏云五人者謂司徒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小卿小司馬也處其朝市建國而朝後市爲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謂教成於上而易俗於下也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左傳曰貪色爲淫淫於色必害於德子曰重記子曰者公不能復問孔子測通大義而廣言之也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潔信在中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則雅曰妃匹也左氏桓二年傳曰嘉耦曰妃楊注荀子云設謂制置如太廟然者禮器曰太廟之內被矣君親制祭夫人薦豆邊之內也賈注國語云妾御曰嬪遵讀曰尊明也庶



嫉遵者嫉庶之分明也靜安也潔明也中謂宮中朝大夫必愼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愼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朝讀如左傳楚子朝其大夫卻穀曰諸侯相見於卿地曰會出會謀事者左氏昭三年傳曰有事而會是也言謂在會之言孔氏莊二十三年左傳疏云諸侯之序以爵不以年言長幼謂國之大小也沈氏幼說文云疌法制也此國家之所以崇也崇尊也由宮中以及朝廷由朝廷以及四國皆有禮度而國勢尊矣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宮子咸有昆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此言立世子之道或國無適子而立衆庶者宗社謂宗廟社稷爾雅曰威則也辨爵者立子以貴也集合也德者年鈞以德也官猶公也公子謂羣公子也援於外者左氏桓十一年傳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左氏文六年傳曰晉襄公卒趙孟曰立公子雍泰大而近足以爲援大夫謂嬖大夫中婦謂嬖妾謁請也左氏莊二十八年傳曰晉驪姬嬖欲立其子將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諸鄙公子而立奚齊執事羣有司也政正也嗣子正而朝廷莫不正矣夫政以敎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蠻夷不生此之謂良

天反時爲災吉氣爲祥地資訓五地以鳥物爲寶也豐饒也省減也及與也醫受也緣亦福也任當災禍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也下大夫也如四體者中庸曰體羣臣也孔疏云言接納羣臣與之同禮也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卿謂小卿名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毋假借食稍食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世爵仕無世官也愆失也能之不愆謂有能者不失其所也凡民戴名以能戴載也名者大司馬職曰縣鄙各以其名鄭注縣正鄙師至鄙長也以能者鄉大夫職曰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賦田役於內也食力以時成以事鄭注周禮云凡計數之藏貯蓄亦也月令曰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又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民所取財用也廣雅云發泉也功勞也謀謨也發國功謀謂舉先世之以功定國與謀法施於民者而祀之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會至也時謂祭時節禮節也曰食力以時成以事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安讓則怨省孝弟則亂不作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境有閭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成平也禮運曰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也時謂春時通達也四境謂四境至國中以至四境民情無不達也閭閭也煩亂也不利衣食者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報國功謀齊戒必敬會時必節鄭注周禮云凡計數之藏貯蓄亦也月令曰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又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民所取財用也廣雅云發泉也功勞也謀謨也發國功謀謂舉先世之以功定國與謀法施於民者而祀之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會至也時謂祭時節禮節也曰齊穀蠲征庶麻亟祓執伎以守宮侯命而作新王年禱民命及畜

讀曰饁鄭注聘禮云饁猶竭也給也節多寡之度作典也事謂築邑慮病市治宮室城郭道渠之類得時者左氏莊二十九年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勸勉也王制曰樂事勸功謂傷暑也年周一年也穀謂五穀成熟也月令曰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又曰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倉蒸眾也冬物畢成可祭者眾也周禮曰以蒸冬享先王息作息也國老國之卿大夫致仕者月令曰春數八穀秋數九冬數六也民咸知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道路也饑相望死爲殣左氏昭三年傳曰道殣相望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饑道路也饑

#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 四代第六十九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孔曰四代謂虞夏商周論擇也樂記曰政以行其刑以防其姦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問也閒謂所聞四代之政刑白虎通云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緩急急遽也約束也卒終也卒將棄法者操之已切事敝而法棄也謂事之輕重遲速異宜者鄉注考工記云節猶適也約之者以法約束之也卒終也卒將棄法者操之已切事敝而法棄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輔相也繩墨所以彈曲直者也子曰心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問也閒謂所聞四代之政刑白虎通云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孔曰四代謂虞夏商周論擇也樂記曰政以行其刑以防其姦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問也閒謂所聞四代之政刑白虎通云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緩急急遽也約束也卒終也卒將棄法者操之已切事敝而法棄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輔相也繩墨所以彈曲直者也子曰心



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庶虞謂山林川澤之官也藏收也月令曰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又曰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倉蒸眾也冬物畢成可祭者眾也周禮曰以蒸冬享先王息作息也國老國之卿大夫致仕者月令曰春數八穀夏數七秋數九冬數六也民咸知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孤寡之必不末也咸知用勞力之必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末薄也孤寡不末者朝孤子以成春事也等謂等級必進等者夏爵士之侯慶者也用勞力必以時息者秋食農夫冬息國老也回首曰顧適讀曰敵正者治也

## 四代第六十九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孔曰四代謂虞夏商周論擇也樂記曰政以行其刑以防其姦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問也閒謂所聞四代之政刑白虎通云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緩急急遽也約束也卒終也卒將棄法者操之已切事敝而法棄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輔相也繩墨所以彈曲直者也子曰心



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問也閒謂所聞四代之政刑白虎通云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緩急急遽也約束也卒終也卒將棄法者操之已切事敝而法棄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輔相也繩墨所以彈曲直者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鉤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曰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安習也孟子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鄭注月令云三十斤曰鈞淮南泰族云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轉重水火金木土穀此

以察今其此耶府猶庫藏也左氏文七年傳曰木火金木土穀而皆任敘異物之六府謂之六府進猶益也淮南泰族云木火金木土二字多相亂言爲此規矩準繩鈞衡及六府之屬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二帝謂堯舜董注說卦傳云眇成也公曰長國治民恆幹長君也恆常也幹體也言君國論政之大體以敎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與民之陽德以敎民事上服周室之常體下文所云是也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辨別出敎民辨者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爾雅曰歷相也大道天道也性生也歷天道以時地性者周語曰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底日以地產作陽德先鄭云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此皆露見于外故謂之性舒緩楚性急悍也典法也常也政猶制也禮謂邦交之禮樂弓曰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大節謂論政之大體以下諸事爲長國治民之恆幹小眇猶小成也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慶庶動盡征作詩小雅大東篇開作啟漢諱啟之字曰開爾雅曰明星方爲太白雞知時畜也詩注云太白星也謂之啟明鄭注云啟明東方爲兌卯酉也兌正謂禽獸昆蟲夜鳴晨而百物動作也　齊民執功百草咸濟地傾水流之齊民農夫執功持田功也濟和也傾覆也地傾謂農夫覆種也水謂雨水流灌也月令曰仲春之月始雨水　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敎敬示威于天下也盛服朝日者魯語曰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鄭注云端當爲冤字之誤也朝日春分之時也聘珍謂東堂堂上之堂也鄭注云堂上之堂也號鳴也庶虞謂山澤林麓四民敎敬示威者賈氏引周禮大司徒十有二壤方九千里其中六尺以上三丈以下尊敬在上者也爾雅曰威則也　是以祭祀昭有神明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祭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昭明也表記曰昔三代明王皆祀天地之神明血祭祭祖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燕食昭有慈愛左氏宣十六年傳曰宴以示慈惠杜注云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宗廟之事昭有義大宗伯職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侑祀禘享先王以饋祀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昭有義者大敎人道視親也親親故尊尊



朝日祭祀以下諸事皆國之成法先其成法而後其恆幹之善言君子卿大夫若有德者中倫以君子言者先後之中介君子討論其因時制宜之理與然盛貌興起也始猶本也爲國不失本則民知務其本矣　公曰是非吾言之所及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邪子曰道也吁驚也嘻喜悅之聲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器謂器識才才力也左氏文六年傳曰引之表儀杜注云表儀猶威儀　子曰平原大藪贍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池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可以見器見才矣爾雅曰廣平曰原鄭注月令云大澤曰藪財讀曰材艾讀曰刈夷之斫以鉤鎌迫地芟之也宜五穀者原藪爲眾物所歸土化沃饒五穀皆宜也蕃謂蕃息孕有也公曰吾猶未也子

淑淑然齊齊然節節自然穆穆然皇皇然羣然者論語曰羣而不黨學記曰敬業樂羣是也戚親也詩曰戚戚兄弟毛傳云戚戚內相親也春秋元命苞云后稷啟顓宋注云顓有土象也荀子解蔽云畢畢廣廣執知其德楊注云畢謹貌也廣廣大貌爾雅曰踖踖敏也杜讀若碩杜言不從流俗也廣雅云抽拔也孟子曰拔乎其萃郊特牲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皇皇美也羣然以下並言人之表儀也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踰越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見顯示之也才色色之有才藝者脩聲聲之聲聞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也怪異也物事也恪當也爾雅曰恪敬也不視不聽也怪命者若後世符瑞之流不改志言不爲所惑也陸賈新語云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說文云舌在口所以言也更改也言不更氣者左氏昭九年傳曰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有事事也者以能詔事也事必與食者以功詔祿也鄭注大宰云位爵次也天德元德也淮南原道云舜執元德於心高注云元天也書曰民民於此乎上戴成也韓詩云監領也才色之有才藝者脩聲聲之聲聞也怪異也物事也恪當也爾雅曰局分也鄭注云謂分部民民於此乎上戴成也韓詩云監領也才色之有才藝者脩聲聲之聲聞也怪異也物事也恪當也爾雅曰局分也鄭注云謂分部



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左氏文十八年傳曰堯崩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惛而不能用也何以哉曰孔子之言也由用也徑徑者疾趨邪行也惛亂也德急則亂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華偽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知仁之實也荀子君道云仁而不知不可謂知也仁是人主之寶也仁信之器也鄭注經解云器所以載之也信義之重也論語曰君子義以爲質信義以爲行事者也仁信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左氏成十六年傳曰義利之反也謂若爰積左氏昭十年傳曰蘊利生孽杜注云蘊畜也孽妖害也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山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空虛不用之處公曰善哉再聞此宏陽德何出子曰陽德何出猶揚聲於遠出猶生也禮謂禮儀威儀也鄭注中庸云大神則禮白虎通云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出刑者坊記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坊人於刑禮節民心刑以坊之也慮心謀也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節省也事訟獄之事近謂朝廷揚聲於遠者訟獄衰息刑措不用而頌聲作矣公曰善哉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哉成也韓詩云監領也才色之有才藝者脩聲聲之聲聞也怪異也物事也恪當也爾雅曰局分也鄭注云謂分部左氏成十六年傳曰失官慢也謹局姦也位爵位也周禮曰以德宮正云功吏職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公曰善哉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祿稍食也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曰昭九年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韋注周語云名號令也左氏宣十五年傳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成命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統謂紀綱也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五惟愼用之雖愼敬而勿愛民亦如爲信信哉義而行之爲利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參之言三也鄭注說卦傳云三才天地人之道鹿鳴詩箋云視古之示字說文云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三垂日月星也禮也樂記曰禮以履地制廣雖云稽考也表記曰考道以爲無失鄭注云能將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統謂紀綱也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五惟愼用之雖愼敬而勿愛民亦如爲信信哉義而行之爲利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參之言三也鄭注說卦傳云三才天地人之道鹿鳴詩箋云視古之示字說文云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三垂日月星也禮也樂記曰禮以履地制廣雖云稽考也表記曰考道以爲無失鄭注云能將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統謂紀綱也



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五惟愼用之雖愼敬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喜無加勞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樹機樹機窴蔫不豪昔舜微蔫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楚語曰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愛吝也左氏昭十七年傳曰窴以保民也子何愛焉貳疑也差等也喜益愛者左氏閔二年傳曰內寵益后嬖子配適也淺謂新進日淺深謂故舊年深測意度也淺謂朝廷雖云稽考也表記曰考道以爲無失鄭注云能將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統謂紀綱也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五惟愼用之雖愼敬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喜無加勞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樹機樹機窴蔫不豪昔舜微蔫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楚語曰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愛吝也左氏昭十七年傳曰窴以保民也子何愛焉貳疑也差等也喜益愛者左氏閔二年傳曰內寵益后嬖子配適也淺謂新進日淺深謂故舊年深測意度也淺謂朝廷雖云稽考也表記曰考道以爲無失鄭注云能將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統謂紀綱也公曰請問民德何如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山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空虛不用之處公曰善哉再聞此宏陽德何出子曰陽德何出猶揚聲於遠出猶生也禮謂禮儀威儀也鄭注中庸云大神則禮白虎通云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出刑者坊記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坊人於刑禮節民心刑以坊之也慮心謀也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節省也事訟獄之事近謂朝廷揚聲於遠者訟獄衰息刑措不用而頌聲作矣公曰善哉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哉成也韓詩云監領也才色之有才藝者脩聲聲之聲聞也怪異也物事也恪當也爾雅曰局分也鄭注云謂分部左氏成十六年傳曰失官慢也謹局姦也位爵位也周禮曰以德宮正云功吏職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公曰善哉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祿稍食也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曰昭九年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韋注周語云名號令也左氏宣十五年傳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成命

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幾孚也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讚妨於政爲子不孝妨於政爲父不慈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左氏文十八年傳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厚藏誨盜天下謂之渾敦左氏昭二十年傳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多畜財貨曰富說文云慕習也寵謂外寵假借也貴位也習卿外寵假借與爵位左氏閔二年傳曰外寵二政也嬖子非命云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鬼神過節者墨子非命云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也幼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游徼勿與事幼少也眾謂民眾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克好勝也比校也依謂依違言不專決也放縱也徼抄也論語曰惡徼以爲知者鄭注云徼抄也論語荀簡君不明善臣皆容悅而已蓋謂荀簡君不明善臣皆容悅而已亂厥德臣將慶其簡者簡謂之謂有所闕若嘉謀嘉猷慶善也臣聞之弗慶非事君也君聞之弗用以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眾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眾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容貌顏色聲音人之表儀也眾多也禮器曰增美質之謂善哉立政也脩治也政者國之本也

## 虞戴德第七十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虞舜氏戴德謂民大也遠也舉猶行也謂行政也安亦何也取謂取法子曰君以聞之唯邱無以更也君之問如未成也黃帝慕脩之君以讀曰已成猶猶也慕思慕也脩也若以所聞未備則更於黃帝之道思慕而勉求之武王踐阼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德亦忽不可得見與孔鮒達云意言意極念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

辰教授人時瑞雅曰威則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數地實也是也言示法則於天下也　諸侯內貢以不至必誅內入也小行人職曰令諸侯春入貢蔣云即大要服之名數謂日放獻也地實者土地所有諸侯相見者六服各方諸侯將所宜有職方氏曰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貢於天子諸侯相見也

教士畢行使二守會朝於天子　諸侯將會天子先自相見也曲禮曰諸侯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教士謂諸侯頻宮所教士畢行者射義曰古者天子試之於射宮守居守其國也荀子大略云使仁居守楊注云使仁厚者主後事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會朝者周禮曰諸州之

諸侯末及坫相見曰遇相見於郊地曰會聘爲介者朝事曰遇禮曰君子以蔵二月爲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爲壇於東郊者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鄭注云合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建五色者左氏桓二年傳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杜注云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名物不虛設品同也品謂有事而會也天子春聽明教令爲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爲壇於東郊者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鄭注云合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建五色者左氏桓二年傳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杜注云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名物不虛設品同也品謂有事而會也天子春聽明教令

以言庶人以言鵀以夏后氏之尚懷葩也行不越境論語曰我老彭包云殷賢大夫也傳曰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政教大夫者魯語曰鄭大夫晉趙文子與叔向語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魯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事夕而習復校謂聚事謂禮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緩合也言道藝合以德行也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制法也禮猶體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偏謂不周備也言唯先聖之道爲美舍先聖之道雖美不備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言先聖之道所以爲美也辭善也言謂各遂其生也長久也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 誥志第七十一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禮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誥志國之舊典禮經也荒廢也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七　廣雅書局栞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七

厥也大祝職曰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三曰誥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會合也民義民道所宜也論語曰務民之義坊記曰七日戒三日齊以敬敬也會期也必節者不疏也犧牲純色之牲全體完具也粢稷曰齊在器曰盛上下謂天神地祇周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禮外謂外祭祀也省減也怨謂神怨詩曰神祀宗廟及月令五祀之類節禮節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乎曰以禮會時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又曰禮時爲大

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援援則樂樂斯毋憂以此省怨而亂不作左氏昭六年傳曰民神之主也見猶知也援引也謂引而親之也怨謂神怨亂民亂也省怨而亂不作者魯語曰意甯百姓和協民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也禮文順循也鄭注樂記云至行相識以雷鄭注士虞禮云釋猶遣也無釋者應候而鳴不遣其時物乃歲俱生於東以順四時卒于冬分於時雖三號卒明哉干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物謂萬物歲謂歲星候生於東者也故時措之宜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庶物時罔民財敬以時作財謂財用敬慎也左氏文六年傳曰時以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眾動眾則有極動不失時則事得其節左氏成十六年傳曰有德之君上下無怨動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有極則以成世久唯聖人左氏昭二十年傳曰用利而事節事時樂無違事是以鬼神和之資國受其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是故政以勝眾非以陵眾眾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眾非以爲災長之蘇也攻謂力役之政勝任也周禮曰大役之禮任眾也陵謂侵陵傷賊也靖安也徵召也謂召怨也左氏昭三十二年傳曰無徵怨於百姓災害也廣雅云長養也邱閒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君也爾雅曰蘇甦也邱閒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事易壞而難成率循也天謂天時由從也人謂人心虞史伯夫曰日月爲大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陽曰明孟長也陰曰幽幼小也大元元始也中庸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元用九乃見天德不可爲首也坤元用六永貞之吉也乾坤之用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八　廣雅書局栞

洒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宜鶉陰陽十二月一次天官書云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候伺之以攝提格名云四時史記索隱云卒于冬分卒盡也言建寅起孟春盡季冬則一歲之事具也冬盡之後分爲來春故云冬分也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言異歲也聘珍謂歲始也青東方之色東方春位其色青也鳴循也卒于丑者史記律書云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

**曰月成歲麻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處汁月**成定也日月成歲麻者智子天圓曰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麻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鄭注云以閏月推四時使歲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麻再閏以順天道者玉氏燕書後案云歲天體至圓繞地左旋日月皆右旋以麗天之故皆爲天所曳而繞地一周而限日爲天所曳而左轉晝夜之分必以日之周帀爲一周之間已右行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矣即以此所行之里數爲天之一度故日一晝夜行一度也日右行一度則比日之所行又里數爲其故處故分周天之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遲率每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自前月合朔以來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十七　廣雅書局開雕

比月之周天而日又行二十七度有奇突故必更越二日凡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後與日會是爲一月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有奇突故必更越二日凡二十七日有奇三歲一閏率則三十二日有奇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有奇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光爲一章也聘珍謂虛度也汁合也月謂閏月歲處汁月者度歲之氣盈朔虛而合之閏月也**天曰作明句曰與句惟天是戴**作爲也戴之也**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書考靈曜云審地理者昌於地以任地事以生百物**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樂記曰樂其所自生嬉亦樂也聘珍謂嬉與曰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運亦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民成十三年傳曰民天地之中以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十八　廣雅書局開雕

勃勃動也能力也克遠也事謂地事顧注漢書高帝紀云志願念也色謂形色德天德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顧念形色不違大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也書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此謂表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葬昌之道**如此表裏外內也言民外動不違地事內念不違天德則正德利用厚生矣樂記曰民有德而五穀昌

**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主祭于天曰天子崩步于四川代于四山卒葬曰帝**顧注漢書文帝紀云踰之謂四瀆江淮河濟也步于四川者布告四川也嶓冢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是也左旋日月皆右旋之周帀爲一周之間已右行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有奇日行一度也日右行一度則比日之所行又里數爲其故處故分周天之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遲率每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自前月合朔以來通率每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自前月合朔以來

**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制則治**通云仁者好生說文云富厚也易曰坤厚載物作治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財地財也時謂天時郊特牲曰取財於地取法於天嗣續也言繼天而王也**文王治以俟時**俟待也詩曰**湯治以伐亂**伐謂征伐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禹治以移眾眾服以立天下**移動也移眾者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興徒人以傅土行山表木隕高山大川服悅服也立猶也**堯舉以樂治時舉舜貴以德使力**貴謂尊之使力謂役之也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也**在國統民如恕在家御官而國安之勿變勿改民咸慶**恕如進良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鄭注大學云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如恕請曰而古文通也良善也誘道也罰罰惡也越語曰如如恕仁也撫恃也官猶事也而國讀曰如恕也聘珍謂如如必再以知天地之極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此總言堯舜禹湯之治也**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表記曰仁者天下之表也聖極也祭義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周禮曰治功曰力美善也謂有善行也王制曰執技以事

上者裸股肱決射御此言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隕人治天下用人有此五等也聖人
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處深淵不徇廟毀曰貪昏義曰男事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隕墜也左氏莊七年傳曰星隕如雨勃大也爾雅曰運徙也大阜曰陵施讀曰移移移谷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浴讀曰谷爾雅曰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說文云處止也不處者水之府奧也涸竭也　於時龍
至不閉鳳降忘翼蟄獸忘攫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長蛇不
食天駒閉塞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曰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又曰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混棄之物乃堰伏鬱湮不育杜注云湮寒也翼飛也禮運曰鳳以爲畜故鳥不徧孔疏云猶鷙飛也蟄獸若熊羆豹貉鼷鼠則穴言蟄也攫搏也爪鳥鷙鳥也距者爪相抵也廣雅云蟄蟲也陸氏釋文云通俗文云長尾爲蝮短尾爲蠆說文云蠆蟲天駒
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臧信仁說文云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
雒出服河出圖自上世



南入渭河水出焞煌塞外昆侖山發原注海服當爲符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鄭注云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漢書五行志載劉歆說云伏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降
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允使來往地寘畢極
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撫空名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
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斁仁實也中庸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說文云戈平頭戟也考工記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戟六尺又六寸既建而運車不建戈無非常之變也爾雅曰允繼也允使來往者左氏襄二十九年傳曰公卿大夫相繼於朝也爾雅曰賓服也畢盡也又曰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鉛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空虛也左氏莊十八年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賢人謂賢臣爾雅曰憂思也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殘毒賦斂人者省察也斁敎也仁愛也資敬也孝經曰立愛自親始敎民陸也立敬自長始敎民順也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王曰太師太師者太公望呂尚也史記齊世家云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孔氏詩大明疏引世家文作立爲太師慎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僞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女維敬哉盧注云試以衆位歷觀其才也女何慎乎非倫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倫猶類也屬猶比也凡人必於其倫徵寫爲王曰於乎下文爲總目其事並在下文　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施行也　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曾子制言曰富貴凍餓而守仁孌寵者觀其不驕奢也左氏桓三年傳曰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隱約者觀其不懾懼也隱微也約猶貧困也盧注云曲禮曰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三十曰壯七十曰老皆血氣既衰爲禮雖有所不足必勉强而不踰矩也　少幼也曲禮曰老潔不污廉不貪務行者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勝充也說文云憲敏也慎謹也强勉也踰越也足而不踰也曰有質者也侑左氏襄二十九年傳曰直而不侈飾文飾也質本也　其貌固陋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徵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固陋也廣雅釋詁云嘔嘔吾也盧注云嘔以耽色下人謂形柔而辭巧有所淺之事則工飾之而務尚其小成聘珍謂務勉也徵信也勉信以爲小信以罔人也故事也右也今也說解也以故自說者言僞而辨多有解說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弊深道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作侑變也弊猶懼也氣不卑屈也　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者威武不能屈也　喜之以物以物猶人也變謂色變知侑見也以利而易移臨懾以威而易懾曰鄙心而假氣者也裕寬也執之以物而遮驚決之以卒而度料不學而性辨曰有



隱微也約猶貧困也盧注云曲禮曰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三十曰壯七十曰老皆血氣既衰爲禮雖有所不足必勉强而不踰矩也　少幼也曲禮曰老潔不污廉不貪務行者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勝充也說文云憲敏也慎謹也强勉也踰越也足而不踰也曰有質者也侑左氏襄二十九年傳曰直而不侈飾文飾也質本也　其貌固陋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徵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固陋也廣雅釋詁云嘔嘔吾也盧注云嘔以耽色下人謂形柔而辭巧有所淺之事則工飾之而務尚其小成聘珍謂務勉也徵信也勉信以爲小信以罔人也故事也右也今也說解也以故自說者言僞而辨多有解說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弊深道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作侑變也弊猶懼也氣不卑屈也　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者威武不能屈也　喜之以物以物猶人也變謂色變知侑見也以利而易移臨懾以威而易懾曰鄙心而假氣者也裕寬也執之以物而遮驚決之以卒而度料不學而性辨曰有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伐其所能曰日損者也高陵也賢勝也防障也自蔽其所不足也伐矜也日損者中庸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也　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侑謂倨侮左氏襄二十九年傳曰直而不侈飾文飾也質本也　其貌固陋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徵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固陋也廣雅釋詁云嘔嘔吾也盧注云嘔以耽色下人謂形柔而辭巧有所淺之事則工飾之而務尚其小成聘珍謂務勉也徵信也勉信以爲小信以罔人也故事也右也今也說解也以故自說者言僞而辨多有解說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弊深道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作侑變也弊猶懼也氣不卑屈也　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者威武不能屈也　喜之以物以物猶人也變謂色變知侑見也以利而易移臨懾以威而易懾曰鄙心而假氣者也裕寬也執之以物而遮驚決之以卒而度料不學而性辨曰有

慮者也執繫也玉篇云速籀文作遬遬疾也廣雅云驚起也遬驚也決斷也卒急也遬也字林云急速也言決事於急遽之時而有度量也學習也辨雜投以物明也雖不習其事而能明其是非可否也慮謀思也雜說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困而不知其止撫辨而自愼曰恩贛者也物事也說釋也雜說以言喻也如詩曰而知其一端而固執之辨別也無辨者不能別事勢之利害愼憂也虛注云贛闇恨也營之以物而不虞犯之以奪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曰貞廉而果敢者也物亦事也虞憂也置立也遷徙也立身於義無可遷徙也虛注云果敢謂不虞不懼也絜廉謂不營於貨色在義而不可遷則兼之也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鋼已諾撫斷曰弱志者也鋼讀曰固表記曰君子與有其諾責也密有已怨鄭注云已謂不許也已恩惠也懦不壯毅曰弱順與之弗行察其心而中可知矣四曰民有五性喜怒欲懼憂也性情也故聽其聲定其氣從其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孔氏中庸疏云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憂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隱也畜積也隱藏也左氏昭七年傳曰陽曰魂杜注云陽神氣也生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嘔然以偷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顰然而靜色者神氣之凝也盧注云由當爲油油然新生好貌偷苟且也言惟求悅人玉藻曰喪容纍纍也聘珍謂拂者相附薄也下降也顰然瀛德之貌靜默也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尋之色誠勇必有難犯之色誠智必有難窮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絜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誠忠必有可畏之色誠智者動變不居故其色也論語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子曰君子以仁爲尊論語曰勇者不懼忠愛也絜白也論語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千乘曰靜潔信在中質色皓然固以安僞色縵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雖變可知此之謂觀色也質本也皓光也固定也縵謂如縵樂言其雜也盧注云言雖欲故隱之於中而無柔色見於外占度也處定也初氣主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感發於聲也初氣謂太初之氣易說曰太初者氣之始也主物者主於生物也易乾鑿度曰天地細縕萬物化醇本命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聲有剛柔濁清者保傅曰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是也心氣和誕者其聲流散心氣



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斯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春秋繁露云心氣之君也謚安也順信之順詩詁訓傳曰慎謹密也信實也高注呂氏重己云節猶和也鄙謂鄙詐戾乖戾也廣雅云斯信氣中易中正也易謂平易不險難也鄭注中庸云水神則信易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裂也乃以剛義氣時舒時謂隨時舒緩散也鄭云金神則義書曰金從革從革作辛辛主殺故曰時舒中也仁氣簡備簡大也鄭云土神則智皇侃云金木水火土各具五常之德本於五氣見於五聲之間仁者必有勇強有力者以行禮也鄭云木神則仁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人心五常之行之氣是故聽其聲定其氣從其行察其心而中可知矣四曰民有五性喜怒欲懼憂也性情之本也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孔氏中庸疏云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憂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隱也畜積也隱藏也左氏昭七年傳曰陽曰魂杜注云陽神氣也生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嘔然以偷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顰然而靜色者神氣之凝也盧注云由當爲油油然新生好貌偷苟且也言惟求悅人玉藻曰喪容纍纍也聘珍謂拂者相附薄也下降也顰然瀛德之貌靜默也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尋之色誠勇必有難犯之色誠智必有難窮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絜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誠忠必有可畏也智者動變不居故其色也論語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子曰君子以仁爲尊論語曰勇者不懼忠愛也絜白也論語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千乘曰靜潔信在中質色皓然固以安僞色縵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雖變可知此之謂觀色也質本也皓光也固定也縵謂如縵樂言其雜也盧注云言雖欲故隱之於中而無柔色見於外占度也處定也初氣主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感發於聲也初氣謂太初之氣易說曰太初者氣之始也主物者主於生物也易乾鑿度曰天地細縕萬物化醇本命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聲有剛柔濁清者保傅曰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是也心氣和誕者其聲流散心氣

於外故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是以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五曰生民有露陽人有多隱其情飾其僞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有隱於仁質者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交賴者有隱於大得小讓而好大事言願而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露讀曰陰禮運曰人者陰陽之交賴取也盧注云言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知有知故生機僞也聘珍謂此亦與下文爲總目也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言願而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以爲質僞愛以爲忠而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故其行以攻其名如此者隱於仁質也盧注云愿當聲誤爲願也假節假仁質之節故其行者故爲是行推前不足慮誠不及佯爲不言內誠惡忠府知物焉首成功少其所不足慮誠不及佯爲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錯辭而不遂莫知其情如是者隱於知理者也推推究也忠謂忠善府當爲附聲近而謁也言推究人之舊惡舊善而自附於知物也盧注云有先功者因前之有不足者因前之詐以爲知聘珍謂佯僞也故知者啟引故事以爲知因以動人也遂遂成也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曰愼謙良者也如詩曰而置當爲德易曰有功而不德釋文云鄭陸蜀才德作置鄭云置當作德微忽之言久而立方而能遂曰廣知者也說述也傳述其善也沒深也窮極也達通也錯置也立方者立不易方也



盡見於眾而貌克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也盧注云陰陰竊謂求諸人也送相親比交相談譽知其賢而不與交交必取其重己者也聘珍謂徵信也與謂與其事左右謂輔己也實情實也忠中心也權忠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見於眾而貌克者於眾人之前僞爲文貌自以爲能盡其權忠也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有隱於仁質者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交賴者有隱於大得小讓而好大事言願而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以爲質者也類似也不類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也陰陽謂身之動靜克偏勝也易者變易不常隱微也節操也見顯也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靜而寡類莊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言忠者言必由中也平正也不在多稱物平施也靜安也類同也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莊嚴也安人者人安其事變而能治物善而能說淺窮而能達錯身立方而能遂曰廣知者也說述也傳述其善也沒深也窮極也達通也錯置也立方者立不易方也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曰愼謙良者也如詩曰而置當爲德易曰有功而不德釋文云鄭陸蜀才德作置鄭云置當作德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閒之行獨而不克行其亡如其存曰順信者也盧注云微細及忽然之語克好勝人也行其亡謂奉先君及祖考之教令聘珍謂幽閒者隱居也獨謂獨善其身貴富雖尊恭儉而能施眾強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能施者積而能散也眾強謂地廣民眾嚴威者尊嚴可畏也有禮而不驕者論語曰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隱約而不慍安樂而不奢勤勞之不變喜怒之如度晰曰守也盧注云晰明也有喜怒之來能置是度而明焉道方而不毀廉絜而不戾立強而無私曰經正者也道方立方也盧注云不毀不瓦合也聘珍謂戾忿戾也論語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中庸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正靜以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盧注云命期命聘珍謂期命者徵令也宰夫職曰掌百官府之徵令行不過道者遵道而行也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曰忠孝者也曾子曰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盡力謂謂其股肱之力不面者不爲面從

也敬以安人者論語曰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也故亦事也生出也名故不生言爲名之事不出於己也合志如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相舍曰至友者也如謂曰而方道也迷惑也隱微也謂卑微也舍棄也偶行曰久相待也遠相致也鄭注云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己則待之心色辭氣其入人甚速其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俞然也謂唯唯然諾如人意也位志言以位爲志也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謂聞望名譽也征取也望譽征利如伐名以鄙者也事其親戚以故取利也依者倚也謂雅曰隱占也質不斷辭不至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僞詐者也質讀如陳芮質厥成謂人有所質正也斷決也至切至也少猶薄也所不足人之所不能也謀察已止也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注盧云於周禮則刑官鄉士掌之直謂正是也鄭注云家宰冢宰司徒宗伯司空馬司寇司空

師也周禮曰師以賢得民也　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慎維深內觀民
務本慎在人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證論辨九用以交一人予亦
不私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王親受而考
之然後論成盧注云六證六徵也一人文王自謂也三戒之後
論法者則有同課其罪聘珍謂本慎在人者人爲
非本也交交脩也書
曰爾交脩予致至也
諸侯遷廟第七十三
成廟將遷之新廟廟祖廟也爲將遷新主於練時已易檐改塗
故云新廟故示有所加楊氏疏云
廟也舊說並云練而遷者非是穀梁文二年傳曰作主壞廟有
時曰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改塗可也范注云禮親
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
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
入廟卽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
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
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聘珍謂壞廟者易檐改塗
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孔氏曲禮疏云凡君卒哭而祔卒
以新之也自是練祭時事遷廟者遷新死者之主永居於廟自
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
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
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
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賈氏士虞記疏云祔祭與練祭
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亦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
祔祭練祭既畢主遷於寢信而有徵矣若由寢而遷於廟
則祭之後士虞記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聘珍
謂記所云吉祭者卽此經所云遷廟也此正班氏所謂推士禮
而冕服之禮若如舊說練而遷廟而冕服且與羣經悖矣從至于廟羣臣
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盧注云殯宮列于廟門外如朝
門之位立于門內如門外之位聘珍謂君入入殯宮也卽傳曰又
祭而復寢孔疏云謂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
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也卽大祥後宿殯宮
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殯宮云君入者以前從宗人
也據此則未遷廟之前君本宿殯宮經云君入殯宮也
三日君齊齊居必遷坐徙之日復自齊宮而入
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
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
祝再拜興擯贊也幣帛也盧注云就主辭故在左神將遷故出
在戶牖間南面矣卒不奠幣者禮畢矣於此將有事




是三年喪終之事蓋練祭祭於廟故新之祭畢而主復還於寢
侯三年喪終而後遷於廟也今傳引經傳注疏之文證明此經
諸侯遷廟爲三年喪畢之事士虞記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
注云班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
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孔氏曲禮疏云凡君卒哭而祔卒
也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
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
主人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
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賈氏士虞記疏云祔祭與練祭
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亦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
祔祭練祭既畢主遷於寢信而有徵矣若由寢而遷於廟
則祭之後士虞記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聘珍
謂記所云吉祭者卽此經所云遷廟也此正班氏所謂推士禮
而冕服之禮若如舊說練而遷廟而冕服且與羣經悖矣從至于廟羣臣
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盧注云殯宮列于廟門外如朝
門之位立于門內如門外之位聘珍謂君入入殯宮也卽傳曰又
祭而復寢孔疏云謂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
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也卽大祥後宿殯宮
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殯宮云君入者以前從宗人
也據此則未遷廟之前君本宿殯宮經云君入殯宮也
三日君齊齊居必遷坐徙之日復自齊宮而入
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
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
祝再拜興擯贊也幣帛也盧注云就主辭故在左神將遷故出
在戶牖間南面矣卒不奠幣者禮畢矣於此將有事




於新廟鄭注曾子問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升
云聲處欬警神也　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升
以從祝導引也奉衣服者守視藏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視其
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鄭注云衣服
大斂之餘也是衣服本在殯宮當與主同遷於廟盧注云不言
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以毀陽魂考誠人神之不忍從視者視所
依服非一稱也　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
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
車從者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辟邊避辟位也
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賈氏士昏禮疏鄭注儀禮云宮
分庭之一在北步者車緩行也神車奉主與衣服者在左視爲
右曲禮曰車右就車門閫溝渠必
步盧注云皆就車謂乘貳車者　至于新廟入門升自阼階
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筵爲祔布席
戶之間謂之扆言窗東戶西也置酒曰脯東西牆謂之序脯乾
肉醢豆實也盧注云筵于戶牖間者妨自外來故先于堂四時
之祭在室筵陳中在堂筵序下是以設脯醢於東方今惟布南
面之席故置脯於西以四其便矣房西房也諸侯左右房也聘
夫從君也從之曰君玄服從者皆玄服侯玄端以祭鄭注云祭先君

珍謂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盧注云東棄記曰卿士
當言東壻聘珍謂賈氏士冠禮疏云卿大夫以下其室皆頃屋
兩下而周之天子諸侯皆四注故喪大記云升自屋東榮鄭以
爲卿大夫士其天子諸侯當言東霤也周天子路寢制似明堂
五室十二堂上圓下方明四注也諸侯亦然
故燕禮云洗當東霤鄭云人君殿屋也有司皆先入如朝
位祝導奉衣服者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
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凡東
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
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
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入門左西方賓位鄭注特
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鄉內以入爲
佐也明堂位曰卿大夫贊君薦進也薦西者脯醢之西君就東
廟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兩雍曰室有
郭注云爽室前堂皆反走辟者告遷之後將告
享示禮文相變故各辭位也食間謂終食之間擯者舉手曰諸
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



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爲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
反位詩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陸氏釋文云蠲音圭絜也
盧注云再拜君反位東廂之位祝徹反位西廂之位擯
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
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就燕者就燕寢也喪大記曰吉祭
主藏衣服敝器敝兒謹之等聘珍謂經文不言主注云告事畢謂內
而復寢是也盧注云告事畢謂內
言奉衣服而主可知也公羊文二年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用栗者藏主也何注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
寸諸侯長一尺藏於廟室中堂所當奉事也賈家藏於堂擇日
而祭謂禘祫祭也杜氏春秋釋例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
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訓
之禘此皆自諸侯
上達天子之制也



諸侯毀廟第七十三 盧注云廟新成而毀者尊而神之也聘珍謂毀
成廟釁之以羊 盧注云廟新成而毀者尊而神之也聘珍謂毀
者殺牲以血塗之也以羊者羊人藏曰凡釁積

## 小辨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盧注云小辨爲小辨給也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辨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愛惜也盧注云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書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日不可得者猶云歲不我與也聘珍謂小辨也齊謂日暮升也大道謂大學之道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左氏昭二十一年傳曰天子省風以作樂襲二十一年傳曰禮政之興也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禮運曰諸侯以禮相與聘義曰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辨官政者官不易方政有常經也杜注左傳云在君爲政在臣爲事表記曰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書曰日宜三德夙夜浚明有家陸賈新語云義者德之經也盧注云別猶辨也矜猶厲也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孝經曰以敬事長則順言詁訓言也遂成也盧注云致命遂志士之節也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聽從也長上也盧注云辨禁識刑憲也聘珍謂曾子注孝經云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左傳曰庶人力於農穡又曰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爾雅曰齊成也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破言猶析言破義破義爲小義謂名義破言爲小言義謂名義改作也小義破道破義爲小義道者道先王之大道也小不通通道必簡道遠恐泥煩不通也爾雅曰簡大也巾車注文簡大也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循摩循也鄭注文廟曰大哉聖人之道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循王世子云弦謂以絲播詩孔疏云謂以琴瑟播被詩之音節詩音則樂章也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王制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漢書藝文志云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揖云昔在周公制禮以道天下之書有六藝之文六藝之指各有所歸學者以觀其言則知其義義既通則可以觀古之大道矣



象胥譯言也高注呂氏功名云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四譯言語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應劭云反舌左祖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聘珍謂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王者立象胥之官達其志通其欲其道大矣夫道不備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備亦大也道不大小補而已行不得其道小人不樂得其欲大也道大也大道之行也君子樂說文云稘復其時也虞書曰稘三百有六旬廣雅云稘年也由故至道不請曰猶既盡也十年之中變故尚不可盡天下之言其可窮乎以小辨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辨言微無也壹專壹也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也入首自外之辭臣者仲尼燕居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可子曰禮樂而力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忠信其君君主也論語曰主忠信其習可乎習學也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



慮盧注云備與我言忠信而使不入於忠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而不可而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倦勞也君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口倦其君謂以口辨而勞其心不可有謂不能有其忠信也待猶給也可立待者施之則行不必小辨而給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忠滿於中臣事君以忠也刑法也放猶至也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毋乃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邱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之備乎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邱也綴學之徒安知說文云綴合著也劉歆云綴學之士不思廣紀之閎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亂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侍邱聞大道不隱邱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辭焉也盧注云而焉也焉問之乎彊避謂避彊也一曰公以何夫子三辭欲避左右之彊者也不可隱蔽也邱聞之而可知也傳言以象者周禮曰象胥譯言語是也先鄭司農云

周禮云忠言以中心孔氏左傳昭六年疏云如心爲忽請如其已心也

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

用兵第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孔氏昭十四年左傳疏云周禮司兵掌五兵鄭眾云五兵者戈戟酋矛夷矛而有弓矢然則兵者戰鬬之器之名戰必合人執兵因即名人爲兵也盧注云祥善也　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殘殺害也暴虐亂也左氏襄二十七年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公曰蚩尤作兵與管子地數云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苞茅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鉤幣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鋌鍾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戈矛說甲午嗣兵嗣皆嗣五兵　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乎子曰傷害之作久矣與民皆生處注云人含五常之氣生有喜怒有戰鬬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弭止也謂用兵止亂也詩云爾矢既均既挾四鍭廣雅云鍭會也處注云四心在於利用兵以取危也益逸詩也解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毛詩傳云鰥寡也處注云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於兵革之詩　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按猶亢德教按德者造兵以遂德教也處注云亦同上二章仰用聖人兵革喪除其德不以寒亂而述簡賾武事於子孫者也　廣雅書局栞



矛戟劍楯弓矢及蚩尤之遷兵者是古有蚩尤作兵之說　子曰吾聞蚩尤庶人之貪者也乃度物而制之以爲利器用之以威天下故謂之蚩尤處注云貪猶汲汲也以喪厥身蚩尤惛愚而無德孔氏左傳昭二年疏云蚩尤惛愚而禽蚩尤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說文云螫蟲虫行毒也蜂蠆挾螫言作兵之狀也高注呂覽淮南子並云衛利也校以衛厥身言作爲戰陳號令以利其身所謂貪也處注云止教習干戈自衛身非作兵也利其械矣　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所在也高注呂覽淮南子並云衛利也校以衛厥身言作爲戰陳號令以利其身所謂貪也處注云止教習干戈自衛身非作兵也利其械矣　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喜有施舍怒有戰鬬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弭止也謂用兵止亂也詩云爾矢既均既挾四鍭廣雅云鍭會也處注云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於兵革之詩　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按猶亢德教按德者造兵以遂德教也處注云亦同上二章仰用聖人於利用兵以取危也益逸詩也解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毛詩傳云鰥寡也處注云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於兵革之詩　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按猶亢德教按德者造兵以遂德教也處注云亦同上二章仰用聖人兵革喪除其德不以寒亂而述簡賾武事於子孫者也　廣雅書局栞



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孟子曰仁者愛人文曰聖人之愛民如此道言也威猶也五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致極也王天下所歸往也猶威致王者死而民畏其神極其向往之心也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祝祈禱之辭歆猶欣也書曰冏命於上帝帝休又曰祈天永命詩曰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子曰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殘殺害也暴虐亂也左氏襄二十七年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雅云蠥惡也極詩也祥善也書曰故天棄我不有康食詩曰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乎子曰傷害之作久矣與民皆生處注云人含五常之氣生有喜怒有戰鬬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弭止也謂用兵止亂也詩云爾矢既均既挾四鍭廣雅云鍭會也處注云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於兵革之詩　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按猶亢德教按德者造兵以遂德教也處注云亦同上二章仰用聖人兵革喪除其德不以寒亂而述簡賾武事於子孫者也　廣雅書局栞

咸侮暴逆之處注云幼風是卿任甯幼之人使專政厥失制攝提失方鄰大無紀厥時編歲事者也制治也處注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應相值極指中氣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爲人主尚書中候曰攝提移居贍珍謂天官書云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孟康云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厥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爲失方也鄰大當爲孟孟陬漢書劉向傳云孟陬無紀是也孟康云孟陬正月爲陬言厥既失制則閏餘乘次斗建月氣益不能與正歲相值也

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處注云周禮太史職曰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也王者所以等神祇別人事其用重焉聘珍謂典瑞職曰掌玉瑞玉器之藏鄭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玉瑞於圭后璋命不行者王不能瑞於政言以威力侵爭周禮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此周所服四海其種落之數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其夏之朝明堂時來者國數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其夏之所服與殷之夷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然鄭康成以四夷爲四方九貉爲九夷又引爾雅其數不同及四六文別爾雅也聘珍謂此注文所引鄭氏所欲之言見孔氏明堂位疏云鄭志趙商問曰職方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心和協也非并也壹專也并其所欲而專致於民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也

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爲家教不能民庶說乎準望也鼓振動也聲言也謂鼓舞其民而民門明四目達四聰也動作也詩曰民之謂君之見聞也書曰闢四門之謂君之乘勢好是懿德心謂君與之聚也

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爲國既問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愛民親賢而不能民庶說乎準望也鼓振動也聲言也謂鼓舞其民而民有聲也見之聞也詩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動作也詩曰民之謂君之乘勢好是懿德心謂君心和協也非并也壹專也并其所欲而專致於民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

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盧注云言有可之多疾閑防也疾病也上謂之閑下謂之閑上爲法制以防下而下倣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君同於民者也民同於君者民以君爲心也政治道也布政也者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服從也聽者表記曰子曰以德報怨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雠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終於施者上不求其報也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也盧注云遠大之謀緣近小始將行重器先其輕者行猶用也重器謂圭璋鐘磬之宗器杜注云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也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說文云元气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突此官民之道也政職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本根也華草木華也英初生也節時也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夏小正曰柳稊也者發孚也

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狀貌也色謂顏色謚語曰動容貌斯遠暴慢斯近信矣以言者書曰敷納以言也以聲者文王官人曰以其聲處其氣也以度者度其志度四代謂之兼也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嘻痛恨聲也善謂五王取人之善子曰何謂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盧注云問四代以人狀得善之事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與之胡爲人之不可知乎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狀比謂比視也望謂物望己者身也中庸曰取人以身也言五王取人比方而視之視之而參以物望取之復由於一身是以取人不同否邱則不能五王取人能如五王　邱也傳問之以委於君邱



西王母在流沙之瀕說文云瞢如鼠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从竹官聲又作琯云古者玉琯以玉爲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前零陵文學姓矣於伶道舜嗣下得笙玉琯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凰來儀也從玉官聲五帝德曰舜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羽民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代更也孟子曰舜卒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史記陳世家云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孔氏左傳昭八年疏云世本云舜姓姚氏哀元年傳稱夏后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思陼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嬀耳陳世家謂胡公之前已姓嬀矣馬遷之妄也聘珍謂舜本虞氏故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也其後在夏爲御龍氏至周爲嬀姓知皆據此經云遷邑姚姓于陳是夏封商均國賜姓姚也故虞思爲夏之侯國而姓姚也據左氏昭八年傳曰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是周封胡公賜姓嬀故傳又曰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也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敬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卽位物事也配合也修德使力者書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傅

士十有七世者本紀云禹崩子啟卽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啟啟崩子帝太康立太康失國崩弟中康立中康崩子帝相立相崩子帝少康立少康崩子帝予立予崩子帝槐立槐崩子帝芒立芒崩子帝泄立泄崩子帝不降立不降帝孔甲是爲帝孔甲孔甲崩子帝皐立皐崩子帝發立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桀也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憯焉幾亡先王謂禹左氏昭元年傳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劉氏敞序云桀作瑤臺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德昏政亂者書曰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左氏宣三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虞注云淮南子曰紂作炮烙刳孕婦也察深也言洞地爲池也汙窪也察深也言洞地爲池也虞注云屬連也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其陵曰高宗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先祖謂成湯也府文書聚藏之所也明法成湯所制典法也眩亂也惑也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武丁卽位君作之師惟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祖乙崩子帝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南庚南庚崩立祖辛之子陽甲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其陵曰高宗



也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敎通于四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也爾雅曰緒事也副貳也孟子曰書曰作之君作之師惟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其助上帝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者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外丙卽位二年崩仲壬是爲帝仲壬仲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祖乙崩子帝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南庚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其陵曰高宗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先祖謂成湯也府文書聚藏之所也明法成湯所制典法也眩亂也惑也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世本紀云武丁崩帝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爲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虐死子帝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祖法也史記云紂好酒淫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益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於是紂乃重辟之法乃有炮烙之法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周昌卽西伯也行方伯之職故謂之霸伯也大王曰虎通云霸伯者何也大王昌立是爲西伯昌之時西伯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能九馴他奇物而獻之紂紂乃大說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崇鄘許鄘未詳客敎也大學曰爲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止於孝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敬之謂也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



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合諸侯有景亳之命是也洪範曰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虞注云總章者重屋之西堂於此命事取萬物之成功

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敎通于四海海之外蔚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文王卒受天命者孟子曰詩云周雖邦書序云惟十有一祀武王伐殷鄭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蒂四十歲矣廣雅云創禁也無用謂無淫巧之物行奉也三明謂三光謂三光淮南氾論云上亂三光之明高注云三光日月星辰也君其志焉或後將至也君謂哀公後待也譬曰將待君志以應之公曰大哉子之敎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子曰君無舉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財讀曰裁裁自治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有利器焉盧注云言有師保聰珍謂禮度也聰珍謂禮運曰禮義以爲器鄭注云器所以操事也有措扶焉盧注云謂殷肱之良也聰珍謂措棄置也扶進之也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竝興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令善也易曰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害成發如讀曰而吉凶禍福循環不已惟脩德者反禍爲福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也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敎如讀曰而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材水火木金土君體天地之撰以爲生殺而民各正其性命其死者不可以敎者也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盧注云言行此在君也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堪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敎矣安能無善舉猶取也前後左右有位之士賈子新書云選端士衛翼前後左右皆正人敎習也言君有所不足則取諸前後左右補弼之人其人皆能無善乎公吁嘻其色曰大哉子之敎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木之成也吁歎聲色謂作色也制法也豐盛如木之成言非一日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



凡草木根鞁傷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盧注云畜敗當字誤爲穀聰珍謂小人謂民也畜穀而失之盧德日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夏商謂夏桀商紂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不生德者民不見德也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乎子曰所謂失政者體猶人也體猶言體貌也人民未變鬼神未亡盧注云民神猶依附之聰珍謂鬼神亡者左氏昭三年傳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言陳國將滅鬼神皆亡於齊依陳氏也水土未絕盧注云陰陽相勝氣候絕氣也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盧注云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者猶玉血者猶血盧注云以喻善人言尚賢其賢聰珍謂九家注易云血以喻陰也陰爲小人酒者猶酒盧注云酒以喻樂儳以繼懽盧注云懽猶忍也聰珍謂措棄置也扶進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左氏昭元年傳曰魯以相忍爲國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左氏昭三十二年傳曰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沿公曰善哉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一

長沙盧 鎧初校

南海潘 光旦覆校

番昌陶 福祥再覆校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義威儀也先鄭司農注周禮云古者書儀但作義體猶分也周禮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周禮曰士二人大行人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職曰掌諸侯之五等之命鄭注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鄭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之所居謂滅方也公之孤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益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益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籍晃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一　廣雅書局栞

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之封出封也鄭云四命中下大夫也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賓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一如命數耳王之上士三命凡諸侯之適子省於天子攝君則下其命中上再命下士一命凡諸侯之適子省於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鄭云繼猶嗣也言嗣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烹大牢以飲賓酢主人主人酬賓賓既酬主人不飲饗以示恭儉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酬後更入獻是爲九獻食禮九舉者亦烹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九舉牲體而食畢聘珍謂大宗伯職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鄭彼注云公二王之後



旌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鄭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王之後亦爲上公國家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益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益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籍晃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三　廣雅書局栞

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

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亦宮室之象所以然其上也桓圭公
亦以桓爲瑑飾圭長九寸信當爲身謂之誤也身圭躬圭皆
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龍將其欲其憤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
穀所以養人補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
瑑飾璧皆徑五寸不
執圭者未成國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 鄭云此以
君命來聘者也孤尊餼聘享更自以其贄見執束帛而以豹皮
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
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 鄭云此亦
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其餘則自以其爵
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
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 天子之所以明尊著此義者以朝聘
之禮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
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
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
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 周禮曰邦畿方千里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
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謂之要服六歲一見鄭彼注云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
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禮珍謂蕞者巡守之次歲以爲
始也侯服歲一見周禮云千里之外五百里此經云千里之內
者蓋王畿千里據四面相距而言也此經舉一面五百里而言
則侯服得在千里之內而六歲一見者俱在去王城三千五百
里之內相距方七千里 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
非所經之文違異也



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 其服
侯服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
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
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要服六歲一見鄭彼注云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
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禮珍謂蕞者巡守之次歲以爲
始也侯服歲一見周禮云千里之外五百里此經云千里之內
者蓋王畿千里據四面相距而言也此經舉一面五百里而言
則侯服得在千里之內而六歲一見者俱在去王城三千五百
里之內相距方七千里 谷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
非所經之文違異也

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等而上有堂焉 天子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
別親疏外內也 鄭云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士揖
推手小下之也異姓皆姻也時揖平推首也天
之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
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
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上等所以別貴賤字尊卑也 司儀職曰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
立鄭彼注云當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
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
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
其將幣亦如之鄭彼注云壇三成深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聘珍謂
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等
此不言侯伯子男出入五積侯伯出入四積子男出入三積鄭彼注云出入謂從來訖去也
有增文也 冀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 然後天子冕而
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升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

幷稍前聽者謂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丘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成拜乃出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大行人職曰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是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袒謂脫衣見體也聽事鄭彼注云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樂記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祀天南郊謂建寅之月祀感生帝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太廟明堂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注云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以與之習立禮樂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鄭彼注云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以其爵祿慶賞之鄭彼注云大射王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賓也王乃歸鄭彼注云禮謂食宴也王不親食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禮互文也享客禮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與之習立禮樂者左傳曰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又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也樂師職曰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介相如祭之儀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脩天子之命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交猶更也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彼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久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修之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旃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禮



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司儀職曰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進答拜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賈疏云及至也至將幣謂賓初至館後日行朝禮之時故云至將幣幣卽圭璋也君親致饔餼還圭璧以相與習禮樂也既讀曰餼鄭云大禮曰饔餼賈云以其自腥有牽羊薪芻米又多故曰大禮又送至於郊聘珍異物也此六禮者惟饔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視往者賓爲主君親往者如將幣之儀鄭彼注云此六禮者惟饔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視往者賓爲主君親往者如將幣之儀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也既贈之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聘珍異物也鄭云饔食速賓皆速聘禮文也聘禮使卿其禮數不同饔食皆君親之故經文云君親也諸侯相朝之禮各下其君故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射義曰夫君臣習禮樂而

以滅亡者聘禮鄭三禮目錄云大聞曰聘謂侯相於久無上公未之有也聘禮事使卿相問之禮也小聘則使大夫焉

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鄭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介紹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鄭云質謂正自相當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鄭云此相讓主謂賓也三讓面後傳命賓至大門主人請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君使士迎於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賜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賜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讓也鄭云賜賜也賓致命公當堦再拜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致敬讓者君子之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鄭云君子之相接謂上公之卿與侯伯之卿相接也擯大夫爲丞擯聘禮聘義益有士爲紹擯鄭注聘禮云擯爲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主君公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於是時賓出次直闔西北面上擯在闔東闔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君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君親醴賓孔氏聘義疏云行聘已訖君親執醴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禮畢云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醴賓受醴公拜送賓記宰夫徹几改筵公也鄭云私面謂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卿大夫醴是也賓私面私覿孔云私面謂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例也致饔餼孔云行聘之日主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注云牲殺曰饔生曰餼又曰餼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陳二牢鼎七設於阼階前餼二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是也既還圭璋賄贈孔云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并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鄭云賄贈也束紡束帛也聘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是也饗食燕孔云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燕與也孔云君親禮賓用私觀及致饔羞俶獻無常數是也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



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迎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積也聘禮饔餼客有饔餼今直云饔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聘禮米三十車設於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芻薪倍禾皆鄯注薪從米芻從禾乘禽日五雙者謂乘行羣匹之禽曰雙也羣介皆有饔餼牢者鄯注掌客云羣卿也則飧二牢禽饔大牢也鄯云厚重禮厚此聘禮也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鄯云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義讀曰儀鄯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同以施天下之政鄯云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其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

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合其德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遇諸侯殷見曰宗遇同時也禮畢王乃發禁命以禮遇諸侯協同處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成邦國之貳周禮眺作頫成作除貳作慝鄭云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一服朝之歲也慝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惡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頫謂禮來頫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

間問以論諸侯之志歸脤以教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周禮敘作交會作哉鄭云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間問者間歲一問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禮凶禮之弔禮禮也補諸侯哉者若諸侯之喪禮也

春秋瀍澗之會謀歸宋財聘珍謂穀梁定十四年經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范注云脤祭肉

天子之所以撫諸侯者歲徧在三歲徧眺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喻言語叶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周禮在作存眺作頫喻作諭令作命叶作協鄭云撫猶安也存顧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聞問也歲者巡行之明歲以爲始也屬猶聚也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徧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叶當爲汁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作叶辭命之謂書謂爲諸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諸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太史小史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內則曰百名以上至十一歲又徧省焉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時謂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達同成修皆謂齊其法式行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

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



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弔哀之凡師役則令犒禭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此與下節始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鄭云故書賻作傅犒爲稿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補助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稾當爲犒謂犒師也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匱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禮哀圍敗禍災水火聘珍謂故舊典也王使臣適諸侯之國若遇此五事則據舊典而行之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欲周禮作徧鄭云徧猶周也置疏云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陳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錄別爲一書以報其上也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附歸附也服從也和也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周禮射人下大夫二人以射法治躬儀職方氏中大夫四人辨九州之國使同貿利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盛德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九命者大宗伯職曰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九伐之法者大司馬職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侵之負固不服則攻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震威者左氏襄十一年傳曰武震以威之也威平也平其僭踰者也達同成修皆謂齊其法式行士八人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都鄙達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聘問之事所以通諸侯之情慝也

投壺第七十八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鄭云矢所以投者也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陸釋文云壺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類孔疏云鄉射記云大夫士北面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右北爲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此篇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圜圈以盛算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殽又重以樂敢固辭鄭云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也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殽又重以樂敢固辭鄭云固之言如故也如故辭者堅辭也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不敢受　主人作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辟鄭云賓再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閒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還也辟鄭云賓再拜受矢也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還也孔疏云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還辟亦於其階上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鄭云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閒相去如射物小戴作度壺閒以二矢半設中東面鄭云度壺度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斜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西既設中請辭各直其算一馬從二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俟投請辭　賓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算勝飲不勝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鄭云請猶告也順投者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投基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賓聘珍謂小戴無奏投壺之令曰奏進也令辭也投壺古鷹嘉禮必有文辭此其是也小戴無此失之矣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閒若一太師曰諸鄭云弦者鼓瑟者也鼓瑟以歌狸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孔疏云閒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閒疏數如似一也投壺者當聽瑟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頌中閒若一也　左右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鄭云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坐以南爲右北爲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左右鈞則曰左右鈞鄭云卒也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它如右獲畢則同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酌者亦酌賀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各執一算以告鄭云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之弟子已酌皆請舉觴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鄭云酌者賀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也言賜灌者服而爲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耦於西階上如飲射酌聘珍謂酬當爲觶觶小戴作觴許氏五經異義云觴鄉飲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觶廉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飾不得名觴之　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爲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從二馬以慶多馬既立請慶多馬此還是司正請辭　正爵既行請徹馬周則復始鄭云請猶告也順投者投矢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正爵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行禮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投基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賓聘珍謂小戴無奏投壺之令曰奏進也令辭也投壺古鷹嘉禮必有文辭此其是也小戴無此失之矣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閒若一太師曰諸鄭云弦者鼓瑟者也鼓瑟以歌狸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閒疏數如似一也投壺者當聽瑟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頌中閒若一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既算多少視其坐鄭云算用當視坐投者人四矢亦人四算爲數也投壺者之衆寡籌八分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中九扶鄭云扶猶指按寸表也鏑四指曰扶一扶一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是也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亦隨晏早之宜無常處　算長尺二寸鄭云其節三扶可握握數也聘珍謂握四寸也數當爲素鄉射禮記曰箭長尺有握握素謂朮之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素鄭彼注云籌算也握本所持處也　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鄭云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子能爲樂者此皆與於投壺　降揖其陛階及樂

事皆與射同節皇侃云投壺與射爲類也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去也鄭云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　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鄭云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以棘取其節　曾孫侯氏今日泰射干一張侯參之曾孫侯氏今日泰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大侯既亢中獲既置此以下至既獲卒莫並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孔氏射義云曾孫侯者諸侯之通稱也中閒壺脰修七寸已下二十四字當爲錯簡云曾孫侯氏今日泰射干一張侯參之者乃本詩之序也諸侯將祭亦以射擇卿大夫士爲有事於宗廟故稱曾孫泰射人職曰士以三耦射射侯鄭彼注云大射禮射作于謚如宜弧宜矢宜獄之射射胡大也士與上射則以射皮飾侯侯參之者謂能中三也司裘職曰諸侯則其熊侯豹侯是也曰詩辭也鄭云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聘珍謂質參既設舊質正也鄭注大射儀云參七十參讀爲慘慘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設張也執旌既載者析羽爲旌載亦設也鄉射記曰君射於郊以旌獲大射儀曰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者也抗舉也鄭荅云舉者與鵠而棲之於侯也大射儀曰公射大夫大夫射參上射干中獲既置者中謂閨中受算之器鄉射記曰君射於郊則閨中鄭彼注云於郊謂大射也閨獸名獲謂算也古文獲作算大射儀曰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鄭彼注云古文獲作算也　壺脰脩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脩五寸此錯簡當在曾孫侯氏之前脰頭也小戴脰作頸鄭云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圄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圄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玛瑙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揖乃讓乃揚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者之聲既獲者之旌既獲卒莫此節亦是雅首之詩當在中獲既置之下錯簡在此侯讀曰矦鏃翦羽謂之鏃決拾有常者毛詩傳云拾遂也鄭注大射儀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順放也陳也既順乃讓謂請射納器誓射比耦誘射之後射者乃揖讓而升堂也節其行者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堂上射揖並行既志謂內志正也乃張



者持弓矢審固也射夫鄭司農也命射者命以樂節射也大射儀曰司射適堂下北面請射之以樂循聲而發也獲者之旌謂旌以宮偃旌以商也既獲者無釋獲也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鯉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謏史賓拾聲叡挾此我未聞古說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禮案儀禮樂凡四節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謂升歌三終也笙入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之後閒歌魚麗笙由儀歌笙相繼故曰閒所謂閒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堂上堂下歌瑟及笙皆作所謂合樂三終也笙入立於堂下磬南北面者鄉飲酒禮也笙入立於縣中者燕禮也　魯命弟子辭曰無荒無懖無侶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小戴荒作撫懖作敖侶作偕更有辭令弟子辭曰毋撫毋敖毋偕立毋踰言若是者淳鄭云弟子賓黨士黨年輩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謂魯辭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撫敖慢也偕猶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所以罰人之爵也　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大射儀司馬實爵而獻獲者於侯薦脯醢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朝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長沙葛鎚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公符第七十九

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再拜至于廟門揖入立于序端西面此經云立于席者盧注云入堂深異於士者冥解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此經云君尊故其降也不使就賓階也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與公同也

盧注云自西階以異不敢終於正其餘與公同者謂迎賓升阼之等公玄端與皮弁皆韠朝服素韠盧注云玄端緇布冠及玄冠之服也玉藻曰始冠緇布之冠韠自諸侯達冠而敝之可也二服皆韠及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其肉後也古者田狩而食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加韠以蔽其前後及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尊祭服異其名曰韠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玄端諸侯視朝之服皮弁天子之朝服韠從裳色皆素也聘珍謂玄端諸侯視朝之服皮弁者朝之服經言朝服即玄端也鄭注論語云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注周禮司服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賈疏云委貌若以色言則曰玄冠也鄭注王制云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玉藻曰天子玄端而居也士冠禮曰天子之朝服韠從裳色皆素也聘珍謂玄端諸侯視朝之服皮弁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鄭注云皮弁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之衣用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以素爲裳辟積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經云朝服素韠者論語疏云玄端皆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若以素爲裳即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公冠四加玄冕緇布冠皮弁爵弁冕也鄭注王制云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爲朝服也公之禮其加則四加而有玄冕也故士儀疏云士禮故三加也若諸侯大夫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也玄冕加爵冕也　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養老燕賓之禮獻之禮賓也介賓之輔主人者爲介盧注云無介者於賓而贊冠者也君禮於臣本無介也無樂亦饗時也冠禮一獻樂可也春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節之謂冠之時爲節也皆玄端君臣同服也　其醻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同鄭注士冠禮云醻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醻幣朱錦采色之帛以束帛儷皮文士冠禮主人醻賓束帛儷皮賈疏云大戴禮云禮幣宋錦采繡文士冠禮主人醻賓束帛儷皮賈疏云大戴禮云禮幣宋錦采繡并諸侯視朔之服經言朝服即玄端也鄭注論語云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注周禮司服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賈疏云委貌若以色言則曰玄冠也鄭注王制云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之燕服爲朝服玉藻曰天子玄端而居也士冠禮曰天子之朝服韠從裳色皆素也聘珍謂玄端諸侯視朔之服皮弁者朝之服也皮弁之衣用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以素爲裳辟積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經云朝服素韠者論語疏云玄端皆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若以素爲裳即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公冠四加玄冕緇布冠皮弁爵弁冕也鄭注王制云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賈疏云委貌若以色言則曰玄冠也鄭注王制云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之燕服爲朝服玉藻曰天子玄端而居也士冠禮曰天子之朝服韠從裳色皆素也聘珍謂玄端諸侯視朔之服皮弁者朝之服也皮弁之衣用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以素爲裳辟積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經云朝服素韠者論語疏云玄端皆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若以素爲裳即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　公冠四加玄冕孔氏冠儀疏云士禮故三加也若諸侯大夫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也玄冕加爵冕也　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養老燕賓之禮獻之禮賓也介賓之輔主人者爲介盧注云無介者於賓而贊冠者也君禮於臣本無介也無樂亦饗時也冠禮一獻樂可也春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節之謂冠之時爲節也皆玄端君臣同服也　其醻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同鄭注士冠禮云醻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醻幣朱錦采色之帛以束帛儷皮文士冠禮主人醻賓束帛儷皮賈疏云大戴禮云禮幣宋錦采繡



而四馬是大夫禮與士異也慶賀也謂慶賀同者同以幣朱錦采四馬也天子儗焉儗比也言天子冠禮比諸侯故下經成王冠不言其禮也　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既醴降自阼階此經云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與公同也　此言天子之太子庶子也盧注云士冠禮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嘉禮注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傳曰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已冠是喪冠也不從古尚書說又引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凶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二歲喪畢而冠金縢曰王與大夫盡弁鄭注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佩恐失矣聘珍謂成王年十歲而武王崩十二歲喪畢而冠金縢爲成人戒王王肅以家語之文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五於禮已冠是也孔氏明堂位疏云王十二月喪畢成王年十二歲又云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王將即位稱已小來攝周公將仁之管蔡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居東都時成王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畢而冠金縢爲成人戒王王肅以家語之文王崩成王年十二月喪畢成王年十二歲又云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王將即位稱已小來攝周公將仁之管蔡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

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肴作穆穆惟予一人某敬拜迎於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已上孝昭冠辭並祭天祭地辭而竟大者非大戴經本所有也祭日祝辭皆後人因成王冠今因舊本附錄篇末說詳目錄

## 本命第八十

分於道謂之命分制也道者天地自然之理命謂人物所稟受度也形於一謂之性形兆也說文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形於一之謂也性人物所稟受之質也化成萬物董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謂變化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變化品物流形發猶出也化窮數盡謂之死化謂陰陽形於一之數窮盡者久而遊散也死之言澌也生機澌滅也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

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剛當爲綱盧注云八爲綱方維八卦之數也天地之明聖人以之合陰陽九六大衍之數也禮義者恩之主也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恩謂以愛相親主於禮義則無過不及之差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九者五禮之別也冠昏賓主鄉飲酒嘉禮也朝聘軍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軍旅凶禮也賓射饗燕之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鄭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云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禮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鄭注大學云機發動所由也禮器曰義理禮之文也禮自常經義理隨時而變禮之發動必揆於義理也其文變也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有定體如天地開闢之有五行四時十二月旋相爲本也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喪服四制曰喪有四制曰喪有四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不易不敝者也義則往來屈伸如四時之錯行禮從義變猶之播五行於四時也禮運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旋相爲本也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喪服四制曰喪有四變而從宜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鄭注大學云機發動所由也禮器曰義理禮之文也禮自常經義理隨時而變禮之發動必揆於義理也其文變也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鄭云服莫重斬衰也貴賤不言殺制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賤尊尊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鄭云資猶操也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

墳墓不坯同於邱陵除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盧注云食食粥也沐將虞時甘棗不補異於吉無飾也鼓素琴
漸有終因省哀鄭云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爲
樂樂必崩聘珍謂練小祥也小祥而治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
其瞿之有黃者也所以爲首絰之於心亦曰衰除之日雖日也
曰衰又衰廣四寸長六寸紒之除也坯讀曰培
記曰祥主人之除也一成邱
不培者培益也孔氏甯服四制疏云墳墓也
陵之後不培益其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
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期見無二尊也百
官備百制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扶而起身
自執事而後事行者面詔而已凡此以權制者也下扶字當爲
鄭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扶而起扶而起扶字當爲扼謂大夫士面詔而已謂庶民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
悲號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鄭云不怠哭不絕
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怠也盧注云不解者不脫絰帶也因殺制節謂爲卒哭祥禫之變　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
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白虎通云
任功業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釋名云男者任也典任事也
子孳也相生蕃孳也說文云男丈夫也孳汲汲生也如讀曰而
丈者長也夫者扶也言長萬物也鄭注周易云丈之言長也能
以法度長於人也孔氏昭七年左傳疏云夫之言扶也扶成人也知可爲者知不可爲者知可言者知不可
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
正夫德者審察也審倫察於人倫也別辨也孟子曰夫婦有別
大德謂丈夫之德謂之夫也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也參三也三加者知之審也驗徵也信而有徵也宵夜行燭者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爾雅曰室謂之宮宮事蠶室之事最度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蠶蕃息也謂之信也者郊特牲曰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喪婦長子者爲其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　取謂曰娶逆謂悖逆亂淫亂也刑人謂以罪受墨劓者劓則冕而黈纊不進人謂刑人者惡疾謂瘖聾跛傴不逮人之屬也喪婦長子謂父母命之　婦有三從之義也
及曰酌及時謂及時而倫婦功也不百里而奔喪者檀弓曰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也參三也三加者知之審也驗徵也信
而有徵也宵夜行燭者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
燭無燭則止爾雅曰室謂之宮宮事蠶室之事最度也夏小正
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蠶蕃息也謂之信也者郊特牲曰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
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
喪婦長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
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爲其
無所受命也　婦有三從之義也故無專制之義有
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沒從子也傅曰婦人有三從之義
釋名云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盧注云事在
饋食之閒者易曰無攸遂在中饋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
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也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
百里而奔喪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
言宵夜行燭宮事必量六畜藩於宮中謂之信也所以正婦德
也及曰酌及時謂及時而倫婦功也不百里而奔喪者檀弓曰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也參三也三加者知之審也驗徵也信
而有徵也宵夜行燭者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
燭無燭則止爾雅曰室謂之宮宮事蠶室之事最度也夏小正
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蠶蕃息也謂之信也者郊特牲曰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
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
喪婦長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
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爲其
無所受命也　婦有三從之義也故無專制之義有
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沒從子也傅曰婦人有三從之義
釋名云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盧注云事在
饋食之閒者易曰無攸遂在中饋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
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也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
百里而奔喪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
言宵夜行燭宮事必量六畜藩於宮中謂之信也所以正婦德
也及曰酌及時謂及時而倫婦功也不百里而奔喪者檀弓曰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也參三也三加者知之審也驗徵也信
而有徵也宵夜行燭者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
燭無燭則止爾雅曰室謂之宮宮事蠶室之事最度也夏小正
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蠶蕃息也謂之信也者郊特牲曰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
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
喪婦長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
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爲其
無所受命也　婦有三從之義也故無專制之義有
倫之屬也喪婦長子謂父喪其婦其女子年長能主喪事者
者也命者母之教命也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婦有七去
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妒爲其
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妒爲其
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爲其離親也盜
竊爲其反義也　貪色爲淫害善爲妒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與其
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廟之事必夫婦親之士昏禮記曰父
事舅姑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婦有三不去　詩燕燕之子于歸
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毛傳云歸宗也無
所歸無宗者也更歷也歷三年喪者乃遣事則始者也　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
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
人者罪止其身故大罪有五殺人爲下　盧注云逆天地欺造化
及要君者誣文武非聖
人者逆人倫非孝者此皆大亂之道也閨書曰大命世小命身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繫辭傳曰生生之謂易盧注云易日是生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日有太極也太初者氣之始太素者質之始也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然禮易之說雖殊而會一歸）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盧注云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應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

天一地二八三三而九（九陽數也下文八七六五四三二皆以九乘之）九八十一主日數十故八十月而生（日之數天之神日爲尊萬類人爲貴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以承奇者二爲偶偶陰也奇爲陽也陰不專主承陽以爲主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又曰後得主而有常辰從子至亥也盧注云奇主辰者辰日名三也聘珍謂辰主月者十二辰建十二月也盧注云月契天駟於上馬統乾於下）七九六十三主



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易曰艮爲狗九家注云艮數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爲犬故犬懷胎三月而生故大十三日而開目聘珍謂艮主月者十二辰建十二月也斗運行四面而周故犬亦夜視室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盧注云豕如時詩云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聘珍謂高積陽陽氣下積陰陰氣盛發而則豕進涉水波）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猴故猴五月而生（五音宮商角徵羽漢書律歷志云天之中數五五爲聲爾雅釋獸引也到注吳都賦云商猴羽猿善援陸釋文云援猨古猿字）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漢書律歷志云地之中數六六爲律盧注云麋鹿角長短大小似徧靡麋之屬皆以所包藉多故舉禽獸之名雖有兩足走之異亦通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十八宿方名七也虎文似星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說文八風也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風動蟲生故蟲八月而化聘珍謂經言八月許言八日經或字誤也鄭注大宗伯云能生非類曰化盧注云蟲多生非類也）



其餘各以其類也（盧注云謂貔兕魚龍之屬各以其類化者言亦有主而生之也聘珍謂其餘者凡毛羽鱗介保蟲之屬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鳥魚皆卵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冬燕雀入於海化而爲蛤（盧注云生於陰者謂卵生也屬於陽者謂飛游於虛也燕雀入於海注云生於陰者謂卵生也屬於陽者謂飛游於虛也燕雀入於海化而爲蛤注說文作魚云百歲燕所化）蜮飲而不食蜉蝣不食（盧注云淮南子云蜮食而不飲三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也）介鱗夏食冬蟄（介甲龜鼈之屬也鱗魚龍之屬也鱗魚及獸屬鄭注周禮云凡物無乳者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盧注云凡物無乳者卵生咀嚼者九竅謂陽竅七陰竅二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有上齒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有後齒者齒盛於前不任後也聘珍謂爾雅曰四足而毛謂之獸鄭注考工記云有者豕屬脂牛羊屬有羽當爲有角說文云有與無角者脂無後齒者齒盛於前不任後也釋者爲無角者脂而無後齒有後齒者齒盛於前不任後也聘珍謂爾雅曰四足而毛謂之獸鄭注考工記云有者豕屬脂牛羊屬有羽當爲有角說文云有與無角者脂）畫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傳曰取於父爲類社注云有與父同者）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緯橫也經從也馬注周禮云輪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鄭云輪廣長也）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盧注云山積陽爲德陰爲刑聘珍謂高積陽陽氣下積陰陰氣盡殺也）邱陵爲牡大阜曰陵小陵曰邱（水注川曰谿注曰谷陽爲牡吐氣者也陰爲牝含氣者也曾子曰吐者施而含氣者化淮南墜形云至陰生牝至陽生牡蚌蛤與月盛虛（說文云蚌蛤屬盛滿也盧注云月者太陰之精故龜蛤之屬因之以盛閉呂氏春秋云日月望則蜂蛤實月晦則蜂蛤虛孝經援神契曰日月屬於天則陰類消於淵也）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堅者（說文云土黏壚壚然解散也）強梁虛者輕勇（說文云沙水散石也沙土不黏壚壚小也盧注云肥者象地堅實大者象地虛息土謂沃衍之田耗土謂瘠薄之地地有美惡故生人有好醜也周禮大司徒走澤曰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邱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聲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庳此大辨五土之分也）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

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捍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者智惠而巧盧注云食水魚龍之氣息也食木熊羆之屬捍戾也食草麋鹿之屬食肉虎狼鷹鸇之屬聰聆珍謂說文云桑蠶所食葉木絲蠶所吐也蛾蠶化飛蟲孔氏左傳疏云穀是養人之物食穀者謂人也釋名云食氣者智知也無所不知也說文云惠仁也中庸曰仁者人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食氣者謂龜也禮記注云龜之屬一曰神龜郭注云龜之最神明說苑辨物云龜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蓋則不食者謂之龜不食而神不死而神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不死而神者白虎通云蓍之為言者久長意也說文云蓍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又曰神以知來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說文云蛟龍之屬也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乾坤之中央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剖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翔回顧也論語曰翔而後集搏擊取也謂天道也物生長曰夭胎孕在腹中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安地利也易曰理地理也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天時不至水土動不以道靜不以理暴風水旱雨不時暴風不兒風雨不時則寒暑不節寒暑不節則民多疾病民多疾病則鬼神不安鬼神不安則民大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禽獸不育則君子何以治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說苑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貴者謂其有仁義也今人而無仁義雖生何益不如禽獸蟲蛇之怪謂之秋禽獸蟲蛇之蟲



長沙王鎧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嘉會謹書



先伯此書藏篋笥有年今距　先伯棄養又三十年矣竊恐生平精力湮沒不彰爰於道光庚戌從事剞劂敦請同邑文學余石蒲等詳為讐校體例敘錄一依　先伯之舊刻成又屬新城楊君希閔覆校一過區區之心必誠必盡不敢絲毫苟簡　先伯生平學豐遇嗇壯鬱北溟之徙晚抱西河之戚人事屯蹇猶及身後所恃以不朽者惟在此書今者此書刊成其或報慰地下於萬一乎捧函輟簡良用泫然通計書凡十三卷目錄一卷字凡十四萬一千零九十四藏功於咸豐辛亥元年之春仲姪

# 禮記冀疏

,

或譏鄭司農注禮記多改字而妄甚哉其誣也毒祇詎
禮記本出孔壁及河閒獻王所得皆古文也其後禮家
授受變爲今文則文字固不能無少譌異矣漢儒傳禮
記四十九篇有小戴氏而大戴氏傳記八十五
篇亦閒與小戴相出入劉向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其
篇次與今禮記同當卽小戴之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敘
錄以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者謂禮記
不得專稱禮與禮十七篇之名相系也自后蒼戴聖慶
普泊橋仁曹褒馬融盧植諸家之本師承各出傳寫日



繁異同參差豈一而已鄭注所引或作某或爲某者是
也鄭所改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
有稽合經典以訂之者有輒下己意審聲音訓詁以
定之者前三例居十之八九後一例纔十之一二耳後
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
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
起糾繆改率愚淺爲之解詁然則禮記傳至漢末粗繆
固多非宏達大儒孰能正之鄭依盧馬之本爲注注檀
弓子顯引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韜然則鄭君
綱羅斟酌至精卓然爲議禮之宗也而一孔之士乃以
改讀多徵子幹所考之稽安可非哉或問曰鄭於儀禮
詳別古文今文周禮詳別故書或字及杜子春鄭司農
讀論語詳別齊魯古讀然毛詩箋禮記注改讀之文不
盡著所本何也答曰儀禮周禮之古文故書時蓋漸就
淪亡故載之注中以存舊聞論語自張侯論出三家遂
微惟包周章句列於學官故並考齊古以綴遺緒詩則
魯齊韓並列學官家有其書故箋毛異讀兼采三家不
必盡徵所出也禮記雖未立學官而戴慶橋普諸儒舊
本傳授甚衆具在禮家觀慶氏禮至晉猶存賀瑒世傳
其業則曹褒所傳禮記可知也橋仁著禮記章句教授
千餘人則橋君學之盛可知也後漢景鸞蔡邕並爲月



令章句則治禮記者之多自名家可知也故鄭注所參
取諸家亦不必盡徵所出也然考檀弓其愼也注曰愼
當爲引禮家讀然今也衡縫注曰今禮制衡讀爲橫玉
藻纊綖注曰綖當作莚明堂位夾大記之綏注皆曰當
爲綏讀如冠緌之緌周禮夏采注曰士冠禮及玉藻冠
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緌是則鄭氏討
論皆本依據禮家之明驗推是而求思過半矣其它旁
證經傳左右采獲皆瞭然眉列無復可疑此鄭君所以
網羅斟酌至精卓然爲議禮之宗也而一孔之士乃以
鄭好改字動相訾警所謂是末師而非往古亡從善服

義之公心豈不誣哉豈不誣哉余因專舉鄭注異讀博稽文字證明本源爲禮記鄭讀攷俾流俗不得妄施其謗焉亦欲扶師法正經術細寡陋存道真云爾福州陳壽祺自序



# 禮記鄭讀攷後序

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劉向別錄云禮古文記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敍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鄭君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喬樅案陸所引別錄古文記二百四篇當作二百十四篇攷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攷校經籍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敍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隋志所載卽劉向別錄語也晉陳銓良周禮論序言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則所見別錄本已脫去十字其誤益不自陸德明始矣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記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纂經七十篇七十當作十七卽漢初高堂生所傳士冠禮等十七篇也藝文志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案七十篇亦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原书缺页

573-604

其身以繩繫矢繳射之字雖異而義同弋者惟之
消借說文惟繳射飛鳥也又迵作繒揚子太元云
繒繳也繒與翼同書多士敢弋殷
命釋文引馬融本作敢翼殷命正義引鄭王本亦
作翼尒疋釋地南方有比翼鳥釋文翼本又作狊
集韵翼或作狊繒狊皆以音同通用
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爲
爲詐僞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無悖於時無或作爲淫巧
與禮記同作爲今月令爲詐僞者詐謂變詐之巧



禮記哀公問注云作猶變也何休公羊傳注云有
所增益曰作其義近之爲僞古字通用詩采苓人
之爲言正義引定本作僞言左氏成九年傳爲將
立君者釋文爲本作僞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
文爲本作僞皆其証也
淫雨蚤降○注云霖也雨三日以上爲霖今月令曰
衆雨
喬樅謹案說文雨部霖小雨也从雨林聲明堂月
令曰霖雨段氏注云月令淫雨蚤降注云今月令
作衆雨漢人衆讀平聲卽許所據之霖雨也但記

文淫雨鄭注云霖雨許不當以小雨釋霖必誤
字喬樅謂說文此條足爲鄭引今月令卽明堂月
令之確証小雨當是久雨之誤說文霖下云凡雨
三日已往爲霖从雨林聲霖下云霖久雨也南陽
謂霖霖从雨从聲从部云从衆立也从三人讀若
欽鋈尒疋釋天曰从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據此諸
証可知霖雨當爲久雨無疑突且說文於霖後次
霧霿霑等字皆訓爲久陰久雨尤當與霖以類相
從其作小雨者緣上文霖霖霿霿並訓小雨故致
誤耳淫義訓久林義訓衆國語周語曰人三成衆
故雨三日以上亦謂之霖三日以上則爲久雨矣
淫雨卽衆雨之同聲假借字衆雨又霖雨之消文
假借字也
王瓜生○注云王瓜草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
喬樅謹案草挈與菠同廣雅釋草菠菠狗脊也
陶隱居注本草云菠茇莖紫短小多細刺小減萆
薢而色深人用作欲淮南時則訓亦作王瓜生與
月令文同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引蔡邕月令章
句曰萯草名也生於陵也呂氏春秋王菩生高誘
注菩或作瓜孤陵也盧文弨詔曰古萯字通用郭璞

注稺天子傳蓐黃云蓐今蓍字漢書宣帝紀行幸
蓐陽宮東方朔傳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
注云倍陽卽蓐陽蓐陽也蓋蓐蓍皆與倍同音故蓐陽
或作蓍陽亦可卽作倍陽則知呂氏之王蓍生與
今月令作王蓐生者合集韵蓐音蓍與蓍通
毋休于都○注云今月令休爲伏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無伏于都與今月令文同
高誘注以伏爲伏藏都國左氏定四年傳未知所
伏新序作未知所休列子天瑞篇小人伏焉釋文
云枯卿作小人休焉休古音在第三部伏古音在



第一部然烏伏卵之伏廣韵收入四十九宥集韵
宥韵亦云伏或作復又云覆逼作伏並音扶富切
則讀伏音與休相近矣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注云掩猶隱翳也躁猶動
也今月令掩躁爲欲靜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處必揜句身欲靜毋躁盧
文弨曰月令無欲靜二字鄭注云今月令毋躁爲
欲靜然則此又出無躁二字非本文也又曰今人
多讀處必掩身爲句攷月令正義引記文已如此
疑正義處必掩下之身字亦後人所加喬樅謂今



月令非卽呂氏春秋也盧緑孔氏正義之誤故欲
刪去毋躁二字以附合今月令之文耳攷淮南子
時則訓作君子齋戒愼身無躁淮南所云愼身卽
月令處必掩身之謂鄭注月令云掩猶隱蔽也隱
蔽其身正所以爲愼身也如以讀處必掩身句爲
誤則下仲冬之月處必掩身欲靜正文明釐二
身字豈皆後人所加耶高誘於呂覽讀處必掩爲
句注云掩深也自是師說不同句讀有異不當據
彼而訾此也又案陸堯春輯蔡氏明堂月令章句
以正義引蔡氏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宜靜以安
萌陰也皆爲月令章句此亦誤也案鄭君明言今
月令毋躁爲欲靜則正義中躁動也云云乃孔氏
申釋鄭注陸不審察而以爲皆蔡氏章句語謬矣
今案正義引蔡氏云止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
士也十二字爲蔡章句其齋戒以下皆孔氏正義
語宜爲刪正攷太平御覽二十三引蔡邕獨斷曰
夏至陰氣始起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甯志欲靜
不聽事送迎五日此正據明堂月令爲說志欲靜
者卽今月令之身欲靜也不聽事無徑也徑猶行也
百官靜事無徑猶行也

百官靜事無刑○注云今月令刑爲徑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刑與月令文同高誘注云
事無刑當精詳而後行也淮南時則訓作徑與今
月令文同高誘注亦云事無徑當先精詳而後行
也文異而訓不異攷說文云刑到也到刑也二字
義同刑徑音亦相近王制曰刑侀也侀成也一
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是刑之爲訓有一成
不變之義近於直情徑行故高誘以當先精詳而
後行釋靜事無刑此從今月令徑字爲解以刑字
爲徑之假借也鄭注云畢罰之事不可以聞則專



就決獄言之謂不以獄之成聞於上而行刑即蔡
邕獨斷所云不聽事者是也
命漁師○注云今月令漁師爲榜人
喬樅謹案說文舟部舫船也各本作船師此據韻會明堂月
令曰舫人二字依段氏補習水者从舟方聲許所引
明堂月令即鄭所謂今月令舫正字榜假借字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張揖注云榜船也月令
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張所引月令亦即今月令
文也舫榜聲相近故舫人亦曰榜人余疋釋言舫
舟也釋水舫謂之舟云船也則固以榜爲舫矣



以舟鮫爲官名釋文曰鮫音交喬樅謂陸孔音義
均非也鮫蓋鮫之譌字說文鄗禁苑也春秋傳曰
澤之自鄗鄗或作鮫案自鄗當是舟鄗自爲舟之
字誤鮫爲鮫之形譌說文支部敲禁也可證敲即
鮫字古者魚吾音近通用故列子吾語汝作魚語
汝水經濟水注魚山即吾山鮫又與虞通故尊語
曰舟虞詩騶虞劉芳義疏云或作騶吾然則舟鮫即周禮所謂
鮫人今月令所謂榜人者是也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注云今月令四爲田
喬樅謹案鄭君釋四監爲王山林川澤之官周官

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故據周禮爲解正義曰今
月令四爲田令田監大令秩芻義亦通也今攷呂
氏春秋淮南子並作命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
高誘注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
郡郡有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時縣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
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
四郡大夫也其說又與鄭異誘師事涿郡盧植盧
君亦治禮記者蓋由文字有異故師說亦不同耳
其器圜以閎○注云閎讀如紘



喬樅謹案閎說文云巷門也故鄭讀閎如紘文選
答賓戲廓帝紘注引項岱曰紘張也物之張者有
中寬含物之象故鄭以紘爲中寬象土含物功象
上傳含宏光大崔注云含有萬物爲宏注引鄭司
農云宏讀爲紘紘之紘是宏與紘字通眾經音義
十七云宏古文裕同史記司馬相如傳必將崇論
閎議漢書作崇論裕議是閎又與裕通矣

民多癘疾○注云今月令癘疾爲疾疫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淮南子並同禮記作癘疾高
誘注呂氏春秋云癘惡也淮南子或作瘵瘵亦惡
也盧嘗作禮記解詁誘言從盧君受注淮南子句讀

疾寒熱所生也說與鄭君合今月令作疾疫者據
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鄭注引王居明堂禮曰
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藥止疾疫今月令卽明
堂月令故文亦同作疾疫也閻監毛本疾字作厲
當從宋本岳本作疾疫爲正阮氏校勘記從閻監
毛本厲字非是

羣鳥養羞○注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
鳥也者謂丹戾也白鳥也者謂蜀也其謂之鳥者重
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孚鳥
丹戾未聞孰是



喬樅謹案逸周書時訓解與禮記月令文同呂氏
春秋亦作羣鳥養羞高誘注云寒氣將至羣鳥養
進其毛羽御寒也淮南子作羣鳥翔高誘注云寒
氣至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翔者六翮不動
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誘注呂氏春秋自言依
先師舊訓輒爲之解其注淮南子言從故侍中同
縣盧君受其句讀論次大義乃深忻先師之訓爲
之注解既言依先師之訓自是舊說解羣鳥養羞
爲養進其毛羽故淮南子或作羣鳥翔盧君盧植
也盧嘗作禮記解詁誘言從盧君受注淮南子句讀

此足見禮家舊說解鶉鳥義養蓋義亦或然也鄭君
注云養謂所食也此據夏小正傳養也者不盡食
也爲解亦禮家師說也鶉鳥卅戾二者文異師說
又復不同故云未聞孰是
又案皇侃義疏以卅戾爲螢火正義引之謂未知
皇氏何所依據案晉崔豹古今注螢火一名卅戾
一名卅烏腐草爲之食蚊蚋此皇侃記所本也又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五引月令曰卅烏蓋白烏白
烏蚊也卅烏螢也御覽既列大戴禮夏小正卅烏
蓋白烏云於前又於此引月令曰卅烏蓋白烏



疑月令別本鶉鳥養蓋句或作卅烏蓋白烏一與
夏小正合一與逸周書及呂氏春秋合故鄭云二
者文異謂月令之文別本或異非謂月令與夏小
正文異也蔡邕明堂月令論所引有月令記曰明
堂者所以明天氣云云又月令答問曰子何爲說
月令說也曰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雜錄並
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
徇字作均詳見禮堂經說矜徇二字辨
意備非其本旨是月令章句固多則本於後漢景
鸞著有月令章句見後漢書本傳及
志宋戴顒亦有月令章句見舊唐書經籍志今皆

十伕

執弓挾矢以獵○注云今月令獵爲射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執弓操矢以射與禮記文同射亦
文同淮南子作執弓操矢以獵與禮記文同故云未聞孰是
田獵之事義亦得通續漢志五劉昭注引月令章
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戒戰事也四時
閑習以敎無素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
危也蔡之章句是釋明堂月令文言親執弓以射
禽此足証今月令之皆作射字矣
乘乎路○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軫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乎路與禮記同軫亦乎也
說文衣部云衫乎服也从衣參聲參說文或作髟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鬢眉釋文云鬢黑也乎服
亦曰衫衣从參爲聲亦取參爲黑義也衫是乎色
故鄭以今月令軫字當爲衫字之誤段氏注說文
衫字下引今月令易軫爲衫引鄭君注竟易衫爲
徇未免勇於自信矣徇訓同服不訓乎服故古文
徇字作均詳見禮堂經說衫徇二字辨

命大史釁龜筴○注云今月令曰數龜
喬樅謹案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筴先卜注云釁

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月令孟冬曰嘼祠龜策彼注所引月令是據今月令文故有祠字此注云祠衍字者嘼龜筴用牲本以祭祀先卜言嘼則祠可知矣初學記三十引蔡邕月令章句曰以牲祠龜筴塗以牲血謂之嘼龜者龜甲所以卜也筴者蓍草所以筮也蔡之章句正據今月令文呂氏春秋曰是月也命大卜禋祀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呂氏蓋亦據明堂月令之文呂不言嘼者言禋祀龜策則嘼亦從可知矣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十五

固封疆○注云今月令疆或爲璽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淮南子均作固封璽與今月令文土部璽王者之印也以主土此據玉篇所引从土爾聲璽籀文从玉璽字從土所以主土者故封疆亦或作封璽鄭釋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眾庶之守法也與下文脩邊竟完隄防謀利辟害文義正同高誘注淮南亦云固封璽與上文脩鍵閉慎管籥爲類義各有當也應劭漢官儀曰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或作複複重孰也虛文弼校本云璽字乃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盧校非是臣氏春秋與禮

淵澤井泉○注云今月令淵爲深

喬樅謹案淮南子作祀四海大川名澤無原淵井泉四字呂氏春秋文與禮記同淵深二字同義詩燕燕其心塞淵毛傳云淵深也左氏文十八年傳



齊聖廣淵杜預注淵深也文選典引斟酌道德之淵源注引蔡邕云水深曰淵又淵穆之讓注引蔡云淵穆深美之辭也列子黃帝篇心如淵泉釋文淵讀爲深是其証已

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無堅字

喬樅謹案今月令無堅字蓋讀腹如複釋文腹本作複複字是也謂水方盛雖水澤亦皆凝合重複也呂氏春秋作水澤復堅高誘注云復亦盛也復或作複複重孰也虛文弼校本云堅字乃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盧校非是臣氏春秋與禮

記月令同者甚多如無悖於時及百祀之薪燎句
盧皆將據鄭引今月令盡刪其字句耶且如毋或
作爲淫巧淵深井泉之類亦皆將據鄭引今月令
盡改其文字耶而必於此刪去堅字斯爲繆矣
及百祀之薪燎○注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淮南子皆有此句與禮記月
令文同



曾子問第七

凡告用牲幣○注云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

案鄭注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不破牲字皇氏熊氏以此爲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爲制其天子則當用牲熊氏所引周禮注是也

喬樅謹案儀禮聘禮釋幣制予繅束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也予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



純四貂獻貢疏引趙商問曰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貂何答曰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書是以三誤爲四然則制幣者幅廣二尺四寸匹長一丈八尺此爲王者所定之制幣惟昏禮納幣每幅長二丈異於制幣取其匹偶之義也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五尋得四丈此合計兩匹之數是每匹長二丈也記此節皆言諸侯適天子告廟于社稷宗廟山川之禮下文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禰無用牲之文故知牲幣當爲制幣於周禮大祝引此文不破牲字者據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校人職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惟天子告得用牲其禮異於諸侯又尚書言巡守禮歸格于藝祖用特皆其明證此鄭之稽合經典以訂之者也

奠而後辭於殯○注云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

喬樅謹案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从歹从賓賓亦聲釋名釋喪制云於西壁下坐之曰賓賓敬也敬尊之也記文明言不敢必在子堤之後不得言不俟子矣故知封當爲窆君父一也故云封亦當爲窆餘詳檀弓下



不旅不假○注云假讀爲嘏不嘏不嘏王人也

喬樅謹案嘏者王人受祭福之辭也假嘏聲同古相通借禮運祝嘏辭說釋文嘏本作假詩那湯孫奏假爾雅釋詁注作湯孫奏嘏烈祖嚴假無言左氏昭二十年傳作奏嘏無言皆其證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古文嘏爲格此亦聲近假借字士冠禮孝友時格注云古文格爲嘏釋文嘏本作假格假並訓至故古文借假爲格又借格爲嘏也方言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或曰夏又曰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者而愛偉之

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假夏假並訓大故方言以
夏爲假又以假爲嘏也
不綏祭○注云綏周禮作墮
案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儀禮士虞禮墮祭注今
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作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
祭爲墮又不綏祭注當作墮特牲饋食禮挼祭注士
虞禮古文曰墮祭墮與挼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
古文此皆爲挼祭也又爰祭注爰或爲挼古文挼作
墮今文或皆改爰爲綏少牢饋食禮綏祭注綏或作
挼挼讀爲墮古文墮爲所又綏祭注綏亦當作挼古



文綏作所有司徹綏祭注綏當作挼挼讀爲藏其墮
之墮古文爲挼
喬樅謹案惠氏士奇曰說文作陊一作墮戰國策
云墮飯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是也飯以手謂放
飯於器曰墮春秋傳曰墮幣楚有春秋之事將墮
幣焉是也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士虞禮曰墮
祭墮之爲言下也猶放飯於器也墮之爲言輸也
猶輸幣於神也其音近綏會子問士喪記少牢饋
食皆作綏因綏爲挼因墮爲隋轉相假借失其本
義當定作陊尸與主人主婦之祭祝命之佐食助
之者謂之陊陊者神惠之後尸祭神餘尸飽之後
主人主婦又祭尸餘而主人陊祭則當受嘏之時
孔疏云將受福先陊祭陊爲嘏設不嘏亦不陊故
言陊則嘏可知也曾子問攝主不嘏故不陊士虞
禮喪主不嘏故亦不陊也惠說得之鄭於士虞記
不綏祭注云綏當爲墮則直更正其字又士虞禮
注引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亦徑作墮字或鄭所
據周禮本作墮也
殤不祔祭○注云祔當爲備聲之誤也
案孔氏正義引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故
知此祔字當爲備
喬樅謹案祔備聲相近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引曾
子問文作殤不備祭此鄭據喪服小記訂正其誤
也又特牲饋食禮尸備答拜焉注云古文備爲復
此亦以聲近通假家大人曰說文犕下引易曰犕
牛乘馬从牛葡聲玉篇犕服也以鞍裝馬也犕即
犕字集韵二沃犕川牛也通作服今易作服牛乘
馬亦以聲近假服爲犕字此皆其聲類也
不知其已之遲數○注云數讀爲速
案樂記衛音趨數注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祭義

趨以速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又攷工記戚速書
或爲數
喬樅謹案攷工記不微主無以爲戚速也注云速
疾也書或作數數字讀色角反則義訓爲疾意又
亏人則莫能以速中注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
字之誤數俗作豎與與字形近又學記注與歆也
周禮注豎者神之也血祭曰豎有神歆之義故殺
牲以血薦神曰豎周禮大祝隋豎是也殺牲以血
塗器亦曰豎周禮天府豎寶鎮及寶器是也殺牲
以血澆屋亦曰豎雜記豎廟禮及管子小問篇豎



社是也數又與熏通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疈浴
注云疈浴謂以香熏草藥沐浴國語齊語三疈三
浴之注疈或爲熏又與徹通周禮鬯人共其疈鬯
鄭司農云疈讀爲徹徹亦香美之意也大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注云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
也
喬樅謹案于迂聲同通用鄭氏本論語子之于也
何晏本作迂釋文迂本作于是也于亦有廣大之
義禮記檀弓下于則于正義云于謂廣大于音近
迂迂是廣大故論語云子之迂也闕文方言

一于大也晉大傅朱于注云于大也皆其驗也
圭于賜爵承含○注云承讀爲賜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賜从昜聲與承相近左氏哀四年傳諸
咸與咸聲同繼與擊字通故鄭讀繼爲咸
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注云承音懲蓋楚言疏謂承
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喬樅謂
詩小毖予其懲而毖後患釋文引韓詩云懲苦也
廣雅釋詁四悕苦也疑左傳承字當亦悕之假借
與此贈含聲借作承者同又禮運瘞繒注繒或作
贈釋文云繒本作增周禮男巫冬堂贈注故書贈
爲矰杜子春云矰當爲贈皆以聲同通假



其刑罪則纖剿○注云纖讀爲殲殲剿也剿割也
喬樅謹案釋文云纖依注音鍼之林反徐子廉反
注本或作纖讀爲殲者是依徐音而改也阮氏校
勘記曰惠棟校宋本上殲字作鍼九經古義云據
釋文則當云纖讀爲殲殲剿故下注訓爲剿今本皆從
徐音誤爲殲盧文弨校云兩殲字俱當從釋文作
鍼喬樅攷廣雅釋詁一鍼剿也訓與鄭注合鍼通
作箴說文鍼所以縫也从金咸聲又云箴綴衣箴
也从竹咸聲文王世子注箴藥所勝釋文箴本亦
作鍼國語楚語注箴刺也是鍼箴義同纖得讀爲
鍼者纖通作攕均从戠聲戠从戉聲說文戉絕也
一曰田器古文讀若咸一曰讀若詩云攕攕女手
戉與咸聲同纖與攕字通故鄭讀纖爲鍼訓云剿
也若殲字說文云微盡也春秋齊人殲于遂公羊
作淺傳云淺者何積也皆與剿義無涉
亦告于甸人○注云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
案毛詩十月之交日月告凶劉向引作鞫凶詳見前
禮弓
喬樅謹案鞠者鞫之通假鞫本作鶪从李从人从
言竹聲說文鶪窮理學人也漢書刑法志注引如
淳曰以囚辭決獄事爲鞫與鄭注合周禮小司寇
讀書則用法注引鄭司農云如今時讀鞫已乃論
之買疏云鞫謂劾囚之要辭行刑之時讀已乃論
其罪是也文選東京賦陳師鞠旅薛綜注鞫之言
告也漢書敘傳幽通賦許相理而鞫條師古曰鞫
告也義通故古相假借
兌命曰○注云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
案學記兌命曰注兌當爲說字之誤也緇衣兌命曰
注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
尚書篇名也

喬樅謹案易彖下傳說卦傳並云兌說也序卦傳
兌者說也是兌說義通故說字古卽消借作兌如
詩綿昆夷駾矣孟子梁惠王下注引作昆夷兌矣
亦消借爲之



禮運第九
黃杼而土鼓○注云黃讀爲由聲之誤也由塤
土爲杼也
喬樅謹案說文由樻也从土口口屈象形塊俗由
字又云塤由也从土員聲樻由也从土業聲重文
卄云樻或从卜爾雅釋言由塤也郭璞注引國語
枕王以塤今吳語作椹王以樻段懋堂以塤卽樻
之異文是也由之聲爲黃者由俗作塊塊實聲近
故餽字古文或假借作饋忌其証也塊亦或借魁
與傀爲之荀子性惡篇傀然獨立天地之閒注云
塊塊然獨處之意皆以聲近假借



然後飯腥而苴孰○注云苴或爲俎
喬樅謹案苴俎聲同釋文苴苞也攷儀禮既夕禮
將奠設遣奠徹巾苞牲取下體注云苞者象既變
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
始也然則此所苞牲體卽遣奠之俎實故苴孰或
作俎孰義並得通又漢書郊祀志上庶用苴稭集
注引如淳曰苴讀如租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苴
字本作葅假借用疑禮記或本假葅字爲之又消

借作俎漢高頌碑閒斷苞組組字亦苴之假借
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注云粢讀爲齊聲之
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
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酸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
案士虞禮明齊注今文曰明粢酒正五齊之名杜子
春讀齊皆爲粢粢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注
齊或爲粢
喬樅謹案粢齊古字通周禮甸師以共齊盛孟子
滕文公下作以共粢盛穀梁桓十四年傳作以共
齊盛肆師表齊盛告潔注云齊六穀也詩甫田以



我齊明傳云器實曰齊國語周語上帝之粢盛注
云器實曰粢是齊粢通用之驗司尊彝有鬱齊醴
齊盎齊注云故書齊爲盛鄭司農云盛皆讀爲齊
和之齊杜子春云盛讀皆爲粢杜以盛卽粢字故
於酒正五齊亦皆讀爲粢鄭君從司農讀爲齊和
之齊故於酒正注云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
之此禮運注以粢爲齊之聲誤亦據酒正文爲斷
也古文从齊从次者字多通用如詩楚茨玉濯注
引作楚齊王逸楚詞注又引作楚資周禮掌皮歲
終則會其財齊注引司農云齊或爲資與婦功內
人女功之事齊注故書齊爲資皆其例也
又案酸與盎同物者攷說文酉部醧濁酒也从酉
盎聲酸酘也一曰濁酒微清也从酉麦聲是酸與
醧訓同盎字乃醧古文之消借鄭注酒正盎齊云
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鄭白矣鄭酸
亦聲相近詩崧高王纘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
之事中庸踐其位注云踐或作纘是其驗已又醆
爲酘名卽琖字之琖字說文新附琖或从皿作盞
盞爲盎屬與盎爲缶屬者物亦相類古或假酸爲
盎字故郊特牲酸酒沒于清注直云酸酒盎齊也



又案周禮酒正注引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酸在戶
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鄭志載趙商
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
今解可去澄字又坊記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
在下注云澄酒清酒也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云
禮運云醴酸醍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
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
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耳也鄭據坊記
醴酒醍酒卽醴齊醍齊是五齊皆可言酒沈齊於
五齊爲最清故亦云清酒非謂三酒中之清酒也

沈齊亦稱澄酒者按劉熙釋名釋飲食云沈齊濁
滓沈下汁清在上也澄字訓清亦訓湛文選吳都
賦及曹子建公讌詩李善注並引字書曰澄湛也
湛卽古沈字荀子解蔽篇湛濁在下清明在上注
云湛讀爲沈漢書多以湛爲沈字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云變當爲辨聲之誤也辨猶
正也
案易由辨之不早辨也荀爽辨作變



爲檄謹案穀梁昭十五年三月癸酉有事於武宮
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傳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
大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
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
不至焉也从而从彡重文耐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



不通注云變謂死喪與此正可相証鄭君云變當
爲辨聲之誤也按孟子告子上萬鍾則不辨禮義
而受之音義引丁云辨本作變於義當爲辨是古
書多以變爲辨字由於聲近故致誤也然辨字亦
得與變義通莊子逍遙遊云乘天地之正而御六
氣之辯釋文云辯變也又楚詞九辯序云辯者變
也是其証已王氏經義述聞云大戴禮文王官人
篇變官民能歷其才藝變當讀爲辨漢梁相龔汎
碑變爭路銷亦以變爲辨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
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
案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注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
以能爲三古字此獨存焉孔氏禮運正義引說文漢
書惠帝紀以古之能爲此耐字取堪能之義今書悉
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及樂記是矣亦有誤不安
寸直作而字則易屯象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
苑能字皆爲而也今案說文第九下而頰毛也彨罪
不至髡也从而从彡重文耐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注云藝或爲倪
喬樅謹案藝倪一聲之轉左氏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叔詣會晉趙鞅公羊穀梁春秋皆作叔倪左氏釋文詣五計反公羊釋文倪音詣又五兮反左氏作詣穀梁釋文同是倪字與詣以聲近假借又隸釋載孔宙碑黎儀以康戴鳳碑黎儀瘞傷隸續載斥彰長田君碑安惠黎儀皆借儀爲倪字亦以聲近通假也又案釋文爲倪音五計反覩也陸以倪訓覩音五計反疑是倪讀爲睨倪音五稽反睨音五計反可証也月以爲量故功有睨也卽周



列祭祀瘞繒○注云埋牲曰瘞幣帛曰繒繒或作贈
喬樅謹案繒或作贈者攷周禮男巫冬堂贈注云故書贈爲矰杜子春云矰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矰贈古音同部故周禮假矰爲贈字禮記又假繒爲贈字家語爲王肅所撰王本禮記必瘞繒作增字故以增封爲訓禮記釋文瘞繒本又作增同以贈與增義亦相通詩崧高以贈申伯毛傳云贈增也可証
其居人也曰養○注云養當爲義字之誤也孝經說曰義由人出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引聖證論王肅以下云藩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馬昭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此云禮義者人之大端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爲義也張融謹案亦從鄭說壽祺案馬昭申鄭甚明今但循此經下文讀之則此句當爲義不得爲養瞭然矣
喬樅謹案王肅好與鄭爲異故釋此養字作養食解而以下文食而弗肥附會其說又僞作家語以証之其義矯強不可從古簡有剩蝕者字形易於致誤鄭君據孝經說義由人出斷養字爲義之誤訓極精碻如侑子禮論不能養之注云養或爲食是蝕其上半字而誤養爲食此其居人也曰養鄭云養當爲義是蝕其下半字而誤義爲養也
天子以德爲車○注云車或爲居
喬樅謹案車居音同義通古文多相假借爾雅釋草蓁居釋文云居本作車莊子徐無鬼篇若乘日之車釋文云車元嘉本作居皆以音同通假釋

名釋車云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
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行者所處若居舍也是車
之爲訓本取義於居矣



禮器第十

大圭不琢○注云琢當爲篆字之誤也

案釋文琢字又作琢文轉反琢與篆同形近琢
喬樅謹案漢書董仲舒傳良玉不琢注云琢謂彫
刻爲文也周禮典瑞琢圭璋璧琮鄭司農云琢有
圻鄂琢起琢篆古書通用巾車孤乘夏篆注故書
夏篆爲夏綠鄭司農云夏赤色綠綠色或曰夏篆
篆讀爲圭琢之琢夏琢穀有約也是篆琢古通之
証琢本治玉之名彫琢亦作彫琢漢書王吉傳工
不造琱琢東方朔傳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
心揚雄傳下除彫琢之巧皆用琢字列子黃帝篇
雕琢復朴釋文云琢本作琢爾雅釋訓如琢如磨
釋文云琢本或作琢皆其驗也下郊特牲篇大圭
不琢鄭注讀與禮器篇同

疏布冕○注云冕或作幕

案儀禮少牢饋食禮皆有冪注今文冪作冕既久禮
冪用疏布注今文冪作密士冠禮設扃冕注今冕
作密

喬樅謹案釋文云幎本又作冪又作冕玉藻反幕
幎冪是陸本禮記作疏布幎與孔本作冕字文異

胡承珙曰罷字不見說文然以蚰部之蠲从罷聲或作蜎虎部之虩讀若罷推之知說文必有罷字轉寫脫之耳或謂說文巾部有幎字注幎幔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幎人今周禮作冪人少牢饋食禮皆有冪注今文冪作羃是幎冪羃三字並同說文有幎字即不必更有羃不知幎羃自屬雙聲而究非同字禮經今文作羃者正字古文作宓者假借字

燔柴於奧○注云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爨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



案許氏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正作竈風俗通祀典篇引禮器記曰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徵之許應二家知鄭亦本大戴禮也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引禮器曰燔柴於爨夫爨者老婦之祭字徑作爨與禮記注合可知非鄭所改蓋大戴記亦有禮器篇其字作爨一本或作竈鄭據之而言耳

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詔侑或爲詔囿

案春秋蔡侯獻舞穀梁作武周禮鄉大夫五日興舞注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無爲舞

喬樅謹案馬融論語注曰射有五善五曰興武與舞同也皇侃疏云射容與樂舞趣與相會進退周旋必以樂節合於雅頌之聲是興武即興舞也周禮鄉大夫五曰興舞故書作興無馬融本又作興武蓋亦以聲近假借詔侑釋文云侑音又本或作宥侑宥圃三字皆从有聲以音同通假儀禮聘禮朝服致之以侑幣有司徹乃議侑于賓注云古文侑皆作宥荀子宥坐注云宥與侑同又案釋文云詔圃音圃下圃邱同本亦作詔圃岳本禮記注作詔或爲韶圃考文云古本足利本圃作圃阮氏校勘記載段玉裁云韻會二蕭引亦作詔圃是陸所見禮記注本有作詔圃詔圃者岳所見禮記注本有作詔圃者考文所據禮記注本有作詔圃者然作詔圃武方疑說禮者以詔爲大韶武爲大武圃爲圜邱方爲方澤謂祭天地祀四望及享先祖之禮其爲尸亦皆坐也

必先有事於頖宮○注云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

喬樅謹案釋文頖本或作泮依注音判今詩字作泮頖宮爲郊之學故亦稱郊宮鄭駮異義云元之閒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

于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
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
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
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以辟雍同義之証也大雅
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
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
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
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足皆
雖然於郊差近之耳案大人曰鄭注王制小學在
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又云



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
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此據周制
言也駁異義云大學即辟雍辟雍三靈同處在郊
此專以殷制言之又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
郊王者相變之宜此謂殷制變於夏制也王制正
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
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鄭注郊射
爲射宮於學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熊氏云武王代
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
據此則武王作鎬京辟雍當在[illegible]之後更
立於國中也鄭注王制與駁異義說相貫通或疑
莫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
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
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以辟雍同義之証也大雅
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
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
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
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足皆
雖然於郊差近之耳案大人曰鄭注王制小學在
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又云
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
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此據周制
言也駁異義云大學即辟雍辟雍三靈同處在郊
此專以殷制言之又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
郊王者相變之宜此謂殷制變於夏制也王制正
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
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鄭注郊射
爲射宮於學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熊氏云武王代
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
據此則武王作鎬京辟雍當在[illegible]之後更



立於國中也鄭注王制與駁異義說相貫通或疑
莫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
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
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以辟雍同義之証也大雅
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
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
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
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足皆
雖然於郊差近之耳案大人曰鄭注王制小學在
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又云
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
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此據周制
言也駁異義云大學即辟雍辟雍三靈同處在郊
此專以殷制言之又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
郊王者相變之宜此謂殷制變於夏制也王制正
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
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鄭注郊射
爲射宮於學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熊氏云武王代
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
據此則武王作鎬京辟雍當在[illegible]之後更



立於國中也鄭注王制與駁異義說相貫通或疑
莫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
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
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以辟雍同義之証也大雅
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
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
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
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足皆
雖然於郊差近之耳案大人曰鄭注王制小學在
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又云
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
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此據周制
言也駁異義云大學即辟雍辟雍三靈同處在郊
此專以殷制言之又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
郊王者相變之宜此謂殷制變於夏制也王制正
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
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鄭注郊射
爲射宮於學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熊氏云武王代
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
據此則武王作鎬京辟雍當在[illegible]之後更



立於國中也鄭注王制與駁異義說相貫通或疑
莫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
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
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以辟雍同義之証也大雅
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
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
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
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足皆
雖然於郊差近之耳案大人曰鄭注王制小學在
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又云
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
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此據周制
言也駁異義云大學即辟雍辟雍三靈同處在郊
此專以殷制言之又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
郊王者相變之宜此謂殷制變於夏制也王制正
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
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鄭注郊射
爲射宮於學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熊氏云武王代
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
據此則武王作鎬京辟雍當在[illegible]之後更

案此据周禮職方氏
喬樅謹案釋文惡依汪音呼又作虖好胡反今周
禮本作虖池虖古乎字也集韻呼逼作虖嘑呼池
出鹵城見職方氏并州川汪呼池亦作虖沱穆天
子傳北循虖沱之陽汪云虖沱河今在雁門鹵
城縣陽水北惠氏棟曰秦惠王詛楚文云告于不
顯大神亞駝卽惡池也亞與惡通易經言天下之
至賾而不可惡也荀爽本惡作亞史記盧綰孫他
之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



故禮有擯詔○注云詔或爲紹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喬樅謹案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
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是儐者皆所以詔告賓主
導以行禮也故稱儐詔詔或爲紹者儐有上賓承
儐紹儐三者皆主人所使以接賓者也紹繼也其
位相承繼聯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
敢質敬之至也周禮大行人上公擯者五人侯伯
四人子男三人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則
士爲紹擯者一人史記魯仲連傳平原君曰勝請
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集解引鄭玄紹介相佑

助者也紹介猶言介紹與此言擯紹者同
犧尊在西○注云犧周禮作獻
案周禮司尊彝注獻讀爲犧禮記郊特牲汁獻說於
酌酒注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周禮獻尊注引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
尊飾以翡翠尊頸故訓傳曰犧尊有沙飾也明堂
位注曰犧尊以沙羽爲畫飾鄭志張逸問曰犧讀
爲沙沙鳳凰也不解鳳凰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
凰之象於尊其形娑娑然或有作獻者齊人之聲
誤耳段玉裁曰案云或作獻正謂周禮也周禮字



作獻而必易爲犧者元寒歌戈兩部通用之理如
尚書大誥民獻有十夫歐陽夏侯作民儀大射儀
獻讀爲沙郊特牲獻讀爲莎司尊彝獻酌鄭司農
讀爲儀鄭君讀爲莎皆是牧人祭祀共其犧牲鄭
君云犧牲毛羽完具也引左傳雄雞斷尾犆犧爲
証是則犧字本義謂鳥獸毛羽純完娑然有故
以之刻尊號曰犧尊先鄭云翡翠後鄭云鳳凰其
意一也說文犧字下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於此
知古犧牲犧尊字皆祇作羲不從牛毛公時詩作
羲尊故毛於其同音得其義訓惟有沙飾此乃周

秦相傳古訓王肅輩不知此乃云犧尊象尊形如牛象真妄說耳且云魯郡青州皆於地中得犧尊爲牛形此尤不可信卽真地中出此器又何以知必爲經典之犧尊也皆由不解犧字耳說文說周禮六尊亦作犧尊同仲師讀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云肆夏當爲陔夏

案据周禮鐘師及儀禮



鄉飲酒禮賓出奏陔之文定此記肆夏當爲陔夏者案周禮太司樂云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是天子大饗諸侯賓出入亦得奏肆夏故春秋傳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此大饗爲祫祭先王之事尸之出入皆奏肆夏則祭畢而燕諸侯之助祭者其出也當奏陔夏以送之與燕禮及大射儀之燕賓同不得比於尸之出入也釋文陔古來反又作祴音同周禮鐘師字祴夏而送之笙師教陔樂鄭君云陔樂陔夏之樂也是以陔爲卽祴字

祴字固從戒無庸改字也說文示部曰祴宗廟奏祴樂从示戒聲皆部曰陔階次也从皆亥聲是知周禮爲正字儀禮爲假借字許君亦從故書作祴矣奏祴不必在宗廟而許云宗廟者爲其字之从示也鄭君說禮器云天子祫祭先王諸侯禘畢而出祴夏而送之笙師教陔樂鄭君云陔樂陔夏之樂也是以陔爲卽祴字

郊特牲第十一

次路五就○注云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宇之誤也

喬樅謹案此殷制也禮器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注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正義云次路殷之第三車也此記正義云先路亦殷路也殷則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爲先攷周禮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二就金路鉤樊纓九就象路朱樊纓七就革路龍勒條纓五就木路前樊



鵠纓注云木路不言就數與革路同周人尚文以多爲貴自金路以下就數相降以二此大路先路次路就數亦相加以二故知禮器言次路七就七爲五字之誤也詩豳風七月鳴鵙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古五字如七

春秋昭十七年傳正義亦引王肅詩說云七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

饗禘有樂○故春禘而秋嘗○注云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礿夏禘

案孔氏正義引皇氏云此既破禘爲禴故於祭統秋嘗不復更破從此可知也

喬樅謹案釋文饗禘音藥下春禘同攷爾雅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下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鄭君以夏殷之禮有春礿而無春禘故定此禘字爲禴之誤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注云旦當爲神籀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說文云鬯鬱文申疑古文假申爲神字與旦形近故致誤耳周頌應田縣鼓箋云田當作剸聲轉字誤變而爲田亦與神之誤爲旦者相似此記下文云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又云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故知此旦明當作神明王氏經義述聞曰案汗簡古尚書神作禗古文四聲引崔希裕纂古神作禗集韵神古作禗脫去上半而爲旦矣其說亦通汪中述學謂詩昊天曰旦旦乃神字之誤與此記交於旦明神字作旦其誤正同

緇衲丹朱中衣○注云緇衲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緇讀爲緇緇緇名也詩云素衣朱緇又云素衣朱襮襮緇領也

案與詩素衣朱襮箋改傳緇緇爲緇同从魯詩之說也士禮注同

喬樅謹案士昏禮婦纚笄宵衣注云宵衣以緇爲領還易經文宵字作緍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注云宵綃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緍本名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宵皆緍之假借鄭君於特牲不改宵



爲緍者以士昏注讀宵爲綃其義已見故文從省耳禮家多齊詩之學齊詩假宵爲綃毛詩假緇爲緍惟魯詩作綃用正字故鄭讀從魯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注云二或爲三

案五經異義公羊說據二王之後古春秋左氏說兼論三恪韋元成施雒等以爲王者所封三代而已此禮記別本所以或作二或爲三也

喬樅謹案正義引鄭駁異義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何得比夏殷之後又詩陳譜正義引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是鄭君意以二代爲長左傳襄二十五年云周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預注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元凱之注即本於韋施說

諸侯不臣寓公○注云寓寄也寓或爲託

喬樅謹案寓託二字訓義相同說文寓寄也从宀禺聲亷文寓从言毛聲侃寄也从人尸聲尸古文宅託與侃通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宅之从宀从乇與寓之从宀从广同意孟子萬章下無寓人於我室士之不託諸侯注託寄也離婁下無寓人於我室注寓寄也管子大匡百姓寓焉注云寓寄託也又山權數託舍於若注託舍猶寄居也方言二寓託寄也凡託爲寄

鄉人禓○注云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强鬼也

禓或爲獻或爲儺

案論語鄉人儺鄭注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

疫鬼會讀儺爲獻今從古

喬樅謹案釋文禓音傷鬼名也難乃多反下同本又作儺攺說文禓道上祭也周禮大祝辨九祭二曰衍祭注引鄭司農云衍祭祓之道中如今祭禓無所主命段玉裁曰韵會引說文禓强鬼也又引禮記鄉人禓注逐强鬼也又引廣韻道上祭也疑說文示部本有二字禓强鬼也从示傷省聲禓道上祭也从示易聲周禮司巫注下禓此傷省聲之禓也大祝注如今祭禓此易聲之禓也郊特牲鄉人禓其字亦當從禓喬樅案玉篇示部禓與章書



羊二切强鬼也道上祭也玉篇音義皆本說文疑說文禓字下本有二訓轉寫脫去强鬼也三字耳段謂有禓禓二文殆未必然字之從易從昜者多是或體如場或作壇湯或作暘是禓乃禓之或體類禓强鬼也一曰祭名或作禓禓尸羊切强鬼也一曰祭名始分別禓禓爲二祭訓下一曰祭名之訓仍是禓之訓義則禓即禓字也禓說文本有强鬼也之訓故韵會引之禓或爲儺者禮家所傳師讀文異耳周禮占夢遂令始難殿疫注云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段玉裁曰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相氏注皆云難卻也此難於月令季春季秋季冬注云此難陽氣也此難難陰氣也此難者訓其音義也云其字當作難者定其形不當作儺又三引月令皆作難以爲証說文人部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儺不引周禮然則許亦依杜說殿疫之字作難矣古論語本作難後人改之加人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周禮音依



杜難音乃旦反是也戚袞音乃多反乃詩竹竿儺字之音陸氏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淺人反以儺爲殿疫正字改易淆譌音形俱失段說是也續漢書禮儀志中注引譙周論語注亦云儺卻之也以葦矢射之淮南時則訓天子乃儺高誘注儺猶除也儺讀躁難之難又呂氏春秋季春紀注儺讀論語鄉人難同尤足証古論語字本作難故高誘讀從之

二日伐鼓何居○注云居讀爲姬語之助也

案詳見前楹弓

惟社邱乘其粢盛○注云四邱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爲隣

喬樅謹案周禮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賸之賸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小司徒四邱爲甸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說文人部衷甸引作中佃一轅車也甸古音同陳陳乘聲同甸乘字通乘隣音近故檀弓陳乘疾注云陳或作陵楚人聲隣亦作鄰古作邦北海相景君銘邦歸向慰訓相同故乘或爲鄰



而君親誓社○注云社或爲省

喬樅謹案玉藻云惟君有繃袭誓獮田之禮鄭君於玉藻破省爲獮故於郊特牲亦不從或本省字據上文季春出火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是春時苑囿之禮周官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苑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與此記誓社文正合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注云鹽讀爲艷艷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艷之

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爲隣

喬樅謹案周禮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賸之賸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小司徒四邱爲甸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說文人部衷甸引作中佃一轅車也甸古音同陳陳乘聲同甸乘字通乘隣音近故檀弓陳乘疾注云陳或作陵楚人聲隣亦作鄰古作邦北海相景君銘邦歸向慰訓相同故乘或爲鄰



而君親誓社○注云社或爲省

喬樅謹案庫廄二字訓義相通說文庫兵車藏也從車在广下廄馬舍也從广殹聲釋名釋宮室云庫舍也物所在之舍也故齊魯謂庫爲舍也廄匈奴謂馬曰莫賀言其訓舍也故禮記庫或爲廄

大圭不琢○注云琢當爲篆字之誤也

案詳見前禮器篇

一與之齊○注云齊或爲醮

喬樅謹案說文酉部醮冠娶妻禮祭也從酉焦聲禮或從示玉篇酉部醮冠娶妻也禮祭也或作礁字攷士昏禮女父醴女而俟迎者壻父醮子命之往迎又曰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賤婦則使人醮之醴酌用醴醮酌用酒大同小異是昏禮有醮

與冠禮同大戴禮禮三本篇大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禮書作大昏之未廢齊也索隱曰廢齊謂婚禮父親醮子而迎之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是昏禮有齊也據司馬貞讀齊如齊訓齊爲醮謂告祖命子親迎禮祭也王氏引之曰齊當讀爲醮聲近而假借也醮與酳同說文酳飲酒盡也又云歡盡酒也荀子禮論利爵之不醮也楊注醮盡也謂祭祀畢祝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大戴禮醮作卒是卒爵謂之醮士昏禮贊洗爵酌酳賓主人主人拜受酳婦亦如之卒爵皆拜再酳如



初三酳用巹亦如之婦與夫皆卒爵故曰與之醮也列女傳賢明傳宋鮑宗女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貞順傳蔡人之妻曰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息君夫人曰終不以身更貳醮皆本於此篇是古本正作醮也案如王說則齊當爲嚌之借醮字大戴禮作卒史記禮書作啐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醮則卒爵也皆飲酒淺深之節度散文則通故醮或作啐或作嚌耳

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爲



喬樅謹案詩陳風夫也不良毛傳云夫傳相也正義引郊特牲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李巡平曰此傳傳或爲傳者正謂此訓夫爲傳也李巡相也二字句釋當以夫傳二字句毛讀夫爲傳也相也二字句釋傳字也孔以毛無破字之例故謂訓夫爲傳不知毛傳如此者多皆是破字特未如鄭言當讀爲某字當作某字耳喬樅謂大戴記本命云夫者扶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扶亦相助之義廣雅釋言云傅相也釋親云夫扶也皆扶助輔相之意又風俗通云夫者扶也言其智血腥爛祭用氣也○注云爛或爲腍

案下文腥肆爛腍注同又祭義爛祭祭腥而退注爛祭祭腥或爲合祭腥泄腍熟也

喬樅謹案爛乃腍之假借玉篇火部爛火發也月部腍引禮記曰三獻腍沈肉於湯中也今禮器篇作三獻爛是腍爲正字爛爲假借字衆經音義七引三蒼爛作焆焆音義下焆與發同焆即爛之省文祭義爛祭注湯肉曰爛即所謂沈肉於湯中

也腥廣雅釋詁云燔也王肅月部腥薦也生熟半也禮記云腥也王氏念孫曰說文爓於湯中瀹肉也或从炎或从聲作爨少牢下篇乃爨尸俎鄭注云爨温也楚詞大招炙鴰烝鮮蝦只王逸注炙燔也燔炙肉或爲爓爓即燀字儀禮聘禮注惟爓者有庶釋文云爓本一作燀

故記莫然後炳蕭合羶薌○注云莫謂薦孰時也羶當爲聲聲之誤也莫或爲薦



案祭義爓燔羶薌注亦云羶當爲聲聲之誤也下文亨孰羶香凡黍之屬皆從黍稷聲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水既齊○注云齊或爲沈

喬樅謹案說文云黍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水既沈是沈齊古或通假記上文云羶薌凡黍之屬皆從黍稷聲此記上文云羶合羶薌則炳蕭合聲薌是指黍稷言故知羶當爲聲字之聲誤王氏經義述聞曰小雅信南山傳云血以告殺爲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聲香也毛公兩言合聲香皆用此篇之文而其字皆作聲則羶爲聲之借字甚明顏師古匡謬正俗曾不之考反以鄭爲迂曲而讀羶爲腥羶之羶其失甚矣或爲薦或爲薦聲近義亦相通左氏昭十五年傳故能薦奚器於王注薦獻也玉藻唯世婦命於冢宰注釋言冢薦也

祊之爲言倞也○注云倞猶索也倞或爲諒

喬樅謹案倞諒並從京聲聲近故古或通假記上文云索祭祝於祊故鄭此注云倞猶索也段玉裁曰說文倞彊也从人京聲倞亦作鏡倞不訓索而與水部之漮音同漮者浚乾漬水也索求神似之說文漮下引孟子曰孔子去齊漮浙而行即萬章篇文今本漮作接當是字之誤張敦仁撫本禮記



鄭注改字云注倞或爲諒據本作倞或爲諒或爲詠皆不

同

首也者直也○注云直或爲植

案詳見前檀弓

明水既齊○注云既齊或爲沈齊

喬樅謹案釋文說齊始銳反字又作泲泛同說清也涕之假清也此記下文云凡既新之也是既齊包玉齊而言皆謂涕之使清不當單舉汎齊也周禮司尊彝曰醴齊縮酌盎齊既沈酌此記下文云縮酌用茅醆酒既于清五齊中泛齊醴齊

尤濁益齊以下差清故泛醴二齊必沸之以茅盎縕沈三齊則沸之以清酒而已或本作汎齊者汎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釋名云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也醴齊醳之一宿而成體有酒味而已汎齊爲新成之齊故與明水皆言貴新也

腥肆燔膮祭○注云燔或爲膰

案與上血腥燔祭注同

汁獻泲于醆酒○注云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也

案說詳見前禮器篇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注云澤讀爲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

案據周禮司尊彝注引鄭特牲曰猶明清與醆酒泲于舊澤之酒也澤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祫醳之酒與此記注皆義同釋名釋飲食云醳酒久醸酒澤也又云酒酒也醸之米麴酒澤久而味美也周禮酒正辨三酒之名一曰事酒二曰昔酒鄭注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說文酋部云酋繹酒也从酉水半見於上繹酒酣泽下沈水半見於上故像之繹與醳古今字之異耳

有由辟焉○注云由用也辟讀爲弭謂弭兵遣罪疾也

案據周禮小祝

喬樅謹案周禮小祝彌災兵注云彌讀爲敉敉安也男巫春招弭注云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元謂弭當爲敉字之誤也敉安凶禍也段玉裁曰彌兵左氏傳作弭兵蓋古文假借也鄭君意弭爲鞮弭字故改爲敉謂爲字之誤小祝注彌讀曰敉不言字之誤者彌古多用爲彌縫字義略相近也喬樅謂彌弭古通用字文選羽獵賦望舒彌轡注彌與弭古字通漢書王莽傳上彌射教平注彌與弭同又以彌亂發義注彌訓曰弭弭與敉義亦通說文敉撫也从攴米聲周書曰亦未克敉公功讀若弭鄭注洛誥云敉安也周書作雒解內弭父兄注云弭安也辟又與弭通史記宋世家宋辟公名辟兵辟兵卽弭兵也察隱引竹書紀年作桓侯璧兵璧兵蓋辟兵之假借史游急就章高辟兵顏師古注辟兵言能弭止兵戎也王應麟補注曰漢霍光傳有司隸校尉辟兵不知姓王子侯表有西翠侯闢兵百官表執金吾辟兵楚元王太子辟非注辟非猶辟邪辟兵之類

丙則第十二
敎卒卮匜○注云卒讀曰墊也卮匜酒漿器敎卒黍稷器也
案孔氏正義引隱義曰墊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釋文齊人呼土釜爲卒
喬樅謹案釋文墊字又作螫螫乃螫字之譌也螫者墊之今字卒者古文假借字也說文螫籀文假从金複聲螫卽墊也鍑亦釜也方言曰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廣雅釋器鍑螫並訓釜也王氏疏証曰急就篇鐵鈇鑽鑿鋸鑱鍑鍾鐮鋤鍛鑊鐺鐎鍪鍋鏵鐴鐵鎒鎡鎛鐸鈴鐘鐃鉦鐲鐶鐙鐵鎖鑰鍵鑪鞴鉗鉅鑷鑢鑱鑽鑿鑴鑑鑄鑊鑪鑑鑊鑑鑊鑑鑊

謂羊膍也膍三謂豕膍也牛炙四炙牛肉也此四物共爲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爲始醢五謂肉醬也牛胾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膾八此四物又爲第二行陳之從西爲始醢十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此四物爲第四行陳之從東爲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之禮也雉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鷃二十此四物爲第五行陳之從西爲始此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棱公食大夫禮膮之下牛炙之上無醢字則醢行文也又公食大



夫禮以雉兔鶉鷃賈氏疏曰案爾雅釋鳥云鷃鶉母郭氏曰鶉也青州人呼曰鶉母莊子曰田鼠化爲鴽淮南子云蝦蟆所化也月令曰田鼠化爲鴽然則鴽鶉一物也郝氏懿行曰夏小正田鼠化爲鴽傳云鴽鶉也呂覽季春紀注鴽鶉也青州謂之鶉鶉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鶉淮南時則訓注同然則鶉鵪俱鶉之別體鶉鶉即牟母之借聲鶉鵪二鳥本非同類故公食大夫以鶉鴽並列內則鴽羹與鴽醢異名是皆以爲二物也今鶉黃黑雜文大如秋鷄無尾鵪校長大黃色無文長頸長喙鶉

之言閒也鶉之言純也純亦文也郝說是也鶉鵪

鵪鶉皆聲近字故古相通借

醢濫○注云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濫

喬樅謹案濫字與涼義得相通說文濫氾也一曰清也素問五運行大論其性爲涼注曰涼清也肺之性也周禮漿人四曰涼鄭司農注云涼以水和酒也鄭君注云涼今寒漿若糗飯雜水也此注云濫以諸和水正義以爲諸者衆雜之辭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管子禁藏篇夫冬日之不濫非



愛水也注云濫謂泛氷於水以求寒所謂濫漿呂覽節喪篇鍾鼎壺濫注云以氷置水漿於其中爲濫則濫漿之名古有是稱矣

羞糗餌粉酏○注云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資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酏當爲餈以稻米爲餈是也

喬樅謹案釋文酏讀曰餈又作餌之然反又之善反攷周禮酏食注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亦謂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胾膏以與稻米爲餈段玉裁曰此鄭君破酏字從內則

之饗也雜問志曰內則饗次糝周禮酏次糝又酏
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饗無酏周禮有酏
無饗明酏饗是一故破酏從饗也鄭志甚明而內
則饗注云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饗謂周禮酏
食之酏當從內則作饗亦與此注合酏與饗皆粥
也而酏薄饗厚小切狠觸膏與稻米爲饗尤饗之
至厚者說文豳或作饗酏賈侍中說爲粥清鄭君
注四飲曰酏今之粥酏飲粥稀者之清也然則酏
饗各物者析言之周禮謂饗爲酏者統言之此如
毛傳棘棗也是統言說文並束爲棘重束爲棗則



是析言且饗今音諸延切古當讀衍平聲與酏双
聲故周禮以酏爲饗也酏食之酏與四飲之酏異
猶內則羞糗餌粉酏與衆酏之酏異段說是也
鯇魚卵醬○注云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摰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魚云鯤魚子孚巡曰凡魚之子
總名鯤也鄭君讀卵爲鯤者錢大昕曰卵本是丱
字故又有攔音詩其魚魴鱮鄭箋訓鱮爲魚子鱮
鯤丱聲皆相近弁从丱聲關又從弁聲攔則漢時
俗字與鯤亦同音也段玉裁曰卵說文云凡物無
乳者卵生象形丱古文卵五經文字丱古患反見

詩風又古猛反見周禮說文以爲古卵字九經字
樣曰說文作丱隸變作卵汗簡亦以丱爲古文卵
字卵之古音讀如營又讀如攔鄭注內則卵讀爲
鯤鯤魚子也或作攔草昭國語鯤鮞注亦云鯤魚
子也內則之魚子言其未生者國語之魚子言其
已生者其意一也引申之爲詩總角丱兮之丱毛
傳曰丱幼稺也此謂出腹未久故仍得此稱如魚
之未生已生皆得曰鯤也又引申之周禮有丱人
鄭曰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丱此謂金玉錫
石之樸礦於地中而精神見於外如卵之在腹中
也



臐膚魚醢○注云膚或爲胖
喬樅謹案膚與胖義亦相通詩六月以奏膚功毛
傳云膚大也孟子離婁上殷士膚敏趙注云膚大
也大學心廣體胖鄭君注云胖猶大也是義通之
証又周禮腊人膴胖注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與
此記以膚爲切肉也其義相近又少牢饋食禮雍
人倫膚九注云膚脅革肉此記下文鶉鴽胖注云
胖謂脅側薄肉也訓亦相近
皆有軒○注云軒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軒或爲胖

案樂記武坐致右憲左注憲讀爲軒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記下文云肉腥小者爲膾大者曰軒是膾與軒二者言大切細切之異名也憲謂蕾葉切者即大切之形鄭君注云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少儀曰棄脊與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周禮醢人注引禮記少儀聶皆作牒釋文云牒本作臘說文牒薄切肉也是臘即牒字聶又臘之省借軒或爲胖者周禮內饗注云胖如脯而腥者疏云不乾而腥則謂之胖引內則曰棄鹿田豕麕皆有胖胖宜爲



豕望視而交睫腥○注云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

案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其義似迂鄭破爲星則直矣又周禮內饗注云胖如脯而腥者疏云不乾而腥春云當爲望視讀從內則也

喬樅謹案釋文腥依注作星周禮內饗曰豕盲視



而交睫腥鄭注云腥當爲星聲之誤也內有如米者似星與注內則同段玉裁曰按鄭意腥爲腥熟宇豕不可食者當作星與經傳及今俗用字皆合許則謂腥熟字正作胜腥專謂豕不可食者與鄭說異爾雅米者謂之臊郭云飯中有腥其用字與許同也

馬黑脊而般臂漏○注云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

喬樅謹案周禮內饗曰馬黑脊而般臂螻注引鄭司農云螻螻蛄臭也此記注讀從先鄭說郭璞山海經北山經注引周禮曰馬黑脊而斑臂腰腹蓋

亦螻之假借列子周穆王篇王之厨饌腥螻而不可嬰注亦云螻螻蛄臭也

鵪鶉胖○注云鵪或爲鶉

喬樅謹案說文鵪鶉也鶉鶉鶉也肉出尺蔵重文鷃云鶉或从包段玉裁曰內則鵪鶉胖鵪或爲鶉鶉胖在不利人之列此云出尺蔵者益謂去此尺蔵不食其餘可食古半聲包聲同在三部管子周禮注皆作鴿喬樅謂漢書司馬相如傳上鳩鵴鵪鶉鵪二字連文正本內則鵪據陸璣疏曰鵪連蹄性不樹止益與鵪同爲水鳥亦鴡雁之屬詩釋言模撫也說文模法也讀若嫫母之嫫高誘淮南子注嫫讀如模範之模集韻亦作模模亦作撫



鴡羽序釋文云鴡似雁而大無後趾後漢書班彪傳上注亦云鴡似雁而大無指是也

野豕爲軒兎爲宛脾○注云軒或爲胖宛或爲鬱

案詩鬱彼北林周禮函人注作宛彼北林

喬樅謹案宛與菀通宛菀鬱三者義同詩晨風鬱彼北林傳云鬱積也又都人士我心菀結箋云菀積也菀結即鬱結之謂方言十三云宛蓄也蓄亦積也風俗通云菀謂蘊聚隆高也

淳毋○注云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



炮取豚若將○注云將當爲牂牂牝羊也

喬樅謹案正義云將牂聲相近又字體一邊相似牡羊宋本作牝羊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作牝者是也爾雅釋畜羊牡羖牝牂詩苕之華牂羊墳首傳云牂羊牝羊也墳卽羖之假借謂牝羊而牡首故傳云無是道也廣雅釋獸羊屬云吳羊牡一歲曰牡羭三歲曰羝其牝一歲曰牸羭三歲曰牂分析羊之牝牡尤爲明晰衆經音義十四引字林云牂牡羊也牡字亦牝之譌又案爾雅釋天太歲

在午曰敦牂開元占經引李巡注曰言萬物皆茂
壯敦茂也牂壯也孫炎注曰敦盛也牂壯也言萬
物盛壯也牂字訓壯則牂羊亦可訓爲壯羊牡字
或爲壯之譌未可知也

墐之以謹塗○注云謹當爲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穢
草也

喬樅謹案謹墐音相近故知謹當爲墐墐塗皆墐其戶注云墐謂塗
向墐戶傳云墐塗也月令
閉之說文土部墐涂也鄭以墐塗爲塗有穢草者
謂合黍穰與泥相和而塗之使相粘著謂之墐塗



糔溲之以爲酏○注云糔溲亦博異語也糔讀與滫瀡
之滫同

喬樅謹案集韵滫或作糔則糔字即滫之異文史
記三王世家漸之滫中索隱云滫如禮滫溲之滫
正引作滫字此記上文滫以滑之注云秦人溲
曰滫則滫瀡以滑之義與劉
同故鄭此注云糔溲亦博異語也國禮司烜氏注
明鑒謂以明水滫瀡黍稷疏云滫謂滫瀡類
篇水部云滫說文久泔也一曰溲也米部糔久泔



五一曰溲也並音思留切又史記三王世家集解
徐廣曰滫浙米汁也浙米汁即泔也說文云滫
浙米汁也又云周謂潘曰泔是滫瀡音同義同知
非爲二字也

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注云醢或爲醯

喬樅謹案上文滫瀡亦言煎醢則知此爲烝
亦煎之以醢也醢或爲醯者上文濡雞醢醬實蓼
濡鼈醢醬實蓼注云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釋文
云醢一本作醯次下句同此八珍炮言調之以醢
醢漬言以醢若醢醯則爲烝或亦煎之以醢又上



文淳也辟雞也軒也宛脾也皆云切慈若薙實諸
醢以柔之又擣珍柔其肉注云柔之爲汁和也汁
和亦醢與此爲烝欲濡肉則亦必柔之以醢與濡
雞濡鼈者同

以其骨濡炙之臛爓○注云臛或爲巨

喬樅謹案臛巨聲相近顏氏家訓音辭云北方之
音多以臛莒爲矩是也正義釋臛云皆也巨與具
通水經巨洋水注云巨洋即國語所謂具水矣具
字訓俱亦訓爲皆見詩毛傳及楚茨箋則此巨字
乃具之假借耳爓陸氏釋文本作燋

以與稻米爲醧○注云此周禮醧食也此醧當從餕
喬樅謹案釋文出爲醧云讀爲餕段玉裁云經文
醧字鄭時本作餕周官醢人注引內則正作餕字
正義引葆閭志云內則餕次糝又云內則有餕無
醧周禮有醧無餕明醧餕是一故破醧從餕又餘
餌粉醧注此醧當爲餕以稻米與猳膉膏爲餌是
也本篇更可証記文醧字之誤注此醧當從餕此
字膳謂周禮之醧當從內則作餕前注云此醧者



以別於黍醧也
幷總角拂髦○注云角衍字也拂髦或爲縥髦也
喬樅謹案上文子事父母櫛縰幷總拂髦無角字
故知此爲衍文鄭君彼注云總束髮也垂後爲飾
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飾其制未
聞也此拂髦或爲縥髦者縥糾也謂糾其髦之垂
者毛詩柏舟髡彼兩髦傳云髦者髮至眉子事父
母之飾髡兩髦之貌文選魏都賦注云髡垂貌也
接以太牢○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
弱氣也
案春秋公羊捷菑公羊作接菑
喬樅謹案接捷聲近義同爾雅釋詁曰接捷也注
云捷謂相接續也周易晉卦晝日三接鄭君注云
接勝也是亦讀接爲捷公羊僖三十二年鄭文公
接左氏穀梁皆作捷史記鄭世家作嘯大戴禮保
傅篇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賈誼新書作捷給荀
子大略篇先事慮事謂之接注云接讀爲捷捷疾經
音義十七引字詁古文建今作接同一說曰淮南
精神訓云聖人食足以接氣注接續也呂覽論威
捷于肌膚也注捷養也此記接字讀捷謂食其母
使補虛弱氣也宜兼有續養二義
卒醴子賜之束帛○注云醴當爲禮聲之誤也禮以一



獻之禮酬之以幣也
案孔氏正義此約士昏禮禮賓酬幣之法
喬樅謹案醴禮古書每相通用儀禮士冠禮云請醴
賓注云此醴當作禮士昏禮請醴賓注云醴或爲禮
亦當爲禮又賓入授挍初禮注云古文禮爲醴聘
禮記不禮注云古文禮作醴此古文假醴字爲禮
故鄭讀皆從今文禮字士冠禮於阼注云今文
禮作醴聘禮賓拜禮於阿注云今文禮爲醴又禮
玉束帛乘皮注云今文禮皆作醴此今文假醴字
爲禮故鄭讀皆從古文禮字醴者對醮而言其酌

有用醴用酒之別士冠禮言若不醴則醮用酒賈氏疏云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醮言禮則兼有醴醮二法其說是也一獻之禮備獻酢酬三者醴與醮則酌而不酳酢此記言賜以束帛是有酬幣故鄭以醴當作禮也

祇見孺子○注云祇敬也或作振

案尚書畢陶說曰嗟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盤庚下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作今爾惠朕祇勤見隸釋及東觀餘論

喬樅謹案書無逸治民祇懼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治民祇懼祇字並作敬集解引徐廣曰敬復之敬一作振易振恒釋文云張注本作震荀子正論莫不振動從服以化之注云振與震同周禮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爲慎詩夙夜敬止箋云敬慎也然則此記祇或作振振亦敬之假借字



周禮山虞物爲之厲禁鄭司農注云厲遮列守之禮記祭法厲山氏左氏昭廿九年傳作烈山氏楚詞招魂厲而不爽些注云厲烈也文選長笛賦激朗清厲注云厲烈也管子五輔篇大秩烈注云烈裂同

奔則爲妾○注云奔或爲衒

喬樅謹案說文衒行且賣也从行从言重文衒云衒或从立廣雅釋詁衒賣也曲禮曰貴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故云衒則爲妾也又案釋文云衒音州縣



也

案易雖旬无咎荀爽旬作均周禮均人公旬注旬均

之縣陸以衎爲古縣字於義不合疑有脫誤當作衎古音如縣字衎本又作御者上文云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月之御御猶進也侍也蔡邕獨斷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鄭注曲禮婦人不當御云御接見也

玉藻第十三

龍卷以祭○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

喬樅謹案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釋文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雜記上公襲卷衣一釋文卷音袞喪大記君以卷釋文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祭義天子卷冕北面釋文卷古本反祭統君卷冕立于阼釋文同是卷袞二字禮記多相通用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注云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

案孔氏正義曰知端當爲冕者按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朝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元端以祭注云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惟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下文諸侯魯與天子同又雜記元冕一注元冕或爲元端案據雜記則冕端二字禮記固多相亂也

諸侯元端以祭○注云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大戴禮諸侯遷廟篇盧辯注引玉藻曰元端以祭裨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爲冕元冕祭服之下也是孫叔然亦以端字爲冕之誤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

案儀禮既夕禮緇翦注翦淺也今文翦作淺

喬樅謹案考工記鮑人則是以博爲幦也注鄭司農云幦讀爲翦元謂翦者如淺淺之淺或者讀爲羊豬麮之麮麮周禮巾車前樊鵀纓注前讀爲緇翦之翦淺黑也詩甘棠勿翦勿伐釋文引韓詩作勿剗勿伐文王世子不翦其類也周禮甸師鄭司農注作不踐其類也書成王政序遂踐奄鄭君注亦云踐讀爲翦翦踐淺幦剗皆以聲近假借



君羔幦虎犆○注云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案詳見前檀弓

喬樅謹案鄭君釋緣云飾邊也故此注謂直爲緣以爲君羔車之飾也又方言四袒飾謂之直衿曹憲音釋云衿音領廣雅云直衿謂之幐袒飾長襦也釋名釋衣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也則直領當亦緣飾之名

諸侯朝天子冕服龍袞以祭山川丘陵

案前論事後素鄭注周禮引作繢事明堂位夏后氏之綏注綏當作緌讀如冠纓之纓又周禮司服王之吉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

喬樅謹案茶從余聲舒從予聲古以聲近假借詩

家定作緌

喬樅謹案處書作會說文引作綏周禮司服注引作綏凡書傳爲綏說文云系冠纓也从糸委聲綏車中把也从糸妥聲綏卿三卷詔義不同古書多借綏爲綏字如檀弓喪冠不綏釋文綏本作綏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綏當爲綏雜記以其綏復注綏當爲綏讀綏實之誤也綏謂旌旗之旄也綏綏形近易致混淆故禮家定冠綏字爲綏以冠纓之飾下垂象卿木之葦下垂也旌旗之



屬亦名爲綏者旌注於竿首其形縈縈然有似冠之纓飾故字同作綏耳

綃冠素紕○注云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

喬樅謹案爾雅釋言紕飾也廣雅釋詁二紕緣也雜記下云韠紕以爵韋六寸純以素鄭注云在旁曰紕在下曰純是冠之邊緣曰紕韠之邊緣亦曰紕士喪禮記緇紕緣鄭注云飾裳在幅曰紕在下曰緣飾在幅者謂裳之邊緣是紕即紕也玉藻又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鄭注云辟讀如裨冕之裨裳側則辟亦紕之假借按字之从比

從衡

出要○注云縫紩也縫或爲逢或爲豐

喬樅謹案縫者縫之消借豐者逢之通假儒行衣逢掖之衣注逢猶大也攻工記函人欲其豐也注豐大也是大義同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逢豐字通後漢書吳延史盧趙傳贊逢掖臨師注云逢相承本作縫義亦通

振絺綌○注云振讀爲袗袗禪也

案孔氏正義云振與袗聲相近袗字從衣故讀從袗曲禮注引論語云當暑袗絺綌是論語本有爲袗字

者據正義此言是唐時論語各本皆作振縉緒惟鄭氏禮記注引作紾字也今何晏論語集解及皇侃論語義疏二本仍並作紾縉緒

喬樅謹案說文衣部紾元服从衣㐱聲重文褫云帶朱裏終辟此云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知紾或亦從辰故得假振爲褫史記司馬相如傳槃石褫崖索隱引李奇曰褫整也整義即振之訓文選上林賦正作振崖是又假褫爲振



惟君○補裘以誓省○注云省當爲獮獮秋田也

案明堂位春社秋省〻謂爲獮

喬樅謹案爾疋釋詁獮殺也國語周語獮於貶烝注秋田曰獮獮殺也左氏隱五年傳注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省與眚通書洪範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眚惟歲是其例也周禮大司徒七曰眚禮鄭司農注眚禮爭客職所謂函荒殺禮者也又大司馬鳴鼓則眚之注眚猶人省瘦也引王制記曰周以上祭其地而祭之注祭猶殺也見儀禮喪服記外制幅注疑其地而祭猶殺之祭省義取減殺之殺雖音讀異而字則同獮又與省聲近故古書或假省爲獮

字

而素帶終辟○注云辟讀如褊裨謂以緇絑飾其側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喬樅謹案辟讀如褊裨說已見前記下文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此云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知此文宜承朱裏終辟之下素帶終辟謂諸侯也不以朱爲裏者避天子也疑而下脫去諸侯二字

一命縓韍幽衡○注云幽讀爲黝黑謂黝

案周禮牧人用黝牲注黝讀爲幽守祧黝聖注鄭司農云幽讀爲黝黝謂黝

喬樅謹案詩隰桑其葉有幽毛傳云幽黑色也春秋元命包曰幽之言窈也大戴禮誥志幽者幼也周官牧人及守祧注引鄭司農並云幽黑也爾雅釋器黑謂之黝注黝黑貌鄭君於此記讀幽爲黝幽擬其音也擬其色也於周禮注從司農讀黝爲幽擬其音也段玉裁曰周禮牧人及守祧經文當本作幽注引司農讀幽爲黝黝黑也引爾雅黑謂之黝爲証今本經注幽黝互譌耳幽黝古今字先後鄭皆以今字讀古字段說亦通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注云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皆翟

雉名也刻繢而畫之者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

案据周禮內司服

翟樂內司服褕衣揄狄注云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褕衣畫翬者揄狄畫搖者揄狄畫翟褕衣畫翬亦揄狄畫搖褕衣畫翬亦揄狄畫翟

翟樂正義云以此經直云三寸長齊于帶非發語之端明知有所承次故以爲宜承約用組結之下結或爲衿者衿與紟通內則衿纓注猶結也釋文云衿本又作紟又絞衿釋文同少儀注及紟帶也釋文云紟結也

翟樂正義云以下文三寸長齊于帶合承上組約用組之後則此大夫大帶一經不得厠在其間故知宜承下紳韠結三齊之後也

君命屈狄再命褕衣○注云屈周禮作闕詞刻紕爲翟不盡也褕當爲鞠字之誤也

案喪大記同又周禮內司服闕狄注鄭司農云喪大記曰遬廣雅釋詁一踰遬踰踰也遬踰即逾字雉記上大夫不揄絞屬於池



亦以褕爲翟鄭正字而褕衣特假借此字也揄與搖聲近搖本音在第四部侯韇轉移最近又入蕭韵與搖聲同鄭意搖是正字揄是假借說文作褕云翟羽飾衣也从衣俞聲說本毛公字不從手亦不訓爲搖之假借毛詩釋文揄字又作褕與許本合

喬樅謂正字本取周祭說文軍圍圍也衆經音義十八引字林軍圍也廣雅釋言亦云軍圍也故翬字得與褕通禮記投壺毋踰言注踰或爲遊漢書陳湯傳踰集都賴注踰讀曰遬廣雅釋詁一踰遬踰踰也遬踰即逾字雉記上大夫不揄絞屬於池

喬樅謹案關與掘通左氏僖二十五年注掘地爲坎釋文云本作關地廣雅釋詁三掘穿也國語吳語關爲石郭及關爲深溝於商魯之間注並云關穿也集韵掘或作關屈又與厥通春秋文十年經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左氏宣十二年傳韓厥公羊襄元年經作韓屈淮南俶真篇鏤之以剞劂注劂讀詩蹶角之蹶漢書揚雄傳上般倕弃其剞劂兮注應劭曰劂曲鑿也剞劂當卽劂字從屈屈亦曲也禕當爲鞠字之誤者正義曰以與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禕衣一命禕衣士緣衣又承闕狄正與子男同故知掘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禕衣是王后之服故云當爲鞠衣喬樅謂鞠衣與禮衣緣衣三者爲類次於禕衣揄狄闕狄三祭服之下鄭君言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子男之卿再命而妻翟衣則鞠衣禮衣緣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

士緣衣○注云緣或作褖

喬樅謹案內司服緣衣作緣衣注引雜記曰夫人



裳者也疏云稅謂黑衣也釋名釋衣服曰緣衣緣黑色也

趨以采齊○注云齊當爲楚楚之聲

喬樅謹案仲尼燕居和鸞中采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注云采薺雍振羽皆樂章也其字正作薺故讀從之詩牆有茨毛傳云茨蒺藜也說文艸部薺蒺藜也从艸齊聲引詩曰牆有薺是薺茨字通漢書禮樂志猶古采薺肆夏也注云禮經或作薺又作茨作茨則古文省借耳惠氏棟曰楚薺詩是薺字作齊乃古文之省借

作楚茨王逸楚詞章句引詩云楚者者蕚其字皆
以齊次爲聲同物同音故大戴禮保傅篇云行以
采茨趨以肆夏又云揚中采茨趨中肆夏鄭从周
禮作薺又引楚茨以証之明同物也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
或作絲旁才

案正義曰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義分
明而色不見者即讀純爲緇媒氏云純帛不過五兩
祭統云后夫人蠶事以供純服論語云麻冕禮也今
也純儉是也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



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是也周禮媒氏純
帛鄭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

喬樅謹案檀弓紂衣釋文紂本作緇又作純詩行
露傳紂帛不過五兩釋文紂本作純丰箋紂衣纁
裳傳臣以爲肆業及之也釋文肆依字作肄曲禮
年傳臣以爲肆業及之也釋文肆依字作肄曲禮
君命大夫與士肄學記省其藏脩肄三釋文肄本又作肆肄學記省其藏脩肄
三釋文肄本又作肆內則請肄簡諒釋文肄本作
肄詩甫田婁以道莠相講肄釋文肄本又作肄案
肄業請肄講肄三者皆作習解則字當爲肄今注
疏本皆作肄字肄又訓爲餘者詩汝墳伐其條肄
雖是緇字並皆作純段玉裁曰古文緇以才爲聲
作紂篆作紂純篆作𢄂隸作純形畧相似是以誤
爲純字也說文無紂字益失之

士佩瑤玟而緇組綬

案緇鄭注云赤黃色詩鄭風子衿傳士佩瑤玟而青
組綬孔氏正義云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
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注云肆讀爲
肆肄餘也餘束紐約之餘組也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
箴功



喬樅謹案肆肄二字古書多通假周禮小宗伯肆
儀爲位注肆習也故書肆爲肄杜子春讀肄當爲
肄此假肄爲肄字也聘禮記侯于郊爲肄注肄猶
陳列也古文肄爲肄此假肄爲肄字也左氏文四
年傳臣以爲肄業及之也釋文肄依字作肄曲禮
君命大夫與士肄學記省其雜脩肄三釋文肄本又作肆肄學記省其雜脩肄
三釋文肄本又作肆內則請肄簡諒釋文肄本作
肄詩甫田婁以道莠相講肄釋文肄本又作肄案
肄業請肄講肄三者皆作習解則字當爲肄今注
疏本皆作肄字肄又訓爲餘者詩汝墳伐其條肄

毛傳肆餘也曲禮欲髮勿髟注髟或爲肄釋文肄
餘也左氏襄廿九傳而更脩肄是肆注肄餘也方言
一烈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肄陳鄭之間曰枿晉衛
之間曰烈廣雅釋詁及釋木並云肄枿也鼓氏震
曰列與裂聲義同說文裂繒餘也廣雅裂餘也
商書盤庚篇若顚木之由枿馬融注云顚木而肄
生曰枿肄餘語之轉
膳於若有竫○注云竫嘗及辛菜也竫或作烝
喬樅謹案竫字古通作薦薦與烝同儀禮士相見
禮膳竫注竫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古文竫



作薦內則注一薦一庶釋文薦或作烝又作竫祭
義烝嘗悽愴注烝謂香臭也論語鄉黨注齊禁烝
物釋文烝本或作竫今作薦荀子哀公篇志不在
於食竫家語五儀作志不在於食烝王肅注烝辛
菜也攷說文竫臭菜也竫爲正字薦爲古文假借
字薦薦字同說文無烝字烝卽薦之俗體
乘路車不式○注云或曰乘兵車不式
喬樅謹案周禮注鄭司農讀荒辨爲荒服不乏是此飾明禮盛
司農說以辨爲聲之誤當讀爲貶謂有貶損作權
時法也周禮荒辨可以兩讀而此辨卑連文與上
厲兩清明一例不可以辨字訓別故讀爲貶也

盛氣顓實揚休○注云顓讀爲閬揚讀爲陽孽之誤也
案春秋晉悼史記作悼陽今尚書優賢揚歷夏侯
等書作陽
喬樅謹案說文閬盛貌从門㫐聲廣雅釋訓閬閬
盛也詩采芑振旅闐闐說文口部引作振旅嗔嗔
漢書游俠原涉傳人無賢不肖閒門汪閬字與賓
同武帝紀注引鄧展曰閬音填塞之填文選西都
賦閬城溢郭注填與閬同家語填如也王肅注填
塞貌是閬字與填賓顓嗔皆以聲同相假借也
揚陽亦以聲同通用詩野有蔓草清揚婉兮說苑



尊賢篇作清陽婉兮又正月燎之方揚漢書谷永
傳作燎之方陽左氏昭廿五年次于陽州公羊作
揚州釋名釋天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則義並
相通矣

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枿聲之誤

案孽乃蘖字之假借
喬樅謹案蘖即枿字詩長發苞有三蘖毛傳云蘖
餘也漢書敘傳下注作包有三枿說文木部櫱伐
木餘也从木辥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由櫱重文
蘖云櫱或从木辥聲不言古文櫱梓亦古文櫱公羊

福州陳壽祺學

明堂位第十四

頒度量○注云頒讀爲班

案詳見前王制

春社秋省○注云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

案詳見前王制

崇坫康圭○注云康讀亢龍之亢

喬樅謹案康亢一聲之轉廣雅釋詁四亢舉也亢讀與抗同詩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傳云抗舉也周



禮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司農注抗讀如亢其鸞之亢鄭君云抗者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後漢書班彪傳下注抗讀曰康是康亢抗三者讀音皆相同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爰子問篇曰桓公過于康莊管子輕重丁篇曰決瀆通路之間是杭亦與康同

鸞車○注云鸞或作欒也

喬樅謹案鸞欒以聲同假借鸞通作欒廣雅釋器欒鈴也古書多用鸞字周禮大馭以鸞和爲節注云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呂覽孟春乘鸞路高誘注云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攷工記鳧氏兩欒謂之銑釋文欒本作鸞山海經西山經其音如鸞雞郭璞注鸞雞鳥名或作欒

夏后氏之綏○注云綏當作緌讀如委蛇之蛇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綏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

案詳見前王制下大綏條

喬樅謹案綏謂注旄於杠首卽爾雅所云注旄首曰旌也周禮夏采建綏注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釋名釋兵云綏有虞氏之旌也注旄竿首其形蓁蓁然也司常曰析羽爲旌郊特牲曰郊之用騂也貴其質也說文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爾雅不言羽疑有虞氏惟竿首注旄其形綏綏然因謂之綏周則加文析五采羽爲飾說文益以周制兼虞制言爾雅不言析羽無妨專言有虞之制夏采序官注謂有虞氏已以夏翟羽爲綏恐未必然

夏后氏以雞夷○注云夷讀爲彝

案據周禮司尊彝又周書是彝是訓史記作夷

喬樅謹案夷彝古通詩烝民民之秉彝孟子引作

民之秉彝元丕碑彝我資服夷字作彝周禮司
尊彝注鄭司農引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知禮
記或本有作彝字者故司農據以爲証
夏后氏以巖○注云巖之言巉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
周禮謂之距
案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注拒讀爲介距之
距
喬樅謹案上文俎用梡巖注梡始有四足巖爲之
距正義曰歲俎名梡梡形四足如案冥俎名巖巖
如梡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賈云直有脚曰梡



加腳中央橫木曰巖釋文云巖又作椻音同廣雅
釋器曰椻几也俎亦几之類漢書敘傳上集注引
李奇曰蹙距也少牢饋食禮注云俎距脛中當橫
節也拒距古相通用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
漢石經殘碑皇侃義疏皆作距
賁桴○注云賁當爲肉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禮運
有虞氏服韍○注云韍或作黻
喬樅謹案說文市韠也韍篆文市从韋从友黻黑
與青相次文从芾友聲是二字義別然古書每多



通用故左氏桓二年傳衮冕黻珽注黻韍也疏云韠以韋爲之經傳作黻或作韍或作韍或作芾
音義同也後人以其用絲故字或有爲紱者今案
詩采芑朱芾斯皇采菽赤芾在股鄘攻赤芾金舄
白虎通紼冕篇並引作紼則韍又與紼通爲雅釋
言黼黻彰也孫炎注云黻謂刺繡爲已字相背以
詩黑繩繩左傳火龍黼黻杜注亦云黻兩已相戾
漢書賈傳黼衣朱紱師古注黼衣畫爲斧形朱
黻爲朱裳畫爲弗文也弗字也故因謂之紱
字又作黻其音同儀禮阮氏鐘鼎釋文曰黻與黼



同爲畫繡之形黼形象斧明矣黻爲兩已相背已
何物耶蓋弗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已者訛也漢
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爲弗弗古弗字也師
古此說必有師傳經傳中弼弗每相通假凡鎚
鼎文作弗者乃輔厷二弓之象正是古弼字亦即
是弗字黻乃繡弗於裳故從衣爲後起攩阮
氏說則知有虞氏服黻乃以韋爲韠繪爲弗形至
夏增之以山殷又增之以火周又加龍以爲章鄭
君於黻不言畫弗爲飾者蓋偶失攷耳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注云資取也資或爲飲

案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作資或爲諮古本多不可信疑飲乃取字之譌也

喬樅謹案飲字義不可解其爲誤字無疑諮卽咨字古文咨作次形與飲略似一說飲字乃欽之譌同是釋文本作說正義本作稅陸孔二本文有不同鄭君讀稅爲無禮則稅之稅是以稅爲脫字音讀當如皇氏爲正徐音他外反與下反稅服之稅同非是方言七稅猶脫也文王世子不稅冠帶釋文稅本作脫又作說同音他活反少儀汪降稅屨釋文稅本作說捝壺汪旣稅屨升坐釋文稅本作



脫是稅脫說三字古相通用

喪服小記第十五

而父稅喪已則否○汪云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

喬樅謹案釋文說喪皇他活反徐他外反汪及下同是釋文本作說正義本作稅陸孔二本文有不同鄭君讀稅爲無禮則稅之稅是以稅爲脫字音讀當如皇氏爲正徐音他外反與下反稅服之稅同非是方言七稅猶脫也文王世子不稅冠帶釋文稅本作脫又作說同音他活反少儀汪降稅屨釋文稅本作說捝壺汪旣稅屨升坐釋文稅本作



承父稅喪已則否

喬樅謹案檀弓上小功不稅注云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此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謂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爲稅之情重故也鄭以此文言承父服喪已則否者說文義宜連親屬之下不應錯在爲君親稅服之中故訂正之

報斃者報虞○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

案少儀毋拔来毋報往注報讀如赴疾之赴拔赴皆

疾也

喬樅謹案檀弓上赴於孔子注赴告也儀禮既夕注赴走告也曲禮告喪注告赴也高誘呂覽贊能篇注告白也文權勲篇注報白也鄭注郊特牲亦云報猶白也是報赴二字義得展轉相通赴是走告故訓爲疾意

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注云異國之君免或作弔

喬樅謹案或本文異而義仍同上文言君弔謂本國之君此云異國之君弔謂他國之諸侯敬異國



之君與已君同言親者皆免則主人之必免可知也於異國之君弔親者皆免則已君來弔親者之從主人皆免又可知也

大傳第十六

序以昭繆○注云繆讀爲穆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檀弓

殊徽號○注云徽號旌旗之名也徽或作褘

喬樅謹案褘韋聲同爾雅釋器婦人之幃謂之褘釋文云幃本作韋又作褘是聲同通用之証褘皆徽之假借字說文徽徽識也各本訂以絳皂各本絳上衍徽字正以誤今從段本刪去徽字又識幟今從段本改著於背从巾微省聲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若今救火衣然也段玉裁曰六月詩識文鳥章箋識徽識也將師以下衣皆著焉以爲表有屬以待國事鄭注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遺象司常又曰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皆畫其象焉鄭云徽識旌旗之細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以銘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則以相別也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賈公彥云此旂鄭雖不解鄭注夏官仲夏辨號名此表朝位之旂與名旌乃在軍徽識同皆以尺易仞小而爲之也按古朝

觀軍禮皆有徽識而徽各書作徽究是假借識各書作幟則是俗字唐釋元應曰幟與識本無二音若毛詩作織則亦假借字也以絳帛者用絳帛爲之周禮九旗之帛皆用絳則其細亦皆用絳可知也謂於旂者專謂軍禮彙銘旌而爲之者春秋昭二十一年左傳云揚徽者公徒曰揚則旌旗而非著旂者云若今救火衣然此與箸於背相屬衣部卒下曰衣有題識者即鄭所云今長箸絳衣也又說文幖幟識也通俗文徽號曰幖禮記曰幟周禮肆師表盧盛告敬鄭注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



識也剽表假借字幖其本字也凡物之幖幟亦曰徽識今字多作標牓行而幖廢矣

少儀第十七

毋拔來毋報往○汪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

案詳見前喪服小記

喬樅謹案釋文云拔王本作校盍以無校來爲犯而不校之意然則報字王肅當訓爲報復與鄭君義異

工依於法游於說○汪云說或爲伸

喬樅謹案阮氏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伸作申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作伸誤也衛氏集說誤作甲樅謂伸字不誤鄭君注云法謂規矩尺寸之數



也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引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是說謂論說法度之文或作伸者伸讀與呻其佔畢之呻同呻吟也吟誦猶論說之意法度之大小鴻殺既著之於簡畢非吟誦其文不能通其妙故游息之暇呻誦之有以得鴻殺之意所宜也由盍伸之省借甲乃譌字耳

言語之美○汪云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

案据周禮保氏

喬樅謹案美字訓善儀亦訓善義得相通周禮保

氏乃教之六儀鄭君拠少儀此文以証祭祀賓客朝廷車馬之容又據玉藻以証喪紀軍旅之容故於此遣据保氏六儀以互証讀美字皆爲儀也廣雅釋訓曰儀儀容也釋名釋典藝曰儀宜也得事宜也此穆穆皇皇五者言威儀容止之得宜而美善之義已該矣

祭祀　云齊齊皇皇○注云齊齊皇皇讀爲歸往之往

案毛詩泮宮箋皇皇當爲暀暀爾疋暀暀皇皇美也喬樅謹案上文言語之美已言穆穆皇皇故於此讀皇皇爲暀暀郭璞爾雅注皇皇暀暀皆美盛之



貌義並相近正義曰皇讀爲歸往之往皇氏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所繫屬故齊齊皇皇然郝懿行曰古讀皇聲如王王聲如往故詩楚茨箋皇暀也泮水箋暀猶往往也暀與暀同

車馬之　匪匪翼翼○注云匪讀如四牡騑騑

案春秋公子騑公穀二傳作斐

喬樅謹案匪騑皆从非聲說文云騑驂旁馬左傳桓三年疏云名騑者以驅馬有騑騑之容此記正義云翼翼騑騑皆是馬之嚴正也攷工記梓人匪色注故書匪作飛鄭司農云飛讀爲匪非與飛古字通見文選盧子諒贈崔溫詩注詩淇與有匪君子禮記大學及爾雅釋訓皆作有斐雖有君賜肅拜○注云雖或爲唯

案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注雖或爲唯又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唯當爲雖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古書唯雖二字多相假借荀子性惡篇然則唯禹不知仁義德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注唯讀爲雖莊子庚桑唯蟲能蟲釋文唯本作雖國策秦策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唯儀之所甚憎者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揚雄傳唯其人之贍知哉文選解嘲唯作雖此皆唯雖二字古通之驗



爲喪主則不手拜○注云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

案此亦載禮記他解之異多肅拜二字與上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句法同

喬樅謹案喪服小記云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與此記言爲喪主則不手拜其義正同是爲夫長子喪禮當稽顙與其餘皆手拜者異亦與

爲尸坐之爲肅拜者不同如或本所云則是不手
拜也但爲肅拜顯與小記文違異故鄭不從之
加夫之 與劍焉○注云夫襓劍衣也夫或爲煩皆發聲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引熊安生云依廣雅夫襓木
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者若今刀楯云禮記本夫或
作煩鄭云皆發聲然則襓之一字是衣之正名當
以緙帛爲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爲之其義未善也
案夫襓今本廣雅作秩襓攷說文秩襲秩也段玉
裁曰襲秩益古語廣雅夫加衣旁卽說文秩字亦
韜藏之意韋部曰韜劍衣也檡謂上文言劍則攷



槓蓋襲之槓爲劍函既以木爲之則此夫襓當是
用韋爲劍衣不得又云以木也玉篇襓劍衣也無
木字則非以木可知襓字不見說文襓與韜音相
近則襓殆卽許書之韜歟鄭云夫煩皆發聲則夫
字不當從衣旁作秩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
火於日鄭司農云夫發聲也與鄭君釋夫襓訓同
夫或爲煩者夫猶凡也見孝經疏引劉瓛說又高
誘淮南本經訓注夫人衆人也煩亦聚也義見大
戴禮少閒注義通故字亦相借一曰夫煩聲之轉
詩葛覃薄汙我私毛傳汙煩也鄭箋煩猶之夫
與汙古音同部汙之爲煩可爲夫煩聲轉之旁証
拜酌僕僕○注云古文禮僕作遵酢或爲作僕或爲
案鄉飲酒義介僕注古文禮僕皆作遵又儀禮鄉飲
酒禮賓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僕或爲全鄉射禮大夫
若有之 自注今文遵作僕
喬樅謹案鄭君鄉射禮注云謂之遵者方以禮樂
化民欲其遵法之也是遵爲正字僕其假借字也
胡承珙曰僕或爲全者聲近假借論語異乎三子
者之撰鄭注云撰讀爲詮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
譔音詮喬樅謂遵僕以聲近通借史記周本紀遵



修其緒集解引徐廣曰遵一作選是其例也遵或
爲馴者馴順也從也遵循也循亦順從也又或爲
全者古文从全从川从盾之字多相通假喪大記
君 用輴注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
輴卽輇字說文云下棺車曰輇荀子非十二子篇
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注細與循同皆以聲近
假借釋文出爲騆云騆側留反本又作馴按正義
本作馴陸本與正義本文異騆與僕聲義並遠蓋
譌字耳酢或爲作者酢作古音同部亦聲近假借
字周禮司尊彝諸臣之所酢也注酢讀爲酢字之

誤也司几筵昨席亦如之注昨讀曰酢又昨席荒筵紛純注昨讀亦曰酢周禮酢字皆假聲同之昨字爲之與此一例也

祭左右軌范○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

喬樅謹案經注軌軹二字多互譌今依盧文弨校定本載氏震曰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故書軹爲軌軌杜子春云軹當作軹軹謂兩轙也或讀軹爲簪笄之笄拔少儀之左右軌即大馭之兩軹軹本作軌軌譌而爲軌軹從車幵聲讀如笄轂末也軌從車上以擬祭胡承珙曰案士冠禮注哼名出於幠幠在腹下今加之於上又儀禮有司徹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臑祭于其上注云臑讀如殷哼之哼疏云哼覆也可以覆首此亦取魚腹反覆於哼者益亦兼取大覆二義凡讀若如之皆是哼本兼大義



君子不食圂腴○注云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

喬樅謹案周禮稿人掌豢祭祀之犬注豢犬豕曰豢樂記注以穀食犬豕曰豢荀子榮辱篇注豢圂也以穀食於圂中眾經音義九引蒼頡篇圂豕所在也字从口豕在其中也以穀食犬豕於圂中即豕在口中之意故釋文云圂與豢同

學記第十八

兌命曰○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

案詳見前文王世子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云依或爲衣

喬樅謹案依衣古字通國語晉語僖侶儇依潛夫論志氏姓篇依作衣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引國語並作衣漢書外戚傳婕妤娙娥傛華充依荷悅漢紀作充衣說文依倚也衣依也毛傳依倚也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人所依以芘寒暑也是衣有依義也



不學雜服○注云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雅

喬樅謹案文選南都賦被服雜錯注雜錯非一也此雜服自衰而下至皮弁朝服元端之屬亦非一故云雜也雜或爲雅者以形近而變一曰雅之爲言正也荀子榮辱篇君子安雅注云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此冕服皮弁之屬皆禮服之正者故謂之雅服明外有其服者當內有其德而後乃能稱也

術有序○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

案詳見前月令

喬樅謹案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從鄭君讀也管子度地篇云州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都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都此管子別制度地之法與周禮之密遂異超坦以管子術字亦當音遂斯不然矣

呻其佔畢多其訊○注云呻或爲慕訊或作譖

喬樅謹案莊子列禦寇篇釋文呻謂吟咏學問之聲也呻其佔畢言但吟誦其簡畢之文而不能曉其義也呻或爲慕者亦謂其浮慕其文而不求甚



解也文異而意並同試或作誥者說文云誥不思稱意也言不思稱意而出而多以誥毀爲責備即下文所謂其求之也佛也

則扞格而不勝○注云格讀如凍洛之洛扞格堅不入之貌

喬樅謹案釋文云凍洛此二字並從冫或水旁作非段玉裁曰說文無洛有硌字水乾也玉篇硌土義曰言硌是堅彊譬如地之凍則此凍則堅彊難入故云乾也王逸九思自注硌謁也則此注洛當作硌正如凍硌之硌但今人謂地堅爲硌也硌从土正義

是釋文非也正義本作凍洛俗改爲凍洛阮氏校勘記從段說

待其從容○注云從讀如窩攵舂戈之舂舂容謂重撞擊從或爲松

喬樅謹案從讀如舂者舂卽撞字之消借左傳文十一年以戈撞其喉注撞猶衝也衝卽撞擊之義撞亦或作鏦史記南越尉佗傳欲鏦嘉以矛集解引韋昭曰鏦撞也漢書吳王濞傳集注引孟康曰鏦音從容之從從或爲松者松猶容也義見公羊文二年傳注說文松或從容作棾松容猶言容容



益寬裕閑暇之貌松亦與從舂通爾疋釋蟲蜙蝑注蜙蠓也俗呼舂黍方言十一舂黍謂之蛩蝑是其例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注云醜猶比也醜或爲計

喬樅謹案今注疏本作醜或爲之計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無之字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計當爲討古音醜與討同案醜從酉聲討從肘省聲古音同在三部論語世叔討論之馬融注訓討爲治治猶理也比物討類者比方事物而理其類也穀梁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傳以是爲討之鼎也范注引廖



氏云討或作糾益亦以聲近假借一曰計字亦通說文計會也算也國語鄭語計億事注計算也呂覽季冬紀命瞢計耦耕事注計會也管子七法篇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故曰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管子所云計數卽此比物計類之謂也廣雅釋詁四醜稽並訓爲同稽卽計也周禮小宰鄭司農注稽猶計也合也宮正注稽猶攷也計也質人注稽猶考也治也醜計訓義相通故字亦相假借

故明王以相沿也○注云沿或作緣

喬樅謹案沿緣聲同義同說文沿緣水邊下也从水㕣聲㕣與沿同左氏定四年傳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注沿緣也荀子禮論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注云緣因也下文不相沿樂正義沿因也其義並同

地氣上齊○注云齊讀爲躋躋升也

案孔子閒居至于湯齊注讀湯齊爲湯躋

喬樅謹案史記樂書作地氣上隮隮躋字同齊卽



躋隮之猶借公羊文二年齊僖公釋文齊本作躋儀禮士虞禮記隮附爾于皇祖某甫注隮升也今文隮爲齊此記釋文云齊依注讀爲躋又作隮子分反升也左氏春秋躋僖公注躋升也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周禮春官官序官注隮僖公釋文隮本又作躋

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

喬樅謹案正義曰案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作大章堯名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也此云大章周禮曰大卷知此大章當周禮大卷

也下文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咸池堯增脩而用之周禮曰大咸正義曰黃帝樂名堯增脩而用之周禮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樂堯既增脩故此文次在大章下又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別立其名則大章是也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釋文云大咸如字一本作大卷卷音權喬樅謂釋文所據本誤也本作大卷者乃上文大章之異文鄭鄭注所謂或作大卷者是非此注中大咸之異文陸氏不能辨正疏矣章說文云樂竟爲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詩關雎正義云章者積



句所爲是章有積義其字从音从十卽聚之會意大卷周禮大司樂疏云卷者卷聚之義訓亦相近

磬末廣賁之音作○注云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

案射義賁軍之將注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與此記賁皆爲假借字

喬樅謹案荀子彊國篇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注賁讀爲憤憤然也穀梁僖十年傳覆酒於地而地瘨憤盈賁達注云憤盛也方言賁張也郭璞雅誼云憤盈也盈亦充實之義淮南俶真篇繁憤未發注繁憤眾

積之貌盛積脂與充實義同
寬裕肉好○注云肉肥也肉或爲潤
喬樅謹案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大也肉亦訓爲腴猶言肥也肥大者必潤澤故此記肉好或爲潤好義並相近史記樂書寬裕肉好解引王肅曰肉好言音之洪美洪亦大也又案考工記輪人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鄭注云肉稱宏殺好也是肉稱猶言肉好尒疋釋言稱好也是已
天地訢合○注云訢讀爲熹熹猶蒸也
喬樅謹案訢卽欣字史記樂書作天地欣合正義



云欣喜也廣雅釋詁一欣喜也釋訓欣欣喜也史記趙世家荀欣漢書古今人表作荀訢高祖紀魏將皇欣正義云欣一作訢訢本訓喜故此訢合字讀爲熹合鄭意益以訢字爲炘之假借文選甘泉賦垂景炎之炘炘注引廣雅曰炘熱也熱義與蒸相近熹合猶烟烟之意文選魯靈光殿賦含元氣之烟烟張載注烟烟天地之蒸氣也思元賦天地烟烟舊注云烟烟和也又說文昕旦明日將出也从日斤聲讀若希則訢聲古讀當亦如熹矣
及優侏儒獶雜子女○注云獶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



戲也獶或爲優
喬樅謹案獶卽猱字集韻猱獶獶同初學記引毛詩草蟲疏曰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爾雅釋獸蒙頌猱狀釋文猱本或作獶廣雅釋詁四獶獶也然則獶雜卽猱雜耳獶與優亦聲近字優調戲也義見左傳襄六年注優雜謂雜子女而相調戲也
克順克俾俾于文王○注云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
案據左氏昭二十八年傳及毛詩大雅
喬樅謹案詩漸漸之石俾滂沱矣論衡變動篇作比滂沱矣是古書俾比通用左傳擇善而從曰比爾雅釋詁俾從也則俾比義亦相通俾字亦作俾玉篇俾與俾同廣韻俾從也俾上同
衛音趨數煩志○注云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曾子問
作爲鼗鼓椌楬壎篪○注云壎篪或爲笛
喬樅謹案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壎篪管絃歐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鞉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竾簫飭鐘聲柷敔鞉鼓也笏卽鞞也卽篪也柷敔皆不及簫虞簴者所以懸鐘

磬也簨虡既非有音之器不得声德音之音又下文云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是簨虡已設在鐘磬中則不得先與鼗鼓椌楬別言之故知不從也

石聲磬○注云聲當爲磬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磬聲同古多通借用之左氏僖廿六年傳室如懸磬注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磬此假磬爲磬字也釋名釋樂器云磬罄也其聲罄然堅緻也是磬字本取義於磬鄭必改讀磬爲磬者以上下文鐘聲鏗絲聲哀竹聲濫鼓聲硜集解引王肅曰聲果勁也果勁之訓亦與堅緻義近

會以聚眾○注云會猶聚也聚或爲最

喬樅謹案最乃取之譌字公羊隱元年傳會猶最也何休注云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才句最與聚聲義皆同故曰最之言聚也說文最積也從冃从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聚物之取又衛青傳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此皆與最目



字林固有最字音才句反見李善文選注玉乎南北朝最最不分是以周續之劉昌宗陸德明皆不能知毛傳之本作最木顧野王玉篇冃部無最而曰部有最廣韵本唐韵而十遇才句一切無最字然則唐韵亦本無最字矣玉篇最云齊也聚也子會切是以最之義爲最之義而廣韵十四泰云最極也祖外切亦是最之義誤以爲最之義也何以言之古凡云殿最者皆當作从冃字漢書周勃傳最從高帝云云師古曰最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

之最同漢蔡湛碑云最惡之云讀祖會反於形於聲皆失之古必作最
讀才句切王段辨析最最二字均極精確惠氏九
經古義據史記集解引徐廣以最爲聚之古字說
尚未審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注云讙或爲歡動或爲懁

案坊記言乃讙注讙當爲歡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歡讙古字通用檀弓下言乃讙注讙喜
說也詩無逸言乃雍史記引作言乃讙集解引鄭
注亦云讙喜悅也歡讙又與讙通左氏文六年注



晉侯驩公羊作讙史記晉世家作歡孟子盡心上
驩虞如也音義引丁公著云驩虞義當作歡娛古
字通用耳讙以立動者白虎通音樂篇樂記曰鼓
震音也震音煩氣也萬物憒憒震動而出是其義
已動或爲動者動古通易艮爲黔喙心處注云荀
氏以黔爲動讀作動已驚注黔感動也皆其証已
武坐致右憲左○注云憲讀爲軒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內則

喬樅謹案憲軒二字古音相通故鄭注內則讀軒
爲憲此又讀憲爲軒惠氏棟曰詩天之方難無然
憲憲毛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欣讀爲軒與難合韵
揚雄河東賦云麾城撊邑李奇曰撊音車幰之幰
幰从巾憲聲反復相訓蓋古音通也

夾振之而駟伐○注云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
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
四伐五伐

喬樅謹案史記樂書正作四伐集解引王肅曰四
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一擊一刺爲一伐也駟
字即取四爲義古書多相通假詩秦風駟鐵孔阜
說文馬部作四鐵孔阜又大明駟驖彭彭公羊隱



元年疏作四驖彭彭鄭風清人駟介旁旁箋云駟
四馬也左氏文十一年傳富父終甥駟乘注駟乘
四人共車又定十年傳公子地有白馬四漢書五
行志下引作公子地有白馬駟皆其例也

武王克殷反商○注云反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
紂都也牧誓曰至於商郊牧野

喬樅謹案及字作反者以形近而誤易繫辭上原
始反終釋文云鄭元虞翻作及終又祭義篇忿言
不反於身正義云定本反作及王氏引之曰案唐
魏徵羣書治要及白帖廿五引並作不及於身大

戴禮曾子本孝篇煩言不及於已曾子大孝篇忿言不及於已盬鐵論毀學篇邪行不及於已文雖小異而字亦作及則當以及字爲是及反形相似故及譌爲反耳又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反當爲及無兩字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作反商當爲及及下有商字衍文也閩本監本毛本誤同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注云薊或爲績

喬樅謹案薊古作鄍說文邑部鄭周封黃帝之後於鄭也从邑契聲詩若薊上谷有鄭縣段玉裁曰



鄭薊古今字也薊行而鄭廢矣漢地理志皆作薊則其字假借久矣陸德明曰薊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也王裁案地理志曰廣陽國薊燕召公所封班意謂封黃帝之後卽召公也許云上谷有鄭縣按郡國志廣陽郡注曰世祖省廣陽郡并上谷許依光武省并而言也今京師順天府附郭大興縣治卽古燕都許說漢制作鄭則知漢時故作鄭但不解今之漢志何以作薊也喬樅攷玉篇鄭下云周武王封黃帝後於鄭今作薊又薊字云則同上俗顓野王所據以鄭爲古字薊爲今字剏

則俗字耳薊或作繼其說未詳或曰薊古音在十五部繼字訓繼繼音亦在十五部繼又訓續或古以聲同假繼爲薊字又以義同假續爲繼字也

封帝堯之後於祝○注云祝或爲鑄

喬樅謹案鑄古音讀如祝淮南子俶真訓冶工之鑄器高誘注鑄讀如唾祝之祝是其証也惠氏棟曰周本紀云封黃帝之後於祝張守節以爲東海祝其縣非也汲郡古文云平王三年齊人滅祝此東海縣也古祝鑄同音續漢志云濟北蛇邱有鑄鄉城劉昭曰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春秋



傳云臧宣叔娶于鑄杜注鑄國濟北蛇邱縣所治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車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高誘曰鑄國名惠說是也祝卽鑄本帝堯之後所封而呂覽及周本紀均以爲黃帝之後者蓋傳聞異詞耳

名之曰建櫜○注云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

案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命師於鞬櫜與鄭解異喬樅謹案建鍵聲相近鍵卽楗字亦與捷通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呂忱字林云楗

門距也揵拒門也老子善閉無關揵釋文云揵拒門也莊子庚桑楚篇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因揵汪云揵關牡也釋文引向汪云揵閉也又通作鍵故馬融作鞬櫜攻釋名釋兵曰鞬建也弓矢並建立於其中也此與馬融義同馬謂鞬以建矢櫜以弢弓鄭謂鍵之言閉櫜之言藏故引周禮曰櫜鞬之欲其約也証此櫜字爲藏甲之義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汪云子讀如不子之子



案祭義注同

喬樅謹案尚書金縢疏引鄭志云愛子孫曰子孝經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引舊解曰子者字也中庸子庶民也注子猶愛也史記樂書則易直子諒之心集解引王肅曰子諒愛言字愛於小人也此注子諒如不子之子當作字愛解釋文云信也此注子讀如不子之子及徐音是也

子如字徐將吏反徐音是也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云報讀曰褒猶進也

案祭義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皆當爲褒聲之誤

周禮大祝褒拜注引鄭大夫云褒讀爲報

褒聲之轉古相通用雜記上復諸侯以褒衣褒服爵弁服注褒猶進也褒衣者天子

喬樅謹案正義曰以上經云商者五帝之遺聲此經不得更有商之遺聲也故知衍字攷史記樂書無商之遺聲也五字鄭君所訂亦皆據樂書

繼記上第二十

以其綴復○注云綴當爲綴讀如綴旒綴謂旌旗之旄也

案詳見前王制下大綏條

其輤有裧○注云輤取名於櫬與葛謂舊讀如葛飾之葛

喬樅謹案葛亦作綍左傳定四年視船云封康叔以綍茷即此所云葛飾也史記衛世家集解引鄭眾左氏章句曰綍茷施名也又杜預注綍茷大赤也取染草名也說文綍赤綪也以茜染故謂之綍茜芽蒐也爾疋釋草茹蘆芽蒐孫炎注芽蒐一名



葛許言赤綪以茜染故謂之綍則知此車飾亦以葛染故謂之葛者以經言裳帷用綪布屋用素錦帷輤色未明故讀从葛明其爲赤色也

不毀牆○注毀或爲徹

喬樅謹案毀徹義同大射儀注云徹除也此不毀牆者謂不毀除車飾之裳帷喪大記竇出徹帷注或爲廢廢亦毀除之義書堯典方命圮族史記五帝紀作方命毀族圮亦毀也皆以義同通假

載以輤車○注云輤讀爲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

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

儀禮既夕記遂匠納車於階間注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耳大喪既正亦引許叔重說文喪大記君蒲用槨大夫蒲用輤士蒲用國車注輤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夫蒲用輤士蒲用國車注輤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爲國輇車柩車也攷工記器中脾注脾讀如車輇之輇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五

爲樞車下庳輪也从車全聲

爲樞謹案說文解字輇蕃車下庳輪也从車全聲蕃車亦爲庳輪跗地而行讀若饌一曰無輻也蕃車即藩車庳輪即庳輪藩

車之有屏蔽相似故亦謂之輇車既夕禮遂于祖用軸注云軸狀如轉轑刻兩頭爲軓軓狀如長牀穿桯也軸狀如轉轑刻兩頭爲軓軓狀如長牀穿桯崇蓋半乘車之輪此載柩車亦爲庳輪跗地而行其輪無輻其車有輬有牆與藩車之有屏蔽相似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六

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周禮遂師注云蜃車柩路載柳四輪跗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是不得以輪爲本字蜃爲假借字也許氏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輇是蜃車以輇爲輪故有輇車之名玉篇車部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即據許氏說重文輪云同上蓋足証輪即輇字不得以輪爲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是鄭君意以周禮之蜃車名輇爲輇車也既夕記注云載柩車曰輴天子諸侯多用輴也載氏釋車曰下棺車曰輴天子諸侯載柩之禮用輴用國車皆謂攷大夫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耳

即禮記之輇車鹽輇相近鹽車輇車制相同其或作團或作搏者皆以聲同假借漢書奚涉傳云高后時用事顓師古曰顓與專同是其証也團則團字之譌耳

凡赴於其君○注云訃或皆作赴赴至也

喬樅謹案儀禮聘禮赴者未至注云今文赴作訃

記赴曰注云赴走告也今文赴作訃段玉裁曰文訃告字祇作赴者取急疾之意今文從言不從今文也雜記作訃者禮記多用今文禮也左傳作訃者鄭意以作赴者爲正故於



從口至聲室屋皆從至至所止也釋名釋宮室曰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室實亦以疊韻爲訓古至字讀如質段氏音均表以爲皆在十二部

此上耳禮周禮作展

○案內子者卿妻之稱宜承夫人下故訂此文爲錯簡禮字與展聲相近周禮內司服展衣注引鄭司農云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旨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自敵也春

以禮見王及賓客之言亶亶誠
也是鄭意以禮爲正字展爲假借字也
大士不揄紋屬於池下○注云此無人君士亦燗脫
脩案鄭君據喪服大記文君三池振容大夫
二池不振容士一池揄紋此不云君及士故知爲
燗脫不容者即此記所謂不以揄紋屬於池下
爲振容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注云附讀皆爲祔
脩樸謹案釋文附依注作祔音同下並同正義云
祔者祔祭於祖當從所窮爲之放儀禮既夕禮明



日以其班祔注云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
祭昭穆之次而處之又爾雅釋詁注祔付也付新
死者於祖廟是祔祭之祔本取義於付故古書即
假付爲祔字周禮大祝付練辭注云付當
爲祔是已祔附古亦多相通用雜記下篇猶是附
於王父也朋友須附而退注並云附皆當作祔周
禮司市其附于刑者注云故書附
爲祔杜子春云當爲附小司寇附刑罰及附于刑
注並云故書附作付皆其例也
待猶君也○注云待或爲侍



案詳見前檀弓
甕甒符衡○注云衡當爲桁所以庋甕甒之脣聲之誤也謂
也
喬樅謹案儀禮既夕禮苐三黍稷麥翼二醯二醷汇皆木桁注云桁所以庋甕
甒二醯汇皆木桁注云桁所以庋甕甒符甕甒也每
器異桁鄭君據儀禮字作桁故讀從之衡桁均从
行聲文選景福殿賦桁梧樓登注云桁梁上所施
也桁與衡同又思元賦雜伎藝以爲珩注云珩與
衡音義同皆以聲同假借
元冕一○注云元冕或爲元冠或爲元端

案詳見前玉藻

喬樅謹案汪疏本或爲元冠或下重爲字阮氏勘記云惠棟校宋本不　爲字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作或謂爲元冠亦誤

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辟　目西階以東

案下宰舉璧與圭汪云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

喬樅謹案正義云宰謂上卿也鄭汪宰夫舉褫云宰夫宰之佐也左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此重記之但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馮興踊唯此四字義皆同也今攷喪大記商祝鋪絞紛衾衣多衣字士盥于盤上無北字士舉遷尸于斂上多一士字

以謂之　何明王者使爲之也則史字本有使義外宗房中南臣小臣銷馮商祝鋪絞紛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汪云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

喬樅謹案正義云此一經是喪大記君喪之節於

客使自下由路西○汪云使或爲史

喬樅謹案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師古汪云使字或作史又杜延年傳少府史樂成師古汪曰據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迺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爲便耳是史便二字古書通用之証衆經音義二引三蒼云古文使字或作駛亦以音近假借又白虎通諫諍篇曰所

夫爲衍字也

猶是附於王父也〇注猶當爲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祔

喬樅謹案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孟子公孫丑上由反手也音義引丁音云由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借用耳又離婁下我由未免爲鄉人也音義引丁音云由與猶義同易豫卦由豫釋文引鄭云用也馬作猶猶豫疑也附祔已見前則猶是與於祭也〇注云猶亦當爲由

喬樅謹案說詳見前

葬詳見前少儀

喬樅謹案儀禮士喪禮言乃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

襲之是設冒正襲時之事不得言后故云衍字也

朋友虞附而退〇注云附皆當爲祔

案說見前

期之喪十一月而祥十三月而禫〇注云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

喬樅謹案經言三年之　盛功衰不弔下言練則弔文無所承故知當在此期之喪十一月而練下文言大功弔及小功緦弔之事皆以序相承也

待盈坎〇注云坎或爲壙

喬樅謹案坎壙義同周禮疾視及壙說載除飾鄭司農注云壙謂穿中也檀弓下其坎深不至於泉也修文篇作其穿深不至泉說文坎陷也陷者地爲墜之名說文又云壙墜穴也一曰大也從土黃聲淮南子墜形訓廣莫風之所生也注云坎爲廣莫風是坎亦兼有廣大之義雖三年之喪可也〇注云雖或爲唯

葬詳見前少儀

則里尹主之〇注云里或爲士

喬樅謹案里與士聲相近故理官亦稱士官禮記月令命理瞻傷注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又曰大理又考工記匠人里爲式注云里讀爲已聲之誤也

不踰封而弔〇注云踰封越竟也或爲越越

喬樅謹案踰與越封與疆訓義並同說文踰越也越踰也越卽赽　將仲子無踰我里毛傳踰越也疆說文作畺云界也左傳襄三十年田有封洫注封疆也呂覽樂成篇使田有封洫注封界也左

傳定十一年無入而封注封竟也竟亦境字國語
周語修其疆畔注疆境也
入自閽門○注云閽門或爲帷門
喬樅謹案閽帷聲近義通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
所以自障圍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
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後漢書仲長
統傳注云在旁曰幃是帷與幃同詩氓
漸車帷裳儀禮士昏禮疏作漸車幃裳帷裳亦在
車旁者此閽門爲宮中旁側之小門儀禮士虞禮
記注云閽門如今東西掖門是也以其在旁故謂

禮記鄭讀攷卷五

福州陳壽祺學

喪大記第二十二

寢東首於北牖下○注云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

喬樅謹案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或爲北墉下無北字衛氏集說同按釋文爲墉首容是亦無北字又張敦仁攷本禮記鄭注攷異云注或爲北墉下各本同惟岳井鼎所校宋板無北字案釋文以爲墉作音是其本無也喬樅謂經寢東首於北牖下明此云牖下者以君來視之而移處也士喪禮死于適室注云疾時處北墉下死而遷之當牖下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注云將有疾乃寢於適室喪大記此篇與士喪禮記文略同皆論疾病時事或本以上文無君來視疾語故依士喪禮記作寢東首於北墉下觀儀禮注言今文爲於喪大記正作於字可爲今文禮家依士喪禮記以改喪大記之証故鄭君云牖下或爲北墉下釋文云北牖依注音酉當音容下注牖下放此陸云依注音酉知鄭所注本作牖字鄭君本既作牖則於下不當有北字益涉或本北墉下而誤衍也古者室南爲戶牖室北爲墉無牖或亦有之但謂之向不名爲牖故言牖下即知爲室之近南處檀弓上箭飯於牖下以含一牀在室南牖下也士喪禮記設牀第當牖遷尸注云從於牖下以襲一牀亦在室南牖下也陸云牖下放此明注中有牖下二字故陸云然如謂即釋注中病者恒居北牖下句則當言下注北牖放此矣陸又云爲墉音容以經北牖下已言舊音容則注從可知故祇出注之或爲

塘下釋云音容陸氏本盛於經北牖下誤衍北字於注或爲北塘下又誤脫北字後人轉寫又誤脫注中牖下二字遂致譌舛如是惠氏校語尚未得其審也

賓出徹帷○注云徹或爲廢

喬樅謹案徹廢義同曲禮下徹緣注徹猶去也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注廢猶去也士冠禮徹筵席注徹去也此記上文廢牀徹褻衣注廢去也士喪禮徹帷注徹帷屋之事舉則下之屋者褻舉之名則此徹帷亦謂屋之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床禮第有枕各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注云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棄於坎下札牖脫在此耳

喬樅謹案儀禮士喪禮管人汲之下云士有冰用瓦盤可也是造冰與士事在沐浴之後故鄭據以爲說訂此節之爲錯簡也

食於墓者盥○注云墓或作冢

喬樅謹案明堂位雕篹注云篹遵屬也以竹爲之與此注訓篹爲竹器義同篹或作簨者古篹字與撰通漢書藝文志門人相與輯論篹書刪詩注並云篹與撰同此記釋文篹本又作匴又作算攷士冠禮注云匴竹器名古文匴爲篹算亦與選通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周禮大司馬撰車徒注撰讀爲算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漢書車千秋贊云斗筲之徒何足選也是其証已

紟五幅無統○注云統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襌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統或爲緧



喬樅謹案詩葛覃傳古者后妃織元統釋文云統織也五采如綬狀正義云統織五采爲之統雖備五采然國語魯語及毛傳並云后織元統則統自以元爲正色冕之前垂及懸瑱之物皆用之後遂施之於被緌之領側緣飾以爲識領謂被頭側謂被旁也字亦作袨玉篇衣部袨被緣也廣韵四十慁引埤蒼亦云袨被緣也統或作緧者統與髮通詩髮彼兩髦說文引作紞文選魏都賦髮若元雲舒蜺以高垂注髮垂貌也髮又與緧通文選藉田賦翠幕緧以雲布注引魏文帝愁霖賦曰元雲緧其四垂玉篇黑部緧下云緧墨貌黑貌也點說文小黑也玉篇黑部點下云緧

點垢濁是黜點義同故或假黜爲絀字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
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注云胥樂官也不掌喪
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大祝之職大喪賛斂喪祝卿大
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
喬樅謹案周禮春官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喪祝上士二人中
士四人下士八人儀禮士喪禮夏祝鬻餘飯注夏
祝習夏禮者商祝襲祭服注商祝習商禮者祝取
銘置于重注祝習周禮者也小祝喪祝皆所謂眾



士與其執事則斂○注云執或爲徹
喬樅謹案集韵二十六緝徹執事者逼作執類篇
人部字作徹云執事者陸德明禮記釋文云爲徹
音執本亦作執案執字疑誤放集韵類篇並云執
古作秩釋文執字益秩之譌古文字少藝執字皆
作埶埶亦假埶字爲之禮運在埶者去是也秩即
埶之異文集韵十三祭埶古作秩埶者丮持種之
埶亦持也義得相通
裁猶剸也○注云裁猶制也字或爲材



喬樅謹案裁與材古通用字國語魯語夫苦勉不
材於人注材讀若裁晉語官師之所材也注材古
裁字荀子解蔽篇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注材或
爲裁材又通作財財裁古亦通用易泰卦財成天
地之道釋文荀本作裁漢書律歷志下引亦作裁
成天地之道又繫辭化而裁之釋文裁本作財荀
子非十二子篇一天下財萬物儒效篇然而通乎
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注並云財與裁同
祥而黝堊或爲要期



喬樅謹案堊室猶言惡室也倚廬者倚木爲廬不
柱楣不塗既壅柱楣塗廬不於顯者既練居堊室
塗之以泥而不爲飾故名惡室雜記廬堊室之中
釋文堊本作惡是也儀禮既夕記主人乘惡車注
古文惡作堊釋名釋宮室曰堊亞也次也先泥之
次以白灰飾之也亞音惡易繫辭而不可惡也釋
文荀爽本作亞禮器必先有事於惡池泰惠王詛
楚文作亞駝是亞即惡字爾疋注曰黝黑飾地也
堊白飾墻也以白飾墻即劉熙所云次以白灰飾
之也黝堊或爲要期者期猶時也會也荀子富國

篇曰憮然要時務民注要時趨時也馬融長笛賦曰馳趣期而赴蹟注期會也趣期即趨時之義時亦會也上文云既塟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居壃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則此既祥之後可與人要約期會躬服其事亦承上文言以漸而復常耳

禫而內無哭者○注云禫或皆作道

案士虞禮中月而禫注云禫之言澹古文禫或爲導說文因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喬樅謹案道字即導之省借說文一書三言導服



之導谷部因古文因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又穴部突深也一曰竈突从穴火求省讀若曰竈突从穴火求省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段玉裁曰今文禮作禫古文禮作導鄭從今文故見古文於注許從古文故皆云導服示部有禫字後人增也導服者導凶之吉也導古語叢讀如澹故今文變爲禫字胡承珙曰今案經典皆相承作禫無作導者故鄭從今文士虞記注云古文禮或爲導是古文本亦有作禫者也

喬樅謹案注云復反也反其未殮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疏言殯時未成服之服則首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然則服殯服者亦謂服其殯時未成服之服也其義並同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注云踊或爲哭或爲浴

喬樅謹案上文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君稱言視視而踊主人踊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鄭此注云塗之後雖往不踊塗則不見尸柩故不踊也踊或爲哭者踊必先哭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



斂君至入門升自阼階西鄉君坐撫當心君哭主人哭主人拜稽顙成踊又云乃奠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或爲踊或爲哭禮節並同作浴者乃字之誤耳

實于綠中○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此綠或爲鏤

喬樅謹案前文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鏤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角鏤士不綠注云鏤所以琢著裏正義曰裏棺謂以貼棺裏朱繪貼四方以綠繪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鏤琢朱繪貼於

棺也阮氏校勘記引惠棟云綠當依定本作琢琢者是也琢釋文音陟角反與角音近故爲聲之誤也若如孔疏本作朱綠則綠緆貼棺四角寬于綠中卽實棺之四角鄭君何必以綠爲字誤卽簠者廣雅釋器云簠小者謂之簋案此簠字當讀爲幠廣雅釋器幠鈍覆也幠之爲言婁也婁聚也鄭注言簠與僂通或曰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甕盛之則簠當亦小甕也莊子達生篇死得於滕楯之上聚僂之中釋文引司馬彪云聚僂器名也今家墳中汪爲之一云聚僂棺槨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十

喬樅謹案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注敦讀曰蹲蹲覆也棺在殯則椁蓋既窆則加見皆謂置之段玉裁曰敦在古音第十三部蠢在第三部聲類不同而敦弓卽彫弓鷖卽雕皆於雙聲求之敦之訓蹲蠢亦以雙聲也據段氏說則此幬字或作錞作埻者皆以雙聲假借皆讀爲敦覆爾雅釋邱曰邱一成爲敦邱又曰如覆敦者敦邱孫炎注云敦邱形如覆敦器似盂郭璞注云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然則知以敦者卽爲高堆如覆敦之形天子諸侯之殯也畢塗屋屋謂殯上覆如屋者也天子上爲四注諸侯不四注皆如屋形以覆之大夫殯不爲敦形也一曰錞平底也見廣川書跋三引字林曲禮上篇進矛戟者前其錞注平底曰錞取其錞地君殯用輴輴者四輪殆地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墻下倚西壁而三面檳之有平底頓地之象故稱爲錞又作埻者埻射臬也衆經音義一引通俗文射棚曰埻益亦爲平底以頓於地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十一

喬樅謹案正義云僞字與帷聲相近又諸本僞字作于者于帷聲又相近因聲相近而遂誤作僞字或作于字故云聲之誤也今案記言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荒謂在上者帷謂在旁者皆衣柳之飾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屋卽此記所謂素錦褚也以褚覆竟始加帷荒於其上故知僞字乃帷之誤

皆戴綏○注云綏當爲緌讀如冠纓之纓

案詳見前王制

君墓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

碑御棺用茅士輦用國車二紼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注云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爲說以輤車之輤聲之誤也輤字或作圌是以又誤爲國輤車柩車也紼或爲緶

案輴輤說詳見前雜記紼即紼字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借詩采菽紼縪維之毛傳紼縪也孫炎注縪大索也釋文云紼字本或作紼王制爲越紼而行事注紼輴車索周禮遂人及蜡師而屬六紼注紼舉棺索也儀禮既夕禮屬引注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釋



名釋喪制曰從前引之曰紼紼發也發車使前也紼又作弗左氏宣八年傳始用葛弗注弗所以引柩正義云弗字禮或作紼或作紼繩之別名也凡封用紼負碑去引○注云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爲斂櫝弓曰公輸若方小斂班諸以機封謂此斂也

案詳見前櫝弓

喬樅謹案封或爲斂者斂藏也櫝弓上篇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士周於槨釋名釋

喪制曰衣尸棺曰斂斂者藏也斂藏不復見也案封亦斂藏之意故鄭君言棺之大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

大夫士以咸○注云咸讀爲緘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或爲檢

喬樅謹案廣雅釋器緘束也莊子胠篋篇釋文引廣雅曰緘繩也釋名釋喪制曰棺束曰緘緘函也古者棺不釘也咸者緘之消借莊子天運篇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釋文緘司馬本作咸是二字通用之証咸又作椷者說文椷篋也从木咸聲緘束



篋也从糸咸聲盬亦以聲同通假史記天官書間可椷劍藉林曰椷音函函容也案隱云椷字本有函音故字從咸

祭法第二十三

相近於坎壇○汪云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釋文云相近依注讀爲禳祈如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肅作祖迎也臧玉林曰案禳字从襄襄與相聲亂祈近皆斤聲故禳祈誤爲相近注義甚精鄭不云相近或爲祖迎則知本無作祖迎者孔叢子書論云祖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與王肅同書經于六宗正義云惟王肅據家語六宗亦取祭法爲說其相近於坎壇必作祖迎於坎壇孔叢子僞書疑與家語皆出



於肅手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鄭以相近爲禳祈聲近之誤肅於禮記改爲祖迎見作相近者乃形近之誤而非聲近之誤肅解禮記及家語祖迎當同周禮迎寒迎暑說今家語雖闕可據孔叢子推測之又恐後人不信其說因託之家語又著之孔叢子以証之喬樅謂禳猶卻也則禳卻禦之義宋本岳本禳祈禳卻禦字皆作攘衛氏集說同是鄭君讀相爲攘攘古文消作襄詩出車獫狁于襄釋文襄本或作攘可証襄相古多假借用之楚詞離騷遊遠以相羊文選上林賦消遥乎襄羊西京賦相羊五柞之宮是其驗也近字古音如祈詩林杜會言近止征夫遑止以近與遑韵校高往近王舅鄭箋讀如彼記之子之記說文辺讀與記同是詩以近爲辺字之假借皆讀聲相似故耳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汪云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禜之言營也

喬樅謹案禜誤作宗者蓋簡蝕去上半字故與宗形近似而譌也周禮大祝四曰禜注引鄭司農云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



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元謂禜祭法爲說禜社攷說文示部禜設綿蕝爲營以禳風雨霜雪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榮省聲一曰禜衛使灾不生禮記曰雩禜祭水旱據許引禮記直作雩禜是禮家舊讀宗皆爲禜鄭君亦依師讀說之初學記十三禮部引王肅尚書注曰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藝文類聚三十八卷祭祀類引王肅注同肅好與鄭爲難者亦讀宗爲禜益足証其爲舊讀如此

顯考無廟○汪云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

之誤

喬樅謹案據上文云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祖考無廟下文云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則適士二廟祭考與王考其皇考卽無廟是顯字當爲皇之誤皇考者曾祖也顯考者高祖也

祭義第二十四

霜露既降○注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

喬樅謹案據下文春雨露既濡有春字春秋互文知此無秋字偶文脫耳云禮說在秋是禮家師說皆以爲宜有秋字也

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注云上饗或爲相

喬樅謹案郊特牲相饗之也注云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又云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禮而無與讓也注云相謂詔侑尸也故此記饗字或作相相饗聲亦相近一曰詩采蘋于



以湘之毛傳湘亨也漢書郊祀志禹鑄九鼎皆嘗亨上帝鬼神顏注鬺亨煮而祀也引韓詩曰于以鬺之案湘卽鬺之古文假借字湘鬺並訓爲亨古文皆作亨饗與享同毀字之假作相猶鬺字之假作湘也

趨以數○注云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

案詳見前曾子問

齊齊漆漆然○注云漆漆讀如朋友切切

喬樅謹案漆在入聲五質切在入聲十六屑質屑古音同在第十二部故切切漆漆得以聲近假借

漆漆者客也自反也注云自脩整也攷
廣雅釋訓云切切敬也敬即脩整之義王氏念孫
曰論語子路篇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馬融云
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案切切偲怡和順之貌案切切偲
偲益皆敬貌朋友則尚敬兄弟則尚和大戴禮曾
子立事篇云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嘵嘵朋友
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近者以悅謂雍雍嘵嘵
也和也遠者以貌謂肅肅切切也敬也切遠作漆
鄭注祭義云漆漆言自脩整是亦以漆漆爲敬也
已敬而退無敬辭之色而忘本也○注云而忘本而衍



字

喬樅謹案上文固也疏也不愛也教也與此句文
皆一例故知而字爲衍文
聊大夫序從○注云序或爲豫
案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今言豫州學也讀如成
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
喬樅謹案說文豫象之大者序東西墻也敍次第
也三者雖義異而聲皆相近故古文多通用爾雅
釋言豫敘也釋地豫州釋文引元命包云豫之言
序也書堯典曰暘谷史記五帝本紀作陽谷正義
曰陽或作暘洪範時暘若漢書五行志作時陽若



祭傳引作悼序序又與謝詩碩人高子色子謝潛
夫論志氏姓作子色子序謝又訓爲敍淮南俶真
訓二者代謝符驗焉誘注云謝敍也
爓祭祭膟而退○注云爓祭祭膟或爲合祭膟泄脂
熟
也
案正義謂爓祭祭膟四字禮記他本爲合祭膟泄脂
熟六字也說詳見前郊特牲
喬樅謹案合祭膟泄脂熟即郊特牲所云膟肆爓
祭也爓與脂通祭熟也泄當是肆之假借古文
肆爲肆見儀禮書禮記古書肆爲肆見周禮小宗
伯注是肆肆通用肆又與勤通詩雨無正莫知我
勚左氏昭十六年傳作莫知我肆雨雅釋詁勤字
亦作肆肆通作泄猶肆之通作勤也肆泄勤古
音皆同部字
殷人祭其陽○注云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謂曰申時
也
喬樅謹案陽與開對文義訓爲明曾子問是謂陽
厥注云明者曰陽是也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陽
明也書堯典曰暘谷史記五帝本紀作陽谷正義
曰陽或作暘洪範時暘若漢書五行志作時陽若

論衡寒溫篇場者陽也是陽場二字音義並同
終始相巡○注云巡讀如沿漢之沿謂更相從道
喬樅謹案巡與沿訓義相同文選東都賦注引逸
禮曰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白虎通及風俗通並同
荀子樂辱篇鉛之重之又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
禮論篇則必反鉛過故鄉注均云鉛沿同鉛循也
鉛過故鄉禮記三年問作巡過故鄉沿巡俱訓爲
循故古相通假樂記故明王以相治也注沿或爲
緣緣亦循也見廣雅釋詁四



陰爲野土○注云陰讀爲依廕之廕
喬樅謹案正義云凡覛者所見錯雜之義故朋旁
見也釋文云見依注作覛音閒厠之閒見閒依注
合爲覛字音閒厠之閒攷儀禮士昏禮注引孟子



曰將覛良人之所之釋文云將覛今本亦作見攷
賈疏本作將見引孟子注云覛視也彼覛爲覘亦
得爲見故鄭此注爲見也喬樅謂賈說非是鄭君
於祭義見字云當爲覛之誤豈引孟子反以覛字
作見乎當從釋文本覛字爲是覛誤分爲見閒二
字者惠棟九經古義謂如孟子正心當爲總史記
刺齒當爲齮皆一字誤爲二字也
則易直子諒之心○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
案詳見前樂記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云報皆當爲褒聲之誤
歆蕙廣韵同在四部歆蓋說文並从音聲
音近通假
燔燎羶薌○注云羶當爲聲聲之誤也
案下文亨臭羶薌大戴禮曾子大孝作鮮香詳見前
郊特牲
見以蕭光○見閒以俠舷○注云見及見閒皆當爲覛
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正義云凡覛者所見錯雜之義故朋旁
見也釋文云見依注作覛音閒厠之閒見閒依注
合爲覛字音閒厠之閒攷儀禮士昏禮注引孟子
賈疏本作將見引孟子注云覛視也彼覛爲覘亦
得爲見故鄭此注爲見也喬樅謂賈說非是鄭君
於祭義見字云當爲覛之誤豈引孟子反以覛字
作見乎當從釋文本覛字爲是覛誤分爲見閒二
字者惠棟九經古義謂如孟子正心當爲總史記
刺齒當爲齮皆一字誤爲二字也
則易直子諒之心○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
案詳見前樂記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云報皆當爲褒聲之誤
文選張華勵志詩注引張揖字詁云歆氣上出貌

案詳見前幾記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注云頃當爲跬聲之誤也

案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同

喬樅謹案跬荀子書皆作頃知勸學篇不積頃步解蔽篇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頃步之滄也注云頃與跬同半步曰跬跬字古書作頃以聲誤而爲頃字故鄭君云頃當爲跬說文辵部趌半步也从走圭聲讀若跬同段玉裁云趌今字作跬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讀若





跬同當作讀若圭三字淺人所改也伍被傳作窺同部假借祭義作頃異部假借支與清轉移次近也段說良是莊子駢拇篇而敬跬譬無用之言釋文引向注跬近也跬司馬本作趌是跬即趌字說文火部炷行竈也从圭聲讀若同字林炷口頰反此足爲跬頃古音相近之証

而術省之○注云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案士喪禮不術命注古文術作述

喬樅謹案術述古字通用詩曰月報我不述韓詩作報我不術隸釋載漢修廟碑歌術功稱韓勅後碑共術韓君德政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子憂術靈臺碑陰州里稱術皆假術爲述字

祭統第二十五

心怵而奉之以禮○注云怵或爲述

喬樅謹案祭義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卽此心怵之義高誘注云怵然猶惕然也淮南原道訓怵然若有所誘慕怵或爲述者以聲同假借述猶文作遹見許氏說文故左傳西乞術史記晉世家作西乞秫漢書武帝紀怵於邪說如惇曰怵音怵惕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怵或體詘字詘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詘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是古文怵詘通借



假怵爲詘字皆以音同通借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注云齊或爲粢

案詳見前禮運

宮宰宿夫人○注云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

粢少牢饋食禮乃宿尸注宿讀爲肅古文宿皆作羞

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宿讀爲肅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

喬樅謹案公食大夫記不宿戒注云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士冠禮鄉飲酒禮鄉射禮並言主人戒賓

紉義同通用字衛雅釋詁雉引同訓爲陳周禮以紉作縪國語以縪爲雉說文讀紉若攷此可爲音近義同之証矣

士執芻○注云芻或爲稊

喬樅謹案說文芻刈草也小爾雅廣物稗謂之芻廣雅釋草稻穜謂之稗穜是芻稊字通王氏念孫曰稷莖之名稊猶麻莖之名檵浦莖之名蘸也玉篇云麻莖也古文作檵士喪禮記云御以蒲菆注云蒲菆牡蒲莖也古文菆作蘸蘸檵蘸稊三字並以芻爲聲義相近矣

百官進徹之○注云進當爲餕聲之誤也進徹或俱爲餕

喬樅謹案下句云下餕上之餘也明此百官有事者皆餕訖乃徹之特牲饋食記曰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烝注云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目已所辟除者疏謂府史之等不命於君者也公有司獻次眾賓私臣獻次兄弟注言亦皆與旅由士禮推之則天子諸侯之祭百官有事於廟者皆餕從可知也進餕聲相近因而致誤耳或本進徹二字俱爲餕則又誤重餕字於文不辭故鄭亦



不從

而舍奠於其廟○注云舍當爲釋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舍即捨之省借說文捨釋也从手舍聲周禮占夢乃舍萌於四方注云舍讀爲釋舍萌菜始生也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釋奠告將時田或將征伐釋兵甸祝舍奠于祖廟注云舍讀爲釋儀禮鄉飲酒主人釋服注古文釋作舍大射儀遂而未釋獲注古文釋爲舍聘禮記釋敝周禮大馭注引作舍敝皆舍釋通用之証

燀者甲吏之賤者也○注云燀周禮作蟬謂蟬礫皮革之官也

喬樅謹案周禮工記韗人爲皐陶注引鄭司農云韗書或爲鞠皐陶鼓木也元謂鞠者以皐陶名官也鞠即陶字從革賈疏云後鄭謂鞠人爲皐陶不取韗字爲官名案賈說非是凡周禮注言故書某爲某與書或爲某文例不同故書即周禮之古文書則他書耳樂師皇舞注云故書皇作望鄭司農云望讀爲皇書亦或爲皇是故書與書分析甚明又大宰宮聯注引鄭司農云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古書與凡言故書者不同

皆非指周禮本書也此注云煇周禮作韗明周禮故書今書同作韗字故於攷工記前文西鮑韗韋裘注云韗讀爲鞁鞁當作如歷遝之運不言異文有作鞁者然則周禮本作韗字他書或作鞁耳鄭不言韗當爲鞁知是仍從周禮本字作韗也煇與韗並從軍聲故禮記以音同假煇爲韗字說文革部云韗攻皮治鼓工也从革軍聲讀若運或从韋作韗是從革者爲正字故鄭注韗人云鞁卽陶字從革謂舉陶字亦當從革作鞁也



經解第二十六

故衡誠懸○繩墨誠陳○規矩誠設○注云誠猶審也或作成

喬樅謹案成者誠之消假字詩我行其野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引作誠不以富檀弓成人有其兄死釋文成或作郕左氏春秋桓六年公會紀侯于郕穀梁作郕皆假成爲郕字左氏文十一年王子成父管子小匡篇作城父魯峻碑陰勃海高成河間阜成又皆假成爲城字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子志之心也○汪云志讀爲識識知也

案大戴禮記哀公問子孔子篇正作識

喬樅謹案說文其猶文竇亓下基也字亦作亓墨子書其多作亓字亓與六同則其字本有基義基字作其益古文之消借曲禮下梁曰蕡其注其辭也周禮大祝注引梁曰蕡其是假其爲其字易繫辭宛其將至釋文其本作期春秋郯庶其漢書地理志作庶期是假其爲期字儀禮士喪禮度茲幽宅兆其注古文基作期是又假期爲基字鄭君此注訓基爲謀義與毛傳異爾雅釋詁基謀也郭璞



注云見詩益本三家詩今文說王氏引之曰書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子東國雒正義引鄭注曰基謀也與禮記此注同某氏傳以初基爲初造基於基上加造字以釋之非是基或通作甚定四年左傳管蔡啓商惎閒王室謂謀閒王室也郝氏懿行曰基者釋言云經也設也經營設造與謀義亦近基又通作諆玉篇廣韻並云諆謀也尒雅釋文基本或作諆益基爲本字諆爲假音耳至於湯齊○汪云詩譜湯齊爲湯躋升也

案詳見前樂記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夙夜其命宥密○汪云詩譜其爲基聲之譌也

喬樅謹案說文其猶文簣亓下基也字亦作亓墨子書其多作亓字亓與六同則其字本有基義基字作其益古文之消借曲禮下梁曰蕡其注其辭也周禮大祝注引梁曰蕡其是假其爲其字易繫辭宛其將至釋文其本作期春秋郯庶其漢書地理志作庶期是假其爲期字儀禮士喪禮度茲幽宅兆其注古文基作期是又假期爲基字鄭君此注訓基爲謀義與毛傳異爾雅釋詁基謀也郭璞

貴不慊於上○注云慊恨不滿之貌也慊或爲嫌

喬樅謹案說文心部慊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一曰疑也則古者嫌恨之嫌與慊疑之慊字通用易文言傳爲其嫌於陽也釋文云鄭作謙謙字當作慊此轉寫之誤荀虞陸董作嗛詩采薇正義引鄭注云慊讀如羣公濂之濂古書豪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慊古者慊嗛嫌謙皆以音近假借易謙釋文引子夏傳作嗛嗛謙也大學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爲慊荀子仲尼篇信而不忘處謙注謙讀爲嫌



非十二子篇嗛然而終日不言注嗛與慊同漢書趙充國傳諭得避慊之便注慊亦嫌字皆其証也王氏引之曰慊爲古嫌字而學者曾莫之察慊之音僅見於說文注下小徐音賢兼反大徐音戶兼切並與嫌同益說文舊音也言乃謹○注云謹當爲歡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樂記

大斂於阼○注云阼或爲堂

喬樅謹案士喪禮小斂畢設牀第于兩楹之間奉尸侇于堂饌于東方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是大斂於阼卽堂之東階上故或本作大斂於堂仲尼燕居曰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是阼亦得以堂言之也

不變塞焉○注云塞或爲色

喬樅謹案鄭君訓塞爲實是以塞爲窴之假借說文窴實也从心塞省聲廣書曰剛而窴塞或爲色者塞作剛而實今書皐陶謨作剛而塞塞種卽釋種亦以聲近借色音相近漢書西域傳塞種卽釋種亦以聲近借塞爲釋字一曰色謂正色立朝不變色者不變其義形於色之素也於義亦通

素隱行怪○注云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傚之傚傚猶鄉也



案正義謂鄭注所引據司馬法文

喬樅謹案荀子議兵篇蘇刃者死楊倞注云蘇讀爲傚傚向也文選陶徵士誄傚幽告終李善注云傚向也又漢書鄒陽傳見性素注云素謂心所向也則素字亦有向義向卽鄉也錢大昕曰詩如彼泉流風毛傳亦訓爲鄉鄉泝素同音又同義也

可以與知焉○注云與讀爲賛賛者皆與之與

案賛者皆與士昏禮文

喬樅謹案說文與黨與也从舁从与舁古文與又与賜予也一勺爲与此与予同寔古者黨与之与作與賜予之与作与與又干與之與讀



聲如豫古文或亦借用豫字士昏禮記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古文與爲豫鄉飲酒禮賓介不與注云與及也古文與作豫鄉射禮賓不與聘禮介皆與士虞禮記主人不與注並云古文與作豫穀梁傳十九年傳因邾以求與之盟范注與厠豫也漢書高帝紀下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注與讀曰豫又萬民與苦甚師古注引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音讀皆與此注同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注云素皆讀爲傚傚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

喬樅謹案素傚二字今注疏本譌倒惠棟校宋本作素皆讀爲傚宋監本岳本同錢大昕曰鄭前注素隱行怪云素讀爲攻其所傚之傚故此處省文但云素皆讀爲傚前後諸素字鄭皆取傚義而訓爲鄉也

故栽者培之○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載猶植也

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墻之板亦曰栽栽或爲茲

案下文上天之載注載讀曰栽

喬樅謹案栽載並从𢦏聲故古相通用論衡骨相篇曰出土爲栽栽與文選潘安仁在懷縣詩曰稻栽肅芊芊李善注云凡蒔草謂之栽此名蒔植爲栽也左氏莊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栽注云於是樹板榦而興作疏云栽者樹立之語此名板築爲栽也詩大田俶載南畝箋云載讀爲菑菑之菑音讀亦與栽同栽或爲𢦏者𢦏栽古音同部詩下武昭茲來許繩漢書祭祀志注引東觀漢記作昭哉來許蓋亦以聲近通假



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閒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

喬樅謹案惠棟九經古義曰案康誥云壹戎殷故鄭讀從之古依字作乃从反身殷字從此故讀殷爲乃聲如依也呂覽樂成篇云親郢如夏禹誘注郢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案民親殷如夏氏也江聲曰康誥紹聞衣得言衣亦當讀爲殷謂紹文考所聞殷之德言也逸周書世俘解云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是文考聞殷先王之德言而奉行之尚書先有棘下生之傳後則濟南伏生皆齊人也古人書字聲同則輒假借齊語殷衣同聲故或以衣爲殷喬樅謂禮記傳自后稷甚亦齊人也故此篇壹戎殷作壹戎衣僞孔傳乃云壹著戎衣而滅紂斯爲謬矣

踐其位○注云踐猶升也踐或爲纘

喬樅謹案踐纘聲相近詩松高王纘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之事踐任也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作王薦之事益皆以聲近假借史記秦始皇本紀引賈生過秦論然後斬華爲城集注引徐廣曰斬一作踐服虔曰斷華山爲城晉灼曰踐登也師古曰晉說是喬樅謂踐又與剪通史記孝文紀皆無踐集解引服虔曰踐剪也剪斷也漢書文帝紀集注引伏儼曰踐翦也故踐字亦得訓斷晉灼崔浩訓踐爲登登卽升也



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

案易賁於叢棘劉表作示

喬樅謹案惠棟九經古義云古寘字多作示說卦

汪穀梁引易云繼用黹繆示于叢棘毛詩鹿鳴示
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喬樅謂示貤以聲近假借
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寘諸掌握正用中庸語
荀子大略篇示諸璨括注示讀爲寘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注云敏或爲謀
喬樅謹案敏从每聲古音敏謀相近故得通假左
氏僖二十八年傳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可
爲敏謀音近之驗爾雅釋詁鞫謀也釋言鞫敏也
可爲敏謀義通之証郝懿行爾雅義疏曰鞫之爲
言猶趙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猶



超騰也與敏疾義近王氏經義述聞曰洪範聰作
謀謀與敏同國語晉語云知羊舌職之聰敏謂給
也小雅或哲或謀毛傳云亦有明哲者有聰謀有
毛傳以聰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敏連文聰則敏不
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
卽不敏是毛公之解或哲或謀伏生之解聰作聖
皆以謀爲敏董劉諸儒訓謀爲謀事胥失之也何
晏景福殿賦曰克明克哲克聰克敏義卽本於洪
範然則洪範舊說固有以謀爲敏者矣
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

偶言存倘今本作存問此據聘禮疏訂正
喬樅謹案儀禮大射儀揖曰偶注云言曰者耦之
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云曰人相
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云相人偶
惠棟九經古義曰盍賓王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
意亦如之也表記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謂施以人



恩也春秋傳曰執末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
也人也正義曰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引春
秋傳者成十六年公羊傳文傳稱欲人愛此行父
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証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
阮氏福經室集曰古所謂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
辭獨則無偶偶則相親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
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卽人之也論語問管仲曰人
也詩匪風疏引鄭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則直以
人也爲仁也意更顯矣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甯
忍予此匪人之人實是仁字卽人偶之意與論語
人也相同鄭箋解匪人爲非人孔疏疑其言之悖
慢皆不知人卽仁也
既稟稱事○注云既讀爲饩饩稟稍食也
喬樅謹案說文氣饩客芻米也从米氣聲春秋傳

曰齊人來氣諸侯重文槩云氣或从既餼云氣或从食是餼稟字古但作氣或作槩气既聲同餼槩字同既即槩字之省借說文既小食也引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氣許氏所稱蓋古論語也儀禮聘禮記曰如其饔既之數注云古文既爲氣考工記玉人以致稍餼注云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

从則徵徵則悠遠○注云徵猶效驗也徵或爲徵喬樅謹案徵與徵義亦相通下文杞不足徵也注徵猶明也廣雅釋詁四徵明也華嚴經音義下引

國語賈注徵明也鄭君釋久則徵徵則悠遠曰此言主誠之德既著於四方著卽明也效驗亦明著之義王氏引之曰案作徹者爲長徹達也見周語韋注

从則由一日以達終身由一時以達萬世故曰久則徹徹則悠遠蓋徹與徵字形相似因譌爲徵耳

喬樅謂徵字亦有達義說文云徵召也从微省壬爲微行於微而聞達者卽徵也是其顯証

溫故而知新○注云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

喬樅謹案論語爲政篇溫故而知新何晏注曰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是倪義疏曰溫溫燖也故謂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溫是尋繹之義亦是燖之義也廣雅釋詁三溫煖也水經延江水注溫水一曰煖水左氏哀十二年傳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有司徹乃燖尸俎注云燖溫也古文燖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鄭君引左傳尋作燖是尋字卽燖之借借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注云徵或爲證○徵諸庶民○注云徵或爲證

喬樅謹案書洪範念用庶徵鄭注云徵驗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愼用六證盧注云六證六徵楚詞惜誦篇所以證之而不達王注證驗也徵證一聲之轉訓義相同易損卦徵忿釋文云劉作懲曰才作證說文澄清也从水徵省聲禮運澄酒在下

同襄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如天之無不幬也史記
晉太伯世家作燾逸周書作維解燾以黃土汪燾
覆也後漢書朱穆傳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
汪云幬亦覆幬與燾同公羊文十三年傳魯公燾
汪云燾者冒也冒卽覆之義釋文燾本作濤蓋亦
以聲同假借
上天之載○汪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
案詳見前
肫肫其仁○汪云肫肫讀如詵爾純純之純純純懇誠
貌也肫肫或爲純純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四三

喬樅謹案集韻諄或作惇逋作詵肫詩抑詵爾諄
諄釋文云詵本作諄老子道經沌沌兮釋文云沌
本又作忳亦以聲同假借莊子胠篋篇而悅夫惇
惇之意注惇惇以已誨人也肫肫或爲純純者荀
子哀公篇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注云肫與詵同
大戴禮哀公問五義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儀
禮士昏禮肫腊不升注云肫或作純皆聲同假借

表記第三十二

安肆日偷○注云肆或作褻

喬樅謹案肆从聿聲褻从執聲古音同部得相通假肆縱恣也褻慢也以口執聲狎慢與縱恣義近廣雅釋言褻狎也義與瞀同又釋詁三肆踞也法言五百篇夷俟踞肆漢書敘傳何有踞肆於胡踞肆卽狎慢之貌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注云仁亦當言民聲之誤

喬樅謹案古文仁字祇作人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王肅本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禮運注引何以守位曰仁釋文云仁本作人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是以人爲仁字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是以仁爲人字人與民古書通用書堯典敬授人時史記五帝紀作敬授民時漢書律歷志食貨志藝文志李尋傳引皆作敬授民時皐陶謨安民則惠後漢書左雄傳作安人則惠無逸篇懷保小民漢書谷永傳作懷保小人呂刑篇天齊于民後漢書楊賜傳作天齊乎人皆其驗也

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注云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脫一有耳

喬樅謹案釋文云道有至義依注讀爲道有至有義今陳澔集說本義上有有字七經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盍依鄭讀增之

衣服以移之○注云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

喬樅謹案鄭君讀移如水汜移之移音與倭同攷工記輿人梭車欲侈飾車欲倭注云故書倭作移



杜子春云當爲倭又皃氏倭舍之所由與注云故書倭作移鄭司農云當爲倭可証古文多假移爲倭字國語吳語以廣倭吳王之心注倭大也淮南本經倭施囿之大注倭廣也儀禮少牢饋食禮衣倭袂注云倭者盡半士妻之袂以益之周禮追師注引作衣移袂雜記下篇其衰倭袂注云倭猶大也

又案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水汜移水字作禾岳本宋監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禾誤水按國學紀聞引亦作禾汜移與麥秀鋌對舉校

勘記說是也說文移禾相倚移也从禾多聲移从多聲兼有多義引申之又爲廣大之義公羊成十年傳曰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注云侈大也移之訓爲廣大義亦如是

節以壹惠○注云壹讀爲一

案祭義壹舉足而不敢忘親大戴禮壹作一

喬樅謹案國語晉語鎮靖者修之則壹注云壹均一也是壹一義同廣雅釋詁一壹弋也弋卽一字儀禮士冠禮鄉飲酒鄉射禮公食大夫禮壹揖壹讓注云古文壹皆作一有司徹皆答壹拜注云今文壹爲一是壹一二字古今文互用



文而靜○注云靜或爲情

喬樅謹案白虎通情性篇曰情者靜也廣雅釋詁四情靜也是情字本有靜義逸周書官人解情忠而寬貌莊而安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情作靜靜又飾貌者不靜大戴禮靜作情情靜二字古者以聲同通用王氏引之曰案情正字也靜借字也樂記云樂由中出故靜禮由外作故文靜亦當讀爲情情樂由中出故靜禮由外作故文靜亦當讀爲情者誠也實也大學經情者不得盡其辭注情實也淮南繆稱訓情繫於中形於外高注情誠也樂

由中出故誠實無僞下文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正所謂樂由中出故情也下文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曰情深而文明皆以情文相對爲義也此云文而情者外有文章而內又誠實也情與文相對爲義正與樂記同而正義乃云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淨失其指矣又大戴禮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者表記所謂情可信也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注云大謂



君受之入或爲人

喬樅謹案入或爲人者以形似而譌漢書武帝紀元光六年詔曰古者治兵振旅因遵扈之方入晉灼曰入猶還也入或作人因其習俗土地之宜而教華之也蓋亦以形近致誤

終事而退○注云事或爲身

喬樅謹案注云事成則去是訓終爲成或本終事作終身義當訓終爲盡謂竭盡其身也蓋承上文不辟難不辭賤言之所謂事君能致其身者也

唯天子受命於天○注云唯當爲雖字之誤也

案詳見前少儀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注云接或爲交

喬樅謹案說文接交也呂覽懷寵篇兵不接刃注云接交又愛士篇則刃無與接注云接交戰也荀子儒效篇是言上下之交注交謂上下相交接也又哀公篇止交不知所定注云交謂接待於物是交接二字義同



緇衣第三十三

尹吉曰○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

案下文尹吉曰注尹吉亦尹誥也

喬樅謹案告吉蓋以形近而譌告即古文誥字尚書序作帝告史記殷本紀告作誥索隱云一作誥是其證也

周禮大祝三曰誥注引杜子春云誥當爲告書亦或作告易姤卦后以施命告四方釋文云誥鄭作詰王痛同

臣儀行○注云儀當爲義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周禮大司徒以儀辨等注云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小宗伯建儀爲位注引杜子春讀同肆師治其禮儀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引鄭司農讀同詩鳲鳩其儀一兮箋云儀義也賈子道術篇容貌有義謂之儀是儀亦可訓爲義古書儀義二字互通毛詩楚茨禮儀卒度韓詩作禮義卒度左傳隱元年邾儀父漢書鄒陽傳作義父國語周語示民軌儀大射禮注引作示民軌義皆其驗也

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云不衍字耳
喬樅謹案尚書呂刑篇曰播刑之迪無不宁故知
爲衍文
口費而煩○注云費或爲哼悖或爲悖
喬樅謹案費从弗聲哼悖从孛聲古音同在第十
五部故多相假借墨子魯問篇曰豈不悖哉又曰
豈不費哉是費與悖通左傳莊八年徒人費史記
齊世家作茀鞫梁文十四年經有星孛入於北斗
傳曰孛之爲言猶茀也昭十七年經有星茀于大
辰釋文茀本或作孛史記太史公自序五家之文



佛異索隱云佛悖也集韻十一没誖或从心作悖
或从口作哼又鄨下云論語色鄨如也或从孛作
鞊稀下云字林稀秅禾秀或作秎皆弗孛字同之
証
兌命曰○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
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
案詳見前文王世子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有終○
注云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見或爲敗邑或
爲予
案注此經與今枚本僞尚書傳迥異
喬樅謹案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曰鄭君言尹吉書
叙以爲咸有一德今亡此條與上條同篇亦是咸
有一德文乃僞孔氏以上條入咸有一德此條入
太甲篇顯與禮記遵倍且禮記先引太甲曰天作
孽云云下卽別稱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云云則此
文非太甲文明甚而唐宋諸人猶不知僞作者之
謬異哉王鳴盛尚書後案辨畧同江王之說是也
天先聲同形又相似故知天字乃先之誤論語陽
貨篇天何言哉鄭注云曾讀天爲夫今從古易說



卦參天兩地釋文天或作夫者非莊子大宗師篇
天而生也釋文天向崔本作先皆以形近而誤見
或爲攷者蓋燭脫其偏旁僅存貝形因譌作見字
邑或爲予者亦蝕去其下半僅存口形因譌作宁
字尹誥一篇在伏生所傳廿九篇之外雖有壁中
古文皆蝌斗文字又藏在秘府學者無由見故各
經引書其文不在今文廿九篇內者皆爲逸書歟
轉寫譌舛而拗能訂正耳
君雅曰○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
喬樅謹案正義言古牙字假雅字以爲之故尚書

爲君牙此爲君雅孔說非也雅從牙音尚書牙字
卽雅之省借鄭云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各也
是以雅爲正字牙爲古文假借字書序釋文云君
牙或作君雅呂覽本味篇伯牙破琴絕絃注云牙
或作雅
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
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
喬樅謹案正義曰尚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本
作資字鄭又讀資爲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孔說亦非是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曰鄭注曰夏曰



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
怨爲其君難資據謂當爲至由齊魯之人言至聲
如咨故誤爲咨也左傳有提彌明提以是爲聲音
上支反公羊傳作祁彌明則以祁爲提讀祁从是
聲矣益公羊傳由齊人胡毋子都始著于竹帛故
以祁爲提此可驗齊西偏之語言祁如是矣鄭君
北海高密人故讀資之地是以備悉齊魯之方言
也緇衣上文言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言君
以民存亦以民亡其下卽引詩及此經以証是則
此經之指正言民之多怨爲其君者難也
精知昌而行之○注云精或爲清
喬樅謹案精清義得相通易彖上傳則刑罰清而
民服虞注清猶明也史記天官書天精而見景星
集解引孟康曰精明也白虎通精神章精者靜也
文選思元賦懲溷沕而爲清李善引舊注曰清靜
也國語周語祓除其心精也注精潔也論語微子
篇身中清集解引馬注清純潔也義同故相通借
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壽其正○注云正當爲匹字之
誤也匹謂知識朋友
喬樅謹案正匹蓋以形近而誤禮器云是故君子



太牢謂之祫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擭釋文云匹士
本或作正士孔氏正義曰匹士士也庶尉之云士
言其微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也白虎
通曰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偶陰陽相成
也故論語曰匹夫匹婦檢於禮本時有匹字作正
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太牢故此文云
大夫太牢謂之禮正也若諸侯大夫曰常祭少牢
加一等乃太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鄭
氏亦用此義然盧王禮本並作匹字矣今定本及
諸本並作正字熊氏依此本而爲正字恐誤也喬

樅謂此節下文引詩云君子好仇注云仇匹也則正字據義當爲匹其誤與禮器或本同

私惠不歸德○注云歸或爲懷

喬樅謹案懷字亦有歸義詩皇矣予懷明德毛傳懷歸也中庸引詩予懷明德鄭君注同又國語周語無所依懷韋昭注懷歸也淮南主術訓遠者懷其德高誘注懷歸也文選上林賦悠遠長懷李善引郭璞注云懷亦歸變文耳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云寡當爲顧聲之誤也

案商頌韋顧既伐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西域傳苑王毋寡陳湯傳作毋鼓

喬樅謹案釋文云寡音顧出注惠棟曰寡當音鼓尚書微子云我不顧行遯徐仙民云顧音鼓顧有鼓音與寡聲近故鄭云聲之誤喬樅謂韋顧之作韋鼓是顧與鼓聲近毋寡之作毋鼓是寡與鼓聲近西域傳作毋寡而此近顏師古注漢書陳湯傳云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諦也可爲顧寡聲誤之証顧鼓寡古音皆同部故相假借

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勤寧王之德三者皆異文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

喬樅謹案江聲尚書古文集注音疏曰釋言云蓋割裂也蓋割同訓故云割之言蓋也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曰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馬本作害害與周篆體略相似此古文作害緜衣作周之理也阮氏孳經室集釋蓋曰害盍曷古音皆相近互相假借書呂刑鰥寡無蓋蓋即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爾雅釋文盍舍人本作害害字與割音義最近與蓋字亦近鄭緇



衣注割之言蓋是也盡與曷同音故孟子時日害丧害即曷呂覽荀天氏即蓋天氏也喬樅謂田申字形亦相似詩應田懸鼓箋云田當作棘聲轉字誤變而爲田正義曰棘字以棗爲聲聲既轉去棗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此引君奭篇申字作田其誤同也觀勸均从雚聲讀音相近顏師古注漢書陳湯傳云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諦也可爲楊朱篇故不爲名所勸殷敬順釋文云勸一本作觀

事純而祭祀○注云純或爲煩

喬樅謹案純或爲煩者煩亂也純與忳訰字通玉篇心部忳云悶也亂也言部訰云亂也忳訰字同爾雅釋訓訰訰亂也釋文引顧舍人云訰訰煩懣亂也楚辭惜誦篇云中悶瞀之忳忳亦煩亂之意

舞喪第三十四

於又哭免祖成踊於三哭猶免祖成踊○注云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

案孔氏正義曰爲父云云案上下文知之

喬樅謹案此衍袒字者蓋因下節問喪不得奔喪有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之文故此亦誤衍袒字耳

問喪三十五

雞斯徒跣○注云雞斯讀爲笄纚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雞笄聲同後漢書陳囂傳王孟塞雞頭道注云雞或作笄淮南王術訓短者以爲朱儒枅櫨注云枅讀曰雞也精神訓素題不枅注亦云枅讀雞笄枅說文皆从开聲據枅字讀雞則笄之讀如雞可知矣斯纚古音同部爾雅釋言斯離也方言七斯離也齊陳曰斯方言六盩分也秦晉曰離郭璞注云盩音麗易序卦傳離者麗也月令宿離不貸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儷从麗聲故聲誤爲斯字

不敢入處室○注云入處室或爲入宮

喬樅謹案爾雅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注云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爲詩定之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篇注宮猶室也詩豳風云入此室處又曰上入執宮功是宮室之稱散文則通也

故匍匐而哭之○注云匍猶顛蹷或作扶服

喬樅謹案扶服即匍匐也毛詩谷風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檀弓篇引作扶服釋文云扶服本又作匍匐又孔子閒居篇作匍匐救之漢書賈谷永傳引詩亦作扶服盡三家今文與毛詩古文不同耳匍匐又通作蒲伏左氏昭十三年傳秦景飲水以蒲伏焉釋文云本又作匍匐蒲本亦作扶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索隱云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伏初學記十三蒜文類聚三十九並引湛方生盥文曰俯從詩人匍伏之義易繫辭釋文引孟京曰伏服也釋名釋言語曰扶傅也傅近之也釋姿容曰匍猶捕也匐伏也匍匐蒲伏扶服皆以音同義近故相



假借耳詳見左海經辨及三家詩遺說攷

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注云或曰男女哭踊

喬樅謹案此女子哭泣悲哀男子哭泣悲哀皆承上文禿者不免偏者不袒跛者不踊三者言之故注云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婦人不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他本或曰男女哭踊則義與上文不承鄭所不從也

哭泣無數○注云數或爲時

喬樅謹案檀弓上云父母之喪哭無時正義曰禮

哭無時有三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朝夕之時也據此則或本作哭泣無時於義亦通



服問第三十六

唯公門有稅○注云稅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

喬樅謹案檀弓下篇季武子寢疾蜪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釋文云說他活反本亦作稅此注古者說或作稅當云古者稅或作說攷儀禮士昏禮注今文說作稅鄉飲酒禮士虞禮記注並云今文說爲稅既夕記注今文說皆作稅足証說爲古字稅爲今字矣說釋並稅亦釋也釋與免義同故鄭云稅猶免也國語魯語求說其侮章昭注云說古脫字猶除也除亦免之義方言七稅舍車也趙宋陳魏之間謂之稅汪云免脫也是稅與脫古字亦通

間傳第三十七

齊衰貌若泉○注云泉或爲似

喬樅謹案泉與似以音近假借詩斯干似續妣祖毛傳云似嗣也書堯典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五帝本紀作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太史公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後漢書班固傳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注引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爲嗣李善文選典引注引漢音音義曰昭曰古文台爲嗣詩青青子衿子寧不嗣音釋文云嗣音似是其証也

稀而纖○注云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緩也纖或作綅

喬樅謹案正義云黑經白緯曰纖者載德變除禮文舊說以纖冠爲采緩者文選西京賦采飾綅縛薛綜注纖細也其義未備纖縛皆當爲采飾貌說文繹繁采飾也可証鄭記考文本紀纖七日集解引應劭曰纖者禫也綅從糸侵省聲詩曰貝胄朱綅是其証也從糸侵省聲詩曰貝胄朱綅綅綅亦禮家舊說也一曰儀禮喪服傳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注云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然則綅當卽縓冠中月禫之受飾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深衣第三十九

續衽鉤邊○注云續猶屬也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爲裕

喬樅謹案裕字與續聲近古音同部者得相假借周禮土均禮俗疏云俗者續也續代不易又合方氏疏云俗謂民所承襲承襲亦與續義相近俗得有續義則知裕亦得假借爲續字矣續猶屬也左氏昭二十八年傳屬歷而已注屬足也廣雅釋言裕足也劉熙釋名足續也則義亦相轉注矣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者此擬其音也烏喙必鉤據考



經援神契文

反訕之及肘○注云肘或爲腕

喬樅謹案說文肘臂節也从月从寸寸手寸口也腕說文作捥云手捥也揚雄曰捥握也从手夗聲儀禮士喪禮設決麗于捥注捥手後節中也古文捥作掩既夕記注捥掌後節中也史記刺客傳揕而進桼隱云掩古腕字腕爲手後節肘爲腕後節二者不同然據許氏說肘字从寸之義以寸爲手寸口則自腕以上近手寸口處及臂節皆通可稱肘此言反訕之及肘蓋謂肘之近手寸口處與掌後節腕相去無幾故或本肘字作腕耳

負緪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注云政或爲正

案周禮小宰政役注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後人政歲注政當爲正小司徒平其政注政當作征司門正其貨財注正讀爲征閭胥役征注杜子春讀政爲征

喬樅謹案政正古字通用詩節南山不自爲政緇衣篇引作不自爲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作班馬正左氏文六年傳棄時政也漢書律歷志作棄時正也是其例已

毋踰言○注云踰言遠談語也踰或爲遙

喬樅謹案踰與遙義同廣雅釋詁踰遙並訓爲遠方言六遙遠也梁楚曰遙古遙字陳湯傳集注舉如淳曰遙遠也師古曰遙讀曰遙漢書郊祀志下遙興輕引如淳曰踰遠也踰又通作踰趙充國傳兵難踰度鄭氏注曰踰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踰讀曰遙後漢書班超傳注踰遙也皆其驗已若是者浮○注云浮或作匏或作符

喬樅謹案浮匏符三者音並相近淮南說山訓百



人抗浮注云浮瓠也瓠即匏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是已釋名釋言語曰浮孚也孚甲在上稱也史記律書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索隱云符甲猶孚甲也後漢書章帝紀萬物孚甲注引前書音義曰孚莫曰皮也淮南俶真訓蔪苻之厚注云苻蔪之中白苻讀麩麩之麩後漢書章帝紀萬物孚甲注引前書音義孚莫裡白皮也聘義孚尹旁達注孚讀爲浮孚或作俘書高宗肜日天既孚命正厥德漢書孔光傳作天既付命正厥德左氏隱八年經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並作包來

詩兎爰雉離于罗說文网部作雉離于罹凡字从孚从包从付者古以聲同多相通用

不祈多積○注云積或爲貨

喬樅謹案釋文積子賜反又如字音子賜反是讀爲積也

如委積之積周禮大司徒委積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又宰夫注云委積謂牢米薪芻淮南主術訓云而有六年之積注云積委也是已其讀如字者訓爲積聚之積漢書刑法志完者使守積注云積積聚之物也積或作貨者荀子大略篇下臣事君以貨注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義亦與積相近鄭君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皆象以人形爲琢飾文有巤縪耳欲其慎行以保身攷身字本有伸義釋名釋形體曰身伸也可屈伸也釋言語曰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釋天曰申身也



不斷其威○注云斷或爲繼

喬樅謹案說文斤部斷截也从斤劉盼古文絕糸部絕斷絲也从刀从下劉古文絕象不連體二絲又云繼續也从糸斷聲或作斷反斷爲絕此經不斷其威孔氏正義陸氏釋文並云斷絕也疑古本斷字作斷斷轉寫譌而爲斷或本因作繼字耳莊子至樂篇得水則爲斷釋文云司馬本作繼本或作斷彼繼字之爲斷猶此經斷字之爲繼也

竟信其志○注云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信或爲身

案士相見禮君子欠伸注古文伸作信

喬樅謹案周禮大宗伯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益皆象以人形爲琢飾文有巤縪耳欲其慎行以保身攷身字本有伸義釋名釋形體曰身伸也可屈伸也釋言語曰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釋天曰申身也



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則伸信身申義相轉注矣易繫辭上篇引而伸之釋文伸本又作信本又作申同音申韋昭漢書音義云信古伸字穀梁隱元年傳信道而不信邪何休注云信申字古今所共用故鄭君此注讀信如伸而或本信字又作身字也

不充詘於富貴○注云充或爲統

喬樅謹案統从充聲故或假借爲充字鄭云充詘喜失節之貌喜上脫去歟字據正義云充詘是歟喜失節之貌宋監本及衛氏集說喜上皆有歟字作纚字耳莊子至樂篇得水則爲斷釋文云司馬

與正義合家語儒行篇不充詘於富貴王肅注云
踴躍參擾之貌喬樅謂充字蓋怵之省借玉篇心
部怵心動也集韻怵下引埤蒼曰心動也不充詘
者言其不動心也孟子書所云加齊之卿相不動
心卽此不充詘於富貴之謂得富貴而歡喜失節
則動其心矣王肅釋充詘爲踴躍參擾之貌與動
心義同或本作統亦怵之假借字也
不閱有司○注云閱病也閱或爲文
喬樅謹案釋文閱本亦作愍穀梁僖廿年傳曰是
爲閱宮也漢書五行志上作曰爲愍公宮也衆經



音義三引字詁古文愍今作閱同閱又通作潛潛
閔公史記魯世家作湣公文選四子講德論閔閔
於莒注閔與湣同閔或本作文者文字與湣亦通
史記六國年表魯文侯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湣魯
世家平公子賈立是爲文公索隱曰系本作湣公
白虎引禮謚法曰愍民惠禮曰文則文亦有愍義
矣

大學第四十二
致知在格物○注云此致或爲至
喬樅謹案致與至音義並同中庸其次致曲注致
至也致中和注致行之至也祭義致反始也禮器
其致一也禮也者物之致也注並云致之言至也
是其義同之証禮器有放而不致也釋文致本作
至莊子外物篇而墊之致潢泉釋文致本作至皆
以義同通用
此之謂自謙○注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
喬樅謹案謙者慊之聲同假借字史記樂毅傳以



爲慊於志索隱云慊亦作嗛漢書尹翁歸傳集注
云嗛古以爲謙字荀子榮辱篇以之而無謙于鼻
注謙當爲慊又非十二子篇謙然而終日不言解
蔽篇由俗謂之道謹謙矣注並云謙與慊同慊快
也快卽厭足之意
見君子而后厭然○注云厭讀爲黶黶閉藏貌也
喬樅謹案儀禮既夕記綴條屬厭注厭伏也曲禮
下厭冠不入公門注厭猶伏也荀子禮論禮者謹
於吉凶不相厭者也注厭掩也厭荀子王霸篇然而厭
與閉藏義近厭與黶古字通荀子王霸篇然而厭

焉有千歲之固何也注云厭讀爲黶言黶然深藏
亦從鄭義漢書古今人表狐黶文選注作狐厭可
証說文歷中黑也廣雅釋器黶黑也釋名曰黑晦
也如晦冥色也黑色晦暗不明故訓爲閉藏之貌
一曰黶卽黯也黯厭聲義並同古字從厭從音者
每多通假詩厭厭夜飲說文引作歷歷韓詩作愔
愔是其例也

恢慄也○注云恢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

喬樅謹案恢峻古音同部故得相假借論語孔子
於鄉黨恂恂如也祝睦後碑作鄉黨逡逡朝廷便



便可爲恂峻字通之驗史記李廣列傳悛悛如鄙
人漢書作恂恂如鄙人並字異而義同莊子齊物
論民處則惴慄恂懼釋文恂恐貌崔云戰也惴慄
恂懼卽此所云恂慄也國語晉語高山峻原注峻
峭也恂或作峻者蓋以恂爲峭之假借恂峭聲同
峭峻義同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峭嶸峭汪嶙
峭節級貌魏都賦階階隣峭汪引埤蒼曰嶙峭山
崖之貌是峭卽峻也巖峻猶言巖峻詩節彼南山
維石巖巖毛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鄭箋恂三
公之位人所尊嚴大夫引詩注巖巖喻師尹之高

嚴也詩釋文巖巖加字本或作嚴音同
顧諟天之明命○注云諟或爲題
喬樅謹案釋名釋書契曰題諦也審諦其名號也
亦言第因其次第諦第二義皆以聲近轉注此經
題字卽諦字之假借文選魯靈光殿賦注云諟與
諦同甘泉賦注云諟卽諦也注云諟亦審也詩小宛題彼脊令傳云題視也箋云
題之爲言視睇也鄭此注云諟猶正也者說文諟
理也管子君臣篇別交正分之謂理左氏成二年
傳先王疆理天下注理正也題訓審諦亦卽正之



義

身有所忿懥○注云懥怒貌也或作懫或作懥或作
喬樅謹案尚書多方有夏之民叨懫說文作叨懥云
忿戾也从心至聲而復遞遞也引周書曰有夏之
民叨懥卽此所云恂慄也國語晉語高山峻原注峻
峭也恂或作峻者蓋以恂爲峭之假借恂峭聲同
作躓云躓跲也从足質聲詩曰載躓其尾可爲懫
懥古通之証此壹字卽懥之省借猶詩壹字爲鷻
之省借也懫卽懥之異文猶詩躓爲鷻之異文也
一人貪戾○注云戾之言利也戾或爲吝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三戾很也釋詁四吝很恨也

賈子道術篇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方言十
荆汝江湘之間凡貪而不施或謂之悋悋恨也貪
利者必反仁故戾訓爲很貪利者必多怨故名訓
爲恨戾各語之轉很恨聲之轉音近故義亦通
一言債事○注云債猶覆敗也是讀與此債事同債或爲僨者俗
僨字賁與奔通大戴禮夏小正元駒賁傳曰賁者
何也走於地中也淮南天文訓賁星墜而勃海決



注云賁星客星也假賁爲奔訓注同爾雅釋天奔星爲
彴約舊注曰流星大而疾曰奔衆經音義四古文
駿今作奔同此經假賁爲僨或本遂因而作奔耳
上恤孤而民不倍○注云民不倍不相偕棄也倍或作
偝

喬樅謹案釋文偝本作倍是陸本禮記作偝字偝
與倍同經解曰倍死忘生坊記曰偝死而號無告
又曰示民不偝緇衣曰則民不倍皆其証也孟子
滕文公上師死而遂倍之音義引丁云倍義當作
偝古字借用耳然則偝棄字當作偝爲正倍其假
借字也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云矩或爲巨
喬樅謹案釋文云矩音矩本亦作矩是陸本禮記
作矩字作矩又云爲巨音矩本亦作矩左氏桓五年傳
鄭子元請爲左拒注云拒方陳是古文假拒爲矩
字淮南齊俗訓拘罷拒折之容高誘注拒折方也
亦假拒字爲矩考工記輸人必矩其陰陽注故書
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又云萬之以
眡其匡也注故書萬爲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
作矩萬者矩之聲近假借字此經假拒爲矩猶攻



工記之假距爲矩也或本拒字之淆借爲巨亦猶
攻工記萬字之淆借爲禹也管子宙合篇成功之
術必有巨蔑注以巨蔑作矩矱是亦借巨爲矩字
矩通作距者釋名釋形體曰髮曲頭曰距距矩也
言曲似矩也矩又通作柜漢修堯廟碑圖象規柜
柜卽矩字也

人之彥聖○注云美士爲彥彥或作盤
喬樅謹案盤彥一聲之轉或本彥聖用假借字作
盤聖猶漢書嚴助傳雁行用假借字作顏行也說
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厂聲盤古文作般

與班通班即辨字說文也从文辡聲衆經音義十二引蒼頡曰辡文貌也是斑與彥義同易屯乘馬班如王肅注云班如盤桓不進也書分器序班宗彝釋文班本作般隸釋載魏孔羨碑作斑宗彝左氏僖五年經曹伯班卒公羊作般襄二十八年傳有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是斑班般古文通用之証周禮內饔般脊注般脅脅毛有文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般般之獸索隱云般般文采之貌也是般與彥義同

命也○注云命讀爲慢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釋文命依注音慢命古音在十二部慢古音在十四部異部聲類相近故語轉聲變慢而作命注云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已是輕慢於舉人此鄭君據義破聲以正其誤者也



昏義第四十四

贊醴婦○注云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儀禮士昏禮贊醴婦注云醴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且鄭釋禮婦與禮賓同義納采請醴賓注云醴亦當爲禮禮賓者欲厚之是也古者醴禮二字以聲近通用士昏禮賓入授如初禮注古文禮爲醴聘禮記不禮注古文禮爲醴是其驗已

爲后服資衰○注云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釋文資依注作齊音咨注又作齋者同是陸本禮記鄭注齊字或又作齋攷說文齋緝也从衣齊聲釋名釋喪制曰齋齊也今經典通消作資資齊聲相近易旅卦得其資斧釋文資子夏及衆家本皆作齊考工記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引鄭司農云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荀子禮論資麤衰絰非總苴屨注資與齋同哀公篇資苴衰苴杖者不聽樂注資即齊字皆以聲近故相假借用之

盥洗揚觶○注云揚舉也今禮皆作觴

案詳見前檀弓

介俎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俎皆作薦

案詳見前少儀

秋之爲言愁也○注云愁讀爲揫揫斂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引書大傳曰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愁字皆當讀爲揫揫釋各釋天曰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緧卽揫之義與緧字同方言九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



東謂之緧釋名釋車篇作輜云輜道也在後道迫使不得卻縮也詩長發百祿是道說文手部揫下引作百祿是揫爾雅釋詁揫聚也注云揫斂也然則揫者斂之聚卽大傳萬物揫而入之義也管子四時篇其時曰秋注云秋揫也時物成熟揫斂之卽用鄭君說又方言二揫細也斂物而細謂之揫後漢書梁冀傳愁眉注云愁眉者細而曲折是愁亦有細義與揫訓同

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注云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

察或爲殺

則燕則譽○注云燕或爲與

喬樅謹案與卽譽之消借廣雅釋詁四與譽也古者譽舉與字凡从與聲者多消作與左傳襄二年正與子十年伯與三十一年展與釋文並云與本作與是其驗已

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注云延或爲誓

喬樅謹案延訓爲進進之使射也延或爲誓者儀禮大射儀司射西面誓之注誓猶告也攷鄉射禮司射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



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于射故此注云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司射比耦有誓衆之事故或本延射作誓射耳

貴軍之將○注云貴讀爲僨僨猶覆敗也

案詳見前樂記

喬樅謹案毛詩行葦傳引作奔軍之將奔貴字同僨或作奔見前大學注

序點○注云序點或爲徐點

喬樅謹案徐序聲近義通故古相通假爾雅釋天太歲在辰曰執徐李巡注徐舒也又釋地濟東曰徐州李巡注云淮海間其氣寬舒東性安舒故曰徐徐舒也春秋元命苞曰徐之爲言舒也漢書儒林傳殷曰序正義云序舒也詩常武王舒保作毛傳舒序也釋文序本作徐爾雅釋詁舒叙也叙與序同皆徐序古通之驗

揚觶而語○注云今禮揚皆作騰

案詳見前檀弓

幼壯孝悌○注云壯或爲將

喬樅謹案壯將一聲之轉爾雅釋詁壯將並訓大也詩采芑克壯其猷毛傳壯大也幽風亦孔之將



長發有娀方將傳並云將大也北山鮮我方將傳云將壯也方言一奘將大也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皆古今語也奘與壯通是將壯訓義同

旄期稱道不亂○注云旄期或爲旄勤

喬樅謹案釋文旄本又作旗期與旗通旗又與旂通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注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釋名釋兵曰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是旗有期義史記弟子傳曾巫馬施字子旗論語作巫馬期家語亦云字子期玉藻旂十

有二旒釋文旂本作旗王逸離騷注旂旗也史記弟子傳樂旂字子旗是旂有旗訓旂从斤聲勤從堇聲古音同部旗勤雖異部而音轉最近與軍聲烏聲之轉入微者相同鞏當依說文作鞏老部云年九十曰鞏从老从壽省是也曲禮八十九十曰旄旄釋文云旄本又作耄鞏以聲近假借旄期或爲旄勤者詩行葦序窴以賢毛傳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作耄勤稱道不亂與或本禮記文正同耄勤謂鞏而猶勤國語楚語云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



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此所云鞏勤稱道不亂即其義也僞古文大禹謨云鞏期倦于勤語益本此

循辟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注云發或爲射

喬樅謹案發射義通說文云躲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彙文躲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又云發躲發也从弓發聲楚詞招魂君王親發兮憚青兕王逸注發射也此記下文引詩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注云爾或作有

喬樅謹案毛詩以祈爾爵三家今文同此記或本爾字作有蓋涉上句發彼有的而誤耳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注云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夏官之屬也

喬樅謹案諸庶義同爾雅釋詁庶衆也廣雅釋詁三諸衆也淮南修務訓諸人皆爭學之高誘注諸衆也周禮夏官序官注云諸子王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此記下文注云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攷燕禮有獻庶子于阼階上及庶子執燭之文諸子庶子其所職掌同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與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故鄭據



周官爲說

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注云卒讀皆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

案據周禮夏官

喬樅謹案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注云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爲物有副倅之倅倅故書作卒蓋古文之消借依鄭讀則下文國子存游卒亦讀爲倅故云皆也正義曰若旁置人者是副倅之倅若不置人者則百人爲卒之卒此諸適子皆副代父與父爲倅故稱倅也案不置人者謂合其卒伍之卒注云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是也

日幾中而后禮成○注云禮成禮畢也或曰行成

喬樅謹案上文云質明而始行事故或本禮成作行成行謂行禮也下文云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又云所貴於立義者謂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則作行成於義亦同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注云勝克敵也或爲陳

喬樅謹案陳勝聲相近戰勝戰陳皆常語耳易漸



終莫之勝虞注勝陵也檀弓下工弓商陽與陳弁疾追吳師注云陳或作陵楚人聲詩正月靡人不勝毛傳勝乘也周禮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惟禹賦之賦同其訓曰乘由是攷云正義以惟禹賦之此據韓詩而言賦是軍陳故訓爲乘是勝陳聲近而義亦通矣

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何也○注云碈石似玉或作玟也

喬樅謹案釋文碈字亦作琝攷周禮弁師琝玉三采色也字或作旻或爲扶

天既孚命正厥德史記殷本紀作附命漢書高宗肜日傳作付命漢石經同投壺若是者浮汪浮或爲符

釋名釋言語曰浮孚也廣韻旻字訓悅類篇云旻采釋文琝本又作珉石之美者从玉民聲

美色又云玉采侯采猶言符采文選蜀都賦符采
彪炳劉淵林注符采玉之橫文也扶字以聲同通
借如後漢書符拔亦作扶拔也尹讀如筠者筠當
作筍釋文尹依注音筍又作筠于貧反據釋文則
鄭注本讀尹如筍而筍字或又作筠耳詩韓奕維
筍及蒲釋文筍字或作笋以彼証此知此尹字即
笋之消借故讀從筍陸本作筍字不誤孔所据本
則爲筠字即陸所云本又作筠音于貧反者也禮
器如竹箭之有筠也亦當作筍書顧命敷重筍
席鄭注曰筍析竹青皮也引禮器曰如竹箭之有
筍也

案伏生大傳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
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
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鄭注此記以諒闇爲凶廬
從大傳義放晉書二十禮志杜預等議喪服云至周
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共傳曰諒信也
闇默也預所引書字作諒闇則古文尚書也所引傳
解諒闇與大傳異則古文家說也論語作諒陰集解
引孔安國注與預引正同

喬樅謹案梁諒一聲之轉白虎通封禪篇梁者信
也是梁即諒字之假借梁之作諒猶詩大明涼彼
武王之涼亦作諒兄毛詩釋文　柏舟不諒人只之諒又

作涼也見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九尚書大傳故爾梁鴈鄭注梁讀爲掠與此記皆音轉而字變耳閻讀如鴿者閻从音聲故讀從鴿王嗚盛尚書後案曰鄭注尚書閻謂廬也後人更造菴字以當閻後漢書皇甫規入菴廬巡視三軍悅感周武帝攻高齊兵去之後齊人謂柏菴爲帳不疑兵退是則結草木爲廬皆曰菴攷說文無菴字則此字實當作閻也洪頤煊曰檀弓下雖吾予儼然在憂服之中儼然謂在諒闇中也詩澤陂碩大且儼說文引作碩大且嫮是儼音卽讀如諒閻之閻雜記下疏衰皆居堊室不文引詩儼字作嫮足証雜記云廬嚴者也嚴卽閻之假借鄭君讀閻如鴿閻謂廬也卽據雜記之文以經注經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６４
作者＝
页数＝７１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